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三二册目次

容臺集十七卷

〔明〕董其昌撰

明崇禎三年董庭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敘

容臺集者思白董公之所譔也大宗伯典三禮勑九卿觀禮樂之容故稱容臺古禮部尚書兼學士惟蘇東坡周平園領之儒臣艷爲極榮吾朝南

秩宗差冷自京山本寧李公與吾鄉思白董公接席而來皆不久引年

特賜馳傳歸士大夫高之無二百年容臺未始有也往王長公主盟蓺壇李本寧與

之氣誼聲調甚合董
公方諸生嶽嶽不肯
下曰神仙自能拔宅
何事傍人門戶閒獨

叙三

好參曹洞禪挑閑乘
暇寮鐵錄一再卷然
有奇悟已無讀書秘
書目與陶周望袁伯

脩遊戲禪悅視一切
功名文字直黃鵠之
笑壤蟲而已時貴側
目出補外藩視學楚

叙四

中旋反初服家居十
八餘年而名日益重
四方徵文者日益多
自上袞列卿臺察郡

邑吏干旄諸門則公
請贈遠謁貴非公受
不賻則公請浮屠者
予之宮則公請予孫

稱地上觴文地下石
則公請藩王戚畹以
及三韓六詔百蠻之
長懸購著作如雞林

新羅故事則公請三
家之村五都之市朝
悚偃躓而暮攤金錢
依倚生活不勝記則

公請夫海內文人亦
多矣身當吾世而目
見斷楮殘煤至聲價
百倍者無論京山即

并州曾若是之烜赫乎度公所遭即思王八斗穆之百函分身應之猶恐不給而公

搖筆萬言緣手散去侍兒書記竟不知轉落誰何手也余與公為老友凡有奇文輙

出示欣賞其他散見于劈箋題扇卷軸屏障之外者甚夥賴冢孫庭克意料理懸金

募之稍〻不脛而集呈公省視乃始笑為已作不然等身書幾化為太山無字碑耳

公七十有五餘至今
手不釋卷燈下能讀
蠅頭書寫蠅頭字間
遇二三名流巨集抽

覧即推去曰就中無
甚秘密藏不必遊目
也他人皆五金八石
而公之手別具一刀

圭他人皆八陣六花
而公之筆別帶一七
首凡詩文家客氣市
氣縱横氣草野氣錦

衣玉食氣皆鉏治抖
擻不令微細流注於
胃次而發現于毫端
故其高文大冊雋韻

名章温厚中有精靈
蕭灑中有肅括推之
使高如九萬里垂天
之雲澄之愈清如十

敘十一

五夜吞江之月漸老
漸熟漸熟漸離漸離
漸近于平淡自然而
浮華刊落矣姿態橫

生矣堂堂大人相獨
露矣豈惟臺閣體具
存即漢唐宋以來相
傳正始之血脈尚留

敘十二

十一于千百者非公
砥柱之力哉往公備
神
光兩朝實錄署副總

裁當事擬以少宰辭
擬北詹又辭既而請
南乞休逆魏盗權于
府中東夷弄兵於輦

下士大夫震讋雷霆
之威局脊救過不暇
而後歎服公之先幾
遠引坦〻如無事道

人非生平名心淡識
力高何以有此宋禮
部尚書倪思云與其
為有暇執政寧為無

暇從臣其公之謂矣
以此而發之心聲心
畫雖欲不傳得乎若
留中奏議纂要如干

卷曾經
宣付史舘尚未流布
人間確然元老晩年
之定論
神祖大事記之權輿
也
實録竣期敢忌噶矢
爾庭梓之請俟異日

焉
崇禎庚午七月朔友
弟陳繼儒頓首譔

容臺詩集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風

七言古風

五言排律

爲贈二首
贈吳山人逸全　題畫贈陳懿卜山人
贈戴虞判　贈王峯道人
贈邑莊師歸蜀　贈衲友
送僧　贈衲子
贈僧
題百萱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壽蕭封翁八十　壽翁見源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壽吳彥倫五十
夏鶴田黄門自琉球奉使歸致書問訊詩
答之二首
答蘇雲浦侍御　訊桐廬潘令
訊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甫里夜泊訊許玄祐中舍
訊項文學　題鶴林春社圖　有序

贈塵隱居三首　題農桑約而冊
賦得雲近蓬萊　薰風自南來
賦得亂山殘雪後　望岱
涿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高梁即事　豐縣道中
宿膠陽驛　黄鵠磯阻風
廬山東林夜宿　遊匡山
宿羊山驛　過高唐

宿穀城驛　祭風臺懷古
觀黄臺宅　西興秋渡
泖墖夜坐　遊靈巖山
惠山黄園　遊靈巖山范園
同唐元徵宮允游善權洞四首
泖湖春泛　詠孟榆
紫茄五首　五日龍潭觀水嬉
秋夜有集得還字

送袁微之之唐藩
送吳明谷還鄉　送王純伯鄉丈
廣陵道中送藏振之來弟南還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賀郭青螺大中丞
賀平湖令康呆菴奏最
賀王錦衣同李滿考
賀湖州馮司李楨卿奏最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賀李素我再舉子詩以志喜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邊
金華守周斗垣為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
紀事為贈此詩
贈尹惺麓叅知閱兵海上四首
贈劉夢符黃門　贈彭嵩螺巖臺二首

贈杜完三黃門　贈毛侍御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贈陳仲醇徵君東佘山居詩三十首
贈陳留令韓有懷秦人政成者
贈王大美直指　贈毛侍御孺初視漕
贈蔣山人二首　贈洛中焦右伯文光
贈蔡道寅　贈巨源宗侯
贈宗正國手　燕直指狮宇按浙

題李霖寰少保平播冊
杜日章將軍榆溪釣隱圖　有序
題璇源張郡侯御金輿頌冊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題平湖弄珠樓呈蕭象林使君二首
郭青螺六命冊　題紫陽庵
題秦中李貫谷黃門偃松圖
題孫明府梅花詩冊

孫男　廷編次

客臺詩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五言古風

恭讀　宣宗皇帝　御製翰林院箴　館課

崢嶸木天署七曜垂精芒璇題揭周訓麗藻炳堯
章念此司言重温語申官常詠經入禁籞起草直
明光地望洵清切恩華難對揚俊乂思獻納台衡
燮陰陽公私慎塗軌仁義爲提綱玄微剖幽眇森
嚴含風霜烺烺金版跡照耀白玉堂所以　章聖
時侍從多賢良戒石製已陋飛白不足方願言鑱
心骨佩服矜弗忘

省耕圖　閣試

颸風扇時燠東皐農事起田畯遵時令平秩從茲
始溝塍紆以直春鉏烟雲裏饁饟鎌乍刈葵擣韲齊
炊黍鴂埜際熙陽鶯旂麗京坻穡穡擅羅衣剡剡
築場履天近雨粟多日隱土膏美汗漫八駿游蓋
汲三推址聽此省耕儀風規傳畫史願置豳臺
前勞農振前軌

憂旱吟　閣試

憂國願年豐歲事屢難虞經春書不雨首夏彌修
雩油雲若待族閭里都向隅未必金石流其如禾
麥枯不曉神靈意果爲乾封乎我欲登天門爲梟
籲以呼聖道方冲融時霖應豈誣將無木狶尤儻
爾肥遺辜屯膏感玄象修禳關　廟謨　丞一平
獄猶勝焚尪巫况廼吾　皇仁噓吸通乾樞願進
雲漢篇庶望商霖濡六事既改觀三農亦登蘇恨
無雙羽翼空抱萬目愚

清秋瀛洲亭論學　館課

我生宣尼後稚意窺道源雕蟲愧小技魚蠹綜羣
言空玄費研剖悵悵岐路繁幸茲先覺者秉鐸開
蒙昏幽討濂與洛上窮羲與軒秋空發靈籟水落
見天根吾無隱乎爾目擊教已存虛往而實歸玄

亭何足論記取瀛洲會風規百世尊

詠盆菊 館課

泉芳豈不妍秋英自淸絕意與幽人會標名霜下
傑容以桃李顏艷彼茱萸節翩翩五陵子佳色紛
相悅積紫照朱茵堆黃象金埒實韻一以乖蘚堵
寧辭拙亭亭盆中菊偏承美人擷香分甘谷幽色
借氷壺潔對此讀離騷心魂生瑩澈悠然見西山
孤峯正嶽嶪

七夕 館課

夏律乍留厌秋箭今移晷蛾嵋岫初出洞庭波漸
起河邊月桂幽漢曲天榆麗仙車駐七襄札札弄
機杼東素愁上衣凌波淚如雨高樓有思婦切念
從軍子迎寒理衣縫映日抽纖縷歲歲逢相望兩
無隔年聚如何離別悲人稱河漢女

題畫亦赤壁圖 有序

吾松有小赤壁與黃州赤壁大小實相埒
不知何事辱之爲小沈徵士繪圖爲茲山
解嘲雨中過君策齋頭君策方以吳綃懸
綴泉石有張子淵自白岳至携松蘿茶與
喻墅闘勝君策呼酒佐之永日無俗子面
目君策强余書爲書此圖并書赤壁詩詩
書畫皆君策和之
沈公緒欲鑄東坡像於赤壁山房屬余書
大江東去詞鐫於石末句及之然鑄東坡

何必赤壁陸家畸墅合著此公與內史相
酬也

吾松山有九俱以海爲沼東海既以大赤壁何當
小風穴秘精靈雲門削鬼巧口鼻闘嶙峋鱗甲咸
夭矯而我游齊安何蘇凌紆窕時平兵氣銷霜落
江聲悄題恩平原鶴誰是枌榆烏借似黃池會吳
楚爭可了將無山嶽靈端受里俗嬲歸語東陽生
橋鈴事幽討不言會莫逆壁觀共枯槁田成鍬球

賦歷用辛夷檪太守握紅雲冠彼山谷好靈蹤儀
如舊麗贅忽以深嘉名公等錫一壑從余保手寫
浪淘沙蛾肴雪可掃敢應北山招終事東坡考

題萬使君拙菴

黃虞既已邈智巧相馳逐宣文貴如愚猶龍稱若
辱君侯體明德祇以拙自勗聽以五而窮變惟一
乃足偉哉濂溪銘泠泠太古曲琴臺時動操清音
滿空谷不見五鳳年璽書懷悃愊慙無詩史才聊

作春陵續

許周翰郡侯捐俸助刻戲鴻堂帖占謝

飛鴻易肆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兒斤鶚
笑貪來四壁立富有連城照閑勋爭翰墨小史等
排調眞足覈何關傳神膚必肖恒疑秘閣搴未奉
台仙詔徒聞買駿涓終愧然屛嶠相者但舉肥官
人惟貴少以茲金石錄欲灼膏肓竅張羅森百目
投獄摩崖悄紛披石室藏陰絕天門跳古文爲太

出壯心聊復耗未損吳兒眼先詰許侯好曰摹邯
鄲穌鼓揭岐陽與未聞摹玉聲曰似歸鴻操援行
筆陣閒隨以乘韋犒居然一顧寵行使三都譟憐
君氷壺清匪敢瓊玖報珍重遠游名書之華陽誥

趙孟清見訪贈別

曾參援神契因涯狐首經三才總民行九星披地
靈化爲白鶴仙尋我枕烟庭倒傾青錦囊餘子徒
聽熒忽夢宛溪霜遠游愴露零來時栗始芽去時

楓損青贈爾九峯霞可以披沉冥

送黃侍御歸西江

彭澤八十日襄陽不再春悠悠世網中著此天放
民鳥飛時復倦龍性故難馴余亦從此逝幽懷誰
與論攬取衡山雲以贈東林人

贈陸君策畸墅詩

積玉豈無圃千將亦有鄉青山貯文賦欲木懸劍
袋中有獨往者卜此畸人園高情狹五嶽所適聊

川樊一丘美吾土羣峯走其門盧櫺見霞起卷幔
知雲屯高樓巢燕子貫谷長龍孫每當秋葉彫鬱
鬱清陰繁緬懷柴桑翁朔愛田水喧況乃梧竹聲
長與風雨吞主人桂林枝雅尚蓬蒿敦疏渠引泉
脈驅石劃雲根濠梁期質友池塘思哲昆刈韭秋
畦薄釣魚潭水潭著論準樂志賦騷稱滌煩名僧
時駐錫長者多停軒與君雖接鄰室邇循隔垣未
若此園居曠然無籬藩一從鴻避弋笑彼虱處褌
言嘗聞達人執齊通隨化元我如還山雲君若扶
桑樹卷舒各有宜何必鶴與樣惟容肥遯者終老
桃花源

七言古風

帝京篇 錦課

瀰灝風雨會殺函天地區河山靈氣有遷換一一
拱北開皇都皇都險扼居庸鞏不斷華夷山矗矗
八聖經營肇 帝圖三犁掃滌維坤軸形勝曾標
天府雄烟花複通畫圖中勢壓九龍丹地迴雲中
千雉禁城重中天閶闔開宮扇承露雙莖霄漢見
凌風却月闕嶙峋建章鳷鵲龍蔥觀太液池邊白
玉堤蓬萊闕上紫金沉浴天巨浸疑通漢耀日層
樓為祝鼇長安甲第千霞起四衢九衢平若水朝
聞珂珮接西清夕聽歌鐘喧北里道旁無復酒人
悲碭石徒傳擁篲臺擊壤應多堯市曲和歌時出
栢梁栽吾聞都邑四方極昇平繁侈窮物力縱賦
長楊諷幾何高髻之謠良可則京華春色日邊舒
蔀屋遐陬豈盡如廟闕 九重明四目不使人間
有向隅

豳風圖 館課

玉書金簡不足異布帛菽粟眞文字委宛鷺開兆代藏詩中盡繪農桑事憶昔　章皇全盛時堯水湯乾德不知千倉萬箱陳陳積祈寒暑雨誰其咨田畯女紅歌帝力帝軫民艱情不極因披承吉圖豳風親灑　宸章賦悶農田家作苦非一狀深耕薄穫何裝葵犁頭風雨生絹幅餘音散入春桑曲但識宮中錦繡香爭知陌上蠶繰促種苗鹵莽逸無功提筐飼蠶勞亦同天文似雨蒼頡粟機杼還凌雲漢工曾聞婭蒲歌黃竹明河霓羽紛相逐詎舉三推古籍田肯憐四月新絲熟大哉竹簡羽陵書可信農桑足開國曲阜遺履烏號弓精光噴薄摩玄穹願將裝御逮所壘率祖彌增　聖道隆

金鏡篇 闈試

聖人有大寶金鏡洞八荒陰陽爲炭造化冶剖判混沌佯三光希夷恍惚含有象空明寂照應無方

曾聞傳咸史豈是秦宮裝懸之　玉宸助乖棠清輝能燭奸與良山河大地一覽盡山精魑魅夜遁藏　天子萬壽坐明堂月輪重朗星含芒比德水鑑光瑛瑛映照入彩皇哉唐汾陰寶鼎何足當

石鼓歌 館課

世間相傳墨數書五十六種名目奇中有岐陽石鼓跡籀文千載存風規周遺中興震威武五年選狩修上儀諸便劍佩紛隨逐車如流水馬飈馳春蒐備奉會荒戒告廟還鑄金不辭從官振彩鑿山骨琢成十數加刷剞狀如天上落星石剖割混沌光陸離雅頌之間格韻古尊彝並列款識施千年枯石經蟲豕百丈斷厓蹯跂蹟務光初繇到薙日剝禹手鑿峋嶁時數行剝落不成字遺珠碎玉成遺詩予雲雖老應不解仲尼刪後賞者誰嗟嗟秦人掃王迹儒者六秇皆淩夷隸文一起籀文廢俗趨簡便眞難[illegible]鄒嶧之眾俄歇滅陽氷猶自尊相

㝡祠呵鬼護石鼓在三代典型良可推吾郿吏部
希古遺一代山斗稱宗師綺靡餘習混雅正眼見
穠碑淮西碑以茲感慨扣石鼓恰如三撾聲誰悲
寄言同學鴻都子共挽文章八代衰

題浯溪讀碑圖

永州誌相傳以元結中興爲三絕碑蓋顏
之書元之文與神陽鏡石內外瑩徹故稱
三絕余獨非之元顏之文與書與其人足
相埒人品不爲書文所掩是爲絕耳因作
此詩以貽新今鐫之

漫郎左氏癖魯國義之鬼千載遠擅埸同時恰對
壘有唐九廟隨秋煙一片中興不不毀幾回吹律
寒谷春幾度看碑陳迹新遼鶴歸來認城郭杜鵑
聲裡舍君臣折欽黃綢森光怪舊國山河餘氣概
當年富貴腹劍多異代風流椽筆在書生何負於
國載元祧之籍何當來子瞻喫鮑惠州餌浯翁夜

上浯溪臺扶藜掃石痕聲咽不禁技癢還題碣清
時有味是無能但漱湘流莫饒舌

征虜將軍出塞歌 館課

皇家執契靜三邊將軍吏事勒燕然心知驕子須
大創恥看烽火照甘泉身挾期門射鵰子匣裡吳
鈎吟於水雕戈赤羽三千騎落日黃雲一萬里是
時秋高塞草枯我兵勇氣先吞胡連空幕影隨塵
道竟夕笳聲喑不呼將軍麾下都使烈誓剿胡腸

飲胡血箭鋒直挂青海灣刀鐶寧顧天山月健兒
手握月支頭奪得燕然胡虜愁功成不受封侯印
只爲長纓志欲酬

讀書佳山水詞送王季重使君歸山陰

會計佳山君所有石紐藏書凌大酉四庫長開鏡
裏花十年種就門前柳解經宛轉話蟲魚問字離
奇盡斟酌河陽三十僅羸餘函谷五千曾秘授以
茲濡落少宦情夢著林泉輕組綬清溪之政不再

春前與律真翻敵手月旦悠悠好畫龍浮雲忽忽
成蒼狗幾經霜信剪芝蘭何限雷門鳴瓦缶穀城
黃石君所師句漏丹砂吾得友伏櫪俱成歷塊心
懸河共哆談天口許將幽賞契寥寥一任功名歸
九九人生聚散那可期吳苑花前重回首自言習
氣剩三餘小結吾廬纔一畝閒宜策杖撫氣松鐵
耶腰鎌刈秋韭散帙黃虞事可知操椎六五頭堪
拮身謝靈均虎豹關游逐史公牛馬走室遠何繫

見玉杯情來只合看甕臼要圖肄素挂槐堂領取
風雲還寬牖江山勝境樂無央竹箭開勛能不朽
驥壯猶如日正中鵬飛須積風之厚著君丘壑為
書淫割我烟霞難堅守嬌然雲臥直須臾聖代逃
堯終得否

問政山歌為太傅許老師壽

君不見問政山錯出黃山白嶽間昔日仙人留隱
迹至今白雲蒼樹猶仙關上有千尺之松花作衛
下有五色之芝英可餐欽岑本是至人宅服食頤
回童子顏山中之政何足問介弟築室來追扳具
茨問道七聖駐此地迎仙獨鶴還藥灶餘丹光爲
奕靈泉洗耳聲潺湲山中人兮今呂望金粟前身
語非妄膏澤已徧閭浮提經綸半出光明藏斗杓
調燮政所因拂衣仍作山中相歲月赤烏生有涯
道德青牛壽無量道之至者以治身仙翁何云逃
劫塵不必鞭騎馭風始超世已是金馬玉堂人汾

陽二十四考中書令南華八千餘歲秋復春

丙申蜀秋舟行池州江中題陳徵君仲醇小
崑山舟中讀書圖

淒烟衰草平原暮二十千秋那得窮閒愁不到釣
魚磯習心未遣下羊路葦花平岸變霜容總是窓
前書帶叢何時棹船朱涇去船子元無半字蹤

金華謹為周斗垣學憲

著處歡迎恐相失金華千人萬人出舊恩耿耿新

荅硯阡陌駢闐委虛室竹馬兒童擁翠旌章縫第
子看雄筆依依棠樹過手茸朗朗玉山高舉徉郢
中飛雪再徵歌黍谷驅寒爲吹律君不見黄次公
承恩召見明光宫五馬俄紆丞相綬潁川父老何
嘗逢又不見蜀文翁明經獎士鄒魯同豈有皐比
秋塞府高懸水鏡摩層空何限塵埃騰寶劍豐從
豐干賞梧桐八詠之樓可攄碎力追正始還麗鴻
縱横越何三千里流風遺愛都如此畏壘輿思未

足多萬潭沉石徙爲爾我亦談經五伎窮空山獨
往攜孤節文章有神交有道尊前豁達開心胸未
霞未天何歷落雲夢八九殊春容一似鏑鉉萬石
鐘又似森梢百尺松孔文舉郭林宗千秋快士誰
希蹤平生不復駭真龍神理綿綿欲往從傳聞勝
事画難工爲賦菁莪繼國風誰其采之達　九重

玉鳩歌壽陳子有觀察

白雲何來照象罔不作尋常珂珮響于閶之玉昆
吾刀雕琢鳩形大於掌恰稱仙人九節筇須自君
王靈壽賞撑柱傾天會有時棱尋福地能蕭爽八
千歲月老堪扶十五連城差足亨昔有盧敖曾挾
之番赤豹兮驂文貍飛揚跋扈汗漫期手似玉鳩
如佩觽狡獪變化兒童嬉掊風作雨爾所爲天老
倦游鳩倦飛龍棱一一躍歸葛陂杖化葛陂龍鳩啼
崑丘樹同翔抵鵲村更與非能遇五更祝哽布翻
筵九十造朝隨曷履帝師綿邈鳥不聞巢居誰與

接慇懃一從鼠璞邀高價那見鷹鸇好策勛神物
悠悠委草莽野人得以遺山長白璧應難薦十襲
青鞋那可消幾兩懸矢知當屈攬初桂錢便起黄
爐想蒲坂平陽輯瑞新萬墜千巖胡獨往　璽書
一日下安車玉鳩飛向銅龍上

秣陵旅舍送會稽章生

君不見禹穴高峰百丈奇千年王氣山之番又不
見蘭亭觴咏飛雄筆天花畫灑分顏色會稽山水

此葉清華配補

鍾毓士風雅翩翩多羽翼章生磊落名家駒湖海
意氣無人如全越文章歸領袖三吳人物爭吹噓
烏衣幾出蕭閑路千里青山兩擔書孫秋八月都
門道逆旅相逢如从好黃公之壚酒新釀嚼壺擊
缺仍悲嘯令我神情太王生三杯耳熱都傾倒我
本吳中俠更儒屠龍之技世所迂前身不獨羨詞
客執筆曾經佐褚虞胸中凝絕不能盡聞寫秋林
木葉疎多君眞賞足青眼不似傍人只好竽君今

久客吟思越戎裝飲馬秦淮月天涯聚首幾篇句
那堪更作天涯別山陰風物性所親地主知君不
厭頻試聽寒夜江頭雪定有扁舟訪戴人

題武夷山圖用何光祿匪莪原韻贈林納言

省庵

兩尤熠煜跳天門風尻氣馬無儔藤欲界仙都既
海裡慢亭自昔曾孫里神霄高鮮更無高神瀵水
窮重得水凌倒景兮乘玄雲構取滑微大赤文罡

洞天兮搜福地婆娑鳥跡魚蟲字九曲棹歌舟九
轉十年塵土腸為遺盧敖竹杖亘千尋黃石陰符
遺一卷廻思九陌走黃埃浮名於我何有哉漁父
桃源豈再來天公粉本深徘徊不貪大藥化黃金
祇愛清音叶素琴故人持贈好東絹仙山屬我開
生面布襪青鞋不用將雲鬟霧髻長相見有美林
夫子偏憐顧虎癡披圖選其勝卜築將因之西嶺
烟升焚寶鴨東峰日上蒼龍夾依依蝴蝶夢中歸

所欠鴻鸞捧翅飛直是舜耕田已熟直緣商嚴貌
多肥解道仙凡途豈隔朝凡暮聖忽復易武夷洞
口憩靈蹤紫陽祠畔蔗行跡省雨須從好雨星積
風但養摩天翮宦路無窮素作緇學人漫看朱成
碧我袖長懷一瓣香更添下拜庵巖石

壽潘中舍顧夫人六袠

海上三山春色早青池阿母馳青鳥南岳存華初
度年霞纓朱佩光繚繞遙遙華胄兩名家辟疆之

竹河陽花紫薇鳳閣連三殿彤管鸞章貴六珈廿載金門稱避世雞鳴贈佩尋常事道韞終多林下風秦嘉每報途中字超然燕處誦黃庭鬒髮朱顏學鍊形能將謀母兼麗母能解珠經勝玉經檀施銖衣香積飯繽紛幢蓋天花散繡佛針神大內知琳宮貝藏來貞旦不因福果尚空虛龍女能銜照乘珠詩有鳲鳩章壺範人同蘭玉繞庭隅九華爛熳元宵候梅花恰與優曇逗稱觴寧羨八千春載筆敢從中壘後

樂壽圖歌為潘百朋壽

江南欲作名園記海上河陽看世濟尚書綦履袂遺聲右轄風流恢賜第考德真將獨樂同貽謀却與平泉異種木於今及百年歌鐘甲第長依然閱盡人間陵與谷肯堂肯構歸彖賢森梢嘉樹成[illegible]遲窦几危峯出市壘白水朱樓相掩映中池方[illegible]波沃鏡翻羽鳧鷺迎何人漉[illegible]游魚波不定水[illegible]樓臺照碧霄桂為梁兮蘭為橑邀賓盈百稱虛瀲鼓吹數部仍寥寥水南嵐翠何縹緲瑚琢雲根處夭矯磴道周遮洞壑深游人往往迷幽討飛梁百尺亘長虹別有林扉接水窮名花異藥不知數經年瑤圃醫春風主人風有煙霞賞王事馳驅多鞅掌又銜　新詔五羊城萬里家山勞夢想不辭為作輞川圖一似披形入玉壺畫繪正看榮梓里年華況值挂桑弧君不見鴻乙草堂傳畫史一丘一壑徒為爾又不見洪厓仙人拔宅居舊時城郭曾無餘何如世業儼金谷吏耶隱耶俱不俗五嶽仙仙縱所如臥游鄉思常相續君生亦是我生辰大斗年年持介福

擊劍篇 館課

古劍寒鋒青瀎瀎昔年得之豐城客陰陽為炭天地鑪誰鍛純鉤金跳躑琉璃匣桂蓮花色明月壕端秋水碧自是荆軻一片心佩將燕市頻磨拭傳

闘西陽烽火驚龍泉夜吼如有神攜劍起舞拔星辰旋風爍電光燐珣决盡胡雲一萬里血濺胡天淨虜塵

鐵冠歌有序

鶴琴高翁得楊廉夫鐵冠屬余歌之君雅愛名蹟有廉夫鐵厓圖并鐵笛是於老鐵更覺有緣也余爲之歌見索同社彭子徐子華偕賦焉

山人鐵冠凌風霜雅宜一片鐵肝腸光同雄劍連年紫祥羅洪爐百鍊鋼聚羽徙驚鴉摩舞芙蓉不發聲琅璫爭似此冠勢兀突聳向空山吹鐵笛有時醉倒玉峯西一任自欹還自側當年冠帶滿中州那得胡塵不上頭君獨笑看嶂晃貴濯纓萬里滄江流春去秋來人代改貂温鶡勁今安在鐵冠鐵冠誰護呵堪此神物仍無壞高君好古曠士襟懿看此冠諸素心并挾短鉢栽羽服攜琴放鶴吉

山深莫言只似韓休伯老鐵風流更許尋

五言排律

秋夜讀書 閣試

良宵迎爽至舊簡拂塵看駒影過窓駛螢光映室寒坠餘砧欲度撿燼燭初殘漫評邊生臥潛來太乙觀五車緗未易尺璧寶非難月晛牙籤白霜庭草帶丹居然照千古糟粕笑侯桓

觀運甓圖有感 館課

壁紀滄洲勝圖開白社清俱爲豐歲寶詎有惜陰情運甓神誰寫先鞭意不輕賭棊眞賤戲抱甕豈嘉名談塵嗤王謝紆籌似孔明直今披畫者忼慨請長纓

秋聲

天宇三秋靜林皐衆竅鳴蕭騷翻竹韻嘹嚦動蒼聲帶雁宵征急迎蛩夕語輕或從蘋末起漸聽谷中盈衆杵遙空斷霜鐘應候清因風想珂珮默默覺秋情

平海篇爲大中丞郡平張公

聖武布運陳膚功張仲優師中推長子晉錫重康侯憶昨闔邦震眞成海若羞鶴軒終怯戰虎穴敢深求遂使隣爲壑誰知惺有蠆戈寧韜篋止病豈養癰瘳大創眞長策先聲乃伐謀如霆施號令未雨夙綢繆五欲安吾圉何能效彼尤元戎摮大纛猛將建朱斿直擣飛雲窟長驅靖海洲望洋欣築觀誓衆欲焚舟列炬龍銜燭連營蜃接樓灌壇飛破塊齋斧耀純鉤颶起屛翳助烟消鬼蜮愁饑蛟膏梁錫毒鱷醉塡溝獸困皆崩角魚懸作縲囚亦知矜族類庶可報虔劉舴艋乘宵遁萑苻蔽野搜若爲騎蠆尾即已隕旄頭飲至芙容幕歡騰杕杜謳任公縚旣舉謝傅奕徐收甫頌風方穆鐃歌秘可抽 冲皇廻赫怒 天語奬分猷賀凱開閶闔陳俘對冕旒卿能紆石畫國且辟金甌棍寄將眞拜冰銜尙濟酬襄陽元凱鎭河内寇恂留客有繼

業總曾懷楚木憂用兵存後法載筆讓前修功掾
多虛美昌黎恥暗投磨厓吾有勒端擬照千秋

送周中丞懷魯歸江右

碧幢迴馭日衮繡繫思年文武真爲憲謳吟盡可
傳棠陰垂四履葵藿鑒　重玄故節稍誠易初承
遂始堅讒能工似錦道本直如弦余亦冥冥者分
飛倍黯然

題九如圖爲高觀察四十壽次李本寧太史韻

籍紀雄東表文章有代興江山增潤色日月共騫
騰中甫神鍾岳蓬萊海閬陵郎潛後始壯公夢巳
堪憑列柏華島下鳴岡瑞鳳升出雲俱四岳爲壽
叶三朋弧矢揆初度彤庭寵恰承穆如嗣作頌不
獨九如稱

壽蔣八公庶常祖母八十有八

淸淺閬蓬萊名家燕喜開霜封三後後雲爛五花
裁姆訓傳邊里君恩備築臺大慈飛鳳羽疊肖總

珠胎貽厥文孫起爲光祖後培雕彔爾雅筆繡虎
石渠才不負含飴意將乘戲綵廻策先董子對拜
後魯公浯泯柏千秋節滋蘭百畝族潘輿星駕耳
劉報日悠哉寶儉車猶鹿忘憂背叶餘劍芒孤鳥
奕婺綵切貂冋承雪真人骨煙霞祇母杯翻然祇
媿語何以報瓊瑰

壽納言許惺初七袠

鶴馭與鸞驂寧聞劍履叅何如鉉鼎貴更發蕊珠
函今日磯邊呂當年柱下聃鳴琴單父記飛舄尚
方諳驄馬金臺繡獬豸柏府簪羊腸曾不顧龍領
直敢探如矢心何壯顏綱力擬擔因懷扇枕戀不
逐鮑帆貪樂志長衡水論才自杞楠楓宸思太岳
霜鏡凛寒潭九列恒虛左千尋立斗南景先真巨
手玄度故清談魯冏毛成錦秦淮柳正毿納言虞
典重優詔　主恩覃漫爾前薪積何妨晚蔗甘永
貞交用六不朽事兼三興替關黃綺逍遙足畢龕

登高大夫賦中酒聖人觥謝傅庭生玉陶公舉是
藍雲林餘碩果火宅現優曇卿月秋光迥文星爽
氣含麻姑能擘脯青女亦傳柑仙長須真籙天書
降蔚藍榮觀四朝盛雍拜五更堪有客咸歌郢紛
吾亦步邯寶刀情不淺瓊玖報猶慙閒祉香山後
論交若水涵蕭輪將有勸莫倚桂瓢憨

壽沈文學

中秋臨閏月廿載二來旋昔著生申瑞今逢出震
年懸弧良有始合璧豈徒然初度離騷記高文作
賦傳尚書江右秀洗馬樂家憐驥種能千里鵬圖
上九天明廷方重少誰在洛陽先

題朱君采侍御選閣

瘴海廻車日名山選勝時超將黃鵠舉澹與白鷗
期百尺誰當傲千峰爾獨私尋雲朝暮出含雪伏
蒸宜衆響諧逵擽清𩐳叶謝詩霜威遺蝶夢冰檗
許魚知共倚吳天盡高登楚客詞顏堂爲襲節閣

祇喻蓮池挺身終無取宜心了不疑作今浮宅者
乘輿欲何之

中秋朱太常閣梅花盛開詩以紀異

大遠江南信先標水部詩名花真励見帝力本無
時香挾湘蘭發清含寒角吹仙家憑幻術官閣動
吟思何事犛號露偏欣雀啅枝金飈從勁厲玉樹
獨華滋驟訝閑丁報將謀驛使馳生黃差足擬雕
業未爲奇姑射神如下孤山鶴也疑白華宜皙補
黃落失騷悲積素隣楓岸飛英墮槿籬催粧殊昇
討起寵異恒期冷豔心堪許幽芳衆豈知冰壺巵
夜藥忝谷變春姿調鼎徵天瑞濡豪共補之

壬子九月八日同范長倩朱君采董遐周西

湖泛舟次遐周韻

花源神界散香海沃焦浮得似鍾期賞相將范蠡
舟捲簾廷遂岫催榜度飛樓有客恒冠鶡諸君頻
下鷗節逢青女候人畫墨卿流梅與亭廻鴛遊

可借籌調刁開奕籟款乃問清謳綮露頻擢筆衍
雲逐囀喉酥𩆜中聖趣蘿落野夫謀鐘寂蓮花土
蹬疎杜若洲亦知秋凜在多為夕佳留欲續龍山
會唯須秉燭游

訓韓宮諭若海

孤踪澤畔跧拱璧有誰先古調高山在韓文北斗
驪采風存列國準易測重淵天祿推中壘鸞臺得
子玄絲綸光內制蘭蕙出新篇頗發前薪焰仍迴

鄭錦妍來獻書行絕昌獨賞何偏空谷初聞喜荊
州數見鮮無能裨羽翼許可繼雲煙補袞須公等
雕蟲底共憐

巳巳子月飲關使君浴元林司農署中次韻

訓首倡

兼隱雲司客行吟澤畔人坐餘香作署合處劍爲
津問節飛灰近催詩刻燭頻書家真有聖交道丕
無神魚槳初忘沼星車易轉輪緘情樓關子謨寶

亦非珍

容臺詩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五言律詩

送周太史奉使　秦藩二首

金鑾階殿直玉節指秦城更以探奇興因之擁傳行上林盧橘熟太華岳蓮晴處處登臨咏皆翻郢雪聲

二

雲霄飛漢節磐石重周宗槎泛仙源近璜分　帝澤濃雲臺寒五月竹苑散千峰知容游梁客翩翩執簡從

送區海目太史封　藩二首

每憶朝參下相將日夕過微言比投水高論任懸河以我官情薄愛君幽賞多可知江令賦少別意難摹

二

題柱才名籍分璜使命嘉賜衣飛晝繡載筆落天花雲散千峯火秋停八月槎欲知詞客貴設醴徧王寮

送李太史湘洲封　秦藩時劉哱平後

雖天尺五居百二指秦墟磐石宗盟重孤城戰伐餘蘭皐徵雪賦珠履擁星車采得風謠徧兼葭白露初

送李左諫玉海封　藩

左垣分漢節上黨造天倪名著青蒲草書標赤社題宮槐疎古驛江柳淡秋堤拜慶催鄉夢無爲惜解携

送方泉甫備兵永平三首

塞帷問孤竹關楔應蓮花古塞天逾險長安日未賒文人停草檄老將競鳴笳得繫單于頸承恩許及瓜

三

郎選高司馬邊功屢賜金股肱京輔重栟櫚　王
恩深四塞河山固千行桀戟森胡塵應坐掃多有

塞垣吟

三

君才原繡虎使節向盧龍香署紆籌策雄邊倚折
衝風霜行漢法旂鼓變軍容今日榆關勢何如百
二重

送陸伯生歸吳

神臯落木後秋水灌吳時鄉夢催游子川程訪樅
師自憐玄尚白未遣素爲緇等是春明路閒雲不
可羈

送范爾孚北歸

旅食同千里分襟此一時煙沙征路遠風雨客帆
遲鄉夢隨芳草春愁帶柳枝平生任慷慨能不灑
臨岐

送王思延歸赴嵩山

遂薄淩煙事行期面壁僧綬沾太行雪車碾濁河
氷物態君應見新知我不能惟餘嵩洛夢清夜興
堪乘

長安送李參戎

泰山控帶雄有詔賜彤弓魚鳥閒行陣鯨鯢敢泛
風板輿春草軟練甲海煙空鄉國吳雲外因君夢
巴東

長安送客

忽聽出關歌風塵宛洛多雪深辭白社氷合走黃
河此夜嘆萍梗何年洽薜蘿自今燕市隱誰袂斛
經過

送丹陽令王東里應召

鳴琴宰　帝鄉平政古循良自昔勞人地今爲選
佛場青陽開左个　紫極御中央若問神仙吏雙
鳧在尚方

送趙孟濤歸桐廬

燕市悲歌地周南留滯年交期論世外標格在詩
前不威遺書字高吟賓紛篇嚴村猶漢臘歸棹雪
江邊

送穆仲裕中舍還東莂

我忘邯鄲道君爲吳會游能將五岳興更寫九歌
愁山水琴中賞煙雲杖底收歸裝餘一卷得似少
文不

汪子歸新安送別

結侶向林丘披襟事事幽清尊文字飲高枕画圖
游叔夐玄亭路蒼茫釣客舟何當送歸夜風雨滿
西樓

貽陳徵君仲醇二首

開山非是祖掃徑何爲聲南郭延天籟東林出佛
雲琴尊無俗韻圖史見道文今日蘇門嘯何須嚴
嶺聞

二

猶是鴻冥者游無鶴怨文焚香供宗子貯酒待陶
君籬藁酬嘉節江楓墜落曛居然成二老長此挹
清芬

贈曹嗣山總河三首

聲水勤一明主臣時得上公業從專鉞久恩向錫
圭崇清濟蓮花府黃流瓠子宮十年驅節地重入
指揮中

二

蒼玉與朱旂高牙控上游已分周二陝畫護漢諸
侯龍頷藏弓地魚鱗轉餉舟應還補天手一解廟
堂憂

三

禹功猶在眼漢策若爲紛似髯塡何補其魚歎豈
聞巾臺今省月賚預欲散雲一片征南不兼書白
鄭勳

贈沈繼山司馬

一曲鶯湖好非關請乞來東山遊絲竹北使問樓
臺鴻向青冥遠花因白社開只愁蕭日意黄綺亦
難栽

南屏淨慈寺贈蕭方伯九生二首

宦轍優曇現禪宮慧日懸案分龍鉢雨笏柱鷲峯
煙執掌遺塵外冥心悟刼前眼看朱紱客誰出火
中蓮

二

言訪毗耶室淹留及下春悠然禪悅意能繼白蘇
蹤香積先尊饍秋聲感砌蛩辭官亦非病登涉不
扶筇

袁儀卿自征播歸

間關百戰後絕域獨歸時出塞今如此迷虛意可
知丹厓談老易捨筏證禪支誰取門旂姓長驚海
外夷

贈嘉興令鄭太初

重游湖上月新柳滿堤風駐節鷗波外攜琴雀舫
中鳥飛三嘯後高論九流空觸我成浮客他鄉得
鄭公

長興熊壇石令君席上

訪隱到江潭招攜過水南緣[illegible]懷往跡白馬繼高
談震澤君吞九中年我得三霄分蕭雨至卷盡半
龕藍

青溪徐明府席上

嘯自為門旨詩仍鄴下才尊尊開閉關寄客共登
臺霽色川原淨秋光聯睨開臨觴無限思極目向
萬象

贈黃素林比部

冕爲依天府文章自選樓青陽開左个赤縣擬中
年朔雪梅花騎江春竹箭流賜金能買酒謝上待
羊裘

贈袁文之淮陰

帝里文儒盛明時道術尊一官成濩落多士得龍
門吏向淮南隱經堪滦上論因君訪蒙叟或有漆
園存

贈方泉甫之汝州

羈愁不可極復此聽驪歌作吏誰成傲論才獨自
多遙知汝南騎重向蕖方過竹馬諸童子技迎意
若何

楊淇閣侍御巡方事竣仍覲學南畿詩以爲

贈

詔擧九重泓文星執法尊朱軒窮勝闕絳帳啓橋
門水鏡名先著風霜氣已呑遊知羿廢日桃李解
酬恩

二

才子河東賦仙郎柱後文人仍依繡斧士總附青
雲子舍乘驄路天開恐驥群何須占劍氣知動斗
牛分

贈吳山人運金

孤雲曾不住何事倦飛還道氣看君守禪心問骨
山試琴魚出沼鍊劍虎當關余亦逃虛者相期白
社閒

題壽贈陳懿十山人

劍授猿公術碑窮蝌蚪文風塵違壯志圖史業閒
勛道廣星辰聚人豪湖海闊酣鄉推祭酒勿作出
山雲

贈戴虞周

識爾垂簾日論交濟世情禁方傳海上俠骨走幽
并卭杖供探勝河車事養生餐霞知不遠窓外九
龍棖

贈玉峯道人

聯騎向郊埛爭言禮歲星君應有攬衍我得問熊
經石髓緣非薄雲將迹更冥何年尋汗漫吹笛楚
山青

贈邑莊師歸蜀

清標爍彝華幽意同枯木五嶽一孤笻三峩一笻
屋篳帶錦江歸橐攜玉山玉人言蜀道難柰此摩
天鵠

贈衲友

錫帶神光雪杯浮大士潮孤踪泛江海雙眼向雲
霄說法惟揮塵逢人或過橋千峯何處住一偈昔
相招

送僧

若雪一詩僧千峯興欲乘龍蛇隨北學衣鉢問南
能初地游方愜彌天秀益增誰知碧雲句侍者續
傳燈

贈衲子

却憶彌天秀那知異地逢客愁輕九鼎勝賞扶千
峯徙倚林中屐淹留靜夜鐘何年投白社一接虎
溪蹤

贈僧

香積千人供黃梅五葉花檀那無住相功德等恒
沙塔影雲連水僧音梵與華宗雷開社後知爾退
堂賒

題百萱圖壽李本寧母太夫人

突兀古雲根紛敷赤棘翻堂前霞綵絢天上露華
溫托質從玄圃忘憂合道言應持比金母百億化
身繁

壽蕭封翁八十

星郎拜慶日華袞玉宸前解老從河上眞封比
渭川應知泉父父別有大年年一卷循良傳何如
拔宅仙

壽翁見源

洞庭千樹橘湯谷八瓊書白石聊容與蒼雲共卷
舒世情眞落落清夢亦蘧蘧一應商山召揮綸得
晏如

壽程孝廉卿虞五十

蓮子知非日平津對策年搖風輕九萬奏牘富三千琴寫山兼水杯中聖與賢看君多道貌班級玉宸前

壽吳彥倫五十

新陽廻建子初度叶熊庚卜築逃虛意登樓信美情無吟非雪曲有筆夢花生何必賢良策平津獨晚成

夏鶴田黄門自琉球奉使歸致書問訊詩以答之

叱馭猶行路乘槎自鑿空何如浮海使絕域渺難窮龍節窺封外鮫衣禹貢同壯夫能許國在處百靈通

二

左掖頒圭日東荒析木天風煙迷甲子歲月滯丁年撫劍驚波妥投珠異域傳懸懸遺尺鯉倍起陸沈憐

答蘇雲浦侍御

芳訊到江潭青霜字字含穠稐行漸遠草木味同參雲夢應吞九峨君亦有三山中無緣綺何以報雙南

訓桐廬潘令

豈有乘軒寵深慙負弩情茱萸催令節蘭芷憶南征雉乳尋常事鷗波浩蕩輕使君多重客能著釣徒名

謝李伯襄太史贈端研二首

石室分何重銅臺價豈珍久為龍尾誤今見鴝眸異子墨緣非薄君苗氣復振天涯指佩意時共寶刀親

二

琱琢古雲根投將十資存泠然鳴珮響榭處截肪溫不謂焚魚綰能同風鷗材柔輸餘習在珍重石

支敦

莆里夜泊溯許玄祐中舍

謙加玄度宅又在五湖汀隱几時生白譬書幾殺青鴨池春淺月漁火夜浮星自笑煙波艇頻年問此亭

訓項文學

舞劍助書顛聞鐘悟酒禪閒邀翰墨短髮老風翢稽猶觴修竹嘉陵響暗泉素心公等在燕處得

超然

題鶴林春社圖 有引

家有獨鶴忽迷所如人失人得已類楚弓自去自來寧期梁燕矣適於君公之墻復踶羽人之跡整翮逐駕引吭長鳴似深惜別之情都作思歸之曲嗚呼雀羅間若鷗盟渺然頓此仙禽真吾德友鸞蓬超忽仍聯支遁之交珠樹玲瓏不逐浮丘之路雖云合布寘數亦懸去無還心自此可以翼游萬里等押雞羣馴養千年無虞烏散者夫欲致黃庭之報遂寫青田之真裁綴短章用存嘉話

便欲冲霄去能無戀主情夢中愁失路客裡得同聲君公家有二鶴巢樹經春長歸軒一水盈今宵不厭寐重聽九皋鳴

題廖隱居三首

高情期五岳小隱得殘山嘉樹成蹊遠危峯出市闘微陰時倚樹愛客不開關謝氏雲林宅風流此更攀

二

買山何足問縮地長高樊石秀銜空翠苔深帶雨痕與梧分鳳渚一水接鴒原未得長慵臥占星到德門

三

松菊陶公徑蓬蒿仲蔚廬何如朱戶裏別有碧山
歸春慢雲生坐登臺月可捫泉聲朝暮響帷底莫
尋源

題農桑繪圖冊

百里春巾路欣歌田畯詩行車膏作雨拔野鋤爲
笠子饁堪餉曾孫稼若茨誰能憂稼食慈母更
農師

賦得雲近蓬萊

瑞光明北極雲氣護蓬壺似蓋籠華闕非煙擁御
爐輪囷翔碧落繚繞亘虛無端識從龍意輝輝映
六符

薰風自南來

北窓陰蘊日凉吹不須期荷氣初開處蘋鈎欲動
時幽從林杪度洊向瑟中披見說天門近隨風詠
亦宜

賦得亂山殘雪後

嚴吏餘殘雪處處點蒼山風登吹花急陰崖積素
間寒光斷續起寞色有無間誰向癡之曲脩然獨
開關

望岱

吁駭看山眼迢遙岱色分應爲天下雨不斷封中
雲漢簡千秋秘秦松萬壑閒何當馳匹練高揖碧
霞君

涿鹿道中賦得陌上塵

每輿輦動起氤氳滿大堤隨風縈柳絮破地撲花
泥不受文犀辟相吹野馬迷明朝御溝近可似濯
纓谿

高梁卽事

人天彷彿日風土紀皇都水坐疑修禊觴行或賜
酺花茵調怒馬珠彈起俯烏誰識逃虛者高陽混
酒徒

豐縣道中

宵征不容晏路出古徐東堤樹一千里村墟十九
空防河薪比桂乘遽馬如龍猶有鷄通詔年年省
故豐

宿滕陽驛

滕陽古城曲停轡獨依依心壯宵輕別病來還憶
歸火山驅馬瘦蒲渚上魚肥何必羊腸坂方知叱
馭非

黃鶴磯阻風

漢浦稽天浸商風動地號何來南郭籟徒底伍胥
濤猶佩情何極魋樓興亦豪不諳山水趣鄉思若
為勞

廬山東林夜宿

偃息東林下悠然遣旅情泉歸虎谿靜雲度雁天
輕蒼蘚封碑古優曇應記生預愁鐘鼓動擾擾又
晨征

遊匡山

策杖與雲平濛濛空際行輕江中繞盡星斗下方
橫不隔諸天路差疑五岳名誰知游楚客頓使九
愁輕

宿羊山驛

莽莽平沙路登臨更一奇河流淯楚漢碑石記淳
熙鼓角因風迥帆檣候月遲此中留憩者半為問
津疲

過高唐

高唐齋右壤終古作津途邑猶衍倡雲[illegible]
巫坡陀分麥隴閭井半桑樞駿馬斜陽下應覺霸
氣徂

宿穀城驛

歲晏促王程寧辭帶月行星風九野吼殘雪四郊
明宦轍嗟車耳兵符問穀城殷勤何關吏霜鬢莫
頻驚

登嵐臺懷古

澤因畢覇節清府撫霸圖陣雲猶壁壘烽火或菰
蒲護戰何年事鴻歸後夜孤驟來今古意偏自集
征途

祝英臺宅

英臺故居在善權山左有唐李蠙云青高
帝賜以爲寺

徙倚荒臺畔潺湲瀑水飛因看山左石御憶華山
畿化碧髻屋出爲雲覡岫歸婁其前代事端傳勝

情徹

西興秋渡

秋涉試寒寒風廻海氣凉濤飛颺外雪林綴菊前
黃司馬游何愜鴉夷跡未荒山陰勞夢想遲晚得
津梁

渺給夜坐

煙沙廻馭日香海逗帆初雨挾濤聲急雲濛樹勢
疎爾涯寧辨馬後夜忽聞魚不是眺耶室匡耕得

晏如

遊靈巖山

選勝從初地傷秋問故宮周遺懸徑仄明滅遠湖
空人閱臺游鹿碑看墨戲鴻共擕高士傳長讀亂
雲中

惠山黃園

煙景驅征騎晴林踏落花因聽緑水曲忽到赤松
家魚鳥鄉人近樓臺俯郭斜更携餘興在絲管孏

悠紗

游靈巖山范園

三徑我頻到千峯自掩門停雲莫會思白雪郢中
翻豹隱神途王龍圖誼益敦年來多道貌因事五
千言

同唐元徵宮允游善權洞四首

神功開混沌水府亘氤氳峽隱將飛石巖啣欲隋
雲龍腥陰壑迥鳥遺亂泉分今月摩厓記知同藏

史羣

二

西峯探雲盡萬象劃然殊地軸迎離墨仙宮秘藥
珠微明天有漏大巧谷非愚爲問探奇者曾逢石
髓無

三

石徑幽無際金堂永不扃升臺猶悵月仙掌故捫
星跨鯉探雲笈騰犀遁水靈如聞淙響外歷歷演

黃庭

四

山齊氣初淮攀蘿下復登千峯攢積鐵百仞矗層
冰蔵雪君廬阜隨花得武陵平生耽勝事遐勝却
輸僧

沙湖春泛

野涉有同人雲帆試早春能將僧榜興更入聚沙
因水國龍猶數香臺鳥亦馴祇林經浩劫蹈逐歲

華新

詠孟檜

愛此孟家樹森然見典型洩根沫水潤含氣嶧山
靈閱世消秦篆參天鬱魯青方知樗散壽只入列
仙經

紫茄五首

何物崑崙種曾經御苑題似葵能衛足非李亦成
蹊落實蕁常味攀條徑寸低玉盤如可薦寧復悵

雲泥

二

欲辨嘉蔬種應同藿食人累垂貪結子低矮巧藏
身被襬千苞赤連畦萬顆勻淸齋頻擷取老圃未
生嗔

三

纍纍稱天茁芊芊見土毛知非豐歲寶聊佐腐儒
饕落處寧爲瓠投來頗類桃未家圖矮樹惟網蟲

雲髙

四

單頓性所便尺五即爲天身帶胭脂色來登玳瑁
筵江尊下豉美蒓薦縣庖鮮能識青螺客作權過
郲田

五

不敢怨無詩秋當詠菊時封關尤可弄覆餗即何
業襪圍分陰近儲僥假益遷誰知謙吉意更籍助

觀瀾

五日龍潭觀水嬉

歸客臭俯候都人游冶場縣來看競渡是處比浮
湘水曲魚龍戲風前綃縠香祇將反騷意永日對
壺觴

秋夜有集得還字

逃虛城市裏踪跡遠人間結夢迷新路題詩憶舊
山星河低坐冷秋色逐人還好及清言夜君今乩

閑關

就李九日同郭次甫登金明閣

香閣瞰郊關芳晨試共攀不因尋白社何以見南
山夕梵林端出秋鐘雨外閑青萸更黄菊無酒亦
開顏

夏夜逢伯玄長孺得雲字

不盡尊中興重攜竹下羣涼風先入夏高樹暗生
雲列坐臨流近狂歌卜夜分留連滯歸路祗爲戀

清芬

曲阿孫山人過訪鴛湖旅舍

數載捲荆扉重來似鶴歸貧驚故我甚狂與世情
違歲儉誰供秫霜寒未授衣當湖惜別處烟雨夜
霏霏

輓蘇烈女二首 有序

蘇女爲盛萬年所聘盛亦孝子之子子以
從軍死戰忠孝節義備於一家尤可書也

戰壘多新鬼衡茅表大家所生真不忝之矣更應
他青塚顏何厚崩城事共嗟貞魂化雌劍直可淨
胡沙

二

國卹傳江汜王風續汝墳問名曾未字殉節豈恒
聞馬革嗟何及鴻毛炙更芬史書蘇媛事寧數錦
廻文

五言絕句

題汝上路太守壁二首

華雲路公樹招鶴路家池記取還山客風流此一
時

二

衣拂京洛緇窓含齊魯黛因君思故山驟車大雲
外

鍾叢初以余有三楚之命函徵余畫謂余

永齋自此遠耳勉應其請并系以詩

微書難到門猿鶴幸相恕抵因湘楚游故是離憂
處

贈蔣山人

青天鬱蒙茸長松度林表所以蔣生徑無竹亦自
好

登翠微亭

煙迷揚柳渊水拍芙蓉岸我憶南湖秋西山暮雲

隨

題杜田章冊九首

世寶珠玉粟天光日月鑑箇中無一字權說有二
乘

右會敬庵

執契靜三邊陰符秘莫宣君能參活句盡屬圯橋
傳

右廣韶室

飭戟佩秋霜坐隱巢君子君家武庫中有戈何可
止

右止戈堂

不算盧敖杖那張宗測圖神功攢五嶽且作小山
呼

右五嶽小山

澧浦長懷楚桃源不事秦誰知釣鰲手榆曲早收
綸

右榆溪九曲

邊滓巴穿晏烟水澹氤氳朝來鴉鵲陣衝破宿潭
雲

右烟駕亭

奪取燕支山妝得鄉娘記一似蘂珠宮一似汾陽
第

右鄉娘洞

借箸張丈處投壺祭征虜悠悠枕麴徒不上蓮花
府

右投轄館

手佩黃金印身藏白玉壺請看麟閣畫有此壁人
無

右玉輿齋

枯木

直木無文章中林有先伐連蜷而離奇仙槎與禪
筏

題畫贈省公

隨雁過南嶽衡鷗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雜騷經

二

徵君待訪錄只在卷簾時南宮與北苑彷彿夢見之

題變下琴

不有焦尾人誰知中郎賞所以琴上絲千秋發哀響

題畫贈張山人二首

炊煙連斷靄隱隱見松亭亭中有靜者單讀淨名經

二

煙渚輕鷗外晴巒畫鶴前何須苦聯句觸眼白雲篇

垂釣圖

秋雲淡無色溪樹紅可憐是誰來領畧釣罷老漁船

自畫吾松小崑山二首

崑山雖婉孌卻似魯家丘故作廬峯勢青天瀑布流

二

夜遊西園渚初月光炯炯徙倚巖石下愛此林木影

題長松壽士圖

瓦松纏青銅峭壁立積鐵下有逃虛人長嘯空山裂

題王叔明畫

南山與秋色氣勢兩爭峙悶者解其紛君今已閒未

贈林天素

鑄得干將劍遙呈劍客看不須巫峽夢夜夜繞雲

官

題倣黄子久畫

野色散遙岑繁陰帶平楚大癡未是癡老我仍學我

題緣天庵圖

赤日無閒人緣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凉愬相似

贈蕉菴僧

惟石與枯枝相將度歲華鳳團雖貯好只喫趙州茶

題畫共十七首

闢此鴻濛荒真成羽人宅拱屋居可移天姥夢亦得

桂樹及冬榮瑤草待春發唯聞鸞鶴聲寥寥上煙月

近水晚逾碧遠山秋未黃夕陽寒滿地松影落衣裳

山木半葉落西風方滿林無人到此地野意自蕭森

石洞出雲根觸膚雲自至壁壘雖怒飛只作等閒事

陰廉廊一石側理伸尋丈軒軒五嶽圖堂堂大人相

少年多狡獪老筆漸離披氣韻從何取心無讚毀時

雲[illegible]弄[illegible]筆隨意所到猶如刻上船何必見安道

虛檻列雲岫閒階響石淙若添千項竹又須渭川封

幽人茶灶[illegible]與窗雲亂弄軒望所思春潮渺無圻

漁客不貪涉如何亦問津前村黄葉裡自有耐[illegible]

人

清泉繞庭除篠篠盈軒檻坐此何所爲惟宜弄鉛
槧

茅屋空山中時有幽人至指點亂雲生不談人間
事

巉崿蓮爲峯漣漪柳成徑此中可卜居於以遂天
放

客去秋林空沙際石瀨響好隨飛鳥歸一路山煙

上

喬木生晝陰清泉響寒瀑前郁杳靄中大有雷霆
鬬

谷靜鳥飛絶天空雲度閒爾時一回首眼底無青
山

題畫雜詩

曉鵲帶霞明汀洲賛蘋綠如何萬里橋却在蘇臺
曲

亂女是前身鷗波不問津侍兒能縛帚何處拂紅
塵

弭棹月三更秋砧斷復續聽砧了不愁翻理無愁
曲

客臺詩集卷之二　終

容臺詩集卷之三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七言律詩

萬壽朝賀

仙掌初開玉露清。瑞看堯莢向秋榮。香飄桂殿分旌影。樂散珠宮雜佩聲。琮帛迴陳王會盛。星辰如望泰階平。亦知華祝年年事。別看丹墀效庭成。

大廟薦麥

閟宮朝啓肅精禋。御苑來牟及薦新。九葉靈光開大曆。雙岐瑞穎獻昌辰。風廻玉几馨先稷。露裛金莖潔似瓊。一自寢園祈報後。於皇清頌徧周民。

賦得玉河冰泮

寒澌忽散御溝東。百道清波太液通。望處月華連沼動。祈來雪瑞及春融。漸聽玉碎方流呷。圓水孕珠方水孕玉選詩云玉水紀方流不盡珠遺赤水中。先向龍池霑帝澤。願歌魚藻樂皇風。

長安冬至

子月風光雪後看。新陽一縷動長安。禁鐘乍應雲門曲。宮樹先驅黍谷寒。臺上書祥傳太史。齋居問禮向祠官。紛紛雙闕鳴珂下。未覺玄關閉獨難。

上林春雪

九陌陽和御苑偏。瑞看盈尺應祈年。飛花散入榆千樹。舞絮猶疑柳半煙。樹處宜春添曙色。融來太液漲新泉。不須更和鄒枚曲。黃竹歌聲日下傳。

中州鳳凰見爲大中丞馮禮亭年丈贈

溫洛嵩高天地中。千秋再見鳳游空。直緣干羽修虞典。可但循良邇漢風。盟府論功銘熟釜。內廷錫讌賦彤弓。承明著作慙班掾。載筆猶能紀大馮。

送周斗垣參知入賀二首

桂冊容輿斂分攜。日近長安禹會齊。四岳雲開蒲璧貢。雙莖露奕玉繩低。瑞看符命呈華渚。錫有新綸下紫泥。南國若論棠芾事。春風桃李白蘇堤。

二

謁　帝恩華倍陸離若爲游子愴臨岐名高嶠呂

熊驍後　詔賜彤弓虎拜時狂客家風簑笠在莊

夫心事寶刀知同人但進千秋鏡不用年愁鬢楚

詞

送郭憲副天谷入　賀萬壽二首 郭曾爲吏部

驪歌聲裡重踟躕爲憶當年啓事餘兼隱自闢秋

憲府觀臺行指太淸居　楓宸尚憶明光草棣驪

難消月旦書千載魚腸空在袖煙波何處式吾廬

二

氷壺玉尺迥無儔淸切持衡照九流吏部文章懸

北斗史公兩滯楚南陬天堦蓂莢千秋鏡幰府芙

容八詠樓　聖主新年頒瑞後新恩定向舊人求

送唐存憶漕臺還　朝二首

新恩入典羽林軍好及淸朝幾策勛淮海咽喉資

輓粟黃河壁馬見敵雲卽今吳會驅騶御恰値堯

堦瑞草芬何以贈行孤劍在匣中時動斗牛文

二

花驄北首五雲限柱史承恩切上台方簡禁兵天

策府重瞻　宸衮栢梁臺名高繡斧風霜肅績畫

旂常日月開四海交情今自見直詞誰似孔融來

送劉侍御還　朝二首

伏蒲風采重　明廷又見花驄指帝京三輔澄淸

需攬轡九流人物待持衡能無廣論嗣公叔風有

昌言軼更生野史若爲光祖道祗憑班管紀勛名

二

晝繡蕭然似蓽門經年鷹息素風存安危正倚中

臺切繡斧今看　詔墨溫宦路玄黃棊局異邊陲

赤白羽書繁發時敢有龍文贈不待封章請　帝

閽

送李易齋還　朝 舊爲台州司理

惟將野服問仙槎送遠登臨興不賒今節最憐靑

女月英標猶帶赤城霞天門日近晨搖佩秋省寒
生午撤衙為報同人相訊者五湖秋水已浮家

送錢機山宮允還　朝

訣蕩天門馬首瞻王程不為　簡書嚴共言臣職
還東觀遂有高霖出傳巖身切雲霄親日表光分
奎壁應星占臨岐何限彈冠意漫把金華舊事拈

送朱比部永白還　朝

天際明霞擁使車桃椎豈得問樵漁弓裘自歷文

昌履竹簡將成太史書試拂龍泉依斗極且舍雞
舌奉　宸輿心知慷慨雲霄別也覺江淹賦不虛

朱永白比部為尊人訟冤事竣還　朝送之

遙歸不為錦衣游壯爾春秋大復讐疏有青霜含
楚些誓將白水拂吳鈎寒原得句梅花騎落日分
襟橘柚洲輶史若為酬　帝問五湖亦自起邊愁

送潘舍赤中舍還　朝

城南別業勝河陽又以嚴程指建章宵直舍人還

鳳閣秋征游子戀鑪鄉輶軒載筆書成扶蘭殿宣
麻詔幾行見說九重勤晝接從官容易覲　垂裳

送詹郡侯濬源

香署專城四十強吳都奏最漢循良寧知海曲鑪
煲美遙接西川雁序長五色晴雲依魏闕九阜清
響動明光臨岐且莫歌驪駒漫詠中和頌一章

送張璇源郡侯入　覲

兩郡詞賦兩岐歌神爵循良此更過吾土風謠弄

舊日幾年江海不生波趨　朝人地雙龍貴上計
行業一鶚多野老臨岐無限意酬知唯有須中和

送張符禺吏部　自常熟令　內召

天門新闢日曈曨茂宰先承湛露濃已見　璽書
褒卓傳更將玉尺倚林宗千秋良吏看馴雉九品
何人鑒畵龍若向河梁聽驪唱鳴琴清響滿花封

送李素我侍御北上二首

迎秋驄御指　神京皇路將因攬轡清東海泱泱

循吏誦丙壽蘽寮直臣聲殷中風采占前席柱後
霜稜見裏行北說鵷班有孤鳳九苞瑞羽一時呈

二

徵書敦趣抗高旌應爲三年試一鳴元禮故如松
謖謖于將恥作鐵錚錚望中秋舍雲飛嶺到日堯
庭英散英何事臨岐偏意氣補天端慰杞人情

送瞿稼軒黄門應　召北上

瞳曚日麗大明宮妙選才賢應詔同晁錯舊儒循

吏傳鳳毛淘美謝家風昌辰瑞草堯堦上首路梅
花古驛中獻納久懷天下計封章一出掖垣空

送朱敬韜水部

高歌驪御向秋旻直北天門詄蕩分　帝爲遺羹
憐考叔身當叱馭答　明君積來風力鵬初起再
入雲司雁後攀留取蘼蕪修竹徑容吾時話紫虛
文

送顏嶧皋明府　内召

颯颯琴聲大海渦烟霞亦戀訟堂閑青牛氣過關
門動赤鯉珠從合浦還南國流離憑入繪西垣供
奉正虛班東風無限長亭柳爲念新栽不忍攀

送楊學博弘聚北上

結束征鞭指帝京省山崑崙兩崢嶸東方盡奏三
千牘上國高懸十五城正爾勵勸勤箕士莫將衰
餌當談兵曲江舊侶知餘幾却喜君東有士衡

送賀使君

廼道仍朋臥轍餘傾都惆悵意何如太丘有子眞
惟肖嵩岳生孫果不虛眼見淳風還畏壘心慙還
德表巖居埜夫未有酬知日一卷中年傳可書

送周觀察斗垣二首

東方千騎擁樓船執法星隨北斗懸正爾犁庭動
廟筭須君解網及湯年鵝湖不減西湖勝岳色遙
看海色連四履山川供嘯咏可能時寄穆如篇

二

霜鴻聲裡動驪歌惜別難將別賦𦍒大海尚存知
巳在陽春未許和人多帝師城下尋黃石野客衡
門擁綠蘿憑府勛名懸日月重瞻宮衮豈蹉跎

送李伯襄太史封泰藩二首

持節俄將視草虛策文仍是史公書人從貞氣瞻
星使槎泛天河上斗墟明月小山叢桂裡新秋一
葉剪桐初離心巳託南征雁能到羅浮問起居

二

崆峒倚劍意如何故里題橋載筆過百二山河磐
石重三千瀛海積風多不將畫錦先分矢欲賦無
衣激枕戈　當宁籌邊方仄席鄴侯勛業肯蹉跎

送陸徵齋大參自侍御轉浙臬

柱史家聲自陸雲新持能節楚江分清時賜履參
方岳漢殿簪冠老惠文海國流離圖繪徧邊陲烽
火羽書聞　廟堂開濟須公等可道尋常幾銅勳

送侯六真侍御按黔時黔有兵事侍御兼視

師之　命二首

夜郎氣襮未全消使者單車萬里遙自昔長纓曾
請借即今銅柱擬重標陰符圯上書三卷令甲
明廷詔六條　聖主賁衣聽前頒舞干何日罷征
苗

二

繡衣持斧擁旌旄戎馬間關氣益豪報國肯迴王
子馭誦知頻拭呂虔刀皂囊彈事風霜筆羽扇談
兵虎豹韜行矣捷書宜早奏漢家麟閣五雲高

送許周翰備兵井陘二首

惜別離駒綏自歌　主恩經歲未蹉跎稱詩已變
吳風古鼎軾今歷趙幟多鄉思晝閒分代山色邊聲
秋勁走滹沱江南亦有蓮花府竹馬他年意若何

二

文武聲光乘憲多離歌頻自領中和驢鄉不復知
魚嗜蓬徑時聞有鶴過京雉五雲看日近關榆千

薄似星羅慨慷欲牆平原否闊道裝中只五紀

送郭希所符丞之金陵二首

閶門畫掩靜如僧俗態過從病未能豈有玄言堪
倒屣漫勞虛左媿先登千秋不滅孤忠疏百折彌
高隱吏名我亦慨慷希太雅忘年恰喜受交曾

二

倜召將無憶股肱忽看飛蓋又金陵渺然人物行
猶及期過江山與復秉交臂不堪燕市失轔心祗

對玉壺潛即今京國風塵裡若個淸標似璽丞

送章公觀水部之任淸江

尉是天涯旅夢身若爲尊酒送情親檣連江海分
曹重雲近吳山戲絲新不淺庾公乘興好還如何
遷咏詩頻應多無恙輕帆不秋水蒹葭一遲人

送王伯高廣文令南安

覽雄雪後度江關仙吏風流迥莫攀士仰昌黎同
北斗吾從小謝憶東山路經鄃瀨鬱龍合春入琴

臺一鶴閒縱是官衙淸若水懷人倘寄荔枝還

送蔣寒玉之任貴竹

望入河橋萬里愴千山寒色是王程黔巫古道猿
爲侶貴竹遺風象解耕徼外紀綱推漢節車前拜
舞雜蠻聲非君識得賢勞意說着南中旅夢驚

送萬元白工部 廷杖歸洪都

驚看血濺九重門蹇蹇肝腸奉至尊天地保持
終不死雷霆摧折豈無恩冬曹物色高嵩事南浦

秋光秀澧沅故里鳳孤番四紀君然競奕典型存

送蔡元崗淸卿奉使還里

壽鵠曾隨瀲水涯春明聯事太平齋谷諏邊塞心
偏苦嘯咏吳山夢亦佳何限龍摅留赤牘暫時鵬
息寄靑鞋還 朝好及酬功日盧矢彤弓日汝諧

送周集唐黃門 予告歸中州

靑蒲何事檣山龍皂服緋衣說漢宮直節崢嶸看
齒馬鄉心迢遞付冥鴻千峰秀撲嵩花室五月炎

淯郢雪中　明主懷賢方側席肯容遼豕久居東

送馮琢庵宗伯二首

帝寵詞臣拜慶時　恩華錫宴照東淵鳳毛總攬
雙莖秀鵬息聊爲六月期予舍舞衣朱綬貴春宮
橫卷黑頭師最憐尺五雲霄近芳歲從容引壽巵

二

詞臣將父御車年有　詔東華設醴筵可但馮家
論魯衛須知太史自談遷商山羽翼何當就天祿
圖書取次編最是中朝勞屬望都門未許大夫賢

送阮黃門回海省覲南歸

冲皇優詔重南行堂上朱顏太健生豈爲謝高猶
和寡誰能金汪轉神淸夢歸已執元方御介壽還
攜頳叔羨鵬息蹤來期六月都門離別爲君輕

送林兼宇簡討

王節初頒下直廬天涯岐路意何如應多勝賞供
詩句不爲王程滯簡書絲竹聲中織孔壁荔枝花
下度潘輿預愁後夜長安月那有淸言慰索居

送章勗東歸省

珠林幸見一枝榮無限慈幃意氣生待詔早承休
沐命舞衣遙慰倚閭情錫原秋冷蒸丹水烏哺春
攜頳叔羨莫以孤臣難叱馭板輿何處不王程

送林仰晉司徒

余生二十年陸文定公以大宗伯請告歸
郡中皆賦詩以志盛事余有因君今日二
語忽忽五十年全篇今已忘之矣茲因少

司徒之歸將作詩贈行忽憶二語謂兩公
出處大類仍用爲頷聯非敢自信少作政
惟文定以來足當此者不易得也

丹詔優乘六傳行都門冠蓋一時傾因君今日歸
與意始信千秋達者情書附左垣傳馬史人將北
斗望羊城蹤來與替闕黃髮符看蒲輪及老更

送葉少師歸閩四首

傾都護鵠集歌驍勇退　三朝帝者師熟釜銘功淵太傅（先有吉官太傅公辭不拜）黃金鑄像憶鴟夷午橋夢到懸車日庚度秋清擊柝時（公以是時初度）父老相呼看歸相年來憂國鬢成絲

二

天邊納履動星辰再入中書再乞身山甫舊來饒補衮任公何事早收綸風傳官路輕金汪業有仙巖禮玉宸（公家開山有福盧勝處）最是　陛辭臣主意直須良吏巧摹真

三

鉉鼎功成釋負擔飄然落葉等抽簪常將不盡還天上別有無窮在斗南布襪青鞋仍几几雲關霧幌亦潭潭颯華賜　詔彤弓謙去國餘忠手一函

四

東山再出爲蒼生公衮還初無限情縱有莊周蝴蝶夢能忘彭祖雉頭羹丹書進御終呲　聖獻器看來欲識盈疏武夔龍都好在　沖皇端拱泰階平

送錢麟武大宗伯還會稽

剩天何事有羣戚抗疏還山病亦非俄爾甘盤稱舊學賢哉疏傅返初衣海門秋薄行濤壯石紐書繙禹篆鉉　聖主寵行多異數可知熊夢到漁磯

送鄭方水大宗伯歸江右

文昌歸晝意何如　詔賜黃金六傳車怨爲冥鴻心甚遠非關龍顧記猶虛（公以遷恭請歸）星從河曜占奎壁劒拂秋清薄斗墟等是橫經當直者　沖皇頻問鄭尚書

和鄭庶常峚陽

猶有英條訪漫翁春宵觴咏月朦朧祗應開徑延求仲不待尋聲識鄭崇名著青蒲臣似矢家傳縈弱子爲弓雲山依戀俄然事聞道燕都已築宮

送宋封公歸齊

東海重聞有太公鶯花千里送歸鴻因看練影聯
吳苑又帶琴聲過魯宮南極一星輝岱麓高岡三
鳳番河東方知碧落庭幢會卽在鳴珂里第中

送李太守思弦二首

霏霏烟雨逐征蓬御李依然夢想中豈是塞翁真
失馬笑看弋子慕冥鴻還珠無復疑前史積玉留
將繼國風今日傾都攀別意可知名手繪難工

二

曾聞職渋聽瀟瀟不似離歌愴別情萬里詐妨鵬
浩蕩九關何限虎縱橫雲來吳會春偏早劍去延
津夜幾鳴誰謂河梁搖落盡一時咸誦漢東京

送蕭九生方伯二首

左轄高名九牧欽行裝無鶴亦無琴 天書雖拔
循良最吏筆仍標獨行林他日愛人兼愛樹昔賢
留犢此留金傾都祖帳繼驅路非向潭官見遠心

二

能將落葉等投簪身試雕肥戰已酣四岳雲開飛
斗北兩峯秋爽憇湖南時逢堯舜爲方伯歸事羲
皇亦子男見說衮衣思吉甫可容蹤跡久江潭

送喬裕吾黃門

夕郎何事厭承明結束征衣節候更汲黯在庭推
直道虞卿捐印見交情關山歲晏黃河濶邊塞春
深白草生總是離愁心折處非君駿馬太縱橫

送許使君

繼揚淮海錫圭餘雅愛焚香把道書拙宦十年蒼
水使論交半畝碧山居驪珠戀逐廉泉出龍性真
於俗網疎任是風塵滿天地可能磨涅許公渠

送盛伯震出塞

直將游俠走幽并沽酒先從吳下傾駿骨好收千
里價虎頭寧老一書生火雲關外奇峯合風雨叢
中寶劍鳴我亦請纓勞北望暫時離別爲君輕

送何士抑游南

韶光三月滿郊墟正是都門取道初一路青山隨
去馬相看芳草惜離居匣中劍氣能無動梁上歌
聲剩有餘想憶花京才子盛何郎名理定誰如

送袁微之之唐藩

相國風流去見思君談白馬又稱師懸知斛對譽
經日絕勝鄒枚授簡時懷人倚下陳蕃榻予古應
歌梁父詞莫以京塵同宛洛吾將重訂海鷗期

送吳明谷還鄉

頻將鄉思上層樓又送歸艘易水頭豈是途窮同
阮籍若為市隱失韓休煙霜極目楓林遠獨鶴迎
門桂樹幽何處懷人最淒斷斜陽一片太湖秋

送王純伯鄉丈

忽聞齊語變吳歈游子歸來意氣殊羽客山川猶
記舊馬卿騎從一何都七襄河漢行清淺三伏炎
蒸任有無不為塵沙緩征旆知君身寄長房壺

廣陵道中送戴振之表弟南還

一夜春隨客共歸鶯花歧路意多違天涯結客同
修禊物候催人幾換衣壯士悲歌孤筑遠離堂風
雨暮鐘微可堪添入江淹賦回首隋堤柳絮飛

廣文有之任彭城者詩以贈行

傲吏翛然隱射宮星軺迢遞又徐東荆湖雲擁千
峯火蕭沛秋生大國風夢到吳門尋舊社開疊嶂
壘笑時雄亦知不盡談經意緒論還期虎觀中

賀郭青螺大中丞

彤弓盧矢蓋珠庭瑞靄遙連執法星圯上客傳書
似素臺中獨坐鬢猶青人看劍履依三極手握風
雲馭百靈若向攬揆論盛事旂常應勝佛名經

賀平湖令陳枲菴奏最

世家曾入史公書循吏今看積慶餘丹穴舊來能
產鳳琴臺誰不頌懸魚菱成棠樹思如昨植處槐
庭應豈虛卿月官雲相映照何論通德表門閭

賀王銘韞司李滿考

棘木持平四國馳頌聲名徹　九重知共言如水心同潔不見南山判可移禹甸即今懸照日虞廷自遠質成時采風盡入輶軒記不待甘棠蔽芾詩

賀湖州馮司李楨卿奏績

棘木春生彩鳳來使君身立九成臺遙看紫氣青齊接近捧丹泥澤國開大樹旌功高異代御屏書蹟上三台若將墨妙論家法翠竹蒼筠未易材

賀廷尉李素我得子

九皐和鶴降青冥佳氣氤氳玉樹庭纔見斗杓廻子月旋看奎下有文星神光可但開仙李天瑞居然映帝冥開道射熊新築館名家先毓海山靈

賀李素我再來子詩以志喜

男祥重見叶長庚無限高門意氣生遂有丈見肩德祖奇歲二子類徐卿金光並茁堯庭草玉露初盈漢闕莖閱歲一尋湯餅會歡歌逾徧五茸城

賀施笠澤別駕得雄

蘭草寧論入夢勞神光忽照德門高恰逢關士學麟頂共向超宗識鳳毛合浦乍還珠在掌明河新沐錦為袍亦知廉吏歸裝薄傳有青緗及寶刀（時彭又朔適至）

贈鄭范溪大司馬行邊

元臣節鉞九天開經畧勳猷亦壯哉組練秋飛輝日月　璽書朝啓役風雷行歌漢壘軍容變聲到河湟虜氣摧敢以鐃歌酬祖席晉平故是折衝才

金華守周斗垣為學使重臨郡郡人以詩紀事為贈此詩

山城忽報隼旗回桃李臨風爛熳開去後正勤循吏思登高又見大夫才即今白石驅羊路不異黃金市駿臺為問子衿能講德隱侯何似細侯來

贈尹惺麓參知閱兵海上四首

時艱豈復誡垂堂緩帶臨戎此破荒瞑有芙蓉開下瀨營開細柳列艅艎移將壁壘從夔子爭遣芃

蒲黙爷王元老壯猷文武憲先聲今已到扶桑

二

直驅海若作金塘憲府秋蒐壯折衝猛士何來因買駿檄文揮去總雕龍水犀練取三千甲天塹寧論百二重老我雄心猶未盡欣逢父老覩軍容

三

指顧風雷號令嚴冊師一一應韜鈐居然鞭石橋初合底事燃犀怪不潛日射大荒明組練煙消長

島晏閭閻即今拊髀勤　當宁九牧何人將畧兼

四

秀李三義挹錦官主盟寧獨在詞壇將因倚劍崆峒後復此投醪渤澥寬飛檻樓臺靈氣結連營燈火落星寒式微縱自嗟來暮却喜魚磯夢始安

贈劉夢胥黄門

中壘聲名重夕郎十年江海又班行金錐抗疏千秋論玉尺量才萬丈光遼左羽書飛赤白甘陵議

戰灑玄黄憂天亦有尋公疏共道時艱倚召方

贈彭嵩螺𡸣臺二首

遙傳使節發江都六月冰心在玉壺已見臨官清酌水又從陸海遠飛芻殿中封事關　宸告天下軍儲罷癸呼　當宁頻存南國不可能不上鄭公圖

二

直聲兄弟著青蒲四海論交與不孤繡斧銜　恩

天北極江山留客古東吳時聞鹽井訓書札秋過星津引舳艫平準河渠蘭史在對謀何事到潛夫

贈杜完三黄門

夕郎諫草氣嶙峋又捧　天書拜慶頻千里愚蓴江左韻百城貟㕘會稽人皇華誰復敢朱夢論樹今當記大椿如此晝歸真與數好將補衮答昌辰

贈毛侍御

尤夷職貢共航梯何事遐陬䏣鼓鼙鐵鉞有人專

闊外金闕空自夢邊西天狼薦食誰當剪老馬趦
途智已迷稍喜籌邊公等在東封笑指一丸泥

贈總漕王憲葵中丞三首

試轉登壇擁節旄司徒原佩呂虔刀　神京湯沐
資安穩天下咽喉屬挽漕獅月輝輝膺異數晨星
落落幾同袍君家世澤隨淮水竚看文星曳履高

二

烏臺計相拜新除盧矢彤弓再命初斗際一星中
挽法柳營萬騎上游居如雲舸艦驅流馬望氣橋
陵護玉魚重鎮保釐分陝寄壯猷元老正堪舒

三

天塹東南宿重兵貔貅來草木仰威名九消赤白三
旛晏馬喀驪黃九品消已見風霜行令甲更將青
兩散呼庚只今制虜無中策謀國還應倚老成

贈陳仲醇徵君東佘山居詩三十首

蕭然耆舊表江南東佘雲泉恣所探廣大飲權風

雅主蕭關時共佛僧龕空庭豬起聞吹萬月幌杯
深對影三辛苦山靈驅俗駕肯容城市訝蘇晓

二

文伯頑仙儘自兼何須黃紙署名銜山開竅窕藏
書洞徑闢荒榛避詔巖老衲或來煨榾柮囊駝嘗
倩護松杉雖然豪氣屏除盡閒詠荊軻未是纖

三

百歲中家不自拈側身西望佘峯尖論交雲雨今

方見閱世賜敕瞻更嚴危語逼人何咄咄大言是
處可炎炎聞君近發瑯函秘已展紅牙第幾籤

四

名借會裹事罷晏能結孤峯白石菴河洎設夸嬴
道百狙公何意賦朝三清華水木如濠上弘獎風
流自汝南却笑昔人高士傳不將同世一爲參

五

無限離離壓杞柟樹猶如此爾何堪煙波狎主讌

爭長山澤雖雁已戰酣絕域也知珍尺一高軒奚

事謬朝三猶嫌任久人知處見說游鯤欲徙南

六

玄味曾同草木叅廿年相對老江潭竹林把臂今

餘幾蓮社過橋笑有三贈我綺琴都不報求君青

李遠能函故人若憙彰籛在金粤瓊文事可諳

七

當年游宿徧名藍紫栢（觀師也）禪師奉塵談受記可

稱千佛一（用法華廣額事）論文曾許兩都三應將綺語早

江左直遡宗風自嶺南莫訝繩床函半席庭前樹

子早同叅

八

餐取峯霞生翠嵐雲根劖出小絡南窓懸虛室常

生白帖倣蕭齋欲過藍山長舊來鴻自一市喧還

笑虎戌三應憐惠子能知我雅道寥寥有背譜

九

篛笠扁舟白馬談浮生忽已鬢毵毵無能丸土灘

其八不朽千秋共此三曲水竹林分左右青山賓

主列東南此中但可吟風月百尺陳樓一草庵

十

塲居突兀起叱風是處清凉現鉢曇漱石更兼芳

潤六御風時見素靈三䒭天勝有書經葉碧澗瓻

爲洗硯潭身隱無文真用短誠看碑板大江南

十一

崖盈軒書爲誰拈着配倪迂也自謙枯木悠悠憑

隱几笑蓉片片見開雁即今呼馬能無應但說猶

龍好用滑養鶴栽橋成底事叅曾驅役老長鬚

十二

清時豈有放江潭故里風煙不可堪已分浮家苕

霅曲憶曾對宇峴亭南人間烏道尨封一世事來

田海闊三稚性幽栖眞不惡驪珠先已被君探

十三

誰言司馬滯周南若比嵇康更不堪筆綵儱開花
七七樵青嘗掃徑三三多君素業尋墻壞何物開
勳抵石函如此盤桓成二老北山安得有林慙

十四

徵君名姓徵宸嚴谷飲巖棲實不貪稱意沙鷗隨
上下論才竹箭美東南識胸震澤吞能九開徑柴
桑盡有三儘爲草堂拈勝槩留將山史作佳談

十五

須酒深衷豈放憨二豪何以覙眈眈將因巢許爲
師友自與羲皇作子男清淺錦機裏轉七七月時在織
横雅爵醉揮三孝標雖有傷時論未見山中此盍
簪

十六

鍾牙緬邈別家憨試向瑤琴古調叅懷友經春哦
渭北教兒當日笑城南夢中蝴蝶花光濕池裏螃
蜍墨霧含隻鶴畸人形共影故應待我冉爲三

十七

洗耳應停朝市談憂時詞客未爲憨遙聞羽檄飛
遼左何日穹廬掃漠南虎豹愁人關自九馬牛更
横語成三希夷居士今如在高枕高歌莫太憨

十八

瑤草金光向此探我來風日正清酣爽門布席恒
虛左褁里懸窓故倚南竟有聲名論第五聊將禪
草說登三可知嘉遯能終吉龜筮何勞季主叅

十九

平生揮麈解圍談名理尤從老境諳得失渾忘聞
塞上春秋成癖比征南潛虛祗用龍初九忌滿何
如月出三可道太玄猶寂寞好玄今已有桓譚

二十

十載村居傍釀堪村農村姥得相叅玉壺觀世龜
藏六竹簡彎書豕渡三只見陶公怡嶺上誰知劍
客是圖南近來賓晉先王畧不作蘭亭聚訟談

二十一

今古閒愁了不擔翛然方内有鸞驂谷名子午眞疊一坐守庚申不但三處士占星常斗北詩家邑酒或箕南爲君暑取凉心館若個游人青細忝

二十二

爲亭丹鉛不種藍閒將草木志嵇含斬新松徑秦封五娟秀花開少室三流詠須臾成洛下微圖早晩詔江南憑君醉舞廻鸞袖長渺驂爲拾月潭

二十三

忽憶驅車過楚潭德山猶有德山菴宕嵬鷲嶺銜天半直截牛車見佛三般若無知傳教外菩提非樹本宗南前身金粟維摩是丈室相看已罷叅

二十四

漸剪茅茨漸卓菴圖書成府亦潭潭詞壇懸幟多奔北古路先驅作指南常有玉晨㕘賫十未聞石户羨微三比來門外維舟慣不爲乘風利涉貪

二十五

別有廻超上駟驂拈來恐似老生談迸逢不必滇飛北炳蔚端成霧隱南傳地賦聲如振蒿先天玄理自函三枕中一卷庖羲易祇覺玉何思未覃

二十六

憶昔論交自參驂雖更出處豈商參阮家猶鼻貧驕北先世孤書史愧南豈有風流分仲二差憐骨相共朋三壯意筆力能扛鼎不爲清羸弛負擔

二十七

山叟從無對影慙科頭露坐過仍甘關情空谷賜廻九絕意王門足刖三草什忘憂都樹北風能解慍自來南騕塵不上清虛界酒德文心日共酣

二十八

東軒曝背語成函仲醇有遂識一飯忘君未可甘主帥窮兵眞許左胡兒牧馬漸過南沙場白骨高尋丈御府朱提豈再三却把國殤連太乙九歌深意許

評泰

二十九

誓比黃河關國男酬恩當取虜頭歸鏡中魚鳥頻

虛伍笛裏梅花漫奏三美醬幾時陳蔎干蘂砧何

在詠扶南翻憶梁甫行吟者絕塞山川聚米談

三十

滿貯詩囊不待探風流勝賞事偏諳寄愁直欲還

天上招隱時聞過水南有橘可能將楚頌藥花大

類說蕭函凭高輒吐驚人句爲道平生傑性眺

贈陳留令韓有懷泰人政成者

紛敷榆柳蔭長堤比屋弦歌講德齊雲彩舊傳飛

殿角冰壺真不媿關西輶軒載筆書馴雉鄉井移

風似祝雞觸向空桑賽秋社 陳留有伊聖墓 辦香深薦首

重稽

贈王大美直指

松風謖謖度霜臺好及膺門御李來懷古憶遊處

處苑趨方行省雁鴻哀山川半入吳都賦雲夢平

吞楚客才秋水長天供綵筆稱詩一二布衆裁

贈毛侍御孺初視漕

簪芬趨方 寵命新勛名寧獨挽漕論能將一捐

桐江水直洗頻年虜騎塵塞北行聞驍赤羽江南

聞左有黃巾關心 聖主宵衣日屆芹露來侍重

臣

贈蔣山人二首

惟底人幽地亦幽桃花源裏夢花洲烟嵐爲曲深

開徑雲水蒼茫不繫舟野史故應成馬走新交未

覺勝羊求闢君嗔我慳書畫青李來禽肯寄不

二

閒來倚棹呂家城幾度從君聽鶴鳴歲儉自饒千

樹橘氣豪寧食五侯羹酒人直許中賢聖農話惟

應較雨晴史筆倘修高士傳蔣家今古兩元卿

贈洛中焦右伯文兆

雄藩河朔帶遼瀾右轄勛名兩地傳菡萏風清沙
際路荏苒雹掃澤中煙火夫雅善登高賦游子秋
傳苦雨篇見說圯橋多秘授行應執契靜三邊

贈蔡道寅

翛然環堵狎煙霞俠骨禪心度歲華樂几靜讐研
科宇貝函潛轉白牛車只應竹徑延求仲共許冰
壺在岳家五馬數傳千里酒可能長醉碧桃花

贈巨源宗侯

白門朱戶慾悠悠中有王孫靜者流分寶幾誰諳
最樂反騷無復著牢愁八公雞犬羅丹室六代風
雲入選樓十載懷人向圖畫何如身逐鳳臺游

贈宗正國手

紛紛龍戰起名場坐隱如君似坐忘懷友每酬青
玉案教兒翻博紫羅囊書譽斷簡潛分火俠有停
車問奕棊不必仙山傳局勢帝鄉原是白雲鄉

唐直指䎃宇按浙

樓船經歲李儲胥又見新恩攬轡初　帝爲省方
分綉斧天高執法擁星車山川半入吳都賦謠俗
猶存越絕書不待霜威臨百郡伏蒲風采定誰如

題李霖寰少保平播冊

親從黃石授書來盟府勳名切上台元帥幾誰劇
虎穴文人今有畫麟臺旌旆陡覺風雲變圖版重
將混沌開元老黑頭真不數金甌還倚補天才

杜日章將軍榆溪釣隱圖　有序

杜日章將軍有詩集數種乞言海內作者
爲引爲序若東阿于宗伯平原邢子愿吳
門王百穀吾鄉馮元成與金馬門諸君子
皆有贈眞今之好事者余又爲賦榆溪釣
徒一章云

濠梁之樂子非我款乃一曲秦無人手鑄黃金爲
少伯頭彝青笠比玄真胡兒飲馬留泉脉海客盟
鷗問水濱煙艇莫言空載月半營魚陣半垂綸

題璇源張郡侯御金輿頌冊

此判南山不可移頌聲寧獨美雙岐郎看華表含
愁意正是秦宮照膽時　天子再傳關右事史家
添入峴亭碑却金應拜黄金賜名姓書屏　黼扆
知

題劉金吾牛山讀書圖二首

青藜山館暎澄江左手離騷右玉缸身作蠹魚游
冊府閒看帶草長芸窓征南註左甘稱癖圯上傳

書氣未降非爾百城眞坐擁鄴侯如鄴不成邪

二

千峯逕勝著西清詎許頑仙厠會盟白芷青蘭時
照眼烏絲翠袖不勝情淵恩故有雙龍在徵事堪
今半豹驚見說遊蜂勞夙席肯容定遠又書生

題平湖弄珠樓呈藺象林使君二首

弄珠漢水遺事使君漢陽人而平湖亦有
漢塘又稱鴛鴦湖於弄珠差合

聞將鄉思倚層霄吳楚乾坤共汶滲鸚鵡洲前僑
作賦鳳凰臺上憶吹簫山連秦望三神近湖似得
陽九派清一自明珠還海曲采風應到弄珠謠

二

茂宰能將吏隱兼樓開山岳散江潭芝蘭一一分
湘浦楊柳依依似漢南地有驪龍供照乘人如黃
鶴解停驂欲知交甫遺珠事歷歷星辰逞短擔

郭青螺六命冊

日月旂常姓自懸鐃歌凱曲舞衣前歸行長子標
銅柱　帝念封君比渭川 史記渭川千畝竹其秩比封君 摩頂麒
麟堪入畫盟書帶礪永相傳上公九命君家事文
第承　恩已六篇

題參中李貢谷黄門儼松圖其尊人松石居士得東坡儼松詩刻石處

當年高隱傲千峯披得峨冠楚松出鳌蒼龍呈
怪狀游空雲鶴見遺蹤君然玉扃銘三植不向金
泥爽五封頼我亦銜風木恨并刀一為剪吴淞

題孫明府梅花詩册

雙旌迢遞出三巴驛路寒梅千樹花悵别邢堪標
物序寵行猶喜借年華江南有信探應早水部多
才償欲誇朧首殘枝如可寄莫令書問阻天涯

秋日泛湖四首

帆前送日四天無長湖雲濤接具區不以盈虚隨
海月直於伯仲見江湖澄鮮空水通瀰觀浩蕩煙
波混釣徒莫道行吟惟澤畔采華幽興未能孤

二

九點芙蓉墮淼茫平川如掌攬秋光人從隱後稱
湖長水在封中表谷王月落魚龍驕夜壑霜清鐘
磬度寒塘浮生底問風波險從問蒹葭此一方

三

白芷青蘋夙有盟浮天一葉帶鷗輕幾經陵谷長
為沼似障波濤復化城漁浦舟看留在屋尊鄉寧
悵食無羨只疑重向瀟湘道試聽參差野賽聲

四

送作浮家海上翁迢遥煙艇泬寥空青螺拔地存
堯市白馬凌波立梵宮客有入吴觀欲止吾將泛
斗路非窮不須更問迷津筏自得遺珠象罔中

秋日泛湖因讀先師莫中江之什忽又十五
年感舊傑賢再賦二首

枝風牛渚不堪過回首游踪感愴多名手自傳稽
緯在壯心其奈佩刀何廣陵無復聞流水華表空
知怨逝波稍解當年招隱意湖天渺渺一漁簑

二

樓船簫鼓重沾巾莫以玄亭問水濱白雪久沉空

谷響黃金難鑄五湖人搴芳楚澤情何重灑墨蕭
齋跡未塵是處凉秋搖落恨不逢唐勒與誰陳

天馬山游眺

天畔峰形望裡微到來烟霧破巖扉半空疎梵虛
無落上界天花歷亂飛百里湖光開水鏡一山雲
氣見人衣何須回首聽鐘後已覺青蓮社可依

龍王寺觀荷

沐日相將竹下羣芙蓉十里淨凉氛故園風景能

無憶是處燕吳總不分飲馬倒窺臨水樹驚鳧忽
斷宿渾雲壓綴生染青蓮氣會遣東林社裡聞

陸君策幽墅聞水二首

南村欣賞數從君積水稽天淼不分豈向堯年歌
石爛將無楚澤混魚羣慘人幾失空梁月泛宅遙
連極浦雲頓我玉杯書來就何當行藥逗斜曛

二

濕雲終日擁巢居似爾沉冥得晏如隱向北山無
怨鶴巢期濠濮有儵魚亦知仲蔚蓬心長肯信王
猷竹與疎總使田園生事拙幽人只解愛吾廬

京口觀水嬉呈姜養冲

因看競渡抑江湖轉覺中流眺一壺騷客賦湘心
尚苦沒人蹈水膽偏麤風傳疊鼓齊揚檝勢入驪
淵欲探珠見說籌邊勞仄席漁磯可有夢來無

武夷陳司馬雲窩二首

舟隨五曲棹歌行百叠松篁繞書楹直與列仙爭

選勝不妨游子自尋盟幾點雲色沉峯色逢夜瀨
聲映瀑聲莫是乘槎星漢上試將名姓問君平

二

司馬何年賦遂初慢亭深處結精廬蔽虧日月開
天小出沒煙嵐入檻虛峽口忽聞猴叫斷沙痕時
印虎蹤疎跨君池上沖霄翮搆取清微大洞書

邯鄲夜宿

榆關霜薄授衣初莽莽平沙度秋輿赴　闕幾逢

鴻漸侶望鄉猶逊雁來書麯生風味邪膠近羽客
差池秋夢虛漫吟陶詩當黃菊倦遊終自愛吾廬

清源狄將軍席上觀女樂

急管繁絃寫竹枝驪來不作異鄉悲六千君子舊
名將兩隊美人新教師遂許驪心拋綠爵可無佳
句比紅兒若論湖海鷗盟在再入花源未可知

李臨淮太保惟寅席上

凌煙世業帶河盟手握風雲護漢京幾試鞘鈐無

對壘即論詩句亦長城朋簪夜散蓮花幙刁斗秋
閑細柳營若向燕然磨片石屬銘寧復藉班生

馮元成第觀牡丹

叅知元成治第東有繡佛西置萬卷今年
牡丹處開東西第皆命觴焉

名園占領艷陽多未以沉冥廢嘯歌坐竹輿仍修
禊後看花懸奈送春何窗前散綺搖書帶臺畔凝
香亂鉢羅莫向花叢問姚魏年來槖夢不曾過時有

漸相過蘇

七夕集林比部

畫省誰兼吏隱名酒人只合向公榮河明忽散朝
峰爽砧響遙翻夕籟清千里尊姜延客夢七襄詩
句屬長城狂來星漢低相倚背信秋風觸旅情

九日同桃納言過張蓬玄中丞官署

滹沱秋色颯邪關宜武風流此共攀客有清班同
豹尾時當高會比龍山營開細柳閒茄發觴引茱

萸聽漏殷戲馬正於戎馬候邀歡暫借枕戈閑

栢鄉道中寄張蓬玄中丞 自吏部出撫上谷

九流清鑒屬方甄成德軍聲紫電振 帝念股肱
三輔重師中再月一時新應多泛水依蓮幕無復
驊市避析人爲問衆累金虎印誰能先徙突前薪時公方平
景州之變

懷胡文子

泰淮並馬逐秋塵萍水論交恰有神此日羈棲疑

憤解三年雁影悵空頻君題東嶽詞何壯我識高
山調轉新但使故人多氣色不妨千里自爲隣

壽王淳宇七秦

令節茲辰試七蓂正逢人壽是稀齡吹笙自昔稱
王子樹玉於今比謝庭華勝繞屏輝綵服春盤行
酒薦湘醹喜余住近荀陳里會向霄中聚德星

容臺詩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七言律詩

訓臨潼王二首

玉井青蓮秋正芬函關紫氣晝氤氳史公同姓諸王表天老真形五岳文肴守故應龍有種煙霞只戀鶴爲羣禁能投簡訓杖馬遠想雄風禮白雲

二

端居空谷感離羣萬里論交見國君等是策書分

五社誰能筆陣掃千軍懷人大小淮山桂飛夢東南吳會雲莫以雄才求自試詞壇赤幟有開勳

訓虞德園吏部

七十二封山下居五千四百藏中書文人自具生天慧吏部今爲選佛除恍惚之間含有象涅槃能度盡無餘愧余學殖多荒落祗作空玄老蠹魚

虎丘和許周翰太守四首

青山亦似隱吳門洞霧江烟欲互吞虎氣尚呵盟長墓龍宮舊敞給孤園涓涓石瀨妨僧定謖謖松濤洗市喧致向登臨陪賦手禪心或許證風幡

二

因尋白社款禪宮野興難隨暝色窮古徑松篁幽發月上方樓閣逈含風吳歈每發烏栖後梵唄俄飜鷺嶺東莫向劍池嗟劍去佩刀光氣耿摩空

三

孤帆落處卽登臺匹練光中首重迴舊苑靈峯標

海湧東林精舍倚雲開劍痕轉恨雄圖盡麈尾誰傳祖印來所以酣歌宜達曙坐深五馬與相催

四

生公臺上雨花新時菊霜楓映畫輪終古金銀沉夜壑何年風雨嘯延津姓如玄度貌名理官似王弘愛酒人若道虎谿同虎阜應知頑石點頭頻

次訓姜仲文

南徐曾接采真游尊酒空江落木稠北我玉湖分
半席懷人一日抵三秋龍門忽枉山藏副鴻寶能
開澤畔愁見說人豪猶好在未容餘子漫登樓

入楚訓諸王孫

騷人於楚爲同姓何我登吳遣四愁龍節幢過雲
夢澤魚箋近附漢江流恰分寒食新蒸火兼恙春
風舊選樓今日詞場看赤幟誰非左袒爲宗侯

和陸作生三首

苦磯宛有直鈎翁夢到神清碧落宮病解維摩非
病處才余莊叟不才中秋高候館鴻遵渚露下遙
汀鶴唳空四海交情君自見五湖仍遡陸皮風

二

身愁鶴髮一簑翁豈送蛾眉入漢宮管領山川青
帳外消磨賢聖綠尊中深深不辨魚知樂谷口時
聞響應空好在咏懷才未盡朔吟如坐竹林風

三

偷然避世鹿皮翁花竹森深一畝宮筆力轉添遲
暮日賦情多在別離中名山大業看藏副北海青
尊肯放空江左即今開舊社可能乘興與乘風

訓胡小山龍臺苦雨二首

單車却厭雨師迎御史能將鐵筆耕遂有文章驅
魍魎未容鼓吹雜蛙鳴爲憂藜藿無寧宇若作鹽
梅可薦羹自是補天還補漏巢居何事旅鬼驚

二

川原彌望岸容移警水愁霖若有期自奏薰風回
偃後差疑繁露繼陽遲商歌白石何當輟步禱朱
輪不用脂采得薪諸勝　齒坐筆端如畫是流離

訓劉燕及明府二首

乍把瓊枝憶舊游平生左袒爲劉侯即看竹素千
秋事能發江湖萬古流鷗侶共依天上座雁聲孤
起月中樓新詩大有牢騷語翻耐高歌散旅愁

二

青緗數卷敵華林腹笥居然富賦心自昔詞壇脩百六不妨天柱聳千尋公卿有天柱峯龍文忽照千將出鶴唳今聞谷水陰却笑安仁秋興作只傷留滯宦情深

次韻訓葉少師臺山贈行四首 有序

壬戌秋奉 詔求遺書於陪京出都門羣公祖餞各有贈行少師臺山葉公爲首倡依韻和之

東朝聯事步清塵半落靈光亦王臣奉 詔偶然因舊學趨班真詡若陳人紛綸津郎賓僚盡談蕩天門羽翼新縱是枯桐蒙賞激訓知恐異爨餘薪

二

素衣端合避京塵留滯縣來說史臣敢賦湘纍愁帝子但登籬菊比泉人鍾山猿鶴尋盟牌澤國蓴鱸發興新爲問陸沉成底事征車坐耳等勞薪

三

沉淪不解嘆風塵攀與含情侍從臣已分浮家稱釣客那將慧業厠文人玉杯繁露書多逸石室陽秋例更新時有修史之命六代江山饒吏隱移文恐不到前薪

四

驅車宛葉逐游塵春出秋歸似雁臣闕道晚來差喜我論才少且不如人石渠書擬讐同異金屋恩須問故新入洛魏虛先達薦初衣仍返會稽薪

葉君錫茂才以詩贈行復次前韻訓之

謝庭玉樹迥埃塵能向凉風問放臣跡魏寘鴻宣路鬼行歌驪御見詞人家聲夙擅青箱舊文態全輕白髮新閱說相門多有相弓裘不盡火傳薪

訓胡開府

獨驅鐵鉞古交州萬里風煙控上游湘色舊懸平子賦山光時映越王樓即今廟算勤方虎尚有關情問海鷗盟府勛名騰簡冊可容野史得相求

酬范太蒙吏部

幾回優詔到周南雲壑難將選勝號吏部文章眞
不朽龍圖憂樂本同衆彈冠共是冥鴻侶揮塵能
忘白馬談欲問海門新氣象驪珠徑寸喜先探

酬李京兆克菴備邊疏

清時共變玉門關歲歲名王事款關何限乘軒邀
上賞幾誰越俎議行間消磨細柳將軍壘無恙燕
支頰女顏壯爾籌邊多勝算先聲今已到天山

酬李太史伯襄贈什

三絕眞慙抄與痂坫壇湛倒亦偏師揭來大隱從
周史得似中興觀漢儀獨往驪淵探秘藏行游兎
苑騁妍詞嶔攜不必秋能折芳有鄰簡及我私

酬楊審寰中丞

玄關寧論阻閒奇征南新勒萬潭碑冥心已入風
雅定（用吳元事）文得句偏饒繡虎詩舞羽營門酋長侍
授書橋畔老人期桂林我亦懷平子豈有雙金報

所思

酬胡小山鹽臺二首

秀絕峨眉甲九垓使君風采亦雄哉豪將顧盼弘
羊論作賦誰當繡虎才天劃東南支半壁人依冠
冕重中臺省方今有輶軒詔可許侯芭問字來

二

江海風煙攬轡論百城守長拜行軒掲從繡斧臨
吳甸幾爲閶闔叩　帝閽挾筆千秋高雪調燃波

萬竈蟲雲屯魚鹽豈有藏名者莫以干旄訪席門

酬盧原甫次韻

山館逢迎纔著書（用關尹事）盤餐眞憾鄭家厨聊供賦
手驚兼嫺稱攻收夜餘有鯤游展若爲偕兩子聯
蟲祇合任非夫逕知別後相思夜能識羅浮夢裡
途

酬董景越清臺二首

東山優詔見新除又是西臺覺譽初軸轉黃龍將

禹貢使依玄武蕭周臺即今蹤草凌霜筆盡出恭
秋濱露書却爲式微偏薦愍年來無恙只三餘

二

遙傳北固駐禮禕爲采風謠入繪圖懷古定諄丁
卯跡登山誰作癸庚呼星河初度天孫靚雲檻朝
飛御史烏意氣論交瓊玖贈何人存記釣魚徒

魏潤泉中丞以奏疏詩集見貽詩以訓之

壯猷何事貶雕蟲鼎賈文章一代雄尊俎坐籌銷

房帳山川行詠入唐風奏將　帝所篇稱善懸向
都門字莫攻鴻寶傳來能自秘較讐先貯石渠中

大梁侯館馮禮亭大中丞攜尊夜過席上酬
之

傳呼小隊出夷門屏却朱旂款緑尊辛苦東方猶
待詔別離江令幾消魂素衣木遣京塵化鐵鉞能
回闔步屯月滿鱉臺閒坐嘯何如清夜舞劉琨

癸亥元日與林茂之借蕉氏易林贈以福橘

五顆茂之有作依韻和之

詩識含情碩果深瓊裾落落報廿臨玄亭文字鄰
傳古楚頌風流又見今倘許奕來成坐隱有如懷
去帳童心霜苞已逗先春信東閣官梅未易侵

余既有院長之　命茂之以詩見投依韻答
之

廿載宾心骨相宜采銜何意累明時稱圭無復山
庭勅何長惟將折封推杯酒橫陳看佐史塵談番

墮待偏師白門來往蓬萬徑清夢猶能數訪之

冬夜次韻訓林茂之

離堂尊酒坐宵分把臂留聯竹下羣幽抱共披鐘
阜月清標興把幔亭雲欲閃蓮宇開新社且駐轄
車網舊開六代風流冠蓋地尋盟筏鶴却輸君

壽史玉滄奉常四首

張樂依然近洞庭春還鳧舄盡浮青天王正月開
卯月常伯文星是歲星共紀庚申鐘嶽瑞仍看黃

綺押山靈明光起草寅消業不向揆初慰獨醒
二
同依交戟聽余懷晚結煙波社亦佳霄漢聲光高
赤舄游山踪跡付青鞋採芝且自烹金鼎前席行
當對玉階栢葉椒花持介壽將無惱亂太常齋
三
松子從游似子虛斯人真覺可安儲高閣漫說鳴
鳳直道今知史有魚貫髮更添耆舊傳　糊衣

未改諍臣補袞雙挺鼻東山日尚可稱詩擬九如
四
便殿親開　天語溫　陛前　文子與　文孫貽
謀故自官家事抗疏能將　國體尊玄牝尋真河
上解息比談道洛川門斯文大有千秋在不向長
源外傳論
壽高孩之憲使四十四首文李太宰 太史胡
曾請長纓廿載前新加大纛　王恩偏寧知歲月

郎潛久猶是春秋鼎盛年弧矢正懸森戟庫兕觥
交進鬬茶天同時九牧揆余者多有悲歌老驥篇
二
專城四十尚為雄況復東南倚折衝虎視幾當青
眼客鷹揚翻屬黑頭公誕彌夏帝乘權始賦有吳
都在郡中極目奇雲壺島外旌幢來自蘂珠宮
三
東海泱泱舊建牙隼旟龍節　璽書嘉行閣旗鼓

高文苑宇裡風霜凜法家洛墨磨將毫散綵幙蓮
開處勿生花雖然方叔稱元老不似馮唐遇主賒
四
中朝推轂事防胡江左蕭恂頗不孤瞻落鯨夷聞
枚鉞恩沾鮫室見投珠故應進履稱孺子未向雕
蟲許壯夫起爲汝新開府詩懸知澤畔攬揆休
寄壽叅知蔣象巖年丈時避地荊州
帝都花下佛名經獨旅荊南漢客星貴竹幾年無

解甲邊城何日歸還丁寓公且賦非吾土太史仍
書舊御屏　當宁即今勤憲老四朝人物剩儀刑

壽信陽何太公

白雲樓上白雲封彷彿擧真禮赤松自向龍門尊
太史不因厥羽識超宗昔成副本名山重酒泛雙
莖湛露濃有　詔即須霑壽杖將無滿酒愛携筇

壽趙公蓋光祿五十以闕縣令封

不因簪紱戀京華里有鳴珂趙世家籍甚超宗毛

是鳳依然江令筆生花鬱林素業唯傳石闕嶠官
鄰不餉茶爲問玄亭當日事引觴曾否壽侯巴

壽欣新任封公七袠

世業城南尺五天欣逢花映綵衣鮮似聞升穴春
申浦恰捧綸書紡亥年渐沐恩華　明主賜遣
進真訣至人傳祝觴漫進鳩頭杖鶴背洪厓與拍
肩

壽范長倩學憲七十

煙水年年長五湖闊筋耐可叶龍圖直愁野鶴輕
逋客漫向雕蟲老壯夫夢到清都當有署賜來靈
壽未將扶攬揆不作尋常祝庭際桐陰鳳引雛

封廷尉澄川李公七十偕壽

木公金母並仙班偕隱高風此共攀華衮承　恩
天北極上尊賜出殿中閒興來對月耽清聖老去
餐霞得大還珂珮珊珊高獻壽于門不比翟門閒

宋獻加中舍自塞上歸壽兩尊人以詩送行

晝歸不羨尉陀裝綵服趨庭樂未央　閤下承恩
雙寶纛堂前含景兩千將應多仙侶携麟脯更有
名王致酪漿遙識玉關翹首處木公金母白雲鄉

壽王霽宇大司馬

勳璇星辰切斗邊紵衣絲髮諳花前午憍且自安
鵬息亥字寧須論大年十賚恩華　明主意九還
真訣異人傳祝觴媿我無新語借取山陽樂志篇

壽朱敬韜母太夫人

颻蕭鶴髮素風存設帨先春意可論綵袖雨行天
下士錫堂十遣日邊恩仙名舊注金人掌跂節疑
臨玉女盆爲問曲江花萬簇不知何色是宮萱

壽東寧伯焦太夫人

侯國慈幃燕喜開祝觴無數愬瓊瑰共言聖善重
膺 誥可但君王爲築臺錦馭尚思仙鹿挽帶河
時躍化魚來膝前授取陰符訣老姥授陰符應有龍光
燭上台

壽王遜之璽卿母六十

皇華何事綴仙旌六秦慈幃拜慶情好及龍飛傳
國寶先懷鳥哺進君羮雲璈九奏階天姥露掌雙
承見月卿今日 聖朝崇孝治推恩誰似相門榮

壽莫方伯

清世家聲萬石門與尉猶有白翁存亦知驃騎名
同晉卿在墻東避蓋尊老去香山猶小友歸然西
嶽繞兒孫釣磯不羨君王夢二月天邊雨露溫

壽章公觀虞部

夏木陰森四月初柰東風景近何如斯人只合青
山老慢世蕭然白石居未艾已能辭組綬及耆爭
看拮干旟行藏吾輩還相讓采藥澆花共著書

壽恂庵盛中舍六十

憶昔論交舞象年更欣遲晚望衡偏龍門却隱麗
居士鶴骨真同嵩稚川種就素封千畝竹飛來
丹詔五雲箋祝觴可但稱松茂玉樹芝蘭繞膝前

壽莫簡庵

舞象論交憶聚螢相看七十鬢猶青史才可但家
爲政壽種彌增帝與齡公尊人九十天老客傳河上解
伏生初定壁中經稱觴攬取秋巖桂不向江蘺慰
獨醒

壽李方城憲幕八十

早歲論交在射宮朋友欣賞勝情同看君玉樹風
塵外酌我金罍老耋中粤嶠迴車甘任拙吳綃潑

墨醉能工東都九老香山社逾百遐齡屬李翁李善
山水畫

壽彭景從待詔

曾從朝隱識星精亥字今看樂壽并絳帳每聽堂
後曲朱顏方釀雉頭羨用彭宣箋事時逢堯舜寧虛貴
歸事羲皇好達生世出世間多勝業慢亭何必減
蓬瀛

壽王閑仲六十

鳳毛麟趾似晨星大雅於君見典刑隱後公車虎
勸駕吟邊游刃發硎硎壯心不盡屠龍技道貌全
符相鶴經二美千秋垂世業重看父子播餘馨

壽謝使君象三

鳳毛標格迥難齊百里猶稱枳棘棲露醴江花符
製錦霜懸水鏡渺燃犀輶軒戢筆書馴雉問井還
淳似祝雞若向黑頭論介壽天章一道紫為泥

壽喬君原度七十

禁方親授異人來積有陰功七秩開見說韓康從
市隱誰知弘景本仙才烹將白石顏長駐養得玄
珠道未孩庭下林衣兼綵筆恰宜紅杏倚雲栽

壽汪儒仲五十

巖上論交年頗多詩成五十未蹉跎每從朗月思
玄度時見臨池逼永和家督幾誰栽謝樹童顏無
恙似恆河采真莫滯黃山展九點芙蓉待爾過

雷宸甫六袠適遁郎游庠喜贈

鳩杖初扶鶴骨殊崢嶸頭角見家駒寧論萊子能
娛綵共喜終童可棄繻壁水長流供谷飲研田逢
歲足經畬春盤春酒桑弧會懸取堯民擊壤圖

劉淳宇五袠

忽聞薝蔔散幽香卻是梅花薦壽觴三徑每紆青
眼傲五龍寧獨白眉良蘇來大隱依城市不用鵷
夷泛渺茫贈與仙人九節杖他年六十杖於鄉

壽周繡海七十

金門避世意何如又見賓筵祝嘏初有昔清言稱
衛璧人今載酒訪陶廬海壖耆舊應登籍江左風
流事可書恰羨黃花青女節紛敷蘭玉映庭除

壽王三槐文學

橋東避世意何如一壑烟霞萬卷書勝賞時時憑
躡屐名流往往駐軒車即看槐蔭稱觴日恰值蘭
亭祓禊餘顧我丹砂猶未就酔鄉司馬為君除

壽顧派海文學

非熊詩社碑疆園番老逍遙隔世喧家有賜書從
柘府門來種樹比桃源名留湖海稱高士身閱滄
桑悟道言為壽正逢閏月候霜輪兆應聚星繁

壽諸德祖

瑤琴入夏奏南熏知是娛初楚山分貴譽久歸高
士傳著書今守太玄文沉冥肯俺干將劍嬿變常
依谷水雲顧我懷仙成汗漫素交祇狎海鷗羣

壽新安友人八十

幽人勝賞傍天都手佩眞形五嶽圖蓬矢問年同
絳老黃金散盡比陶朱縣來種德期蘭茁行見鳴
臯引鶴雛顧我懷賢同小謝花源倘許入林無

輓鄒順泉隱君

五湖高隱舊交期哀誄悲無絕妙辭比昔盡懷焚
券德給園常見布金時難忘太尉馨鷄約直寫山
樵瘞鶴碑看取吉人何以報森森玉樹與蘭芝

追輓吳橋范月山乃鄉司馬范仁元之祖

曾同五嶽祖堯裔亦有名賢充德門陳氏公卿俱
似長于家陰隲竟貽孫人嗟鶴化仙標遠 帝寵
龍圖世澤存述祖雄篇能寫照千秋雲壑道途尊

七言絕句

咏史四首

漢家經歲事和戎絲縎曾無到後宮惟底竊租仍有詔非關時令易爲豐

二

鳴珂共赴午朝時宿衞環羅退食遲若道傳餐非盛事恰如成敗論行師

三

金華殿裡是輕嘲分直談經禮數崇爲問君門千萬里儒臣何路到重瞳

四

赤地三年一婦冤海東迹坐又何言土龍不解行霖雨日表應須照覆盆

讀華嚴合論仍

帝網明珠徧刹塵那來當念兩言眞華嚴論主分明舉五十三參鈍置人當念二字即永嘉所云不離當念常湛然覓即知君不可見須說面一回始得

讀寒山子詩漫題十二絕

聲色無端不我期緣心應處亦如之若人欲走無生國除却斯門總路岐

二

六根還釋耳圓通竅在無思自應中此觀若成何以驗人嘲人讃嘗排空

三

儒衣僧履道家巾三教無依是此人餘子紛紛立門戶長空不倩帶埃塵

四

惟底前人或愛瞞一生知破幾蒲團爭知信得迷時及隨分何妨與涅槃

五

勛業終歸馬伏波開身就與釣臺多金剛圈子纔吞却百刼薰修不奈何

六

接得西來最上機一生須及蓋玄微但言頓悟無
修證無病欲若失轉依

七

種種綱宗是幷文吉亩謗向自家論若言客宝傳
心印辜負當天月一輪

八

家貧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撤石頭箇是學人真
榜樣深閨兒女漫悠悠

九

羽士爭談不死方到頭若個免無常神仙留下真
丹訣先取生時死一場

十

千樹青松養聖胎常年不戶不關開山中莫道無
儔侶片片閑雲竹往來

十一

舉着空宗便道無如盲說象太模糊請君自對秦
宮鏡兩道眉毛歷歷孤

十二

赤骨蕭然已露形更甘藥蓋逐狐精年來賭去千
金駿但任跛驢三腳行

送唐元徵太史二首

乘軒百道拜行塵不獨奎章書錦新江左流離詩
裡畫家區人物眼中筋

二

平生溫飽笑人痴練到風塵更不疑若向世流真
砥柱許君一面佐偏裨

送楚方伯辭青甯

柳綠花明出楚都聯騎花縣傲春蕪何人不咏南
陔句解印唯看此大夫

送馮咸甫

畫裏拈將楚客詞登山臨水送新知蒼蒼葭荻三

千里盡是懷人入夢時

送張了心歸楚二首

蓬窓聽雨夜迢迢誰遣尊前慰寂寥楚畹衆香都
好在堯階瑞草不曾凋

二

來雁霜天楚客歸野情祗授薜蘿衣只今白社訓
裴廸絕勝朱門薦陸[illegible]

范長倩隱天平山居四首

百疊松篁繞靄檻羊腸峻坂劃然平愚公踐華差
如意金母升天亦有術

二

眞海奇游萬里餘天平樓閣化人居鹿門不獨偕
龐隱彤管猶開續漢書

三

不羨金莖去日邊龍文雙劒鹿臺前擲將維室三
千界奏取唐山十五篇

四

連峯仄徑劚雲根只尺星辰若可捫能賦五噫專
五嶽此中端合與皐門

寄葉臺山宗伯留都

鷗友鱸鄉兩不猜石城秋霽淨飛埃最憐六代鳳
流地重有青蓮賦鳳臺

訓黃侍御

疎露微雲落葉前新詩格外倍清妍涪翁句法依

然在管領家風五百年

贈李侍御

黃麻朝下紫宸居玄武名傳亦伏書此去三臺
瞻北斗九衢秋色盡迴車

贈李爲輿滿豎並啟四首

分司不爲厭承明一片水壺佐夏卿貧從姬傳投
轄事吏人猶識秉鑰尘

二

豈有修心碍市喧公餘靜誦五千言曾聞仙李盤
根長知是玄元幾葉孫

三

雀舌龍團舊譜傳春風初遏鬬茶天勞人水遞何
須置解宇相望第二泉

四

三品南金禹貢陳九流清鑒待方甄闢門天地從
來闊青眼相看得幾人

贈李玉完侍御督學四首

萬壑滂泓鏡水㳂仙人玉尺照湖明把將漢闕金
莖露散入天階瑞草生

二

選驥星精切紫垣春臺仙李露華溫直羅江左爲
沙苑會見山陰有秋門

三

朱陵桃子千年實楚岡連城三獻非鳳着乍書花
自雨讀亭天雨花右軍書如鸞翔鳳翥龍睛纔點畫能飛

四

不念胡笳內地聞子衿何必少終軍論文一變南
朝體運策兼收絕塞勳

張君山丈北游作此爲贈時時展覩家山不
遠

萬壑千峯攜大行半歸粉本半奚囊故應眼孔無
拳石漲寄鄉心到草堂

譚廣文練江相見走筆爲贈

鄭子尚淹秦博士張衡不薄漢靈臺因君重舉隋
朝事覺我新從楚畹來

贈萬休上人

金光縫草藥苗新一種仙靈豈了因欲向黃梅參
法要蓮花調裡萬休人

贈天台僧

雲堂行脚到朱門慣度機緣屬利根塑性若能通

佛性赤城霞裡瑞光屯

贈湛懷上人

衲子相逢不問年袈裟徧拂五峰煙朝來試剪吳江水着爾空林落照邊

贈覺虛師說經超果

龍象森森奉麈談玄拈教外首楞嚴欲知末會人天供雪後梅花百鳥銜

贈黃企石堪輿

芒鞋踏破萬峯雲手跡青囊玉髓文茶磨山頭成共宿何年黃石更逢君

贈倪水泉相士

三度相過二十年中更陵谷幾茫然不須更攜神仙骨似我林泉已近仙

贈八歲楚童識字韻者

能賦方圓動靜詩爛翻反切亦如之京華無限簪纓客識字何如八歲兒

贈王子玉

燕子樓空楚夢孤舞人誰得似飛奴朝來試仿君峯影何處青山不是巫

贈黃愛春

桃花渡口竹園黃一抹宮雲淡曉妝誰信蓬萊會清淺闔閭城外即滄桑

廷評潘同江尊閫顧夫人六十余既為長歌祝觴內子復請此圖壽之并題一絕

金粟如來丈室中瑤池阿母海門東拈將一片煙霞色知是諸天第幾宮

壽曹太母

紫蓋峯頭三素雲霓旌鸞駕擁元君黃山亦有仙靈跡彤管兼書玉洞文

栢舟奇節為馬太母頌

崑島初臨鼇臼嗣瓊瑤共叶栢舟詩不須更上陳情表　帝道彤書賛女師

雷家甫得孫

梅花信裏見蘭孫釃酒刲羊慶德門篋有端溪鸜
鵒硯贈君收取好貽孫

題顏魯公裴將軍詩真跡

舵樓竟夜雨催詩果有龍蛇起墨池會得將軍揮
劍意分明草聖折釵時

題曹源

後水已非前水相出流即是入流機纔浩一滴曹
溪毒大海紅塵匝地來

二

儒冠道履釋袈裟百劫莊嚴不受些笑倒靈山臨
末會生平使倆一株花

題尹使君詩冊

劍戟森羅武庫雄抗來日近海門東書成楊子談
玄後賦有吳都在部中

題何兵部天王像

擔荷安危報主身杜陵詩史最傳真指麾能事廻
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題汪蓀吾像

五陵裘馬五湖蓴曾是金門避世人任使遨游變
名姓青山明月已傳神

房村夜宿劉生談河事

柳外青帘颭晚風宜房遺跡草連空誰知半卷河
渠記慨在停驂野話中

題延津署閣

傑閣飛欄四望通幔亭雲接玉華峯若非鳳有煙
霞骨安得仙山在郡中

上苑桃花二首

宜春苑裡占春多爛熳紅霞發早柯却憶禁林成
運處雲扶步輦一經過

二

灼灼宮桃濕露華人間萬樹失芳葩有時源上隨

流水盡日天邊白雨花

西湖寺中

遶閣行吟候月華秋風無力掃塵埃即今河漢雖
清淺可奈迢迢使者槎

鸚鵡麗人

解語名花鳥亦猜隴山飛翠薦妝臺可知楚客高
唐賦輸與漁陽鼓吏來

看花

衆芳春首未全舒似我浮家總索居薝蔔林香瓊
樹色醉花應不爲諸餘

題畫贈君公

何處江山好定居一陸真擬傍亭諸騷人已落滋
蘭事濠叟猶傳說劒書

二

岡嵐屈曲徑交加新作茆堂窄亦佳手種松杉皆
老大經年不踏縣門街

畫扇贈別慈師戍嶺表

參得黃梅嶺上禪魔宮虎穴是諸天贈君一片江
南雪洗盡炎荒瘴海煙

畫家霜景與煙景淆亂余未有以易也丁酉
冬燕山道上乃始悟之題詩驛樓云

曉角寒聲撒柳堤千林雪色亞枝低行人不到邯
鄲道一種煙霜也自迷（蓋真雪景則但不鋪地作空白耳）

題畫贈許緗齋郡伯時游河成

樓倚城陰九點煙虛窓忽響白蘇泉應將太史河
渠記幷入南華秋木篇

辛亥秋做吾家北苑筆於濆川山庄寄邢子
愿侍御

吳綃圖就枕煙庭攬得齊東一片青莫信三生擅
丘壑新從神武事鴻冥

題西溪圖贈虞德園吏部

三竺一溪流獨木橋遊仙共爾發長謠若爲邨入下

攀去黃鶴摩空不可招

題梯緣樓圖爲黃仲石少府 時以荔枝見餉

荔枝三觀入楞嚴香味還將色共兼常恨海棠無
杜句故應磅礴爲君拈

題畫贈張平仲兗守

忽憶君家笠澤圖寒江寄雪滿菰蒲於今身在齊
青裏日對秦封五大夫

題畫贈楊玄蔭大參

喬樹森梢一百章藤陰蒙翳午生涼祇因歎勘高
僧傳却誤松窗鶴夢長

題畫贈楊弱水

陸離長劍扶衡雲手挼丹霞大赤丈今日開窗寫
幽事新仙磴上看盧君

題畫寄蜀中徐閣池

青天蜀道不難攀思入微茫杳靄間稍著一區楊
子宅居然秀甲九州山

題畫壽陳摩崖 時方左遷上林

蠶叢初衣髩未華豈如狂客老天涯爲君拈取金
光草鏡裏常看左掖花

題畫贈周奉常

山出雲時雲出山化爲霖雨徧人寰端知帝所旌
愷會不在金堂玉室間

題畫貽毗陵張夢澤 舊武陵守

朱旂行部帶明霞不是桃源即若耶頗憶江南梅

信否隨風吹向赤松家

題畫贈張平仲水部

十月江南野色分漁莊荻浦見沙痕若爲剪取吳
淞水著我微茫笠澤雲

題畫爲楊弱水侍御

綠溪青嶂是泰餘靈境今歸藏吏居素友詎迷初
得路頑仙曾讀未焚書

題畫贈江陰夏茂卿

峴山對酒和陶詩千載柴桑是爾師敢道柴桑輸
一著出山何似任山時
寒原送別圖贈蔣井愚令君入覲
息駕翩翩紫氣間寒原日送渺難攀知無白集留
行篋剛貯溪藤一尺山
題畫送人歸江西
歸鴻別鶴夜鐘殘徒倚霜庭醉不歡頗憶故山寒
翠否天涯相向畫中看

題畫贈蜀中尹使君惺巖二首
溪藤即是無弦琴能寫高山與流水可堪岐路縣
銷魂更奏清猿三峽裏
二
龍性歸來不易馴青天蜀道一歸人拈將海國秋
山翠得似峨眉雪後春
題畫贈王伯玟學博
石室金章待訪編君家自有舊青氊若為王藏奩

雖怪昌歜何當損俸錢
題畫寄吳浮玉黃門
廿年江海髩成絲無復魚腸報所知林水漫傳濠
濮意只緣莊叟是同師
題畫贈王幼度
臥數嵩峯聽五湖煙霞供具屬模糊欲知絕勝裏
陽處開臂曾非受詔呼
為君公作茗帚庵圖并題

仲舉無心除一室盧鴻有句寫千峯欲參茗帚閑
中意九點秋山雨後容
廣陵舟次題房侍御畫竹
一派湖州畫裏詩娟娟疎篠兩三枝朝來邗水帆
前雨正是龍孫長蒔時
題王齊宇繡佛齋圖二首
剪得吳淞水半江靈山突兀走閒窓鐃歌即是廣
長舌大蠹豈非精進幢

二
兵符受自城邊石心印傳來嶺上衣拈出齊東青
一點何來神物卻能飛

舟次薛澱望馬鞍諸山做趙吳興水村圖

紫蘭芳杜目長堤不盡風塵趁壘西疏雨遠將晴
樹暝薄雲低壓曉峯齊

題畫送原季軒遯齋

海岱奇游畫濃窮虞廷勝事涉難封業頭亦有家

山在不必登臺望九峯

題畫送王紉度計偕

敢貌營丘妙與真寒林能變曲江春看花帝里如
看而始信斯圖亦有神

題畫贈友

波面菱絲罥釣約宿雲初起亂啼鳩擬煞漁父無
生計不換荆揚作客舟

題王紉度畫

老我閒身得自繇雄心只怯九州游憑君試取蒼
龍杖踏遍諸天最上頭

題吳祠部畫

居然張璪假松圖一一潛虯若可呼為問寒林風
謖謖何如千樹在玄都

題畫

老樹成雙便作扉山光晃晃襲人衣西郊有叟入
城去倩與借書童子歸

題林天素畫

片雲占斷六橋春畫手全輸妙與真贏得千將呈
劒客夢通巫峽待詞人

題倪雲林畫

洞天深邃秘清都彷彿蓬萊在玉壺若個丹青能
幻出倪迂端勝米蓀莵

倣李營丘寒山圖 有序

余自弱冠好寫元人山水金門多暇夢想

家山益習之憶頓益卿開府遼陽以兩箑求畫一爲益卿一爲山人王承父余畫承父而返益卿扇報章云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皆非吾輩第一義俟歸山以相怡悅耳蓋替補馬上君子未嘗得余一筆而余結念泉石薄於宦情則得畫道之助則隱居云若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千古同情惟余獨信非可向俗人道也今年春有朝貴晚余雅善盤礴致磨夫聽余聞之亟令侍者剪吳綃縱廣丈許磨隃麋潑秉燭寫李成寒山圖經宿而就遂題此詩以洗本朝士大夫俗夫韓滉燕肅宋復古蘇子瞻皆善畫朝貴腹中無古今固應不知第以爲罪案但可曰不能遣余習偶被時人知如摩詰語耳視此曹求田問舍殺人媚人一生作惡業者何啻梟鳳

而妄下語乃爾耶世必有能知者余亦何以爲意

拈筆經營輞口落心知餘習未全除莫將枕漱閒家具又入中山篋裏書

題倪迂畫二首

剩水殘山好卜居差憐院體過江餘誰知簡遠高人意一一毫端百卷書

二

錫山無錫是無兵恨得倪迂不再生但有煙霞填骨髓可知吾法本同卿 因倣雲林畫題此錫山誌云有錫兵無錫寧余以雲林生於勝國故云

題畫柳

撲索芳菲度畫檐煙絲嫋嫋兩毿毿幽人無復靈和夢太守風流自漢南

題茅齋水墨畫

爲憶城南池上篇新秋漲月片帆前草堂未使鶯

猿鶴招取幽人對榻眠

題倣水墨大痴畫

雪浪雲堆勢可呼移將點綴草堂圖誰知王宰剪
江手却是初平叱石符

題雪梅圖

燕山雪盡勢嶙峋寫得家山事事真剛有寒梅太
疎落請君添取一枝春

題倣黃子久畫

積鐵千尋石紫虛雲端雞犬見村墟秋光何處堪
消日流澗聲中把道書

題紅樹秋色

山居幽賞入秋多處處丹楓映黛螺欲寫江南好
風景雪川一派出維摩

倣米元章筆意因題二絕

烏絲白練是生涯但向滄江問米家從說遠山多
嫵媚可知矮樹是枇杷

二

春入寒枝未著花濕雲細雨罨平沙天公似合裹
陽戲我畫煙山不較差

題倣倪迂畫

迂翁高臥九龍雲清閟風流海外聞雪後江山青
似染拈來却勝李將軍

題畫八首

聞有風輪持世界可無筆力定山川縱容盡作乘

來勢丈室居然攝大千

野人何以倣游子流水聲中把道書拈向河梁豈
無意清時巢許不巖居

桃溪柳陌轉山椒古木蒼藤倚六朝是處詠歸可
容易每乘春漲弄煙橈

雲栢霜松不記年從教千尺鬱參天邇來濯莽手
茸茸畫史難迴造化權

溪藤十萬寫煙峯猶是齊州數點中海外即今多

紙貴可能身是夜郎雄

花竹蒙茸野水紆開彈別鶴試游魚經春白顊湖

山長可奉東皇只尺書

風軒水檻壓春流一帶平岡草木稠心喜應門差

解意只容漁父得相求

青山白社夢歸時可但前身是畫師記得西陵煙

雨後最堪圖取大蘇詩

蒼霞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

卷之二

序

卷之三

序

碑銘

引

顧仲方山水歌引

汪然明綺集引

龔象先荆南集引

陳懿卜古印選引

吟壑問水詩引

林東齋五十詩冊引

唐大來詩引

卷之五

論

愛惜人才爲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木晦於根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夜氣浩然之氣 館課

讀衛霍李廣傳 館課

荀楊大醇小疵 館課

讀鹽鐵論題後 館課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館課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 館課

墨禪軒說 寄吳周生

議

救荒弭盜議 閣試

軍興議

奏疏

議國計疏 館課

陳言時政疏 閣試

報命疏

引年乞休疏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頌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

何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說者以爲周公晚歲所作是時成王固盛年也而諄諄於享國修短之說以視召公言永命者不少局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傅之德義導之教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

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强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者何罕覯也將無逸之旨固不世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徽融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及樊爲辭則永年者其說亦有合於無逸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揚厲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問揚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興而經道廢矣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夏不能贊辭安見其孰精而孰麤也吾以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

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然顧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雲騢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蓄慾卽唐以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滅意爲宗者有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卽道

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的與蓋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與有爲困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事足矣若夫析道術斷以正人心而事談宋儒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斷

說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面劉碑復

推本觀奇之繆乃士亦何必奇虞周之才盛矣無奇也兎罝之詩鄭氏以爲野人美閎夭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秦救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士人也而止王宗佩使不復淘虜布衣也而起義以抗金亮下第進士

也而以空函勒徵兵五千解澧鼎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倜儻負才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何奇也諸士試按次其事而評之可乎宋范仲淹蘇洵蘇軾秦觀之建議皆急奇士不難越拘攣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如裴度烏重龐耶既試之效矣而識者

嘗有李元平劉秋之懽豈知人善任有未易言者與今方內久安人材靡於豢養謂宜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嶔嶬歷落穎脫絕倫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猶一嘗指乃天下之責四面而至矣明詔方逮治之以正欺紿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僞區分犖犖畢舉操何術而可

卷之八

墓誌銘

卷之九

墓表

孫男 延綸 校

容臺文集卷之一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序

本草綱目序

郡國立醫學祀三皇神農黃帝是皆有當於醫雇義氏則未有知其緊要者也吾聞五帝之書謂之三墳三墳言大道也道莫大於易近取諸身則爲素問遠取諸物則爲本草蓋說卦所謂於木爲堅多心科上槁者即本草之鼻祖也且夫藥不過五行五行之變爲五色爲五味爲五氣爲五性爲五用而五者之變不可勝窮聖人以卦氣得五行之情故曰一日嘗七十毒者此物此志也神奇臭腐靈尤療疾非常之事聖人不貴一毒妄攻五兵莫修傷生之事聖人愼之愼之必自身始聖人亦大耳如以其腹爲嘗路必死之域以救世名之爲神惡莫甚焉豈足信哉知禹之言神也以九疇治水則知農之言神也以八象嘗藥審矣陶隱居深於醫乃註上古聖人方藥主治以識識相因夫不以腹嘗而以識嘗相去幾何哉亦未爲篤論也素靈六經惟易附於醫卜以不廢故曰執之嘗衍不執嘗遺謂本草爲神農氏之易可也厥初藥分三品以三百六十五種應周天之數自漢以後代有增益爲圖爲證爲音義事類者凡數十家至近世蘄州李某悉加綜集又以經史稗官之書廣引曲證凡四十卷可謂勤且博矣會西蜀陳文獻公請修一代正史有　詔求天下遺書厥子文學某進之

闕下

天子爲報聞書藏文淵閣時方擬撰方伎傳丁酉三殿災史事中輟其副本一鋟於江右楚方伯四明薛公曰此楚人之有也不當楚人得之乎遂授繕寫以鋟金剞劂薛公以內艱去三山楊公繼爲左轄寔終其事書成屬余序之余嘗驅車楚之

隋州過厲山見有神農祠則又大醫王之自出又讀張文潛明道雜志云蘄州龐安時隨症絜方輒有神驗乃知醫統故在楚楚又著於蘄矣然神農之佐有桐君雷公所著書已湮滅不傳而龐安時惟傷寒一論傳於世又未嘗進御爲君父之劾今讀李君綱目而古今之醫有所總萃焉且藏之天府行之四方而薛楊二公相繼表章以壽楚者壽海內不可謂不遇矣李君有子爲衛今以明經起家余故衍三墳之旨而推本於易敢曰能爲神農之言也哉

劉向說苑序　館課

西漢之著書者自陸賈以下凡六家而卯金子居其二淮南王安則有鴻烈解中壘校尉向則有說苑新書云淮南之書瑰詭超忽世所稱挾風霜欽沆瀣者蓋文士多沈酣焉而向之說苑二十篇綱羅舊聞應規入矩似非好奇者所急也茲顯刻說苑何也曰向之此書其合於立言之指者有三而文詞之爾雅不與焉裨用一也述聖一也獻讜一

也有一於此皆可傳也況兼至焉者乎夫語稱公輸子巧於爲舟車而拙於爲木鳶以非所常御也顧長康易於貌神鬼而難於貌狗馬以衆所習見也向之說苑自君道臣術迄於修文返質其標章持論鑿鑿民經皆有益天下國家而非雕塵鏤空縱談六合之外以動視聽者是爲裨用可傳也漢承秦後師異道人異學自仲舒始有大一統之說然世猶未加宗趣向之此書雖未盡洗戰國餘習

大都王齊魯論家語而稍附雜以諸子不至逐流
而忘委是以獨列於儒家是為述聖可傳也元成
間中官外戚株連用事向引宗臣大義身攖讒吻
顧所謂三獨夫者其憂社稷懷忠不效又進說苑
以見志吾讀其正諫一篇益論昌陵論外戚封事
之餘音若繼焉是為獻藏可傳也此三者鴻烈有
之乎豈惟鴻烈陸大夫有向之麗而無其實賈太
傅有向之辨而無其議董江都有向之醇而無其

達楊子雲有向之詣而無其節知言者必能折衷
矣或曰矣載子政自言得淮南王枕中秘書以黃
金不成獲罪則好鴻烈者宜莫如向故曾子固譏
其言不深純是不然夫子政固少好淮南書者及
其義廿不調齟齬憂患之徧嘗而學術意見已一
變矣呇捬河東文師國語而非國語曾南豐文師
子政而詆子政文人反攻固耳可盡信哉

八大家集序 節課

文之有家尚矣六籍以降作者代興至班固藝文
志始詮別流類為儒家道家名法家縱橫農雜家
彼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瑰瑋俶詭自立堂室
總之所謂家也乃遼議之士上下千載文章之變
欲罷黜百家而獨有當於唐宋八子者目為大家
而行之何居重經術也揚子雲不云乎六經為羣
言之郛而劉勰文品首揭宗經經之於文也祖也

譬之家然有族有祖而後支分派列或以官或以
地有允厥宗者為大家若箴銘賦頌祖之詩者也
序記奏疏祖之書者也為文者卒未有釋此而可
訓者也夫八家者材人人殊乃其淵源所漸則皆
宗經者也昌黎平淮西碑說者稱其序似書詞似
詩而子厚明允生平蘊藉見於與韋中立田樞密
之書若王介甫之新經字說曾子固之洪範解歐
陽永叔之童子問二蘇之易傳古史不詩之本原

六經不可也故其藴釀也厚其鎔裁也雅其造義也深其於三代之典型猶有存者而世不得以意廢之蓋文之有本者如此明與洪永之間猶知宗尚做蘇家則有若方遜志倣歐曾家則有若楊東里諸集可攷也自德靖而後士務述化好釣奇於是置經術弗問而取秦漢諸子之文句比字儷以相色澤曰是可超唐宋之乘吁吾不知此八家者其力固不能爾邪抑其能之而薄不爲耶且所爲罷斥諸子者爲其畔於經也畔於經矣而嵬瑣傲誕自立堂室則猶之有家也若襲秦漢諸子之餘而寄其門廡之下是乃籍者江左西崑之習而韓歐數公所奴僕命之者矣何以家爲故譬挍八大家集授剞劂氏俾承學者知通經學古之指焉

蘇黃題跋序

蘇門四友惟山谷學不純師東坡事之隱然敵國文章氣節之外戒行精潔平生鼻過比於露坐科頭者秖小艷詞耳此其東坡之所畏也其爲文倣蘭亭叙題跋書畫寥落短篇出於劉義慶世說離偏師取奇皆超出情量動中肯綮而廣川之藻長摩之博頗不無遜席焉亦得坡公薰染力耳當宣和時黨禁蘇黃及其翰墨凡書畫有兩公題跋者以爲不祥之物裁割都盡乃以進御蓋論世者與嗟焉豈知五百年後小璣片玉蜚孛連城如侍御楊公稟成此集也耶山谷嘗爲子弟言士生於世可百不爲惟不可俗俗便不可醫也臨大節而不可奪者不俗也宋人之以爲不祥也俗也侍御公之結集也醫俗也世有不俗者定不作書畫觀矣

合刻羅文莊公集序

成弘間師無異道士無異學程朱之書立於掌故稱大一統而修詞之家墨守歐曾平平爾時文之變而師古也自北地始也理學之變而師心也自東越始也北地猶寡和而東越挾勳名地望以重其一家之言濂洛考亭幾爲搖撼乃太宰羅文莊先生獨折之曰禪蓋先生束髮登　朝即以扶世覺民爲己任嘗坐蒲團拈公案與老衲同參久而見所謂清淨法身者乃知無善無惡之旨果異詩之秉彝書之恒性辨在毫芒灼然不亂此困知錄之所爲作也嗟乎拯溺者不赴水救焚者不蹈火懼其入而不能出也使先生入而不能出則亦慈湖橫浦之續矣有心哉先生之衛道乎昔楊子雲著書若法言訓纂酒箴騷賦皆麗以則閎以肆而其所自喜者惟太玄然玄學不大顯而世所傳者乃其所悔爲雕蟲小道者也先生居承明著作之

庭薄文人不爲而大雅之音春容乎淡託序之太牘而有體銘贊之文質而不夸奏對之文讜而不激而書牘二卷所與諸君子論難往復尤輔語錄而行所謂有德之言造道之言並立而雙美者也先生且追洙泗而躋之何敝敝焉規摹秦漢哉

神祖朝有以先生從祀請者疏留中不報方今

主上營精理道篤棐眞儒講幄侍臣有推崇先正之緒言以資啓沃者曠典若有待矣先生之曾孫珽仕刻此編於舊京而余適以纂修之命至固以序請念表章正學有裨世教非直珽仕率祖之孝已也僭爲序之

重刻王文莊公集序

王文莊公仕於弘正之朝是時海内談道者東越未出談藝者北地未著自楊文貞而下皆以歐曾爲範所謂治世之文正始之音也文莊公崛起天地之中循習先民之矩其詩文以自得爲宗自然爲趣其才無所不騁而馭之以法不爲戰國之縱横其學無所不闚而束之以義不爲六朝之雕繪於境無所不收而以情附境不爲莊列之虛恢於情無所不摹而以禮定情不爲屈宋之怨誹蓋尊爾泛應不離典型寂寥短篇各標閎鉅若入清廟所見無非法物若驟廣陌所蹤無非坦途奚以句比字擬用非聖之書氣盡語竭逞無窮之辨爲哉試取其合作置諸廬陵南豐兩先生集中曾可區別否公有言古來文人持論但以自快其臆不必合於當日之事情詩臣之獻納苟出於植黨沽名則有淆國是而不恤者蓋百年之前已洞見其端

而今始驗也非淵識不至此嗟乎當德靖以來作者如林以師心擬古上說下教正始之文幾於暑之裘冬之葛鮮有過而問者功成不居公亦何歉自異及夫模擬之力已窮千秋之論未定而後人人知循其本則公之文始懸衡天下神明再還日月重朗是集也蓋詞場之赤幟非王氏一家之天球已也公之孫王大夫楨彝授梨棗皇貽厥紹聞德言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世家之寶祖硯者吾必以大夫爲冠冕矣

馮少墟集序

在昔己丑之歲庶常吉士二十有二人
天子命少宗伯田公爲之師而金陵焦弱侯以理
學崙門爲領袖是時同館多壯年盛氣不甚省弱
侯語惟會稽陶周望好禪理長安馮仲好好聖學
時與弱侯相激揚仲好冷面骨人也嘗端居晏坐
苟談寡交文字之飲鮮所徵逐吾黨愛周望之簡
易而憚仲好之矜莊不敢以狎進私戲之曰此食

生徙肉者謂其有意於兩廡之間也余旣以請急
歸越歲還 朝選南昌劉幼安於淮陰爲仲好五
岳方寸也曰三秦大邪仲好修士且闈試之甲乙
不在人後而有上下其間者竟得西臺何也余曰
子休矣謂石渠東觀足滿仲好志耶居久之有
詔屏逐諸賢者而仲好亦坐廢且二十年矣仲好
無幾微牢騷不平之氣而益湛思於學脉蓋竊窺
洙泗折衷濂洛雖一禀承於先儒而獨詣獨契自
爲一家之書今所刻語錄紀敘尺牘詩詞雜著十
餘爲言是已異時講學先生微言不乏而微信或
希仲好獨以躬行爲務學者觀其淵懿取與細微
之際無不心折故翕然宗之曰關西夫子而朝士
想聞其風時以入告貢備 細旃之聽夫康齋以
布衣召見文清以陳臬爰立坐論之任豈復借資
於官秩而況仲好固文學侍從之臣乎哉吾以仲
好卜世道矣余題環參究全集宗旨若有悟入而

諸序者業先之不復贅獨以諸君子所見者江
漢吞天浴日之後而余所見者觚觴發源濫觴之
初蓋仲好學爲聖人之志定於庶常時而今之充
實光輝不離本來色相也崔侍御六千里外屬余
爲序余既幸附不朽又以慨周望幼安皆不及睹
也嗟乎士固有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吾己丑同館
得仲好足稱盛矣

皇華集序

在昔
穆廟隆慶元年歲丁卯吾師太傅許文穆公時以
翰林簡討奉使朝鮮　賜一品服乘四望車玉山
映照綵筆縱橫彼邦驚嘆謂天際真人片紙隻字
珍若環寶及公之行貢琛備幣修郊餞禮如故事
公一切謝遣鮮人尤嘆服作亭顏之曰郤金紀盛
美昭示世世永勿諼也又五十八載爲今

皇帝天啓四年歲在甲子公之幼子立禮復以中
書舍人奉使覘彼邦請封情事於時遼左淪喪舍
人雖得與無所用之乃絕海而渡間關鼉宮蛟窟
駭浪驚濤幾兩月而達鮮之父老逮見五十年前
天使者嘖嘖快覩如文穆再來也舍人還貢琛稱
幣郊餞甚謹舍人指郤金亭而謝遣之惟是彼邦
所錄皇華集一冊再拜登受歸而覩不佞昌曰立
禮生三歲而失怙不省先公音容何狀既展讀此
集若傳神照若開生面即海外君長奉爲環寶況
吾許氏子孫乎方當刻眞家廟予不可以無記蓋
余嘗走新安弔文穆公之墓文穆諸子皆如寒畯
無厚業惟清白忠孝之道獨厚耳而舍人尤以白
首若且陸賈使尉佗槖中裝至千金不以傷廉議
舍人再世再郤金令絕域知　聖朝有投珠抵璧
之臣眞不辱命者至條上方畧米聚山川箸籌石
畫

天子下　詔褒美天官氏紀錄當有不次之擢與
張博望言多鑿空者豈可同論也文穆公之家教
世澤得此集而益彰而舍人之候弘遺緒不愧於
李贊皇范忠宣者端在是矣敢識之末簡

石居士詩選序

石居士詩選者今大中丞楚陽石公作也古不有開府詩乎杓稱居士蓋海內之知石居士久矣公始爲二千石宇長汲黯直失當途雖中丞褒以乘墉而攻無弗勝者竟奪於清議咋吝仆免去當是時公一似披裘翁此一居士也公旣自吳郡移守會稽銓宰念浙藩爲天下膏腴處不有修士誰酌貪泉於是公以憲職領藩使會有監司以苛禮裁公不爲屈趣解組歸當是時一似柴桑翁又一居士也公歸而草衣木食大忘人世槩察守相干旄踵門竽所容接惟以古道素風爲鄉閭表當是時一似遼東皂帽又一居士也公沉冥踰一紀澡修閱一世以有此居士豐之喬木焉奸祖護持自拱把以至於參天大不易矣而奚以崇膴者重公之詩乎公結髮稱詩以唐爲範其論本朝詩以高楊張徐爲正始雖與七子同世未嘗有所附麗今讀

其古風近體五七言諸什氣骨蒼勁格律沈雄往往規摹少陵即溢爲變體亦在昌黎樊川閒乃其主盟風雅惟是有絕俗之識試舉其槩如林泉之作歌衡泌而適考槃故其恆也自公爲之則曰營四海心洞九流非名人貞士不以懷抱存教維風不以紀一字陽秋亦詩亦史斯已超矣塞垣之作宣威靈鋪張功實彼其恆也自公爲之則箸籌廟莽米聚山川惆征戍之苦辛憤犁庭之汗漫蓋其原出於采薇杕杜而前後出塞之什成於主帥之手神又奇矣要以詩品如此自可無翼而飛孤行宇宙即一丘一壑且方駕襄陽况清德蓋世勛猷炳焉若爲之弊帨乎此之謂不朽已公名位逾進文塊逾强取於世者甚寡而斟酌於古人者甚博是編而後未見其止錫以嘉名必曰居士後集公之故吾在是知其無以易之矣

方泉甫汝上集序

汝上集者方泉甫守汝時所著詩若古文也泉甫不嘗刺莫乎獨稱汝何也凡泉甫有所撰造率取吏治之餘莫之暇也始泉甫舉孝廉嘗恨不得以去縉紳之藩而一意千秋之業旣解褐意且怒而飛矣然未而不敢易莫曰吾

天子之拯煩吏也詞客也與莊若之何以挾策者亡羊也筮仕者以吏爲師以律令爲春秋以案牘爲吏籍吾何得獨異嘗是時泉甫篇什冊希意有所至而愛有所遺也及凡補官爲汝在濟邳治之矣州將視事三月老椽吏抱疑牘嘗之一再不效歎紿意銷於是訟堂閴然翰墨刪作者舊傳可續也山水經可廣也行春有貢俗之篇懷人有招隱之賦弔二劉之故壘訪崆峒之遺迹嚮所謂一意千秋業者至汝乃得之而其工力之深意度之曠雖刻萬象陶鑄往哲微獨爲汝之政天下尚等左馮西京乃其撰造亦兩司馬闕矣夫州縣勞人曠汝劇郡他刺史戴星出入懼不瞻舉何問風雅即閑閣賦詩如簡書何無論不得如泉甫工也泉甫信自才抑可謂知務矣在昔漢之盛其大夫能賦者惟遼東河內傳耳猶有不列於循良所學所用各有當也間者天下之綱至密矣以純文吏有過無不及焉見謂此屬流連景光厭薄簿領無與百姓之急自泉甫之集行而課功實者乃今絕訾於文人乎泉甫入爲司馬郎憂邊思職日夜討石畫襄廟算西人旣已就馘而東征將士復伸威眞番樂浪之外夫韓之禦捍之難司馬子長之朝鮮叙傳於以紀成功而師後事者是在泉甫而泉甫茲未暇也且以汝上集求之

叅知陳公遺集序

國子博士陳公應　召行有日矣手詩若文一編以視余曰此先君子之遺集也先君子仕於

肅皇之朝爲名御史

神祖時江陵相奪情議起臺諫列名以請斁朝不與者二人先君子與焉以是中考功法江陵敗凡抗疏受譴者皆復故官尋有不次之擢先君子恥自列不大有所表異歷縣令平進盤旋藩臬所至

有惠政尸祝者不衰以叅知引退樂志著書覃思雅道五十年如一日也生平爲詩若文隨手散去家藏所萃十不得七將授梨而傳諸世子其爲我敘之余惟撰造之事非名心甚厲者不能鈎深抽秘極其才情之所如又非名心甚恬者不能馳域外之觀而俟千秋之鑒先生盛年力古專精靡他而實際闇然知希爲貴彼如近世詞家一吟一咏輒自標置若建鼓招搖而博一時之聲譽考於先生何遠也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且夫作俩臣之意如汲大夫而不以氣節名循百姓之急如朱桐鄉而不以循卓名若此者不謂先生之恬不可不謂先生之文亦不可也文人刳心雕腎抉造化之精頹觧遐筭李杜韓柳是已惟白香山在九老中年及八十棄蘇州經歷三唐幾及百歲今先生所享大年居兩公伯仲間而其詩品之蒼潤文[illegible]之真率與兩公方駕而馳不知誰當讓席者此又

公之取於世者妙而天以期顧成公不朽之盛事也可以傳矣國子先生司鐸吾庠諄諄以育材爲務所得春入以潛百年久湮之泮水既已臨發又採形家言崇臺傑閣悉還舊觀此方士子之去思猶靖江士民之祠先生也先生嘗令靖江云

邢子愿法帖序

余爲廣常時館師田公宗伯病且劇同館議以一人行者余爲請需辛成世劍之遊子愿太僕曾爲近體一章推余意氣論文自此始已余出春明過德平子愿馳百里縛余張太學之第門此地不乏官紡令日乃仙人過耳余旣久臥山中而馮元成時以小草往來燕齊得與子愿談對兩君皆作霊君詠謂李本寧王百穀馮元成子愿與余也余愧

不能當米芾和歎子愿亦復千古今王司封結集其書刻成五卷見賞且所取惟晚年行押尺牘不矜莊而自合者尤爲具眼夫子雲之玄待知異世林宗之鑒直取神情豈特翰墨之林一段奇事耶子愿書名滿海內非授梨致石之難惟是自謂大好者若水乳和合莫爲拈出耳得司封此舉如子愿復生俾余聞廣陵舊曲真翰墨中一段奇事亦非直翰墨林中一段奇事也嗟嘆不足書此以附不朽

超然堂藁序

曩余讀書楢李孫簡肅公猶在懸車余恥爲游大人不幾奉函丈乃吾鄉龔黄門爲余言孫公天下長者其他懿行具備抑其謙世無與比蓋槪公之一體云而公有子孝廉君自稱謙所則所謂或得其骨或得其髓者矣已而更稱超然子昔之謙今之超將無同乎左太冲曰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資蔭此百尺條地勢使之然蘇來非

一朝而佛氏家訓以爽世庶能爲可畏曾不如華門圭竇是自見其所長者盛滿之難持如此君簡肅育子孝友天篤畫地而蹈魚魚雅雅無衡氣無悁心庶幾爲介之有慶建太丘之有二方哉乃其砥礪行業攻苦食淡有寒暖所不能易者故經明獲雋物望益起夫楊漢南之博雅近世罕儔猶爲家世所掩以君方之懸矣在易之言謙曰利用征伐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君之謙也於是乎能超矣

君自以世受國恩志在報主非肥遯林藪厭棄纓
綏而一切逃之人外者至其輒棄以廢蓼莪故耳
余嘗謂丹朱之傲不必如末世凶德當緣輕世肆
志不肯以天下爲桎梏想當沉耳赴淵之流有此
學術而濫觴於莊生横決於嵇阮遂以風流放誕
爲事迹於超而失之莫斯爲甚何則不謙故也舜
之慎微禹之克儉尼父贊之曰巍巍乎則超矣君
之超然以此請以質諸君之子弘範以爲得乃翁
心事否

青藜館詩集序

唐以詩取士而詩無當於名公卿何則凡詩之工
必頗意一行不他遷業與之相終始而後成一家
故窮而工則爲孟浩然杜甫而不必以詩昌其身
也貴而工則爲宋之問王維而不必以詩重其人
也蓋終唐世而稱名公卿者賛以藎涖以智三百
年無幾而曾不能以短篇隻語掛於閭氣英靈諸
談藝之口而曲江庶幾焉其相業固與姚宋而其
詩名亦伯仲儲王矣抑何寥寥也夫爲名公卿則
無所事詩即爲詩而令窮工者能傲之以不事於
全才何有耶　明興尊尚經術而不以詩程士惟
文學侍從之臣以之爲本業然非有興慶龍池之
賡歌明河輕烟之寵異如唐者其追而後應不過
中書省試已耳恭明送别已耳皇華紀行已耳且
也其官漸貴其去詩漸遠否室編摩則又遠代言
視草則又遠講幄横經則又遠至於學士春卿潤

色天子禮樂之事至繁且鉅嘗是時而欲與詞人墨客腐毫刻燭爭長於四聲五字之間豈惟不暇已耶滸西金商竟以窮工愜麗鈴山遂成絕響雖合之故與唐一揆矣君子有遺憾焉少宗伯劉衡野先生以異才奕學冠冕詞林周踐清途二十餘載高文大冊備於四方忠言嘉謨動晃 廟社戊戌春首倡伏 闕之議請立 東宮
天子雖下 詔切責以此知中外心事率寢斷成羽翼功而先生在南宮所條上諸疏皆凝然獨立不茹不吐爲羣小側目世咸以敬輿長源歸先生先生雖歸海內比之惠州衡山而以出處爲世輕重若無敢以詩人詞客求先生者先生乃未嘗一日而廢詩沉酣六代函括三唐色澤高華興寄蕭遠內無濁思外無遺象其伯子裒集所爲青藜館集者雖不見先生之全哉要皆極其才情之所詣以窮詩家之變故謂先生爲延清摩詰而

不得謂先生爲敬輿長源而亦不得謂先生以人地重其詩而不得謂先生以文章功業重其詩而亦不得其曲江之流乎自先生之集行而唐以來名公卿所爲媿色於詩窮之士者此堪吐氣矣先生嘗自言楊子雲薄雕蟲不爲而美新文何敢與吾家中壘外戚封事並故自署其館曰青藜將尚友於古之三益而余比於曲江諸君子者借唐論詩也

江西鄉試錄序

臣惟 國家之求士可為勤矣而 累朝功令至
皇上乃始大備先時郡國諸生第於膠庠者嘗以
二十餘年得覲辟雍之盛蓋髮種種短矣
皇上採禮官議有非時之貢著為今世世守之先
時 國家有大慶典若 皇子生 東宮 冊立
闓一廣舉額以示特恩
皇上采成均議兩京益二十五人著為今世世守

之先時令京朝官典省試蓋其慎也一再舉行旋
即報罷
皇上采科臣議一如兩京成事著為今世世守之
此三者議如聚訟蓋亦有言不便者矣悉格不行
且
皇上神明獨斷百司建白非盡得請也顧議及賓
興無弗奉 俞旨者額俊右文之意懃懃懇懇甚
休甚厚豈不千載盛際哉夫 國家之法以簡為
功以繁為病以紛更為擾惟是興賢選士自疎而
密遇變則通真才輩出靡不繇此鄉比之制 累
朝更定至
皇上大備而又自今歲始今歲其得士乎顧臣何
能為役臣東海孤生也遭
上拔擢簪筆史館
皇上視朝臣承乏傳 冊
皇上御講幄臣承乏橫經五年所矣

皇上居嚴處深臣未嘗得一陪法從惟索長安米
是愧若藉衡文以報萬一斯臣殫竭駑鈍之日也
其敢弗勉臣自少時臣父授以江西諸君子之書
徃歲奉 命封 藩吉府出豫章之境問所為走
廬陵南豐過者皆與王程不屬未繇涉其山川瞻
拜祠下有遠想慨然耳若諸士之於歐曾猶水木
之有本源雲仍之有譜牒也彼其操觚命牘者夫
非二先生之緒言餘韻也耶臣得受而竊讀之錄

其尤雅馴者上諸　天府即神理緜緜典刑不泯於生平尚友之懷甚愜其又何敢不勉在昔歲戊子司衡江右者臣之房考也茲役也江右之士意且厚望臣曰夫夫也其知人得士能不愧師門否乎臣又何敢不勉雖然臣所勉竭駑鈍者校文耳而臣寔不習於文臣之所習者應主司者也若身爲主司者也主司而知文即取之帖括與取之德行道藝無以異益韓昌黎歐陽詹曰讀其書知於慈孝最隆也文信國對策王應麟知貢舉評之曰忠肝貫金石古誼列龜鑑此皆遺其皮膚得其骨髓有神者告之軼常度遠矣臣實安能而幾以甄識眞才敦在三之義乎乃臣有以信之諸士者夫士不自負然後能不負君親不負君親然後能不負朋友砥節礪名有宏任鉅士自得之其聲光及舉主者皆其餘也士寧愛其餘不借臣以知人知文之譽而本末俱喪徒困臣以所不能非友誼所有臣可幸無罪矣此鄉先正若楊文貞以布衣起爲名相況蘇州以掾史起爲名臣彼不階賢科聲實踔絕豈其取士功令十倍草昧而得才遜焉者又安事取　累朝科指紛更之爲諸士亦勉乎哉

素雯齋集序

昌黎論文謂王公大人非性能而好者不易以為
是何言與前代無論矣近世若北地關中規摹左
史毗陵晉江步武歐曾作者如林是不一族豈必
窮而工哉何性能而好者之衆也原夫撰造之事
以經國為用以涉境為功玄圭乘載禹貢是陳赤
舄乘成周官用作五方謠俗毋待輶軒之求故府
圖書豈但閉門之造或江山為助或朋簪勝讀故

有一行塞垣骨力遂老既遊劍外繩削不煩者此
其徵矣素雯齋集者憲大夫福生吳公之所著也
公雋才天授與學人師鼻比多問字之賓通都傳
殺青之業有日矣迨乎平進工塗郎潛民部盡發
金版仰佐玉鉉紆衡而談世務矢筆而進嘉猷擒
雕龍炙轂之詞折弘羊鹽筴之議且詘蠲左藏以
恤東垂於時羽檄交馳公亦覛庵兼應今嚴先甲
野絕呼庚後事為師前籌必驗覺狼居胥之可封
而十六衛之可復也至督餉雲中纂雲紀四卷考
經按傳援古證今察九塞夷落之情抒帝王萬全
之策讀其書老馬皆可識途用其謀天狼不難坐
剪非夫膏肓之砭石儉歲之稻粱哉吾嘗謂博綜
之士弗列於藝苑者求於才也入理之談弗艷於
詞家者蔚於體也公腹笥淵渟筆鋒電掣自子史
空玄之學莫不觀其會通精於擬議攻其堅而不
攻其瑕用其新而不用其故立一義則連環遂解

搜一隱則華表先愁如水也因地而異形如雪也
值物而賦象故夫騷賦古律之什箴銘記序之文
皆得心應手仗境生情體齊梁之綺靡兼燕趙之
悲壯東南之美盡在是矣闡公之試宏詞科也偶
以魯魚之誤缺然金馬之酬當事者至今惜之然
勛猷日盛名位日隆閱歷日多醞釀日厚藏山之
副未見其止騄耳馳於天厩步驟益閑黃流薦於
明堂苻采倍耀繼素雯而行者吾不知其所變化

矣不佞昌二紀還朝三都卒業感足音之再聆欸
至美之不飾聊弁之簡端試以質之知言者

陶白齋稿序

陶白齋稿者余友章公覲行卷中之什一其弟子敬所手錄而授梓者也何以曰陶白齋者公覲生平雅慕彭澤香山兩公故顏其齋以見志卽稿中一片瓣香自得六時頂禮柴桑是已余往同馮咸甫輩結社齋中晨集撰經生藝各披賁訖卽篝燈限韻人賦詩幾章每夜分狂飲狂歌輒抵掌曰此非少陵耶此非長庚耶此非摩詰耶廼公覲奮袂

起曰我何如彭澤何如香山其弟子敬廼從旁睨耶曰玄宰得當少陵之骨咸甫得當長庚之韵我長公其季孟之間乎而不佞亦何如孟襄陽云爾時俱少年負意氣不相下陽浮慕古人謬自譽詡人且側目呼爲狂生而公覲負時名年稍長執牛耳而盟吾黨吾黨兄事之呼吾黨曰狂生庶幾尚友古人哉毋第若而兄董董希陶白兩先生爾也公覲且先吾黨前茅矣會子敬授梓成而謂不佞

當有言嗟夫非不佞何嘗有言迺言吾黨二三知己雕中之縣來迺爾若夫公覲之詩恬澹閒雅類陶韋謝達豪宕類白則俟知音者若夫公覲神情類兩公而色澤象貌有不必盡類兩公者則亦俟知者毋謂吾黨二三知己汗私所好猶然少年時陽浮慕古人而謬自譽詡爾也

何士抑居廬集序

吾友何士抑居父喪甚謹嘗曰漢原涉有云先人墳墓儉約非孝也乃大治冢舍於鳳凰山之麓賓客會葬如雲馬踣地悲鳴不得前松柏愀悟儼然林立蓋士抑之產半擲而哀思務無窮毋當凄霜寒月呼號墓頭不忍去間爲詩歌文詞以紓寫之而賡和應酬之章亦復不廢則居廬草是也自古喪言無文故東坡居喪謝賓客絕詩文晦翁亦以爲知禮而實有不必爾者晉右軍諸帖半出於問病弔唁從哀戚中結法所謂泪清老筆者其書獨垂至今古孝子白華之什三百篇不載東晳補之讀者終以未見逸詩爲恨則又何怪乎士抑之有居廬草也余有傷弓之痛毋置不忍讀即讀之亦不忍竟然而文詞辛酸聲氣悲婉如哀螢勞雁使人聞而泣下將無淸歎之言難擬而愁苦之語易工耶雖然士抑發乎情止乎禮義蓋古孝子之遺

志也況其言爾雅韶麗卓然可傳余職史請授之
樂官以次於白華逸篇之後

沈公路文集序

余往與陶周望論文人之病惟達爲甚周望曰阮公詠懷何鬱鬱奇也余曰豈未見蘇門時什乎晉人每謂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斯語也用之功名之途則大善不可爲著作之林道也彼淸陸沈謝者流得一佳語如下一敵國商一穩字如遇一導師專似癖葬似凝多取似貪不讓似怒烈士殉名與琴士死情等不如是何以傳不朽乎

蓋周望恬於進力於古以余爲篤論惜其無年而玆又有慨於沈公路也公路家承世美才擅幼淸旣游竹素之樊亦涉園林之趣性復惜介深居簡出不爲大人游不懸高門簿其於稱詩直嗣夙好何恃尊生而廣心浩大不遺餘力經綿險韻層累連篇廣發百函箴盈九土認謬爲嘗慮目攝者之嘗吾前而磨稱者之議吾後也中歲善病身名執覼然藥裹與詩簡雜然並進吐出肝肺一撚斷髭

質不惟若癖若癡若貪若怒且兼為四愁為八苦而著作之興迄不衰止詎實迫之堅守恒度乃爾耶藉令公路策足王塗肝衡詞壘將其道益廣其氣益揚送別懷人不止眼前儔侶登高吊古不止封内山川騁奴抽秘著書蒲家當必有富於茲集者矣斯文人之習氣志士之深心乎嗣子毅似傳雅紹聞結集授梨傳之海内俎豆於孫太白王履吉之間嗟乎公路生矣

芝山集序

芝山集者麗江世守生白木公之所著也德靖間李何邊康揚花雅道海内嚮風巴東浙西被矣未南暨也自楊用修謫戍碧雞張愈光鳴皋和鶴滇洱諸伐有雪山公者起而應之大曆典刑杜陵青蘊宛然有地時則翰墨之場進乎服而上國化鬼方而神州絲繩染金碧錦豈不信哉三傳而為生白公承雪山之緒而益恢弘之以忠勤報國以正

足徑躬祖硯而思書種方茂枕經藉史與寒燈爭勞抽秘騁妍聊詞人寡和今其集具在張宗伯稱其清新俊逸瀟宕精深周學士稱其觸景情生才高調雅庶幾經濟之定評玄晏之篤論矣乃余讀公集而更有異焉夫用修雖博綜四部而内典諸書取材猶儉李于鱗自謂秦漢以後棄之若遺縱旁引竺乾秖收精語求如唐之梁補闕宋之蘇端明無有也其視公寒山和詩及偈頌儷語皆盤旋

了義皈向大乘作頻伽妙音具貝多本色且不廢小果不住無爲豈直文人慧業隱然開士宿根蓋染則猶是也爲六銖之天衣繡則猶是也爲人蓮之法物有進於詩若文者矣宜其脫屣軒裳而獨游埃壒之表也麗江去吳萬里公間關遣使以序見屬感交道之有神歎豪傑之無待聊書此以附爾史公之末簡云

消暍集序

品詩者莫不艷靈運而高淵明淵明之詠荆軻一似爲游客耶于仿佯而仲連耻談何容易是向者曾勾踐所叱也乃桃源託於避秦義熙不書甲子脈脈乎黍離之悲過於秦庭哭斯亦劍術之精者已澄江夏茂卿令之柴桑翁也昆山之隱四十餘年太夫人在不敢以身許人周矣太夫人以天年終而蓼莪銜痛誓墓堅世莫能窺其際迨夫大瑤扇麾江左龍驤昔所兄事茂卿師事茂卿者不能以身體髮膚遐之所受而始知堅臥之孝與鬼神合其吉凶故以進榮盡陶公而以孺慕盡茂卿者皆曰驢論也兩君子出處之際一如閒雲一如介石一如遠林之獨樹一如在谷之幽蘭而間有小異不害爲善學者博極羣書窮探幽眇而不必不求深解也論法自將出言必雅而不必酬歌戀醉也緇衣好篤求友情敦問奇之客日進倒屣

之禮有加而不必息交絕游也萬卷可遺良玉必琢雍穆之範在躬絃誦之聲在室而不必五男任運也藉令生同時居同地則把臂入林不再屈指矣史家獨行文苑傳每不相兼蓋忠孝名賢歸百行之上游見謂撰造亦細事又或求於才情困於物務即已遵途未能登極而茂卿性靈與日力足訂千秋之業專精靡他美成在久其文則可信可傳其詩則可興可怨忠盡之篇南史筆楚臣些變

勃悱靑助宜名教頹光祿之五君詠杜少陵之八哀詩皆在醖釀中此可以知茂卿矣集名消暍試快讀數過甞有甘露醴泉從舌本間溢出不覺蹶心之釋者

詒美堂集序

昔劉邵人物志以平淡爲君德撰造之家有潛行衆妙之中獨立萬物之表者淡是也世之作者極其才情之變可以無所不能而大雅平淡關乎神明非名心薄而世味淺者終莫能近焉談何容易出師二表表裏伊訓歸去來辭羽翼國風此皆襟門無遷質任自然是之謂淡乃武侯之明志靖節之養真者何物豈澄練之力乎六代之衰失其解

矣大都人巧雖饒天眞多覆宮商雖叶鼎黍或乖思涸故取續鳧之長膺清故假靚粧之媚或氣盡語竭如臨大敵而神不完或貪多務得如列市肆而韻不遠烏覩所謂立言之君乎京兆耳劉視先生單精藝苑蓋四十年方其壯歲登　朝爲時魯幾即依親子舍衡泌棲遲菽水之餘翰墨閒作神皇帝嘉其純孝起之田間游歷華要即不必種黍八百株辭官八十日而身立四處神遊八極乘

由之志始終不渝故其撰造皆肯心而出即規摹西京出入王謝兼詞人之長積其剩技惟是冲夷其度蒼勁其骨遊乎自然之塗而化其錘鑿之迹則文品之最真者先生有焉近代名家此秘鮮覩矣語曰窮則變變則通自隆萬以來歷下瑯琊擅衡天下模詆前人幾無餘地滔滔末流且過其層一二君子有意挽之乃蠡盃之水不能起粘天之波祇爲河伯所笑先生之集出而談藝者有所折衷焉變之此爲時矣余且奉研削以從不自知其才之盡也

睢陽人物志序

睢陽人物志者劉文學瓚所撰次也自元勳大臣至節婦爲凡例者十有九蓋本其祖象知公之緒而諮詢潤色積有歲年卒成未竟之志斯已勤矣殺青既竟以一帙視余屬弁其首憶余承乏史局西蜀陳文憲公疏修正史詔求遺書適書大出而郡乘之可採者惟徐大宗伯學謨所修楚誌餘皆悠悠耳

神祖晚年臣下章奏十九留中獨山陰貢士王應遴修誌兩疏皆下所司應遴待詔闕下即授中舍於一統志之外幾增邇牛曾有實錄之役其議遂寢及余副春卿領總裁事遍山晉籍益復集於禮部發而觀之如大官之饌品味雖廣無當郇廚求如古之先賢志耆舊傳足備金匱石室之旁搜者無幾也假令郡國所在有劉文學之善著書將錯綜人物彬炳琬琰者在在睢陽豈非史家取材之

一快耶文學之言曰此邪名鉅盟帶礪而銘金石者世宜無不知惟是閭巷布衣閨幃狡婺苦一世而敎行並九死以殉節有子將月旦之所不聞士元風勵之所未收者甚是以表其微過於表其顯譏其小過於譏其大曉乎文學之用心乃爾庶幾美人倫厚風俗之綱要也其所裨益宰史哉宰史哉

漕撫奏議序

宋時韓魏公名德之盛在希文永叔右而魏公自言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膽之爲言係思邀以前固未著也抑曾之大勇孟之浩氣非聖賢之膽乎遺大投艱非膽不任當機應變非膽不決建威銷萌非膽不振古社稷臣見理明造事審意所謂可即赴以全力遺寵辱忘讚毀獨往獨來獨斷獨行雖有傳毀不及回智雖有鬼谷不及造次非夫骨剛而氣完孰當此者乎今大司徒憲葵王公其人已公自爲儀曹郎已引義直諫力爭建儲不憚九死神祖鑒其精忠國本遂定天下壯之既歷卿寺領節鉞開幕府畿南文武具宜不名一器三輔重地屹焉長城會淮撫衡陽陳公予告歸公用廷推受特簡總漕事則七省將吏闔畿南之風烈稟約束惟謹若李臨淮入子儀之軍旌旗一變蓋陳公之政用簡公之政用肅云是時淮北薦饑中使四出

加以遼師失律奸人生心飛芻發粟徵兵航海事有至難十倍往昔公觀其窾會屢上封章如請澄汰請蠲賑請寬宗獄請抑璫橫請復漕規請罷海運諸所條陳更僕不數而與當事牴牾不難十反謂明主可以理喻善人能受盡言寧直無婉寧方無圓為洞闢之門不為旁出之竇為離弦之矢不為處後之錞為九四之龍不為兩端之鼠為上殿之虎不為輦下之駒雖批鱗犄馬足為難端積壘懲貪誰非怨府稍一顧瞻輒生回互公孤忠自信百慮皆袪竟收獲上信友之效有如魏公同世不以膺前公誰許哉吾聞

神廟時數以軍國重事　命九列大臣雜議於廷既咸造相顧嘿然莫適先發此皆國之典刑明而習於事者豈汲汲無成算哉則寵辱譏毀柴其中而剛大之氣隱也繼自今所謂建必然之畫以破術數之陋者有稚圭在矣昔魏公命其子忠彥

集諫草七十篇分為三卷曰庶幾彰吾君從諫之美且為後事師乎公之疏奏議意亦如此

揄林杜日章三教逸史序

揄林杜冠軍自揄陽一再寓書於鄂曰吾三教逸史也多病息機坐進此道矣願子爲我精言之余睹冠軍之多癖也抑冠軍無乃非情語乎哉夫達人所以覺世者詞人未嘗過而問也彼畢力窮年匯肝刻腎片言輕詆曰外相伉亦大爲名所愚矣雖然不朽盛事以巧成以愚入使其名心一解○耶五霸之所爭○猶儼然不朽○於著述何有焉○爲鄒魯

言者曰詩賦小道也爲苦縣言者曰名與身孰親也爲竺乾言者曰綺語業也各有所遺則各有所立所遺者能令人意盡所立者能令人業遷則晉之江左是已逍遙往復酬難百出支許之玄大暢也而潘陸之業中衰矣風雅陸沉將無達之爲助耶吾聞冠軍之先有征南者好左氏學世比之馬癖錢癖又三百年爲少陵有佳句癖自謂語不驚人死不休夫冠軍之病亦若此矣冠軍其亦以爾

君子之癖爲病乎非耶不以爲病則安取而以三教之微言爲藥譬如猛士赴敵一鼓作氣不鉅鹿之天地震動則不快不昆陽之虎豹股栗則不快而倏焉引繩練絲求所謂廣陵之曲者非其倫矣冠軍而爲儒將爲俠客爲名士爲幽人吾無所不與而未以三教史許者知其沾沾於二祖之癖而未肯解也有代冠軍折余者子言晉事則淵明非晉人乎桃源遁祖詎必降詩格也子何不少自爲地余不能應

程氏墨苑序

物之可傳者若三代之彝鼎鐘之鼓敔之劍斯之璽何之瓦宋之陶與研皆托於金玉土石之殊質以久存於世而世亦處之於藏與玩之間惟墨不然其試之也如吹竽必一一而吹之其既用也如戰蕆玉委而不厭其寄移也如火消膏而不知其成功也如春蠶之作繭而歸於烏有以速朽之材當必磨之會幾無壽類矣而李廷珪以久特聞當

是時以德壽重華兩宮之賜僅得一笏其妝名定價與歷代重器埒而膠煤楚草之書亦可以銷金玉而鑠土石者豈不誠尤物也哉雖然吾以廷珪者利於墨亡而無利於墨存也墨亡則虛無之鄉較量不到如梁鵲之書弗與之書形模永絕名字獨行耳其何賴於墨存吾聞廷珪之後有蒲氏之墨有趙氏之墨林氏之墨葉氏之墨皆與之相及而所謂一點如漆百年如石者獨以歸廷珪他人無稱也則賞鑒之家有擲竿而先之者矣今程氏之墨滿天下同能者宜悉力而與之角乃數年來不聞有超乘而先者即諸公訓贈以爲横絕四海不藏奚超矣百年以後無君房而有君房之墨千年以後無君房之墨而有君房之名吾於何乎知之於當世之賞會乎知之君房其無改玉也哉君房曾有所不釋方氏而欲躬其伎故殫精於此以一尤寃具闕男子不具剛腸但可悠悠視息何處

一事君房有心人也哉其墨之傳也以此君房遊吾郡無他過從獨索余試墨是日池水盡黑而余爲作墨苑序

人日詩後序

翰墨之事良工苦心未嘗敢以耗氣應也其尤翰者或以醉或以夢或以病遊戲神通無所不可何必神怡氣王造物乃完哉世傳張旭號草聖飲酒數斗以頭濡墨縱書壁上淒風急雨觀者歎愕王子安爲文每磨墨數升蒙被而臥熟睡而起詞不加點若有鬼神此皆得諸筆墨蹊逕之外者今觀察王先生當人日病不飲酒莫廷韓餽以內府良藥輒援桃作詩二十餘章謝之皆風騷鼓吹也乃與彼二子鼎足立矣先生性高簡恬淡搆百尺樓絕塵表有遺世之意更自稱九霞子今讀其詩黃庭內景之微言多有存者夫先生旣已爲餐霞人矣寧俟內府之藥足起其泉石之膏肓哉藉有煩痾之士披覽是詩五內清涼不啻飲上池水然則先生病與非耶是又進於詩者

袁伯應詩集序

客歲重九余旣爲袁公伯應制義小引以專門名家相朂矣今秋伯應自睢陽寄近體詩二帙亦以重九至且屬余序余與伯應尊公少司馬同舉於薊陽陸先生之門司馬若恒授余教兒法曰伯樂相千里馬而教其子相駑馬以爲千里馬不常即善相駑所用之如伯應之好稱詩無乃非司馬公意乎雖然精至事起何可執也蓋隆萬之間士子尺寸功令宋人註疏之外一步不窺二十年來破觚爲圓浸淫廣肆于史空玄旁逮稗官小說無一不爲帖括用者若以詩之才情而爲文吾知其俛拾青紫無疑也且夫以制舉義論瞿王登壇信陽北地曾不得方駕非才不敵徇於時束於制也假令今有李何降格而爲制義過都歷塊絕塵而奔豈顧問哉司馬公海市諸什所謂清新開府又建威消蔚聲震大荒之外世故有文武具宜者何惟

伯應之以制義兼稱詩也若伯應之詩鬱鬱唐人世有鍾嶸自能鑒定無所俟余評矣

卷之

五十九

容臺文集卷之二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序

期贈篇序

期贈篇者吾黨爲陸伯生六十贈言也百年曰期六十亦稱期吾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也凡詞人之年不數甲子昔老氏著不亡之壽太易貴可久之業客養之聚賢愚同盡惟言立而名成則與天地參筭而日月齊光伯生其人矣夫大年之不必兼小年往往是也前代勿論　國朝詞人如高子業何大復徐昌穀皆不及下壽顧其名則所謂彭祖爲夭者雖然使騏驥而展十秠之力梧檟而長參天之餘算與年俱老智以耄逾練是三子者即西京盛唐諸名家不足匹也伯生乃兼得之矣其苦心刻腎一似拂衛生之經其抉擿鑿竅一似犯造物之忌而神理殊超容顏彌澤其詩文輸墨則六十化矣而其人乃始壯也頃者方括赤縣之內山經地志萃爲一編曰吾自此畢吾足矣吾不序而行天下矣庶幾達人有道者乎余謂伯生得稱百年期以此憶余弱冠時嘗與陳太史伯求論天下士太史至伯生則曰夫夫所謂自致青雲者非附青雲而名者也伯求已千古矣而其懸記之語伯生竟能不逾蓋自瑯琊好以名寵後進二十年來吳中談藝之士無弗伏軾結轍走婁江道者瑯琊又數以言權伯生伯生游道甚廣獨卷其業不以一刺進已而瑯琊賞譽之士各自以其所詣受名不以有瑯琊故重而伯生乃以無瑯琊故益重也伯求可謂知人矣余故採其言附於期贈篇中且以貽長公道沖使識世交之誼焉若余之所欲言者諸士大夫先之矣言止矣余無以加矣

櫶館詩選序

漢武帝房中樂府取唐山夫人所進十五章當時枚馬在廷豈無雋響曾不以被管絃而縱金石抑何鑒裁之超也文君以白頭吟少許勝長門賦多多許故相如心疚倦游不復走茂陵道良以遠山之黛每與時徂而才情麗藻千載不化彼宋玉陳王之賦纂艷質而遺隽能未爲具眼矣當今閨秀作者不得不推艸衣道人觀其新集如豁桐汭五言古四篇緯有韋司直之古淡而代陶琴代莊蝶等命篇亦復獨創大都閨秀之詩雖饒於才致而儉於取境未有若道人之鑿空者豈直緣情綺靡爲宛轉之歌十離之什已耶吾又聞道人堅精進幢被忍辱鎧師月上而友南岳不欲僅以詩人傳何論唐山文君吾過矣吾過矣

鳳凰山房稿序

舉業之變至今極矣未有知其繇來者也蓋自宋元祐中程蘇爲洛蜀之爭後百餘年考亭出而程學勝又三百年姚江王伯安出而蘇學復勝姚江非嘗主蘇學也海內學者非嚚讀蘇氏之書爲蘇氏之文也不去蘇學而解粘去縛合於蘇氏之學不讀蘇氏書而所嗜莊賈釋禪即子瞻所讀之書不作蘇氏文而虛恢譎詭瀾翻變幻蒙童小子齒頰牙牆往往得之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耶朝家功令莫能挽也嘉隆間有歸熙甫者庶幾豪傑之士觀其所著古文前非李何後非晉江毘陵卓然自爲一家之書時人不具眼稍爲王李所掩終當行於異世今亦如岷江之濫觴矣熙甫於舉業亦自奇主司以意求之常謬收他人爲舉首云余友何士抑其蚤成名數見困懸書滿海內主司收而復失之無一弗額熙甫者第熙甫自號甚堅

不能遷業士抑才多而體備無所不變化是爲異
耳士抑阡其先公於鳳鳳山之原卽依山築室絕
跡城市著書其中曰鳳凰山房稿雖極瑰奇哉而
王唐矩矱森然故在也殆神化至耶士抑於當世
聞人掇科之作少所可意余嘗謂之同此事自有
主者政繇披公爲政耳君能奪其幟乎吾請從壁
上觀職因讀鳳凰山房稿理此語弁之

趙升之制義序

嚴羽卿借禪論詩余亦借禪論文三十年前爲趙
公益拈洞山宗旨王唐以來此祕未覩公益大有
悟入時方弱冠遊長安未婚對也歸而試於有司
傾其曹偶能已見於時然不肯竟學飲酒賦詩居
然作達余詢其故曰有呱呱者可以付先生衣鉢
耳蓋謂升之也余既久不談藝而友人言公益課
子綿密無釋刻寬假升之嗜書自其天性不知人
間有可縈念事其爲文機神縱宕絕塵而奔於余
所論宛轉關生無復遺恨筆鋒熠熠光發爲丈視
余爲一灼之火矣茲鋟行卷公益獨以淵源所存
屬余弁首余戲評之曰公益如懸公鑿山以待其
子升之如大令學書欲勝其父王幼度闢而笑曰
三十年窠臼不虞掀倒禪床乎

俞彥直文稿序

往聞之先輩云嶺南廖何野爲孝廉時以行卷謁吾鄉陸文裕公公謂之曰賢曾讀西廂伯喈否廖博雅自命不讀非聖書頗訝其語不倫又經月後復以行卷謁公公曰尚未讀二傳奇何也廖始異其語歸而讀之又經月文裕見其文曰惜也落第二矣亟讀之可作會舉首今失之矣又江西萬楓潭爲孝廉時制業唐荊川先生先生命題令作制

舉義萬一再呈卷先生皆不慨萬不得其故至於三先生始以筆批抹惟賞其後段語則皆一再呈者所未措思也萬始大服兩公之品騭何異許負之相人宗統之圓夢求之今世不可復得而余之爽鑒於俞彥直尤甚蓋十五年前已號於人曰是當俛拾青紫不意甲子始發北闈又落羽歸也乃余不以一蹶爲彥直惜而反以爲彥直幸曰尤物故在耳使彥直如廖公爲主師所録則無及矣且夫五都之肆一物不儲或屆於三家之村追風之足且行且息則十程駑馬先之吾視彥直之文心益深文氣益壯其所著制舉義有宏肆剽疾飈起鶻落者有虛和淡泊餐霞吸露者有激昂震厲劍拔弩張者有高華沉重四溯八璉者而又裒以游道之見聞助以江山之悲壯其在都下所造請後來者爲理學爲經濟爲劍俠爲窮玄皆在彀中而皆收之以爲文用則余之素奇彥直者必有一詘

而且藉彥直以爲余爽鑒解嘲也因其授梓諸篇而弁諸簡端

金伯發稿序

陸文定公述爲諸生時學使者戴鹿楊公之試士也嘗檄屬吏茅鹿門沈青霞第其甲乙試事既竣屬之公署沈曰是役也得會舉首以酬明公之苦心則大善不知其人安在楊公曰有之一在華亭一在常熟沈復詢其名楊以某某對沈公曰其地是矣而其人則非徐以陸瞿兩公之名對世知青霞之忠節不知其深於文也又家侄少宗伯幼海述趙方泉學使已酉試事竣入南都唐荊川先生訪之坐次詢趙曰解元當爲何士趙公曰解元有之卻圭潔孫樓錢有威張大韶足當之唐公曰解元一人耳安得四徐曰合雉一摩頗近之趙撫甲乙考次則所衆人嘗者已而亦驗因歎沈公之鑒裁精矣乃當時主司一一與之合符又何難也今士子一受嗔於拙目輒不能自信又何能信主司往往遷業以迎時宜受滅裂之報矣項臺使奉

詔選六郡之士充貢籍而以吾郡金伯發爲冠單何必減青霞之原望而伯發於此道專精靡他陳言剗盡過此以往主持　廷試與轉闈者皆承明著作之英與殿學宮端之選伯發率其恒度俛而拾尤物以酬知己可必矣余以談稅日逐且不耆筆研請以此张其行色

戢鴻堂藁自序 即復趙公盖書

僕於舉子業本無深解徒以曩時讀書於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數舉毘陵緒言指示同學頗有省入少年盛氣不耐專習荏苒十五年業亦屢變至歲丙戌讀曹洞語錄偏正賓主互換傷觸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師門議論與先輩手筆印之無不合者廼知作時著僕徒費年月當是時弟能多作百首庶幾成章擾擾行役惜未究竟而舊稿

亦從此敝帚視之聽其散軼不復理矣自余遊長安客每持余刻稿相質無弗贋者而里中有訂贋錄贋者不免焉因用自愧使吾文如錢王諸大家即瞎中摸索當可了了何至難鑒定逾衛不謂足下苦心能滌除年盡如此集者自可不須序序大都諛語耳海內具眼者多何必以諛語先之願足下并破此窠臼與時足下三都賦就亦視此榜樣終不借譽於玄晏也

源遠流長詩冊序

郡侯濟源詹公爲三衢名閥兄弟並守大郡以卓異競爽其先世多有聞人第言其近者如侯之祖星子公考司城公行誼政績皆徵信史氏副在石室有足傳者伏輯一編曰餘慶錄郡之士大夫作爲詩歌爛然成帙余受而讀之其大指謂詹氏百年樹德而鍾美於後人若執券以要於天其應不爽斂不盡專以遺子孫則食報之說也又曰詹氏

星子公以來世載其德日引月長典型在近謀室則稷父兄之敬不肅而成拒賢者有匪顯微佑於冥冥者則貽謀之說也詞止矣不佞吕復何能爲役乃不佞有解於列子之言愚公也愚公者聚族而撤太行之麓智叟迂之愚公曰吾力知不辦是雖然吾有子子有孫孫又生子子復生孫吾子孫日增而山不加益善哉乎列子之寓言也夫忠臣孝子其意願寧有量哉所願者無窮所乘者有待

則有累世而克究者矣星子公暨司城公皆廉平不苟爲古遺愛惟其營緒未畢而僕之兄弟乃始以二千石起家若償其不盡之志者耶繇是日躋顯融要以豐本固基自親民始三世一轍非偶然也昔于掾之平獄也凡一再傳廷尉以不寃著聲夫陰德有後則旣可高門而候矣官何必廷尉哉葢于公之始願固爾請以此佐士大夫之論可乎憶不佞取道三衢衢之人爲言候內行之備也孝

哉事嫡母絕不異所生候有長子而三衢人若弗聞也者繇其以兄子爲家督也亦足發明詹氏之家法矣法得并書之

呂氏族譜序

三代之宗法至唐猶有存者重門第也自石晉以後中華有左衽而崔盧顏柳諸著姓散處五方不復可屬於是宗法盡廢雖然宗法廢矣而所謂尊宗者豈盡廢哉范希文歐陽永叔是已讀希文謝表引朱家張祿以寫其門閥之流離倔可歎矣而先憂後樂之事業殊絕一代推其祿入爲義田以贍其宗而范氏之子孫一在洛陽一在吳中振振

繇繇至今甲天下讀永叔瀧岡阡表煢煢藐孤奉嫠母盡瘁之教非喬門明甚而以犯顏敢諫爲忠以救時行道爲賢篇其雄筆作爲家乘貫珠舒錦雲漢爲章而廬陵之歐至今甲江西然則記云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者視其二不朽何如耶抑必著姓又何必以宗子重哉今少司徒御史大夫呂公之族譜其義旨一準於遷史若世系之繫而不雜取諸年表家傳之廣而能嚴取諸世家誥勅

之詳而謹取諸策文大傳之贍而核取諸列傳祖禰之潛德幽懿神照如生宗支之細行片長甄收必盡以至女師婦順又倣劉向范曄之凡例而爲立傳以補史遷之未及與永叔所著同不朽矣抑公之服官諫垣與希文同視師秦塞與希文同或領四賢或驚一范績效已著者弗復論茲

沖聖繁知昇以天下咽喉東南半壁公綢繆桑土建威消萌克壯文武之猷蓋翻孝友之志是請也

旂常鐘鼎以耀之天球弘璧以傳之公家師尚父之世業在無問宋事矣

馬憲副崇祀錄序

歲在乙巳余以校士至於禺州禺無真守而攝守者爲言前守馬公之賢此方士民去後益見思也又八年而吾郡別駕馬公以廉善著詢其家世則禺守即公之尊人云公暇日手一編示余曰此先大夫祀於學宮之公牘也余披誦之馬公非獨循吏且爲貞夫爲修士所稱獨行君子不愧余攷者而鄉亟於先賢自司馬子長以來與公而五又何

嚴也嚴則核核則重矣嗟乎表鄉之賢存則養之庠歿則祭之社所關風化非淺也乃嶋珂之里吹竽多濫有司以此沮臨子孫以此幹蠱使稍[illegible]無邑江蘋蒙恥今之祀典能如關西之祀公者有幾哉公雖已社於鄉而遺愛在禺禺之士民必有如桐鄉之祠朱邑者生於秦仕於楚皆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亦可慰於九京也已別駕公紹承家訓處脂膏不自潤如胡質陳寔父子而清皆畏知卿不

無忝長若考作室厥子乃肯搆者乎

吳伯實遺事後序

中舍吳德聚爲其伯氏修身後名也徵言於閩人幾遍海內伯實爲不亡矣仲虛沒而仲虛之子猶以未究厥考之志爲憾於是走雲間請陳徵君仲醇爲傳而屬不佞題其末簡余方有之閩之轍伯實懿行具徵君傳中無庸璅前語重以漫衍矣顧讀徵君傳於兩君相友愛三致意焉且夫弟弗恭厥兄兄弗友于弟豈非以利哉懸鵠藿食形影相依列鳥迪所鬩墻斯起財之所處爭之所生孝弟之所繇衰也伯實與仲虛皆有聲太學傾海內賢豪然伯實不難以賈而佐仲之儒伯實有西河之流聞他處得雄即破涕爲笑此殆神情所發非象恭色取若不調程卓之家故有田薛也新都多素封僥爲節俠事藉令百里誦德千里誦義而一門雍穆未之有聞安所稱仁義之附耶故世有知伯實之風者在此不在彼即他懿行可槩矣

志報錄序

人言婦人之賢不著於閫外而自古之賢婦人厥有稱者范史蔚宗特爲列傳使與名臣良將逸士鴻儒並傳不朽婦道果不在於湮滅無稱也第其所稱必有奇節偉行而所謂奇節偉行者大都生不辰而罹世難崩城哭市舉其一隅矣假令平居而履順何從有今名乎繇斯而言雖謂婦人之賢不著閫外可也董生曰余誦詩至雞鳴之三章觀

其婦人所以勗其君子者在親賢敬士而至於捐珥問佩之股至乃聖人錄之以勸婦順而存敬於來世此豈有非常之事哉不可以論當世之賢婦人乎欽甫徐君之配陸孺人之賢余不能知而知徐君有日矣君起家貴胄自其弱冠固已屏去狗馬聲色之娛嚴事名宿寓情經史稱佳公子矣比其先公捐賓客君家道漸中落而君先從太夫人朝夕之奉下及應供門第之紛恩嘗綽有餘閒不知所自顧徧交國中之賢豪與之欣賞奇文揚搉雅道即國中所稱賢豪之士擄而知其爲君友也問君所以則皆孺人之助無論捐珥問佩又身持君之門第俾君不顧於內而併力於賢人君子可不謂尤難哉孺人歿矣於是君以所來弔且祭者列敘其人勒而成書曰使二藐孤知報乎余以謂向唁叙弔人道之常而厚之符也於孺人則無與惟是披覽斯編者見君之所交皆魁人名士高流

勝輩足發明君之多賢友而用以知孺人之助則孺人之賢將於是著與史職管彤之筆者其有取乎爾此則君之所謂報乎余家姪原正君之甥也君方鼓盆而家姪病臥欲有論著未能也俄而家姪長逝余義益不可辭不文聊序之嗟乎使家姪不死其有以道揚孺人之微言懿行也哉

屠孺人傳序

老子曰正言若反左氏曰違而道婦事姑如子事父一也惟以室無勃溪屠無相稽而已乎則婿子諸臣皆忠孝所收矣必不其然以余觀於屠孺人所爲成其姑之賢者何其曉解大義也先是子上早世徐夫人抱遺孤授之書多六朝麗語余見長公年八歲次公六歲皆美秀而文出言必雅有詞人之致及徐夫人歿孺人所以訓兩孤者去其抽

黃對白而爲紆青拾紫之業二孤是以一出而游子衿闈試輒先其曹偶何使守緒言而不變則二孤固詞人也不乃近於屠龍技乎長倩與范夫人相莊如賓落落態夢夫人常師娥姜以進長倩以爲傷於恩而薄於厚不甚暱就也竟夫人之世不育夫人歿而後宮之寵始盛一旦得雄當中分兩孤之貽而孺人所以奉諸姬者益有恩意若曰先姑廣嗣之志我其代終焉嗚呼春秋莒鄫之書詩人小星之詠非通經學古者知此乎蓋孺人爲康僖公之孫康僖公閨門雍睦閫教嚴整女自屠出者皆爲女師爲節烈而孺人其尤著者也孺人今年四十以公家之旌則未及以子姓之奉觴上壽則不忍御曰我未亡人也不必譁亡如有所謂生擴志者受而藏之足矣長倩是以悲其志而敘之而余特表其大者以補長倩之遺如此余於孺人之考思華君同出於汪先生之門汪與長倩同門

戊子之冬四人者時時徵逐輦下子上類文若之著滕而余以爲近彥輔之玉潤是以締姻好余因言婚店老人又作彤管編信史也是爲兩孤序之

少司徒方采山公九十壽序

聞之論語讖曰堯游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河渚間爲昴星之精世紀曰堯治天下大和景星曜於天甘露降於地朱草生於郊鳳凰止於庭嘉禾孳於畝醴泉湧於山大抵皆寓言也極治之世則朝有純德之臣野有不二之老是爲王者永年之符故諸福之物難致之祥無大是者詩稱嶽神降喻芳草推此類也堯之瑞史不勝書即河渚五人

者莫知其誰乎非進而咎夔稷契諸臣則退而被衣齧缺于州支父之流耶且夫虞夏商周之盛未有遺年者也天子親袒割執爵而獻老更有避狩之事則就而見九十者亦曰其有能措諜自天豈其山澤之臞有鮐其背而自勤萬乘爲今

天子文道成化和氣翔洽蓋亦有永命之符者四壽得其一則有若海豐冢宰楊公楚得其一則有若御史大夫滿城謝公吳得其二則有若大司徒石埭畢公少司徒新安方公此四老者皆九十歲矣

天子採郡國議以璽書問舊臣無恙皇華之使束帛加璧賁相望於域中然功令以列爵爲等於新都若有待者海內猶未慊焉曰此四皓也而憲老之典故不足公所乎董子門是何以知方公方公者持盈者也嘉績多於先朝止足堅於末路典型樹於鄉閭風采聞於朝陛是皆與三公者同雖然

三公者名位已極而可益也公名位未極而不可益也公通籍時分宜爲相餌之以巍科而不得困之以簿領而不得天下以此高公之識冢宰操熱柄舍人子張甚郡闕吏事之耳公一裁以庖廚傳乾餱平平耳失冢宰懽鏑一秩公不爲意勤天下以此服公之執江陵引氏譽以自附而不能先也公在南都竿牘絕於輦轂落落穆穆枯朽自墮失相臣擬五請而得謝政天下以此重公之品有其

摧之氣乃益增有其鍊之飾乃益明故四公均之
完人而公之磊軻特著將其閱世險夷異乎公少
而若吟白首不倦三朝以來作者四起公自堅壁
壘不與俱波心無亂營美成在久公今開九袠計
公攻詩之日且七十年詩人之曆未有過者惟熹
應物近之上自天寶下至元和綿歷三唐才不可
熹大雅君子千載比肩矣以純德不二則如彼以
氣節文章則如此此之謂不朽不朽之道國爵并

焉不軒冕而貴不華袞而榮易曰謙尊而光光之
章徹也而謙復爲涵蘇斯以談公何所指終數矣
憶余爲庶常祖餞涉豐出春明角巾麈尾如昨日
事若垛八十懸弧有投簡於予以侑兕觥者公韻
之以爲知言及余視學三楚下教邑中録蒲圻公
孫充博士籍曰非卓尚也奬悟也乃茲以江君之
請頌方公余生也晚遂得論交四公間矣非際佛
明曷紀人瑞哉

賀侍御達泉張公八十序

余以萬曆丙申持節封吉藩浮江東歸阻風石鍾
山下時湖口令謁余稱侍御張公達泉者今之東
方生也盡訪諸余使候吏挾刺通謁公出而肅客
若有風好者造膝數語不知席之前也公時年七
十有一其顏如酡神氣勃勃步履矯捷或曰脩容
成氏之術公亦不讓不習至問其多男則是年有
夢熊之祥者凡三四矣余少而學道乃學所聞若

黍珠河車規中肘後金鼎玉液之秘叩公願知所
裁公曰否否獨黄庭閑子精路可長活一語從事
有日耳諦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吾二十餘而登
朝三十而案官四十而術成術成而耑志一行耳
目不旁漏精神不亂營者又凡三十年以有今日
也凡子之所言者巧也非習也子而爲我則不能
吾而事子亦敗矣余洒然異之道出池陽客有知
余自公來者曰侍御觴子乎余曰然又曰侍御亦

用家欒歌舞爲譏乎余曰無之客曰然則侍御下
客子耳余應曰侍御不以我爲彭宣而莊事我也
此故不足吾所予自是數跡公事於海内之知公
者今年四月公壽八十矣公之姻家許使君先期
徵余言爲公祝余實重公徵使君請固將有言也
公生於江右江右士大夫皆斤斤墨守程朱氏學
於達生之旨大有逕廷爲耶知公者見謂解徽纆
外形骸仍適其適云耳余聞公繡斧按浙在

肅皇乙卯丙辰之間時制府胡公方恃其功高寵
盛目無直指每有公讌佯爲酒狂令壯士席上舞
劍或縛材官當筵貫耳且聲言手刃之直指爲罷
歡厭明折節請罪直指顛倒於機穽中多所易傷
公年少寡言正色既受事風稜肅然胡公大見嚴
憚終公之任浙不聞制府中酒如故時謂公氣吞
之也使究公之用是不當勝胡公耶公之鄉有嬬
津要托於鬧人之勢者公每持論鄙不齒曰吾遭
時太平比封君秩不能敵承襲食祿後房絲肉自
苦亦何至爲得罪名教也公之雄才直氣此窺一
斑矣然則直以公爲達生者是與非耶善乎夏侯
太初之言東方生也以爲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游以取位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頽顏以傲世傲
世不可以乖訓也故正諫以明節潔其道而混其
跡清其質而濁其文非公孰能當此者公亦歲星
精耶八十猶始壯也而奚足以爲張公壽吾又聞

至人與道轉化不主故常繼自今公且進久視而
爲超生游恬淡之圃證離微之奧有望真人之氣
者曰湖口有河上公柱下史也則余不得窮其際
矣

封太史見峯張翁八十序

祝觴之有辭也亦猶詩騷之遺乎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恒升者發於天岡陵者紀於地松喬者稽於人三者備矣謂之善禱其昌非曰能之間爲長者効茲張太公八十壽而不任觴語也蓋公之壽道多矣請重以漫衍而幾其或中乎余聞之天官書曰東壁二星主天下之文又云進賢一星在平道西太微垣東其星明而潤主賢人對策

白雲氣八進賢賢相出太公有子君一以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文章行業冠冕承明著作之賢非其象耶

文皇帝掄方聞之士讀中秘凡二十有八人二十有八人者應列星之數也則公之甥錢稚文又袁然爲庶常首若斯者千里得之猶爲比肩歷紀得之巳爲希覯况二賢競爽七載相望金門玉鉉屬毛離裏者哉公之子壻錢肇陽出爲循吏退明聖學物色隱隱動少微間而公之子若甥重賢疊背又有叶於太史聚星之占者公其歲星精耶此或可以爲公壽乎而未既也公之先爲東海公始卜兆于鳳山其繇曰鳳皇于飛和鳴鏘鏘三世之後其之與京再傳而爲黃門爲侍御雖皆民譽猶若弗克當者至於公而士之子爲士耳百年不飛一飛冲天百年不鳴一鳴驚人自君一出而鳳山爲我明之高岡張氏之韋杜坊矣鳳山以西爲天馬

山居於兌位兌爲少女故公之甥家實成其宅相今

天子惟吉士用亦何啻武皇歌天馬來耶其南則爲神山三神山之一也羽人彭氏居之世所稱僊以弱水而太公所扶筇登眺於斯者肇陽亦官於蓬萊今乃時遥扶履從之矣太公其嶽神耶此亦可以爲公壽乎而猶未既也龍門之史日月並曜顧亦多剏於史談談有子長爲之子而褚少孫爲

之錫至如太公近之矣抑談道六家豈不有味乎
道言哉封禪之不從而自傷留滯非達也太公不
醜窮不榮通□者君一御公於燕邸受
天子顯休命官庖上尊甘毳之爲養而不忘萊羨
也五城雙闕鉅麗之爲觀而不忘衡門也朱纓華
轂賢豪之爲造請而不忘布衣交也蓋幡然以歸
君一是以爲六月之息凡以安太公耳夫去健羨
專精神談公能言之太公能持之豈不博大眞人

耶此可以爲壽乎而猶未既也余海上人也則請
言東海夫東海公之澤遠矣百川注之不知何時
止而不盈者也然自公之微而人疑廉吏之不可
爲自公之振而人信仁者之必有後疑則驟與者
眈眈而信則樹滋者蒸蒸矣爲人孫者以崇厥祖
爲人父者以翼厥子吾師乎吾師乎表東海者其
太公乎公之大年禮所謂國有稱事則慶賀之者
也在詞林盛事有齊陵李文定公以廷魁偕上相

爲尊人奉八十觴至今艷稱之余謂李氏如月之
既滿張氏如川之方至雖入耋齊年而太公之用
物未宏吉祥所止慨弘祖烈沐浴王恩紹明素業
襲天地無疆之休更二十年而埜史佐酌則又有
三不朽事以范公家之盛何言李氏哉

封觀察袁順菴七十壽序

藩臬之有長也皆坐論者也長以下或有四方之事焉袁大夫於楚臬觀察使矣轉餉之役以大夫之重而護之至於淮徐非故事也是時遷人有所推擢待詔久不下海內藩臬半虛署而楚爲甚不得不以大夫往而大夫居江陰得過里門省覲太公順菴先生於是太公七十矣懸弧之辰大夫椎牛擊鮮徧召族屬與太公素所厚善奉觴上壽雖

留連家慶不廢簡書豈非吉祥善事天與之合哉夫天之合者不自意而偶得之之辭也乃大夫非偶得之也先是大夫自儀郎爲齊臬十年而晉其長聲績籍籍起爲東諸侯冠直指倚大夫才不可旦夕去乃大夫有幼弟遘危疾太公以遽人告曰事急矣即有他虞不能獨生大夫朝發檄而夕請檄以歸幸相保而喜可知也凡兩閱月始受事濟上直指亟相勞問介弟無恙乎太公亦無恙乎大夫謝曰幸父子相保公之惠也其以爲辦官而討之則何辭直指竟用是小有言曰若袁觀察者其才守無聞然矣其急弟而以官從之無乃爲非情語乎太公聞曰吾不能譽兒直指能譽吾兒者且夫才守無玷而重之以孝友則完行也古有嚙指心動者非人子也鄉大夫以此更量移入楚君子謂大夫之孝也與太公之達也兩相成者也大夫之行急於齊也今之滿志於楚也亦兩相成者也

指今大夫重於遷直指寬於愿太公且遂晉東藩伯或領節鉞而中州而秦晉其不爲楚有明矣楚觀察使且不得轉餉不入楚其有轉餉者哉故曰袁氏之吉祥善事非偶得也不佞又聞太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有太公爲諸生以文行先其曹偶一再詘即不更試而勇於退曰吾有子可教也中年有鼓盆之戚即不更娶而勇於絲曰恐其虐吾子也太公有幽憂之疾成瘢瘕者數年矣愧大夫領

鄭薦報者入門不知瘢瘕所繇去及大夫計偕公送之而泫然謂所親曰兒身委縣官矣非吾有矣大夫之釋褐於三百人中最少其才品爲當塗所急而故迂其途爲學博士爲國子先生爲迎養地太公則數遺書命之曰寧鈍毋巧寧闇闇無赫赫大夫自筮仕後二十餘年十一命而至觀察其於進退之際綽如也皆太公之教也嚴君平曰人不婚宦情欲減半太公爲諸生時已近之雖以子貴

無難心無驕氣其淡素殆天性也恬愉交養而天和不滑太公之升中其可量邪大夫之行也中丞梁公餞之幕府酒數行梁公出所謂百餘歲老人者見大夫曰願太公壽如老人老人者中州人也江陵劉宗伯習之者三世矣多禁方有邦老術大夫請緒言而觳之太公老人曰太公年幾何曰七十老人曰吾孩之矣飲啖視聽如故乎曰太公五十後更善七箸自著漫抄十餘卷寄篝燈熒熒作蠅頭書老人曰吾七十時饒爲之矣雖然太公貴人也能如吾之草木食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節嗇能如吾之混迹畎田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忍辱能如吾之巖居川觀乎曰不能雖然太公能深居老人曰可矣大夫又言曰太公節嗇矣然而好施予忍辱矣然而好名節深居矣然而好公正發憤老人曰若是吾不如太公矣太公受氣養德皆與吾同而功行過之吾藏燈者也而太公益之膏

傳之火矣吾如童山能不櫱焉太公者觸膚興雲者乎而又況於使君助之以雲四岳而雨天下者乎是將久視者也吾無所效於太公矣請解吾之衣以衣太公至百歲而貽以刀圭之藥此亦入楚而後有之者也

唐太公無懷八十壽序

往余以使事出常山君公餞余萬峯之嶺酒三行揚觶而屬之曰異日者吾將奏滿書也若以天子而華袞外臣之父則惟子代之言余唯唯應教既君公與余先後皆中讒歸歸而望衡對宇於龍門之里兩人數相過從余時談莊談騷廣君公之意太公隅坐而聽之輒稱孺子可教於是太公年八十矣二三子徵言爲太公壽西至於吳菴東

至於句章北至於燕山短章大篇雜遝迤進於以頌盛美而祈恒升甚備君公猶顧余尋其緒言曰不得於朝盡謀之於野余敢不從諸作者之後余聞孔子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三百篇尚矣詩以後學者尊騷比於經於莊周之書見謂遺棄人倫禮法士弗道也迺余以爲慈孝之經子父之雋惟莊近之而騷無得焉夫馳驅王事者猶軫陟岵之思安有一行放廢不勝牢愁而以親之身爲殉者

當時宋玉之招其辭似詭幾無遺象特爲靈均外陳四方之惡內述宗國之美而已南陔白華之義何關如也縱曰資於事父亦何至傷厥考心莊生雖掊擊曾史乃其指與騷殊矣輕天下細萬物盡人間世可欣可戀之事不足以滑其和而一歸之於重生重生者重所受之生也不敢毀傷無大是者此慈親之所安也而百福之所同也雖然如以已養養親又孰與以親養養親且夫孺仲之遯也元

亮之高也一當女子之間猶不能混貴賤等賢愚而受之以達生之愛況末世之波流乎林回棄千金之璧史人駭重淵之珠此之寓言可爲父鵠矣竊意彼俗庸者無亦蒿目而憂遊方之內者乎以今觀於太公有異焉太公讀天下之書博聞之士不能傲以所不知而不以資進取一似逃名者清而容物貴而能下御車徒步入市不亂羣一似和光者棄損淫俗室無嫗姜獨驊三十五年每以張

蒼東方生之事爲可深恥一似重積者嘗泉之隱深於巘巘二千石以賓禮賓之固匿不出里中兒不識太公作何狀一似閉關者窮亦樂通亦樂而氣沖然而衷坦然自署曰無懷吾聞無懷者意恚不見於色堅白不形於心漸毒不萌於動形有動作心無好惡是上皇之風而莊生所謂博大真人也以此安君公之養不亦相成乎哉藉令太公不具達人之觀君公雖日夕溫凊滫瀡修人子之節

不樂也欲使怡愉交養而和理出其間難矣吾郡東隅厥有神山說者曰三神山之一是多壽民或曰三神山隔弱水三千里大抵皆寓言也總機如太公弱水可航神山可履羨門可侶屈子曰彷羽人於丹丘莊子曰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行於太公見之哉君公請理余語奏諸太公復謂孺子可教否

封大理寺正楊滄宇公八十壽序

昔李蕭遠著論以爲人之夭沉修短一制於命雖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而劉中壘則云人有隱行者必有昭名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秤官所記更僕不數若寒士不達先習岐黃貧稍無徒聊飼鳥雀雅報不爽若響應聲是則食料之薄何必夙定於冥中注生之籙亦可游移於司命其然其不然乎原夫五等列爵伯稱養人九兩繫師任稱得衆

天之好生必有所寄明矣故知渭川千畝竹江陵千樹橘安邑千樹棗陳夏千畝漆其物皆衛生之上藥其地皆不老之福庭顧人用之何如耳余素抗此說今於婁東大理楊公而益驗先是二十年前楊公六十攬揆之辰也王文肅公修吶者之言頌公篤行甚備而尤重公好施曰饑寒借財吉凶借力捐田贍族立祠收宗散粟賑荒皆古人厚德錄所載而是時公之王母介孺已及百齡識者曰

宰人之孝上格於天是母是子一體綿算無間壽
種抑歸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蓋陟太華者每歇
脚於青坪游武夷者或延艤於五曲藉令公意稍
漸假施有倦勤藉老氏寶儉之言謝馮驩市義之
策夫誰能禁之夫誰能訾之然而公以修塗在前
觀成在後所爲責無匠困餉慮傾橐行之十年七
十不已也又行之十年而八十不已也方且習爲
日程守爲家法爲九族彼爲三黨府是二十年之

中人辯其惠者不知其幾公積其功者亦不知其
幾同於壽者壽亦得之衆以大年何足擬乎袁東
之族雅重淸議其尸祝瑯琊太原兩先生以厚德
不以尊官楊公內行純備日引月長彼都人士事
之莊信之固隱然與前諸大老相埒公第不卿相
耳即不卿相而七十餘家待以舉火如晏相國五
百畝義田世世相承如范龍圖無翼而能飛無根
而能茂尤其難者也吾聞婁有毛翁百歲稗稗爲

中國慶再見於公矣公季君蒞仕類文閣義同卜
式其人如玉厥貢惟金皇華之簡書有期南陔之
笙歌先奏援簡祝觴愧非悖史敢廣文肅公之旨
如此

封御史左太公壽序

御史大夫左公之友沈黃門周侍御諸君子儼然造余請修祝觴之言於左太公蓋冢宰趙夢白業先之矣余何能爲役雖然余交於大夫甚習又聞太公事甚悉不能辭也蓋記有之曰孝子之事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則養志尚矣抑父所不能得之於子子亦不能得之於父者惟志爲然七十子之徒惟曾參爲養志唯曾點爲嘐嘐乎古人之志

故童冠與偕而甲由求萬人必往而藐晉楚不可謂同不得謂異此其家風也而養志之準也世既號士鮮聞道於是世廉有驕子而驟貴無賢父方且駟馬高蓋以耀閭里朱門華屋以鳴得意素風不著淨染幾何則又有鑒於高明之瞰而懷盛滿之損者杜門而居擇地而趾下里門之車同野老之席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哉而忠孝之大節社稷之關議槩乎其未有聞也吾是以有感捌拔左太公之事太公有丈夫子九人皆雋才而蒼嶼爲長公先奉廷對官中書擢侍御太公寓書詔之曰吾家自丘明以來代有聞人始祖藏國公當隋之亂以一布衣聚豪傑保江南六郡所全活無算自唐迄今廟食不絕靖難師起有長一長二者忠憤激烈魯連抗東海留侯椎博浪庶幾似之此皆無翼而飛履險益壯况御史藉

天子之寵靈以澄察抒刺何所不得勉之哉太古

久遠之事吾不能知韓范富歐亦人子也蓋蒼嶼雅稔庭訓至是益自發舒思所以慰太公者會

先帝冲成聽政之謀起於

宮禁貂璫神叢大臣首鼠時乎時乎會當有變公與黃門楊公排閶叫閽天日重朗太公聞之喜曰吾所望韓稚圭者今竟酬矣及蒼嶼受特簡較士畿輔是時士習驕悍多不受大吏約束公標正學杜私門簡厥修亦簡其不修進厥良以率其不良

寬嚴用中烝烝嚮化太公聞而喜曰吾所望爲臧
賜子者今復酬矣居久之蒼嶼進臺僉自念受
冲皇異知無以稱塞惟是紀綱之地將上報主下
報親無可解者寧忤羣小而口誅筆討何可以不
如彥國之直寧忤執政而超遷序遷何可以不如
希文之爭蓋孤立行意超然於市恩避怨之外而
朝士上書巧詆蒼嶼亦上書乞身太公聞之益用
喜曰頗吾子不愧韓范諸君子耳豈憂蔣之奇梅

詢輩哉乃
天子心知蒼嶼精忠讒不得入而言者爲正人發
其私不容於清議又以銜恤歸偃蹇越二年始發
人持孝經律令相劘切且咋舌去去之匝月而太
公之仲子發解京省又匝月而爲公八袠攬揆之
辰吉祥善事一時駢集公之加餐進酒內恬外愉
綏福履而介眉壽者蓋不待修熊經鳥伸之術誦
八瓊三一發之文而吾以其志之得養覘之矣公元

配周太恭人年亦七十有六九子皆太恭人所生
自昔多男子者皆稱螽斯鳲鳩以爲壽太恭人則
否豈左氏所引鳳凰于飛和鳴鏘鏘之繇乎不然
何以一將九子如鳳德也更四年而設帨則野史
修酌者之詞以進

楚魏碧山太公暨胡恭人七十偕壽序

余往視學楚中所物色茂異官於江以南者甚衆自以荷衣蕙帶謝軒冕之交卿舟航所經潛爲催榜不令郡人得迹之以是爲常而魏使君今吳江前後四載僅於徐中丞官舫一覿面使君敘余有一日之知延款甚洽竟其在事未嘗報謝禮故以簡爲貴也使君自南曹陳臬中都而余有鄉舉門下士彭令在使君部中始有尺牘相屬彭令入長

安爲言使君政術風義甚具今年春使君之太公與恭人七十偕壽其懿親劭文學請余文祝觴則又爲言恬修雅尚甚具也太公家世景陵右族其事厥考泗濱公至孝不懈曾尉泗濱公博學明經晚而廷貢司教鐸初命新安再命泰中三命肇昌太公嘗問關御車陸行所到即爲子舍浣牏上食左右奉養雖坐冷氊苜蓿作飯形影相依未嘗須刻離也然以是不能竟學絕意進取而是時使

君頭角嶄嶄秀穎非凡器太公曰亢宗有人吾志足酬矣遂專意訓督名噪黌宮以己酉舉於鄉庚戌成進士筮仕蕪陰公一往省覲其廨宇如水談簡刑清曰習爲吏矣即駕而歸既而使君政聲鬱起以煩劇改今吳江以治行高等擢南尚書郎尋陳臬中都督餉浙省金陵武林海内所稱江山清美華實上腴公泝漢沔沿長江順流東下不啻御風非有輪蹄跋涉之勞如鬱壘入欲入泰者使君

又數迎致官邸太公乃偃息山樊杜門掃軌食武昌之魚若兼珍之味飲竟陵之水若内法之尊日與次公研經論史魚魚雅雅不知車上儛何狀也余以太公恬修雅尚質之楚國先賢其純孝類老萊子其忘機似漢陰丈人其偕隱鹿門類龐公龐公求全於亂世故以水深林茂爲樂太公遭時聖明父作子承　恩綸鳥奕元方季方將相踵顯融馳驅皇路何必藏伏龍鳳雛羅拜牀下哉道家所

謂忠孝度世不導引而壽者太公得之且進而與
大椿氏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者齊年其在
斯乎其在斯乎懸弧之日胡文學試函余語侑康
爵太公當輾然而有會否

汪隱君繼璟五十偕壽序

太史公稱人富而仁義附焉夫登高而呼則不疾
而遠順河而飲則盈量知歸其爲德之易固也乃
箕子之衍五福先壽與富華封人亦云彼所稱素
封者豈天之私人乎何取精之多也不佞嘗讀道
言老子在黃帝時爲廣成子在周爲柱下史在春
秋爲鴟夷子在戰國爲鬼谷子在漢爲黃石公其
說遊悠無所稽信頗范大夫之覇越也翁張强弱

之間可不得老氏之用哉彼曰既已用之國又以
施之家厥歷卿相三致千金能致之又能散之即
衞生之經不問可知其合矣何則盈則虧極則反
天之道也計然之策雖末業乎其說天之行與黃
老家不殊奇可使羸促可使延矣且夫百髓九竅
外衞內營當其稱有壯之用及其壯爲衰之候豈
非貴微賤戢毅貴之意耶內景經曰積精累氣以
成真寸田尺宅可治生今夫涕泪吐液衆所屑越

也而有道者實之聲色滋味衆所競鶩也而有道
者指之則豈非賤取如珠玉貴出如糞土意耶不
然至人食乎清而游乎清而少伯未流僅同程卓
則必有以矣新都汪隱君以孝友爲政其事厥祖
有罄指心動之奇節蚤歲爲家督以廉賈闢智
智勝爭時時會羸得過當愈於緡書推其餘以收
卹宗親振故人之急挂劍市義弄丸解紛歲儉出
米數百斛爲粥以食餓夫緡治津梁以費爲惠鄉
[illegible]長者至於室無姬姜門無雜朋內行純備
恭儉惟德不惟貨殖傳所云法孔氏之雍容己也
君自四十以後即有意於達生嘗曰仲長統欲嘘
吸精和安神閨房保壽命之期出宇宙之外獨力
不能買山隱耳吾幸自饒給於所謂良田廣宅背
山臨流者豈復有恨哉而能自苦畢世爲於是擇
有心計者主出入而脫身就閒築亭臺於蓬山之
麓花木蔚映魚鳥留連登眺嘯詠甚樂也[illegible]

與君偕隱能助君施君之謀於室也嘗獲於是皆
五十矣君有子太學[illegible]康從余游茲歸拜慶而請
溪諸太學諸君子屬余言以先酌者余則慨博史
抑三天子都黃帝鍊丹之墟朮公金母之自出得
全全昌汪氏有之矣履康翩翩雋才一日千里傳
曰明德之後必復其始自今尚有國之顯休命以
寵光二人川至日升何可量哉何可量哉

宫保東寧伯壽母百慶錄序

余觀東寧焦氏之百慶錄而知國家之異數加於元勳世胄者雖同姓諸王孫不若也夫　天潢至貴重也然厚於馭幸而簡於辨賢竽有混吹柄無專授此長沙有廻袖之請而子建抱摧鋒之愧也有如東寧以河山帶礪之盟兼干城腹心之寄入則珥金貂備宿衛出則佩金虎襲橋陵者有之乎無矣且也堂簾陛遠金玉其音衣租食稅之封鮮詢事考言之典自非助餉九邊貢金三品則　優詔不濫於大廷　璽書崇頒於外服有如東寧之歲閱上聞　恩綸懷逑進文階而冠率府自稱廟而及慈幃使杞國崩城之節託錦綺而不磨其姜泛栢之詩藉管彤而益耀者有之乎無矣若夫小山叢桂之侶竟以凶終唐邸鬬雞之檄亦爲釁始出城之禁不解越境之交間如客有遊梁恐騁妍之不瞻人雖同世或授簡以無從有如東寧友天下士聚四表歡繡虎雕龍盡出宗工之筆家雞野鶩齊登遺母之羨即日酌者之言取而無禁乎不知青萍見賞於孟嘗錄綺持贈於平子藉令悅禮敦詩之譽未弘結客好文之道未廣列鼎陳茵可佐如松之祝廻鸞翔鳳足舒寸草之酬則何以聯淡水於同心致琳瑯之觸目者也顧親之孝斯爲大矣若乃老姥陰符之經百言衍道百言衍法西母朱陵之果千年一實千年一開事類於齊諧旨乖於魯什者存而弗論可也

壽陳徵君元配衛孺人六十敘

余友陳徵君仲醇避俗逃虛志在五岳晚而買山東佘之麓貯書萬卷游詠其中經其門闃若無人入其室其人斯在幾與世相忘矣非直忘世也殆亦忘家雖與其元配衛孺人相莊若賓而自其山君之後鄉城相距十八里一歲不過再三歸孺人時以春秋上冢為留憩山莊者數日此外罕睹其面與城市之人罕覯仲醇者等仲醇又不治生即

海內東帛加璧干謁輻輳筆潤有餘趯趯與九族賓朋分其饑寒隨手散去橐空而止鮮有歸遺細君者以閨閣之恒情論不幾似太常之妻北門之室乎而孺人以端莊靜一之德拮据内政嗃嗃如也雍雍如也安其荊布有六珈之華屏其脫粟有八珍之旨子婦皆式其儉素佐以力作大者蘋蘩小者機杼無不瞻舉仲醇是以無内顧而偃息於一丘一壑之間仲醇即不一丘一壑乎替砥子遂遊之冠棗廬敖鄧林之杖凌華嵩而躡衡岱也男婚女嫁中壼足倚庸詎如尚平畢世次且老疾俱至而臥遊為乎孺人今年六十矣計其于歸以來四十年中合符古賢媛而過之者有三其始當仲醇才名方噪俛拾青紫之年顧不難為孟光之勸隱然而勸身家秉先廬無恙不至寄居臯伯通之廡此其賢一也仲醇中歲所謂同學少年爾汝交而金蘭好者相繼登華貫有乘車戴笠之異而孺

人曾不豔稱焉有似於王仲孺婦然諸郎君皆浩然充然無憔悴可憐之色不至如仲孺子蓬頭歷齒動文子情其賢一也晚歲則為龐公之偕隱矣然龐公不入城以全家徙鹿門故而仲醇之不入城也并不入室孺入即屏居肅穆而有林下之風又其賢一也孺人第少羅菲耳往者臺察以有道為仲醇於　朝將修吳與弼陳憲章故事此何必非羅菲仲醇同學有若方衆甫學憲唐元徵宗伯

楊彥礪宮諭范長倩學僉其夫人則既薶弗矣而栢舟之外皆成逝波有如孺人之琴瑟並奏集於百祥者誰哉又况乎仲醇述作大業不朽則孺人之徽音懿範與之同不朽西池之紫霞上元之雲璈不足爲孺人頌也結帨之辰諸君子試理余語而前奏之當陶陶然盡康爵矣

壽節婦董母李孺人五十序

在昔乙未之歲余未 詔爲南宮同考官初入棘註書二房房齒也次日改注書一房房官也大學士新建張公忽邀余請曰鄒宮允以春秋一再分考矣今且復然顧其額少鮮肯易者公有意乎於是余復註春秋第一房及揭卷之夕有董叔茂是時方以科場爲懼府恒門第是抑余亦不能自固袖其卷不出同官惟袁伯修不直余謂何乃作睞

心事而陶周望宜言曰董年兄不及吳年兄矣叔茂故崇仁吳所取湖省第三人也俄而太原傅商盤亦得李鴻卷袖之不出新建張少師曰廢則俱廢耳李鴻者申文定公之壻也戊子之役人以是黜余座師黃宮詹文定去國而鴻得雋正宮詹辯誣之日余安忍負黃公藉叔茂之開關得一第以此叔茂雖無祿蚤世傳其公車之業籍籍稱才子才子余藉以有得士名未嘗爲舉主累云去乙未

三十餘年而叔弢之元配李孺人以完節旌於
朝今年秋爲五十設帨之辰於是叔弢之弟遐周
索余言爲壽則十年前朱少師巳立傳矣何俟余
言乃余有感於邯鄲淳之碑孝女也謂崩城哭市
坐臺待樹之烈出於高門大國者非難出於草茅
篳屋者爲難詞則妙矣論則未公夫酏毒生於婁
安而奢麗稔於世祿豈不行古記之哉余嘗遊行
天下至閩之建陽朱紫陽夫子過化之邦也邑宰

吳天洪爲言此邦五百年無以節烈表宅者驅車
山東有丘少司寇樹者　先朝遺直也其長子以
辛未成進士丘公有西河之泣吾鄉陸黃門樹德
唁之詢及婺室丘公曰嫁之矣黃門大駭丘公曰
嘻栢舟之詠錄於聖人懷清之臺築於天子此光
岳之間氣可槩望之人人乎若丘公者可與衡節
烈之槪矣孺人所生所歸皆世代簪纓之家所謂
高門大國者當代鮮儷十六而嬪十八稱未亡人

有嚴姑無血胤孺人不恤九死恐死以成夫子之
孝廣夫子之慈茹荼食蘗三十餘年皎如一日且
儉而能施終抱遐周之子收陰德報而　朝家旌
典適與繼絕會假令叔弢今日而在孺人魚軒翟
茀鸞章鳳誥與令妻世婦班中宮內朝之列亦尋
常榮際耳能獨持門戶馨香發聞動於四岳奏於
春官達於
宸聽表於宅里揭日月而敝金石否世人艷稱甲

乙科然明經三歲以數百計制科三歲以三百計
而節婦被旌不能過數十豈非以其重若此其多
若彼哉是昔者叔弢以高第彰孺人之勸學今者
孺人以旌典彰叔弢之刑于叔弢有孺人爲促後
之延董氏有孺人爲橐中之盛譬夫西域之樹半
榮半瘁豐城之劍一升一沉雖形若支離而神理
睽發繼自今孺人且日討斷機畫荻之事以祖之
硯父之書覩貌孤之成而終叔弢之緒是女氏之

不朽道也即不佞爲叔發舉主亦有榮施尙何南
岳西池之謬悠足爲節婦道哉遐周試以質之朱
少師謂可佐康爵否

程母戴孺人五十壽序

夫祝母氏之遐齡者非眞仙曷以哉金母上元莫
稽往牒至於南岳東陵則固爲人婦爲人母非人
倫道絕者也然其教不大闡而因果福田之說顧
足以惑里俗於是有布黃金造瑞像輸長腰供香
積名爲佞佛而祗以重僧人之貪業耳晉江王道
思抗論謂金天氏之教有裨於中閨此何以稱焉
太史公曰吾聞新都程母戴孺人之事而有味乎
道思之言也孺人生有至性及笄歸程隱君恪恭
婦職修瀡蘋蘩罔弗絜虔稍故素封莞鑰會計罔
弗瞻衆大丁進疾籲天而號願以身代且刲股肉
以一杯羹進[illegible]生平儉素無他好何獨好
金天之教若有所[illegible]於其中年已割帷房之愛清
淨自居繡佛一龕持戒一鐵三業皆斷罔偈時梵
竺典具書具通大意吾聞彼教有云作有義事是
惺悟心解之者曰[illegible]治產皆與實相不相違背

孺人之闡政近之又云戒生定定生慧故學士李文句者受障深而婦人女子行一意者取道疾孺人之信心近之方且爲鹿門之媪方且爲臺山之姥而証若愚婦之倣佛乎哉孺人有丈夫子四人皆負倜儻才以孝友聞於里即孺人空諸所有而家益立茲當五十賜予至善君謁本寧李先生及余文爲壽李先生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內而余所爲孺人壽者在方之外亦以鹿門臺山之壽壽於壽岳東陵也

壽汪母八十初度序

夫室有交謫則借隱者著家有小慈則勸學者稱王君公所以能遂其高者用婦言也歐陽子所以能顯其名者稟母教也若汪母太孺人之事更有異焉太孺人始爲汪氏婦孝廉公饭食貧落落窮巷糊其口於都養數不得志於名場倦游矣太孺人慰之曰以君之才豈長貧賤者幸勉事背城之戰則請抱鼓以助盖廢簪珥齎斧其行孝廉公氣乃亟趣治裝應臺使者月旦竟以遺珠售片玉家聲藉此而大當是時太孺人豈不能作逆妻語哉顧孝廉公飛鳴有具頭角未呈假令以運命之說懷安自墮則南金竹箭終爲無踁之寶而蓽門圭竇皆爲伯通之廡矣太孺人成汪之功豈在舉案下哉太孺人晚而賦栢舟有丈夫子四人翩翩名士佩服義方唯謹恩日孜孜及親而仕無如數奇何大懽無以樂母心者太孺人則寬之曰榮進有

時豈能越春而爲夏哉汝家里號鳴珂居題通德貴盛矣寧必人人朱丹其轂若等寧謂奉母氏答劬勞者必五鼎食六珈衣乎則更有進於此者勉之足矣余不盡識諸公子而交於穆溟穆溟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季布之諾信於鄉邦第五之名不減騶騎即太孺人之所爲剉薦留賓隔闈辨友者槩可知矣太孺人年登大耋神明益王嘗質明攬衣剌斷家事衣布食淡抑絕甘濃戶樞不朽衛生

之經也欲尊不盡重積之旨也皆壽道也古之女貞有夫與子而度世者惟魏華存元君今之元君不在南衡在黄山石岳間矣乞余言以祝觴者汪太學元霖於穆溟爲族弟素受太孺人卵翼恩者也

門人 徐士竑 閲
許經

容臺文集卷之二終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序

少司空祝耳劉公八十壽序

少司空祝耳劉先生者通籍四十年侍養二十載海內之曾閔也其昌與同官陪京先後引退今年八十矣懸弧之辰許文學請余修酌者之詞余曰何以余詞爲哉孝子德至於天則天苞見地符出故孝經有援神契翼經而行今在祝氏矣子知之乎文學曰何居余曰孟夏之月天子發德音下明詔若曰余一人未收列聖養士之報豈忠孝之率不先與子大夫有以終養在告者將尊寵之以爲臣鵠所司核實以聞文哉王言所以鼓廉恥之陶冶明崇獎之準的謂孝祝之援神契非耶而安取以余言壽世之言壽者衆矣稍叔夜則言養生有主討芸餌术熊經鳥伸亦足長

年此宜於山澤之臞縉紳先生莫能從也李塵遂則言運命有定壽考康寧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其說近之而非所以論於盛世極治之世則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受成於皇極之主而司命爲無權且夫瑞草嘉禾無情之物猶應聖主之念而生何論壽考否則衛武之九十太公之百四十召公之百八十何以皆在周道方隆文武成康之世豈非賢聖繼作而錫福者厚與耳劉在終養諸君子中如連林之有松栢羣岫之有嵩華而主上寤寐黃髮勤思憲老與耳劉之八袠會臣主之精神若隱隱相通者而知自今以往耳劉之爲九十爲百四十爲百八十皆以聖主無涯之養錫孝子無涯之年也謂余不信請徵以近事西虜跳梁朝議推轂行邊元者有及新城王少傅者言官以篤老難之天子不爲動及　召見平臺少傅趨蹡閑雅調對

精鑿雖借箸之籌聚米之論無以過之
天子大悅賜鵲印佩龍文而出西虜怵於先聲退
兵六百里當是時非
主上神武獨斷幾爲言者所誤再索而得耳劉亦
如是矣此二老者一如彊弩之末猶貫七葦一如
呑火之世獨嚼寒氷皆聖世之瑞也文學歸試理
余語依三雅何如

朱穆江侍御六十敘

箕疇嚮用五福厥有壽康夫壽康自稟界氣非人
主所得用者疇何以稱焉蓋大臣之威福庶官之
淫朋皆凶德也同於凶者凶亦得之且將犯天下
之不祥雖飛廉而彭祖乎猶爲天耳惟皇極之主
能蕩平正直操威福之柄塞淫朋之門使其皆爲
攸好德以迎善氣故有道之世其君子之有年者
君子之也宋玉憫屈原以忠信見疑作爲大招至
言四維上下皆不可處此其坎壈牢騷何知年壽
而易之薾遜蕩之若樂有進於此者方且易腥爲
肥即隘爲寬啜其菽水有芝朮之功安其圭竇有
樓居之樂休休焉衎衎焉吉祥止而神明宅此則
幽人傾人之自爲大年若有不出於君者矣雖然
君猶天也吾身非君有孰有之哉蒙莊者流旣以
君臣之義比之逃雨而猶以江湖魏闕爲重傷而
無壽類此不可闕於蕩平正直之世矣余同籍朱

君采天下士也以清節直氣有聲西臺伏蒲之論流傳海內更僕未數旣而繡衣持斧澄按江南風采棱棱爲國家圖永賴業有端緒會

天子詔遣言官二十餘人公亦在謫籍中得電白尉三吳士民以不覓公之德澤爲恨而公夷然就道瘴海炎方顏如紅玉歸而築宮於山水與區所謂趙王孫故宅者讀書談道敎養子弟郡國守相干旄相屬罕所容接時以春秋勝日與名僧韵士

徃來湖山間意豁如也臺省之薦賢以公爲舉首者無慮歲而若弗聞也者銓衡之啓事以公爲司馬宗伯之屬者無慮月而若弗聞也者其容色溫然而不怒其文章議論依於大雅平淡而無孤憤怨悱之習所謂幽人碩人者非公耶公之同鄉有朱大復祠部以言事歸里中習餐霞服炁之術能經旬不食冬夏一衣公平平耳燭火褰裳不廢而精神色澤與餐霞服炁者等即余與公巖居相望會於苕雲會於具區會於西湖或十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談容酒德與夫撫膺擊節鬱勃忼慨之氣猶是君采也今年六十矣子月二日爲懸弧之辰其二難襟海中舍五臺憲副等屬余祝觴爲余以爲凡祝多濫辭如蒲柳而松栢之也樗散而杞枏之也繁星油雲而景慶之也皆傳其溢也夫旣已松栢矣杞枏矣景星慶雲矣必也試之烈風棟之明堂見爲王者之上瑞而後不虛三者之用以

公精魄才氣若此海內之仰把快睹若彼是且頻之以政事而不傷於佚糜之以好爵而不傷於高寵光之以名譽而不傷於達而岡陵恒升諄諄若八九十者於義無取矣離騷不云乎老冉冉其將至今恐修名之不立彼爲習於怨者名立即牢愁解矣公不爲愁且怨而一日賜環大酬愛君憂國之志所爲恬愉交養何啻抱浮丘而侶羨門者壽又何可量耶請與襟海兄弟爲約今而後無復以

下澤款段騎公以蓴菜鱸魚餉公余亦無以雨簑
煙笠求公以鷲傺怨褐怖公惟揀斑竹管筆書公
出山後事更三十年而爲公賦抑之詩者與朱文
寧祭酒共之矣

望江兄九十壽序

吾兄望江公以名德膺大年九十矣攬揆之日子
姓咸造選杖屨稱兕觥修憲老之禮焉余諗於衆
曰此家門之盛二百餘年所希覯也請逕言公之
所繇壽者而余採爲祝觴之言可乎於是有爲公
之子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某等習公之志機矣
然行年七十而嘗若有踧踖者則以母沈孺人立
孤輕趙客抗節邁共姜而未有報也自緋俏待詔

公乖上書　闕下當時有司應聊之疏
神祖十九留中爲公父子以孝懷格天事下大宗
伯議大宗伯覆直指覈實以聞而得建棹楔表
宅里徵
天子之譽命以褒異極之恩慰風木之恨而公之
胸中始無一事寤不夢覺無憂爲嬰兒爲赤子古
有終身慕者年可有十歲是公之壽道也有爲公
之孫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三十年爲一世公覩

三世五朝矣自甲寅乙卯之後六十餘年重熙累洽潤澤豐美聞者邊陲承襖齊蜀黔巫日尋干戈而壽夢之區樂郊樂國天官書占云歲星在吳又云老人星在斗牛間堯之瑞應所謂民之于八九十者歌擊壤時也斯不亦壽而康乎有爲公之曾玄行者若而人前致辭曰齊桓有云多壽多辱無爲貴壽矣三鳳闕遙夢龍代與今者承明著作之庭石室蘭臺之選虎竹熊幡之任逢掖子衿之英

里號鳴珂居題通德公惓惓以振族之思觀亢宗之盛而喜可知也緋伯博於學贍於詞公侯之後必復其始行且致身日月之際

天子諭家學所自有　詔即公之居授經如毛公九十故事斯不亦壽而榮乎語既咸請余致辭余聞論文者有筆隨人老之說而知登年之爲載德助也彼其側身潔行欲善無厭者皆一日而懷千載之圖豈不知晦朔不知春秋者可窺其藩哉蓋日天有記性無急性無急性故蚤計者常失之日前有記性故倒行者難待之定後吾視公質行可以鎮浮厚道可以袪鄙徐公之雅尚通介有常任安之交情寒暄無變雖自其性得之哉而亦以閱歷多造事熟前有典型後有烱戒故得效之方佩若上藥已事之美護若瓌寶譬之松柏之節久而愈堅薑桂之性久而愈辣醇醪之味久而愈和蓋

以德致壽還以壽養德所得於切磋琢磨者九十年如旦暮也談何容易余少於公二十一年昔余有感於鵾鵬之章而公爲賦無衣蓋其厚之一徵也及是家慶爲歌抑之詩以侑康爵而屬緋伯紀之

賀楚方伯森宇梁公晉中丞序

楚庶宗之變也諸大臣議以爲春秋之義弑則必誅楚氛甚惡幾圖斯燬社稷不權屋鼠不熏凡議所云非其大指無以紊於宗正條而一以司馬法從事於是徵四省[illegible]

天子褒顧廷臣獨念撫楚莫可遣者時梁公以方伯守土荊南先是以平苗功奉璽書賜金且需大頓節鉞適與楚事會

天子廼命廷臣請以中丞節授公公朝受命而叛者夕伏誅見疾馳而入幕府而士民喜可知已曰公不從澧州來其從天而下耶是時伏戎在萑悍宗在堞方屬耳目新帥以爲意嚮公至則皆帖伏不敢動曰是夫四征不庭慣經行陣者梁公耶庶宗寡援則大窘公廟算百出則又次第就械無逃罪

天子以一中丞節勝于十萬師而方城郢渚之間謐如矣故事大中丞自藩臬晉者同官徵言志喜於是諸大夫授簡不佞昌曰待子久矣其無辭不佞服膺公教甚深且賴公定楚無入危之誠又何可以不文辭也往讀史至漢文時謀國之臣孰與晁賈哉賈大夫不難繫單于頸而抱火積薪之慮惟諸侯王爲諄諄又家令之疏備邊詳哉乎其言之也要以安宗廟而尊天子舍削六國無足事者帝心奇其才莫能施用竟成六國之禍雖然帝之

所能者損萬乘之重以重細柳而已若曰吾有真將軍者豈憂諸侯王哉譬之治病脛大如腰指大如股者症也或言分之便或言削之便者禁方也而條忮則醫也二子者試方者也試方者人嘗試策者國我得國醫事幾矣藉令動六國之兵而應以棘門霸上之將安在禍小乎故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此文帝之明而熟於計也嗟乎國家日不乏謀議之臣至如威名折衝信命殊俗功能

日著可當緩急者曾幾何人又以遺時泰寧
兵革不試士大夫優游文墨拱手而取大官他故
勿論即如大中丞是古天子所使王官監於諸侯
之國而分陝之寄也鑿凶門樹大纛將以虎符徵
發而稱主帥乎居則討軍實而銷民萌有急則擐
患於肘腋之間而制變於呼吸之項此寧渠可書
試者廼其道甚廣其途甚夷王爵者率以寵名譽
[illegible]故壁之績軍旅之事不必其有聞也其

故難言哉難言哉公以文章學術起家望郎當西
夷弗靖
天子命重臣行邊公應詔與俱重臣竟賴公策敵
王所慑用是結主知起士望今國家屢有征伐之
事公未嘗不在其間三韓之役松山之役播酋之
役皮林之役公或調兵食或設方界或稅戎行或
募死士交河飲馬瘴水墮鳶公所爲崗關而策馭
也氊帳酪漿刀耕火種公所爲跋涉而問俗也飛
芻度嶺積甲齊山公所爲拮据而先事也赤白摽
先癸庚謀野公所爲措領而應猝也公筮官郎署
而幹濟有元老之猷近試三輔而經營在玄菟青
海之外旅進藩臬而物色在河魁中執法之官是
故人知
天子一日而驟貴公不知試之二十餘年不爲不
久人知公不戰而成功而不知公之所爲百戰功
皆今日收功地不爲不難也且庶宗幸而瀝觴巳

耳即溺倒滔天而其敢死就與虜酋其獷猂孰與
猺獠其貪忿誰與脫巾之卒公能折其所難何論
易者妙條侯易讓焉若乃盈廷言戰賈生之慟哭
也劉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則西川諸郎總之
皇上善將將得聖人之威矣蓋宸濠之亂王公瓊
在本兵日無憂業有王伯安在今公之講白沙氏
學與王同公之禮王之顏其地同王先濠而後苗
公先苗而後楚其事又同儒者之效覩矣漢事云

乎旂且夕者

天子錫師中而寵公於將相間則有秽如之頌以

侯君子

賀郡司理徐碩菴奏最序

陸士衡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文誠有之仕亦宜然彼賢人可久之業太上不朽之事皆契在簡知藏無朕迹於德謂之隱於善係之陰何嘗稟成於朝署司命於王爵哉而或者謂朝權之可常信夢寐之足據所保者在此卽所指者在彼而廉恥節義無所不指矣則瞻實之爲患不可語於達人之觀也吾郡人夫西安徐公筮仕時嘗爲廬江司理

繡衣持斧爲崔大夫自牧伯守長以下慮無不搏心先意自全威稜之下者而公平視之無所阿邑適有徐守之讞相忤棄其官歸徐守者江右汪君心淵也始東方妖賊壓彭城境此南北咽喉關天下安危不小賴徐守善爲兵多方晷扼其進賊委城遁去張雎陽輩人也而失驩於備兵使者趙君趙中之於崔將行貪吏之罰須梟理官閱實其罪法在重辟中衆莫不心傷其冤乃與慷慨激昂則

其不然者徐公也是役也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
陰德通於神明令望重於山岳所保甚多所損甚
少惟一官耳嗟嗟偕而和者何人哉雀既入操罶
柄孽奸輔之長夜漫漫孰知其旦賴
聖朝更化羣公訟言　賜環有命復爲松僑則與
公同解禍者皆已駸駸日月之際公無幾微厭薄
故官而識益練而神益完有流罪之仁有定亂之
略有平反告母之孝情有不茹不吐之風采譬之

陟羊腸過灩澦而結軵九土揚舲百川易於履平
地也三年報績特尋常事以公始念不及此故嗣
官賜之以志彈冠之慶云昔漢于公以官殉覆盆
炫耀史冊更千載而有錢若水又更五百載而有
公與之鼎立奇男子故自不易食報宜亦殊絕令
天子褒誅獨斷遠過漢宋彼于公之高閎若水之
急流其足爲公稱哉其足爲公稱哉敬因郡伯諸
公祖之請而揚厲公之百一如此

賀漕撫李公考績晉副都御史序

楚之貢浮于江沱潛漢則禹之道也昔也逾于洛
今也泝於淮故楚之轉餉者歲蒞淮受教令於幕
府以開府視淮亦猶賜履之地乎大中丞修吾李
公以撫兼漕事久矣曰者
天子以璽書晉公爲左副都御史而楚之藩臬使
喜可知也曰公今眞爲漕矣楚賴之矣又曰上今
用公矣世賴之矣援簡不佞昌曰庶其善頌乎不

佞何能爲役憶讀公之撫漕疏而能言之士方公
於汲長孺陸敬輿郭令公韓魏公張方平者核矣
斐矣如以古之事詞止矣不可以加矣請言今事
可乎在昔永嘉張文忠公自郎官佩相印嘗　召
對便殿故髯言事倜儻不小拘公旁顧一二宦監
則佯作踧踖狀
上怪問故公對曰臣何敢失此曹意內庭數武地
如萬里矣因極言鎮閹所在暴横非聖明[illegible]

內終不見天日
世皇感動爲盡罷諸鎮守者夫李元禮一世龍門
裴晉公四朝元老竟拱手於宦官輩而文忠以一
言除數世之患偉矣社稷功也雖然公有社稷功
而於賢人君子肯許以社稷臣哉遇合太奇寵數
太盛不知者既忌其釁之捷知之者亦愜其報之
稱尚安得而以名歸之故夫歷遭遇常險阻有觸
而起有銜而抑朝廷之氣鬱與海內之清議爲相

疇亦兩相激而鬱勃不得宣者此亦名臣之資也
中丞公得之矣公以直言極諫浮沉中外二十餘
年最後領節鉞未幾片語出宮中賜之玦其事甚
秘世莫能知也公請去不得請代不得嘗以身在
去與代之間可去則權輕可代則責亦輕而稅璫
增者秉公兩輕之勢磨牙張距以吮淮海維揚之
血公亦不量孤危而日夜以討璫爲事如臨堅敵
旗鼓鬬謀靡弗用也如薄猛虎網羅弓矢靡弗設

也卒持其陰重罪大困稅璫使不得生還禁籞當
是時海內抗璫者若清源若江夏若南康皆不能
以一矢加遺守土大吏至褫冠帶受辱其次三木
囊頭受辱其次緹騎闖土受辱而雷霆之威獨霽
於淮上識者曰上之知公雖三旌九遷不過也
主上雖心識公而未嘗驟貴公公雖受譽命而以
年以資未嘗踰於恒調之尺寸公在鎮先後著功
實如馭將吏懲貪墨議河渠護　陵寢靖叛萌靡

流散不止爲濟而獨致其所爲漕者若日程績而
酬則爵祿不足也以故天下之賢人君子皆信公
重公於公之當去也昌言於朝以規於公之不遂
去也昌言於朝以頌耶鑿橫門建大纛盡護東南
諸侯股肱倚之咽喉仰之於公豈有不足而公議
之鬱勃猶若有不盡釋者公之功名於是爲盛哉
抑公不獨自成其名而已也
聖德亦光焉矣

皇上異時不嘗逐三大璫乎保之敗也則推相隨之餘之敗也則少宰隨之誠之敗也則臺諫官隨之夫自宰執而卿貳而臺諫莫利其比璫也主上之明也公之終有謇命以此故夫分過於君譖踣馬不可問逆鱗不可批密雲不可雨明夷不可日中者皆誣上者也布衣輕俠尚有名交安有綱恢恢綴若若而匪躬暢美莫望之臣子者皇上紹烈祖之休於公乎白矣書曰嘉謀嘉猷惟

我后之德其在斯乎其在斯乎繼自今公盍有無窮之聞主臣俱美中外禔福洛脩貢江獻珍寧獨惠於楚於澧已也

送郡司理毛孺初應召北上序

睦州毛氏兄弟㽞立孺初公後起爲吾郡司理凡五年聲籍甚

天子用所司剡薦以異等召云始公之入吳也其仲司諫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龍圖之樹其伯天官氏贈之言曰行矣毋愧桐江之絲公拜受教而爲董子理之也董子俯而思仰而嘆曰善哉蘇天官氏之言可以淸縣司諫氏之言可以任難然嚴

子爲傲爵祿者也於先憂何當即於理官何當也公曰唯唯否否夫嚴子者果以其傲爵祿爲高已乎其言曰懷仁附義天下悅趨勢順旨要領絕此古之遺直而范氏之宗也凡任天下者固必有所捐國家之謀肉食者鄙功名之會金莊者惛故可餌以祿者即可怵以害可縻以爵者即可撓以法非夫泥塗軒冕而能當官立節者天下無有昔范公爲諸生則以天下任吾爲理而任豈稱早計哉

桐之水以礪吾齒耳蓋公之持論若此其理郡率
以此言爲券較然不欺其志焉公身兼數器而棘
木之聽自其額職乎決處事片言立斷刑書既定
即豪貴大俠力能得之監司臺察者不能得之公
監司臺察亦借公自解曰是無如司理何有宰相
子方操熱柄爲吾邑宋氏關白公抵其書標其使
曰而公與吾無生平而昔僞也邑有人奴埒素封
與故主抗犢丁貴人至爲擊一學使者去賴公寬

治竟麗於法於是江以南捨地呼天之屬願一當
於郡理死不恨而公以爲無冤民易無冤士難今
夫司爲之殿最寄司理筆端一不當令蒙惡聲此
寧有兩造爲閱實者公故具鑒裁而不以脂韋先
惆悃凡所品騭要於至核即臺察亦無以奪也計
公在事以廉成平廉最著以彊直行仁恕彊直最
著弓旌未及而風稜岳岳已動朝著矣遭時休明
冀穎爲拙雖江湖客星皆耀於鉤陳太微閒假令

子陵而在能逃諫議徵不就否宋時自希文出士
始知重氣節令
天子高居法宮積廣如山不復決慮無弗伏闕諫
上殿爭萬目以修社稷之急而天下脊脊多事何
也豈其迹於任也而不大有所捐與豈其知趨勢
順旨之非希文而不知懷仁附義之爲眞希文與
昔富鄭公之賢也欲有所誅進而希文持之曰恐
人主手滑此以知其不好激也不祖徠之直也爲

四賢詩而希文喙之曰天下事爲鬼子壞此以知
其不好聲也若希文者眞能捐名者也語曰貪夫
殉財夸者死權烈士殉名夫名美物也而權利之
委也故遺利而後可以遺權遺權而後可以遺名
遺名而後可以憂可以任公所試之理而效者也
吾終不以羊棗爲涽以瀧岡爲見以施於郡理爲
公之細而劾於臺諫者爲公之宏公行矣不煩交
步矣請亦以余之言爲券而質之公家伯仲微余

言者華亭聶侯青浦韓侯署上海許公皆淅於公之家風者也嚴以子陵名范公所嘗守郡者也

送聶邑侯入覲序

聶侯以述職行矣歌驪之日二三子講德焉行人吳子諗於野史董子曰國有六職今則兼之吾以是程侯抑何恢恢游刃也侯寬然長者鑒裁内運毋延見士大夫考政問俗即能得其人於目睫之外造請不廢陽鱎自遠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是天官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下車之歲大浸稽天請命兩臺發粟賑荒鄉三老義士所在施粥糜閭井相望侯身自勞來賦食裁縻所活餓夫不可勝數歲不爲虐邑故苦踐更遞議均役官與民覵田受役幾無等侯覈富民田隱沒盡出逾故額六十萬於是中產以下皆得免役而搢紳亦不至大困行法之平爲江南最是司農氏之職侯克舉之也學使者檄郡縣校士所在讙譁山苗澗松今古同嘆侯謝絕請託精心品藻白屋寒畯遂無留良明鑑空懸飄茝不怨是宗伯氏之職侯克舉之也

蔚藕之役日引月長動盈四百侯汰去過半昔之狐假而食者轉而歸農又捕賊曹符檄所向輒命君盜藪蔓延周內莫可誰何侯絜法定令落其角距鋏鏹以時萑苻息警是司馬氏之職侯克舉之也侯嘗謂欲省獄訟先省鍰贖并兩臺監司大吏所召捕未嘗遝人於庭亦無一役輕下閭里爰書已入欲解則聽之未嘗引繩批根見法輒取也是司寇氏之職侯克舉之也澤國與區溝洫是急先時濬治以勞遠人自侯建議壹用土著畚挿在前鍬鍤居後事集民安百世永賴浦滙一役衆稱蒔渠是邦土之職侯克舉之也夫國家以六曹盡天下之事而以縣令習六官之事如侯者得其一察已足孤行況兼總條貫左右具宜不爲天下循良冠乎董子曰似也子知侯者請更有進焉吳子曰仕於此縣者處脂膏中耽耽逐逐富民是求彼官於家人極於病苦有之矣侯淡素自將冰壺

方潔尺組寸帛不取諸民沽酒市脯寧浮其直侯存舉五載矣素封之家游閒之子不知上官科指作何狀有以懷璧罪者誰也如其清賢豪之門竿牘並進或伏其吹蛙張我羽翅侯曰我守土吏也豈舘譽於名交哉守常度自信而已如其介臺察有所推抑其人故不能事侯侯陰爲解脫竟不令知所卵翼士有退而頁德者或爲侯道之侯益爲掩覆不令人人知也如其厚此足以頌侯矣乎董子曰近之矣猶未盡者其在侯之量乎古之知人者謂智可襍而量不可學侯之量深遠矣若萬石之鍾不爲寸莛鳴函牛之鼎不爲小鮮飪忘寵辱遺毀譽於家有不見於國有不聞者是愿朋之弘也是故侯誠才矣然而不張的誠清矣然而不豁刻誠介矣然而不崖異誠厚矣然而不沕闇其大臣之度乎當其百里有六官之用當其臺諫又有大臣之用王正之春

天子嗣明堂觀羣后修漢故事有以邑宰進大嶽
少傅如桐鄉嗇聯者必謂侯矣吳子以爲不虛云
請書之

司理臨川吳公始下車擁書萬卷焚香諷誦或見
謂公文人薄法吏不爲也是時積案如山老吏抱
牘而進冀窺使君辦治若何公縱觀有頃手數牘
曰是行會敗常者案之是封豕荐食閭左者案之
是城狐家於官府者案之是鬼蜮鬪兩造而噬其
肉者案之餘錐刀雀角非國法所急不足煩乃公
三尺須其改悔將有縱舍觀者慴伏公嘗端居據
坐或十日不決事或一日決十數事或十日不判
牘或一日判數十牘皆洞肝披膽引經貫律莫可
上下諸奸人莫利當公而旁郡有不平願得赴雲
閒嘉石亟不很公自以鎮靜坐消告訐俗而諸御
史臺或移文申令嚴然不爲應豈其治絲而棼之
耶久而知公之指在不擾交章剡譽矣若乃裹糧
於繡設茶過鮭士大夫竟三歲不能以二篋事公
何論庭實至問之市肆經年不取尺布矣問之僕
吏所過乾餱弗具矣問之關吏坐無附耳之交問

賀郡司理吳茲勉最績序

今郡司理之攷績也則猶古者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之遺意哉其具成牘以請幾毛舉縷悉然不敢深言於慎測之情不敢侈言於不寃之誦懼其迹於夸也監司臺察則既有品題矣而不必其該也東於裁也太史之代言則既有寵光矣而不必其肖也淆於同也是將安所懸衡乎吾聞之言彌繁知彌惝言彌簡知彌精夫攷績虞法也有虞氏嘉美咎繇非耶今之制詞乎而其言曰風動風者一字褒也後王重之曰明清猶雨暘燠寒各司其用非風敵也又重之曰訖威訖富是猶明庶廣莫之屬風之一德也且夫風之為言未施而民信先聲而奪人故足術也威富已嘗我而後訖焉既矣江以南故囂于訟松為最又隸於舊京往往奸人不得志則走諸御史臺聲寃泯泯棼棼不可窮詰檄符一下胥吏伍伯之倫因緣為奸利中產立盡

無境外之刺矣問之王藏吏束矢之入緡錢之羨貉而弗有若委靡矣問之胥吏曰此霹靂手也奉約束惟謹不肯相隨入獄門矣問之鄉校人人為吳氏學古文奇字之外言不及私矣此豈可旦夕襲取哉蓋公清虛淡泊純白內守雖恂恂抑抑而有輕天下細萬物之意舉人間世所豔稱以為要譽之媒爭先之徑皆所不屑故曰絕利一源用師萬倍豚魚可格梟鳥不鳴風之也臺察所稱者能盡此乎雖然猶一郡之平也公之鑒裁著賜履持斧之臣詢察吏治惟公是倚而郡國令長耦俱無猶且各有患焉吾職有五聽而已更以六廉繩吏不虞府怨乎公則以天下名教為己任即道在包荒不為吐茹今年春

天子闢明堂討群吏惟江以南月旦足佐乎明之治非公亭亭孤峙不受世波將纖趨窺瞷之徒巧逃吏議公即不深文無奈其為深文者何公即不

毓法無奈其爲毓法者何故煦然以春肅然以秋皆風之德也此於法不得達之朝聽而不聞不見之精無大是矣華亭令鄭侯上海令鄒侯署青浦倅馬公樂公之政成而竭不佞昌爲頌昌心儀公最久又踐史得深言侈言猶不能肖公之什一試以諗於代言者或稗諶我可矣

賀侍御潘翔公迎太公冏卿入朝序

今

天子登崇茂碩服在大僚蒞泉守長聲績著聞者起拜九列所以均勞逸示風勵也於是觀察麓泉潘公入爲太僕少卿趣裝有日矣公之仲君侍御翔公在　輦下方請宮以待而同里同官若奉常尹公霍公金吾萬公侍御翟公皆翔公之所兄事弟畜者聚族而迎太僕獻幣羞璧徵辭以先之不佞昌辱有家世羽宸之年誼且交於翔公至習不敢辭蓋國家有勞臣有世臣勞臣者身兼數器慮在四方環應無窮刃游靡缺受於才者也世臣者鶴鳴子和前喁後于二人有懷一人思媢漸於教者也受於才者以爲臣鵠漸於教者以爲子鵠兩者鮮兼而得全全昌古今不數有莘之隆尹相太甲陟相太戊姬氏之盛魯公拜後周公拜前而伯冏之作太僕正也穆王命之曰世篤忠貞世篤者

繼繼繩繩自一世至於世世而効一官營一職何論焉語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孰與以身教乎又曰上臣以人事君孰與以子事君乎太僕公登朝以來其官則自邑宰郎署守長藩臬幾十政無所不周歷其地則自畿輔河洛關陝幾萬里而無所不馳驅其宦蹟則自薄領錢穀河渠刑法軍旅之事幾百試而無所不贍舉以故公勞臣無兩要以教忠亦無兩彼其夙夜奉公者即爲式穀優游布

政者即爲家督而翔公之所傳者不止青箱書治縣譜也公茲入矣翔公奉膝下歡歌白華朱芾之詩上松栢岡陵之頌若石慶之爲萬石琬瑜若元方之爲仲弓御車於情豈不誠展而非公之所厚望於翔公者何則萬石君雖孝謹乎以歸老不事事仲弓則僅僅潁川長非如公父子在日月之際也吾意公必以生平所敭歷所咨諏若土風謠俗吏治邊情地險物力家庭告語皆可入皂囊之封

章備繡斧之參察而嚴君諍子自相師友則朝常廟筭國事人才外臣所百聞不如一見者侍御當熟數於趨庭之前所爲塞淵之助不少也茲非世濟之美而社稷之福乎哉且夫御史單車行部攬轡之日則忘其家雖甚嚴重槪他官獨難於將父既並立於班行矣而乃公駕車則乘驄者當改步如中州侯公官太常秩三品其次公以侍御爲六月之息東於制也翔公爲名御史籍甚西臺久矣

尋當有不次之擢是父是子相從於槐棘間此其今則共鄉而居分則秉鉞而出而且有長公孝廉將以賢良方正奉對大庭爲石之慶建爲陳之二方吹箎吹塤肯堂肯構家聲功業焜燿乎三晉媲美乎高陽世臣哉世臣哉武宋之爲潘氏世家竊自負於惇史矣

吳玄水禮部得子序

古者卿士大夫燕享之詩恒曰萬壽無期萬壽無疆上壽百二十歲耳何以後言萬也夫人未有中古而生者皆於上皇之世自今而遡之赫胥大庭猶旦暮也非以子而孫孫而子乃爲大年耶且也君父之恩大矣與天地並夫惟子而孫孫而子則以無泄酬罔極其猶姑呰故以千金之璧易赤子愚者不爲以松喬之年易嗣續智者亦不受也蓋三代之宗器若雲雷之尊犧父之斝一杜之爵狸首之豆所以銘功而昭德者命之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非以忠孝之種足重耶余友吳禮部伯玉年逾壯未舉子太夫人憂之即同儕交生無不爲伯玉深念也獨不佞昌以爲伯玉法當多男子或詢之故曰吾非祠官安知高禖之應吾非太卜安識夢占之祥耶抑男之爲文也從田從力從力則熊羆之倫也從田則豈有畛畷疆畔哉方寸是已

吾視伯玉仁心爲質欲善無厭養志承歡今之曾閔且樂道人善如鄭當時恢弘博愛如孔北海崇奬後進如龐士元赴人緩急如原巨先嘗以宗社大計閶闔隱璜默贊當事已見施用而不居其名此其爲田沃而不磽坦而不棘而又拂以温風潤以甘雨知其必有穫也或曰海内閎人若弘農宋公延津李公蒲坂楊公富平孫公此皆天下長者何以靳之血胤哉余曰之數公者與伯玉固異矣其成名也若俛地拾芥其得志於王塗也若康莊騁絶足計其當伯玉之年所受國家之恩澤海内之休問幾於滿而不可以復益矣伯玉以鴻漸之資困於釁投公車之業屢變憂患之途備嘗四十登朝十年奉使僅僅得虞暫卽又篤念太夫人倚廬自北請南依遲子舍家無厚業蕭然書生此其於諸公謙滿之數何如也耕堯之田而有九年之水耕湯之田而有七年之旱遲此以往皆逢年之

日矣多男不亦宜乎或曰然則人之所易伯玉何獨難也曰器以晚成爲大物以罕見爲奇力以挽回定數爲强德以動天地感神明爲盛豈不戞戞乎其難之哉章文懿公以六十擧子陸文定公以五十八重賢壘肖巍臙者願兩翁兼得之始未嘗不邅廻而後乃備福也吾謂伯玉之逢年亦如此矣於是社友何子張子輩理余語前爲伯玉壽且歌斯干之第八章而退

題詞

茶董題詞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其出入也不遠矣陶通明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余謂茗椀之事足當之蓋幽人高士蟬蛻勢利藉以耗壯心而送日月水源之輕重辦若淄澠火候之文武調若丹鼎非枕漱之侶不親非文字之飲不比者也當今此事惟許夏茂卿拈出顧渚陽羨肉食者往焉茂卿亦安能禁一似强笑不樂强顏無懽茶韻故自勝耳余夙秉幽尚入山十年差可不愧茂卿語今者驅車入閩念鳳團龍餅延津爲瀹豈必土思如廉頗思用趙惟是絕交書所謂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者竟有負茶竈耳茂卿猶能以同味諒我耶

酒顛題詞

淵明怨醉與漁父獨醒正言若反即後餔糟啜醨所謂寄大夢於梧棬而德義之矩自在也顛何容易知此則知文成之辟穀闕南之愛騣皆真能顛者茂卿其酒人之雄乎若夫醉鄉之天地騰騰兀兀近於天全微細披剝乃是無記所攝故厄夫醉於無明二乘醉於涅槃惟大聖人能飲酒不及亂茂卿深於法喜故爲下此轉語中下之根欲讀酒顛請從酒語入

崇蘭帖題詞

父子書家自羲獻後有歐陽詢歐陽通徐嶠之徐浩本朝則吾郡某方伯與其子廷韓耳余師方伯而友廷韓每論兩家之書吾師則應規入矩奪者更翔似正反奇超俗即雅廷韓則風流跌宕俊爽多姿醞釀諸家匠心獨妙廷韓如五陵豪俠寶劍全尨意氣自喜而吾師則以温伯雪子正容對客望之意消廷韓游道既廣鑒賞之家無不適歷吾師人地高華知希自貴晉入之外一步不闘故當時知廷韓者有大令過父之目然吾師以骨廷韓以態吾師自能結撰廷韓結字多出前人名跡此爲甲乙真如羲獻耳猶憶吾師崇蘭館集成是時作者甚衆獨以集序屬余時爲諸生遜不敢應至今猶愧廷陵之劍乃書翰小道何足爲師門知己効也庚申八月七日之夜夢吾師命余作草書詩且屬今索弁語漫以應之

刻六龍解題詞

韓退之爲文王拘幽操寫羑里柔順文明之致奕奕有生氣雖然退之稍附贅哉六十四象皆拘幽操也彼蒙難解憂克永觀省日以易道自占曰豈吾不登於岸乎豈吾剛柔進退之閒不合符於天則乎不然豈其聖明而感格若斯之難也斯以爲聖學一變而小雅再變而離騷則善於怨而已矣自屈子以來孤臣遷客憂讒畏譏有能明道著書

而不爲牢落愁憤之語者誰乎東溟先生六龍解乃其待命九江時著撰也窮天人之奥旨啓玄空之秘扃足使公明結舌輔嗣解頤談易之家卓躒孤出斯已奇矣乃先生爾時秉直蒙忌進退維谷意尚有所謂牢落孤憤者而横口所之絶無衡氣唯覺憂時駴世之微旨朱絃疏越一唱三嘆今人可歌可舞可悲可涕耳先生不獨以此誡世而又以自省其於六龍之旨反覆剖判有惕若之象焉淵乎遠矣其作易者之憂乎不佞素治管氏易茲讀先生六龍解更有會於心乃知焦延壽所傳於京生者未爽爲刻而傳之於世敢庶有裨云

賀千秋印衡題詞三則

吾松顧氏印藪出其印學盛衰之繇乎何言乎盛三家之材不能見秦漢之制得一印藪遂可按籍洞然滌書點畫易摹也鐵筆鋒棱易衰也覆銘往置易循也五十年來承用之塗漸廣而習者之門亦六通四闢㝡嶢不敢可鞭箠驅矣故曰盛雖然雕業耳如書家之論形模禪家之黍死句吾見理德之執鮑何取鶯鳥之成行今之盛不爲衰之嫌乎故昔之印藪不如今之印衡印衡雖一家之書具有血氣印藪則有補之神都無神明

呂不韋云人不寶國之連城尺玉而愛已之蒼璧小璣秦漢之私印其猶蒼璧小璣乎但人有其寶不必其用也自勝國時趙子昂吾子行周伯琦輩始拈出用之書畫書畫之與印學非夫合之雙美離之兩傷者耶故以蔡中郎之工篆隸而不能挽六朝印學之衰者於時書家如王謝白事皆自然其名無所事印也以李陽冰之工篆隸而不能挽李唐印學之衰者於時書畫家如虞褚李范真蹟并不欵其名無所事印也此道復振於文壽承許元復有以矣

畫家有神品妙品能品逸品小印亦有之若余所藏李斯之九字小璽人巧極天工錯弄神品乎趙武趙嬰張良王陵叔孫通賈誼衛青李廣張蒼王咸張衡之在方爲珪在員成璧非妙品乎其餘皆能品矣惟是昔人有云失於自然而後神則逸品又在神品之上雖非篤論如上界之有散仙厭薄天事西來之有初祖直傳佛心品最爲貴僅見於梁伯鸞之一顆文壽承爲陳淳刻道復氏近之矣千秋具眼人也庶攻此以拔新都之幟

遠遠篇題詞

修微才並左芬禪參月上枇杷花下歸之而不居蕋珠官中招之而不往沾泥柳絮無復隨風淨土蓮臺時常入定今將遠尋廬阜問法憨師孤雲何依明月獨舉雖多求友之情寧無懷璧之慮哉惟此行卷作護身符星河在望猶垂機杼之文弱水難航遙出步虛之響但使異雞反走即知黃鵠雄飛上官之秤竟有神鋑夫人之城屹焉天險晉遊萬里其在斯乎

江南春題詞

莊輿騷皆楚人之作也能讀莊者可以讀騷所謂寓言十九者非耶梁昭明序陶徵君集而少其閑情一賦彼真以溱洧爲淫風而九歌之解珮捐珥爲周秦行紀之儷也固矣吏部徐大冶爲舍人時和倪瓚江南春之詞每韻八首又廣之爲四時而夏秋冬各八首雖文生於情而意若有託非僅僅比紅詩香奩集等者且窄韻奇語疊出不枯如渡瀘之師七縱猶擒如桃源之路再入不誤先時和者皆自廢矣豈非蒹葭白露獨寫伊人之懷鐵心石腸不掩廣平之藻者乎大冶之佐天官之業亦可知矣余既爲補圖復爲此弁之大冶家世中吳而居於楚其所得於莊騷者多也

臥游冊題詞

趙文敏問畫道於錢舜舉何以稱士氣錢曰隸體耳畫史能辨之即可無翼而飛不爾便落邪道愈工愈遠然又有關捩要得無求於世不以贊毀撓懷吾嘗舉似畫家無不攢眉謂此關難度所以年年故步余友孝廉李長蘅故自清士承先世之業與兩兄太史黃門之家聲廣交好客賓至如歸其點綴一石一木並寄興耳即唐解元自稱愛寫青

山賣者長蘅了不屑也以故無贊毀於胸中如意自在甚恬甚曠與畫家臨摹伎倆日刻相遠耳又況其公車之業號爲專門詩驂乎史博通淹貫一一發之於畫寧不超超逸品耶此二冊皆長蘅與鄒孟陽同遊蘇臺武林之筆大都宗法黃子久者十之七旁法倪迂梅道人者十之三一一紀歲月游蹤宛然廣陵一曲叔夜猶在孟陽無限感慨五百里貽書來并數語未知黃癡倪迂輩有此身後交態否

王竹塢詩冊題詞

感恩殉知捐軀明報動於俠腸者也懷賢好德獨事激昂動於正氣者也今以竹塢生爲郭宗伯之死友其義誠高要亦制卿貫高輩所辦余所爲竹塢重者謂宗伯之賢宰相不能知而生能知之宗伯之冤同朝不能訟而生能訟之不可休以死不可啗以官是爲天地正氣與段太尉安金藏足比肩[illegible]足立耳嗟乎平津之客怙勢排賢一轉睫間

富貴安在惟有青史唾罵千載不磨視竹塢生被三木身瀕九死丈夫英槩可歌可咏相去何啻霄壤哉余侵尋世難而有感於交態之變者閱竹塢生之事益用壯之因讀諸君子贈言題於簡端

楊女郭節婦傳題詞

楊女郭節婦謚貞烈事具顧宗伯錢太史傳中詞止矣而核矣無以有加矣乃讀節婦遺姊妹書有云我爲讀書所誤汝曹慎勿讀書則自其乃翁尚寶公以及諸膽言者皆未下註腳使揭日月而行天幸余獨知其解敢惜疣贅語云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余亦曰求烈婦必於孝女之室然而事勢不能兩全者陵母之自經趙苞之臨敵義有所重

而情有所割也烈婦之意曰殉夫則不能事父終地下之諾則不能承膝下之歡彼蓋鴻毛一死而昊天二人云爾不然烈婦之所捐軀而立節者將以爲婦鵠豈不以厚望於骨肉乃稱誤護昔者孔子嘗自稱誤矣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使春秋果有罪則烈婦之讀書果成誤也嗟乎三光五嶽之氣鍾於烈婦而五經十七史之書亦證於烈婦無論腹笥萬卷如蔡文姬李易安者面甲十重即唐之魏鄭公我朝之楊文貞勛名事業炳炳古今猶將慚退三舍書何誤於烈婦哉傳稱烈婦以三十六而殉余謂心死爲真身死爲幻烈婦自許郭郎一死之後已自無生九年之中日日皆死日也大抵驟死易徐死難何則死生於情驟則激久則衰衰則悲心漸微而可以謝子教兒爲解故謂烈婦爲三十六而死者此數甲子語也實與郭郎同逝久矣兩史公既表烈婦之節余又闡其孝總之烈婦

所謂虛名世有以死而博虛名者無有哉時烈婦之叔父弘聚司教吳中余爲言如是弘聚曰九原有知必且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史公矣屬題於簡端

彤管遺徽冊題詞

婦德不著閫外而范蔚宗後漢書特爲立傳至與魁士名儒勞臣戰將並齊不朽嗣是作史者種種幽閑端操照彤管而敵金石矣朝家雖古定制凡臣子奏績則以　覃書褒美而及其母氏之聖善蓋館閣之選實代　王言夫華門圭竇之行得一旦達於天子猶稱道主況女士耶繇斯以觀謂閫德不外著者不斯然也吳縣曾侯之爲令幾三載

矣侯之政成則日縈母之教常咨嗟感泣孺子慕無已時茲春命且逮矣而痛母之不待也復念代言有體束於體無彷廣稱母氏之慈謹請於當代作者令人騁厥秘思抽厥妍詞闡張百目之羅務在多獲庶幾罔極是報惟余與侯有一日之知最先授簡告余曰先生昔領史局召生也晚不及徹一言爲　恩綸先吾母之不逮養與不逮先生文俱千載遺憾雖然得先生爲前茅以乎諸作者是

吾母之賢上以達於朝而遠以傳於後胥是賴也嗟乎今典綸制者如林安取求售若以謀之埜則命固埜史或可爲傳信者藉矣題曰彤管遺徽俟海內諸公詩若文成編而序其端余不敢讓

吳長卿飽菜軒題詞

吾友吳長卿天下士也胸中有數萬卷典記亦有數百萬甲兵當事者壯其請纓俾之剖竹已脫穎矣而薦士者爲當門之蘭所薦者亦有批根之剪斯五岳方寸之不平六月扶搖之暫息也今者作倅漢東獨標廉善顏其厥宇曰飽菜軒以彼才情雖叔夜餐霞不足爲其秀子卿齧雪不足爲其貞菜則安取焉將菁食之憂殊其肉食之鄙而淡然無味乃爲天人之權耶其義與其陳徵君之記矣因爲題榜而漫弁數言

方旦心平平草題詞

方內制義各有偏至吳以韻致越以巳澤楚以才情閩以結構中州以蘊藉其大都也若夫出於封畛會成一家惟天下士能之中州闢闢伊洛人知有程氏兄弟學而不知蘇氏秦代兄弟故其文脉也驅縱橫之筆鑄以發理學之青趣吾見之方使君其出入變化不主故常亦已奇矣使君顧自命爲平平何耶蘇子瞻蓋得竅於國策者其論文曰筆勢崢嶸詞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使君之所謂平平者如此中州之文自使君一變爲海內宗矣使君令之作者當與其鄉大復蘇門並驅何論制義論制義則高何二君子弗如也

潄六齋草題詞

余友何士抑爲文來先輩律令甚謹毘陵以後尚有典刑十五年來海内習舉子業者皆知有何氏學所謂斷然自爲一家之書望而可識別者也頃過武林客以潄六齋稿視余余乃不知出自誰手客曰士抑也又曰子何以不能辨其爲士抑也余受而卒業焉乃嘆曰嘻士抑實捨法矣吾以法求之故失士抑雖然微士抑幾不能辨是甚矣捨法

之難也兩壘相薄兩雄相持而俠徒劍客獨以魚腸匕首成功於枕席之上則孫吳不足道矣此捨法喻也又喻之於禪達磨西來一門超出而億刼修持三千忏相彈指了之佛頭坐斷文家三昧寧越此哉然不能盡法而遽事捨法則爲不及法夫士抑能盡其法者也盡法者游戲跳躍無不是法故其意象有神其規模絕迹蓋其業在與謙應德之間今而後吾賭士抑之難窮也士抑以此爭長

海内海内益尊士抑旗鼓一變夫

陸洛誦文稿題詞

平原之墅有四山焉曰機山曰横雲曰陸寶曰崑山皆以陸氏兄弟名而崑山者亦世所稱比玉意也陸生洛誦搆草堂當平原村肘腋向背兹四山云入其中軒楹一啓則山光嵐色面面掛映畫有羣峯之勝令人起青霞思焉顧獨理世外業可耳㥁以經生義不韻也陸生者特好於是治經義其經義之至者又都於是得之余嘗一再過生輒

爲余奏其文每奏一篇而髯殷殷振林木余爲篇篇稱善已秋深生忽哀其文四十餘首出示余將傳之生季弟叔交聞而曰噫嘻吾家白眉誤矣問其所以則歷指而謂余曰此非平原村乎此非機雲諸山乎吾嘗弔古懷賢臨村墟訪其遺蹤登羣山想其標韻當日兩賢敝精銷魂爲文章役樹赤幟馳英聲者皆就煙空惟河山寥闃墟落不移一一鶴聲唳江月耳彼將爲勝業者也猶尚如是況經生業直土苴乎亦奚以傳矣余應之曰固也然之兩賢所爲詞賦者亦土苴也此中江山墟里台古有之顧必藉兩賢名兩賢不存而河山之名千載如故則土苴之爲傳也亦遠矣今之爲土苴者即昔之爲土苴者也詎無傳乎余又聞是編生將挾之南走越越多名公將必有鑒識如張丞相者見而奇之稱爲雲間生文賦者焉叔交曰有是哉

唐名必文稿題詞

吾松自唐文恪公以首臚入承明著作之廷後來詞館不乏日與楊太史高太史徐宮詹張宮諭錢宮允相踵不絕然或若虎之力或若燕之幽求若王氏之青氈者未有也今名必衆於鄉爲文恪之從孫其行卷滑滑洪達奇正相生余評文恪之文如四郊八達可施宗廟名必之文如干將莫邪陸剸犀兕水斷蛟龍青氈舊物行有望矣杜子美云

爾家最近奎三象時論同歸尺五天敢以爲前導入都門請以質之宮允當擊節否

夏燮仲文稿題詞

書當仲意讀易盡昔人以爲一恨余性嗜書而厭苦帖括今日徐伯雨以一編見示自謂不能卒業縣披一二多非常調不勝伎癢反覆終卷恨其易盡因質作者則吳孝廉燮仲也燮仲弱冠神清玉山照映筆端有日縱橫不羈實爲文中之豪余一見目成以爲秦繆生衞洗馬季孟閒溫陵蔡公於童子科擢爲第一未幾得雋易於拾芥而舉主林

太史張黃門國士之知猶爲未盡者假令見燮仲大全又不知作何甲乙矣武塘文藪廷熙無首閒歲相屬惟禮闈大物尚有待耳燮仲勉之雖楚材晉用未必不爲峯泖生色也

朱伯升制義題詞

江以南治易者皆爲朱氏學蓋弇州先生導之先生眼白千古獨折節朱定國以爲天下士烏衣諸郎奉爲人師長公伯升妙擅家學頃以省覲來余得讀其近製姿態横溢而典則森然窮微之思出以流易雕繪觸眼天眞躍如其書家之子敬乎評書者謂右軍靈和大令俊逸是父是子並稱神品而子敬意更廣焉孫虔禮非之余曰此所以爲子敬也若純作父書安取屋上架屋山陰過父僅成潁川輙長耳定國爲靖江令爲吾郡司馬籍甚循異每論舉子業輒勃勃色動恨知音落落連城莫酬酬之其在伯升乎余聞伯升孝友大節有進於文者姑論其文若此

原孚姪制義題詞

余家從子行在賢科籍者五人自庚戌原漢宗伯奉　廷對至癸丑厥有原孚雖青種不荒而鳴珂落落若以制義論原漢少年盛氣一往即詣美成在久原孚顧門矣余林居課兒原孚在家塾多所揚扢余謂不入時然所受人之微言未嘗不爲原孚盡也原孚攻苦茹淡自其性然其爲孝廉數年出無車食無魚不脫酸子故步既解褐同籍方待詔試宏詞科原孚寓書於余曰周文襄選吉士猶疏請改官冀一當世用豈異人哉其雅尚如此夫文章佳處無不可學惟濃之與淡自肯其神情非學所及遠公開社進淵明而退靈運甚解詩旨知此者可與論原孚之旨矣

容臺文集卷之三終

門人　徐士竑　許經　閱

容臺文集卷之四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記

御書樓記

御書樓者文肅王公孫璽丞時敏所奉
皇上賜札於專祠之前者也文肅存日絨縢什襲
未嘗宣示溫室之樹不對爲恭省中之語漏泄是
誡蓋其慎也文肅捐館尚璽肯堂搴杜蘅以爲梁

琢文石以爲砌崔嵬鳥革昜奕龍光庶幾泉臺可
作儼見奐墻雲仍永保榮踰帶礪是明良之朝典
而忠孝之家慕也既落成授簡舊史其昌記之其
昌竊有感也
皇上御寓以來爰立首揆者數矣至於一德一心
眷倚弗貳嚴若師保信若耆蔡密若同室朝夕之
周旋暱若家人父子之告語時惟文肅曷以得此
哉蓋公束髮登　朝即以一介不取之操終日不

佚之節風動百僚名聞九陛者非一日矣宅揆以
後　法宮峻絕密勿大臣罕所延見公欲若前代
之午朝造膝不能若前代之便殿留身不能討惟
閣直故事有非時手疏可自靖耳若乃朝而敷陳
夕而傳布寬責於外廷分過於　當宁純臣之誼
或非所安公是以補牘有再三焚草嘗八九和羹
則鹽梅相濟補衮則彌縫無迹此之忠誠金石可
貫矧

皇鑒之孔明乎竟能結主知定國是非偶然也且
如　御札之所更端往復者事孰大於建　儲乎
方其宮府地睽荒林形異赤松羽翼難以力爭黃
瓜風刺幾於心碎申文定爲之拂衣王文端因而
賜玦公也滿輪再出荷擔獨堅始猶轉石終乃桴
鼓是以有　儲講之命公猶以體統不崇則羣疑
未祛官儀不肅則旁伺易生凡所承用一視
皇上講筵之禮數焉於時勞愛並彰師濟咸集雖

鳴問夜鶴禁砧扉前將丕非廻疊數日就月將
緝熙光明其昌皆以承乏詞之從官皆日舊輔之
所定也老成云遠政地日單四友不聞備員一暴
以爲曠擧且二十年於玆矣彼一時也回天駐日
克臻厥成豈其順風而呼因川爲下顧戞戞乎其
難之也哉感通之故良可思矣札凡二十七道有
賜自文廟苫塊之日者尤爲異數雖停帝慕於常
谷給秘器於東園無以殊也君臣之際猗與盛矣

在昔貞觀屏風之帖僅標藝苑淳化飛白之字徧
重玉堂孰與天縱多能帝賚良弼以廻鸞翥鳳之
奇著投水轉圜之美爲千載勝事哉此書在處當
有慶雲下垂百神潛衞者焉非王氏一家之弘璧
已也伊訓曰一哉王心又曰大哉王言敢以此爲
頌謹記之

原心亭記 館課

蘇散一亭之西又折而南有亭一楹爲翰林署中
游息之所而顏其額曰原心者志警也夫心之爲
說古之人未嘗精言之也非不識心也夫人而識
心也洪範以治水并書以治兵果且有政與學之
分乎哉世旣遠士鮮聞道其視政與學不勝精麤
動靜之相妨而心學轍不講間有藂族而談心者
工以爲名理爲言銓耳非能見其實而信其可施

於用也世之升降固繇此國家建官設屬六曹九
寺各有事守惟翰林則無守焉是
天子所使澄精神涵道德以需宅俊之用者非有
功令之繩束吏道之紛委此政與學尤未嘗分者
也彼有事守者曰以政學難矣玆政與學未分也
又奚辭乎且其大者坐論次亦代言非有本原烏
勝其任乎故其急於養心養心者非坐馳内照遺
棄事物無當於天地民物之務也務心之本初也

心欲虛欲平欲公欲正欲明欲靜虛所以爲應也
平所以爲衡也公所以爲溥也正所以爲守也明
所以爲照也靜所以爲簡也凡皆心之本初也其
焦火凝氷與接爲構不虛不平不公不明不正苴
且靜者情識也情識者心之所生而心豈情識哉
通於情識未生之先者可與語心可與語學其緒
餘以爲勛業其土苴以爲文章其所建樹當自有
度越者矣古之人尸牖箴銘委土師保是以成德

也易況茲亭在繖一亭之側
肅皇帝所灑宸翰勒之貞珉諸詞臣出入莊誦服
以無斁夫能敬能一於心學也何有

成樂軒記 館課

翰林署中有成樂軒臨瀛洲之上蓋某年某所建
而顏其軒曰成樂者則孔子所云成於樂之意也
或曰古者士無故不輟琴瑟大夫無故不輟宮懸
近世士大夫聲音之道闕如矣是安所得樂而稱
之余曰不然樂之爲言樂也凡人之事事身不厭
肄習之勞心不厭營慮之苦適文而不靡必至於
成而後止者其必有所樂乎此也庖之解牛臧之

承蜩旭之草書蓋畢一世而耽之以至於橫心之
所念橫口之所言橫身之所接而無非是物者不
止若是而已而喜怒佚佚之情窮通得喪之境莫
不是寄焉故始乎技終進乎道非其中有所樂能
然乎而況游道德之鄉者乎孟子曰樂之實樂孝
悌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
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蘇斯言之鐘鼓綴兆之於樂
也躍矣孔之樂也忘老顏之樂也忘貧彼其以閒

巻之匹夫而兩相論樂乃曰庶幾部舞聖賢得樂
之情固如此國家建置百官六曹九寺各有事守
惟翰林則無守焉簿書之煩挐吏道之殺最一無
所困其心是天子所使涵精神養手采以需宅俊
之選者居是職也不專仕不專學蓋兼處於學與
仕之間謂宜乎情釋蹤消融渣滓相忘於道術而
後可以言成嘗試思之吾所爲熟古今故實定人
物之衡鑒端獻納之本原涉著作之堂奧能遊亦

恢恢有餘地乎能累丸四五若撥瞯乎能如旭之
草聖醒醉窮夢皆如一乎果若是即不宮懸不琴
瑟樂之情已得矣所謂成於樂者其謂是乎若夫
律呂之變繁音之節於以養德誠不爲無益耶有
兼之者則尤善矣軒之成已久舊未有記余故爲
表其題署之意以告夫游息於此者

求忠書院記

凡立學者必先釋奠於先師書院之有祠也禮也
方遜志先生之學傳於宋景濂自景濂而遡之爲
金履祥氏何柏氏許謙氏以至於考亭授受有緒
實惟世嫡顧其死節爲獨著夫書院未有以死節
祠者也吾郡之祠先生何也謂是血胤在乎先生
已自絕於
文皇矣十圖之餘猶有潛妻子示不辱此藐諸孤

也非踐首陽之土則瀍侍中之血公志不存也謂
吾鄉先生俞公任公皆公弟子而可藉以乞靈乎
是時朋友皆赧矣獨爲嬰也德玉也招乎然則何
以綴先生之靈曰以吾儕之求忠綴之也孔孟遠
而士無純師譚忠孝者溺其旨矣自濂洛關閩諸
大儒精言之於是委質之義家律令人斧鉞無有
以邪說蠱其間者文謝之死節與張許同而淵源
遠矣何也彼如擊石之火其性真此如傳薪之火

其用廣也
高皇帝以綱常爲治嘗旌余闕薄危素惟勸忠爲
惓惓乃其大者在於龍興百家顛立朱氏學惟時
天地初肅士鮮偷心乃父兄之所敎率師友之所
誅討靡不與其圭臬蓋千人決拾以射臣鵠而先
生其繁弱已商六百不爲不久和馬二十不爲
不奇壬午之事膏斧齒劍者骨量乎澤糕夫室女
不爽齊愧史冊有是乎是

高皇帝以三十餘年磨鈍之權邁商齊聖六百載
養士之報方先生以九死十族之節表朱夫子繭
絲牛毛之功先生　而有迂宋儒無益人國者咋
舌矣此朱子之之臣也豈惟朱子孔子大管仲
於召忽乎平耳夫[illegible][illegible]之忠義而輸之屑
天王則忽安得有私君春秋法也他日不又曰殺
身成仁乎世儒不察猥云聖達節賢重死管仲不
[illegible]有而勸進者接跡金陵之娓娓長樂老抑何姓

也微先生聖法幾爲盜夸此又孔門之忠臣也先
生足不涉吾土意其英寛浩氣惟忠是歸惟學忠
者是類繼自今講堂肄業之士因朱之傳孔之筆
以美墻先生之忠雲車風馬或格而歆矣九峯一
拳石不隱然紫陽白鹿重哉祠成於郡守明州張
公前司理睦州毛公會大中丞徐公以撫吳至爲
丹艭之中丞之先有善安公者官於浙爲僉事奉
詔收方氏族臏其姬婦事發斷一臂家戍保安衛

語具浦城誌今所爲祔於祠與余公任公同配享
先生者也嗟乎僉事公既已得罪即立孤事竟不
躬閱能無飲恨及吾郡之方有亢而慰可知也已
義浮綿邈厥有聞孫建旄植壁將事祠下非天之
合哉昔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死易立孤難願爲其
難者余亦曰建祠易易名從祀難中丞公方以天
下名教爲己任願爲其難者是惟紹前人之休於
無斁若夫復姓作祠始末余友陳布衣詳哉其言之矣

光岳樓記

維揚之有書院也鹺使者㭊也中廢四十年侍御彭公以鹺政之暇復其舊觀加閎敞焉布之條教秩如也已稍采形家言因吳比部之緒於是有光岳樓之役公之言曰聖王之制勿使四民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夫管大夫爲袁海者也其於士也必使群居而萃處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忠至於商第曰使就市井而已吾非與學使者分士也寧使鹽筴盛而詩書拙也乎無何樓落成諸生旣走吉水請鄒先生記矣公復投簡其邑曰講堂所尸祝者非而家江都生乎願紬繹家學惠此多士不侫昌三復光岳之義而知其有合於正誼不謀利之指也古今名世之士必鍾美於三光五岳以生尹日也卿月也列星也嶽神也贊屈原以日月爭光贊韓愈以泰山北斗也皆喜喻也於川瀆無當焉九府以爲泉流貨夫以爲

繇蹊非是族矣豈不以屬於義者爲高明而利則否屬於高明者爲士大夫而下流則否哉平津與江都同事武帝曲學之敝流爲桑孔雖復布被不得論於拔葵之節馬遷之傳貨殖抑何寡識也揚之士所以不辱斯樓也舍江都言無師矣古之學者斷且養士即易業吾不虞其艷言商而孰知夫多取之爲貪賈也而孰知夫養交之爲趨時也而孰知夫奸進之爲龍斷也而孰知夫身闒之爲簀

筴也五都之士以計然白圭爲聖人何知仁義士誦法孔子而或挾之爲市此言利之精者也於光岳何居侍御公之錫斯樓以嘉名也棹楔爲師保矣諸士目擊而道存庶幾出入不悖所見耶在昔江都論漢事謂鹽鐵之利二十倍古民日稱病始元間詔丞相御史與文學問民疾苦當時豪傷輻湊茂陵唐生魯萬生之倫六十餘人與御史大夫議鹽鐵欲剛仁義抑末利其說亦本於江都今天

下之利綱𡙇矣諸士羣居而萃處服侍御公之教
豈免蒿目憂世出而修百姓之急如唐生萬生之
倫者乎此之裨於樵政者大矣公何謝與學使者
分士也請以刻之碑陰

彭城雲龍山重修放鶴亭記

按史記稱秦始皇東游厭王氣漢祖心自疑避匿
山中呂后嘗得之曰季所居有雲成五彩云而赤
帝子斬白帝子蓋龍德也彭城之有雲龍山其得
名當以此山有放鶴亭隱君子張天錫故居蘇子
瞻所為作記者肆至今不廢然荒圮久矣高邑潘
穎張大夫以分司倉庾至數登其巔吊古懷賢將
微而葺之念徐方震隣重以瞽水時紺舉羸蹶踽

四顧乃節縮奉入度材採石徒庸工作之直取之
宮中公帑不煩民和大播於是飛甍畫棟延敞虛
明繚以垣牖翼以廚匽㞦然壯觀矣落成之使余
以使事還　朝公就山堂而觴之曰吾聞傳舍閱
人茲山於我何有哉第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周
爰咨詢使臣之職也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我有旨
酒嘉賓式燕地主之禮也堂成而三善具焉非直
寄情吏隱之間而已因授簡屬分記之余惟子瞻

引衛懿公事謂國君之寵鶴不若山人之放鶴得以自全者此未爲篤論也使衛懿公有太王乃積乃倉之儲曾孫如京如坻之粟以此衆戰孰能勝之而鶴之乘軒庸何傷彭城用武之國也項羽嘗自王其地夫羽起徒步擁彊秦鉅鹿之戰威聲豈出淮陰下而終以不振蓋高有鄭侯能挽關中粟以濟軍興之乏而羽爲漢軍絕餉道是以敗耳今天子懲鄒滕之役命征西大將軍蕭公提重兵鎮

彭城而大夫精心計調兵食一洗脂膏之陋庶幾士飽馬騰以伐萌於不戰是桓文之烈也衛懿云乎哉山三面距水瀰漫無際壹似西湖之孤山孤山林君復放鶴處也予瞻習於西湖者乃蒼莽悲壯之區恍激瀧豁濠之致而靚面若忘不爲拈出者何耶豈陵谷之變昔與今殊山川之靈待時而顯耶黃魯直以飛仙目子瞻倘其化鶴復還不獨歆城郭之是而已大夫以爲何如

兎柴記

宋人有云士大夫必有退步然後出處之際綽如此涉世語亦淵識語也讀白香山池上篇其所謂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有酒有歌有絃者實爲衣冠巢許之助溫公之獨樂卒成謝傳之同憂有以哉今觀濟美張黃門公兎柴記其跡泉斷石經始戊戌去解褐纔七年耳已抗枕激之思及在掖垣領衆正稱耆宿雖素在匡

時而尋盟之猿鶴手植之松桂未嘗一日釋於懷及是以請急歸而喜可知也嗟乎輦下貴人嬰情好爵驟鑣馬通之外別無活計即迴首家山不乏平泉金谷亦僅付閽丁筦鑰作者游者賓主誰分求其如白傳之飲一杯吟一篇於池上者少矣況能左伊川右康節著書談道煥山川之色而隱起華夷之望如溫國□哉是在兎柴主人矣余林居二紀不能買山乞湖于有草堂輞川諸粉本着置

几案日夕游於梲嵋廷淼頫磯竹里館茱萸沜中蓋公之園可畫而余家之畫可園大忘人世之家具畧相埒矣獨世方急公而余能使世兼忘我是爲異耳

蘭墅後記

荊溪蘭墅者吳孝廉問卿所仍光祿公澈如之作而既泉齡石益拓舊觀者也當
神宗朝大江以南建言諸君子歸者錮不復 召
熹宗嗣位有 詔盡復故官使澈如在者召矣而以歸養不及於卿逆璫用事同籍攻之悉相隨入獄使澈如在者逮矣而以下世不及於難不及卿并澈如之所幾也不及難并澈如之所幸也至
今皇在宥所以報忠藎甚厚而廟食專祠易名進爵於澈如猶有待焉問卿所以盡傷心也歎曰先君子生爲當門之剪殁爲空谷之馨蘭墅之稱名得矣抑聞之孝子之事親也思其居處肯其堂構此僻者墅也先君子讀書十年讀萬卷擁於斯又嘗元方御季子舞於斯九原不可作矣安知其精神鬼魄不狎山靈化野鶴而以花之朝月之夕來游於斯乎事祠則有朝與家廟則非野謀惟彭松

茂柏悅之區無蕭敷艾榮之穢綠葉紫莖之秀有被山連巘之饒築宮三楹肆奉遺像以祖之硯父之書爲金石瑤璧殷爲祖考坌山寂靡靈大驗之辭曰夫人自有兮美子蓀何以兮愁苦斯不亦神理綿綿光我世業乎嗟乎濁世公子峻宇雕墻廣貯歌舞驕溢矜夸身歿轉其室以致一草一石不能長守者多矣視開卿所存何如哉墅之山舊名南岳南岳以祝融峯爲主開卿作室故取而余特表

章祠屋者知其所重在展孝思而百穀所記累榭層臺皆南岳之從山者南臺高坐之類耳

安庵記

道人不三宿桑下若俗人多諸眷屬愛染深濃則精藍淨宇夂依非過何況傾貲捌業不爲自安迎善知識經行宴坐說法其中斛人天眼恭敬供養畢生無厭又何況性樂閒曠長依導師入室小參串習禪悅乃至維摩有法喜之妻龐媼識草頭之意此之借隱家風何止布金功德已也蓋武林之泉亭山花榭塢有安庵樓泉鄒居士所建以居慧

文法師者文師遷化又以居幻有耆宿文師專明台觀學者奔湊此菴遂爲荆門玉泉幻師純提祖印學者亦奔湊此菴遂爲穩山峯頂武林琳宮梵刹不知其幾而居士之力最專緣最勝矣是不可以無紀居士醇厚博大親如其心急難振窮了無德色每辦宿耆帑提不憐情於財施厥配朱氏亦佐之武林人人能道其事因其子文學之蹕將樹碑述此庵顛末而附載其畧如此

崇真閣記

仙與釋皆生死學也仙曰長生釋曰無生其較然分塗哉至仙家七真猶釋家五葉盡教跡變於此矣釋故無論仙籍者流所稱冲舉者若而人拔宅者若而家奇惟恍惚不可殫記總之不離長生至七真復出而為超生之說以鍊神為宗以參學為徑以覺悟為歸道山碧落非惟也五金八石非方也夙有靈骨非緣也口口相授非師也六甲三叢

非法也顯設羽化非證也其名超生其實學死在老曰不亡在莊曰無怛此其仙理最高要以百姓與能不其態渺而書所鑿心在彼不在此猶之太羹不御而食肉馬邪也豈難信之事必待於上智與劉幼真先生自比鄭卽以諫批鱗出宰濡忽一夕大無謂夢羽客通謁曰左元放也覺而考鄒乘元放固濡人遂建閣以祠元放云已得夢所謂王真人玉陽者皆不圖而感似有夙根盻蠁往來真文屢降於是君為濡且十載先經推擢皆中格君遂自投劾歸從登真之訣度地吳山得其西麓林壑虛閒岡巒廻複信棲真之奧區祈仙之靈府也乃建層樓三楹以奉真人而元放雖有專祠仍崇像設既落成屬不佞昌記之余惟古之君子愛君憂國不難以身殉者莫如屈原然且曰訪羽人於丹丘得不死之福庭彼誠以自廣要之忠孝度世其途甚徑也幼真之飄飄欲仙豈妄想哉乃其夢寐感

通前元放而後玉陽有孫矣當其虛憍尚存壯心難耗則奇惟恍惚如元放者以有機應之及其棲神於澹合氣於冥則虛無清淨如玉陽者又以無機應矣豈惟仙家禪亦有之昔仰山與僧度水僧從空而去仰山曰恨不遂斷汝脛則心通神通不可兩月語也幼真其必有進於道者矣玉陽為七真之歌行於世銘曰

合玄門爰清爰靜為天地根生而若

死綿而若存清都路邈弱水波翻作者七人實逐
真源自然爲宅恬淡爲園陰功爲澤忠孝爲藩茂
宰觀化七烟之元起將鵠舉感彼室軒元放玉陽
授以道言如磁吸鐵如聲度垣石髓不灌刀圭可
存金堂貝闕鳥革龍播千巖霞蔚三素雲屯驅役
方丈吳山之原

重建雲棲禪院記

杭之山自天目來帶苕水挾聖湖南盡於江折而
東是爲鳳凰諸山宋之故宮在焉遡流而西二十
里是爲五雲山循山麓而西四五里是爲雲棲塢
則今蓮池禪師之道場也披陁坻平巖谷堂寮劃
然野處而不與湖山爲攀境則變喧而幽土則去
穢而淨一似遁世者山當江之三折潮門濤頭雲
湧而霆擊者至此湯然爲平川洋洋瀰瀰怒氣消
盡一似恐懼者蘇東岡而上有壁觀峯青龍泉出
焉中峯之旁杭出一泉名曰聖義泉西岡之下復
出一泉名曰金液泉涓涓甘洌汲灌不竭一似利
生者此非有道者莫能居而居之者亦於道力有
助自宋伏虎禪師住山以至　國朝雖天禧中稍
闢爲寺而遞興遞廢更爲蕪莽久矣師以隆慶五
年托鉢此村若有冥契曰吾骨人得骨山可以老
矣綿茅三楹經禪寡坐有終焉之志環村四十里

數有虎倀師以慈止殺虎不爲暴歲旱禱雨輒應
驗不爲災居人異之爭來作室庀材於家山仍礎
於故址民大和會焉師曰毘盧宮殿徧界徧空草
昧經營無勤櫺施惟法堂奉經律禪堂以棲僧茲
所急也既落成而百年廢剎遂復舊觀矣此雲棲
之緣起也師之付者以爲古德破荒衆檀積力不
可泯沒請余記之余何以知出世事而且有感於
法道盛衰之際也在昔唐宋爵士帷薄將相不爲
者始去而爲大僧以了百千億劫之生死故其戒
行之嚴宗風之峻直可感鬼神駭異類或爲道俗
所皈依或爲帝王所禮敬名藍淨刹於是繁興矣
蓋其盛也近世以緇衒收備士士所不收者方自
引而食於僧是以赤縣神州列刹相望圓頂方袍
聚廬而處者百十爲羣叩而求之所謂禪講律師
如古尊者有幾假令大年削牘寂音操筆二百年
來可應傳燈僧寶之選者又有幾則雖金碧土木
之莊嚴崇之至於天而廣之至於十縣句何益蓋
法道之衰相見矣師庠校名士始欲以祿養爲孝
既以弘法報恩爲孝騏驥非盛而龍象起忽最初
發念固已卓然名聞利養之外矣屣蘊譽百萬而
擲漢水僧紹冒三毒以開攝山豈足專美乎師自
主法席以來既歷三紀行在梵綱志在觀經標淨
業則東林立清規則百丈析義疏則玉泉辨宗乘
則慧日摧陰魔則拔度空拼戲論則秀鐵面雲棲
雖幽迥荒幸無諸莊嚴有具眼通者必曰先佛塔
廟在矣有具宿命通者必曰某古德再來矣毘嵐
偃岳而不波大浸稽天而不溺是雲棲之與法道
大有賴也夫師所著有彌陀經疏鈔緇門崇行錄
禪關策進等書數十種鋟行於世師俗姓沈名袾
宏字佛慧仁和人

滸墅關重修董公堤記

楚中丞澄淵董公司榷時築石堤三千六百丈自吳關而東屬之寒山幾二十餘里吳人所爲尸祝董公者也歲久水齧石窪堤稍廢不治天雄張平仲使君始增修之雖仍舊貫與新作等何則自稅[illegible]者以物貨之征領之有司關使者算舟而止度支之額則猶故也而歲入非矣使君受事當其時緡浮羨幾何然每有浮羨輒爲畀與作不

嗇不止日終不以虎丘一塔布涸吾受塊之墟也處脂膏中不自潤而道是講則誠廉吏雖然非溪刻之謂也何足爲使君頌哉余觀公家之事往往前人善作後人害成即以治河論行河大臣率三歲一更而必人自爲一河河可十年不決而濬河之役靡一歲寧止蓋共濟若斯之難後董公而推者豈無廉士曰此董公之堤也吾何有焉是以堤廢不治若使君則無以有已矣使君世承清劭沉深博大身兼數器有幹國之畧嘗爲元城董考功裒集遺文傳之世是役也必表著董公之遺惠於弗察夫勞臣相嫉如文人相輕視使君何如也因記堤工歲月并書之

湖州福山仁壽院長生田記

世無常住之物而謂有長生之田可乎余曰惟僧當有之蓋娑婆外有香積土飯蘿遐多餓死人此田非情田非識田乃威音王之所幷授佛祖之所燈傳菩提爲種子精進爲耰鉏露地白牛爲作使廣百縣旬而不分疆畔歷未來際而不易主人仰山之刈苗趙州之洗鉢皆是物也昔有石屋老人於仁壽院舉揚此吉石積嗣之所居之處即爲寶坊匡徒領衆數百爲羣食輪常轉法道下衰慳貪難破天人之供既絕銜花之鳥不來有宜中上人名寂鑒者戒行精嚴願力堅固募田若干勒石記事垂之永遠夫九土之田湖所得幾何湖之田仁壽所得幾何陵谷且在蓬萊江山亦悲黍黍而上人豈闇於成住壞空之義哉儻有大善知識如石屋老人者延致住山弘闡法席說無生忍爲長生田即展袈裟一角是無邊阡陌矣上人作禮而去因記之

草玄閣讀書記

道廣星展聚人豪湖海間余贈陳懿卜文詩也懿卜爲吾師五雲先生之子世其家學賦詩擊劍以隱兼俠名聞湖海間程中丞開幕大梁聘之署中相得甚驩偶偕與觀射君不禁伎癢連發三矢皆應弦貫革中丞奇之曰吾何敢以阮瑀輩盡公乎具書薦之劉門雲中大中丞吳公吳故與君交善及是君以戎服見謁者不能當而麴材之館待用者殊夥所與奉稍亦有甲乙君特在甲館諸將校目注君謂文武具宜冀敢以厲行進會大中丞遷言歸君仍遊長安時金沙周冢宰亦撫虔州延君經歲者君不復懷刺請謁惟與酒人劍客悲歌燕市雷火之變君幸免身几下得全遂賦五噫返三徑君郡誌所謂草玄閣者此元末楊鐵崖之所搆也元社已屋且三百年而此閣巍然居者鮮稱君雖沉冥會士願以博雅風流讀書其中可無愧色矣發爲之記

吳君士施畫羅漢記

佛像教也畫佛觀也凡畫佛菩薩聲聞辟支阿羅漢者皆運心娑婆之外遊意空刧之初清虛因以日來塵勞於焉暫息矣及其神聚既傳莊嚴斯在使瞻禮者發菩提心如觀淨土變相必起往生想觀地獄變相必起脫離想觀大士變相必起皈依想觀華嚴變相必起行願想原其熏鍊之因定異緇禪之力哉梁唐之間耆宿宗師既振法於彼而

能妙畫史亦助道於此所謂寶刹現於毫端大千攝於掌上庶幾似之莆中吳彬居士者婆娑藝圃泛濫珠林翰墨餘閑繼情繪事因游攝山見千佛嶺天監雕鐫森然海會作而嘆曰億千調御既分身矣五百應真何時放光乎遂以丹青代彼金石施若干軸蒸之此山值余南游請為助喜余發而觀之有貫休之古而無其怪有公麟之緻而刪其煩其可傳矣雖然更有進焉佛言一切衆生有如來智慧德相夫羅漢者豈異人哉衆生是也搬柴運水即是神通資生治產不違實相而畫羅漢者或躡空御風如飛行仙或渡海浮杯如大幻師或擲山移樹如大力鬼或降龍騶虎如金剛神是為仙相幻相鬼相神相非阿羅漢相若見諸相非相者見羅漢矣見羅漢者其畫羅漢三昧與為語居士而無以四果為勝以衆生為劣以前人為眼以自己為手作是觀者進於畫矣居士曰善哉

湯陰縣重修宋忠武岳鄂王精忠祠記

錢塘之祠鄂王也旌忠也湯陰之祠鄂王也旌桑也報忠者前宋之蓋愆旌忠者我　明之勵世撫亂之時表章尤急雖非借才於異代寔可激耻於懦夫此楊侯重修王祠意也慨自東陲匪茹以來

國家之用兵五載矣

三聖相承非如宣和靖康之季奴酋小醜非有兀木粘罕之雄一尉侯混車書非若瑣尾偏安之勢然而糜軍費以千百萬計徵戍卒以數十萬計而搴旗罔效輿尸屢聞至於全軍覆沒全遼淪喪猶緩失地之誅而錄死事之節祀之京師記之盟府一何厚也假令職功如王親對敵壘者六十有八運籌命將者五十有八常以兵五百八百敵五十萬七十萬用少擊衆迄無挫衄則又何以寵異之哉乃王之得禍何際宋之負王又何慘也蓋王之建功所難有八一曰忠湼膺激揮涕誓師二曰虛羣策畢收食客當滿三曰整兵所往木草蕭不亂四曰廉不私藏一錢籍其家僅九千緡五曰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人如待一人六曰定大敵猝撼難於撼山七曰選能背嵬五百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事推與其下孽子雲之勝拘而不列嗟乎趙營平爲後事師實車騎作百世楷祀典所謂法施於民孰大暴者而死事定國禦災捍患猶細故也今之爲將者以王之車爲法今之擇將者以王之事求之於鞭撻四夷何有嗟乎湯陰自朱仙續廢而久辱胡虜王之孤憤所千載而不瞑者也自

二祖廓清而山川草木皆有驕色王之願報所千載而不忘者也况重以廟貌之崇嚴殺蒸之蠲潔寘冥之中豈無有式靈我將吏黙相君膺功嚴胡之膓喋胡之血者乎是役也楊侯一以祈神休一以樹將鵠董櫛萑背金湯而丹膄爲帶礪也侯之

爲政可謂知所重矣祠創於徐武功以詞臣奉使時兹侯修祠工竣而余亦以奉使至余與武功同吳人官同講讀侯以爲不偶然也請余作記記之如此

葉少師碑陰記

岳神爲韓退之開岳雲海神爲蘇子瞻現海市兩公方見齮於世而神明護呵有非當時王公貴人所敢望者正直之既不惟其官惟其人也今少師葉公應　召北上龍神前驅引泉脈反石尤隨叩響荅其事甚異豈爲紗籠中人役役應爾哉蓋公弼亮三朝親扶日轂而兹之畢踐師垣所爲領袖正定廟謨致吾君於堯舜者神已先見之宜其效靈若此可以爲世道慶矣舟行時金廣文在坐見柁樓之下有蜿蜒蟠旋與絕流而度泝風而逆者凡三皆神之化身也紀文所未列屬余記之碑陰遂爲之記

西湖建　關帝殿碑記

西湖列刹相望梵宮之外其合於祭法者岳鄂王于忠肅祠與關神而三爾甲寅秋神宗皇帝夢感聖母中夜傳　詔封神爲伏魔帝君易蟠鑾而袞冕易大纛而九斿五爵同尊萬靈受職視操懿莽溫偶姦大物生稱賊臣死墮下鬼何啻天淵顧舊祠卑隘不稱　詔書播告之意金中丞父子爰議鼎新時惟尊首得孤山寺故址度材鳩土勤垣墉莊像設先後三載而落成中丞子文學嘉會謁余實倡議且曾爲文以託龍故屬余記之余攷孤山寺始名永福寺唐長慶四年有僧刻法華經於石壁會元微之以守越州道出杭而杭守白樂天爲作記有九請僕率錢助工其盛如此成毀有數金石可磨越數百年而祠帝君以稱典言之則舊祠非所謂現天大將軍身而今祠非所謂現帝釋身

者耶至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與法華一大事之旨何異也彼謂忠臣義士猶待生滿圓覺觀行而後了生死者妄矣然則石壁巋然而石經殄滅也頃者西川奢叛神爲助力事達　宸聰非同誣誑惟遼西黠虜尚稽天誅帝君能報曹而有不報神宗者乎左挾鄂王右挾太保驅雷部擁火鈴騶陵之鐵馬驟風蔣山之陰兵濡露蕩魔皆如蜀矣先是金中丞撫閩靖夷之告夏積夷上功盟府故建祠之費視巢差盈有顯云

總漕大司徒陳公去思碑記

祁陽陳公　予告歸二載矣海内惜公之去而淮
陰士民懷德日深若藩臬若守令逮事公者謂公
不矜不伐膚功爍懿恥自標炫頎老咸舉動宜爲
後法彼夫紀於旂常勒於鼎釜者中朝事也尸而
祝之社而稷之者士民事也吾儕久庇神宇罔不
祗師言當茲論定緬想儀刑非夫托之金石曷以
揚公之休問於永永於是走使海邑授簡野史昌

不佞念公爲吾郡司理則已受國士知何敢以不
文辭國家兩都並建以金陵爲豐鎬而綰轂南北
天下咽喉淮陽爲重轄漕之役雖司徒專職然賜
履之外提七省大吏之衡牙纛之間屹建威消萌
之勢牲白薦於橋陵擊馬湛於瓠子六官之事無
所不統文武之用難於具宜公潔已奉公正身率
屬山陽令所掞次若斥有司侈供張者汰冗員浮
食者蠲關市間架横征者禁將迎濫輿騎者懲質
庫輕出重入子錢家倍取息者除運木煩里旅者
誅妖僧畧子女者治津梁病涉者新學宫敝陋者
置學田贍子矜者簡諸誉帥脆堉者嚴游徼備非
常者練熊羆習水戰者防水節乾燥造鑪估者禁
漕卒受栗溢額者省防河築隄之費公帑而勞民
者夫非經國之訏謨保釐之實政耶雖然公所爲
默謬元氣稱純德不二心之臣者不在此也

主上御寓以來士風朝論大抵十年一變至於今

陋畸重之權必趨之勢蓋可覩已無論庶官隨俗
轉化即黃髮壽耇誰能不渝公之始鎮淮也當吹
革之會天下屬耳目觀意嚮藉令眷宇間稍有銜
氣即願奉祜壇者何限乃公雅意自以身爲大臣
當挽已倒之瀾還既靡之璞豫成天子平康正直
之治豈其驚奮以示異蕃交以收名巧宦於末路
哉落落穆穆内朝外溫予公之竿牘不走於長安
元凱之間遺絕迹於當路於品流則有哆口春秋

投足輕重而若弗聞也者於時府則有菀枯異營南北分部而若弗聞也者雖靜躁濃淡險夷奢儉煩簡之間無一不可以見公要以有攸紘無攸玉公本自靜本自淡本自夷本自儉本自簡率其四十餘年歷中外之大常而已先自渠浪之役淮右大募兵故增餉以鉅萬計爲寇氈乎郡邑賦額以無復養兵之科會有言前幕府臨青其中且不貲者公具實條奏謂與時背不輕也夫李贊皇王沂公之相業當時所難乃贊皇以周秦行紀薄奇章於險世識其禍沂公以山陵逐丁謂雖距篪足快識者猶以爲正中之論當是時徽公執議不阿幾傷國體公豈僅以包荒爲忠厚哉則正直之發舒而爲世道慮者不小也蓋咎繇論九德總之有常周公論三宅曰常伯常任天有常覆地有常載日月有常照四時有常行輔世維風之大臣有常度公以之矣此則於言據言濟之外覘公之徽而

可以表百僚爲來禩者乎儻以質之諸君子足副蒹野之意否公名薦辛未進士祁陽人

胥飭董箴直日用細故而不自以爲苛節者故廉以生威而釐弊剔蠹無施不效即進而持九流之衡所謂淸通簡要舉清政而措之裕如也奚止虞輿之稱若工乎公嘗以勤操多暇與學議經都人士蒸蒸服其德教故爲述樹備云

官氏墓田記

楚黃閭稱西陵官太公長者其爲配程恭人卜宅兆也地與豪家接豪家以爲市據之惡太公顧軟語饜其欲言辭滿辭言壑滿壑終不爲虞芮爭雖萬石君處此不是過也及長公東鮮奉常叢成太公之志廣墓田爲如千畝曰將令子孫藉其歲入以修墓云爾乃不侫吕察其意念爲修墓也與哉蓋形家之有四獸猶兵家之有四翼而其說皆肪於黃帝曰要在中央用在四方墓田者墓之翼也楚黃山川與齊魯秦晋異多平疇易地坡陀相屬溝塍相錯無重岡複嶂以闌之儼然松茂柏之外即爲隣壤雖未必有牽牛蹊人田帶劍上吾丘者乎而此亦一若堂彼亦一若堂此亦一若封彼亦一若封即欲禁之烏得而禁諸不然而犂[illegible]之聲接於耳非所以肅廟貌也穿渠鑿沼[illegible]與於後非所以護地脉也蓋圭田之賜猶五十[illegible]

况人子得自致於親者乎韓淮陰布衣時爲毋行營高敞令其旁可置萬家其治兵之畧已見於此而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心治第彼爲漢諸陵一坏廣墓田者耶故克儉於家不爲墓設而有備無患孝子之慮遠也當東鮮給事兵垣與邊事會所條上方畧數千言動中肯綮藉令一一見之施行庶幾守在四夷者語不云乎事親孝則忠可移於君余謂東鮮之廣墓田非僅爲修墓者以此若乃

東鮮厚德在維桑訏謨在廟社所爲衍栟櫚之澤而焕泉臺之光者雖息壤不足爲其靈雲夢不足爲其廣也此之爲田復何畛畔之有官氏子孫其世守之

太傅許文穆公墓祠記

神宗朝歲在己丑春師許文穆公典南宮試事所舉會稽陶亚齡華亭其昌南昌劉日寧三人皆以天下士相許復以生死交相託比公還政則陶子以兒舫大斗修祀叟之儀劉子以白馬素車赴執紼之會至於先師兆域諸子空攜二子皆未及見其大全也其昌年甫斗百義潑在三念曲阜之材必分植於羣力延陵之劍當討諾於九原相此冢

山寔惟龍飆川原繚繞嶺嶠周遮行塋之高敞可容萬家隹城之鬱葱能礙白日信龍廻虎偃暗合青囊天作地藏無論否窮者矣公之諸子季履中舍輩以爲是役也

天子給秘器以寵之命皇華以光之雖蒐裘之卜經始於達生而連岡之崇煥燿於繁錫豈以墓祭非古忍令野處無祠聊秬鬯二卣委君禁於草莽生芻一束問賓主於木濱必於斯哉丘也別起祠

庭則寬兮歸來儼保華屋簫家歸儈何取鳥斯革而翬斯飛宋玉招魂可無蕭爲橑而桂爲宇若堂封若斧封出自森森之柏迎神曲送神曲鑄於翼翼之廡豈惟孝子慈孫進酬精乎有所且使門生故吏薦蘋芷而知歸矣或曰此地西望軒皇鑄鼎之區東連許祖煉丹之窟公與宜乎同姓將因鹿願再來否則殷室鹽梅何以騎箕來尾商山羽翼終然訪石尋松斯墓爲蛻骨之仙都斯祠即妥靈

之真宅清明火冷臘西家之殺牛華表月明下遼城之化鶴吾師乎吾師乎可又爲賢人之大業不朽則太上之大年兼之矣

歙西莘墟重修許宜人祖母墓記

歙有禾清吳公仕於正統之朝土木之變于忠肅爲少司馬公爲職方郎條畫備邊十事于公多所採納也先入關時忠肅以大司馬督陣公進少司馬居中調度當是時內外倚重惟于公一人而于公所同心謀議亦惟公一人事定之後公引疾歸介之推不居還國之賞張留侯不與鍾室之謀勇退之節先幾之知列之名臣無愧也而實錄不爲

立傳尚論者有餘慨焉公九世孫楨結集制誥碑碣贈輓諸篇華然具備而後司馬公以勞定國之棨較若列眉國史之挂漏有賴於家乘之補苴者若此司馬公少孤撫育教廸以克成立許宜人力也宜人物司馬以兵部郎主事宅憂忽感異夢得夢馳於金墩橋蔣家之行瞥不煩墨食變鴿之宅兆若有神謀靈氣攸鍾吉祥至止華轂來輪重賢疊肖吳氏之昌不偶然也而二百年來漸改舊觀

飲河滿腹窮委則希倚樹息陰比根有幾楨感而嘆曰我吳之所不足者豈財也哉而恐使發祥土一抔付於不可知之何人也敬告裔屬率錢甓治封以文石繚以周垣拓皿致享春秋周鉠是役也庶幾曾參追遠之思有合於郭璞乘生之義矣楨猶遜不自功曰此特泥事耳何足以揚先世之徽於無斁楨聞之朝制少司馬之毋殁當奉廻鸞之誥塋當給水衡之錢而隧道之碑不稱敕人猶稱宜人者則以司馬公蚤辭榮祿未奏滿書束於制也必也徼如椽之筆抒邑絲之章勒之貞珉大書深刻俾瞻拜墓下者恍然見女宗之範如新則國史之所遺者既託於家乘朝典之所遺者復託於太史以有補矣豈非司馬公下泉之厚幸與蓋楨之有望於余者如此楨博雅工詞翰將振青雲之業以符鳳飛之占於修蓀見一斑矣不辭而爲之記

碑銘

嵩山少林寺賜紫住持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禪師道公碑銘

佛者凡夫之覺者也凡夫以不覺故身口意爲三業佛以覺故在身爲律在口爲經在意爲禪禪之於佛近矣而不足以傳佛之心若夫震旦之少林其西竺之靈山乎故海內之名藍淨剎曰律寺曰講寺曰禪寺而少林得稱祖庭其高僧尊宿曰律師曰法師曰禪師而少林得稱宗師雖世諦流布乎亦非諸方所敢望矣其祖達摩而宗曹洞何也蓋自藥山雲巖以寶鏡三昧羽翼別傳而价寂二公立爲五位君臣正偏回互之旨開無門之門施出襟之機所以提綱宗揀魔異者視諸家爲獨密故五宗皆爲王也而周過其曆時惟曹洞亦猶魯秉周禮也宗則言路絕矣其舉揚頌古若雪竇圓悟天童贊子之評唱又何也契經不云乎麤言及

細語皆歸第一義良以情封則棒喝皆接響見皆
則回互無停機上士以言契同下士以言憒併故
頌古非洞宗也而洞宗旨也吁初祖懸絲之記亦
可念也已自唐以來代推一人主持法席二十五
代爲幻休休公得法子以百數道公爲最休公沒
諸龍象象欲以事休公者事之公固謙不敢應浮
沉雲水者十有四年法堂草深宗彼雨徹於是登
封令請於宗伯循故事署公住持少林時則

皇帝萬曆壬辰之十月也師行領衆以來十有七
載戒行永潔機辯泉流或升堂普說或入室小參
莫不摧彼疑城登之覺岸明鏡屢照而不疲洪鐘
待扣而輒應典刑卓爾清規肅然作賓王家名動
京闕於是有貝葉之藏五鉢之衣精鏐出於尚方
纓功傳於中使瓔珞供養金湯護持因以續諸祖
之慧命亦以廣
聖主之福田者矣師雖心冥一乘而行崇六度諸

所檀施斥修漏因其居也有幻出之寶坊其游也
有隨身之香積頃者飛錫山海睠目雲霄欲得人
而傳衣乃處陰以息影曰吾將面壁老矣少林之
開堂必有記師之上足仁林等屬不佞昌記之憶
師曾爲休公謁故宮保陸文定公時不佞昌與徵
士陳繼儒皆締蓮社之友機栢亭之義二十年心
許今始酬因爾師名正道字無言洪都新建胡氏
子父永泰母楊氏初祝髮於上藍寺璘和尚年二

十從知休禪師受禪那大吉居南嶽淨瓶崖不甚
契乃謁遁泰於樹屏聽法東巖大方受戒於無盡
徧參諸方至少林而得法於幻公幻公陞座問如
何洞上家風幻公曰月下三花樹鳳前雙桂枝又
問和尚還別有麼曰惟此一事實師於言下大悟
即呈偈曰雲機牽頂月彎斷巖木人撫掌石女舒
顏休公印可贊之以偈兼許爲人天師云系之銘
曰

嵩高少室天地之中大乘氣象鬱鬱蔥蔥破顏末
會面壁真風祖佛非殊惟變乃通其一般若無知靈
光不昧如清凉池如大火聚直下便是擬向即背
奇哉衆生具如來慧其二五家宗旨如世画師虛空
可拈丹青不施泥牛月吼木馬風嘶不居空劫不
落今時其三爰有遺公僧中之杰傳涅槃心吐廣長
舌雙桂開敷三花屹嵲一代時教永存珉碣其四

引

八林引

參軍莫星聊之纂八林也予史十七併調十三安
然操縵頗存志雅之言提要鈎玄亦嚴非聖之誡
可謂勁輪妙手秘枕傳心且使同貝葉字比龜頭
散爲精騎之三千擷入魚腸之一七懸金題玉躞
時爲書蠹之遊而錦軸牙籤無取汗牛之重昔鄴
侯之架已富解克隨身衛公之珠誠希何分餘黑
詎若須彌芥納函谷丸封十年讀而弗如三篋亡
而無害若斯編者哉君爲吾師方伯中江公之從
子憶當舞象之時已有亡羊之癖薄游已後風好
彌敦今且青腰暫以出疆卷書厨於行橐綠水芙
蓉之標將依幕府山色秋光之句見賞弗崖豈不
稱俊逸之參軍嗣風流於方伯也哉

詞林海錯引

揚子雲讀書觀大意至其師林閭受輶軒記作方言率單詞耳無甚偉麗者而弟子侯芭從之學古文奇字將所謂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乎蘇子瞻指擊選學乃爾至舞說文以自隨古之文人固有富於萬言儉於隻字者既博且精蓋其難也余友夏茂卿孝廉隱居昆山不屑仕進事親之暇業在雕蟲魚之間平生著書更僕不數至詞林海

錯殺青既竟而余觀茂卿之難窮也蓋其所蒐採不必僻書奇字委宛之所藏暮額之所攜惟古今文人之所承用者或沿溯而未遡其始或傳訛而未正其讀或互見而未歸於一或後起而可化為新或探賾而索隱或本隱以之顯皆旁通曲暢剖然析衆若禹鼎之照魑若指南車之指路若見說之解結若由基之貫楊若中郎識音於在爨若蒲元辨水於一瓶非夫淹貫四庫陶鎔萬有者孰能為之乎夫海陸碎事也玉海也皆以海名茂卿之卷軸不若二書之多獨以雅勝彼以斷勝疑直掩前美乃猶遜而比於海錯若曰八珍屬厭更進小鮮云爾而不知茂卿之所爲遜一世而譬書者蓋嘗涉歸墟洞弱水歷沃焦褰裳濡足於浮天浴日之觀而後得此以望人之腹也亦若心夫方內有子雲必能賞之

徐九玉詩稿引

吾鄉徐文貞公弱冠登朝即其老人眼大人邦遺世皇制禮作樂不修景雲神龍應歌應制之事公以全力彤之經國所論詩不輕元白不重王李若沾沾焉分別開元大曆長慶云者公以爲少年狡獪語無當也公之從孫九玉神情筆鋭激昂青雲不難發貢以光世澤顧其詩肯獨抗子恒大業之説詘子雲雕蟲之論嘗恐名場角逐一旦爲時所

惎何暇邁習者兩不如窮工極巧先據詞苑之上游徐還祖家之故物蓋文貞所云狡獪變化者正九玉之所苦心刻腎徵登峯而造極者也以彼才情日引月長奉知所止但以今之雋響亮節洋洋纚纚爲足盡九玉者奉謂知言余但祐其善學文貞者如此

毛司理詩冊引

郡司理毛公政成五載聲徹九重謁帝有期登仙匪異郡伯張公馳熊軾於谷陽歌驪駒於祖道嚶其鳴矣共悵出谷之聲偏其反而已戀茇棠之蔭雖寵叶弓旌不濯丈夫之泪而誼敦淡水難分盍友之襟爰率同官共裁贈什青雲直上臨岐路以彈冠結首爲期顧前途之努力所謂文生於情詩可以怨者也於戲纓緌論交揭日月於肝膽嘔于

相唱吐錦綉之心腸故可上叶國風亦可遠垂郡乘者矣題曰青雲首路以弁之

餐霞十草引

作者雖並尊兩司馬而修詞之家以文圖為宗極覩其驅役萬象濬發靈襟體成經緯考中宮商倩雕鏤之濫觴為月露之先導自漢至唐脈絡不斷叢其勝會選學具存昌黎以經為文眉山以子為文近時喆匠王元宰元美而下以史為文於是詩賦之外選學幾廢蓋龍門登壇而相如避舍矣唐宋無論今之學古者得失之際亦畧可言大都以

摹寫為神情以莽蒼為骨力雖大雅可追而流易成習取材偏窄無狐裘千腋之資術徑坦夷豈玉業三年之力以兩漢則其名甚高以六朝則其功甚鉅故北地藏山借勉之為玄晏弇州懸幟事堂甫為靈光寥寥藝林莫為嗣響矣杜日章西歷名將累著戰功江左清標獨勤夢想節俠動於衷中言語妙於天下登山臨水之什淩厲風霞詠空剖玄之章咳吐珠玉腹笥所貯左右取而不窮文心所料縱橫束而輒合少陵所云語精文選理者庶幾妙有象風鬱為國寶今之所鍥十草是已累時横門授鉞大漠犁庭燕然勒銘牢借筆於班固出師作頌終競爽於孝山茅其精詣性命塵視功名此何足為杜生願也則不佞愧矣

陶世名言引

經史註疏百餘家若鄭康成之毛詩杜元凱之左傳旣精且博千載兢爽者也康成自顓門平征南之勛藏在盟府跡其閱歷非鎮撫襄漢則折衝吳服餘日尙發而能覃精一先生之言使顓門名家不能傲之以所不知多聞建事厥功懋焉不虛矣彼有云丈夫擁書千卷何假南面百城者抑何驕語不倫耶大中丞高公今之文武爲憲者自乘驄

而專鉞垂三十年其忠孝大節開濟訏謨富有日新若稟成範茲讀其陶世一編而知公之建豎有本也蓋公於書無所不讀亦未嘗一日廢讀要其大指曰始於繕性終於覺人學如是足術矣故其所裒采皆生平得力之語與前人已效之方義比常絃用同菽粟狐裘千腋雞跖百餘高提尚友之衡臚列照今之鏡所謂陰陽爲炭造化爲坯於以陶冶一世何有耶夫左之艷杜之癖讀經者不無異辭顧其言已立於學宮炳汗青而閱陵谷雖峴首之石萬潭之碑未能過也矧乎囊括四部刊落多岐取材甚宏義例甚正而又證以嘿成之模挾以勛勳之畧有翼此書而傳後者非不朽盛事耶公方表正臺綱嘉猷入告儻呈　乙覽宣付史館嘉與有位祗服師言世道賴之矣不佞昌無能識公之大惟於恬退隱逸者犖然會心公實陶我敢忘鴻寶之貺敬題末簡

題仲方山水歌引

米元章論畫曰紙千年而神去絹八百年而神去非篤論也神猶火也火無新故神何去來大都世近則托形以傳世遠則托聲以傳耳曹弗興衛協輩紗迹永絶獨名稱至今則千載以上有耳而目之者矣薛稷之鶴曹霸之馬王宰之山水故擅國能即不擅國能而有甫之詩歌在自足千古雖謂紙素之壽壽於金石可也神安得去乎吾郡顧中

舍仲方以詩畫馳聲東南嘗供事 內殿奉 詔犒戍塞垣海內士大夫踵門求畫不忍言幣交或退而作詩以酬贈能言之家後先賡倡靡有遺者於是君年七十矣嘗謂人曰吾老不能宦游貧不能奉客帷靦中有元季大家鬼篋中有當世高人韻士贈言吾豈憂身後名哉嗟乎此君之所以傳其畫者也雖然畫何足以重君乎哉君壯年承先世之業是時翩翩公子無弗褒馬聲伎爲豪舉者君獨湛精雅道孝謹自將於里俗游閑之習泊如也晚年田廬漸廢屏居郊園以泚得意之事見謂都畫而翰墨會心居然清遠無負於海內之知仲方者是皆可以傳獨畫傳乎哉夫詩與畫皆謂之史君所著有詩史茲山水歌行世又有畫史矣君畫初學馬文璧後出入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圭無不肖似而世尤好其爲子久者以余知畫故屬余言弁之首

汪然明綺集引

汪然明爲西湖寓公主盟風雅鄭莊之驛不虛太丘之道甚廣勝流韻士之外間有魚玄機薛洪度一二輩亦入游籍故稱詩以綺名客有評者曰陶元亮閑情一賦昭明惜之王介甫軒輊李杜謂李詩強半酒色然明非有童心本無惑溺而若自見其瑕者何也余曰此西湖故事也不聞蘇子瞻之守杭乎夫其深入禪悅得無礙慧忠義直節鐵心

石腸而周郎龍說手錄其詩時多艷曲公豈不能爲莊語耶海納細流量也磁石吸鐵類也淤泥之中能取蓮花愛也當門之蘭鋤如頭目激也且夫晁而推就與驕而慧我爲匿瑕而使人匿彩悉人也憐才者之所不敢出也知此者可與言然明之綺矣吾懼詩者以綺知然明而以香奩比紅之綺同類而並稱之也故爲之解嘲如此若其詩之色澤高華旨趣雋永余友陳仲醇黃貞甫論之詳矣

錢象先荊南集引

余往與平原程黃門同行江南道上停驂散步陂陁紆複洞壑忽開下瞰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江光吞天征帆點點與鳥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黃門曰子何以知之余曰吾何以知之吾知樊川之所謂江涵秋影者耳大都詩以山川爲境山川亦以詩爲境名山遇賦客何異士遇知己一入品題情貌都盡後之遊者不待按諸圖

經詢諸樵牧望而可舉其名矣嗟嗟澄江靜如練齊峯青未了寥落片言遂關千古登臨之口豈獨勿作尋常語哉以其取境盡也友人錢象先豪於才湛於思當今作者未見其比比曾游楚篇什爛然括之曰荊南集荊南不盡楚之觀故也荊南集亦不盡象先才情之變而余與馮元敏灼然謂其必傳蓋元敏嘗官荊南余亦持節至長沙自洞庭而下漢陽而上與象先共之故其取境之盡余兩

人特有賞會云抑余不能游然好詩象先能詩又
好游是安得象先爲東西南北之人窮夫所謂州
有九岳有五者旁而之於大荒遐逖之鄉謝靈運
李太白諸公所未登涉未題咏之處而皆被以奇
音雋響如荊南集之詩使余得隱几而讀之以吾
拙而收象先之巧以吾目而用象先之足不大愉
快哉象先深於禪若夫溪非谿山非色丈室而函
大千剎那而再撫華藏海之外者余方習游焉而
不知象先能佐余以詩否也

陳懿卜古印選引

莊子曰大言炎炎小言詹詹蓋古之作者於寂寥
之章未嘗以高文大册施之畢不離於宗亦各言
其體也王右軍之書經論序讚自爲一法其書牋
記又牘又自爲一法故評書者比之於龍何獨右
軍岣嶁石鼓之旁出而爲鍾鼎嶧山鴻都之旁出
而爲圖印是皆有龍德焉挈其要領則兵家所謂
勢險節短吾人所謂一往即詣者盡之矣近代惟
豐考功悟此三昧余友陳懿卜得法於考功而取
材於顧御醫項太學藏印纍纍之家覃思篆古二
十年而彙爲印選若干卷則先秦兩京書學之旁
支燦然具矣今文壽承博士王少微山人而在其
不以爲枕中之秘也夫先是吾郡有印藪行於世
懿卜所裒定視之不及半然彼若跛足而此如鬼
腥於是乎知懿卜之具眼云

畸墅悶水詩引

陸子之有畸墅也開三益徑擕百尺樓芰蓋經過荃棧來往豈惟背山臨水愴遊子之忘歸抑且挾蘇摘辭扶輿鄉而標勝若乃芝房菌閣攜雲日以蔽虧奇石珍花助烟霞之絢麗斯素封之偏饒非畸人之匹敵也亂然使淵明之秫田無秋仲長之場圃鮮穫將牢醴不設乾餱以愆漫謂泌可樂饑手能讌業是使主人孤詠於一丘而勝侶共違於十日矣遁者天不降康雨乃狂若河魚大上再勤太史之書螺蟹宜禾不厭野人之祝陸子雖食乎清而游乎清安能以荒之玉而爲豈之玉吾聞何君之訪袁安者因臥雪子輿之勞桑戶亦爲愁霖益張太史諸君子悶水之詩所爲作乎陸子曰士貧非病詩窮乃工幸研圓之未荒豈瓊瑤之不報應臻空谷響遏行雲積成篇章動盈卷帙於戲抑角而歌碩鼠何靈戚之難尋鼓琴以試遊魚知鍾之匪遐讀此集者可以論畸墅賓主之際矣

林衷齋五十詩冊引

衷齋先生家承金馬才擅驪龍瑤林玉樹衛叔寶之神情千將莫邪李太和之骨幹弓裘克紹囊穎見奇結髮登　朝靡施弗效筮官華府華貫近於鳳池展釆秋卿抄書籍於鵷署判如山而不動門若水以俱清賦登高則楚國大夫文無害乃漢庭老吏馳其蕪畝遂失龍城公就路盜罔叱馭甚駐法律與詩書並用風霜將雨露兼施蔣月之關領聲大作九萬里扶搖直上二千石守長最良猶歎休矣惟是黃次公報政之年正平津相還主之歲攬揆初度隔天一方長公長明殷念壽祺有穰明發望粵嶺雲根無仙家縮地之術托鼎浮鳩且附詩人如月之篇庶諸長者謁翩綵筆可代綵衣而家叔君蟾珠璣章如親瓊樹一聽是音於空谷即[illegible]思於孫鄉何須句漏覓靈砂儼是華亭鳴鶴[illegible]祝大椿云

唐大來詩引

往余之承乏成均也海内子衿以　登極恩升於國學者肄業館下九百餘人余下教日國子先生試多士未獨以帖括將以不朽盛事經國大業有能為破荒露布帝京篇前出塞後出塞詩者以非時見或謂今日子之所求於士者左矣唐以詩賦取士士各持行卷謁大人彼一時也我　國家功令則異於是士子所為含毫揣神輟寢驚夢者惟帖括專精靡他直芥拾青紫耳無奈所謂不朽道何也余應之日固也子安得以偏長限天下士且明經而上不有宏詞選乎患才不能近力不能兼耳即能何故置之蓋余抗論如是居久之未有應者余既奉　旨來滇書事竣還里而滇中太學唐大來自葦下至以其詩為贄讀其詩温淳典雅不必賦帝京而有四傑之藻不必賦前後出塞而有少陵之法余所求之六館而不得者此其人也夫

滇之談藝自張愈光破荒百年來浸以盛雖綦巖
洞士皆操書萬卷萃其象戢鳥言之條而事彙韓
械書走幣達交盻域之外其風尚如此大來聲遊
萬里覩園之光與中原才子並驅爭路又得代興
之鉅公如雲杜者助其羽翅藉甚詞壇不減晝錦
雖然吾聞大來乃祖乃父皆以鴻漸之賁困於一
第將無所學非所用而兼才之難乎則吾願大來
以吟詠之間不廢公車言如車雙輪如鳥雙翼僅

集君情之所如以收名定價集偉承明著作之庭
謂滇無人焉即身爲公而懸鄉懸長庸何傷夫言
豈一端而已大來請何

門人　徐士鉉　閱
　　　許　經

文集卷之四終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論

愛惜人才爲社稷計　丁酉江西程

君子欲人主重士而以人主之所尤重者予士則亦惟是重士之道當講也天子者勢至尊權至重也而不得以之震士者何哉八荒之內義莫不爲臣升沉爲雲泥用置爲虎鼠夫是之謂主權萬乘之主之社稷得焉而泰山失焉而累卵得焉而磐石而覆盂失焉而一髮引千鈞朽索馭六馬夫是之謂士權天子之權無所不震然世不乏枯槁之士則其權窮世亦不乏色舉之士則其權又窮而士之權不過夫驁社稷之主莫有窮也縱士驁爵祿君可驁社稷乎惟能重士而兩權者皆歸之人主矣劉元城曰愛惜人才人主自爲社稷計言重士也雖然難以比論於淳古矣古之說曰立天子

以爲天下也非立天下以爲天子也立君以爲也非立國以爲君也官天下者無論已以周之十世也而周公營洛曰使有德者易以興焉無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於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擁天下而爲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業十姓之私傳惟社稷之知而已矣雖然太上無私太下不及私彼中主者獨幸其以社稷爲一人之私利也凡人之情計其身者固工也

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家之私業也凡人之情計其家者固完也獨幸其以社稷爲一姓之私傳也凡人之情計其子孫者固遠也要以無所不計而若之何專以人才當之有故矣語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守在四夷者乃可以保四海安在天下者乃可以保社稷而安天下非獨運之能又非庸衆之任又非一士之力必望之四海九州之才士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顚輔拂之士信則君過不遠

爪牙之士施則仇讐不作邊境之臣處則疆埸不
喪社稷之所以有基無壞者衆才之以也才有常
手崇長則盛矣芟夷則衰矣封植則榮矣摧殘則
萎矣振作則銳矣沮抑則鈍矣顧其上所愛惜何
如而世之不講於愛惜之道則已久矣蓋魯之相
公儀潛也欲參分其國而與之而子思曰必潛之
若若魚鳥可耳區區爵祿何足以餌天下士而得
言愛惜乎哉今夫連城之璞琢則破焉必曰惜矣

又不以爲琮璜爲圭瓚而僅充珥佩環玦之用則
卞氏之泣有甚焉者重傷故也豫章之木干霄而
蔽日以爲明堂之棟耶剪伐何辭哉蓋至於榱桷
焉櫨欂焉而惜可知也已國於人材何以異此彼
沉淪者義槃達而者名高公論鬱於上則必發於
下天下後世多有愛惜之者於才故無害也惟夫
攫悅之具鵰鶚之餘以被於士亦既儼然離疏釋
蹻蓮籍升朝不謂不用矣而人主者或代鳥飛或

逐馬走拘鳥獲之臂掩離婁之目使士之所欲效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扃鑰九重叩閽萬里
牽於帷牆之制蔽於釜鬵之隔使士之所欲效於
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又或左挑殤中內堅柴柵斂
遂有轉石之轟蘢亮有嬰鱗之禍使士之所欲效
於社稷者十不得一焉士於是時動則有橫木當
路之阻靜則有抱火厝薪之憂進則無敢時行道
之實處則有尸祿浮朝之議將爲國寶耶或毀之

已曾不若懷而不售之爲愛也將爲國器耶或壞
之已曾不若藏而不試之爲愛也將爲國具耶或
推之已曾不若韜而不用之爲愛也此爲士計最
痛而况爲社稷計哉是故知愛惜者召以干旌賁
以圭璧不爲芬也而在於饑渴嗜善之誠光燭以
爟火饗以太牢不爲厚也而在於諫行言聽之實
意築宮而朝焉廟而侍不爲虔也而在於推心置
[illegible]之闢誠四壇而觀九賓而見不爲重也而在於

罔莫罔知之推委倚之毗之尊之重之親之信之
成之遂之一以爲股肱一以爲羽翼一以爲師保
一以爲蓍蔡一以爲干城一以爲舟楫有用必稱
其才有才必盡其用使天下之士精白一心展布
四體聲稱書於竹帛成績紀於太常晏息而藩本
朝臥護而制敵國夫如是乃謂之眞愛惜吾不暇
高論試言其近者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而罷
役左右曰怨歸於君矣公曰不然春也魯國之匹

夫也而我擧之而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
之故有成其名以爲愛惜者此類是也桓公之用
管仲也有司請事於公公曰以告仲父仲故能以
其君霸居高國之上而人不稱喻焉與之書社地
三百而富人不怨焉故有成其功以爲愛惜者此
類是也武帝之於汲黯也以位尊不如丞相以用
事不如御史大夫以貴寵不如大將軍靑獨以戇
見忠以直見禮自帝以下皆以嚴見憚而淮南寢

謀矣淮南憚黯黯將相大臣憚之也將相大臣憚
黯黯武帝重之也故有成其威望以爲愛惜者此
類是也斯豈愛臣太甚哉人臣無私名書曰斯謀
斯猷我后之德則皆社稷之光矣人臣無私功詩
曰徐方旣同天子之功則皆社稷之勳矣人臣無
私威語曰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則皆社稷之衛矣
非善計其私者耶不然彼公天下者不計身遺利
害矣公天下者不計家遺成敗矣公天下者不計

一姓遺興亡矣直爲天下得人耳而乃四門以招
之五服以章之一饋十起以賓之一沐三握以接
之一話一言以思之所以惜人才者不遺餘力而
此之私社稷者顧弁髦肩越輕天下士豈非宜深
計者反淺宜完計者反疎宜遠計者反近乎此之
謂不及私不及私者鑑在勝國之社矣雖然不獨
人主責也亦在人才之自爲愛惜焉今夫世之小
人崇邪醜正傺驕甲設機穽以壞天下人才爲事

者比比是也而所謂人才者又復自相疑忌伐異黨同不異於示奸人之隙而啓人主之厭薄也哉唐之牛李宋之洛蜀其一時之士固多表表者而皆以黨盡彼其初不能自計也而社稷之計亦荒矣吾又曰愛惜人才所以為人主社稷計

本晦於根

君子之養德也宜何如哉觀天之道而執其機為如是而已矣夫學亦奚事高論矣乃不曰人而曰天不曰天之理而曰天之機者何說也蓋人與天地同宗與萬物同體而天地之所以變化萬物者嘗藏於無端之宅而運於不測之紀雖遁相循環而嘗虛其不用者以為用是吾人涉世亦須臾不能違者藉不能靜觀其機而執之將立於日損日

費之塗而犯造物之所忌豈道之所載哉至是而知天之未始不為人用也請借木以終晦之說可乎夫晦何妨也晝夜相推而晦生晦非明也然而以育明也是代為政者也而晦常為明根焉不觀之月乎當其自鏡而弓自弓而鈎日就晦矣而說者曰非晦也而出庚焉而生魄焉而皎然以輝晶然以滿山河大地朗然以鑑焉是尚不為明乎而不知有明者有明明者不明者能明明則晦晦固

明之根也而何疑於木夫木者其位朕其神勾芒
其方東其色青天地之盛德氣也然商飈動而葉
驚嚴霜飛而枝萎當是時意其剝落摧殘之餘生
理幾何而來茲無春色矣然而其葉彌凋其根彌
固其條彌振其根彌深未幾而暖以黍律吹以閶
闔漾以甘雨勾者甲者萌者茁者昌者遂者忽而
生勃忽而敷榮豫章之墟鄧林之野皆是物焉孰
休息是孰閉藏是孰居無事翕聚而散是則豈非

木晦於根亦明於根之驗耶天地一木也太極一
根也是故天地之生非其所以生而天地之殺乃
所以晦其生天地之成非其所以成而天地之毀
乃所以晦其成天地之長非其所以長而天地之
消乃所以晦其長未有絕而不續未有退而不進
未有伏而不發大而為元會運世之數小而為禍
福禨祥之變其端起於毫芒朕兆之前而其用著
於宇宙民物之廣神乎神乎化工不得此其何所

賴以雕刻衆形乎微乎微乎君子不得此其何所
賴以視矧遊世乎是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君子
曰是戕吾根者也而收視返聽以晦之詞肆雕龍
談馳白馬君子曰是拔吾根者也而如愚若訥以
晦之名無翼而飛聲不脛而走君子曰是鉞吾根
者也而逃虛混俗以晦之功業蓋世威略震主君
子曰是危吾根者也而遺榮讓善以晦之尚絅於
錦懷玉以褐大白若辱深藏若虛寧為大樗無為

朝槿寧為散木無為文梓寧為龍門之枝無為漢
南之柳寧為鬱凋之栢無為憑社之櫟寧避斤斧
於深山無惜先容於匠石凡以養晦也養晦故精
嗇精嗇則有餘勇養晦故神守神守則有餘識養
晦故氣完氣完則有餘量無為也無用也而無不
為也無不用也之人也之德也鬼不得瞰其室神
不得害其成五行不得拘其形陰陽不得尸其命
不亦貫四時偃乎歲而不改柯易葉者哉此何以

故也天之機欲藏不欲泄欲謙不欲盈欲靜不欲動欲稺不欲壯欲缺不欲完欲辱不欲榮欲拙不欲巧深根固蒂養晦之道也君子不能違天而能執天之行君子不能徼天而能先天之變以明為枝葉以晦為根本以棄明為眞晦以用晦為至明彼其日用飲食於斯而何往非生生之門乎不然唯玉以為楮剪綵以為花則小人的然眩然博流俗旦夕之觀而身名俱裂之道也茲木也君子謂之重傷重傷之材無壽類矣吁其惟聖人乎蓋文王當紂之際外柔順內文明不顯其德不集其貌以晦道終始焉故曰文王得易之用吁其惟聖人乎朱子始以晦自志而及其遭偽學之禍也又能以遯自止吁若朱子則可謂斯文梁木矣

生子當置齊魯之鄉

夫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本數動則天下不安為支子者莫不有僥倖之心而思以姦天位其究也長為社稷憂矣是故遠計之主必慎焉而其立子也必以長不以寵廢必以貴不以孽匹嫡其於太子也早教誠不使習匪僻慎左右不使比宵人固其本也固其本則天子雖有愛子弟曾不得越次而求焉天下雖有强諸侯曾不得伺隙而動焉上無悖叛之虞下無誅伐之患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故曰聖人有金湯者此置之得其道也而奚問所置之鄉乎武帝封燕王旦於燕帝春秋高燕王請入侍典宿衛帝怒曰生子當置齊魯之鄉亦左矣且帝何不反其本而思之乎帝自窮兵黷武海內虛耗建武中蚩尤竟天說者謂戾太子應之而生帝不深維國家之至計舉三代教子之法教

之而爲之開博望使之習江充卒也巫蠱之禍流及青宮長安之兵弄自骨肉雖壺關之請不能畢悟亦恐識夫戾太子日在庭闈非有燕粤之隱也世及爲望非有蹤進之謀也帝之儒臣滿朝非無齊魯之彥也然而不免焉非失之所置之鄉而失之所置之術也太子既廢則其時覬望者不少帝也於五王之中擇其長者賢者立之以絕天下之私望可也又以望氣之故寵鉤弋以堯母之說寵

鉤弋之子而鉤弋子故幼也安得不生燕王心哉及燕王既請宿衛欲端見矣帝誠計之或移之近國或傅之賢相雖曰衛之其實全之豈非置之安哉而畧不爲後慮至晏駕之後燕王與蓋主謀傾社稷不利孺子向非昭帝之明博陸之忠幾稱漢矣而燕王竟以國除可謂善置乎我實養亂而咎燕之不齊魯何也夫使置子必出於齊魯然後可則鄭之雍東何以封桓伯晉之曲沃何以封叔虞

而所封數郡之饒江漢之阻昔古之所疏其支庶而遣之群藩以爲食上國者耳支國武穆韓本四方齊魯何當爲藩令齊必善國田常奚而謀姜齊必棄邦子尤奚而弒主而奪體愛楢封不莫則荆舒子而季札辭爲乎來哉帝惟恩不及此故其於本支之封衰之以分國於累世之侯除之以酎金至於權權追王曹無疆宗宣成以後鼎移外戚無藩王可以稱晦者而文叔匡復起自徒步嗚呼漢

如綫矣此則武帝之過也雖然漢之叛王大都出於淮南長沙吳楚問故賈生曰最强則最先反最弱則最後反而武帝欲以强國自王其子以弱列國侯此有所激哉褚少孫五王之冊納焉成章豈不有見於置子哉至其弘獎之意惓惓齊魯則庶幾敦尚風軌矣

夜氣浩然之氣 館課

趙岐曰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愚以爲孟子尤深於易其所言夜氣浩然之氣者蓋易通也夫天與人一氣耳人之生也圓顱而方趾含陰而苞陽其形骸天地之氣也其心思神識天地之氣之靈者也心之與氣果且有二哉心之與氣本無二也而世之人蔽於形骸梏於嗜慾逐氣質之性而迷其天地之性於是立敎者乃判爲形上形下之說

若曰以心御氣者聖也以氣役心者凡也皆一時應機之說也惟大易則不然直以一陰一陽謂之道而已矣陰陽者氣也道者心也心不爲精氣不爲蠢心兼形上氣非形下此孟子言氣之宗旨也夫言氣矣而曰夜氣者何也曰此易之復卦也天地之氣至姤而純陰矣陰極而生陽靜極而復動至於七日來復而天地之心見焉在一歲則爲冬之至在一日則爲子之半一氣孔神於中夜存復之象也此孟子言夜氣之宗旨也夫言氣而曰浩然者何也曰此易之乾卦也易之贊象也曰剛健中正純粹以精蓋乾者涵一元而爲體包四德以施化運而不息健而有常何剛大如之而大人者主靜主極終日乾乾直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是所謂塞天地配道義渾然乾德也此孟子言浩然之氣之宗旨也雖然養浩然之氣者必始於養夜氣夜氣之養也或先時而

迎之或後時而達之皆有易道焉其先夜氣而迎之也蓋取諸坤其後夜氣而達之也蓋取諸無妄何也陽之剝而坤也疑於無陽矣而安貞則吉故夜氣之未動也當有守靜無爲之功以翕聚而基發散也及夫陽之剝而復也比於雷行矣而無妄則吉故夜氣之旣動也當有察識擴充之功即工夫以還本體也此又孟子養氣之宗旨也乃所云夜氣者果可以晝夜論乎凡卒然而相觸無心而

自動若乍見孺子之入井而怵惕生者皆夜氣也故說易者曰復卦建始萌而又曰冬至不在子所謂三百六十爻爻爻皆扶陽抑陰義也此孟子言夜氣而又有善端之說蓋其所得於易之深者固如此

讀衛霍李廣傳 館課

司馬子長孤憤士也又好任俠故其爲傳善寫畸世不平之感至衛霍李廣傳其排上進下反覆見之大指謂青去病遭時成功其貴在日月之際而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乃終身坎軻大小經七十戰曾不得懷通侯之印豈非數奇此子長所爲寄慨而抑揚其詞也微文刺譏要在武帝矣雖然愚以爲益見武帝之知人能任將何則人之受器各有

攸適然未有不可以試而知者惟將帥之材則安從試乎必試之於見敵一試而不效是以國與敵也不可不愼也彼衛青牧豎也去病嫖近也青之名天下無稱者而去病至不能識古兵法其非乘將軍比易知也帝顧以鞭撻四夷之權輕畀衛霍而李廣者不使一當單于抑何謾哉及其究也廣竟無尺寸功而青去病追奔逐北執訊獲醜至於登庭幕封狼胥又何識之卓也此則帝之善將將

也若因廣數奇耳去病天幸耳其成敗非縣將畧則吾以爲將畧猶可知而數奇之與天幸其尤不可知者也管張魏公名高一世宋孝宗倚以興復而符離一敗宋事隨之爲宋計者寧用衛霍之天幸耶抑用張浚之數奇耶原夫西漢承戰國餘習士大夫皆以招賢養客者爲賢衛霍獨否以故子長少之彼其進辭俠而退處士亦近此意蓋有激云爾

荀楊大醇小疵 館課

韓子曰荀楊大醇小疵宋儒不許也而并以訾韓子之爽於鑑愚竊惑焉凡古之人窮一世而著書其瑕瑜不敢自掩而以知言之權懸俟於千載之後吾從千載之後安坐而程品之亦當平其心考其世取其合道者以爲教而無刻核太甚徒以害成而已則韓子爲近之而宋人無乃過耶宋人所以詆荀楊者曰以性爲惡以禮爲僞以老子爲可

取也是則不得稱醇矣抑韓子之所謂醇者固未深言之也韓子蓋闢佛老者也其說曰聖遠言湮異端蠭起隨俗染化賢者不免焉有能宗法孔顏嶽立砥柱勒成一家之言若揭日月而行者吾取以大醇與之如是而已矣荀子生橫議之世爲士者知有刑名不知有禮樂知有管商不知有仲尼子弓知有秦楚之戰功不知有湯武之王道而荀子作書三十篇自勸學以及於堯問談古昔稱先

王繼橫宛轉若其家事此豈有待而興者乎子雲雖承仲舒毛公之後儒術稍著然當時士大夫非困於訓詁之支離則溺於詞賦之彫悅未有深潛内照美厥靈根者而叩窮起論法言太玄以之吾不謂其彫蟲小技一變而契於主約守靜之旨也夫衛道之士代非乏人顧持論於義理大明之日者非難持論於邪正混淆之世者為難承襲於師友記論之素者非難獨詣於淵源寡昧之世者為

難二子者皆居其難者也其何以深排為哉而就宋人之所排吾猶可為二子原者何也古人之立言也達諸意後世之立言也匿諸理匿諸理者避駁以趨醇不示人以疵達諸意者則醇駁互見而不免於激揚之過其以性為惡也是主修為而過焉者也程子不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乎其以禮為偽也是主忠信而過焉者也史遷不采其言以為禮書乎其以老子為可取也是主虛靜而過焉

者也司馬君實不以之贊易乎則二子之言周如豫章之寸朽黃爐之點瑕要以醇者勝也若夫論性命論道德則濂洛之傳直接洙泗無俟荀責荀楊矣昔蘇子瞻論性以為孟子言善荀子不得不出於性惡荀子言惡楊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皆起於相勝夫韓子以荀楊為醇宋儒不得不以為駁儒亦有相勝之意也夫

讀鹽鐵論題後 館課

語曰梁肉可以養生藥石可以伐病二者不可一廢在以時消息之耳晉漢文帝主和親之議致金絮綵繒於匈奴甘蒙手足倒懸之誚然夷性叵測邊陲歲苦侵軼烽火時通甘泉終文帝之世方內未得寧枕而臥也假令因循不已將吏之氣日消月靡其視與匈奴戰如驅羊攻虎心膽震慴石晉靖康之禍寧不在漢哉此武帝所以采介胄之說

不至於封狼居胥空漠南之庭不止也帝既窮兵則不得不以軍興之故而用桑孔建鐵官以贍農用開均輸以足民財官山海以取奇羨其術則聖賢所不道其於佐縣官之急抑亦救時之用矣而文學輩以井田什一太古久遠之法狃擊之所謂從旁議者與當局異憂也豈通方之篤論乎若乃弘羊之計過則有在矣蓋武帝末年匈奴已自衰止及昭帝時將士承席捲之餘烈介子不煩一領甲不費一斗糧而立功絕域之外呼韓稽首已見其端矣夫既已釋於干戈則升鹽鐵之利而撤之與民休息明示天下以不貪此則識時務者首宜圖之而弘羊猶持其初說以抗文學吾不知其可也藥石以伐病病良而仍以之養生壽民為殤子矣霍光之智固已辨此特不敢自發其端以暴揚武帝之失故假文學之議而均輸征榷一切報罷若光者可謂知時務者也語曰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疆埸之事或張或弛皆於其窮焉而識之則幾矣

評

讀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評 鄭梁

古之以言語事君者各有本源則其學術醇駁不必盡同要以殫智畢慮考當世得失之林審往古善敗之效皆有獨是之見劃然不易預定於生平而後矢為論列鑿鑿中窾其神情氣韻自有不可得而磨滅者非若後世漫衍支離連篇累牘苟取辦臨事而已西京之疏莫善於賈太傅之治安策

而治安策之所從出者新書也新書雖論治道國體及經學胎教凡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皮日休讀其書謂其心切其憤深其辭隱而麗其藻蕩而雅信所稱天下才者乎然書之粹者則治安策皆已備之矣即有策之所未及者如審微容經勸學論誠退讓諸篇要亦為談理之典刑然非適時之急務也吾以是知新書者賈子平生學術之淵源而簸揚淘汰以為治安一策所謂痛哭

流涕長太息者其詞似激其造事而攄悃則固非不疾而呻不病而呻者也賈生而下其惟劉向乎觀其外戚疏昌陵疏忠憤激烈至使闇主心動又取諷諫之意摭集故實為新序一書而妹喜妲己之戒腠理骨髓之戒班班寓言皆以感悟漢成雖間有煩謬如曾子固所譏至其正紀綱廸教化辨邪正黜異端以為漢鑒則韓嬰而下勿論也此太傅之流亞也若夫陸賈之新語愚則有不能

無疑者矣賈蓋知士也立談而尉佗面內片語而平勃交歡意其所為書雖非粹然儒術而縱橫捭闔開發人意必有洋洋灑灑戰國之詞鋒者今也其語駢而其氣薾且多闕其字以文其贋蓋齊梁間好事者聞新語之名而妄為之耳史稱高帝謂陸生曰生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者何我所以得天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今新語中自道基以至思務十三篇未嘗及此也此曾何足以動帝之

聽者而輒奏輒稱善耶蓋子書之弊失多矣不獨新語而子書之僞如新語者又比比也豈新書新序之倫哉雖然士君子揆事圖策則於三者何擇也有賈之畧而當戒其疏有桐之懇而當去其誕至於新語雖云贋哉而吾終不以非聖之書若墨子鬼谷者與同日而語何也爲其近於儒術也操此以往於獻納有裨矣

說

知命俟命立命說　節課

古之以神道設教者若易象若箕疇其於吉凶禍極之故詳哉言之矣乃一切委之於理而不聞有命之說何也皆爲立命者也然立命之道非可槩語而吉凶禍極之應又有參錯不齊而莫可究詰其蹤來者則世之人以爲命竟不可信理竟不可憑而各竭其私智巧力以爲趨避之計孔孟有憂之於是有知命俟命之論甚以清易範之窮乎且爲言乎知命俟命立命也諺曰珠玉在肆觀者不取一見在野衆藏逐之定與未定也物之定者莫如命彼其大塊爲冶陰陽爲鑪周焉皆得雜爾容移豈之壽亭育之私壽之非虔劉之志此分一定有鬼神之所無奈何者而世之人內迷於情欲則求勝於命外怵於感遇則求勝於命卒之命不可勝而徒役役焉爲犯敎傷義之人何益焉故聖人

示以知命知者信也信其本定而一舉念不敢與命爭也然俗之言知命者若養形之人方之逃雨怨誹之士等諸落葉彼但可以息躁競之心未能免尤悔之累乃聖人又進之以行法竢之以修身若良農待歲良賈待價非但委運於天一無所事事而已此俟命者也若乃聖人之立命者不然朕兆未分安有理數五行不立安有吉凶宇宙在手陰陽爲柄則有先天而天勿能違之者而豈爲命

之所制乎夫命不足以制之則不言命可也而曰知命曰俟命曰道之興廢有命而若不能以自主者何也曰爲中人設也中人之吉凶禍福也必制於命而其趨善避惡之心與趨吉避凶之心嘗交戰於胸中惟以命之說覺之則其趨舍自審故聖人亦爲之借命以自解孔之窮顏之夭堯舜之子之不肖五百餘歲之不復生聖王皆以命槩之若曰命之爲攙非但衆人不能攙雖聖人亦無所施

其力也豈惟聖人不能奪雖天亦不能自如其命何也則安可不知且俟也或曰信如孔顏之遇則言命者獨不制於命耶曰不然大易三百六十四爻皆反凶爲吉者也何嘗聽命也若夫彭殤齊壽窮通等觀達者能之而況聖人乎聖人之所謂吉凶禍福者與世俗異顏以仁壽孔以道生雖要諸千載而終能齊造化不齊之數故曰立命也李鄴侯有言君相造命不言命夫使聖人而言命則孔

子轍環七十二邦可謂不知止而使君相言命則堯之微湯之禱尹之五就五去其爲術命者耶

墨禪軒說 寄吳周生

莊子述齊侯讀書有詞以爲古人之糟粕禪家亦云須參活句不參死句書家有筆法有墨法惟晉唐人眞跡具是三昧其鐫石鋟版流傳於世者所謂死句也學書者旣從眞跡得其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臨做古帖即死句亦活不犯刻畫重儓之誚方契斲輪之意余事此道五十餘年矣初於虞顏入已而學右軍學鍾太傅然有肯似蘭亭丙舍宣

示等形模便自沾沾以爲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間游學就李盡發項太學子京所藏晉唐墨跡始知從前苦心徒費年月昔香嚴在潙山會下參父母未生前一句機語不契遂已息心願作長年粥飯僧正余爾時境界也金門大隱十年多暇又長安官邸收藏鑒賞之家不時集聚復於項氏所見之外日有增益如韓館師之內景黃庭楊義和殷司空之西升經褚登善書楊侍御之絕交書王右軍書停雲館定爲李懷琳書誤王奉常之汝南公主誌虞永興書王司寇之太宗哀冊褚河南書米元章之西園雅集小楷楊凝式之韭花帖正書更僕不數皆得盤旋玩味稍有悟入還山以來猶其賓郭收一二種如徐浩所書道德二千五百言唐文皇時國詮所書善見律一萬字備具楷法人間鮮見雅不喜趙吳興書近有老廣文戴公自楷表歸裴中貯吳興小楷內景經一卷數千言少一百九十字俞紫芝

補其末絕類楊上眞乃吳興生平神品頗恨晚而獲見唐人詩云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奈之何周生坐擁萬卷博雅好古尤精八法余老矣黃山勝遊不復可續周生饒濟勝之具新安江淸淺見底舴艋順流至我谷水只數日間若與汪儒仲秉興一來觀茲眞跡所謂讀書十年不如一日請習土薄者也周生以爲何如

議

救荒弭盜議 闈試

天下有救災之計又有轉災爲福之計水旱頻仍盜賊蠭聚國之災也能設策運奇以止之是亦足矣而曰轉災爲福無乃迂乎曰不然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積蓄少也積蓄少者地有遺利民有遺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盜者武備衰也武備衰者國多冗軍兵多冗食也今有一舉而可備荒又可以弭

盜而又惟民饑盜起之時可因其勢而用之則何策乎曰撫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進可以戰退可以耕饑災所驅惟食是仰當是時使姦雄用之則倡亂之構也使國家撫之則富強之資也顧處之得其術而已矣頃者天不降康肥磽爲虐吳越江右迪州接境際此荒沴野無青草人有走心而江淮之間流離滿道或攜老幼舉族共行或棄妻孥孤踪獨逝鄭俠之圖所繇以作誠得綱紀之臣忠實之吏擇公私廬舍及宮觀屋宇沿途圖結給以粥糜能勞苦者傭其力有伎藝者食其業俟至來春給賜牛具種食以贖土荒田計口分授使之耕種彼其父母妻子皆乍離南畝之人既感戴朝廷撫養之恩又深思一家溫飽之計必能深耕易耨以盡地力待其三數年後幹止漸寧人有固志徐於農隙之暇教以戰陣之法與其募市井之游手曷若收待哺之壯丁即古井田唐府衛之遺意

如是而已非兩利之策哉昔西晉之亂起於李雄特招流遠之民而唐之末歸張全義設屯撫集流落教以種藝三年之內河東戶口歸復桑麻蔚然勝兵每邑七千餘人河東賴爲長城夫一刺史行之猶足以效而況倚辦於天下之力何所弗得故曰轉災爲福者此也若夫議社倉議保甲則固有精言之者愚故可得而畧云

軍興議

禹謨曰六府孔修六府者水火金木土穀也五穀以爲賦五金以爲貢禹貢田賦與物貢並用故有惟金三品之文今則偏重於田賦而五金之開採有禁所謂六府者廢其一矣且夫禁之者將以用之也遼東金復海蓋皆礦之所自出一旦沒入於虜如齎盜糧當此三空四盡之時衰世苟且聚斂之術無一不用顧獨縮舌於開採以爲老成爲經

濟其故有二迂者恐蹈言利之名屛者恐釀首事之禍散明知其有益於救時而莫肯出頭承當耳記不云貨惡其棄於地乎大學言生之者衆凡可利於民者若茶若鹽無所不榷皆謂之生而獨礦兩爲生乎若夫礦徒之聚不能無爭則有礦之處必有守巡兩道所養之兵此兵者縱不能臨陣殺賊獨不能自衛於開採經月之間消弭其或然之變乎且滇中行之二百餘年有司大吏之奉入無一不取於礦安在有首事之慮也大都謀國之事無全利亦無全害各從其所重所急以爲轉移如九邊互市其弊必至於廢武備成積弱既初議起羣臣動色相爭亦是長慮然行之六十年邊廷之垠係全首領蕃育妻孥何啻萬萬則以新鄭江陵與蒲坂獨斷獨行不畏和戎之名不畏首事之禍所謂安社稷臣也否則如項者奴酋不知六十年中中幾何番矣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計

國家歲入不過四百萬只一關門每歲六百萬尚安得有剩力餘貲以募兵而求猛士余謂宜如岳武穆精擇背嵬五百轉相訓練得三四萬人長聚畿南呼吸相應以防奴酋之豨突京師安枕臥矣

或曰子修國史於

神廟時講罷礦稅者不習聞之乎余曰此時惟以營三殿爲語端猶是可緩可急之事曾如今者虜騎充斥郊畿震驚陵寢否曾以萬騎蹂躪我內地

破五縣擄一府如入無人之境否我師殺虜三頭
虜虜一壯縣以報虜所掠子女玉帛無萬數而我
師得其二領甲一隻箭騰之奏牘舉朝賀捷笑破
人口如此否是則
皇上之赫斯怒討軍實蘇軾所謂天地鬼神諒其
有必不得已之實者也且事贼於撫按不遣中使
不擾閭閻正以爲黷擾奴酋之資又何至如歲歲
加派吸民膏血一方有急四面從之爲土崩瓦解
之形乎試以吹入籌國者耳中或有省否

議國計疏 節課

臣聞之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財之
與位相提而論其重如此故古者冢宰制國用必
於歲之杪視年之豐耗量入以爲出用國而不知
國計之盈虛此最國家之大患也臣伏讀邇者大
司農條奏當今仍歲儉之餘調恤之後一歲之入
不足以支半歲之出公私之積真可哀痛雖桑孔

持籌不能鑿空輸運以佐國家之急也古之立國
者即有三年九年之蓄僅以預不測之備未有尋
常一歲之用即搶括無門而仰給蓄積者又未有
盡度支累年之積以爲尋常一歲之用而猶屈强
半者夫司農告罄矣其勢必借財於水衡水衡告
罄矣其勢必借財於太僕太僕告罄矣其勢必難
財於内帑展轉數年而内帑亦盡矣則安所取[illegible]
今關市之[illegible]王於無可復藏矣厨傳之供[illegible]

於無可復責矣宗室之祿已至於無可復減矣
軍之餉已至於無可復削矣其所目前停止而國
入利之孔者獨開納耳而衰世苟且之弊亦惟開
納爲甚非謂其褻國家之體開奔競之風也謂其
以朝廷爲外府也夫俗之稱貸者貸其一而倍償
之是坐困也貸其一而十倍償之是禍本也而開
納類是何則彼所謂錢官者非能委錢於溝壑也
所謂債錢者非能登避債之臺以免也必於貪墨

乎償之是以目前之輸而易異日之屬厭天子以
四海爲家彼之所屬厭者安從出哉而不謂十倍
之酬也且開納之弊今已被之矣自殿館而金吾
而光祿而鴻臚諸曹冗員充斥靡大官粟而所稱
名色武官者往往爲臭以濫戎行之任縱狼養羊
討縣左者必也一切閉其塗而以漸汰之乎又府
史胥徒之屬居無廪祿進無榮望皆以啗民爲生
者也上自輦轂下至州縣文移對簿詞訟追呼租
稅徭役出納斛合凡有毫釐之事關其手者非賂
遺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廢產非盡縣官徭役使然
也大半盡於吏家矣此其初亦以貲進尤當責之
部寺之長撫按之官加意搜剔自今以後日減一
日勿令滋殖者也此冗員之當議者也夫內府者
聚天下之財以爲民也非以奉一人之私也今內
藏庫專以內臣掌之不領於司農其出納之多少
積蓄之虛實簿書之是非有司莫得而知也社鼠

難薰路馬難齒往往乘輿之費一而乾沒之費十
山林不禁野火江河不實漏卮得無慮乎此弊實
之當清者也宮掖者風俗之原也貴近者衆庶之
法也故宮掖之所尚則外必爲之貴近之所好則
下必效之自然之勢也今內自京師士大夫外及
遠方之人下及軍中士伍農民其服食器用比於
數十年之前皆華靡而不實矣嚮之所有今人見
之皆以爲鄙陋而笑之矣夫天地之產有常而人

類日繁耕者寖寡而游手日衆嗜欲無極而風俗日奢欲財力之無屈得乎哉此奢侈之當禁者也自古理財用人相爲表裏今吏治日敝狗名失實其所謂治財者凍餒其民而豐積聚者也掊拾麻麥而委丘山者也假惜一錢而費萬金者也不揆白刃而爲寇攘者也姦巧簿書而罔君上者也則有清謹自好者以簿書爲煩而不省以錢穀爲鄙而不問坐使猾吏上下其手幾曾有血誠眞意爲

國家惜財耶此吏治之當飭者也最可痛者國家金帛皆生民之膏血州縣之吏鞭撻其丁壯凍餒其老弱銖寸以聚艱關以輸乃輦而歸之於夷虜歲幣不貲蓋數倍於初講之時至朘刻軍士之月糧以待其兼時之索者又稱之矣竊謂三邊帥臣之疏謂醜虜寒盟其形已成以理度之大都止其歲幣則變速而禍小益其歲幣則變遲而禍大而醜虜之變乃事有必至者以國家空虛而歲幣之日增有所不可繼也夫挑戎首難誰謂長計然今歲邊左之役虜不大舉乎縱不可取必於戰獨不能堅壁清野擊其惰歸乎以歲幣之半平時則養軍有事則犒士獨不足用乎國家守邊二百五十年其爲款市者二十餘年耳未見二百餘年皆中虜也扁鵲之治病也病在肌膚則治病在湊理亦治病在骨髓則不治今國之窮於虜不止湊理病矣什此不講而曰節儉何裨於事哉夫國計之急

在眉睫之近而迂濶無用之言豈足以救時乎顧國家之所以困者非一朝夕故也騐其於迂濶無用之言一切弁髦之積漸至此耳語曰見兎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之議止此惟

聖明採擇

陳言時政疏

臣聞居盈而戒滿者聖主之慮也憂盛而危明者
藎臣之思也指瑕而摘釁者進言之節也矜愚而
採善者從諫之明也故下不以主聖而忌藥石之
規上不以時平而忽狂瞽之論何也天下猶一身
也治天下猶治身也善治身者不幸其今日之强
健而常計其後之無衰善治天下者不幸其今日
之治安而常計其後之無亂欲後之無衰必察於

和扁之言而調其漸雖飲食嗜欲之無所過差亦
不厭其言之切而防之周也欲後之無亂必審於
忠臣之論而窒其萌雖政事紀綱之無所缺失亦
不嫌其計之過而辭之激也竊見 陛下以神聖
御極而又能信任忠賢緝熙聖學百度咸理四徼
無警誠亦已致治安之盛矣然 陛下春秋日茂
聰明日廣正嗜慾愛抑之所基也故人臣之忠愛
陛下者不以今日之已故者爲幸而以他日之所

常保者爲憂何也難成而易敗者位也難勤而易
怠者學也難約而易侈者心也難親而易簡者正
人碩輔難疎而易惑者左右之便辟狎昵也故臣
不敢槩摘天下之事而惟條其有關於聖學政治
之本原者以獻惟 陛下思其難而采納之天下
幸甚一日嚴保身之戒夫 陛下臨御以來嗜欲
未形天眞純固其保身可謂至矣然臣以爲是時
聖母調護於內而輔臣翼贊於外今輔臣翊賛猶

昔而
聖母之調護亦少疎矣然則 陛下之起居動息
飲食嗜好其皆當理而無欲耶大臣不得而知也
夫
聖母既有所不見而大臣又有所不知則左右近
昵之所以搖蕩而誘惑之者視前日必且倍矣惟
願 陛下惕然常省凜然常恐以此身爲天地宗
社生靈之倚毗凡所以靡曼於耳目而娛悅於心

志者皆以爲迷心之鴆毒斵志之斧斤而日加撙節焉則萬壽無疆之本也二曰精講學之功夫陛下臨御以來日御經筵日親講讀其務學亦旣勤矣然臣以爲異時聖齡尙冲故但畧領其大旨而無勞於問究今

聖心日益開朗則

聖學宜日益精密今 經筵日講之時大臣在列諸臣在前有所疑難而詢問乎否也有所自得於

心而訂證乎否也有以今日所行之政事與古帝王所垂之訓典而參考乎否也是雖 陛下之生知不惑而亦豈聖王好問好察之至乎伏願 陛下於講筵旣罷之後退 御後殿舉凡所講之經若史一一而思繹之內以求諸心外以驗諸政而又輪日講臣以備參問久之智慮益明義理益精其益不少矣三曰務咨訪之實夫 陛下之於天下至懸隔也所恃以熟知政務而練達民情者諸輔臣之獻替耳侍講侍朝畢事而退其他以非職召見者無幾矣召見而從容促膝上罄其所欲問而下盡其所欲言者又無幾矣伏願取諸司章奏置文華殿 陛下日御而日召輔臣面議之暇則羣諮曲詢旁及閭閻稼穡之細隱無傷也其他若九卿大臣 陛下之所使股肱樞要者也撫按藩臬之長 陛下之所使廉察宣布者也或非時召見以叩其職務之弛張或非時召對以審夫民情

之利病則不惟可以審察人材洞悉民故而亦且以示神明於天下矣四曰防近習之蠱夫近習者陛下之左右便辟相與狎昵者也此輩忠實愛君者常什一而蠱惑術誘者嘗什九至於忠實愛君而能導之以正者百無一二焉何也人君必有所沉溺於內而此輩始得以恣肆於外也今 陛下春秋日茂嗜欲漸形而又接見大臣之時少燕處深宮之時多臣意左右近習必有先意導諛以逢

常可喜之事殊尤難得之物俚褻淫惑之言伺間
隙以求一中者矣伏願 陛下以閑靜娛其身以
寡欲娛其心以經術文史娛其神以習見正人樂
聞讜論娛其耳目則彼雖有窺伺之奸無緣以入
卽入而
聖志亦無所遂矣五曰杜侈汰之萌夫 陛下以
儉德臨下十六年矣邇者費用漸廣取發漸多豈
聖心真加侈於前哉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人君

富有四海此猶銖兩之費耳且以爲法所當用例
所常有故 陛下遂從而聽之也豈知大農之蓄
積皆郡國之租稅郡國之租稅皆生民之膏脂生
民之膏脂即國家之元氣窮州僻縣之民有以一
金一錢之逋負而典衣絕粒者
聖上弗知也有以十金百錢之逋負而賣妻鬻子
者 陛下弗知也有以一歲二歲之逋負而絕户
以逃遂竄於溝洫者 陛下弗知也又有以逋負

日月之不時錙銖之欠缺而遂斃於捶楚之下者
陛下弗知也然則積而至鉅萬可知矣奈何以爲
無名之賜予市無益之玩好哉伏願 陛下特令
該部大臣條悉
祖宗經費之典內費歲幾何今所增加而宜汰者
幾何著爲定式而日加節儉焉則非惟天下生靈
之福而亦所以培國家之元氣也六曰絕神奸之
惑夫 陛下聖明之君也而又留心經史之訓密

邇講讀之臣其於五帝三王之道必有所槩於心
矣夫何神奸之惑之有獨惟夫數年之間歲時多
所禱祠宮寺多所修造意必左右蠱惑之人謂此
爲 陛下祈壽爲生民祈福 陛下以爲實然而
聽之而在廷之臣亦以此名爲 陛下祈壽爲生
民祈福是以雖知其非而不可言耳臣以爲今日
雖未見其太害於政而其漸不可長也伏願 陛
下清心寡欲以養壽命之原厚下愛民以爲祈天

之本節財薄斂以造四海之福諸凡祠禱修造悉
從罷止則皆臣所爲大聖人之作爲出於尋常萬
萬者眞於 陛下見之矣以上六事皆 聖學之
所關係今日言之雖已見其端而未必見其害矣
今不察則他日傷於德而蠹於政有不可言者
陛下儻能留意臣言則 聖心益明 聖志益定
聖德益純而天下之治皆可不勞而舉矣臣草野
愚蒙罔識忌諱亦不勝惓惓忠愛之意耳非敢冒
瀆以干斧鉞之誅也伏惟
聖明洞察

[illegible]報[illegible]疏
奉差事竣中途患病進書報 命乞休事天啓[illegible]
年八月初五日吏部一本奉
聖旨董其昌題充纂修官俟 泰昌實錄稿成前
往南京采輯邸報等冊以備參訂供用就彼支給
完日回館供事該部知道欽此臣䦨 命自天感
恩無地於十月嘶往南京將河南道所藏邸報摘
其未奉 旨者一一錄出太常寺祠祭司督遣僧

道助寫僅得十分之三緣事出忽見應天府例無
工食而其書充棟戢結爲難臣仍歸里大集書傭
給以紙筆雖奉有支給之 旨不敢破用官帑先
差中書沈僎亦錄七年通共若干張裝爲三百本
但援原本對錄以備史官取材徵實無所點竄隨
[illegible]欽命翰林院待詔宋啓明中書朱正色守催[illegible]
以私家作事子身獨力僅尋歲月不自知其畢[illegible]
[illegible]他[illegible]有刪繁舉要之義茲四十八年留中[illegible]

疏有事因疏而傳言不以人而廢凡關於　國本藩封人材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議論精鑿可為後事師者別為選擇訪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而其他請朝請請祭祀請起遺佚請罷礦稅請下章奏請補鑿官請蠲內帑皆之所急章滿公車者

皇上勵精圖治皆見施行今之謀國尤有進於此者畧存一二而已共四十卷目錄一卷別表進呈

外抑史之所重者筆削耳善人勸焉惡人懼焉所係匪細故也每朝纂錄於三品以上大臣皆有小傳寂寥數行案牘斯在如

世廟實錄於郭希顏胡宗憲唐順之等多有貶詞未協輿論夫正史所書不公則私史之所記益雜何以起信於萬世哉計四十八年之中大臣當立傳者何止百數雖三長之史詞苑如林然生既後時莫詳本末竊見南京太常寺卿李維禎出入四朝典故且與諸臣同朝同世習見習聞若就陪京之日曆捋腹笥之春秋其史直其事核非茲典之光哉臣又聞司馬光纂資治通鑑受詔得自徵辟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之佐前後十九年其書始成

祖朝纂修性理大全所聘名流百餘人不以為濫况茲實錄比於通鑑性理孰重孰輕而

神祖作養之史材

皇上掄簡之髦士顧多遺於事外刻印銷印聖人無我賜環賜玦又何成心臣一念朴忠所日幾幾望之者也至臣五枝已窮二豎相迫中道乞骸情無矯飾乞　勅下吏部允其休致自此輿食哺鼓腹之民戴堯天而永永矣

引年乞休疏

奏爲引年乞休以安愚分事臣聞無遺壽耇聖王所以禮賢也不能者止臣子所以自量也臣年三十五歲中己丑進士改翰林院編修又六年陞湖廣副使奉　旨以編修養病又六年起湖廣提學副使在任一年六個月歲科俱徧外官無告病之例致其仕歸科臣拾遺吏部侍郎楊時喬奉　旨留用又三年起補福建副使在任四十五日南科

黃起龍拾遺吏部尚書孫丕揚仍咨臣供職臣已先告致仕自此安於肥遯雖時有山東登萊道河南彰德道汝州道之推擢臣皆懸車不赴家食二十年有餘矣恭遇

皇上念

先帝憑几之命敘講讀微勞起臣太常少卿游列

宮詹又以泰昌　實錄成敘纂修微勞陞臣今職

殊寵逾涯夢想不到即當控辭以安愚分所爲首蒲間關匍匐入都者因編摩書冊當赴闕恭進御

覽　殊恩當赴　闕祗承耳今則二豎交侵五技皆盡雖報國之忠靡展而引年之典已及臣能乞身於彊壯之日而敢趦趄於漏盡之時乎且夫隱鱗藏羽充初九衛告之緇衣幾爲貂續郭隗有言曰致士請自臣始臣亦曰省官當自臣始實內睽疎庸外迫於疾病披露腹心毫無矯飾者也惟

勅下吏部允其放歸臣得以餘年同擊壤之民共

歌帝力而祝　聖壽之無疆臣不勝感激之至

表

進

神廟留中奏議彙要表

伏以君有舉而必書國之彝典后從諫而作聖治之善經雖嘉謨嘉猷之職屬有常而左史右史之綱羅必悉既已删繁而舉要敢當彰往而詔來臣誠懽誠恐稽首頓首竊惟太古之事著存若亡典謨之書亦經亦史靡廢耳目皆為獻納之司吁咈

都俞即是黑㦸之象一德陳而格天格帝徽言告於文子文孫臚纂五諫之名安取三長之餘自堂簾之既遠致上下之不交議論則自簡而之繁糾繩則以筆而代口當[illegible]而禁同仗馬雲霧墮而牘可汗牛非有淘汰之功幾叢溷淆之蓋惟

神祖際五百餘歲之景運在我明膺四十八年之太平咸訪初殷朝稱不諱堯勤既勸臣無勿欺玄黃之戰紛如而黑白之分寂若賜玦屢見闢門罕闢既非一一而吹之則雖九九亦進矣然玉管銀管與班管必徵事以取材大書特書不一書難翻空而成案過而廢毋寧過而存傳其疑不若傳其信狐裘粹白必資衆腋之溫雞蹠棄餘猶是兼珍之味但有未焚之草恒多可獻之芹其大者如犂藁簽謀青宮成其羽翼驪駒導路赤祗杜其菀枯持王尺以程材操金箆而發覆陰陽為炭復太公圜府之規璧馬沉河修瓠子金堤之跡藏富於國

藏富於民何以催科而不擾上刑適輕下刑適重何以讞決而不冤他如九塞夷落之情三略發鈐之秘多筭則勝採時所須徙薪或失於幾先蓄艾可裨於善後醫有方而奕有譜庸可按乎建之鐸而設之鞀是之取爾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峻德日升欽翼於日旦日明肅雍於在宮在廟緝熙廣廈神交帝舉王馳華渚丹山瑞叶星輝海潤丕揚 祖烈修金匱之編廸

簡臣肄集石渠之選謂筆則筆削則削雖爲孔子
之刑書而日係月月係年即是近時之邸報顧三
館之桂漏已甚而舊京之藏副差完微臣寵藉輪
軒書成漁獵惟此至是之是得諸聚尤之尤人閱
世世閱人雖似刻舟之劍後視今今視昔何殊記
事之珠披沙獲寶緝舊叢於片言闢門見山攄庸
愚之一得蓋眞主求賢將留爲再世之用而藎臣
陳善或借諸異代之言況相如之賦武皇恐生不

同時崔寔之書人主宜寫置座右但使伏蒲盡簡
不憂 天聽之甚高則東闕空談亦是孫謀之貽
厥矣伏願 法乾之健 體咸之虛時以萬幾
之暇晷昏 乙夜之觀飾亦何常民可爲監人惟
求舊益廣清問於合宮直以從繩盡納羣流於大
海斯鳳見河清之瑞史不絕書而天苞地符之靈
世其永賴矣書凡四十卷目錄二卷謹隨表上
進以聞

頌

萬壽無疆頌 閣試

臣聞天佑下民作君而作師聖秉大德必名而必
壽感靡弗應信而有徵恭惟我
皇上獨金鏡調玉燭纂大宅丕踐和鼓鬯宣
九聖之重光襲百靈之再祉十八載於茲矣時惟
仲秋節屆
聖誕重輪方朔天德出寧泰階入旦而靡輝蓂莢

不春而愈茂是日也
皇上麗左个服山龍受釐上玄御圖壇岳沈祥烟
於五節停瑞氣於三辰步室呼嵩河宗獻寶鳥牽
椎髻黍於梟胥天產地毛祀於王會既洽大禮於
兩宮復羣歡心於萬國神人胥悅夷夏率俾羣公
咸曰休哉
天子嘉興共此可謂百福攸同千載共盛矣臣又
聞之禮因義起頌豈忘規是以堯祝華封周咏天

保沿及後代著爲令儀毋於震夙之期輛效天齊
之頌莫不式歌且舞執壤稱觴然惟金鏡陳於番
拱無邈進於天申流徽後來肩美往牒豈不以道
周萬物者其休弘功濟羣生者其祥大惟一二日
兢業乃千萬年熾昌者乎繇斯以言雖宜敘景鑠
鋪張符命義姝於導諛意合於明讀也敢拜手稽
首而作頌曰
大佑我明奕世載德勉勉我皇懋建有極得一以

貞奉三爲式乃集純嘏其數不億
皇帝之仁煦焉以春斟酌元氣蘇乜句萌
皇帝之明光照四表與燮遐陬天霽日晶
皇帝之武赫聲濯靈翕張魁柄雲蕩及霆
皇帝之靈江海下谷止聲惟勤轉圜匪速一十八
載體道無疆儀天作兩叶化台先有秩斯佑既壽
永昌相彼秋旻有露以湛鑠彼玄樞有繞其電夙
祇自升河明若練乃披瑞籙乃納貞符九閽塵揚

百辟雲趨都武交錯琮璧分敷德至於天南極煥
耀極至於地玉芝神草乾愷坤懌民熙物皡孰曰
罔陵孰曰恒升於穆不已歲功久成惟聖時憲緝
熙光明毋搖毋勞不邇不殖雖休弗休日慎一日
保鍼太和凝承大曆不酬而醉含德以嘻長愉汪
濊承固豐熙如游建德如在華胥自今以往至萬
斯年睹聖之作衆帝之先七十二家定命我兼下
臣作頌颺於九埏

贊

泰昌實錄贊

史臣曰臣讀書至周成王顧命曰無以元子釗冒
進於非几而已不敢稱堯舜也稱堯舜者自
先帝憑几始豈不炳爍千古哉要以言大非誇眞
知允蹈有可揚厲者焉栒齊蒙養弗論已出閤講
學以後神智日闢旣已明習世故知險知阻而容
色溫然而動止泰然內庭有菀枯之形而若弗知

也者外庭有羽翼之激而若弗聞也者即 册立
尋常事耳時而舉朞時而反汗大臣去小臣譴宜
何如動於耳目者而
帝也有變變無懆懆潛之又潛恒以一德主器之
重安於泰山非孝通神明不至此
禰即就國抱持慟哭左右皆泣不能仰視狂且發
難羣臣讙譁
帝於陛前曉諭曰爾等爲無君之臣欲使本宮爲

無父之子乎羣囂遂息所全實多
神宗末年以 皇貴妃屬
帝
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間者無不
感動 皇貴妃進封遵奉 遺命盈庭之爭曾不
忍奪以臚嘆哀請而後止嗚呼風雨不迷藏蓄俱
化舜之大孝也若乃 臨御幾何欲善無厭撤稅
使撤內帑賚邊戍緩織造召耆碩起忠賢廣閣員

錄舊講所謂急先務急親賢者
帝皆有之升遐之日薄海窮厳若喪考妣此帝堯
九十八載在位之民情而
帝得之四十日問何以入人之深乃爾哉蓋以舜
之孝擴堯之仁感孚之本有在諸善攻改絃之外
者矣夫官天下者壽在令名家天下者壽在長世
神宗雖不豫乎何難四十日延也使
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則國本人心幾不可

問接續之際危於懸絲
帝之不永天所以佑　國家千萬年之永也
廟號曰光
帝之光被上下者無餘憾矣

箴

勤政勵學箴 館課

太極髣天大寶首物健惟不怠動故不屈一念之
怠萬情之懈一日之荒萬幾之缺粤稽往古惟虞
無爲相儆相戒惟時惟幾政巳夙動猶思聽達學
巳執中猶慮危微何以勤政此心常迅威福必攬
無參吾慍聽覽必公無恡清問靡微而存不振而
亡何以勵學此心常純外自講筵内達重闈抑文

求交考古問津晝爲宵得靜養瞬存毋曰深居不
廢聽斷九重嚴邃三接猶判一念不新羣情必渙
辰午二朝休哉舊貫毋曰索處不輟討論便辟易
志冶豔汨真講筵濟濟格論斷斷召對盛典欽哉
慎遵毋曰勤勞有妨珍攝此身康寧彝心兢業戶
樞不朽流水不滐法天行健諒哉往牒主不勤勵
暇日必多幽房繡幕恒舞酣歌豈不愉快恐戕天
和三風十愆聖哲所訶主不勤勵陰陽或易天之

聰明人之感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古聖王宵
衣旰食主不勤勵民瘼恐遺寸絲粒聚億膏兆脂
閭閻之積宗社之貲有無不言少府何私主不勤
勵愛惜恐懼願指拂心榜籬任意敢不受哉其情
實對鳥窮則啄獸窮則驚湯敏日躋鑑孟勤詞武
敬勝怠凡杖得師
聖主好善時命箴規小臣祇承敢告僕司

禦虜大捷露布 御課

天啓昌期溥示無虞之警神資 廟算旋成不戰
之功氣稜廓清華夷寧謐恭惟
皇帝陛下聖武廣運乾剛粹精紹八葉之洪基當
萬年之景運憫生民之未乂惻然如傷念世業之
惟艱凜乎若墜秉執三重張皇六師維茲址里之
酉故是吉囊之部
成祖犁而未盡
先皇許以自新始因戀積歸降執叛人未遑後作
鎮虜縮印稱藩而向內邊無斥堠烽火已二十年
歲致金絮綵繒且數百萬謀臣不畫屢言表餌之
疏 聖度海涵祗取干戈之偃豈意戎心難饜漢
過不先俄聞蠢蝟之來敢肆犬羊之侮駕言迎佛
久任牧於莽川假道搶畜竟懸陵於河內因將士
承戢兵之後尚緩靈誅致犬酋有輕我之心大張

遊氣羽書累奏一廟算備神 皇斯一怒詢於帷
幄之臣 御札十行明見疆場之遠大蒐戎幹爰
鑿欃門臣等仰承 英畧知宵旰以勞㣲俯竭忠
誠敢夙夜之或懈軍需十萬得備給於尚方士旅
百千聽調集於他省隨機順勢進則豈暇身圖乘
勢長驅滅之然後朝食以臣某統將吏則申令於
盈戟雕戈之中而氣增百倍以臣某核功罪則載
筆於牙旗玉帳之下而公協衆心以某官某督糧

糧則運策帷幄之計而餉足三軍以某官某入應
援則陳師要害之衝而兵聯四伏前驅則萬騎俱
馳先鋒之勇莫禦奇兵則一鼓遂合掎角之勢已
成計道里則分地爲防相便宜而并謀爲助顧茲
蠢爾之醜何當赫奕之威自用兵以來未逾九月
耶班師而返大捷一時搗穴窮搜若燎毛之易盡
揮戈邁往杲壓卵以無遺谷塹填尸獻馘遂踰於
萬級長纓繫頸獲猺奚止於七擒始焉畜螳臂以

當輪今也裂鯨皮而製鼓太白入月星符摧虜之
祥高鋒彗雲士奏吞胡之績昔漢斬郅支但乘其
無備唐擒頡利蓋得於已降猶足以揚昆山之威
遂至於雪渭水之恥豈如今日卓軼前朝兵應者
勝義讐者王百夷俱震進可以戰退可以撫二利
兼收此皆繇
皇上威極雷霆謀先造化得道多助惟斷乃成民
勞訖可小康甫逆升平之福胡滅誠爲太度頗修

安攘之猷臣等無任懽忭屏營之至謹露布以聞

歲差考 館課

昔者聖人之制曆也所以觀乾象之變求寒暑之正授成作之期以定幽明而授神人以釐百工而熙庶事者也大撓以來賢聖代興求測之法亦云屢矣當其時非不犂然具合而行之既久竟不契驗何也天道之運盈縮之度常在微忽之間而人以梗槩求之其日彌積其失彌著而歲差之不講

也堯與仲冬日在虛一度黃昏昴中自是而降漸退在女呂覽仲冬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自漢元和抵唐開元皆在斗度及元之初在箕十度今在箕五度矣起堯甲辰至於今日計年凡三千九百二十有六計度之差凡五十有一故天道之運未有四十年不差者也何也蓋周天之數周歲之日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其大凡耳天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

行於日之外故其分常有餘有餘則漸差而西日

行於天之內故其分常不足不足則漸差而東故歲差之法自唐堯始計每差一度率以五十年自時厥後或以百年何承天或七十五年隋劉焯或八十二年大衍曆或六十七年宋統天曆槩而論之通於古必不合於今密於今輒又疎於古縣斯以談其不精一也然則評往匠之疎密靡晷景之修短窮玄妙之情狀而契今昔之信徵者其惟郭太史哉太史公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

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欲求陰陽消息之機不過植表測影以處氣至耳古法擇地平衍設水準繩植表其中以度中晷顧表短則分秒太半多少之數未明表長則景虛而淡難設望筩置小表而實景終未可得乃高之爲三十六尺之表創爲景符以微竅取日光實得中景不差毫釐積日累月取仲冬前後相埒之期參算得中以爲曆端曆端既正二歲之候從而正矣故治曆者以人

而求天者也非以天而從人者也昔人以管窺天
天窺度餘分約爲太半秒耳今制渾儀測用二線
纖微可考其時測景之所凡二十有七東極高麗
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天前之所未有也
故授時之法則景驗氣考古信今得每歲三百六
十五日二十四分二十五秒日所周天得三百六
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每歲而日卻一分五
十秒積六十五年有奇而日卻一度定爲歲差以

考往古則增歲餘而損歲秒以推來茲則增歲差
而損歲餘通推而上征往皆合故可信將來之無
忒也然自春秋獻公以來推算冬至凡四十九事
授時之視太衍宣明紀元統天大明五曆較爲精
密而於中十事猶爲未合太史以爲日行失度之
驗數其同而知其中辨其異則驗其變略其十事
之離而觀其三十有九之合此授時之所以度越
前作也然余聞蜀有隱君子者妙解洛陽元會運
世之數以合授時之法謂天地之運自子至巳以
漸而長自午至亥以漸而消帝堯以來授時之所
以減算而推者其法同此然授時知一元之運有
增減算而不知元會運世皆宜增減故推之往古
大體雖合而纖微有違也余嘗用其言而妄意之
譬則人焉以一生計則自少至壯歲長自壯至老
歲消以一歲計則自春徂夏日長自秋徂冬日消
以一日計則自子及巳時長自午及亥時消第其

大者易明而小者易忽耳安得謂在幼之時皆長
而無消在老之時皆消而無長也天道之運疑亦
類此彼隱君子之言爲直可信聊記於篇以俟後
之修曆者採擇焉庶助太史之千慮云爾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傳

熊贈公傳

熊侯爲華亭以治行爲天下最應　召行有日矣則手抱　璽書一軸而請曰此先君子所得　制詞也九原華袞奚取繁稱抑聞之王言有體寧柬而就裁無廣而就核雖明綸有爛而表異實難惟

過侯前人光是懼敢徵之信史先是侯之考績曾次第贈公遺事貽代言者茲復理前語爲小傳

熊贈公者名澄處士之振奇者也熊爲豐城右族累葉貴盛公以布衣韻頑纓綾間用名檢自立無敢易之者雅有鑒裁每預策人善敗後皆驗白里中兒早慧者必屬公試之三爲品題無弗酬者持論慷慨蘊義生風背挾貲遠游所至必傾其賢豪長者公所居輒致千里客家以游道廢至罄產以佐壺觴不令客知也公好方書能以秘方起奇痾又好形家言登山臨水指其要會往往與青囊玉髓契家藏法書名畫致其人大節不足稱者雖復工亦置敗篋中戊子歲儉公曰饑餓與人同患盡焚券不收責兄弟沒齒無分財里中有爭言率以公口爲三尺其忠定心誠信於人也公豪上自喜居家以矜莊見憚程督諸子畫繩而踏不少縱既心奇令君則使爲譚氏學譚氏者名汝慰其教以

愼獨爲宗趣與俗學左公獨以爲人師經師終可嚴事甚至令君以砥礪有立而人始服公之遠識焉令君屢躓於里選意公不能無動公爲好語酌酒慰之曰吾所望兒不止此嗟乎管敬仲有云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知子亦不易也若公之教子有進於祿養者耶斯事皆可書也

董子曰余讀熊贈公　制詞有云里稱仁孝夫仁孝之爲德大矣贈公雖施不出里而懿恭令君以

俠弘其未究今之施於南海東海者皆贈公之仁
孝也夫謂　制詞不能盡公者豈然哉豈然哉

吳禮部敦之傳

余以乙未分較南宮舉吳敦之使君乃得士之名
不大著蓋君爲臨朐馮文敏宗伯所拔戊子楚闈
第一人稱天下士余即非目迷五色而價奕連城
知人故未易也先是禮闈校文皆以制義爲重制
義有當然後求其論策余獨離而爲二各加裁鑒
二者合而後收讀敦之論大奇之謂必天下士以
視袁伯修陶周望皆咄咄歎賞周望因是以檢論

得湯嘉賓余又謂袁伯修曰此卷豈似漸於李卓
吾者豈即楚黃吳解元耶伯修曰論則饒爲之制
義當更奇也一日道遇馮宗伯宗伯駐馬語曰始
敦之出棘誦制義平平耳余不許也敦之曰然則
不終試乎余曰若有佳論仍遇主司重論者亦見
收矣何以若合符也是時方有宏詞之科余力不
能爲敦之先宗伯亦爾蓋敦之磊輷任運競進爲
羞豈惟詞館即司理有聲宗伯且薦爲吏部郎敦

之固辭僅平進禮部竟宗伯之世感知而已感恩
則無有也其司理潤州常鎮多忠諫逐臣提衡在
口時有司或附之以買名譽或背之以摺律要敦
之落落穆穆相與於無相與不可得而親不可得
而疎假令敦之今尚在黨禍何從來耶敦之沒十
餘年而余官南都其子光能相見泪交於顧以京
山李先生之埋誌視余且請為傳余則何能辭敦
之名化號曲羅生而早慧兒時嘗閉目跏趺坐空

囷中家人跡得之不知其所從習似從高僧中來
者年十三已博通五經子史邑令號之聖童嘉禾
魏少宰為楚學使置異等過蕭以占祭酒坐上搖
筆千言有如宿搆祭酒歎服自以為不如然屢困
名場戊子楚闈業已受嗄拙目矣忽風引一卷長
史許至案前主司取視之歡呼起舞遂錄第一乙
未成進士授鎮江理臺祭倚重平亭疑獄數出意
表民有屢家而訟諸生撲殺者君案之曰撲人者

右其手理宜横今縱而左非撲勢訟家情立得遠
近神之軍吏譏關有御史客抗而鬬軍吏殺之御
史當軍吏殺人獄詞具無敢反者君擬律爭軍吏
得免雖御史不能為其客報也海上有大盜臺察
檄君捕之為出獄中盜陽狀賊就擒征播之役司
馬徵兵餉江南諸郡猝無以應君具白假漕粟應
而徐督諸郡還漕歲終慮囚聞有　詔赦未至御
史欲行刑不果君抗言曰律有決不待時之文

詔未至則從律可衆稱其敏練先後五載擢禮部
客曹主事出使襄邸卻襄王餽金王令人置之途
已莫測所往踰歲補膳曹主事晉江李文節署部
事曹郎競以細謹迎合君獨率其常度或中酒不
以時入曹即對談諧謔笑傲若有意相忤者遂中
以考功法不俟除而歸歸則稍作園圃澆花種竹
狎忘機客為文字飲入不迎出不送人人樂其簡
易居久之補河東鹽官聊復應之一行遂塞遂投

勳歸期年擢戶部主事朝議方嚮用而君已病手
足厥矣醫者以藥餌進或以修西方進皆笑謝之
終不止酒彌留之際神色不亂蓋其童時已有定
力驗矣誌又言君雖坦率無賜迹於高賭至於倫
常取予大有坊表父先祿公卒於京師徒步扶喪
哀感行路父所幸諸姬二所名他人子悉以田廬
僕隸之自司埋歸幾於罄橐第備有奉入為季
父太學公壽太學公殤遺孤五齡朝夕於側提獎

顧復長則督之學俾有成立太學公第宅不能保
歸之豪家時時欲恨君以倍值取歸訓遺命也舉
族見不能弆之擬更恤其子宗族鄉黨待以舉火
客至如歸必厭所欲生平不能握筭惟聽之紀綱
蕭祭酒嘗推百金之惠君固卻之曰奈何以貧故
累長者淸節其介如此又好為不聞不見之德某
子甲未知名譽之蕭祭酒得錄弟子籍祭酒曰非
吳君幾失子某子甲請謝避不見有奇才生負氣

而為邑令所抑閑中得君卷誤以為生匿不出事
後知為敦之孫悔泊舟赤壁過訪以出亡為解意
深遠矣所著遠集若干卷李先生評其文曰骨力
沉雄氣韻生動旁睨橫絶變化無方人以為篤論
始余所疑敦之為李氏學者及詢之乃雅非所歸
嚮特其性得之而持論與焚書合者惣之不名一
器任真似達氣義似俠齒取似狷生死去來之間
似禪即馮宗伯以文章政事推君亦為知之不盡

奐光能俊爽有父風恂恂執於慶蓋善繼志者敦
之為不沒夫

僉憲俞毅夫傳

俞之先爲吳興世家宋時有退翁者舉進士王荊公行新法以御史招之不就子有仕郡司理孫倅龍圖學士曾孫澄工部侍郎宋季徙居華亭終元世不仕

高皇帝時有山刃公允舉洪武甲戌進士擢儀曹郎與祭酒胡公儼洗馬楊公溥同纂修大典儀部公生悅悅生綸綸生琳舉癸卯應天鄉試官至臨

江司理司理公生郡博士緒緒生封司馬大夫寅山公明時即公之考也公名汝爲字毅夫號新宇生時太母宋宜人夢朱衣使者有金盤雙龍之授字之曰龍六歲以發慧稱口授書即成誦十七歲觀里中林太常學與馮元敏稱兩才子學使者楚黃耿簡肅拔置郡庠試輒高等丁卯舉應天鄉試辛未舉進士出山陰王文端之門以才品相器重壬申選授德化令德化當九江孔道土瘠民貧公

至決十年疑獄老吏喪膽竟公任無敢欺紿爲新公精心吏事守藏無踐更之村農對簿無追攝之豪隸行縣無供餉之富室書版取絕產之羨金又作義倉以備歲凶給囚食以救疾疢而永賴之利在築堤事瀕江有田數千頃每江漲蕩爲洪流災民以築堤請監司守長輒同道謀公審勢度地獨稱築之便未有左驗也會歲饑使者檄發粟食饑民公令曰能操畚鍤從我爲堤者倍給之赴工者

雲集不日成堤數百丈乃以濱江可堤狀爲圖以請大中丞楊公大喜遂定全堤之計自小池西岸抵德化衛延袤三千八百餘丈蓄泄有備旱澇無虞西距楚黃東達安慶上下三四百里間列防如隧皆象公條畫也丙子以內艱歸服除謁選則故相江陵之客修隙中以考功法改令壽陽公治之如德化兩臺使者廉治狀調建德建德壯邑也公治之才益贍去滯文釋冤獄育人材獎後進兩浙

履畝期會迫甚公以一人總攝三邑因民情授方畧竣事旬月間民不知擾諸旁邑有大政大獄當事者必决於公語具郡志循吏傳中甲申量移丞括蒼與豫章驗公均楚黃周公弘禴同官皆名流拙官相得甚歡公事之暇揚搉風雅江山開滌尋補陪京駕部郎駕部主乘輿侍衛及驛遞諸務而船政最稱繁鉅

祖制額設風馬快船以千計夫役以二萬計武庫

支金錢司農支衣糧絡繹江淮天津以中貴輸上供諸物實備非常慮至深遠也久之役夫多虛額而公家之費如故先臣王公問議令歲造如干艘夫役有缺不盡補毋七十年庶積至數十萬有先任駕部者更足其役夫之籍不三四年左藏爲一空公於是議清虛詭士大夫有一家而占二三十役者公所革千餘人仍還王公故例而省直歲解以寬公私兩利即得罪於巨室不顧也又定爲造船之式爲修船之式官出緡錢而不以累軍軍領緡錢赴役而不以累商賈蓋往矣因上船政補救事宜疏下部具覆寢　俞旨行吏部紀錄壬辰擢山東按察司僉事備兵曹濮時島夷竊入朝鮮

朝議所在增兵加餉山東尤急公亟趨省會陳議於兩臺謂朝鮮雖弱我師徂征合彼土著倭必不能據有朝鮮關白行長各擁重兵不相下會須有變柰何聚不逞之徒坐僉靡餉我先自亂已兩臺

韙之又時有議征商抑末以裨軍興者公爭之力所轄故有張秋稅局自公在事始罷履任甫十月竟以留都船政爲前任駕部者所忌大計得調是年兩察推公與閩中李比部多見最爲謎善人盡寃之公故怡然以侍養太公爲樂都無宦情太公病公與弟文學汝楫深夜露禱願以身代蓋周旋子舍者七年太公捐賓遺命無忘國恩旣服除出補沁陽精心吏事不減筮仕時如李奉常本寧所

爲祠記緩賦期平役法時撤歛招流移罷行戶絕餽遺繕城濬隍說經訓士復沁故隷不遠隷汾條上治河八議一一中窾奉有廷命皆實錄也直指新安汪公以冀南道請總河曾公以河道疏請銓曹亦以冀寧道疏請皆不報公以病歸徐補司空郎公堅臥不出多方外之游故從耿簡肅講學金陵遂於性命之旨及是善病出入空玄東三教而一之易簀時屬弟道濟說金剛了義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曰止勿復葛藤手指其心而化所著有皇明史稗四十卷黃河考杞籌各上下卷荒政要覽泖墉記笙音集留樞稿銅鞮稿藏於家憶余以癸巳入都門從公解組歸晤於淮北公豪氣薄着字間不作風塵潰沮態惟自敘船政本末甚具蓋最得意之事最失意之跡也余既以外補懸車公賦七言律四首相慰勞多孤憤不平語余則何能當然知己之感深矣故因長公廷謂之請而傳其

大者如此

舊史氏曰昔人有學文而嗣主好武去而學武而嗣主好少者俞公所事惟神祖耳當公蒙忌而賜玦易及公已見知於當路屢人咯事庶幾晚達而賜環復難可奈何李贊皇云官不前定何名真宰非達識聞道如公幾無以自廣矣

張唯卿傳

記曰七十老而傳謂傳其行事非專傳謂也張唯卿七十壽矣有屬余祝觴之言者公闢而辭曰子知我且知我閱世之變若有言也請必以金石之事夫物固有壽於金石者乎余謝不獲作張唯卿傳張唯卿者名希曾檇李人其先自宋進士圖南以來代有顯者公少而孤育於兄嫂嫂待之虐嘗令鑿冰汲水肌盡裂隣媼憐之爲代汲茹荼嬰苦

讀書不輟島夷之亂公伏匿田野間夢青衣道人扶其首趣之入城覺而亟走賊已尾接公躡間道得脫縋城而上依外親孫氏遂從孫氏理舊業再歲補邑博士弟子以文行有聲日遂時吾郡薦紳先生莫方伯好持名檢斤斤依鄒魯姚參知雋爽自喜尚老莊公兩交之兩先生皆心重公遣子從公遊或友之或師之而參知稱火生交云有子孟端早歲能傳家學公則令徧交諸名士極其所詣曰是安取厲之類我者至乙未孟端成進士爲宜春令孟端既令宜春適學使者御史饒公較吾郡士讀公文奇之寘高等其餘勇猶能使從生退舍如此計公爲邑諸生四十年其餼於學宮者二十餘年其試於棘闈者幾閱月氣未嘗少挫雖以子貴受

天子章服稱封公不謂不榮矣識者尚以爲惜也公世中直遭儌倖而造事有韜世之量孟端既貴

公恥爲貴人父徒步行里門洎如也紀綱之僕舊日之長鬚供事研削者半畝之宮席門委巷但加棹楔而已及孟端沒於官而里俗升沉寒燠之態一無所加於公余嘗謂公以不張飽帆故石尤無力東門之不憂可能也徐公之有常不可能也公以余爲知言然公之子原嘉宗嘉公之孫汝開皆有逸才汝開一出而冠多士公則故吾也而公家故物不遠矣

舊史曰唯卿之脫身登城也時先君子方爲諸生乘城陴守及見其行事云蓋未幾而名籍籍起矣唯卿執友事先君子余兄事唯卿而弟蓄孟端凡受交兩世焉至於窮能守滿能持愁能達皆可爲末世訓矣交謂老而傳者非公哉

吳文公傳

吳文公者字子登名世科里人稱爲瀛洲先生[illegible]之有吳也自唐御史少微公始也宋慶元間自吳田徙巖鎮遂爲巖鎮望族有修處士之行者曰南坡公則南坡公之仲子也公生而早慧嗜書南坡公憐愛之不欲苦以佔畢公益自攻苦同舍生目爲書筒游太學爲大司成姜公所器重名高六館入棘者數矣中歲病輟業歸已輟業每課子弟猶時時技癢誦披所爲帖括所記持經史刺刺不自休也公於孝友蓋天性伯兄均南坡公倚爲家督主出入修息之事伯兄有子公字之倍至恐傷厥考心南坡公病公以身禱願捐十齡益親筭南坡公開九袠觴者交錯公自喜得請命於天而爲所親告人始知之公游道頗廣既病始屏居息交自隱藥裹茶竈間曰今而後三益之言不至於吾耳矣吾其時人哉雖然所愛父師之格言豈其[illegible]

為填也益公自謂於士行無所愧愧以病療禮耳里中傳公有危道得天幸者數事當礦稅事起邑子實先倡望屋平呑豪賈大家爭先厚遺丐免獨易公可順風下勿爲急乃首事者中敗竟無以難公人皆異之公所市鄰人廬舍將徙矣有病夫垂絕可爲構喘故弗徙忽一日病者蹶然起謝公去去之日輒火蓋行屍也守藏者病狂自經其宗人利其家將不利於公公棄之更生公有質庫在豐

官完於烈燄中必有爲善於陰者耶公仲子之璦有儁才交於洪奉常平叔平叔不爲諛墓者余故按其狀而傳公

舊史氏曰世香火矣次公所居機利之藪乃以拙自全哉或謂公始孱弱於法不當多男且壽公竟多男且壽則非拙者之效也夫孝弟通乎神明古記之矣

贈參知沖宇戴公傳

諸侯奪宗孝子收族古風邈矣南楚猶有存者而涔陽之戴爲最著益贈奉政沖宇公自其爲大學生時即以行誼爲衆所推擇司其族政公廉且貞平而恕念里中多訐訟多公逝欲化里人自族始族化族人自身始乃計一年之通亟輸并稅而禀[illegible]德讓風示子姓有悉有咨解紛息爭質成家廟不煩官府環公而居者經歲無追呼之聲無勾攝

之隸亦猶宗法之遺也公諱有光字仲號自號沖宇少有豪慧名工舉子業已入北雍大司成武陵陳春宇公奇其器業謂可張楚幟使竟學適家難至知二尊人念之甚公曰去鄉千里寧能俟齧指乎即日具牒請歸司成公嘉其孝情作詩歌贈別猶以我輩人相期望也乃公已絕意遠遊惟菽水是戀其尊人西溪公倚爲家督內外之事雖復倦勤莫不聽擧公自謂汜勝之書不減賢良之策北

山之詠何如南陔之詩豳豳怡怡甚樂也然書有
種繼有俞伯子叅藩君竟振公之緒云公兄弟四
人友于倍篤分甘共被急難讓肥不顧以奉養爲
足樂親之志若使孝弟力田之科不廢於近世則
公當爲舉首矣公甘淡泊好施予漢南千畝栗其
比封君而布衣蔬食終身不厭一絲綿袍御之
十餘年色嘗若新至於荒有賑急有濟婚葬不能
舉者有助里中稱爲衆人之母公蓋以積爲散非

以嗇爲積也長公負異資博聞彊記讀可等身矚
惟摩腹公指篋中藏書詰其成誦否長公言之易
公怒而譙訶曰狐裘須千腋而温雞蹠非百餘不
飽汝所記者豈古人之糟粕已夫其義方之教多
類此叅藩君蚤歲應南金之貢公將之北上臨分
訓之曰京師俗尚侈靡吾先世以儉德貽謀小子
志之無製美服無購玩物無逐讌會戒此三者長
汝易爲吊矣公所見叅藩君之成立止此而自後

魏科歷仕皆不及待叅藩君銜哀夙木恨切終天
者有以也叅藩君爲西蜀治兵使者有勘定功
天子御午門宣捷告　廟得馳贈三品與京朝卿
叅藩固辭嘗事者成其勞謙之美故公僅贈如子
官賞不酬功亦足嗟矣
史氏曰用兵家立袍鼓之下則忘其親太公有木
而不用其才爲親隱耳叅藩君若有異焉闇闘戎
馬身劇虎穴繫渠魁而獻之闕下此其險巇寧止

叱馭九折坂哉要以戰陣無勇非孝顯親揚名爲
孝則太公之庭訓素矣

處士高南泉傳

公諱年字志遠自號南泉處士生而嶷立風儀魁岸見者神竦唾聲如洪鐘不妄言笑少從兩兄受書長爲吏部驗封郎次爲豐城學博而公以病輟業獨家居翁性高曠喜賓客公日飭酒脯甘毳以佐文酒退而總束臧獲課力作斷斷如也翁掀髯笑曰大兒明經次兒茂才兒其孝悌力田乎漢四科萃我一門矣嘉靖壬子迫倭警公奉翁與安人

避之茗溪日聚群從置酒高會每戒客幸無語倭事懼傷兩尊人心既歸掃故廬之燼輔驗封公葺兩堂以居翁嫂婆甚樂也公嘗往都下心動趣裝歸則翁用背疽瀕殆公禱請以身代至手浣牏厠衣不解目不睫者一月而病良已又數年而翁安人相繼逝公哀慕骨立即歲時伏臘上塚必潔蠲以從晚病足猶扶掖起拜如禮從兄南汀公疾革且二歲孤藐而屬之公公翼之終身曰敢負藐諸

孤以遺地下憂者如日女兄弟朱氏暨且聾顧氏老且貧公餉遺相屬奚氏病公操文禱於神願減筭益之周宗之夫婦夭歿埋田間公出其棺易新者具衾禭藏焉自是內外族涓故人交知無不推公爲長者以緩急急公而橐若洗矣公既好行其德而又先公捐畢婚嫁遂不免貸子錢然券約無獨釐產延名師并日夜督諸子伯氏斤斤好修仲氏元錫以己卯薦於鄉壬辰舉進士入讀中秘

矣公居恒無他嗜嗜異書釀名酒勸古方而不喜習大人先生游客至輒閉戶不與通去亦無所報謝棄老益罕出即出未嘗一御巾車曰匹夫驟貴飭車騎炫鄉里小兒勢去則更徒步如初吾甚恥之故太史君既通籍里門蕭然至今德素如寒畯則公之教也公刱家譜又訪先墓於盤龍塘爲封樹立石其諸昆弟後先塋壙皆倚辦公識者服其敏而有禮公嘗爲驗封公營別墅遣二婢侍公峻

却之有表金壽公請為驗封居間者公面赤揮去
絕不與通又絕不喜言人過聞則辭譏之不能則
撫几嘆息而已是皆古人所難嗚呼宜公之有太
史子也雖然一史官不足以重公子元錫足子矣

汪隱君傳

余讀錢公輔義田記范龍圖所捐田五百畝耳在
慶曆時已為一代創見今新都之為義倉義屋義
塾以振族人者且不貲矣乃其名不出鄉亦有不
出家者太史公曰仁義附富或以富掩者豈少哉
若乃小宗有專祠士庶不寢祭庶幾禮所謂治宮
室先立宗廟者三吳右族多闕如而新都之君子
克舉之矣豈非漸於紫陽之遺教乎余所聞汪隱

君雅和可通焉君少而孤其大父環山公子之環
山公有子敬環則君之季父也與君同受學學成
環山公為治裝趣二子游南國學君辭曰不有居
者孰樸家乘焉用是飽業為蓄以韋布竟其世不
收步為君有心計能椎心任人所至以廉賈聞嬴
[illegible]過當或說之曰試馳而之五都五都之豪可鞭
[illegible]曰豈其逐什一而忘丘壑哉吾息矣
[illegible]付絕編不復出先是歲多大賈其俗嘗

數歲不一二歸既歸輒復出老不得休而輒同然故
君之憂息也人以為達君修息由筆一二有心動間
關歸省環山公環山公故不有及旬云亡而見含
得無憾也即痛指之誠不篤於此已平生口不道
人過嘗其急人之困尋無難色攜孤甥若方生者
贍妻黨若聞生者周恤塾師若黃生者保持某醫
之窮而遷謍者經紀某友之喪而無殯者施藥
以療貧人之病者設粥以活饑歲之饑者輸穀以

佐縣官之賑者所費錢物以千百計至於為宗人
立義約歲入子錢吉凶之事輒是乎給之又倡族
人建宗祠與族眾獨有祭堂之役輸與崇飾則新
都徵以此為重而君知重之矣邑侯江右劉公旌
為善人樟樹表門君已即世傷哉君之子太學啓
基問業於余甚久往余從白岳下山訪君於環山
體貌其甚粹一似靜者且自言曾受道於葉氏風
氣錄術業有緒已知為啓貞之術業去不竟學

有意乎其尊生也而僅得中壽獨其事有可書者
故因啓基之請而傳之君名丞煦號纖環居士諸
世次姻婭生卒之詳弗具論

韓太公傳

盧龍韓公鵬南筮仕爲青浦令有異愛於民已移治長洲復然客有徵公治狀者公曰余惟服家大人之敎以服官也誠不敢隕越以辱淸白他何知焉於是識者知公有賢父然太公實未嘗至兩邑手誡自遠嚴於過庭無何公以內 召爲尚書郎即趣歸省覲甫朞月而太公卒兩邑之民聞者爲哭罷市繭足數千里負芻馳於門尋臚太公逸事

及誌狀請余爲傳余久庇公棠蔭當太公壽日曾爲歌侑酌者茲奚辭按公諱應箕字希臯號南玄居士先世籍趙城永樂中始遷平盧五傳而爲太公父龍灣公以倜儻尚誼聞舉三子伯爲御史季任巖邑而公獨以逢掖老晚以貢入對大廷迄不仕雖用子貴受章服一再御之藏笥中耳當御史公出按青齊太公醼筆授之曰此南斗注生者也爲老親祈壽無逾此御史銘其言按獄多縱舍活

活二百餘人其最季亦然兄弟政成歸率歸功太公公爲引滿故青浦長洲神明之治人以爲有縣譜甚秘不知韓氏之家傳止平恕二字也太公旣不就兩邑養日率親故置酒高會短裘皂帽浮沉里社間而數數問南來使孺子飲與水外復何事至斥產貽之以佐廉長洲上計爲天下最當得臺省會失時貴意僅平進太公聞之喜孺子惟不瘠赤子以媢當路也淸華半席何足繫志士蓋父子

間守道恬進類如此公家世本素封以累宦推業然行其德不衰疎族貧交滌荃待火者甚衆有負責者焚券不復索搆宗祠修世墓籍義塾動費不貲無幾微惜色天邪孝友事御史公如父卒之前數日猶經紀其後事以孤侄托之子遺誡諄篤臨逝不亂凡公所爲長者行甚烈悉孫宗伯誌中不具載獨鵬南公六年宦遊一日歸侍歛含自躬纖髮靡憾循吏孝子之報如此吾吳人所爲哀慕永

愚者庶可釋哉有丈夫子四人皆傳家學鵬南公
先顯鳳羽鴻逵駿駿繼起公爲不亡矣
舊史氏曰以余聞韓太公文武材也積學不試白
首逢掖晩受賜章稍通顯非其志也公雅精騎射
自後黃老之祕悉紬之腹鈐常出兩婁需於劇盜
手有古劍客風而嗇精自藏不露圭角又何穆穆
也至於釀元氣崇世德如築九重之臺日加層累
容其上而隆隆不至於天曷止乎彼以簪組門第
爲足夸者陋矣

李太公傳

靈盍李太公以子給諫尊尼貴再徵綸衮列在夕
卿而世稱康義先生最著蓋公之沒而公之友少
司空鍾公左方伯槙公皆一時偉史節其二惠錫
以嘉名私謚之核嚴於國典者也邁邁名胄更僕
不詳厥考廣文公爲善於陰可書厚德錄公其大
子蚤慧有聞以病足輟業青紫道絶黯然自傷寧
爲博徒游呼盧豪舉旣受廣文公誡乃舍撝而事
修息貴用温給以厭賈名居久之厭其纖趨本務
所外遂用其心計專力田功胼胝作勞歲入過當
甘脆於是修脯於是上以奉親下以教子經師人
師就其埶者趾相錯也謂尊尼兄弟曰孝弟力田
科吾將老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爾曹勉之哉蓋
至尊尼以魁士名臣嗣而延長詩書之澤恢弘廣
文之緖者公也旣蕆旣蓤豫有豐年李氏之農乎
公雖不多誦讀而賚性朋敷內行純備執喪孺慕

哀感路衢辭腴取膏產無常主迎養祖姑耄耋盈
護內外仰以舉火者無數赴人緩急惟力是視𢇁
無德色嘗行游道上遇一隷臨橋而覛朱提有失
不勝主人榜掠魚腹是甘公探懷中數鍰授之𨒣
於脫屣廣文公官靈壁今上謁臺察公攝莞庫有
客託爲御史父乘傳相過者騶從甚多覛瞻有異
公從屏後窺之白於廣文公曰此盜也當嚴爲備
大集游徼吏卒踐更𧄼衞刁斗之聲竟夕不歇客

解去無何有刼富家劉氏千金者客矣邑大水無
所洩客有爲公言者公曰濱海之區以水導水何
患其塞時方歉次即取第上盤盂爲喻決盂則盤
受之決盤則盂受之比決盡則無水矣吏以此法
行之瀦漑數百頃始相歎服鄭白渠在乃公盤盂
中其膽智多大畧如此公課尊尼兄弟不爲小慈
聞說古今時送一難老宿心折尊尼筮仕邢臺公
扶杖送之郊皆諄諄六廉語謂公不竟學乎可不

可也姻媾卒葬之詳具少保魏公埋誌中不復列
史氏曰入觀定出觀變爲學日益爲道日損自
變生也太公仁心爲質蘊義生風其遇事也應手
輒辦改步必雅修討然之策而不滓精汜勝之術
而不椎慕原郭之俠而不横食義方之報而不驕
既彫既琢復歸於樸緒言遺教大亢厥宗天之祜
善誰其能亘之哉

郭太公傳

夫清白之澤遺之於子治縣之請受之於父固有聞於史矣至若循良之與隱逸潛見分鑣而貽厥之與紹聞淵源一貫則孝友為政施可及於國而學道愛人訓可移於官彼為卓魯之傳而不本其所自者非世家之體例也作郭太公傳

太公者廬陵之篤行君子也自其少嫺於文詞試必傾其曹偶食餼射宮與省試者十再得而失者

至於再至於三始以歲貢赴禮部再應　廷試擬以教職候選而是時治郭氏易者已百餘人皆一時之選公念即廣文所造士寧復過此乃絕意仕進與有志者講學西原山中揭夫時時覺念念止之義或難之曰不近於禪家止觀乎公曰吾所謂覺者孟氏之集義吾所謂止者周子之無欲蓋於倫常事物中求心體而非若止觀者之離見聞覺知外求空寂也識者以為傳習錄之註腳云公嘗謂講學者使人悟不若使人信故細行不矜力追古道恩撫孤任處事孀嫂後生小子正容以對之罔敢以狎進族黨里巷聞風顧化片言解紛凜於公府所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者人十年如一日也諸子以文行稱而次公成進士宰莆田三年不以一縑一錢進廉善之教所服膺者深矣先生既沒而庠士請祀之暨宗修

神廟實錄轉遺書者以公入隱逸傳公名某號某

太史公曰宋時之為濂社也鄉黨有為不善者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吉水有御史大夫鄒先生今之端明也而太公以一貢籍希其開能令學者宗仰無異循非篤行能不為所掩乎且聞太公賦詩數百篇有堯夫擊壤風吉水先生慎許可而稱說先生不啻[illegible]宛然濂社故事甚矣其有似於堯夫也獨我公之宰吾邑兼六廉三善而有之不知始溫而仕能辦此否請以是為郭氏世家

星海潘公傳

諺曰曲如鉤爲公侯直如弦死道邊以余觀於星海潘公可慨焉公自在馹宮以博雅籍籍稱名士中歲舉賢科官博士者再同時儕偶有名者都致身日月之際公才不後人官不先人而落落青雲竟不自保以侘傺死此海內憐才者所爲五嶽方寸也跡其生平坦衷負氣無柔腸媚骨與人交洞見底裡酒後耳熱掀髯抵掌或獨往獨來突兀自

致百人亦見千人亦見彼脂韋窺瞯察見肴睫囁嚅進語者反謂公爲狂公乃逢人輒作莊語非狂也婁水王文肅嘗一見公而奇其人東阿于公則固公之師以畏友目公矣公爲博士時視學監司杖公以所爲詩屬公評公曰落韻詩不足金石請更之監司大以爲恨公之解官繇此余友黃明守令慈水中考功法語牽公公既歿數年黃訪余菰蘆中黃曰公不負我公不負我此足以志之矣若乃市義好修之槩具公子震關狀中前令楚黃金公者以尊賓饗公邑人士皆稱服所謂鄉先生歿可祭於社者非公其誰哉余受交於公最晚而結山中之契公既歿又習於震關者數公爲古之遺直其世美不墜有以也聊敘論如此

太僕弘齋林公傳

嘉隆間吾郡之以庶常起家者四人陸文定尚寶
若乃朱司業彙玄之博雅陳太史伯求之孝介皆
坎壈無祿宗祊若掃有足悲者太僕林公最後起
雖以宅憂輟業不在承明著作之廷抑其致身九
列疏恩三世登年載德天廸子保得全全昌公復
何憾而猶以未究公之用爲惜嗚呼此可以觀公
矣公之先上海人徙華亭爲華亭名家公生而早

慧駢語響荅舞象時補博士弟子員試輒高等受
籙學宮使者許以國器年稍進顓門明經師郡中
治詩者多稱林氏學徃徃有與公同朝者會有家
難身自對簿終不以雀角遺封公憂事旣得直益
肆力本業名燕起辛酉舉於鄉戊辰成進士選翰
林院庶吉士徐文貞猶在首揆以鄉里後進屬意
公旁問公曰不若桂玉乎公謝幸自給朝夕卒無
所濡迹時論重之時同館二十有八人皆天下之

選一時輩流以文章自負一日太史諸公俱在
穆皇帝推擇望臣爲教習師濟南殷文莊好談文
章西川趙文肅好談理學公兩爲服膺而尤注意
於西川每有所問必書之簡曰吾向爲人師今乃
得師耳庚午丁內艱服除授禮科給事中公自念
出入禁闥得隨事獻替主恩不薄何必廻翔公焉
足重乎所條上皆天下大計

上初即位公進聖治十二箴

上嘉納焉又請正文體禁士子讀非聖書督學使
較士必一歲周歷其幅員遼遠者若南直之江北
以屬按臣湖廣之湖南肅東之瓊州以屬巡道良
便又請大明會典詳議宗藩事例皆有　詔允行
尋轉兵科左至禮科都給事中公在兵科議軍政
勾補比試操練皆洞晳夙弊其巡視京營也議廣
召募置選鋒均糧餉勤教演等十餘事具公奏疏
中甲戌　冊封荆藩　荆王觴公以俳優進及吳

篤不已公若弗聞也者山居三十年未嘗以子公
入長安日與相知者舊爲酒人游意諧如也公戀
俗之沈以營池臺教歌舞飾舟輿蓺城獲爲士大
夫四戒終身守之城南一畝之園花竹稍具竟棄
亦有其慎如此公又有遺於吾郡者二事金山衛
去郡七十里魚鹽所萃用是多盜藩者欲改衛爲
州公遺書兩臺謂改州必多設官多設官則掾史
胥徒一時驟加官所治者少而掾史胥徒所擾者
大且屛守之役時詘舉贏非計兩臺感其言事遂
寢胡中丞執禮議官民田出踐更錢爲助每七十
畝加一金公固爭謂蘇松歲輸縣官以百萬計民
力餘幾觀安得重困且一絜爲令有日益耳民隱
謂何卒減十之七徐文貞嘆曰仁者有後在此舉
矣公性至孝居喪孺慕哀毀柴立待宗黨有恩割
上腴百畝以贍青衿三百畝以贍族之貧者族有
有節婦以貧故不能自聞公語憲大夫表其閭有

蜀爭荊州事公正言止之荊王改容謝丁丑分較
禮闈得士爲是科最若大宗伯臨朐馮公少宗伯
高安敖公問鄉南城鄧公中丞濟河房公方伯涇
水趙公皆當世名碩人以服公鑒裁焉以資望擢
太常少卿園丘禮成公受命將事有白金文綺之
賜方見柄用公深念時事有所不可數請當事者
求改南爲迎養地當事者知公有意遠之也竟白
王爵改南通政尋晉太僕卿大僕署在滁山川清
遠公討求牧政之暇與士子揚榷文蓺又斥俸羨
修治平山豐樂醉泉諸名蹟蓋悠然仕隱無熱慕
云壬午　皇太子生覃恩追贈祖父及父俱如公
官蔭一子太學生未幾丁封公艱公既歸忌者遂
乘間蠹公
天子未嘗賜公環玦髮盛年直須時復耳而公已
堅臥不出前後中丞直指使者惜公才剡疏無虛
歲遂昌項黃門特以邊事薦門下士之當塗者勸

從父當公徵時佐豪家掎托公父子既老貧甚公迎養畢世且厚葬之不問舊怨公以詒貸子錢馮太學太學坊其家無有知者公歸所貸有加焉曰人有德於我者不可忘也公昂藏伉爽矜莊自置動循繩尺恥爲末俗夸毗敦尚本實有先民風範壽七十有五易簀之前擘畫家政細碎事皆可傳守幾於無怛化者憶余爲諸生時方伯莫公甚愛其幼子且委禽宦家有日矣其家用婦言中格公聞之竟以女室其子託孤之義終始不貳余以此多公而入史局後以後進之禮事公公亦數引爲忘年友謂相識晚也衷簡肅自南司空入都時唐宗伯揚宮論尚在史館與余郊迓之簡肅者吾郡守也語次詢公起居無恙尋論公去國事曰諸黃門長上疏遁爲先者江陵時有疏出同舍生手而惜公名當時以此爲言觸今白矣嗟乎此海內所以惜公而公終不以自明也胃君仁甫既徵之於

當世作者而猥及於余余逡巡不敢應甚三載而詩諾責不休則亦以余爲能知公者耶公名景暘字紹原學者稱爲弘齋先生前史氏曰古之賢者以人事君不必出於己林公既墜臥老矣先二歲聞敖高安揚則哭之慟已聞馮臨朐揚則又哭之慟若曰今而無以報國也豈顧私門哉宋王旦張詠皆有門下士哀其遺言厚德以傳於後假令兩君子不先公歿足任此矣𨒅斯以觀公又何得無慟雖然公之不朽者自有在矣

漸川兄傳

按譜余家厥初爲汴人自扈宋南遷更居華亭上世有官一公始著數傳爲恩賢恩忠恩賢又三傳至晃爲毋姨錢氏後襲其姓又三傳而爲余兄今廷評漸川公公仕於

穆皇帝時上疏曰臣學幸以幽介待罪刑曹遇明恩寵錫封章先施臬壤惟是宗系之宋亞先臣有緒言焉不勝嗚咽且懼春秋滅鄫之譏敢請於是有

詔復故姓事具家乘中公世有令德自先伯父靜軒翁以孝廉文學稱然困名場者數矣公少善病清羸年十四猶讀小學靜軒翁謂所善友包齋顧公曰吾爲青袍所誤不欲復以苦是兒令守家教鄉里稱善人足矣乃顧獨識公謂必國器第覔學及見其成不晚也公以此獨稍治舉子業居久之御史南溯徐公號人倫鑒有所鍾愛長女而難其配一日過靜軒翁見公卓犖沉遠必奇之試

以文搖筆立就多出人語即靜軒翁亦不知公學成乃爾也於是徐公謂靜軒翁曰非此子莫能當吾婿非吾不能當而子師遂納公甥館盡出所藏書授公讀而更爲揚榷大義公遂覃精著述寒暑靡倦舊痾間發則書數字百餘置坐右終不輒業病亦不能爲害而名大起諸生間更庚子歲遂領鄉薦是科也最稱得人余家則公及五泉公郡中則今宗伯陸平泉先生而下數人皆相繼脫穎去而公與今養廉馮蚴齋先生一二輩凡幾上春官不過中復丁　靜軒翁憂痛念以采翰故不蚤事祿養至乙丑歲公乃歎曰固也先君子不苦我學幾復爲所誤遂謁選得河南歸德府司理公素慈祥愷靜且久諸生間稍嫺人情世故涖官行法人無伏杆寃罷牘尤特重斷罪當其有所平反輒栽自持即貴家請謁兼降上官示以旨亦不能奪也時御史李公廉巨惡若干屬公考訊公鞫之乃

爲怨家所中者即疏其寃狀并怨家畀豪白之老
吏聽請兩端恐重忤直僮意公叱曰吾豈以三尺
爲豪民報仇者耶不大創之亂法卒白之請無辜
得盡出而挾讐傷人者抵罪郡中大快李公以公
爲能遂令公悉行按郡縣事政聲籍甚焉白蓮倡
亂既獲有司引繩批根頗爲平民累太學胡大案
寧陵巨族也以蒼頭與黨羅入獄獄已具公廉
知其情爲三詩於郡將得釋公遷行生追送於疆

贖以金幣公怒叱之生大慙感泣而去視郡篆郡
中有富室無子族亦無繼嗣者而婦寡頗不修內
行家僮爭產訟於郡公乃勒婦得從父母更嫁而
以其夫家之田贍學宮以其所居爲義塾一講院
二諸家僮俱以法遣人服其詳當又某縣有巨室
數十人上書告寡婦淫行宜去公訊之婦有所生
子年可十四五詞與族人不殊義不能玷污祖父
乃使母子共繫一室且習言數日後聽族人繼婦

祠墓矣及更出訊之是子持母哭叩頭爲請命公
於是令幽冥之既二載其宗人相率拜請稱歸邑
改行遂爲母子如初其頗人情類此屬有　藩府
藩府例有子粒收而無賴者從中爲奸往往縮其
出而倍收其入小民不能堪要結相抗上書撫臺
動至數百人郡守下其事於公公爲立法稍寬子
粒額令收者自運於是藩府與小民兩便之羣聚
者遂散視篆某州州故有里役其器皿驢騾馬匹

之類畢役日悉歸之官其代役者更自置至有破
家者公定制滿役之家即以諸供應具授之代者
自一甲至十甲周而復始州置對簿官不得漁獵
民甚便之上其事於撫按撫按檄諸州縣悉注爲
令甲他若均田平賦皆稱是臺章交薦凡七疏乃
以治行高第擢爲北大理評事　朝命贈靜軒翁
如其官贈母夫人潘氏配徐氏爲孺人當是時公
經略已露一斑而當事諸公將不次用公尊顯有

日矣乃公急流勇退思靜軒翁雅志遂乞休歸歸
而閉門教子厚洽宗盟施德鄉里日與二三先達
結社林泉有以自適庶幾樂天知命者耶公至性
篤於孝弟事靜軒翁備禮色養居二尊人喪哀毁
骨立公始卜葬郡中有大姓走幣豫章致堪輿家
黃翁且以百金爲壽公亦往謁翁見公寒士乃謾
爲大言嘗公公曰此身非我有有可以實地下者
都不復恤黃翁乃愧謝卒爲先生行營善地既報

以兼金翁曰君孝子也夫某氏之子雖金多顧嘗
使坐客與吾同飯吾熟察君意殷殷一蔬食必與
老人俱是吾所以見君孝情者也卻金而去乙未
公堂弟宗孟夙於盜時舟人兄弟俱被傷公聞變
心動且思曰盜不過劫財耳寧忍毒至是且舟子
何與焉其以同難也窮治之果獲原鏹與兇械抵
之法公又撫其孤娶幾四十年今聶氏以節顯而
其子士鴻用公教成名士矣靜軒翁沒有所遺產

悉以讓見雪潭公弟養訥公且育雪潭公二女爲
之擇配洽裝而德養訥公二子倬綱傳紳並至成
立各捐貲以助其婚娶復給之以田宅皆世人所
難者族之人待以舉火者甚衆歲時問遺不絕於
路遇婚喪時爲傾橐於所窮交解衣推食了無厭
色賑窮恤乏旁及閭里脫驂助殮施恩不報島寇
之亂士大夫鄉村莊舍一經焚刼居民隨取其餘
公兩莊米穀布帛不盡於寇而盡於鄉人里甲廉

知名姓具以白公且訟之官公憐而釋之所全甚
衆然公攜家避寇嘗一宿村舍中宵心戰亟登舟
人皆怪之俄而寇已幾躡及交於室獨公家不及
於難實有天助矣公有二子長傳緒次九皋初公
年四十餘無子忽所置某氏女者姑蘇人也入門
其父母辭去公憐其女有所悲結者問故蓋嘗受
某氏之聘以貧故更鬻身將已渫更公亟召其父
以女歸之日即至詰旦玷爾女名節并以簪珥與

之俱不貴所貧女家感泣又徐侍御季君午泉胥
子允治其所生母不敢舉潛溺之公聞急救得免
因撫養成立未幾公以禮聘側室徐氏而竟生二
十皆儁才可謂陰德之報云傳緒垂髫時遊郡庠
以文在漢唐之際生福孫俱蚤卒允阜即陛宗伯
胥博洽好古恂恂醇厚補博士弟子員今爲太學
生弟其昌曰一家之中必有宗老敦詩書服孝義
爲族人領袖若漸川先生之於吾宗屹然典型矣

豈非子弟之厚幸乎然先生位不稱才厚修其德
而薄收其報猶比不遇之士余以信其後之必盛
也其昌於宗人中尤辱先生白眉之奇本與先生
長子伯長所謂傳緒者同起童子科鉛槧從逐形
影相附中道而伯長夭歿余殆不復鼓琴毋思之
未嘗不泪沾襟也志欲采伯長遺文序行於世力
未暇舉獨以所聞先生遺事百一不可以不傳者
錄次如左以備家乘之記錄云.

許配汪太孺人傳

神宗朝相門家法之肅雍吾師許文穆公最著沒
之日家無餘藏公有四子析田廬爲三汪太夫人
出者各授其一汪太孺人出者兩子共其一非析
之法應爾也詘於力也然公捐館及今二十餘年
兩幼子各成立能讀父之書能師公之儉世載其
德曾不墜其家聲則太孺人之慈訓居多文穆公
之刑于貽厥遠矣太孺人者汪氏即太夫人之從

妹生有巨雷繞室之祥端淑聰慧動應女史文穆
公中年悼內始襍家乘嘖嘖如也文穆公素廓落
不問米鹽細碎又好留客牢醴取非時應聲至太
孺人能咄嗟辦方爲宮詹時令携家屬入都道遇
貴人巨艦薄之險幾覆太孺人曰此奴輩自爲
意氣耳令沒人詣諸主者主者愧謝人服其有智
文穆公居政府十年太孺人佐之約束臧獲庭以
內肅然不聞人聲文穆公嘗買田陽羨俟明農之

日將家焉及以爭定　儲事歸且償初志太孺人以為此及身之謀不能百世盛衰何常客子多畏不如安鄉井守墳墓便文穆公領之議遂寢逮治文穆之喪幾欲身殉汪太公諭之曰其若藐諸孤為人魚肉何始受命强起啓戶開滕徧召族屬融其篋以明文穆之無偏私有以太孺人所居第當屬嫡長者太孺人曰此一第也而共居何復言乎必有覬之以為利者直於官可也旣伐其謀訟遂

已相臣身後之卹蔭一子中書舍人時立禮方在襁褓旁人交搆其間異議紛起太孺人聞之畧不動容曰此有朝典非可以力爭也後卒歸立禮太孺人持正知大體類此至如訓兩子敦望逢年嚴明整肅為擇人師無狎友諸子婦皆里中大家太孺人御之皆以禮晨昏定省無少假借如賑嫡女之困治庶女之喪不知其非己出也其助文穆為德於親故者不勝書書其大者如此

朱母程孺人傳

司馬子長不為婦人立傳但附書其事耳政婦以俠陵母以智其得書固也巴寡婦清為財雄者而次於范大夫之後何哉夫以匹婦修縣官之急至天子為築懷清之臺國體褻矣斯史家之微文乎國家令甲婦非以節烈聞者不受旌書非從子與夫貴者不受　制書豈不一洗漢事之陋哉朱母者故奉　恩綸封為孺人者也作朱母傳朱母者

程氏封徵仕郎中書舍人上國朱公配也程為學士篁墩公之裔朱則徽國文公之裔世相嫁娶如朱陳村孺人生而有文在其手法當貴孺人考文彩公難其配心奇封公竟歸之兩家俱素封孺人入門能黜綺習以荊布從事即貧家女不啻也封公少有遠志意伏首治一經孺人篝燈佐讀即寒士妻不啻也封公至孝常割股啖父竹亭翁而孺人所以孝事翁者與封公等又以姑金孺人不

遠養爲恨歲時饋祀不勝愴悽若有聆聲妯娌宗
黨稱之曰孝婦孝婦云竹亭公揖館舍封公旣免
喪以家之多故不能竟學將遠服賈遣廻其行孺
人察其色曰男子生而桑弧蓬矢安能牽於帷牆
坐隳先業不有行者孰任化居不有居者孰操家
秉行矣毋顧內也於是封公得壹意修息淮以南
江以北漢以東遊歷且徧每數歲一歸歸浹旬輒
復往而孺人所拮据纂問細鉅莫不贍舉中歲遘

疾或強起治家事或臥而治之家人少瞰其約家
事輒饋孺人嘗曰行子冒霜露涉河山廉取贏羨
而胥越用之是漏巵喩也於是家大饒裕施及州
閭矣孺人奉西方之教常齋沐諷經以慈儉爲寶
里之人有逋租者積息鏹者度不能償或反顏詐
語子姓常能怒孺人力止之甚者更以酒肉金帛
慰遣之語曰傷觀輩迫觀守有怒乃濟可以覘母
儀矣孺人有丈夫子三人封公行役幾於呱呱弗

子在乳哺則孺人母之離襁褓則孺人父之師之
祖督甚嚴無敢踰犧視其性質所近士者士賈者
賈各有成立諸子孫若婦每旦詣寢門問安月朔
望率而朝祖廟門以內斷斷如也封公年老土思
始稅駕於里與孺人白首同牢三子逓視膳奉觴
就無方養而家用仕於朝供奉　秘殿會　儲宮
冊立　覃恩京朝官得疏　恩父母孺人妯翟車
茀裳式慰瘁劬云先是孺人家數見異徵有伏鶵

一生三卵者有巨蟒夜蟠軒窓孺人亟拜視即逝
去者有烏巢園亭之松上羣雛次第相反哺者占
之者曰雞三卵將雛兆也蟒逝者慈懾暴也烏反
哺孝感之徵也蓋物推竟爲祥而邑中烏反哺之
歌最著未氏之盛豈虛哉孺人後封公兩歲卒年
七十四卒之日無恨化諸子若女若婦猶能誦其
遺言外典所云慈善根力壽盡乃見信矣孺人細
碎事皆可書不具論論其大者諸生卒子孫姻婭

之詳具載狀中

內史氏曰余昔簪筆承明掌　綸制則閣學相戒曰代言有體無若諛墓然蓋其餘也雖然志墓有不愧者以此爲　制辭何諛之有朱母之　制辭故在余本其意廣之比於范史則鮑太君傳近之矣彼懷淸之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督同杜公贊傳

桓桓將軍忠廉勇義昔鎮三陲奇功鮮二歌凱獻俘告成欽至史不絕書府不停　賜蹀血窮邊角巾私第

帝鑒忠勳拊髀興喟鄂國汾陽適當吾世含毫削牘用書厥事作杜鎮西傳

榆林杜公者贈特進榮祿大夫右都督漢之季子鎮西將軍特進右都督桐之母弟鎮西將軍都督僉事文煥之季父也少英偉慨慷負氣節不嗇貨利尤善騎射矯徤如飛人咸以飛將目之生二十九歲襲職總旗例加副千戶非其好也浮湛里中且十年所廵撫賈公仁元擢守魚河即巳穎脫矣都尚書石公星聞其謀勇推守寧塞營寧本公梓里公行法無所徇人咸畏服時酋首火落赤台吉亂內訌公日謹斥堠嚴譏察常於道上遙見一人

於衆中令左右械之曰疾覘而卻步必間諜也致
詰之則所謂劉應隆者以罪投赤為之覘我虛實
遂請諸當事磔於市赤聞應隆死為之寢謀甲午
八月赤復糾大衆謀犯寧塞公曰彼衆我寡恐其
侵軼我也曷先出不意以制之乃統驍騎出亂窯
澗直薄虜營虜恃秋高不為備忽見我兵至遂亂
衆擊斬虜首十九級虜復糾套長吉能大衆入犯
定邊鹽池公從鎮守麻公貴為前鋒與虜大戰走

之擢領正兵坐營中軍二月麻公復出常樂塞公
以兵從令部將王寵等先諸軍殊死戰斬虜首八
十五級覘各營不啻過之三月出清平東擊火落
赤等公身先三戰斬首二十五級奏凱而還四月
虜入寇保寧堡公將輕騎赴敵斬其名哈走之六
月奉 勅進署都指揮僉事充遊擊將軍管叅將
事分守清平路八月鎮守麻公檄調公將親兵出
常樂塞逐虜臺龕山公從便道直薄虜營大呼虜

驚散遂斬其從虜十有六級而歸虜不敢逼吉能
恥其酋長屢敗遂糾衆大舉入犯寧塞長驅數百
里分兵抄掠將入環慶公提師馳援至葉家岔與
虜相接為陣時虜勢衆而鎮兵道遠未齊人甚危
懼公躍馬誓衆賈勇先登合戰十餘陣公師益奮
無不以一當百虜扶傷遁去棄所擄掠萬計陝西
巡按御史林公奏公血戰以少破衆忠勇為諸將
冠十一月兵部敘常樂功有 詔陞實授叅將照

舊管事仍賞銀二十兩丙申二月套長吉能謀大
舉巡撫事公春先鎮守麻公貴檄各路出勦時虜
已有備公將本路兵出清平斬虜十五級公不悅
謂諸部將曰虜今見我獲級歸必且弛備可再一
出須大獲焉乃令部將李義等從波羅堡繞出虜
便多持火鼓夜犯虜營虜果不備遽驚起公統衆
繼至合兵大破之義等逐北至單樹梁又斬虜首
四十五級酋長哈指徙慕李公與總督李公汶開

於
上上詔兵部議敘[illegible]加陞副總兵職銜丁酉六月
酋首莊禿賴明愛等七台吉大舉入犯延寧永與
諸將進公桐再鎮延綏統兵往禦相持者二
十餘日特進公屢出奇兵擊虜虜勢怯稍稍散去
公聞報趨援與特進公合擊之公挺身而前斬其
名酋七級禿賴等相顧錯愕曰杜家兄弟兵勁不
可當遂遁還七月兵部敘葉家岱禦虜功奏 旨

厚加賞賚十二月協守定邊副總兵[illegible]總督李公
巡撫王公見賓交章薦公奉 勅以原官協守延
綏西路戰剳定邊營節制安邊鎮靖寧塞諸路已
亥二月甘肅巡撫田公樂鎮守達公雲拓河西地
築松山爲內固而套酋方謀擾功 詔下令延寧
分道邀擊以牽制之時公方赴西路道出安邊適
奉鎮守檄令公出塞遂揮兵出安邊口仍檄協屬
分道搗勦公適與火落赤遇赤已預備擁衆四起
扼公公身集二十矢勇氣益倍赤亦不能敵遁寧塞走
其斬虜首三百六十有一級虜獲尤衆功爲一鎮
冠諸將無不推服焉四月酋首鐵雷等入犯寧塞
營公率衆斬其前鋒走之閏四月火落赤等入犯
寧夏安定堡而花馬池副總兵李崑被圍甚急公
曰延寧雖曰二鎮實俱
天子封疆且吾兄方鎮寧寧去安定遠而定邊去
安定近余敢不恤同室之患而急在原之難乎遂

飛馳赴散與大虜接戰者兩移晷殺傷過當而安
定圍解寧撫楊公時寧以奇功奏 聞七月火落
赤等謀入犯公遣輕騎出定邊塞至明水湖與虜
戰斬其驍騎走之八月赤復糾鐵雷等東犯寧塞
公馳援轉戰至關門墩走之九月套長吉能太舉
入犯延東高家諸堡直薄葭州而雷赤等俱率衆
東蹂吉能大掠延東岌岌 朝野危之公乃請於
總督李公願以本協精騎直走火酋巢穴以牽其

勢季公壯而許之公將兵夜出定邊塞直擣雷赤
二部所殺傷不可勝數雷赤等適自東路歸率萬
人追襲公後公返兵與戰終日身集數矢而氣愈
厲虜不敢逼遂揮衆圍之時行糧已盡有以渴膠
進者公揮去曰衆皆渴矣吾安忍獨飲乎於是衆
益感奮咸下馬爲步陣奮擊虜圍解公馳斬其名
哈三級雜虜五十一級虜乃燃狼烽還集寧虜宰
僧等部與雷赤等合復圍之而公兄桐聞警自興

武營馳至虜遂解圍追去全軍而歸庚子六月鐵
雷台吉大舉入犯磚井敗之其年請告歸臥三峽
別墅甲辰以總督李公巡撫孫公維城紹雲鄭公
汝璧交薦奉 勅以原官協守延綏東路九月炒
忽兒等七酋擁衆入犯孤山之紅崖公先驅與戰
虜衆雲集公繼至不再合而斬虜名哈十二級奪
其駝馬甲仗過當復追擊其二旗炒忽子以奪旗
中矢火虜遂號哭遁去先是公屢出塞破虜虜不

能支虜每入又輙失利去虜中畏公曰杜將軍勇
如虎狼吾輩當謹避之因號公爲紅狼公又以其
面赤故也自是知公守孤山乃相戒曰是紅狼公
出矣吾輩不可輕犯乙巳九月延綏鎮臣缺兵部
以公爲首推因奉 制勅以右軍都督府署都督
僉事掛鎮西將軍印充總兵官鎮守延綏公以酋
首火落赤數爲邊患雖於往時數敗赤顏搴於節
節不得一大創今專鉞在我時哉不可失也因與
師出安邊塞俘其部虜一百一十有二人因而問

之罪赤悚懼遣使請如約受罰公不復赤害甚乃
轉說其嬸母切盡比吉并其兄弟六台吉等爲赤
請罪公始受罰釋其俘丙午四月火落赤憤俘虜
之恥遂聚衆謀內犯公飛馳迎擊於安邊塞下公
身先士卒援枹而鼓三軍奮勇轉戰三十餘里從
午及酉至明水湖虜合衆自固公張兩翼夾攻之
虜遂披靡四散共斬其名哈以下二百四十有七

級所殺傷尤衆赤恚甚欲自剄遂發癲右膂[illegible][illegible]
總督李公廵撫鄭公露布以 聞五月中路酋首
擺言太台吉等乘公西征兩犯保寧公聞報棄大
軍輕兵從間道赴擊之太等不虞公至倉卒四奔
遂不能合公揮兵斬其首虜五十九級七月太恥
倉卒致敗復聚衆保寧塞外欲潛入掩我不備公
與廵撫涂公宗濬議欲逆擊之於塞外時公任都
司僉書文煥自安邊 予告在里公命文煥將千

騎爲前鋒公率五千騎後繼出塞數十里太統衆
虜迎戰文煥督衆賈勇奮擊十餘陣斬虜首四十
六級會公衆繼至虜遂狼狽北走八月沙計等七
台吉入犯高家堡公曰鎮城至高家幾二百里而
遙馳援必難驟至不若直走其巢而邀其歸路此
孫臏所以勝龐涓也遂出常樂塞命子指揮僉事
文煒將健兒二千人爲前鋒公統大衆繼之至塞
蛇井梁適遇沙計自高家路歸短兵相接喧呼

擊動山嶽至曉斬其名哈墻大以下六十六級獲
砲所獲無算十二月薊鎮酋首煖兔白言等爲[illegible]
患當事苦之
帝正急畿輔而鎮守左都督尤公繼先又以收夷
丁過當爲總督蹇公達所糾參於是奉 勅移鎮
薊薊當承平久兼以重守諱戰武備大廢將不知
兵兵不習戰公乃喟然興嘆者久之因遍廵各路
嚴加選練如法者輒出橐中貲以犒之不則以軍

律從事所至自褁行糧不取行間一菜苞苴屏迹
廵撫劉公四科稱公曰武穆有云文官不愛錢武
官不怕死今乃兼之乎戊申四月兵部叙延綏建
安前後功奉 勅賞銀三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
六月遼東虜方猖獗而鎮守適缺 詔推名帥代
之兵部舉公遂奉 制勅掛征虜前將軍印充總
兵官鎮守遼東地方兼管備倭七月劉酋煖兎等
以公既調遼遂漸漸臨邊挾賞因相與聚族而謀

日薊門以守爲功即一犯無敢主戰者必與增賞
而後可和紅狼公業已調遼無暇禦我矣後何患
而不犯乎於是遂以精騎千人入冦界嶺口公聞
警誓師曰薊雖以匹馬不入爲功虜勢實以是而
驕我備亦以是而廢若不一創之則虜驕益甚我
廢益極汝曹其誓克此醜賞罰俱在吾必依軍法
行之不以移鎮故爲汝貸也衆躍然曰諾遂騰踴
赴之虜素輕薊兵且不虞公猝至亦踴躍來敵公

揮兵亟擊之不再合而虜驚愕相謂曰紅狼公至
矣遂大奔公率衆追斬其勁虜二十三級所全活
者以百千計捷 聞 朝臣無不擧忻愉相告以
爲薊門僅見之功而同事者或慮虜報復恐滋多
事然虜氣既奪卒不敢犯而賞亦無加焉八月兵
部敘延綏安邊大捷功宜宣捷告
廟行賞
上然之進公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

襲仍賞銀四十兩大紅紵絲二表裏十二月酋首
東暈大台吉入犯薊鎮河流口太蘇酋去薊兵莫
敢誰何暈大得志復謀糾合遼酋插漢兒台吉諸
部虜十餘萬騎聲言復犯薊門震恐薊遼總督王
公象乾薊鎮巡撫劉公及巡按黃公等合辭奏請
令公親提勁兵擣插漢之巢牽其內顧事下兵部
尚書李公化龍覆奏如制府議
上俞之公集師捲甲疾趨出中左所之長嶺山深

入二百餘里與插漢虜遇轉戰至哈流兎時插漢
已西行聞報急歸援戰於中途公張兩翼分道亟
擊之虜遂北向走斬其名哈爪兒兎以下二百四
十有六級駝馬甲仗倍之總督王公巡撫李公炳
方露布以 聞而隨以錦州之役虜破大靖屯公
麾下王寵等輕騎赴敵不及事沒於陣爲同事所
中公歸臥三岐矣乙卯四月以巡撫馬公從聘薦
勑下兵部還鉄起用八月套長吉能等以挾討王

封金印十事不得遂大舉入犯延綏各路東虜沙計等攻圍大栢油堡副將孫弘謨全軍殞而復金西虜火落赤等分犯寧塞公任鎮守寧夏督僉公文煥破之九月赤謀令寧虜合犯清水營遣督僉公西援而赤復深入大掠公聞虜警遂自嘉嶺歸虜獲我路人路人諾曰汝曹毋狂逞我杜公歸矣虜驚曰是紅狼公耶遂走報赤赤顧謂衆酋曰白彪方自西返紅狼又復南來謂之奈何白彪者虜

稱公任督僉公號也虜哈聞赤言遽揚鞭招南下諸虜棄所掠輜重人畜星散遁歸赤不能止亦遁歸其威名震懾虜衆者如此吉能既自大栢歸氣益驕馳書延鎮復徵益大衆攻圍中路拔堡挾講十事其氣甚惡總督劉公敏寬檄公統領固原及延西主客官兵應援中路公出治兵而延固兩鎮將士無不樂為公用吉能聞公且將遂散歸巢穴令火落赤等七台吉更迭西出以疲公師十月赤

等入犯靖邊公聞警馳赴之虜至紅柳河方半渡公邀擊之斬其前鋒七人虜遂大敗盡奪其所掠而還十一月赤等以靖邊之敗大聚於旗杆山一點沙諸處火光亘數十里欲臨邊設伏誘公於伏所而甘心焉公諜知之調集西路協守蕭捷等四路兵自寧塞守口潛繞出虜後多持火鼓乘夜夾擊之虜方圖入犯不虞我兵出其後遂驚亂赤惶遽不知所為跨馬率衆逆戰公身先諸將大呼奮

擊之赤遂驚潰公揮衆逐之明水湖斬虜首四十二級公班師歸寧塞謂諸將曰虜雖小挫計必復來宜乘其散亡未定再一擊之乃從間道出磚井堡囊茨梁黎明與赤左部遇虜畏公積威又躡於新敗遂不敢戰而走赤等舉狼煙聚衆數千騎遮公於柳門力戰者十餘合虜左部復先潰赤止之不可衆俱潰公揮親兵直衝其中搴其皂纛衆益不可止共斬虜首一百六十九級其斃於砲矢者

無數赤遽遑徙不敢出一朝野無不嘉悅先是公自磚井奏捷歸調降夷於靖邊守守難之公固要而左轄李公左袒守問公於督撫故定邊明水湖諸捷俱不敘敘於公在鎮之後云蓋公結髮從戎親冒矢石所當名王黠虜幾數十載前後俘馘累千六百級降附者合二千部九塞稱勇將者無與比顧其成功所自乃得之於廉惟廉故士卒樂為之死亦以廉故貴人不樂為之用雖累立大功或

忌功或分功或不為上功公竟歸私第稱故將軍雖然他弁一失足不難以溪壑相黜竟公之世而無以薏苡明珠謗者則廉徵也薦公於朝者有曰報、國心眞吞胡志壯有曰遇敵曾經百戰養士不愛一錢言言實錄矣嗚呼自款塞以來文法吏不勝嚙重一二名將皆仰鼻息功成則如隆冬之絺綌有急則如大旱之土龍故有言縣官不足為盡力者臨淮不免矣公無偷心無懟色可以解印而歸可以擐甲而出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名松字來青自號鶴林居士延綏榆林人

舊史氏曰當世將門有將者稱榆杜三傑其以大將鎮西同其善為兵又同其屢奏大捷

天子為之告成

太廟璽書褒而河山誓者則又同然則督同仗節而二傑者並生色於是家聲太華重矣夫李陵兵敗降虜太史公猶忍稱述以相明藉今見杜公之

忠廉勇義且若為揚厲哉

容臺文集卷之七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策 丁酉江西程

問天保之詩歸美以報上也曰俾爾單厚何福不除曰受天百祿降爾遐福而終之曰如南山之壽蓋臣子忠愛所願望於君者無是爲大矣無逸一書説者以爲周公覩歲所作是時成王固臺年也而諄諄於享

國脩短之説以覩召公言永命者不少爲乎乃夫子論舜孝曰得名輒曰得壽古者建公孤曰傅之德義導之敎訓輒曰保其身體而宋儒曰人主保身以保民曰君德清明君身强固正人君子所深願則皆周公意也豈尊生之道即帝王不廢與三代以降其享國永年比於堯舜禹湯商三宗周文王者何罕覯也將無逸之主固不世出與乃若唐宋諸臣有言和氣洽則長生可得者有言養身莫若寡慾者有言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者有言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永年者其説亦有合於無逸否與周公作無逸獨詳文祖我
聖祖以憂勤開基則周之文王也諸士亦能極屬之與
皇上春秋鼎盛將萬億年敬

天之休比歲端居拱默若有意於靜攝者而忠計之士拳拳以無逸進豈以帝王尊生之道在此不在彼與時惟八月
皇上誕彌之辰諸士試推周公之旨具言之將採爲千秋金鑑錄以獻
帝王祈天永命之道有味乎洪範言之也建極之謂皇斂福之謂皇斂而能錫之之謂皇錫而能嚮之之謂皇錫者以爲惠也嚮者以爲令也夫五福

者則天之神道也藏於無端運於衆先迎之不來攬之不得在世主與民萌其聽之懲謬忽荒之海而在皇者能握之以爲惠秉之以爲令者若雨露爲貸萬物而不窮若風霆爲鼓萬物而不倦則是無邊建極之主先天而不制於天造命而不制於命也不如是烏乎稱欽牖自古蓋臣哲輔所爲危明主據讜論者亦多術矣入之者或苦而不甘受之者或貌而非質至如納約甚切苞攝甚多能使

人主一聽而即悟一悟而百悟者其惟周公享國修短之說乎今夫生之有涯不必智者信也生之可樂不必賢者曉也以康寧壽考之身而長有崇高富貴之奉不必不肖者趣也至俾莫如秦皇至英莫如漢武至迂莫如方士徐福輩至誕莫如金莖寶鼎文成五利之術然以至迂驅至俾便若弄光以至英試至誕帖若吞餌夫亦重生爲之蔽也因其所信而感之以忠誠款惻之意靡弗動矣因

其所嗜而詔之以正大顯常之理靡弗報矣因其所趨而劘之以修德弭災幹旋氣化之事靡弗格矣因其所重而引之以哲王列祖經驗已試之方靡弗用矣夫謂納約甚切可一聽輒悟者此也韓伯曰至人之壽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不離顧衛延也廣成子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不顧頤恬養也彼所衛直藐然之軀耳宜無甚高論而毅於天地列於陰陽六通四辟於皇王之塗得無

大而無當哉及流覽載籍人主固有委命於天忘身殉欲者始於不自愛其生終之不復能愛天下之生何也樂不與奢期而奢至奢不與橫征期而橫征至橫征不與暴虐期而暴虐至暴虐不與姦佞期而姦佞至酒池也爾水也迷樓也於身爲伐生之斧斤於國爲殄世之膏肓其民離其社屋其名曰萬世積毀其德曰穢聞於天矣故保身保民兩得之道也國之永命君之永年兩得之道也名

配堯禹身後彭祖兩得之道也君德清明君身强固兩得之道也夫謂苞攝甚多可一悟百悟者孰也乃帝王何以爲尊生之經哉或曰人主者神用而不已必竭責有以薪之此柙劒喻也形佚而太甚必渝責有以習之此轉樞喻也於求無所弗供責有以嗇之喻在千矢之射鵠也於意無所弗騁責有以節之喻在萬物之酌尊也俯仰屈詘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吐故納新以練藏專意積積

以寧神斯則似矣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而柱體黜聰之爲務非體也居如大神動如天帝而態經鳥伸之爲習非適也窮天之產壁地之毛而鶉居縠飲之爲享非情也是導引之益而非無窮之門頁贄之獻而非所以酬順風之請也吾以爲養莫上於養神而形爲下壽莫大於壽國而身爲小帝王者父皇天母后土萬物一體天下一身四聰爲聰四目爲目以祖宗德澤爲元氣以萬邦黎獻爲心膂以耆儒宿德爲膏藥以法家拂士爲藥石以四夷八蠻占氣候以三辰六符察脉色晏安之毒有弗懷也美疢之傷有弗遁也夫孰知尸居龍見之爲養目也夫孰知淵默雷聲之爲養耳也夫孰知和羹麴蘗之爲養口也夫孰知肅雝宮廟之爲養安也夫孰知戰勝而肥之爲養威也夫孰知一日萬幾之爲養性也六龍時乘何必減於遂輿之快明德馨香何必減於蘼時之福庶土交正何必

減於丹砂之化細旃經史何必減於紫庭之書虞庚之詩作而知六氣之訢暢矣虞儀之歌作而知百脉之舒平矣解愠之歌作而知元神之闔闢矣八荒之內披淳風沐膏澤登春臺煦化日被天和飲地德物無疵厲民無夭札油油然各安其性命之情者誰非萬物一體天下一身者之大年與而奚謝謝焉見所爲我見所爲人見所爲生見所爲壽也卒之萃四表之歡心迓兩間之善氣除天下

之害者享天下之利貽天下之安者願天下之福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於無逸之主觀矣商三宗文王弗論已古稱堯居民上振振如臨深淵舜居民上兢兢如履薄氷禹居民上慄慄如恐不濟湯居民上翼翼恐不敢息然堯壽一百十八歲舜一百十歲禹湯皆百歲今夫憂勤惕厲世主苦之爲桎梏者也玉食威福世主乘之爲愉快者也以愉快則至後世而代增以桎梏則覲前王而

日薄乃三季以後抑何耄期者之少耶惟有梁武明皇而多壽多辱矣無逸永年詎不千古龜鑑哉斯道也自周公之後輟不講矣其唐之劉知古乎曰和氣若洽神仙自至雖詭詞哉可以語大理矣其宋之王昭素乎曰養身莫若寡欲雖非闡議哉居其要矣進而求之必也真德秀所謂敬祖宗則壽親賢則壽乎朱熹所謂修德正事反災爲祥則永年乎二臣益大暢周公之旨而惜其時無訪落之王也天祚我

明聖作明述二百年豈以無逸爲家法恭讀

訓錄

高皇帝嘗謂羣臣曰朕達旦臨御晡時還宮臥不安席不敢息荒畏天故耳嘗時有以道書獻者

高皇帝却之曰朕將躋一世生民於壽域寧一已之長生爲蓋周有文祖近接三宗我明

皇祖直接堯舜垂範遠矣

皇上纘承洪緒式揚而光大之二紀以來庬祉純禧與天無極邇以 三殿之災修省甚設雖中宗之嚴恭武丁之正事何以加茲乃

上方加意修省即不得復言靜攝而明問曰帝王之尊生若何其以逸勸也是不然夫修短者福極之爲也福極者天之爲也人無法以知天以雨暘燠寒風之序知天人無法以回天以貌言視聽思之敬回天敬者逸之反也無逸者敬之異名也修

省也攝生也同條共本合之雙美者也請以唐宋
諸臣之言反覆推演爲 建極之主助可乎夫懲
於忿慣者匹夫皆不見之罥溺於嗜慾者萬乘無
不窮之物傭其宦官宮妾朝露自危山澤村墟秋
毫必析愁苦上薄精神亂營而欲以全沕穆之衷
養和平之福不亦難乎師古昭素之言奈何勿忿
也奉先思孝神是以能有報接下思恭臣是以能
有沃乃或蕭鄭代薦萃渙何存宸禁高居晉接都

廢假廟之誠褻憑翼之士遠而欲望弟祿之爾康
繁祉之爾綏不亦難乎真德秀之言奈何弗念也
今夫拱庭之桑非吉徵也雊鼎之雉非瑞應也在
高宗帝乙之世皆不爲災非直不災或以過曆何
則域中之有大力者王耳適有大力醸禍實多無
適有大力醸福亦博夫天何常之有向使二主者
遜忠而不用復過而不悛政事改爲之機失而復
失上帝譴告之意傷而重傷其能登年載德令聞

長世爲商賢君乎朱熹之言奈何弗忿也昔周公
之言無逸也叢怨有戒何民之弗和正供有則何
愆之弗寡保惠敎誨奉以周旋也何賢之弗親先
王政刑毋敢變亂也何享之弗誠一日耽樂曰非
天攸訓也何天之弗徵彼其老成忠愛先事預防
譬則國醫也能辨証能繁方懸俟後世使自得其
證而藥之沈痾立起矣又譬則道家言固已洞於
夫視之術然非指當年之藥而從之何益於延促

之數哉夫惟 明主設誠而致行以幸天下以貴
羣生至德也以禋 覲武以答玄貺丕基也以諸
於康衢以歌於樸棫顯名也雖壽敝天地可也雖
然尤在於上下之交嘗讀易至否泰剝復於君子
小人消長之際何憂之深也曰否曰泰上下之志
交與不交而已矣不交之極自否而剝世道更何
可恃恃有一陽之復可馴致泰耳故曰朋來無咎
止以世道一綫之生意在此而雖潛來君子之朋

但能無咎蓋有意君子之道長也洪範省驗則[illegible]
師尹有助焉此又錫福之旨道於易道之生生者
乎

問揚子雲之言異端也曰史與而經道廢矣
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非史乎而曰
說理者莫辨於春秋何也蓋夫子之言性
與天道子貢不得聞而春秋筆削亦曰游
夏不能贊則安見其孰精而孰麤也吾以
爲史學有異端道學亦有異端史學之異
端在私史道學之異端在外道自古以蓋
頗自宋以後益又甚矣以史言之有爲碧

雲騢者有爲孔氏野史者有爲建隆遺事
者有爲林氏野史者其誣善蓋慫即唐以
前所未有也諸士能舉其畧與以道學言
之有言先立其大者有以滅意爲宗者有
言至近而神者有言致知者其同門異戶
即道學家無定論也諸士能破其約與蓋
又有爲宋史辨疑者果足以討雜傳之失
與有爲因學記者果足以扶正學之脈與

夫今之史難言之吾直與諸子談宋事足
矣若夫析道術嶄以正人心而專談宋儒
何益其參古今而折衷之無勤說
夫道獨行於天地之間者也夫史不得與道參行
者也顧丘明以來代不乏史而軻氏之後世巳喪
道至濂洛關閩諸君子出而標之幟而世亦命之
曰道學此史學道學執事所以稽世次而竝稱之
也乃其本末亦無弗同夫民者冥也冥然罔覺無

所施教聖人者揭日月以開其盲而道行焉範古
今以為之鏡而史作焉道者教之本也史輔教者
也其用一也仲尼述史者三詩書在焉雅言者三
詩書亦在焉春秋則史矣而儒者曰說理莫辨於
春秋又曰春秋之微又曰傳心之典吾竟不知史
之與道孰精而孰麤也其源一也夫史固須學也
文中子曰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辨文彼其程
量萬品榮辱百代而非道孰為折衷之夫學固須

史也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彼其緣
心以事見道以文而非讀史不能徑約矣其相道
一也是兩家者莫不有君子莫不有小人莫不為
利莫不為害莫善於上之相成莫病於下之相黨
莫不以借統而失權莫不以異端而亂正何也筆
有曲直則信史穢史之分也行有真偽則醇儒霸
儒之辨也史之效也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否則以
筆端殺人不可言也道之明也大夢以解焉大惑

以靈焉否則以學術殺天下不可訓也有為法受
惡者而狐史之風凜焉其不幸也遂於國書之厲
矣有罷黜百家者而仲舒之說伸焉其不幸也桂
於偽學之網矣黨左氏者著三長五短之論尊公
羊者發墨守膏肓之談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
迄無完史也主尊德性者訕讀書之支離主道問
學者訾存養為空慧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迄無
定論也夫史天子之刑書也天子之事聖人不敢

專而曰我有罪乎乃或家操斧戕人擅雌黃殆竊國靈者也罪將安辭夫學聖人之微言也聖人之統聖人不敢有而曰我無知也乃或舉北自擁門戶曾與幾代大匠斲也希不傷矣昔揚子雲之論異端也曰史興而道廢愚以爲不然夫史果爲道之異端則春秋何書哉史自有史之異端道自有道之異端史學之異端在私史非私史之自能爲異端又非私史之即爲異端也道學之異端在外

道非外道之自能爲異端又非外道之即爲異端也請畢其說昔者史之統當一矣有左右史以書君舉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庶人則至側陋矣亦且黨正月書族師歲書鄉大夫三年獻書藏於內史則是無人不史而亦無人不領於天子之史也無人不史則私史不必作無人而不領於天子之史則私史不敢作也周衰盟府之權失諸侯之籍去輦門圭竇之善多湮佚而不彰於是私史興焉

若師春汲冢越絕楚漢實偏記之祖皆已出於丘明子長之世然不聞其爲二史害何也彼二史者託王義以流藻秉素心以定裁予奪必信而有徵創惡雖劇而不吡定哀之微辭錯經以辨義義皇云邈乃闕疑而不書觀其弁包諸乘羅網舊聞三五墳索倚相讀之以爲多百國春秋墨翟綜之以爲博者無不尋以斧柯引之繩墨即有私史皆稽柄而矜析之矣由此以譚史家之統惟天子能一

之天子失之良史救之異端不足患也愚所謂非私史之自能爲異端者此也昔者道學之統當一矣將爲愚人耶曰困焉勉焉將爲賢人耶曰擇焉執焉爲聖人則天聰明矣然且憤忘食思忘寢七十而後敢從心所欲則是無人弗學而亦無人不稟於聖人之學也無人不學則外道不得作無人不稟於聖人之學則外道不敢作也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杏壇洙泗之塗過而不問

於是外道興焉若莊生之敘九家荀況之非十二子凡似是之說皆相望於子思孟軻之世然不聞為吾道害何也彼二子者紹聞一家之遺私淑五世之內其脈真故詮言絕肯其祖其傳約故覺世不愧於師兩間位育收諸未發之中千聖淵源發於幾希之竅故能叩扃啓鑰振聵鼓聾若索隱行怪孔子之所憂詖淫邪遁楊墨之所據者莫不望洋而嘆見晛曰消苟其來歸即天包而海納之奚

孫斯以譚道學之統惟聖人能一之無聖人而絕有賢人而接亦不患異端也愚所謂非外道之自為異端者此也私史之日煩也其在晉魏之後乎有家乘有郡書有偏記有小錄有逸事有瑣言有別傳皆謂之私史私史者史之惑術也其言出於朝士者也則以為實歷而有稽其言出於野士者也則以為虛中而無據凌雜之事察士之所求也刻核之言不肖者之所索也非史家之異端可乎

雖然非私中之私也未甚異也以言其厚誣則失人之科而非舞文之罪也以言其不根則供笑之優而非憎主之鑑也以言其承虛則吠聲之犬而非含沙之蜮也以言其淺膚則脂井之蛙而非黎丘之鬼也至於宋而遂有不可詰者讀碧雲騢而先憂後樂但妄語耳讀孔氏野史而焚香告天定欺人耳王元之不得志於史職也則有建隆遺事以修怨焉若無意於趙韓王也者林希古黨於章

惇也則為林氏野史以蓋愆焉若恃乎於元祐諸君子也者其設心積慮將使誇修之士蒙疵類於汙青黠詐之夫掩肺肝於白日而不為異中之異哉宋臣李天性患之於是取名臣之受誣而的然有據者案而斷之曰典故辨疑誠史家之金湯乎而執事猶若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正史之中亦有升天按地上下其手者耶亦有茹霜嚥露寒燠其筆者耶無論魏收伶玄之於班椽何為耶無論陳壽

歐公之於錢氏何爲耶卽厚誅叢史以如鉤而薄
貸蘭臺之亦黨何以服魏泰諸人之心而關其口
也且夫熙寧之事荷離之役宋之大關鍵也以實
錄不能正而遵堯錄正之以時政記不敢書而齊
東埜語書之豈得謂私史之中無如陳瓘周密其
人而略無助於謀野之獲哉今宋史具在謂宜做
唐書糾繆之意刊其曲筆歸之雅馴亦千載一快
也外道之日繁也其在戰國之後乎有諸子學若

晉商者有註疏學若服鄭者有老莊學若晉之王
何者有釋典學若唐之房融梁肅者有禪宗學若
宋之張天覺張無垢者同謂之外道外者吾道之
岐路也有聖法以爲之藉則庸聽惑有巨子以爲
之驅則風尚成遊方之外放誕者適也解世之紛
高騁者趨也不謂之異端可乎然未異也非同中
之異也言乎其相畸則門外之藪而非室中之戈
也言乎其相盪則涇渭之分而非淄澠之合也言

乎其相形則榆枋之飛而非修明之彩也言乎其
相親則分席之交而非學子之似也至於道學之
中乃有不可曉者金谿以養性爲宗也而欲廢格
物近於動念卽乎者駕揚簡以滅意爲宗也而曰
底用思爲近於疑處卽魔者焉釋之所爭者禪不
滅也江門則易之曰至神而把柄可見矣禪之所
默者知之一字也文成則易之曰良知而面目畢
露矣此皆與濂洛君子生則同修闕里之言沒則

共廟兩楹之奠而何其同中之異如此哉先臣羅
欽順憂之於是取諸儒之逃禪而顯然近理者案
而斷之曰困知錄誠正學之金篦乎而執事猶若
有未盡者何也豈以時雨之化亦有爲上智設者
耶豈以狗象之弊亦有與玩物同者耶夢寐耶白
晝之爲屋漏耶廉隅之見又何求多於子靜耶寧
爲眞狂無爲眞鄉愿又何苛責於伯安耶卽舍其
完爍之懿而惟檢其毫釐之差何以服子靜諸公

之必而奪之符也且夫藏室之老西方之曇二氏
之真鼻祖也猶龍之歎同世而弗攻有聖之稱先
時而懸斷豈以楊陸諸子故嘗闢邪崇正者而反
麾諸門墻之外哉今諸語錄具在謂宜於性理一
書之外總其條貫別其門庭亦千載指南也宋之
鄙人有寶其刓鏡者過於肆見秦宮之匾直洞其
臟乃自失也此史學喻也有學歌者自以盡師之
巧且辭去其師爲送歸之曲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而後終身不敢言去此道學喻也雖然今之彈事
史也能皆得情乎吾恐白簡之鍰鄧不憯於稗官
之刺客也今之剡薦史也能無虛美乎吾恐滿牘
之吹噓不重於一字之華袞也今之庠序學也能
不長傲乎吾恐處士橫而憂在君父二氏之徒其
有辭矣今之詞章學也能守傳註乎吾恐帛說勝
而憂在人心朱子之脈從此遂絕矣語曰學觀者
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此今日史學道學之所急者也

問唐有哲人奇士隱淪屠釣科而劉邵復推
本觀奇之謬乃士亦何必奇處周之才盡
矣無奇也兎罝之詩鄭氏以爲野人美閎
夭散宜生而作不然豈其干城腹心而遺
之野乎乃叔世戰爭之秋天下果有奇士
若商人也而存鄭九十老人也而力能出
秦故以存魏處士也而滅烏丸土人也而
止王宗佩使不復淘虜布衣也而起義以
抗金亮下第進士也而以空頭勅徵兵五
千解澧與諸州之危此其人皆倜儻負才
萬不試而出一焉猶足以修國家之急又
往往能逃之爵賞之外或物色之不可得
何奇也諸士試按文其事而評之可乎宋
范仲淹蘇洵蘇軾奏觀之建議皆急奇士
不難越拘攣以搜巖穴然觀古將相大臣
如裴度烏重胤則既試之效矣而識者猶

有李元平劉棲之懼豈知人善任有不易
言者與今方内久安人材靡於豢養謂宜
有不測之察舉以收嶔崟歷落穎脱絶倫
之士而樂浪之役布衣輕俠猶一嘗指乃
天下之責四面至矣
明詔方建治之以正欺紿之罪豈不當哉雖然懲
於若輩而謂仲淹蘇洵諸子之論亦可一
切廢者否也茲欲使真僞區分羣策畢舉

操何術而可
自昔謀國者曷嘗不與豪傑共功烈乎張百目以
爲羅是恢弘之遠畧也乘衆尨以爲翼是忠篤之
長慮也得一士而制千里之難舉一人而開羣征
之門祉尊俎之折衝洗山川之鬱滯顧不韙哉雖
然事有同指而異歸同情而異效者何也人固不
易知用人亦不易也與之爲有方豪傑之士或逃
而出焉與之爲無方鬼譎之士或質而入焉是敗

道也敗生懲懲生疑遂曰天下果無奇士夫使賢
知長往而姦雄竊笑者必繇此矣此之不可不辨
也蓋劉邵有用奇之論而世多非之曰士要於適
用已耳常人吉士自古所須絶智異能世不多得
用人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而道乎百無一人之
行非儀的也吁此豈以常人吉士者處於才不才
之間固機緘謹營壘立於不敗乃於用短者乎又
豈以絶智異能者閃爍不測詭故不情吐霧五里

揮日三舍路險若鶩與沒俱出以人國僥倖者乎
非也制治未亂謂之常人勸相國家謂之吉士吉
士非奇士弗勝而能爲常人者能爲非常人者也
今夫辟臟理腦刳腹滌藏醫之奇者也未若肌膚
之治之尤奇也動於九天藏於九地戰之奇者也
未若上兵伐謀之尤奇也不講於用奇之說而但
以溫平無毒之劑爲善醫堅壁清野之師爲良將
吾不知其能終無患乎且夫人固有一不爲少萬

不爲多者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
英倍英曰賢倍萬曰傑萬傑曰聖此皆絕智異能
之別名也天下之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
卿一州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
十一元士聖人在上百里而有一賢則猶無有也
王道衰微千里而有一賢則猶比肩也故曰亂國
之廷無人焉無人者非無人也蚕負山鼈折足覡
其印圖巴纍纍而發圖巴若若矣邵之言用奇得

無意乎昔者堯舜之世比屋可封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以官不勝少以賢不勝多以十六族則不能
舉以萬邦黎獻則不盡臣以巖居穴處許由巢父
州佰石戶之徒則不能致然而謂之野無遺賢何
則彼其五臣九官皆萬傑之聖也一璣衡而測天
地之度一干羽而動頑苗之格一手一足之烈而
偃四海之洪波一奇一偶之跡而發九疇之秘藏
以非常之人致非常之績雖有遺賢焉猶之乎無

遺也蓋其所謂無奇若此公旦以碩膚之度弘吐
握之勤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
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
餘人於是得三士焉以定天下所龍致若彼所推
擇若此無亦惟是天下之選是崇是急豈其薄收
自屋之譽爲今觀其布月令則仲春聘名士季夏
贊傑俊不問時矣訓商奄則曰廸簡在王廷有覡
在大僚不問仇矣繫九兩則曰友以任得民藪以

富得民不問官矣麗八議則曰議賢曰議能不問
疵矣士生是時苟有絕智異能無不承光仰流赴
尊帝之承而與賓王之列能恥天下而不稱奇才
焉略恥天下而不稱奇謀焉直恥天下而不稱奇
節焉勳恥天下而不稱奇功焉非無奇也燕函粤
鎛夫人而能爲也雄駿不刷壽於旂幢豪傑不勒
名於盤盂無事而表異也烏乎奇烏乎不奇奇士
之有聞也多於三季之衰戰伐之世矣封畧之內

莫非君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討過憂天義不逃而如此者奇天下盡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完卵於巢解醉以酒如此者則又奇鶴實承軒予何能戰鶩有餘食士錢欲亟急而不之應是果知我也出而圖吾君是使失士者愧也如此者則又奇生厚則安存之慮深事若則矜全之情薄以全汪者惛也以死汪者巧也彼飽而不飛此困而思鬭如此者則又奇屠龍之術當年莫試失矢

之壺千金可享技癢而不禁貨畸而欲售如此者則又奇名未聞於人建鼓而行之能已見於世善刀而藏之不為爵勉不為祿勸以憂社稷者貞士之槩也排難解紛而輒取者商賈之行而義之所不敢出也如此者則又奇蓋執事所問弦高諸人大都近是矣方秦之襲鄭也弦高販於周以乘韋先十二牛犒之孟明曰鄭有備矣卷甲而還語曰智貴卒力貴疾弦高有焉方楚之攻魏也魏使人

求救於秦秦救不出於是唐且九十餘矣西說秦王秦王為之濟師而魏故得無恙也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唐且以之烏丸數擾北邊田疇躬耕徐無山中者耳不數年成信大行鮮卑致貢烏丸竟受首焉王宗偘淘虜彭州王先成與衆同患者耳一出奇而流亡盡出宗偘意消百姓得復業焉此二子者無半通之綸一尺之銅而屹然以其身捍大患庶幾哉社稷之福矣當宋紹興時有以忠

義三百人復沂海諸州而金主亮環攻之不得志者魏勝也當宋開慶時有以不知誰何之卒五千人保澧鼎諸州而制使物色之不能得者張惟孝也此二子者不費一斗粟不挂一領甲而毅然以其身敵王愾庶幾哉尊攘之義矣不得為奇士乎哉雖然却敵者奇矣而寄身於塗之人何其危也請援者奇矣而制國命於辯士之舌何其無業也田疇先成之計奇矣而當時之牧民禦衆者何

如也魏勝惟孝之兵奇矣而當時之横門專閫者
何如也爲國家計與其藿食者之善謀不如肉食
者之無價也爲諸子計與其生而爲亂世之奇士
孰若用而爲治世之能臣也且夫權藉者萬物之
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無權藉背時勢萬不
試而出一焉猶尚如是況於順風而招登高而呼
騁逸足於康莊縱遊鱗於大壑其所成就不尤足
稱哉故有言信義可蠲而豪傑不可學者蘇洵也

有請兩制大臣薦舉忠義有謀之人邊塞武臣陰
求壯勇出羣之士者范仲淹也有謂成才不易得
而奇材最可惜者秦觀也有請破庸人之論開功
名之門者蘇軾也言人人殊皆欲國家收奇士之
用而已矣乃執事顧患其若房琯之於劉秩關播
之於李元平者何哉善乎劉邵推言之也曰用奇
有二尤之失尤妙與尤虛者也夫尤妙之人蘊藉
懷玉者也吾愛吾鼎者也若滅若滅者也不飛不

鳴者也眈眈逐逐者也望之似木鷄者也不爲鵰
鼠發機者也尤虛者不然秉人鬬捷者也彖長三
尺者也羊質虎皮者也鴟義矯虔者也借叢狐社
者也鼫天飽居者也不畫狗馬者也故曰尤妙之
人多含精尤虛之人多瑰姿彼含精而我皮相則
失之彼瑰姿而我舉肥則又失之而且曰使貪耶
是相於賄也使詐耶是相於姦也舉盜而盜耳舉
虜而虜耳不亦輕朝廷薄巖穴之士耶是故莫急

於知人莫要於善用夫知人難也造事者能知人
虛懷者能知人廣詢者能知人去讒者能知人善
任難也禮士者能用人因應者能用人推誠者能
用人一權者能用人今夫以愚欺智罔弗察也以
私投私罔弗受也兼聽之言罔弗公也偏聽之言
罔弗私也造事則權度精虛懷則藩籬撤廣詢則
以耳正目去讒則以心正耳皆知人之術也士故
有志不可豪也材各有宜不可枉也信而見疑不

可任賢也能而復御不可用將也禮士則士殉知因應則官任器稚誠則心膂輸一權則手足展皆用人之道也斯以萬舉而萬當也不然愼勿言用奇哉方東事之興也蓋亦有布衣輕俠深入虎穴矣過而信之則遂以爲陸賈爲酈生過而疑之則遂以爲巫臣爲趙信今其言多鑿空效如捉影曾不得鷄鳴狗盜之用而顧有剖胎焚夭之名世有姦雄必以覘　朝廷之深淺矣要以國家賞太輕罰太重資格太拘文法太刻自勞臣力吏終身自墮者何限而況草澤之士乎其爲沈淪可勝道哉夫豪傑猶龍也寸雲尺霧澍雨百里則執事所稱者是已元平劉秩其土龍乎蓋又有壽龍焉其怒而飛白日晦而海水立高歡李密輩非與好龍不得眞則壽龍端可慮矣

募緣疏

積慶寺建禪堂疏

積慶寺後有宅一區是先伯之故廬本給孤之勑地厥考肯堂厥子構人都非矣南方入定北方起僧其病諸雖汚泥不礙蓮花而穢土難叅香積每梵鍾之到枕似得皈依或勃窣之度垣殊妨晏坐非維摩搏取三千界乃歌利割截無邊身雲水暴足而不來居士攢眉而便去必有布金之緣如水投水庶成捨宅之事以空還空庶子首作金湯素菴因而荷擔願我同志咸贋柤門捐後杖頭阿堵飽康出衆漿一角地叢林靡叢林典衣鉢宛爾招提游招提宿蓮社開乎

玄墓造殿疏

姑蘇有玄墓者蓋震澤之上游梵天之靈境也雪映梅花似得孤山之路泉歸蓮社如游慧遠之林昔萬松曾一口吸盡具區今僧灌披三條悟明大事荊蓁既剪輪奐將興雖蘭亭故有茂林船子上無片瓦念佛地有金尚資檀度而僧人作定反輿道謀信能傾瓶鉢之餘贏便可落招提而游宿多材爲林不取期於一歲善因成果是所望於十方嗟乎昔也銜烏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也朱門大宅間如緣木之魚何則名閒既普剎那而化寶坊感應未爻與世而難茹蓋欲攝慳貪之種須暨精進之幢不日成之吾筆非椽斯言左券哉

古杏募緣疏

此旃檀林有文杏樹雖老僧遡其甲子實古剎齊其春秋半瘁半榮或婆羅之受記一花五葉值少林之懸絲有僧以成法破法皆爲涅槃欲樹之捨身分身而作佛事匠石屢顧斧柯將尋嗟乎末劫擴敗如來佛猶不免樹何以堪哉章吉甫等捐布地之數金壽參霄之百尺恒使僧不有而俗復不有如連雞之難棲庶幾才亦全而不才亦全免萬牛之迴首人閱樹樹閱人畢竟人能所護後視今今視昔直須今作津梁若也勿剪勿伐當存烏屋之思則何壞何成共證烏窠之法矣

上海縣龍華寺建藏經閣疏

今海內奉大雄之教甚盛列刹相望不知其數矣其得　勅賜大藏經五千四百八十卷者蓋寥寥乎千里而遥曾無一焉間有之必其封望之名山如三峩五岳者又不然則如陪京與都神靈之發跡也又不然則如金焦落伽江海之奥區也乃兹海邑之在郡縣間其彈丸乎龍華寺之在名藍淨刹間其稊米乎而得與於　勅賜之一數譬夫幽人寒畯而與將相大臣並膺帶礪之封豈不異數中之尤異哉雖然匹夫而帶礪也則有濯磨修飭以荅殊寵耳蕞爾叢林而

聖天子之法施及之則必爲

聖天子弘法弘法之要在於闡敎故夫建閣以庀藏集僧以繙經作室以安僧聚糧以接衆使平原易地而勝於江山僻壤孤村而壯於都會斯數事何可一廢吾聞佛法付囑在天王帝釋龍華建於

錢忠懿王而賜藏在今

皇帝帝王之事古今一揆矣代之有終者非此方衆庶而誰望[illegible]

建石殿疏

近時法師有造銅殿者有造法華鐘者皆已成就爲震旦希有功德至爲石殿而四壁刻法華經者其事尤勝何則銅殿可欲石殿無可欲無可欲則其傳永也壁經易讀鐘經不易讀易讀則其教普也是爲萬緣和尚之發心余爲手寫序品第一又以詫於諸同心者書且刻之此經此石此因此願此開示此悟入盡未來際無有窮盡是舉也雖謂靈山一會可矣

重修積慶寺募緣疏

江以南列刹相望未有稱坐化菴者惟吾郡積慶寺元壽堂祖師之肉身在焉是以得名自元至今三百餘年矣夫以地水火風之幻軀靈光歸若而宴坐經行之淨域風雨漂搖豈壽師護法弘誓之願乎宿衆非至人所戀而芟樹亦後代遐思瞻祖容者既作希有想頓敬想則此寺之栴檀瑞像即師之七寶臺此寺之若蘭開房即祖之方丈室恐觀其日就傾圮而使詩人有禪宮亦銷歇之篇與世尊亦塵埃之歎耶且其求易供其出易核無王珣捨武丘之手開麗藴櫛湘流之百萬證明功德有壽堂祖師良足起信非若他方興作始則建鼓而招後乃空華不實敢以諗於檀施者

重修新橋募緣疏

莊龍圖詩云一椽危於棧旁觀亦揭神他時在乎地莫忘險中人余頃度袁水之新橋頗念斯語觀其柱敧材朽無風自搖承足之處支離不屬垂垂欲墮剎那失足便入魚腸吁嗟險巇乎危哉彭祖懸絙而觀并王陽望棧而廻車尊生之人不過此橋過橋者復不念險中人當誰望耶余故稍爲捐貲且以諭於同心者

飯僧疏

淨土即禪也飯僧與放生即淨土也離饑火得正命食非飯僧境界乎離怖畏得意生身非放生境界乎本迹雖殊不思議一也是故飯一僧與供養十方賢聖等無有異活一生與度盡恒沙物命等無有異兩者剎那蓮心與盡未來際永不退轉等無有異在修淨土者弘願深悲植此德本耳靜方禪師之說彌陀經也諸檀越之飯僧以百計放生以千萬計也此吾郡之現淨土相也吾聞優鉢羅花千年一開花既開矣各檀越勿生退轉心以圖此果可也余請先登以導焉

化佛燈疏

迦文佛坐道場四十九年不說一字慧度僧造藏經五千餘卷不掛一錢蓋衆生現行具有種子之因而法道流通或當時節之至於是慳貪竭破勝果圓成娑羅向東而榮貝葉從空而墜矣嗟乎永嘉欲粉骨粉身以酬恩永明欲皮紙骨筆而繕寫況於捐此朽貫續佛智燈寔人天之福田豈補僧之家具然而顛倒見無難遣想有情耽世樂委用恢等泥沙事涉法林護錢不啻腑髓將使閻百縣旬無一經徧四天下無一藏矣凡我同志勿受邪因若也祇樹孫園仍見黃金之布地庶幾巽門匹練忽見白馬之追風

募齋疏

法輪未展先展食輪十萬八千人俱遊香積土雖然人人喫飯不曾咬一顆米是名不住相布施是名真法供養廣上人發願如是如是

爲劉居士題疏

昔有龐居士擲百萬於湘流今有劉居士破家散宅行五千藏於赤縣神州其友不必簪紱而惟天親無着之相求子不必祿仕而以探微道子爲胎謀行無人慎心與天游富可使貧深悟無常之理化而無恒當乘大願之舟

題古潭疏

三衰高出五岳秀甲九州震旦第一山也余嘗爲僧書云五岳之外衰岳最高六度之中檀度爲上蓋以先施者今日爲古潭舉之

重建虎丘禪寺募緣疏

虎丘禪寺者大吳勝壤西晉名藍爲王珣捨宅之故荒亦支遁買山之小隱龍宮鷲嶺與雲日而齊鶻鳥華幢飛極人天之鉅麗蓋形家以衆大取小故南朝四百八十寺爲最尊而釋子以弘法付僧故竺典五千餘函其恒轉者也盛衰相禪成壞本空始

睿皇帝己巳之年摧鬱攸氏丙丁之熛曆元初屆

陽九再逢突如其焚嚮邇不戢長者反風鮮應微君噀酒無靈聽經石鏡貯千頃火雲可中亭無恙一方明月丹霞全提正令若一佛二佛之可燒趙州橫肆宗鋒謂木佛金佛之難度堂堂像設莫救頭然詵詵闡提懼懷腹誹疑護法之神通汗漫使太乙之定數堅牢生退轉心斷皈依種矣余聞而訶之曰是何言與是烏知佛恩之廣大佛戒之密嚴與何以言之今者八紘之內一紀以來遼薊則

猰貐未剪黔巫則千羽猶賒骨以澤量燐多夜燭而惟是吳水與山晏然樂郊樂國豈非沿蕭梁宥漏之果熏衆生慈善之根佛寶法寶隨蓮宇以紹隆刀塗血塗際棘林而跳出寧得歲以及此何載天而忘之耶若乃茂苑長洲舊是管絃之地樓船簫鼓[illegible]游否之場晨鐘夕梵雜劔釧聲鮑肆屠門溷旃檀供諸輕垢罪証梵網條歲月滋深天龍積慍出異災而儆衆委焦土以爲師契經云共業

所感者非耶夫共業所感者仍須以共業消之譬夫因地倒而因地興反手雲而覆手雨奚必待身爲淋座徧三千有若個地布金錢先四衆勵其發而淨者現舍其舊而新是圖天火有同人之文澤火有革故之象祝融峯清涼寺境在人移眂耶室香積邪土緣心造則三十二相重聯善逝之真容五十三參復闢彌勒之樓閣矣寘勿銖銖兩兩斬杲府之一毛故當剎剎塵塵奉檀門於六度援毫

請導扶目觀戍禮疏

銘

原心亭銘 館課

三才未分渾淪一氣氣本靈虛陶鼓天地天地有
心惟人攸寄圓顱方趾含陰抱陽中有主者巍巍
堂堂經緯萬行綱紀五常人各有心心無形相焦
火凝氷膈膜蔽障非心本初如鏡現相像本不有
鑑常自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虛非罔覺應不失
宗以靜爲心心不屬靜喜怒哀樂竅於真性檻馬
牢猿彌增躁競以動爲心動即屬情欲也無涯蕣
色縱橫隨波逐浪醉死夢生是以學人識心爲要
既識真心關機是道糟粕非麤神化非妙何以識
之心有靜時靜而忽應不及思維未發氣象於此
可知既已知之存養省察活潑潑地常惺惺法習
而安焉先登捨筏亭揭原心至敎是存銘以志警
丹書並尊

犀角銘 為王圭叔觀察

非熊非羆厥獲維犀利用行師非金非玉厥觴維角大斗斯酌文武孝友執訊獲醜彤弓兕觥燕喜則有叔作寶尊章帝之佑有酒如淮有福如酒王氏子孫永保受

附復書

明公文武忠孝世濟其美徂者絕鮮波剿虎穴廓淸三韓撫定邛僰有存與國拓土疆之殊勳

而讓人蔽之未耀於光明天用錫公殊物以彰公之功此犀者角也無謂玩物夰杳冥冥其中有精若照鬼之鏡驅山之鐸公輔之刀除毒之劍濯河之璧記事之珠龍濱之墨自公佩服以來必有鬼神潛衞吉祥咸集而公不自知者陰符經曰食其時百骸理以為如意乎手食也以為假山乎目食也手食目食孰冂食親手琢之為杯日飲醇酒數斗必收刀圭之用以堅報圭之身何則蟲之蟄下聚於足犀之烝上聚於角犀與蚌不同類而其採吸月華則同蚌得月則珠生犀得月則紋生皆通靈之物也嘗聞之劉大夫在海南見一犀能等犀也而寶之以酒浮光晃耀跳丸盪摩晝輪紅而夕輪白剖不解鄰之借此夫寂夜之失石髓者也犀角度二尺以上此自犀中龍剖之必有奇治以為杯寧待邀明月明月自貯楞嚴所云十種仙人有堅固日

月而正性命者公坐進此道矣公若曰吾趣向宗乘十種仙人法塵影事未足當吾犀辟也則請以觴借野叟為一日之用野叟試與何如杯銘應斂作數言則游方之內者也

天然几銘

南海之南輪囷離奇其楮鶴也雲騰致雨其生也不知幾千年其來也不知幾萬里君子所憑能勝則寢

誥

二十八宿寶硯誥

龍尾之質鳳池之四端州東井昆吾寶刀真如鬼角質如牛毛神藏鬼護余也實遺其紋柳浪其韻雲鐵不砥而平不危而高月尚圓鬼斗轉星杓如玉有箭如琴有軫非鸛鵒來乃璇璣本如手之腻文心是引石室參羅雲臺可準婁明壁瑩混沌詎鑿昔余東壁子虛長揚爾不余拙亢彼奎章今命翼軫世相將余如木雞背距忽張月氐非遠芝房非祥摩土腸胃守黑乃藏延於世胄箕裘之藏歲次鶉火日中星昴太史氏著寶硯真誥

像贊

定光佛像贊

木佛不度鑪金佛不度火四大所和合孰是真法身定光是何人幻形亦常住水浸浸不濡火燒燒不着父母所生骨堅固如金剛或名長耳僧或名宗慧師游戲大神通而依寂光土以依寂光故無把茅蓋頭非嚴此道場坡公猶欠事有修檀度者見像亦并難錢貝不唐指人天成善果

大士像贊

兢御剎內古如來又何毫端現寶臺欲識大悲真面目十方鐘鼓普門開

十六羅漢像贊

獨有一尊者過海不赤脚更着何物行初無一物着

佛贊

火睒轉法輪象王無轍迹欲知不二門無智亦無

得

達磨像贊

依經解義三世佛寃離經一字卽同魔說佛魔俱
掃是繋驢橛曠然無聖解語非舌嚪對師容少林
衣鉢

飛霞大仙像贊

文皇本同時胡濙奉　詔旨旁求江海間歷紀徒
爲爾忽自闢生面云類純陽予亂鬚而鶴骨臞肥

稍異耳淸都故翱翔塵世亦覩止鏡光因像現鏡
聲臨叩起飛霞若可攀頂禮首重稽

希夷像贊

白驢入華山劍客心巳了猶嫌愛睡㵖不如一宿
覺

緱山王太史像贊

氷壺方潔玉尺鎮浮介不崖異和不比周盎兮如
春肅兮似秋畫地而蹈虛巳以游履盈若墜疾惡
如仇振衣千古撿鏡九流胸蟠錦繡腹貯墳丘譽
辭月旦尺牘天球氣嗣鹿角聲動鶴頭鶴鳴子和
克紹箕裘象賢前周後國論家謀無子牟戀懷杞人
憂不朽著述秀甲九州平視元美齊肩用修若相
門之有相則賛皇忠宣之儔吁嗟乎修名旣立大
命不猶將託豪翰寫神照終愧於道子與猶龍

泰常沈日峯像贊

東海鍾靈婁多耆碩公也後起先民時式方潔氷

壺持平玉尺不競不絿有孝有德
神祖端居崟鬱相隔天官子部升沉靡測姚江高
邑克舉其職公冏爲三聲光奕奕勁骨冲襟鬅鑒
淵識周踐聖卽星霜數易爰從民譽首正選席抑
躁懲貪表微揚側詆憤柔情冥鴻健翮老洫成愁
我道正直體日雲霄衫衣蘿薜挫廉劌釆息交掃
迹蘭剪方悲梁傾見迫筮仕花封民巖洞晰淨罔
不覃弊罔不革或尸而視或社而稷入棘程材以

充貢幷農下收桐樸中辨璧寸晷熏薪爲國柱石
文苑循良不磨史冊傳神寫照索隱探賾身無私
藏半鏹寸帛口誦白華目迷赤瓜君賜爲養親顏
以懌茸氄之進厠褕之滌尋常稱孝度越千百憶
忝維桑從游交戟月旦予將玉山叔則音容雖杳
風義如覩豹變之一斑可窺虎頭之三毛或羞

馮少墟像贊

亭亭鶴骨瓛瓛鳳鳴德符春藹正氣秋澄萬物同

體一介必矜白玉絕纇朱絲爲繩茂叔之胸中灑
落予輿之壁立岐嶒聖脈獨葬關學大興自南自
北如車指路橫說竪說如水建瓴其隱也太華增
而重其出也黃河忽而清豈待形求於巖野固將
金鑄於
帝廷者耶

施奕之像贊有序

奕之爲七閩大將軍之從子少從將軍學
書劍已復解音律畫其玅理與中老宿往
往避匿以爲弗如然又携陰符一卷日笈
且誦書以訓兒絕口不及琴碁箏柱間冷
淡生活欲有所用其未足也兒十三善劍
槊
施於東海發弧甲族武溪馬援樓船楊僕將門有
將知足之足自隱於聲若沉於陸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天籟人籟瀟瀟滿谷出塞入塞之歌大垂小

垂之曲催殺奪之自如知雅歌之可續能走胡騎
於參差能撻秦威於鉛筑有兒墮地氣吞牛劍舞
崩奔琴逐鹿乃知壯夫弦上之聲如道者桑中之
宿吾安得以伶師琴友而目之哉

宇溪陸隱君像贊

是廣顙而豐顧爲有道之腴是白袷而方袍則隱
德之儒于思戟張若抵掌當世而便便之腹又可
容數輩而貯群書人以爲受許倪而耦陶朱我則

舉清情以爲厚營海其目補天其手信社稷之元
臣而韓范之爲偶者耶

海道人像贊

頭陀刻苦羽人瀟灑以清淨心游翰墨海米顛之
絕伎可追玄度之家風猶在

覺虛師像贊 有序

覺虛開堂吾郡北禪舉揚宗乘以佐講經
人得聞所未聞及讀雪浪此語乃知曹溪

衣鉢信有所自吾嘗論法華以貪起教楞
嚴以婬起教華嚴以癡起教雪浪舞首肯
之覺虛於此必不疑也於其行贈之以言
虛非不覺是覺亦虛太虛同體無欠無餘僧繇難
貌海墨難書洞下兒孫其解此者與

題延生像贊

長松落落白石齒齒揮麈談玄蹴哉二十

夜臺禪師像贊

欲進君於松陵笠澤之間而與俱

陳九餘像贊

何然而不肥以不食五侯之鯖也胡然了不瘦以
不齋千里之糧也以爲任俠豪而常守其括囊以
爲禮法士而嘗遊於醉之鄉蓋君家有孟公有仲
舉而立乎其中央

馮忠襄公像贊

吉甫文武張仲孝友佐　帝中興象天北斗立德

立功可大可久堯階指佞虞廷代狩禹鼎伏姦秦
匭照蔀神叢天開宜左宜右彤矢登壇金章繫肘
斤斧寬辟昭蘇枯朽攙童牛鼻扼風馬首戎清於
莽鳳鳴於阜仗鉞臨邊素書風受熊羆桓桓公侯
糾糾刁斗秋閑疊柝夜走出將入相鷹揚鷙負營
丘尚父召南壽考詒彼貫餌堅吾壘守卒賴訏謨
以驅小醜签銘五熟秬錫二卣礪山帶河周前眷
後庚庚萬間被覆九有黃裳元吉白賁無咎神宇

歲在甲辰夜臺訪余南屏請書牓書三於
五臺曰金色世界於峩嵋曰銀色世界於
補陀曰琉璃世界丁未又書離垢世界以
寘九華先是丁酉余游九華有題額三大
字寺弗戒於火而余書獨存似有緣合師
之屬余書以此乃其意已在此四世界中
矣今其投身大海蓋與琉璃世界相應也
因瞻遺像潸然贊之

假四大以成身還四大而莫靳斯造化之適民非
覺王之所訓惟其生也若浮故其死也若游原以
水而入水乃在流而返流不受逼於四山奚妄認
乎一漚枯情塵於沃焦之土而盤壽相於壺閬之洲
嗟乎普化搖鐸而入雲吾師捨筏而蹈海末後一
句希奇精彩龍王順風而迎象衆望洋而駭滄溟
之水皆立金剛之體不壞清凉山上脚頭禪寂滅
海中得自在

諸德祖像贊

皐門安隱燕市藏名蹴人劍客畫史曇卿五雲彩
筆五岳豪情太丘之道自廣季布之諾不輕糸昂
藏而玉樂神凝澂以霜清雖能摹其形照而安能
寫其心神

得岸杲公小像贊

萬像森羅內有茶星應真方廣乳花滿鉢是茸露
滅是幽蘭馨飽能使消老可復丁道與之貌天與

之形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拉陸鴻漸而遊趙州
之庭

沈華齋先生像贊

先生之少也周貧給乏而恥言治生先生之壯也
含真葆和而善譚長生先生之晚也厭形滅質而
卒歸無生嗚呼其斯以爲華齋先生

周虞卿小像贊

溫乎其度婀乎其衷爽如搜句思詩有覆基功尚

書期會曾不顧名岳遨遊道不窮

盧原甫像贊

原甫自號珠江漁父既書弁卷首復爲題

之

元氣爲舟才情爲柁泛學海之茫茫遵豐淵而得路緑簑青笠製荷芰以相參空鈎意釣棄陽鱗而不顧賦心故楚澤之騷狂態乃桐江之故

題蔡道寅小像贊

井舟高素季野春秋外聯内朗人貌天游啓期三樂孫公四休寫經成箧退筆成丘無心道人有髮緇流是以欣然而常笑浩然而忘憂其鹿門居士之儔歟

環溪陸居士像贊

素封之富富於錢刀心雖薄之亦足以豪學士之富富於經史亦既兼之不爲羔雉其居也一息而千秋其游也無糧而千里易稱嗃嗃見家政之嚴雍詩詠振振樂子孫之蕃祉賓市隱而天游非說鈴與書肆

塵隱居士像贊

此余丁亥年爲平湖爲季山先生贊也甲午先生已千古贊所謂東方避金門者竟不及酬今爲欽仲再書感慨係之矣

神儀靜遠韻度矜莊其志則潔其行則芳乃絶乃煒肯構肯堂孝友立家既稱萬石兄弟競爽亦曰

季方覃精素業標異青箱賦三都而籍甚抱連城而未償下澤款段得少游之閒曠園林山水類仲長之徜徉方且結羊裘而著書於竹徑行將侶曼倩而避世於帝鄉猗歟人能畫先生之色澤我能畫先生之肺腸

周公美像贊

斯人也吾見之彦輔之室矣此其避入而耐老者耶吾見之季長之堂矣此其譬經而顧曲者耶吾

兒之金馬之門矣此其歲星而非否者耶吾訪之苕溪之濱矣此其釣徒而華屋者耶豪於酒癖於書愿而文俠而儒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畫史能寫其外之癯而不能寫其中之腴

吳江村像贊

圖書㚇閒琢玉雕金人食以耳汝衡以心璞中剖璧㚇下賞音茀耶璜耶風流可尋昔人陶隱居云不作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庶幾似爾之槩

其知爾之深者耶

施沛然像贊

陶弘景龍安常話百草泚三粃惟沛然之頡頏青雲器白墮鄉肱不必三折而眼可見垣一方儒耶仙耶吾安得而罄其藏

沈海情像贊

其研四聲高八咏者耶其釀白酒留佪仙者耶鶴骨雞癯桃顏鬍腴其鹿門襄陽具列仙之像者耶

澄源上人像贊

欲堅精進幢先披忍辱鎧天目舊袈裟耻爲兒孫賣求劍似刻舟一溫見金海貌悴而骨剛願力終不改

孫儀履像贊

白皙最良美鬚則賢謙謙君子壇宇自閑曰恭曰儉不敢爲天下先方踵星辰之履忽糜蓼莪之篇人謂君以世祿之家燕處超然我謂君以無涯之

智將結爲大年

丁南羽像贊

布恣私交式販不營以諾以輸君則衆之好義生風緩急詎辭冠則如箕飲不盡卮以調其肩爾固吾閭和同禦寇百難斯舉人癖於錢爾癖於書孝友家肇爲右之餘遺範如存芳聞未謝蓋生而爲德於鄉沒而可祭於社

喬方伯像贊

卓爾道骨冲今素心澤濯氷壺皎皎玉繩有千秋

鬱有之氣而守之以蠡有百錬不折之才而御之以誠文武是憲夙夜惟寅其謀國也先機於蓄艾其居官也後困於積薪未老懸車惜哉干城康鑑一書作我儀刑

劉松野像賛

俊遺而可告則人莫不告之於其親然佛之言大報恩也在皈依三寶而樂慈親以歷劫之神方松

野之守師承謁檀度而自比於韓朱之外臣也且不知寒山爲何如人及其四山相逼一念迴光而曰我立寒山則已超之乎去故而即新蓋疑而信者爲龍華之廣顙信而疑者有淨土之迷津此其間之相去曾何止於隔塵君自以爲寒山而吾以爲麗縕之後身惟是還金之容用終爲易簣之正因一家眷屬幹蠱祈薪斯言也爲朱子提綱而説法亦爲居士寫照而傳真

夏有之文學像賛

夏有之文學余門人也其爲人但中無競外落拓而内行醇至與人交傾蓋如故久要不忘人樂近之性不喜問治生游跡幾遍天下所得槖中裝隨手散去環堵蕭然常自謂當以樂死竟阨下壽身殁之日家無餘貲所藏者特余書畫數種其子長春文而護檢不愧王謝風間出遺像相視宛然笑語可呼也因爲之賛

同塵和光鞠躬履方不爲理窟不爲智囊不陶糠粃不謀稻粱土木其形龍鳳其章于思華元殊毛謝郎標格與會雲上霞翔其人雖徂其儀不忘肯以化鶴而戀亡羊碧落空空躔星煌煌巴游八極當歸泉香

吳周生像賛

心樂名山門有喬木行既亢宗惠能收族敦念本

源朔修祠屋若堂若封增膏增馥廣木爲梁荒笄爲穀書破五車筆盈五簏豈惟矽封君之素貲蓋亦爽韻士之芳躅

姚五山像贊

時游齋中山雅有户外屐元方難爲兄季亦難爲弟

潘泰鴻像贊

洞然若冲穎然若侗家聲世業令德孝恭繩其祖武緯有父風寄情著組樂志雲松座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其斯爲泰鴻之德容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墓誌銘

封簡討少微許公墓誌銘

海虞封太史許公爲諸生時京山李本寧先生序其集行於世矣後十有三年而長公太史屬不佞昌爲埋誌讀其狀多序集時所未盡者敢按次而論之曰公名某字某自號少微居士厥先有貴一公者始居海虞貴一生子安安生怡曉怡曉生玏玏生杲杲生鏞鏞生神武衛參軍汾是爲秀峯公之考也秀峯公家擅素封豪奢自亢族有訟其田廬爲未析之產者既判不直業有牘藏邑中乃賂胥史且滅其籍竄毀通邑之籍而以爲公罪携掠備至公不誣服搜其家家人悔散并失公所在無何而直指下檄郡佐覈其實事得解乃公容倚隣導夜走百四十里效秦庭哭爲直指哀號也當是時公年未舞象邑人稱爲智童孝童云弱冠補博士弟子聊畢畢帖括博雅好古冀爲當世鉅儒其學各有師承經史學得之趙文毅公陳羅端公經濟學得之曾魯川公而趙公子玄度陳公子抱冲皆藏書萬卷公與周旋久揚扢甚習識古今貫穿時務凡山經地志與河渠水利農田兵制無不精討前後邑宰如江夏段侯試士發策皆時事之要士莫置對公風簷條議獨覈請續鑿鑿中窾段公擊節歎賞目爲臥龍邑數困於無年征輸不屬段公患之公請履畝相視損其積逋裁其羨稅而復葺其縢囷以時拯患段侯以扁舟偕公相度邑中利弊犂然纖舉見諸行事言不及私也藍陽耿侯喜談名理尤善韜鈐公與上下其論辯氣莫逆嘗容迎公詢武侯公陣法亟稱得未曾有鄞鮑朱公禱雨有應試士以苹雨賦公援筆立奏賦數萬三百言似出夙搆郡伯大齊之每多士於

[illegible]有所闢陳必推公前爲致辭無弗欽祗長袖[illegible]多財善賈爲是耶趙文毅公里居有元暄之談乃青衿子始奴事之後叛之者諸子衿少年連戢聚黨以不辱黌序爲辭莫爲趙公明者公獨昌言於衆曰左袒非類不爲黌序辱乎與二三正人白於臺察脅行[illegible]宿冑有寧處趙公即世玄度孤危甚莫爲助力公聲罪討逆義無旋顧奴子以重賄求解公叱之自是左袒者手足俱露咋舌匿跡

及於正法公力也公雖公正發憤乎然不隨人作使郡伯廟公庭柎士士羣起而踞試院擲果中郡伯肩背公伏首抑輸如故或激之曰公乃素剛何怯也公曰男子故當有怯時即亟舞伯仲深入西山已而諸臺果大索羣譟者而公以先遁莫之害及當事移怒於盧廣文將切責之公乃投袂起白學使者曰難非邑始禍則邑受李代桃殭固已寃矣又波其師不亦枉乎必爾則衞生請俱黜學使

者義之并廣文罷不問其忍事先幾又如此公屢躓名場豪氣不挫迨長公成進士官庶常迎公養宦邸公駕而歷齊魯燕趙之墟弔古懷賢翰墨間作過常山祠北岳處謂一統之世不宿仍右晉之舊移祠於渾源古也草疏且上不果長公邸中門清如水公衡氣消盡皮修白業焚香趺坐以持佛母咒放魚鳥爲常每有勝日游行郊關覽宮闕之壯麗箭命之墳騎與盡而返歎曰京華之夢止此

矣而世何人之深也耐趙玄度以秋官郎入都公與握手道故不勝感慨未幾玄度客死姻家爲難旅櫬幾不得還公揮涕經紀喪事復竭歷御傳歸其骨師友深情生死交誼不愧古人矣先是癸亥冬　皇子生大慶覃恩公與元配恭孺人例及封典待時乃給長公以甲子春授館職公得封如子官已而長公銜　命封楚藩已而竣於事方奉公命行營孺人之高敞而公不待矣哀哉公至性

孝友多所收恤不治家人産而爲友朋謀匠畫彌悉甚於自謀秀峯公田廬既於終世公圩壞赤貧家無儲粟而落落軒軒無可憐之色食可兼數人餽而或累日不食不言饑家距城一舍屬有所思獨往獨來蒙犯風雨涉水不避門者熟知狀輒爲啓鑰或無所寄宿延簷而行莫知所之暑月寒窓好集子孫談古今節義事泣數行下京山先生撰爲蟫蛇入微矣乃余友稷公之遺事若有所得豈

其以魯連爲師者耶平原之事公所謂排難解紛而不取輕世肆志而長貧者魯連矣魯連年十二而非用巳之口公幼智同史稱魯連好奇偉俶儻之策談笑却秦縱横百折公雄辯又同若以文論則聊城一書豈思光所敢望公之宗尚吾知其爲此不爲彼也京山先生謂公合於張思光者有五余擬公於魯連亦然蓋非揚雄之反騷猶束皙之補闕云爾銘曰

廣山茂業懸龍門談公振奇道乃尊豹騶鴻轂旭始緻飛霜之哭雪戴盆無雙江夏何足論詞源浩浩渺無垠逸氣噴蕩幡原坤匣中佩劍秋水痕龍淵烈鉄相吐吞以冠苴侵清流湃群輕折軸白日昏權其角距披其根人網人紀风所敦立義不解翩人恩有懷石畫慮世屯謀野歷歷詹詹言飲不畫傳貽哲昆九苞符釆高騰騫紫泥丹詔露華温軺車北指依帝閣摩娑泰篆彝嶧樊高歌流酒背

九村狀先老筆獨闢穢上林羽獵夕藻繁珠書貝葉涉其藩木雞氣守游德園胡爲歸來厭世喧乘赤豹兮驂玄猿雲爲其尾度奎垣怡然委順歸化元龍攄有奇離醵蹯大招天問耳不煩隹城埋玉雙璵璠過而拜者碑可捫悖史徵實永勿諼

封少司馬吳來儀公墓銘
惟余與少司馬吳公同肄學北雍也時大司成田
公甲乙多士而余兩人受國士知游日暱因鬬爾
尊人何狀皆抱風木恨矣每相欷歔泣下曰古人
有親沒而三徵七辟不就者吾兩人獨何心而事
憲舉哉第朝家今甲得追贈所生爲地下光寵故
不能自割耳已相繼成進士余浮沉宦路三十年
司馬公敭歷中外杖中丞節奏最貤其尊人爲中

憲大夫四川延撫都御史母贈恭人復自請告起
家納言與　覃恩會載贈其尊人爲通議大夫通
政司通政使母方恭人贈淑人而不佞呂亦承乏
春卿徼恩隨贈得追隨司馬以酬昔願於萬一司
馬猶以罔極之痛余有同心從塞上授簡呂使志
贈公墓中之石呂義不得辭也按狀公諱應道字
自明別號來儀居士唐左臺御史少徵公之後世
居休寧之長豐里始祖太乙公領元總管之職國

初遷桐城十一傳而至公自髫齔有穎異資授之
書即上口贈通政儀亭公絕憐愛之嘗呼神太用
財耗何況稚子雖就外傅多有暇日其執經家塾
者十之三耳公既弱冠稍悟學殖之落韶年不再
乃奮志力學寒暑靡間嫺於帖括色澤高華學使
者天臺耿公有人倫鑒補博士弟子頭角嶄然有
昂霄之勢而以試宣城遘疾歸在疾法中時司馬
公生九歲垂絕之日公手摩其頂而謂方淑人曰

汝無憂後事有此子在吾爲不死矣善事二尊人
汝食報無涯也言畢而瞑得年[illegible]十九耳哀哉追
其遺行則太公一嘗遘疾亟[illegible]代醫禱服勞褓
不解帶太公六十陳牢醴以壽之集親賓以娛之
季路負米之孝也述其遺文則有長詩云所憂非
憂貧所憂其可休處處凌九霄行行戒深溝是茂
先勵志之詩也假令嗣其年茍三不朽事豈顧問
哉長材厄於短晷英風鬱於促齡此司馬所泣盡

而雝之以血者也雖然嘗一臠而知全鼎若司馬公之傳神寫照亦何止頰上三毛而已銘曰

讓王之後華胄緜緜以任得氏自歙而宣鍾祥儲祉誕此名賢雲生泰嶽江出岷川有孝有德旣陶旣甄筆花粲粲腹笥便便福謙可信佐善則衍欲不盡尊潛乃躍淵龍門亢族麟閣麦煙朱綍獭獭紫誥箋箋是泉父父是大年年何造物之尚缺終食報以得全爰述太丘之行以題京兆之阡

黎平府知府葛川喻公偕配王恭人張恭人合塟墓誌銘

穆皇帝登極之初臺省奉　詔薦天下孝廉之以行誼著者三十餘人於蜀則有若趙公顧吉來公知德而葛川喻公寔爲之冠云喻公者今侍御公醒拙之府君也侍御以視漕至江南按次府君之遺事屬錢太史立傳而以墓中之石屬舊史不佞昌錫不佞昌習侍御不敢辭公名應台字秉符號葛川居士司寇月梧公之從孫也公生而母王孺人有異夢蓋高僧再朱之祥及髫亂即夙慧異凡兒每獨寐喃喃覔袈裟不輟司寇公奇之曰吾家待爾而大豈吾四十年宦路不欺之報乎甫十餘歲喪父賴長兄別駕公應㝡者遵遺命撫育倍至公亦奉別駕如嚴君孝友之聲浹於閭里里有兄弟訟産者廷辨不相下有司折之曰何面目見喻氏兄弟哉訟者息爭而去甲子登鄉書與㝡之仲

子思恪者同上春官是時司寇壽躋九十猶及見一孫一曾孫成名眞處事矣公事司寇公最久司寇公有震隣之儆公獨身侍衛相依爲命雖風木銜悲竟承先志焉萬曆庚辰中周公子義本房副卷首謁選得漢陽令蓋楚大夫蕭公良有輩雅重公固請之爵云公治漢陽以廉善聞兩臺薦剡無虛歲旣執徵授廷評尋議改御史公怡然不屑曰擇官而仕無爲也在大理執法明允稱文無害

陞南廣部權稅杭關人謂擅途公無膏潤齊厨蕭然若應高僧之夢也踰廣漕出守黎平不數月歸志浩然投簪命駕酒社詩盟石氏下里門之步鄭公題通德之鄉七十考終諸福駢集當代完人如公無幾矣公生嘉靖甲午二月十四日卒於萬曆丙申得年七十有七公配王氏贈孺人繼室張氏封孺人頃以季子侍御貤贈公晉中議大夫兩孺人並贈恭人公旣沒而漢陽士民追思循吏請於學使顧公祠之名宦蜀之學使杜公亦釆輿論祠公於鄉賢蓋司寇公與別駕已相繼尸祝而公僅相從饗於孔贈之側祖孫兄弟咸列祀典喻氏稱善之慶未有艾也合葬於城北石實山之陽銘曰

惟神不滅惟生有自孔釋手攜祖孫世濟謝氏芝蘭孫家荊樹令德孝恭風標其譽處養潛龍出覲驥雖不騁要津而安冷署乃佐度支乃司闢市我心如秤臣心如水五馬專城知足知止桐鄉遺愛

太丘表里尸而祝之榮哀備矣義方所貽澄淸繼緒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不朽者名終酬者志豕石幽壙載筆悼史泠泠素風垂芬千禩

中書舍人許玄祐墓誌銘

過甫里不入許玄祐園林猶入輞川不見王裴也玄祐致身清華如司馬相如吾丘壽王而恬退好道蕭然有物外之致乃其歿也以哭母故遂成死孝士何可以一端測哉玄祐諱甫吕其先太岳之胤宋淳熙中有自江右尉吳江者十餘傳而遷甫里又四傳爲郡幕怡泉公以孝友好誼聞於鄉郡即公父也公配沈孺人舉子不祿卜遊得陸太君

實生玄祐玄祐少有奇表廣上而豐下少讀書即好漁獵傳記兩漢四唐之業築倉而藏之飲食其中不屑屑爲經生言既遊南雍登覽江山志意抒發四方名士皆折輩行與交顧數奇屢阨京兆試玄祐慨然河清詎可俟哉而以爲吾二人憂遂謁選得文華殿中書濟沉金馬日以揚扢風雅爲事輦下豪賢之會坐無車公不樂也玄祐居邑邑顧不自得亟請假歸侍郡幕公夫婦細嘗聲氣宛然

孺子慕也而代郡幕公爲德益力歲啇則減牟子羅屑粥療饑所全活甚夥凡里中徭役最劇者率身任之不以煩桑梓先後燔責券無數末年產益落然族屬故人之以緩急告者未嘗不捐廩入應之也玄祐既負勝情又以閒居奉親治圃茸廬水竹宜適杖屨相隨養志甚篤而丘壑神情愜愿殊叠客有以驅車諷者輒笑曰池頭鳳何如海上鷗五侯鯖何如千里蓴哉與玄祐交者吾邑陳徵君

景陵鍾伯敬山陰祁夷度及不佞輩咸樂其曠逸花時耕候命駕相期雀舫布帆闇集梅花墅下開簾張樂絲肉迭陳而微窺玄祐意顧由選舞總借爲藻繪娛者逆郡幕公捐館舍沈孺人繼殉窺閨之日遂以少也惟晰夕侍陸太君起居稱藥量水不能刻晷離左右已太君病脾度且不起即有以身殉之之志預爲戒勑諸子微及後事家人方訝其不祥及承諱神氣綿惙已不可爲猶匍匐成禮

以勞毆猝卒之前一日里人聞有旌幢導從喧闐
於市者爲徃生之驗云玄祐性闓達雖生長素封
不問奇贏子母事生平以讀異書交異人爲快所
居與陸天隨故址近爲劚莽構祠祀之刻其唱和
詩他如盛唐名家集行世　出其校讐敂命西
方夙期出世名僧靜士客與徃還而內行薫衆動
循矩度事寡嫪褚氏終身如一日厚嫁姪女過於
所生屬纊之前猶以㶕節被　旌爲搏顙質上至

郤醫沉涕以死奉母如玄祐死生皆無憾矣當玄
祐有嫡母喪乞余文爲誌墓中之藏去此幾何而
其孤元溥復以陳徵君狀乞銘玄祐有如歐陽公
所嘆方從其遊遽哭其死以爲身世一文悲者然
玄祐多子孫皆有雋才平泉樹石可保無恙而青
緗之學昌顯於世者孝子不匱天意固可俟也所
著有秋水亭草唾餘集檮齋詩草檮齋漫錄生卒
詳狀中銘曰

其仕也爲親而不就一命三釜半給不易溫凊其
歿也爲親而不難一殉相見黃泉唯諾必應是其
以近臣爲隱人而以才子爲孝子者耶問史狀之
國史銘之誰曰不信

別駕澄源潘公墓誌銘

始余讀顏氏家訓其所以勗有逮逮吉康者詳哉乎言之也及觀魯公家廟碑奕世載德繩繩繼繼靡非聞人乃知佳子弟即爲賢父祖門第之高有以耳海上甲族自潘恭定公後重賢疊肖其聞人更僕不數而恭定從子有別駕澄源公者又恭定公所素奇爲國器者也公有聲太學久不得志於名場乃應　詔入貲拜大官丞所署內法酒故多乾沒公有心計稍釐其弊尚方器物向用死金公捐俸稍以鋼錫代之且綦爲令所省不貲室庫出入年久耗損數百金巡使將按籍彈事勳卿攢眉無以應公積有麵價贏金充額得免吏議處脂膏不自潤而所全甚多其才優幹濟皆類此久之擢汀州丞剸居溫州公之喪服闋起補慶陽地屬邊徼專督軍餉公申嚴約束給散以時將士悅服府有悍卒訐其營長公援律治罪凌上之風爲衰止

馬甫兩月奉檄攝郡篆廉平不苛稱兩有應泰邑士民交頌比入覲事竣公已倦游賦歸東矣公歸而泰人之思更數載不替祠樹彝而碑硯首也宰侯以一第重哉先是溫州公之歿也公獨侍湯藥鍾氏遠宦季尚沖齡公封識遺橐即一簪一履不敢私啓衆有持均分之說者公力卻之推以予季壬人莫得其隙焉變囂喧爲雍睦有以也邑有踐更役諸從兄弟爭相訐公直代肩其肩終其身不自功大都以儉德厚道斤斤自將室無姬姜奉鮮華僕所至郡邑大夫皆重之若江右劉黃門作令時就公問政信其不欺東郡畢大司農司理時爲公發姦多其不稜即有武健吏中先入語始未嘗不耽耽而後竟心折也公有僕楊仕從婿翁家來賴公貲行貨江淮間驟富以終訟囪楊族乘危攫其藏不盡不止或謂公曰如楚弓楚得何公曰奴不吾負無過亂門足矣公所居直學宮之陽諸生

陳言上官當毀其墉以廣學官之路其詞不直難
衆可已公慨然曰世有舍宅爲寺者矧學宮乎吾
何愛於家衖衆亦無以難之也識者評公孝謹如
萬石君惡聞人過如馬文淵未嘗臧否人物如龐
德公柔和忍辱如張公毅言言不愧矣壽躋八十
高朗令終諸子若孫皆以文行才美濟縣官之急
豈非盛世完人哉公曾孫余孫壻也稔知公生平
而銘之銘曰

仕不必崇班要之晢職隱不必深山要之寧極既
柔且謙師聃與昜闔門肅雍鄉里矜式蓋無愧葛
天之民而恭定公之遺則

沈高士公路墓誌銘

天啓初年禮部奉　詔移文海内求巖穴俠才有
所纂述可爲　實錄用者所司以聞於時附麗而
起者甚衆兩都九卿之署各自修誌誌成其秉筆
者各平官郡倅或中書舍人而江以南大雅之士
如沈公路臺使者張公式廬表宅欲以光茲選公
路傲然不屑曰方有幽憂之疾未能從也比余入
朝而大宗伯閩中林公詢吾鄉勝流某某輩余覼

其姓名公路在焉方謀削牘而黨事起高木風摧
無論縣蕝矣林居以來慰藉相屬今年公路五十
余賦詩爲壽又作草堂圖比之鴻乙而公路已彌
留不及見嗟乎公路劇采逃虛遂狷介之性似靜
者其結客振窮挾湖海之氣似俠者其憤世放情
寄聲色之游似達者至夫沉酣竹素讐校魯魚聚
可汗牛藏無遊蠹斷簡必續併事能微又今之博
雅君子也然而坎壈盛世奄忽逝波宅相僅託於

陽元血徹竟同於佰道不亦可悲哉公路所交善
權要予柔李長蘅兩君子狀且傳而其子穀伋泣
請余誌墓中之石曰治命也何忍辭公路名弘亚
自其十二世祖都遠守楊州始遷蘇居郡城之烏
鵲橋已復徙嘉定之青浦爲江東之沈六世祖恩
善以好義表其閭曰旌義子輔娶於瞿夫頌篤孝
直指請於朝表其閭曰雙孝有四子修職郎槩其
季子也槩生嶠嶠生應元世以耕讀亢厥宗而應

元之子太學生昌德字叔懷者最者則君之父也
君小而岐嶷至性過人年十六父藻飈發華亭故
宗伯唐文恪公論其行卷大奇之曰此我輩人也
叔懷公課子嚴君已弱冠猶欣然受杖無迕視居
毋喪三年柴毀不御酒醼族黨咸嘖嘖稱孝子孝
子云爲文高朗自喜調與時背三試不售二豎相
侵遂絶意制科之業韜以稱詩爲事嘗著蟲天志
小名録枕中草爲世所賞譽詞客酒人集上客滿

即有匈貸未嘗以橐澁解嘗僑居海上余交陳太
僕子有與定志年交後以論文失歡案有與君爲
難者余嘗諷太僕曰兩賢豈相厄哉太僕亦愴然
君自此與海上聲跡都絶矣歸於邑城有水石竹
林之勝尊彝書畫之賞客贈以東坡雪堂玉印因
顔其堂曰春雪賦詩亦命之雪堂集志所存也君
嘗自謂富於黔婁健於叔寶壽於長吉雖獲五男
不有聽之冥數子姊之子曰穀似更有遺命以叔

父昌閎之長孫竑繼宗祧書籍田廬分健有緒蓋
困於市義死之日家無餘貲云穀似秀而文足繼
君之素業將以此月二十一日奉公之柩塟於江
灣之先塋元配孺人李氏先一年卒別有誌銘曰
昔白香山之池上詩云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有書
有酒有歌有弦者貧士不能致之孝士不能安之
力能致之必能安之者公路也嘗以明煎身斃則
天全火以薪傳稱詩爲大年豈羨千百歲之頑仙

不爲五十歲之樂天乎吾嘗銘王公大人之所要以亟稱無愧者惟若士爲然

程栁汀隱君墓誌銘

太史公曰陰陽家言使人拘忌而多畏自宋時賴文俊董德璋以青烏之術著於歙而歙之慈親孝子惕於禍福之說行營高敞數十年不能成一兆域者而素封之家爲尤甚信乎以金汰者悟也程隱君栁汀八十時其子繼志走幣四方求酌者之什再易歲而以世父參知公之狀乞余墓中之石且以葬期告是所謀在地下不在地上者其孝可

念也程之在歙者皆著姓而汊川之程則自唐中丞澐始宋時則少師珌有洺水集行於世數傳而爲文和文和之子九峯鄉里稱善士有丈夫子七人長爲隱君名灼字見甫自號栁汀習見家世修計然策牙籌之與親駔儈之與使非其好也乃從掌故家游繙經閱史幾於遷業九峯覽之柰家督非君不可而君自度不能竟學迺修息與越閒𢾾有遺策自謂用其所短反以見長蓋出納在手簡

下在心者垂四十年而子毋錢與六弟其志[illegible][illegible]一綸儼然分授歸於至平雖童奴厮養無有腹誹

居稽者友于睦矣視黄門石林作令時行鄉約法察舉君以爲約正里中有疑事每以相質君不任受德不受任怨而至於緩急之際密有斡旋或捐橐解紛終無知者故有長者之譽其理家也衣不重帛食不兼珍畜蟲之屬不忍恣刀俎以供口腹儉德如此而作宗祠建書院不惜鉅費以成壯觀至書院名九峯令昭示子孫知嚮之報學非九峯志也君之八十也余友陳眉公徵君爲譔仁壽堂記君讀之曰仁則吾何敢知里巷小善逋者蠲疾者藥亡者櫝力猶可勉我子孫無以老耄而失我時以告我可也嗚呼假令司命者多假之以年君之爲德於鄉者寧不與遐齡並暢耶生卒婚嫁之詳具狀中不復贅銘曰

染與淨何常淤泥有蓮花雅與俗何常貨殖有儒

家政以孝友成人見其老而彌劭富爲仁義用猶惜其生之有涯

王隱君墓誌銘

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通一經近世士人一事仰
俯何能復問家人產且恥言耕況賈乎有佳子弟
能服賈爲父兄勤學此孫武三駟之法所謂一不
勝而再勝者也武林王見石先生有三子皆負雋才
先生既屢蹟棘闈以食貧故不能一意竟學於時
仲隱君長號請願爲家督持門戶修什一之息以
供朝夕年踰舞象即以賈起家見石先生始得兼

長公季公跳身就四方都養之維揚之海上之太
滁山中下帷攻苦不反顧先生舉明經季公亦對
大廷登甲第蓋至季公迎二尊人祿養京邸而隱
君如弛於負擔世稱樂有賢父兄寧知子弟之能
成其父兄若此可謂豐年穀矣隱君名國柱字君
本別號潤菴系出晉始興文獻國初踩暨陽徙錢
塘世著隱德七傳而爲雲石公博雅慨慷振人之
急千里誦義是生見石先生隱君則其仲子也生

而有至性得膝下歡祁割產僅田十畝會見石公
有女弟無以爲嫁憂形於色隱君輒鬻所受田治
粧宗黨服其孝義友愛伯季二女弟終其身無間
言同舍生歿於他州訪其遺孤時加周卹戚屬有
乘儉歲而操券以窘隱君者亟償之比家既饒與
相窘者數見曾不舉前事以重其愧即季公顯貴
里閈皆屬耳目於隱君無若夫巳氏之子敢玉攻
步何隱君穨焉然故吾捡押若家畯無驕氣也他

所焚券施齒設粥施餌長者之事不勝書而武林
述其爲內弟沈無回孝廉經紀其家政令一意竟
學稱天下士乃在無回七歲時心許之類有鑒裁
者士大夫或難之矣見石公壽躋大耋視觴無幾
何捐館舍隱君痛欲絕凡三日而不起猶令人振
而就苫次死孝哉死孝哉隱君雖帛布而修處士
之行其緒言餘教以昜文學克家等孝友家聲方
來未艾可傳已生卒婚嫌詳狀中銘曰

有以榮其親不必其榮也有以榮其親不必其榮
也貧有所不厚滿有所不足此之謂荒年教[illegible]
年玉鬱鬱佳城千秋吉卜

墨林項公墓誌銘

蘭隱君論書曰不爲無益之事何以悅有涯之生
世無達者鮮知其解其檇李項子京乎公蒙世業
富貴利達非其好也盡以收金石遺文圖繪名蹟
凡斷楮隻行悉輸公門雖米芾之書畫船李公麟
之洗玉池不啻也而世遂以元章伯時目公之爲
人此何足以知公元章論書以端明爲畫字蔡卞
爲得筆伯時故游蘇門蘇助之羽翅黨事起尋負

之一殁一生之際豈有達人之觀哉子京夷然大
雅自遠權勢所與游皆風韻名流翰墨時望如文
壽承休承陳淳父彭孔嘉豐道生輩或把臂過從
或遺書問訊淡水之誼久而彌篤此外則寧狎飛
梟弗親軒蓋郡守某以年舊請見雖復倒屣殊李
磬折爲數日不怡其介特如此先是吳中好古之
家浸尋疲于勢要搜括公以翰墨徜徉竟厭世不
爲他嘗以故廉者不求貪者不顧人以是服達識

縣斯以觀公之賢於元章伯時不已多乎公名元汴字子京項之先汴人也以扈宋居秀胥山里為甲族自襄毅公以來七葉貴盛有以孝廉令長葛者曰綱綱生贈吏部郎銓銓有丈夫子三人長上林丞元淇次東粤少參篤壽公其季也少而穎敏十歲屬文不難究其家學已念贈公既背養而太宜人苦節即仲致身王塗不遑將母吾寧以青氈故重遠子舍乎於是絕意帖括顓奉太宜人色養觀自娛務終身孺慕少參公忠孝大節公有助焉公居恒以儉為訓被服如寒畯如野老婚嫁讌會諸所經費皆有常度至於贍族賑窮緩急非罪咸出入望外曰吾自為節縮正有所用之也戊子歲大祲饑民自分溝壑不恤扞綱公為損廩作糜所全活以巨萬鄰鄉議且上聞牢讓不應終不以為德市閭巷聲有司益重之公雖蚤謝呫嗶謂祖父遺經堂構斯在不欲令子弟亦知違生之趣有六

子各受一經嚴為程課猶子孝廉夢原六齡失怙鞠誨備至孝廉蔚為名儒而諸子彬彬皆不愧王謝家風云公書山水學元季黃公望倪瓚尤醉心於倪得其勝趣每作繼素自為韻語題之書法亦出入智永趙吳興絕無俗筆人爭傳購初稱墨林居士皇甫子循作墨林賦以貽之晚年意在禪悅與野衲遊因感異夢更顏其齋為幻浮且手題楞伽比於司空表聖之誌生壙有洒脩達人矣憶予為諸生時游檇李公之長君德純寔為鳳學以是日習於公公每稱舉先輩風流及書法繪品上下千載較若列眉余永日忘疲耶公亦引為同味謂相見晚也公與配錢孺人歿數十年而次君德鳳圖公不朽屬余以金石之事余受交公父子閒不可不謂知公者何敢以不文辭他若生卒姻婭之詳子姓曾玄之屬具京山先生行狀中不復載銘曰

易著謙吉老稱儉實孰蕭高明而甘枯槁孰秉素
心而事幽討今游古初神傳象表越山幘傲長水
滌飼清虛之鄉達人所保有嗇其躬施及國華有
仟其容藝窮文巧炙何如生大夢獨曉向平猶惑
彭祖爲天史銘諸幽聊識其小冊壑之藏螯曰可
致

徐豫菴隱君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誌銘

吳江以徐氏爲望族自其始祖本中以布衣舉
高皇帝命使蜀辭官歸里朝士高之賦詩送別爲
圖初盛事本中歸而出粟賑卹爲德於鄉及至殁
也當世名公若魏文靖王文端胡忠安葉文莊輩
皆哀挽銘誄語無虛美大書深刻傳布海內大江
之南以碑板不朽先德者鮮徐氏賦之也數傳而
有豫菴隱君及仲子弘祖復能修本中之業以高
隱好義稱弘祖之母王孺人八十餘道養將歸隱
君之藏匍匐五百里請余銘不忍辭按狀豫菴公
名有勉字思安贈光祿丞柴石公之第三子十九
罹父喪伯季六人以射覆法精產公一再得正室
乃讓於伯兄而自處東偏之曠土是時家已中落
與王孺人拮据修息竟復舊觀剛亭水木之樂甚
適也或勸之以貲爲郎輒不應蓋公性喜蕭散而
益厭冠蓋徵逐之交鄉黍中丞楊羽卿侯司諫皆

周親相善時訪公公固匿避以疾辭亦無所報謝其雅致如此中年傷足不良於行晚而爲盜所苦疾作卒不起僅得年六十公有三子伯仲皆王孺人出常與仲子弘祖居仲子好遠游所至必探幽窮勝傾其獨行嶔崎之士然每結束行裝則有戀戀趑趄之色孺人察其意慰之曰吾幸健善飯足恃耳男子生而射四方遠游得異書見異人正復不惡無以我爲念故仲子足跡幾所謂州有九遊

其八者孺人成之也隱君不事纖嗇其屢而復振所指擗修息者靡非謀室之獲已多泛宅之游孺人望衡築室令無垂堂虞季子弘禔生孺人字之不啻出入腹隱君卒先一月謂孺人季吾孽也若撫莚勿得視兩兒孺人不以爲治命舉田廬鬻分之甲子歲稜米斗百錢孺人命仲子出粟以活餓夫歲散十石仲子念孺人所居湫隘將改作鳩材矣孺人聞墓碑在風雨中撤使甃而垣焉又辦祭

田數十畝倡族人享祀嘗有所感憤同冢孫質之青陽張氏入門見其家無長物有素風則喜恭人躬紡績則又喜既而計部君自拭藤床恭人自進茗饌益大喜竟忘所自事歸歸而疽發於背餓項竟尺醫云是疽非憤極不成非喜極不散今發矣當無恙後果然其處懷服善識大體學士大夫所難也孺人有兩孫以學成列黌序孺人嘗同仲子之子卿孫勖之曰民生於勤勤則不匱今里媪之

織者無數而吾家獨以精好聞學猶是矣張山人復有晨機秋圃圖名公題詠殆徧焉先是弘祖遊華山至青柯坪忽心動歸而孺人示疾自此依膝下絕跡不出戶孺人八十爲徵作者詩若文以佐祝觴迨乙丑自春及秋侍湯藥幾廢寢食以身殉孺人勞苦之曰無爲死孝吾從而父已晚矣彌留之際神識超然令妻壽毋不已兼之哉嗟夫隱君不喜冠帶交而孺人虛其志仲子爲振奇之士多

林下風此如萊婦鴻妻雅稱偕隱可以傳矣生孝
姻婭之詳具狀中銘曰
布衣之豪動
九關家聲不泯餘仍孫市交客滿陵朝昏乘車戴
笠氣可吞夫耕婦織素業敦不爲阜門爲鹿門幽
人坦坦真足存龍蛇既厄孤鳳騫善作善成貽㪚
繁實慈實儉合道言風雨如縢雲雷屯半榮半瘁
同一根中分後合于將村管彤變變照墓門

處士宇溪陸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誌銘

余既爲亡友柔知雲臺張公銘玄宮之石矣公有
遺文狀其仲姊及宇溪公公子超越皆遊黌較咠
偶聲問業於余即雲臺誌中從讀書吉州二甥孤
也翁姐葬卒既久虛墓石若有待余不敢失亡友
之誼乃無辭操筆按狀公姓陸諱瓊字思佩別號
宇溪世爲錢塘北郭里人諱基者生敬敬生華華
生政政生水村公俞代著隱操水村公有三子公

其仲也公生有至性八歲喪母屠哀踊如成人時
島夷寇起水村公納婦雅於郭獨身跳伏覗廬舍
公叵呼疑聯傾知寇退乃始敢進食既習章句穎
敏絕人以水村公不樂儒去而習計倪家言甫當
戶事水村公借繼母賈得其歡心喪父如喪母喪
繼母如喪父時哀踊也撫弟妹備極恩厚發敦伯
淮之愛長而析箸非其意已公雖心計服賈而士
行丙夜篝燈縱横百氏博洽如經師出輿里中見

論罪皆嚴廉去卑見以是日攜公會有殺人當道
者斬業扁乃公家匠也縣令驗呼適過之無無子
遇以議公兄弟公微傳中雪不數日而事竟白諸
兄弟人人才公倚左右云江陵相當國量田議起
公應縣教董其事下令以旬日報竣公側身歷陌
目送手畫不爽銖寸悍長吏不能難反優獎之公
自是始得脫蹤更與張孺人專爲家也未明起視
臧獲率作視其勞者衣食視其下者先業益拓又

不覦覬什一常貸賈人金數焚責券一語許諾即
赤手弓千緡與之無恡色有於某縣殁公撫其幼
子迨於成立方某者欲寘宅力未給也而有遠行
託公市之公如約有諷公此美宅何不自取公笑
弗應俟方歸即推予焉隣沈叟素德公欲以田園
賤售公婉謝之沈歿而恤其嫠有加也王生携於
譬嫠陷重辟公捐貲出生犴狴不責報邑令陰遣
探訪按里中豪某某擬聞之臺使者據風重公德

望從容延問公爲擇書腹二人於奴卒不令其人
知也其篤[illegible][illegible]事[illegible]類如此公爲儒不卒獨好與儒
者游嘗謂人能詩公喜附嘆治具閨中若樂肯[illegible]
以是公負賢豪聞孝益遠孺人生名族嫻內則譜
訓業實家華而命性儉樸甫迎車牽即者新婦衣
脩[illegible]人嗣乃易椎布操作而前尊章大喜事無
藏費[illegible]嘗處娣姒如姊妹和氣靄暱佐公襄大事
事合程範析產非公意尤非孺人意也當公主豐

國事鄉胥縣吏以千指集其家晝夜旁午孺人爲
椎牛致酒勞問勤苦人人滿意去歲時伏臘亦手
織縹綿躬炮甘炙以貽太安人撫愛諸弟聘[illegible]合
爲經紀門戶故叅知伯仲得所意本業浸遂貴顯
皆公既撫愛幼弟家溪君欲令治儒孺人曰是身
而少神何可令獨困虀鹽哉佐公調護卒愈痼疾
他若迎外姻撫孤甥公倡義孺人無不應者檢[illegible]
管鑰嚴而有體督二子就傳伊吾聲不丙夜不休

孺人殁而公忽忽不樂稍縱意詩酒間時感然有
良友之嘆奄忽數年竟亦下世余讀恭知狀而悲
之然公夫婦可謂能行其志也内行整潔慈風穆
如使公生前代必首應孝弟有道諸科列婚德於
少君孟光間又何愧乎手拔佳種旋獲秬芑雙[illegible]
對翔兩鼓齊鳶儀劾彰灼斯其應矣公嘗有與作
巨斧斧從梁墮葛衫中劃而膚理無傷無賴子需
田於公追負官錢腊毒衣帶至公所索擊公飲以

酒出好言慰去之他所爭擄死公益有天幸人以
爲盛德之報云年月姻婭具列狀中銘曰
冀之畝恭如友皐之廡肅若俎雎德符如鼓桴以
鳴厚同穴秦山輝璧川媚珠畢哉藏澤不渝

[illegible]府君應怡泉許公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illegible]許君於素封非藉世貲也蓋謀室而養局
[illegible]許公之翁媼以家難廢箸蕭然貧也自沈孺
人[illegible]家頗不受督理俾郡幕公用得大而賈逐什
[illegible]息而家乃大饒或曰然人有心計躬自德作
[illegible]叔用勤苦亦賴有天幸舉無遺算斯二若孺
人有之而非其所以造許之孫也家之將興必有
内德相夫子以慈孝友恭而得全全昌有係之者

矣按狀孺人沈氏崑山里人幼有慧性父母憐愛
之爲擇快婿得郡幕公笄而歸許能紡績奉尊
嫜稱孝娘時許翁多宿逋收責者叩關而呼無以
應翁有窘色孺人謂郡幕公曰此家督事也盍養
之謂何於是翁析産郡幕公請獨任逋不及季季
以此得息肩家亦起而不見若[illegible]年意不
能無少望郡幕公周予無算而孺人[illegible]以釉裡婚
陰餽季婦無床第或蓋終季之世[illegible]慳乎孺

言是朋友之道缺許氏之友愛也及朋歸言更著非家之祥乎孺人生子既壯不祿郡募年將艾且絕孺人殊無意及副進藉令孺人牽於帷房之愛不為宗祏計即財雖與衆共之非所以長守富也孺人則為求良家子得同里陸翁女飾以進與之相得甚驩已而舉中書君孺人為解襟抱懷中屬毛離裏不啻也時其寒暑調其飲食視其藥餌為之處管鑰者若干年自就傅而授室而孫子婚對而賓客酒醴乾餱無問細大孺人是供即陸孺人無所加其愛孺人年六十七中書君徧走海內名公若文若詩若傳若序為母壽人謂中書君孝無與比實母慈所感也孺人成其夫孝又成其子孝可謂賢也已是宜銘銘曰

先民有言孝衰於妻大岳之後潛德有齊而室不嫁而情不携而態是光以愧彼牝雞琢石玄室而史為之題

許伯上配鮑太孺人墓誌銘

故太保新安許文穆公以純德素風刑于門內家法之美為當代士大夫所稱方其立朝已倬亡冢子而厭有咸之者其長公配鮑太孺人實以冢婦代為家督云嗟乎盛衰之際人所難處也文穆之薨東太孺人身閱之矣當其貴不以盈及其殄瘁不以輕弃以其能持盈故能定傾耶彼鬚眉男子憑藉先寵至使其父兄不可以死者矣何論闔帷婦太孺人於是乎賢矣太孺人生二十七年而許長公沒誓以死從絕粒不食文穆使保母諭之曰殉死易撫孤難請從其難者太孺人執志不回自經者再絕粒者又六日文穆呼天而泣再遣保母致語曰亡子之孝娘之所知也老人身手枯矣而恐重悖之乎有親不能養而遺以身後憂亡子不順莫今日之事所謂死重於泰山者也娘其急慮庶存孤以安我太孺人迫於義卷卷床得間進

謝粉[illegible]粥糜終三年不絶哭積哀成病數瀕於死
至三十某歲而自謂可弛於負擔也太孺人歸無
年持有不欲盡其年者矣令甲節婦非六十者不
得旌其以子貴馳封者亦不得旌太孺人格於令
弗獲旌也諸宗親乃私諡之曰賢節而不佞曰文
穆門下士且受交於長公者不敢不以文辭而誌
之日

太孺人者鮑氏名靜華撫州倅獻旌長女贈中書
舍人許伯上之元配太保文穆公冢婦也太孺人
大父贈工部尚書季賢公與文穆交善爲婚媾太
孺人年十六而歸於贈中舍公鮑故大家治裝甚
盛文穆雖通籍汪夫人猶然荊布也太孺人即去
綺紈以儉素事汪夫人時軋軋聞機杼聲矣文穆
公家無負郭仰奉入以贍宗親不足又恥爲匄貸
太孺人曰仕不家於官婦豈家於裝哉出裝具以
爲三尊人資斧其知大體如此太孺人事汪夫人

甚孝常一日晏起汪夫人曰月可中否太孺人自
是雞鳴盥櫛問寢汪夫人即汪夫人夙興莫能先
太孺人也汪夫人有著其索之不得或謂失之新
婦所則戒左右勿復索太孺人聞之但謝過不自
刺也後竟得之他所汪夫人服其有量汪夫人疾
太孺人衣不解帶侍湯藥者月餘以身爲禱家人
爲之感動焉文穆攜家宦邸既喪汪夫人令太孺
人與娣姒遞司中饋時臧獲非素御皆凜凜奉程
束無敢撓其政者每上食文穆必親滌器調羹不
敢假手侍者蓋其慎也文穆既解相印歸益不問
家人事太孺人內奉高堂外支門戶井井有條每
嘉辰令節必集親知設宰饌與太穆勸酬以樂其
志文穆疾革顧諸孫曰汝曹有賢母我與而父俱
可瞑矣其生事死塟畧無遺恨云太孺人教諸子
最有法自能言即無敢以罵詈爲戲者能行坐即
無敢躐次先長者及其就外傅每傳意塾師勿以

姑息從事諸孤每塾中暮歸或受荊楚必問所[illegible]
或以書法不謹句讀不習爲秉燭危坐後旁課之
必得當然後就寢諸孤有過必令侍兒設氈具杖
跪而責之旁引曲諭俾自知罪而後撻之每撻未
嘗不呼贈公而哭自咎其不能教也諸孤至無以
自容痛自懲艾蓋仲子已服官太孺人從之官邸
猶數數覘其言動督過如兒時諸孤恂恂如處子
不隕其家聲微太孺人之教不至此太孺人治家

嗃嗃儼若朝典然嚴不廢恩擁一布被二十餘年
敝猶不改然嗇不廢施見道旁之枯骨櫬之驛傳
之挽卒糜之宗親之不能舉火者脫簪珥以助之
有從叔祖殯太孺人屆期邀娣姒會葬或曰貧老
而孤何當此禮太孺人曰吾知禮而已不知其他
先是文穆公析諸子田廬太孺人不辭瘠丘曰何
如先姑櫬存時也太孺人持禮意甚謹妯娌娣姒
畢其神檢以莊見俾諸子媍師保奉之不敢失尺

[illegible]其[illegible]于夫人遺[illegible]已女皆以端操貞靜儀之
[illegible]閨皆能執[illegible]中婦洪氏者喪其夫
[illegible]起居太孺人與居閱月輒感而自矢曰媍人再
醮真禽行耳終不離太孺人左右京邸僦居相傳
有妖祟達官貴人無弗移避之者太孺人命弗移
終亦不爲祟也太孺人素不佞佛當其喪贈中舍
時所謂瀕於死者家人已治後事矣一旦不藥而
蘇遽呼侍兒問曰適白衣女郎自何所來乃倒施

中甘露飲我耶蓋大士默相云太孺人柏舟之節
皎於氷霜動物感神不虛矣太孺人就養北征之
清凉而病革猶端坐呼子若媍諄諄戒勉俾歸而
傳語遵奉遺訓預定化期不移晷刻幾於委順者
太孺人沒時享年四十有八子三人抑太孺人之
賢故自天篤要以文穆公之清卲若綸故太孺人
式其儉贈中舍公之孝謹若慶建故太孺人習其
恭而諸孤之枕經藉書若謝之玉樹王之青箱故

實人盜閨古訓裂美彤史其淵源遠矣是宜銘

銘曰

人之壽年惟識所持同於壽者壽亦得之懿彼賢節豈與壽期為死者孝為死者慈寄生之身捐之若遺不則今之鮑太君與昔之鮑太君何修短相越之如斯吁嗟乎是惟相門之女師

李王母季太恭人墓誌銘

吾郡母儀之賢吾聞彤史者更僕不數西巖著爲他母錫太孺人其兩子俱稟慈訓以忠孝大節名侍御徽言懿範天下莫不聞至今而有王母季太恭人者與之匹不惟三珠並耀二方競爽亦然陳臬於雄藩季公含香於比部其家門之盛世德之美與包氏同而徽言懿範百年再見是國史家之所當採者況重以孝子之微言也按狀太恭人太學孟巖公之女母曰秦孺人其始娠也王父富副厲山公夢鳳翔於庭厥明占之宜誕貴女生而旋穎不凡女範女紅過目即脫口成誦脫手成剪暨厲山公休沐授以孝經內則諸篇及史書賢媛事輒持記不忘心益奇之孟巖公之游太學也與郡守王公同研席交善遂締朱陳之盟以太恭人歸郡守公之第三子是為贈中憲璧林公致美賦咏之辭樂不虛美毅宇公易衣世業高自標置或

無塵肅清教禮經師督課諸子靡晨夕輟家駒千
里光日屬贈公贈公曰不言錢手不握筭自太恭
人入室則內政井井米鹽出入皆有記注瓶甕受
成餅所乾沒贈公得以肆力於學籍籍費較閭謂
巍科可芥拾而數奇與數名心漸薄太恭人恐損
樂生之趣時時慰解之又廣其意曰吾視君豈長
貧者考作室予肯堂一身也且君已作達吾子安
得復爾於是贈公無厚業矣太恭人乃以辦兼珍

而營夏屋修毅宇公義方之訓有過無不及焉太
恭人嫁時簪珥珠璣盡於修脯居然荊布妝鐳趾
嗚璆盛飾閒無作色謂佳兒可恃也贈公孝行無
與比太恭人善成其志姑夏孺人病籲天請代既
已再絕得少延毅宇公冏於焚券豪於傳觴太恭
人摯鮮召客不聞醬恥僶毅宇公既貧而無憂生
之嗟以此至於孝奉尊章迎養母恭孺人與姑悉
孺人之歸何可理者恩禮備至贈公副邊所生覺

勞均一匹之賞周親振窮惆乏惟力是視尤閨德所
難也文公癸丑成進士廷對服官季公饮已未成
進士太恭人各有手書以清白慈儉相勗憲副兄
弟既免贈公之喪依戀膝下不作親闈想太恭人
曰兒以此爲孝吾少讀孝經不曰孝始於事親終
於事君乎憲副兄弟奉命惟謹是以單車就道而
不意大期忽至風木銜悲憲副陳臬奔自鹿泉水
部衛文奔自象郡各以畏此簡書缺然含斂爲終

天之憾而太恭人以教子觀成　君恩游被比於
包母之遭際有險夷之異焉故含笑入地也余爲
諸生時與吳廣文者會文於贈公之家塾時贈公
猶未弁穉爲同社小友去今四十五載而復與憲
副兄弟爲同朝爲姻戚既誄贈公而又誌太恭人
雖蒲柳之未彫而蓋日之難稱矣是宜銘銘曰
淸淮世澤有開必先既叶鳳卜克成象賢名爲伯
鸞之婦而何以嬴秦之進年名爲義方之母而何

以綬綏之暉瑩舟方泛而藏壑劬欲合而歸淵[illegible]
包母者彤史䢸王氏者青禮

祝母陳孺人墓誌銘

余友祝堯臣舉孝廉三載矣蕭然藋含不治家人
産也泣謂余曰先慈陳孺人自爲女而爲婦爲母
舉世而與貧俱何弃也忍言逐貧而吾母之賢有
踰合女史傳多可書者吾母陳氏陳之先世有隱
德而樂善公多賢豪之游爲最著其家故不貧也
再傳爲東山居士椎不造事困於徭役産日捶朘
捐館家益蕩散不能守先世之舊廬孺人與寡母

形影相弔雖處艱危嘗有以慰母意令忘亡者無
改度孺人以十五而歸我父外祖母張夫不能淮
奩具吾母以荆布錙綺羅珠翠中若有以自異者
無蓄縮吾父少即習賈始採茶楮禹杭山中嘗經
月一再歸繼以單舸走吳楚閩徽穀貴賤嘗經歲
一再歸賴吾母持門戶無內顧即祈閱助以織紝
無窒議祖母鄔孺人性嚴卞御子婦易爲譴訶而
母莊事有節無失歡吾祖治家嗃嗃子弟使人人

藝每始旭耕者舂者讀者走月中者食指動數
十皆仰給中饋母椎髻操作入厨滌餕咄嗟立辦
無廢事不肖既就外傳奉母訓如嚴君伊吾之聲
晝於塾而暮於寢也有以屬対賞余早慧者母輒
之曰勿以驕兒志即先祖父母含飴相憐母益以
游惰戲渝爲誡無亦慈歟孺人幾疾吾母與伯母
陳更番入侍毋衣不解帶者浹四旬每中夜起焚
摩扶掖親滌中褌久而愈無勸色母以故善病以
哭余祖父成瘵不治彌留之際從容布席從床稱
爾稽首以不肖屬伯父母曰陳氏書種在此子矣
此子也才惟伯氏之賜子也不才惟伯父之望願
卒子之乃命不肖跽而進杖不肖伏地泣不止正
色曰死生命也若不忘吾言吾且不死奚泣爲於
是以三篋授吾父其一皆含斂衰服具也蓋怡然
奚順無恒化孝廉之述母大畧如此而孺人生逾
疫後可悲可憤之變尚難更僕數也中壘蔚宗漸

歎孝婦賢母何讓焉嗟乎祝公父子世牟什一福
人獨信詩書之可以亢宗庶幾哉斷機畫荻之流
且於籠屏死生之際有士大夫所不能自持者孝
廉之不醜窮亦猶孺人之遺教乎孝廉又泣而謂
曰昔吾外王父樂善公與吳文定交善文定嘗爲
修譜而顏其居曰灣陳世家吾外父死且不朽今
何以不朽吾母非一片石哉於是以狀授余余讀
之不勝嗚咽蓋三輟編而後竟嗟乎祝母之下世
以壬子年四先慈以三十六其貧瘁同短折又同生
無五興之食而死有半通之綸亦何解於中天之
恨哉惟是孝子之請不忍虛也乃叙其槩而銘之
曰
若或嗇之富壽而康其身則殀若或畀之端淑而
藏其家則祥身之殃殀則已是謂女中有顏子未
之祥子走歟孟母之名無形史

[illegible]賀公墓誌銘

來方之有賀氏也由其先有謝也汝南之有袁者

賀之有承德公也袁之有邵公謝之有弘微也為

名學文字知來別號靜吾仕為河南都閫幕官若

其爵也而自以孝友獨行顯公祖曰封主事諱臻

公鎮父曰江西按察使澹庵公邦泰澹庵公筮仕

為莆田令邑猝中倭嬰城誓守而歸其奉人公鎮

母鄧安人卒於途公時方九齡哭踊如禮已代澹

庵公居子舍事封公封安人備極志養當公遊南

雍封公誡之勿作步年游公遵其訓壁間以巨石

支借寮不一窺槐業歸而受家秉益食淡茹苦盡

澹世家子習氣以是當封公意而澹庵公亦藉公

辦內顧憂已而封安人封公相繼卒公哀毀幾絕

如奉怙恃為勸斷酒肉者三年其居生母歐孺人

憂及奉澹庵公諱皆然澹庵公官遊在千里外公

洞關定省往來策一疲衛津人候吏初不復覺其

[illegible]若此[illegible]未立特澹庵公年五十[illegible]

祈并於祖[illegible]提靈旋展門闔俟慈亦釋即獲丈夫

然也[illegible]澹庵公日喜誦金剛般若經勸後

二十年公持誦如一日且詔諸子曰吾非為福祖

乞冥福也無幾闡卷見羨皆耳其純孝如此公諸

兄弟豪舉任達務歡爭博得公片言輒解公亦

儻易絕無城府及周旋尊親群趨叉手不敢纖毫

踰禮賀族之大甲於江南而聚族來修公既豫任

斡旋之沐沐淵源盡如響焉性好施予尤敦於故舊

故舊子弟多倚公為外府至屢遺不厭戊子己丑

袁大饑公倡諸兄弟大賑里黨所全活不可勝計

他若貧而不克婚者負而不克償者名山梵宇之

宜復者貴官勝地之宜飭者不惑勸諷觸目動懷

未嘗不以為德亦未嘗徼以為福也公雖以祖父

貴貴令當若拮据家難備嘗辛勤而實不樂洞遊

問生產歲入所贏半為禍紀者所沒或併其棄具

公知之者謂公何如遇其孫客客至從容叢歎
道乎于其實以巨危聯貴顯清塵新聲如雷霆殄
衛其懋不滯時人亦無怨之者公晚年遊於道術
嘗閉戶演習清百日始開關紫光奕然在其大宅
雅好青遊以過魯遊岱嶽以奉使適晉遊恒山以
嘗職中州遊嵩少如禮九華登泰和謁武夷湖楊
岑採策暴豊涉危蹈險皆少壯人所趑趄避馭者
丞衛從寢暮鼓嘯彷彿靈仙庶幾一遇嘗夢入蕭

地遊逍遙老人遊詩清暢覺而誦之飄飄有凌雲
意疾革時揮手碧落猶以未踐衡華為生平缺事
可以知公瞻矣公生以嘉靖壬子殁以天啓乙
丑得壽七十有四元配華安人有賢操助公起家
者也子三人長太學生懋元次南京光祿寺典簿
懋光郎以[illegible]畢恩進公階者次太學生懋亮側室
[illegible]出女四人孫四人孫女三人嫁娶皆名族諸懋元
行實中元等既葬公荆城巷祖塋之次而以墓誌

石見屬余覼公生長巨滑人地高華展轉繩之足
日大猶輕于壁也乃知足其年馳玄壯歲儼若忘
尊氣致柔如公可謂善學道者若其孝友之庸
揚之愈芬為公子姓者麟祥鳳舉皆逸逸萬石家
風[illegible]所貽又不超遠矣是宜銘
銘曰籍登散吏儒証列仙身超物外意集帝先旻
陂陽城友愛比肩皇人悠下白傳池邊鶴居爵躍
審覩淵大還既縣指小年吾銘其官永不騫

大學虹山汪公墓誌銘

汪之先蓋出魯公之後自穎川受封歙爲江左[illegible]
有聞人在漢時則有若龍驤將軍文和在晉時則
有若司馬叔舉在唐時則有若越國公華而其自
唐撫歙巖鎮爲巖鎮甲族則宋孝子時揚始著時
揚有二子皆舉明經寔爲巖鎮之宗詩書孝友之
澤所繇來遠矣十三世而爲竹塢處士處士有丈
夫子二人虹山君其仲也君生而沉靜幼不好弄

垂髫從師受書易同舍生間以嬉駿業君恥與爲
伍同舍生易之私相念汪氏子獨善臥耳何不能
致而穴壁窺之則挾筴讀書甚莊同舍生遂嚴視
君不敢以狎進弱冠博士弟子試輙先其曹偶有
司恒鉄其文以爲士的公益潛心竹素紛華無所
好遊閒無所接斤斤如也先是處士公好任俠急
用中落會季弟蚤夭按大宗法當以君爲之後[illegible]
不可曰吾母晚而舉某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illegible]
不能五日内養菽水故不乏而以利遠親也處士[illegible]
其志乃推猶子以嗣之君處貽胥不自潤而新鄣
貲鏹千金于是藉藉孝義聲重里中矣君有伯氏
以妝息轉輸爲家督母夫人　氏嘗念其勞因蕭
集諸子婦咸在謂處士公曰大兒非余所出顧其
佐夫子冒霜露遠服賈吾子安得與等異時齒產
當割其肥以不平平之處士公曰吾家嘗業賴仲
而引長之安得左儒右賈以㬥後人志娟書生哉

苦茹淡不得與冒霜露遠服賈者等乎伯氏長跽
稱善而處士之配項孺人猶悒悒不自得君心識
之嘗析產時母夫人已捐養君篤田薛之誼默承
母志焉識者多之處士公嘗倣司空表聖治生壙
于琛山之麓且闢丙舍其旁爲家塾時以勝日策
杖徃慰聽伊吾聲而命園丁蒔松種菓君則親爲
灌鍤執爨以進日暮掖處士公以返以爲常及處
士公沒君復挾書讀于墓側風晨雨夕悲感同舍

同舍友爲[illegible]不成誦云君試于鄉者六主司莫能
收乃嘆曰吾始不五斗養今而後知不五斗祭我
唯青人所云教養子孫以忠後退讓誰復難我者
于是手輯名儒家訓與先代格言與子姓相勗書
凡若干卷藏于家里族有相構者多取平于君君
不自爲倡每當群議既定輒理前語曰某某議是
聞者心折雅不喜爲豪侈衣不重綵食不兼味至
於振窮結客豁如也君所錄經書子史皆成于手

端謹有法大類鍾體而不以書自名語曰知希爲
貴君之制行近之矣君生于嘉靖丁亥八月二日
没于萬曆壬午八月二日其没也前知大期曰以
是日來以是日去蓋莊子所云無怛化者殆是乎
得壽五十有六子四人宗傳宗周宗魯宗榮孫十
六人玄孫三人多贅序之孝女一人適癸卯舉人
[illegible]可觀歲乙卯九月廿七日奉君與元配曹孺人
祔窆徐孺人合葬于乾里桃林塢之原負坎向離

徐孺人者宗魯宗榮之生母而宗魯與余游讀藝有日
行業自樹能追述君德言懿行不墜先美余故不
辭其請而爲之銘銘曰

以天合者棄璧而趨鮮刀爲親離裏爵疏君雖不
伸于奉檄而愧彼絕裾吁嗟乎斯史氏之可書

劉母吳孺人墓誌銘

壬戌之秋余以使事至舊京時齊魯方用兵取道河洛過睢陽讀文學劉子瓚制義灑然異之劉子願交東南名士因以高子應聯席結社相得甚歡無何劉子喪其嫡母吳孺人走使雲間徵余爲埋志讀其所撰次行畧蓋一字一淚也嗟乎婦人之德不著於閫外而鳲鳩小星流徽千古非孝子能言作者何以採焉余感劉子之孝情不容辭劉母

吳孺人者故教授劉公之室教授則參知劉公之子贈公之孫也吳在柘城華冑綿綿世爲甲族

國朝有名郁者始以詩書起家爲山東學憲再傳而爲景以隱德爲鄉里所推自景四傳而爲西溪公以饒財好施爲遠近所歸嚮孺人則西溪之第三女也母張方娠時西溪公夢宅中層樓上摩霄漢指張孺人腹喜曰是必產佳兒已而舉女西溪公又喜曰是必適名家子因攜層樓奉母而抱[illegible]

[illegible]其俱以嘗夢徵孺人生而穎慧幼而柔淑西[illegible]公心奇之數有議聘者不許也是時劉太公亦爲教授君擇婚對會西溪公遊於睢陽交相善以爲德門世親無若吳者遂委禽焉又六年嬪於劉庚辰參知成進士今參喪妻有年滑恭人爲繼有嘀嗃聲贈公屢勃谿止孺人無赴濟孺人謝曰所不能事嚴姑者孝婦之謂何怡色下氣調羹問寢鮮有愠容生二女孺人方因小姑以修嚴姑之歡乃

侍兒有讒搆其間者孺人但受過不置辯久而滑參人與二女皆賢之無間然矣教授公遊道廣賓朋益進每文士徵逐間徵歌妍伶觴孺人以巾帕爲勞教授喜出意外其知大體如此教授公既補博士弟子員稍佚計然之策孺人脫簪珥無少靳教授公以所得復爲治奩具孺人固止之終其身食不兼味衣不綺縠惟儉是寶耳顧念贈公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

自靜居一室誦經虔禱謝免身得雄若有陰祐[illegible]
文學贊云叅知致歷官轍以家督倚家授公公方
向學有難色孺人從容請曰行者報國居者勤家
遄展臣子心君何辭焉教授公之收族振窮克底
叅知之志者孺人助也叅知倪殁里中豪猾群起
齮齕文學無宰日孺人且憤且悲與文學相依爲
命朝出而灑淚以送之暮歸而含淚以訊之幾欲
奮身告變其恤孤愛子天下無有賴貽謀無蒙事

竟得直文學方攻苦下帷數冠其曹偶冀中一日
之養而孺人長逝矣哀哉又言孺人童時西溪公
不戒於火孺人見巨人提之烈燄中在濟官衙書
有狐化美婦從壁孔出踞床燃燈照孺人面孺人
危坐不爲動其惟尋滅晚年頗奉西方之教然不
爲福田因果所愚也孺人嘗自以婦道内夫家外
父母家既施及劉宗而以其餘力賑異之急若[illegible]
彼若折券克昌西溪公之後云雕之稱閭門雍睦

者首孺人有以也嗟乎婦記所書賢婦不免[illegible]
之愛需弗能割至猾其夫之宗祊而爲若敖氏之
鬼者何限若孺人屢進宜男克覲肯播者豈不誠
女丈夫哉孺人生嘉靖乙丑十一月卒天啓甲子
五月壽六十有一姻婭之詳具狀中不具載銘曰
睽次家人長舌爲病以默止囂坤道其順綽彼聖
善勳叶女師何以勸學贈珮之思何以繁類比必
螽斯屬毛離裏恩斯勤斯克崇儉德不主小慈在

濡若沖在險若夷陵谷自變安貞匪夷泉臺劍合
連理樹滋徽音不泯悖史有辭

門人 徐士玹 許[illegible] 閶[illegible]

容臺文集卷之八 終

容臺文集卷之九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墓表

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寺卿鶴鳳公墓表

公諱延光字孚卿學者稱爲斗墟先生其先世秀甫公以豫章人爲蘄陽刺史子義婚於蘄因家焉數傳而爲粵西平樂郡司理梅軒公是生贈左方伯三望公三望生贈左方伯虛吾公則公之考也

公生岐嶷有異質弱冠爲督學錢塘金公所賞識食餼廩屢冠多士萬曆甲午舉於鄉辛丑試南宮成俊士奉家諱歸既免兩尊人喪甲辰廷對授大理評事會鞫巨奸獄有勢璫祈賄免公拒之竣將襄陽鄭冢宰爲大廷尉以此知公深相結甫筮仕僵直聲籍籍起歲丙午奉　璽書典黔試文獨雅馴多得名士已擢計部稍遷望郎榦濟在輦轂惠愛在齊魯歷城大司農趙公以所司章奏倚公非同心相引重不及此出守金華金華故好訟公藉心法比剖決如流案無留牘下車之日酒家四布爲訟者居停無何漸罷市去而他郡質成者輻集於庭武斷有懲沉冤有雪溺女有禁義倉有備間與子衿講學稱詩訪蘇穎濱之裔流落於婺者哀其遺蹟勒之貞珉請置守祠守塚生大非俗吏之所務已漸重會省適杭守缺銓部疏以公移治杭婺人聞之舉旛集衆請留賢守者無慮

萬數　當宁爲收還成命近世所罕見也辛亥入覲臺省舉天下清廉五人公首之擢本省學憲秉公持明抑絕奔競搜奇援異不主故常若姚江黃侍御上虞陳黃門或識至於在璞或賞音於焦尾竟皆爲名臣與公較黔所首舉熊中丞楊吏部者相類蓋鑒裁有素也公自離郡後復以試士臨婺婺之民扶老攜幼着處驩迎塡街塞陌幸復睹故使君風采想見史書所書黃穎川郭細侯故事爲

也武陵楊公詩之有云汪汪千頃似黃叔度高恭正義似孔文舉善善同清惡惡同濁如范孟博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似杜季良排難解紛似魯仲連可以託妻寄子似程嬰杵臼誠心直道似司馬君實愛人喜施似范希文言言實錄矣不佞昌無似不知何以有當於公公嘗以贊毀余者以為其人之善否又因以為其交之親疎馮敬通云天下有一人知已雖死不恨公則是已而恨無能酬公之知也因仲子弈既徵言而表之曰明通奉大夫正治尹光祿卿周公之墓

[illegible]侯太公墓表

夫積德百年卜昌五世當其儲祉既久含章散光則必有偉人紹結其閒以續前休而開後葉要之以孝弟為本今中州侯太公其人哉太公之先祥符人也其自祥符而徙家商丘者為始祖成成生英英生滑滑生顯顯生和和生贈進奉大夫進要王夫人是生太公太公生而穎異七八歲時嘗從長老行田歸通奉公問狀長老無以應公從旁占對歷歷明了衆共異之既弱冠日記千言腹笥甚富數困於有司弗售也通奉公倦勤倚公為家督入課農作出應踐更供子職惟謹而是時公之長君光祿公玉立神清公之猶子太常公幼孤育於公頭角嶄嶄非凡器公自念既已不得竟學成吾志者不在子輩耶乃一意教督人師乎有館經師乎有修入其庭閣伊吾之聲琅琅四壁於是光祿公以己丑成進士奉常公以戊戌成進士而奉常

之子侍御及太史公以丙辰戊進士三紀之間替
鄂相望文章氣節皆極天下之選中州稱鳴珂里
者必首侯氏知公之拮据家政者非獨供子職而
已也公長身豐準望之知爲福人其孝友亦天性
也一游燕邸忽趣裝歸重趼七日抵子舍凡三日
及於含斂古有齧指心動者因公而信焉居母王
夫人喪哀毀踰禮繼母喪亦如之太常公以御史
奉　恩綸告墓公泣於廟蓋自傷立孤之難又以
[illegible]集　卷九　墓表　七
痛逝者不及見也父子叔侄同飲饗二十年曾無
畛域奉常公令寧津公一往省之不令驛傳知既
按甘肅有罪弁持暮夜金求脫叱却之亦卒不言
其主名異時封公以無官謗故少義聲公名檢自
飭絕去干請郡邑大夫有終任不識公者即學官
以尊賓請勉一應輒不復出士論重之每謂家以
勤興名以儉立晨而起夜而息恒有常度至老不
渝食不兼珍衣更屢浣有以修息之說進者謝却

之至於三春周糴與平生知故振窮卹乏待以舉
火者不可勝紀己亥郡大水癸卯大饑官闢倉
設賑不足公前後輸粟若干院司守令表其門閭
橋梁道路之費歲以數千緡其著者曰包家橋水
池舖曰大堤而蔡家河更鉅施及國邑矣至其坦
中大度不修舊郤微時爲里中無賴子所窘既貴
或理前語動色相挑激公者爲弗省者其度量如
此先塋有吉地以次當屬公族人力取之通奉公
[illegible]集　卷九　墓表　八
有憤色公曰幸非異姓又何爭乃別有行營而與
形家言懸合厚德之報也公年八十餘微疾而化
邑人巷哭曰太公沒矣自今以往紛爭孰平危難
孰拯津梁孰繕饑荒孰賑所謂鄉先生沒可祭於
社者非耶大學士少師何公許公謂修謹似萬石
君恂恂似陳太丘化俗似王彥方家政出顏柳諸
名家之右可爲實錄矣抑攷神契之解孝也曰卿
大夫之孝謂之譽譽之爲言名也太公懿行當受

顯名而太常公娓娓傳神寫照千秋不朽光祿公又以其昌年家子舊史氏嘗載筆以從諸作者之末輒不自揆而表其大者如此葢以成卿大夫之孝云

贈刑中涵吳公墓表

友人黄大夫長卿以鴂司記視余即余同年中涵與公爲比部時事也公未第時夢婦人爲夫訟寃自稱陳伏案語喇剌不休咸可記憶及入鵜署毋宣言於同官居無何而薊州陳揆見告矣陳橋者大璫矩兄也慢婦人而殺其夫并殺其殺夫者以滅口婦人擊登聞鼓哀籲緹騎械致於州州長瑞稱北虜掠去事遂寢郎所爲伏案也伏案者立案之義也廷詰婦與夢合於是權璫束手而橋嘗大

辟舉朝異之嗟乎孝婦銜寃東海赤地公爲烈婦雪讐鬼神向告之矣何陰報之渺悠也余友陳懿卜山人從公於宦邸可五載毋歸則述公之奉毋汪太恭人之孝敬無與比大者萊子小者景讓退公之暇歌呼啼笑不異嬰孺公守兗遘危疾兗人禱於神神以隱事告謂是嘗請以身代毋者當弗藥則公十歲時以起毋恭人於垂死而秘不語妻

子者也公沒及葬而其子承古徙既走海上膺公
忠孝大節以膺野史余重公不得辭吳爲泰伯之
裔自唐宰相少微公居歙有俊公者自城徙鄉三
傳而爲廸功郎午川公是生贈中憲見川公公之
考也公始爲諸生即以文行壓曹輩戊子舉於鄉
甲辰成進士乙巳選刑部山西司主事戊申晉本
部福建司員外已酉晉本部山西司郎中庚戌擢
兗州守以賑政稱最

天子賜金褒異之癸丑上計擬卓異是年推山西
學憲未奉命兩臺交章請以憲副守濟南丙辰中
讒量移蓋先後爲盡力吏者十年云公之在刑部
也多所平反稱文無害故事官山西司者一掌篆
箋表章奏於是乎取之歲約數千緡前司寇奏而
獻之輸鏹入内帑而紙役如故乃以富民應紙無
正額高下在吏手值官寺雖其事始末取全至家
且立傾公惻然傷之草疏請罷贈鏹即内廷及汗

不虞其難也已從大司寇姚公洗公以聞得旨報
罷無論三輔之内歡若更生而彰主德甦民困觀
言利之臣有三書焉名籍藉起已公守兗時罔配
子孫食餼於射宮者僅二十人公請如郡例廣數
四十著爲令兗有顏子廟滋陽縣因之二百年釋
奠於顏子公曰此非禮之禮也春秋大一統今闕
里在贍而以顏氏爲一邑私吾所不取竟改正之
士大夫始而譁既大心服其得體魯公貧宗惟祿

是仰而祿取之他郡多後時嘗與守鬨公疏其貧
者先應之終公之任稟約束惟謹汶上縣雙廟集
自宋時稱盜藪其渠魁張臨等糾千人據之百餘
年吏不敢捕嘗支解捕者勢張甚公一夕坐堂皇
驟集丞倅率民壯千人夜襲之獲渠魁二十輩夷
其居他置不問群盜相戒不敢近兗境公爲郡以
察吏爲首務滕邑令張惆惝吏也有殺令者傾之
幾中考功法公察其誣爭甚力得免魚臺令某倚

監司爲讎持多詐欺不服爲胥吏盜印章許人於
御史臺御史偵之公公狀無所隱以劾去監司縣
庇之不能奪也泗水典史李茂春者膂力過人公
所使縛汶上鉅盜者也監司誤治以罪公保持之
楚黃張中丞開幕遼陽因公得李尉檄致麾下會
卜兎入寇李尉力戰手殲三虜張公薦於朝謂可
建大將旗鼓則公不茹不吐之槩也滋陽孝廉龔
至道爲弟任殺人罪蓋有俾必焉讞者念入之非

實出之非所以爲名十年不得決公曰殺人者死
有其弟在矣即出之鄒縣李文光通輕俠結守長
久橫里中公至文光不得閒心動走匿五百里外
忽若有憑歸而就法豪右股栗暇則進諸生談藝
勸學士蒸蒸變舉於鄉者二十七人且三居經首
兗前此未有也至於拜烈火熄捍水水止詛蝗蝗
赴海死以今譚古乃知風可反潮可射鱷可徙神
可感不虛耳公之爲憲副也會

天子賜福藩田轄於東省者二萬頃諸上書陳在
便者甚衆有旨宗田益急公議以虛冊授王而加
賦通省以爲租入便於是福使以屢疏來不許汶
徽佃戶來亦不許福使怒後以嚴旨來禍且不測
公持議益堅福使俛首受租而去歲以爲常乙卯
大旱人相食公條議捄荒策甚設得粟十餘萬備
賑東省賴之兩臺方以公應卓異而一二府道疑
公忌公者共害之矣惜哉公念乃祖建功素愛金

陵山水因卜居秦淮御板輿爲終焉計而太恭人
疾革不起爲戚悴之毁未幾公亦隨之所謂死孝
者也計公筮仕以至陳臬其孤立行意果斷不惑
所至聲績卓然名臣他人得其一足以有立而顧
以得官謗君子是以知任事之難也公軒舉英英
髭髯如戟議論慷慨肝膽傾盡嘗訓其子承古曰
陽德不如陰德報恩不必報讐蓋生平無諂語長
者之言也以故承古述公涉世之際不勝憤痛余

皆存而弗論論其大者如此公名汝顒字養微學
者稱爲中涵先生
蔣史氏曰陸士衡有云廣樹恩不足以敵怨爲政
者將敗群是去何怨之避乎而末世汲汲恒以官
殉亦足慨也不然彊直自遂如吳公假令在神爵
五鳳間即趙韓何多讓哉

延賓晴麓姚公墓表

明之自初而盛在成弘間是時吳中聞人輩出大
暢厥詞而主盟鳳雅替禰與常布寶分厥任以詩
品爲甲乙公卿大夫且羞稱折節何論儉士惟賢
者不爲鑿坯之遁則幸矣故老所紀沈啓南最著
而與啓南並超者惟晴麓姚公最著晴麓公者今
宮贊孟常之高祖也生而穎慧絕群從夏侍御艮
齋受尚書稱高足浮梁戴恭簡公董學政以國士
遇之乃數試棘闈輒弗售公狹小佔俾而雅意千

秋之業遂肆力詞賦詩篇一出壓其宿老同時若
徐武功天全李太僕貞伯鄧文莊國賢趙觀察栗
夫楊儀部君謙姚侍御公綬馬比部清癡祝京兆
希哲桑柳州民懌皆有倡必和有會必書流傳藝
林稱爲韻事而尤善啓南翁啓南居相城之東公
居城濠之北相思命駕如嵇呂詩簡來往如皮陸
蓋公所居有非屏非障而雲烟飛動四壁者皆啓

歸之願其□可知也與吳文定爲青衿之交嘗以
會試首期之後文定在禁林公寄以詩曰殷勤寄
與吳寬論老我追隨范石田夫以乘車戴笠之盟
而不爲結綬彈冠之貴覺巨源絶交書亦爲多事
矣與王文恪論交在其擢第後登莫釐峯宿華嚴
寺杖屨兩兩擬於謝詩山陰之會文恪在中書公
以子陵臺詩寄之文恪悟其意答書稱謝訂入林
之約已而文恪解相印歸不復入城市終老於具

區之濱蓋以洞庭爲客星灘示不食諾云王端毅
撫江南公以諸生上詩有兒童走卒知司馬白日
青天見仲淹之句與論以爲允愜後中官王敬獲
并王臣與公許奏　憲廟殛二人以謝撫臣公復
有詩志喜識者曰此石徂徠慶曆聖德詩也弘治
丙辰膺貢試大廷同試者幾千人四明楊太宰守
阯董試事以公弁其曹聲價逾重戶外高軒常滿
公友厭苦之從風雪中窮寒遊玉泉諸山題詩見

□□□□□□限于□吳文端時爲史官勸駕弗應
壽與諸故人會詩逾勤寄和溫飛卿陸放翁詩自
署曰集盧齋叢者是也公雖倦遊乎而探奇選勝
之志始終不渝非獨託境取材以昌其詩跡其清
虛日來有自矣若乃孺慕之孝衛子之友創家祠
卜宅兆內行純備足副才情與夫家世生卒姻婭
之詳具吾鄉陸文信埋志中蓋有異君子如楊君
謙文徵仲皆服白天下士不輕許可人也儀部之

許公曰有奇氣薄功名待詔之許公曰遊鄉序而
周旋諸公間所至有卓然動人者言言實録在稱
詩之外矣公名丞字存道號曠艇居士嗟乎公以
承明著作之才而老於太學世莫不悲之公没一
百二十年而宮贊紹其家譽在日月之際祖孫一
體百年旦暮公何嘗不承明著作也宮贊之言曰
不知其人視其友余謂公之道廣亦足不泯諸和
人不然以李長沙之牢籠才士而竟不能致公則

其能致公者爾不重乎宮贊以危行觸權璫引繩
鉤秩頗
天子神聖誅罪璫召還率府與王端毅事相類公
解頤於地下矣余故因宮贊之請而表之曰明廷
貢畸艇姚公之墓

大司馬馮忠襄公墓表

大司馬馮公薨於官
天子爲震悼輟 朝曰是惟我
皇祖所遺不二心之臣勛勞夙著追 卹之典其
從殊厚於是禮曹銓曹起曹各以應得 恩例請
上於額祭有加特贈少師塋如一品制給木衡錢
遣行人敕其事閣臣以謚請 欽定忠襄按謚法
以死勤事曰忠因事有功曰襄名稱其情榮哀備
余長公金吾映鑾貽書昌請表墓門之隧予與公
同舉於鄉四十年中或離或合蓋彈冠掛劍之交
也何忍辭公名嘉會字文亨自號履亭家居河間
府之連城村自曾祖能始遷於宋家左村能生大
宰大宰生仲子宜配黃氏曾祖父三世皆贈太子
太師曾祖父母皆贈一品夫人始以孝弟力田積
德於陰而卒亢厥宗豈帶礪也公生而穎敏有經
性髫年時冏伯中齋二見而奇之曰此公輔器也

[illegible]觀惜爵伯先成名少所許可人以是共奇公[illegible]
爵伯登第十六年公亦搏武若呂虔之譽王祥云雖
公業儒不顯顧衡課公學不以食貧少挫公沉酣
經史潛心大業試輒冠其曹耦學使者授之餼公
以佐二親滫瀡而餘以責同儕讙肆之須籍籍推
代小馮君不容口戊子舉於鄉乙未成進士初任
爲冠城令經術飾吏治以循最聞奉贈公諱歸旣
免喪除華陰令華陰關內之瘠壤也無華實之毛

而有輪蹄之困蓋登太華者靡至民亦勞止公爲
立法調劑去甚去泰賓至如歸以暇群秀子弟與
之談經析義彬彬向學華陰自是比於齊之士鄉
越之君子軍蜀之文翁講堂矣乙巳膺　內召入
西臺慷慨論列不避權要建菑投書御道其辭詩
即劾當事者通夷落纍先後四疏而奴酋之患已
蚤洞於十餘年之前其淵識如此按部三東風稜
岳岳持大體不小苛貪墨之殘民者黜之猾吏之

舞文者法之至有以刻[illegible]之心撾[illegible]昧之語使主
上輕朝士爲不足任輕朝論爲不足信者公所深
絕也讞决要囚未嘗輕出以市恩其幽滯可理者
即予平反無左右顧所司有求生無憾錄平反釋
繫錄皆一時實政可紀云故事按臣巡方歲餘周
行部內即得代去
神祖末年逾期見格公遂以三年淹不勝陟岵之
思旣得　請即疏終養而終黃太夫人之世戀滕

下帷宅憂禫除
天子召還理營務議招募議訓錄議簡汰禁伍爲
之肅清晉太僕少卿庚申冬齋
孝靖徽號於澶州道經冠邑邑人扶老携幼遮道
留連車軔不得遄發懷舊恩也辛酉晉大理寺卿
巡撫中州時西川轉戰榆關戍守皆仰於中州之
兵公曰不備不虞姦人所爲生心也設不幸有依
戎猝發何以應之疏請募義勇以實行伍而省浮

[illegible]都圻儲偫嘗克刁斗不絕徼[illegible]以為必不然之慮而孰知公竟以宥叛賊之禍也先是焚香攜手之妖連跨燕齊冀宋間約以一日四起會齊東索之急故鄆滕首難不待期會本謀既露潛迹相窺得當即發惟中州所在嚴備鼠伏鳥散不煩血刃及妖黨敗亡群逸而西將有風馬於汴者於是東蠢夷門揚旌河渚睨甯過師執訊獲醜事具揚直指叙功疏中再奉

廷推以少司馬總督宣大時諸貧事者重榆關則[illegible]而宣大將士嘗累月無糧枵腹欲譟公為請於大司農應時散餉纍庚癸呼者會虜酋亦以多頁歲貢敗盟有辭憚公威名讋服不動蓋公瞻於古今兵略九塞情形所稟有萬變真韜及名世奏議諸編故其貫穰應猝斷而不惑耳丙寅春受[illegible]戎政時奴酋入犯薄大微於遼關奉有守禦入京之命星馳赴 闕值

[illegible]飭應扶惟謹大典告成

聖衷嘉悅徹食犒勞有意大用之矣未幾代王公永光為大司馬王公故所與同心許國者受事之後衷於前謩或如平陽繼鄼侯之政規隨弗忘或如臨淮入令公之軍旌旗一變所用職方皆極節選奄荳掃迹憤帥息心為樞府一時之盛焉老舊物故有意其子可欵者經撫持論頗有異同經臣

王公之臣謝事且去公疏於 朝曰奴方桀驁何所創而帖耳就我欵非情也以欵自愚而忘戰守之備非計也克還王公於本兵耦俱無猜卒賴其鎮定以有錦寧之捷上將決勝之奇大臣推賢之義兼得之矣公居邸舍以老蒼頭自隨雖長公亦遣歸屏跡遠嫌故父子不及為訣惟以賊遺君父為恥夙志未酬為恨嗚呼忠矣猗歟之夕忽陰雲四合電光扶雨群鳥飛翔哀鳴上下都人士共異

驛又馳嚴去京師四百餘里亦於是日達雞鳴時
驛聲相接古所傳大星殞壓馬驚者豈虛哉公以
殿功成敘勞者一以茸鎮滇南之捷敘功者再凡
兩陞秩金吾三任子入胄監礽晉太子太師再加
柱國近代文臣所僅見云公頎軀偉貌吐音琅琅
舉止矜莊神情朗秀不以冥冥墮行不以昭昭信
節與人交城府洞然而坊表屹若趙清獻告行事
於天知韓忠獻不愧人於盛世正直忠厚惟公實

之無愧色耳映鑾博雅好修有父風以廕生授錦
衣衛同知撰次行略辭斐而情悲能識其大者仁
者有後信哉敬拭淚而表公之墓如此

太學生濟菴吳君墓表

余嘗讀宋吳文肅公狀謂公之高曾世修處士行
以平糶爲惠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果生文肅公
以開吳云後公十四代而有濟菴君抑何恂恂好
修不墜先美也君幼有至性穎敏絕人從厥考理
問君闡餘姚王氏學已知向往於里中豪少年綺
紈聲色之好弗喜也自署曰濟以見志既入成均
習游當世賢士大夫而其意益廣曰刓帖俗學不

足學學求濟世耳不能濟世亦且濟人兀兀伊吾
何益稍以心計佐其素封之資家以大起乃務發
其積以濟親族之急嘗築室廬百楹以居子侄之
貧者死不能葬君爲卜塋域以安之先是理問公
以君請歲捐錢三百緡爲德於族君當官而目加
拓焉葺宗祠者一建橋梁者六卹良家女之爲妾
而遺厥父金者一贖其家令母粥子者二既貲爲
藏獲而遣歸者四游白下游檇李游雲間後先得

[illegible]前尚大[illegible]不下數百人戊子歲設廣
[illegible]所活饑來者不下四五千人而君之願朱豁
潞也曉而喜釋氏之學嘗白麗君士攜家貲於湘
流永明壽蕃竭公帑以放生吾東而行之散吾世
之所積而不沒先君之財吾之爲德如是而已君
爲放生臺曰生生其沒也無但化或曰有冥報云
太史氏曰新安朱子之鄉也士知有朱氏學不知
有王氏學又何知天竺古先生且夫釋氏之言施

也吾教之言惠也令出於愛利人一也君處儒釋
可謂兼之矣吾又聞新安重數家言蓋自朱子蔡
元定爲之故其送往每爲忌而多畏奸君奉理問
公車歸客有爲外喪不內之言者君正色而絕之
曰吾何忍流之於野寧不利於燕孤已矣殯理問
於正寢亦無陰陽之惠嗚呼公之持正不回如此
豈惟惠人哉君之子太學[illegible]德而文調嘗世之作
者如黃宗伯輩爲志若傳碑施不朽而屬余表其

大者勸之家廟俾世世作求焉

少參太玄沈公墓表

嗚呼此爲少參太玄沈公之墓沈之先自宋文肅
時有司空慶之者世居汴數傳至翰林學士明庵
宋居杭元末析爲二一居會稽一居滸里滸豈之
沈入　國朝世有聞人而以戊辰進士祀鄉賢名
宦者爲侍御讓亭公則公父也公生而早慧弱不
好弄侍御公恒抱置膝前見客能讀兩都賦十歲
喪母徐孺人哀毀成禮侍御公爲南昌司李公年

纔舞象耳即與洪都奇童湯義仍謝友可輩定交
才名相角十六補郡諸生再從侍御如都門即以
古文詞名侍御按關中卒於邸從跣奔赴幾不有
生藩臬郡邑歸賻者公盡卻去曰君子不家於喪
豈令地下遺憾乎學使者紫溪蘇公有鑒裁目公
爲國士首當食餼次者欲躐之即遜與無難色乙
酉二十八舉鄉試十名錄兩經義爲程式壬辰成
進士念大母唐春秋高陳情終養令甲百官獨孫

終養即侍御公在無嘗也而公以是里居數年備
極侍奉唐甍齒落每食必含餔以進侍御公未竟
之孝得公而補云丁酉四月授工部都水司主事
五月督理大工六月　大内災兩宮燬公急入救
百官驚覩無措公議撤會極門以斷火司空難之
公竟率軍千餘鑿撤之承運庫獲全項之傳　旨
救庫者十餘輩次日上大災疏公文獨剴切有白
金之　賜七月奉　命典試山東矢慎矢公得人

爲盛是時倭事孔棘公以主憂臣辱有槩於中從
天津還朝咨詢要領大都以燕趙齊晉古用武國
天下勁兵處隨地召募可當緩急何事獨調南兵
即調南兵舟師猶可以非北之長技也朝鮮之役
經歲餽糧何止三十鍾致一石今　京師自靖海
至直沽數百里盡膏腴地誠須定賞格聽民開墾
許爲世業以此防海寧俟輓芻乎　國制武科與
文並重承平日久有司睥睨介胄不以爲衣冠數

業鍾鋭氣驕此之類武闇之說爲取猛士而以柔
轍先騎射砲若善火攻通星角者如見天帝莫試
枝嘗當一變而單張之者也孫武子十三篇用間
居一今竹島倭將義弘乃薩摩主直政之心腹先
爲關白誘秦思與中國合謀報怨昔譚宗仁王承
烈入倭營時已露其情於朱均大司馬石星以其
敗壞邦事竟致之不理乃其人具在誠令收用令
如張騫傅介子故事而啚圖之關白之首可購也

建虜奴兒哈赤其部落連亘朝鮮先年倭寇其地
兩欲相殺闘通事闘說願受王印滅倭以報以蠻
夷攻蠻夷號興以蠻夷旁中國耶推此指具疏曰
練士著修屯政重武科明閒諜詳載奏議中疏入
不報都下傳寫稱善丘澤萬公開府天津疏請公
爲備兵使者顓督屯田事而議中格然公文武之
畧已若穎脫矣戊戌奉命推關荆南處[illegible]書[illegible]
溆石厲齒蕩然寛簡苛細悉捐如小東等關撤而

不稅蜀材浮江而下者報十納五民用大甦時税
璫陳奉與臬大夫爲難郡佐監司與褫被逮者
相望於路公雖在事外而陰脇其虎翼殺機將發
公輒得之黄岡令徐武昌守徐皆賴公力脱焉奉
心弗善也代去之日奉餞公於蘄欲嗣公棄發其
短已察其弁甚輕知無長物卒謬恭成禮而去還
朝陞職方司員外職領春秋班軍更番入衛者按
籍稽詰歲省月糧可三千餘金明年陞武選司郎

中武選夙稱弊藪樞吏黄緣爲姦大璫要人多事
請托公一以邦政條例爲準竿牘絶跡又嵩目時
事以邊政最急者條上四事一曰重京營其畧曰
天下兵制莫重於京師今三大營將領皆以材在
下中者充位非法也請自今補京營官者必極一
時之選各邊大將而下非有聲京營者弗得用其
在營也責以實練兵幾何能汰老弱幾何教習軍
士武藝之器幾何序遷超等執此爲衡將得其人

則兵之虛冒可以漸核如臨淮指麾旌旗一變何
患京兵之不振也一日實邊卒其畧曰邊與九邊
等邊耳而孤懸數千里形勢積弱自樂浪之役其
精銳盡於從征今軍無現糧債帥爲政倘建夷掠
漢兒之類一旦生心必無幸矣宜汰其老弱厚其
衣糧以名將統之遼陽開原各設理官綜覈錢穀
軍必稽實糧必充額庶食足而兵強遼可保也一
日慎武襲其畧曰祖考祭享尚有統盡之祧宗藩

支祿亦有遞減之律而披山尾情之世及與百戰
開基者等甚有未離襁褓而先報首功者此曹幾
耗天下財賦十之三四長此安窮謂定爲遞減之
式節其濫冒即制府大臣諸子孫一衷於法無私
出入焉可也一日防亂萌其畧曰淮徐頴濮之間
界在南北天下咽喉轉餉防河當動大衆衆之所
驟亂之所趨宜以宿將重兵一淮一徐互爲犄
角大津近在肘腋即以京營兵二三千人春秋更

書出洋習其勤勞建威消萌計無出此者疏難留
中議論鑿鑿切事情議者以爲幹國之器公以武
選之弊併功最大往往世職告襲者覆勘其前功
即出恩倖多所裁止會金五陳衞徵以椒房戚畹
陳乞事下部議本兵欲迎
上意公堅持不可衞徵暮夜餽黃金一笥公拒之
越數日漏下二鼓忽　中旨陳衞徵准陞三級與
世襲中使迫促取覆公具疏叅劾

上留事遂寢時論韙之又有大帥憑與援冀考績
恩其已見叅劾頗滿在先可藉口也自相臣樞臣
以及臺省皆以屬公公嘿而不應是時正内計諸
不便公者以考功法中之鎸一秩調外君子是以
知任事之難也居久之補靖州刺史靖故僻在楚
西民獠雜居其俗好鬼公至則軌之以禮修城郭
改學較定哨堡叢徵額清屯餉減罰鍰定邊令渠
以大治明年蝗災粟貴公發粟賑捄全活數萬人

於是木蕺兆志而大木出苗穴靖民與苗為市[illegible]
儈故昂其直闕之釁亦相向公輒入苗境與之約
東勞以牛酒苗則大喜以巨材應命靖穎以安稚
逕南比部即尋陞四川按察僉事先是蜀中建猓
與中國之民日相仇殺嘶一衛尉一千夫長撫臣
以　闕廷臣議一大創特起大將劉鋌於田閒而
以桐城吳公領節鉞公莅任適與事會兩臺才公
念轉餉非公莫任者公則為設五運之法中又立

短運之法觸火山入不毛以兩月具糧八萬待刻
期進兵而大將鋌心畏瘴且入戈游擊之說欲開
玀猓中之路以兵從峩眉入公移書大將謂期會
芻糧兵家大命今各運俱至鎮西晃山半年調度
勞難猝撤彼中箐深壁峭猓猓所愁履險破荒變
生不測趙營乎所稱枕席過師者以渥餉之便也
奈何驅落民而死之乎大將議沮然猶擁兵嘉州
不即進公更移書云番猓之地深秋即雪不如於

[illegible]月初旬渡河出其不意猓然而入便一及猓未逃
因糧於敵便二時未沍寒利於涉險便三大將始
出兵從桐槽沈渣等八路進攻僅撲空寨是時監
軍王君不視師坐鎮越西公再入晃山覲督軍士
厚其犒賞不令解散乃安營桐槽據其要地使大
將分兵大略寧番得昌木他等賊又撤奇兵鄉勇
助之而番猓始逃避願降時將士深入營無定所
運饋營轉猓每闢道抄掠運夫落膽公別設搶運

之法懸捜粟之賞餉以不匱餉夫多生還蜀人德
之而悍將尚遷延侈言雕勦公為中丞極言利害
中丞悟乃始移撤罷兵是役也將既寡謀師不以
律非公亟議戢兵則辱國損威蜀無寧日無論勞
臣當敘而不見不聞之功造蜀不淺乃中朝鮮知
者而吳公被言竟為公累甫遷閩中參藩而以讒
謗罷用公曾不得以是芥介而大期至矣悲哉公身
長七尺餘標格秀徹議論儻慨其孝友蓋天性也

事叔父愷堂公如事父有杖則受自歌廣栁歸耿以田廬推予諸兄弟與季水部公文行相勵厥稱二難且儉而能廣𢠵窮周乏姻里德之其立朝致尚名節蘭溪四明山陰相繼在政府未嘗以年家鄉曲一奉私覬浙銓缺新建令人示意公以正對不受羅致自甘平進焉所論交在都門則胡孟弢黃昭素區用孺陶周望徐鳴卿江進之謝在杭鮑山甫畢東郊蕭損之湯嘉賓米仲詔袁吉甫曹能始

張孟奇在陪京則焦弱侯祁爾光王永啓在東郡取士則趙翰撰王太史亓黃門張黃門韓大理張侍御高憲副皆天下士餘子操燕柄能毀譽人者公傲然不屑也公少而稱詩垂老不倦在水部有亦適編在武選有馬曹稿歸里有息礽稿靖州有勞人草在南都有鍾陵草在蜀有入蜀詩李本寧先生序之曰以其才適體以其體適格以其格適時無所不有又無所不化真篤論也公左右其宜

不名一轍所不能者與時俛仰取美官耳惜哉余好讀公詩公搢紳蓼亭見志屬余題額歲在甲辰公以望即推楚季依者余副之公不奉命而以左遷歸推余畸世之感亦有爲公戚戚動者故因長君宗培之請而識其大如此舊史氏曰士固有遇不適時沈公以郎署駁還內降此相臣所不能望之

主上者而公得之可不謂大臣之槩乎又善用兵

使在用才之世功名豈可量哉標奇負氣千丈無枝文章經濟賈誼之媒生世不諧挾此安之要以千秋大業觭齕者復何所施矣

神道碑

贈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西泉王公暨配高夫人神道碑

天子以　慶陵告成下　詔褒美司空教事者於是今大司馬王公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貤恩再世而公之考西泉王公加贈如子官母贈夫人稱一品夫人蓋異數云　祖制文臣三品以上者得樹神道碑於墓前司馬公將應　新命趣裝北上其昌適嚴客臺之任司馬公以碑文見屬其昌年家子也且史公牛馬走義當載筆以從不敢辭按狀長垣之王來自洪洞華胄遙遙更僕不數其著彥和居油房寨彥和生四子次曰儀儀子九人八曰允允娶王氏生四子最少者曰結倜儻尚義娶魏氏繼爲仝夫人是生贈公公生而機警有大志仝太夫人特愛之不使竟學書受推擇爲掾史公若從事祕王書諾意豹結厄不自舒也棄而市隱務

稍閱稗官小說若楚漢曹劉故事至褒誅當意輒引觴起舞至報應差忒挐背拊案曰古猶今也少所快多所恨何哉蓋隱隱俠烈自附矣歲壬子邑大饑流離載道族人有遠心公固留之飼橐相賑復發積歲所窖粟陳之市收半值甚貧者不取值其以田售者給之值與豐年等不乘其急所活人無數生是家日落是歲仲子司馬公生至產室不能具饘粥其貧如此公摩呱呱者頂自謂食報有

日不長貧也公復以修息起家饒裕而無賴子乘其族之修郤謀以告發困公公不爲殺訟久之歲復饑無賴子行乞爲盜公立遣人召還居之食之壹似未嘗有怨者人以爲難焉公以豪飲多酒人之遊時時還伎徵歌弄琵琶譜文姬十八拍以送日即善病法當禁酒終不能止乃訓子則斥斥禮法常謂伯子曰而公不事諸書故不任受德且任受侮汝曹謀所以亢宗者勉之哉蓋至伯子以青

卷見面書可知也司馬公總角就外傅朝出暮歸
輒今占所受書聞有彝嘯則口授數過必疾誦無
誤而後已考終之日惟舉家世清白不愧古人爲
伯子訓意遠矣嗟乎少伯能聚能散三致千金伯
倫時醉時醒一飲一石公之風尚與同而鍾祥備
祉篤生鉅公譬如岱宗巖巖觸膚出雨以毗帝維
而承天寵也豈偶然哉配高夫人東明右族端操
靜莊曉解女誡据拮內政事事牘舉仝夫人安其

孝養已事繼姑劉相得益歡其大者脫簪珥以佐
贈公之施贈公爲無賴子所攙積不能平夫人稱
引古人厚德事以廣其志贈公亦爲之釋然他若
仝夫人之女嫁尚氏者厚爲奩具尚姑忘亡嫁祝
氏者十九而寡矢死靡他父母欲奪其志賴夫人
保持爲完節贈公之謀室而獲有以也後公九年
卒姻婭之詳具棨少師公誌中銘曰
烏衣甲族派分洪洞淮既獻珍河亦修貢方水孕

珠丹穴產鳳人豪挺起椽音並重善以陰行德稱
邁種恥彼素封錢刀獨擁吉凶與同義聲並誦爲
荒年穀作明堂棟書有稗官腹有狐史天網或詭
怒目切齒其平如衡其直如矢以酒爲生終當樂
死施恩無望修怨是恥林中偕隱斗際雙龍泰階
符燦湛露恩濃如綸之誥若堂之封桓桓司馬豐
府功宗丹書鐵券熟釜景鐘貴此宿草叶彼蓼松
史銘其幽佳氣長鍾

參知顯齋劉公誄 有序

睢陽參知劉公諱燦字文華別號顯齋萬曆中名臣也公嘗爲吳興守吳興人至今尸祝之以比前守劉莊襄公其賢者有清茗行峴山譌皆爲公解任惱也先是閭里桀猾乘歲饑肆睨諸大家訐訟蠭起上官入其說盍引繩批根焚掠不問公嘆曰興利除害貴清其源今奸氓煽禍而反助之戢冠

屨之謂何力爭不得遂解印綬去未幾若事大壞詞臣殯憲臣磔而前此搏風力承風旨者皆爲世僇辱始服公卓識則已晚矣當公起家名進士治濬縣有巽續濟介淇衛而邑屢中大潦公親爲疏瀹堤防堅緩利賴永永申孝弟興學校所應上供不擾而辦入爲南比部拒罪璫賄請清節彌峻洎遷應天曹兌則驗放寬嚴如法公之才識固内外兼交暨也公既以湖事解官適遭贈公喪哀毀逾禮

訝議既白卿家拜公守嚴嚴歲又饑公步禱水旱皆應時采木采礦使者四出至嚴獨不敢冒安養休息疲黎再肉尋擢憲視兵浙以東防倭息盜備賴未雨已有秦藩之 命公業勃游因大父參議公有功西夏夏人祠之冀一展謁即圖歸憩乃藩月之政杜羈旅卹貧宗威惠四訖未嘗改於筮仕也偶元日理髮有感竟賦遂初歸猶及侍丁太恭人子介白首斑衣孺慕無閒流連朋好笑傲山澤

顧曲稱詩尋花課竹去懸車之日又若干年而公以老壽考終於當世稱完名完福焉公有子繼明爲京兆博士先公卒孫瓚紹明家學文行翩翩嘗從余游述祖德甚晰余尤以談虎服公吳興事當羣飛刺天駭浪橫起之日獨能持正不阿視一官如芥視與蚩蚩之衆助虐者其人凶吉豈顧問哉天下無事庸夫擾之今海内多故絲紛應瀰所在見告其原起於紀法之先更羽休棼第神識

起義世有姦雄虓虓眈眼久矣安得老成人如公
數輩撒寘旬宣甸采閒於以扶元氣而消僭先禍
如也余乃應贊請而為公誄
誄曰奕奕巨宗卯金之裔大河高崧孕毓奕世世
德丕顯武緯文經貴陽之烈价人維屏公起壯猷
清裁肅擀鄰堤鄭渠害拔功見豈伊郎潛而爽爵
絃察吏安民志取休恬譙為鷹鸇乃咻鸞鷹狂梟
梟飲舉國騷動棟摧屋折始念徙薪焚盡退舍歸

德大辰弘農會稽公有世講龍圖之樹相為擬翻
視海行邊勞庸仔肩百鬱具起萬竈清煙譙進易
退賞酬初志河洛耆英坱漭自遂身沐薰蓬飲人
醴醐朱丹何常羅薜巖阿晞公高節凝之伯壽吹
笛騎牛盡圖堪又大丙為御閬風是歸捐蛻解褏
箕騰昴依樽酌不盈以蔣後祿土厚泉深蜺虹光
令名千古樹滋百年我作銘詩以勞象賢之

行狀

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贈尚書抑所唐念行狀

宗伯唐公者宋黍知子方之裔自種德翁從荊南
徙居華亭遂為華亭人世有隱德至中丞足庵公
珣使錢兩廣為成弘間名臣自是子孫用儒術顯
擠甲族矣中丞公弟為怡萱公珉珉生貢士鋤軒
公演鋤軒公三子次即公考贈宮庶澹窩公娶錫

贈公者吾郡恂恂德讓君子也以踐更廢著顧好
形家言營高敞為門閥地夢巨星麗於堂有印大
如斗垂一足曰敷子魁厥明誕公自喜以為貴徵
云公生而岐嶷鳳華韶令機穎秀出自就外傅已
無童心授之書伊吾不輟有九宗志年十六補博
士弟子員御史溫公讀其文稱為國器贈公歿有
里中無賴子交關族屬齮齕公謂書生孱可魚灌
擾公推仲兄操家秉主貲鏹廩廥出入而獨身外

舞僕久老事波直鳥肉者不得志則中以雜徭公
大進事不大困遂得饑寒鉛槧閒名籍籍起矣公
壇宇孤峙進止皆有表議熱腸冷面喜規人過自
逢掖已多穉砢奇節所至必傾名士行名士亦奉
爲畏友自方學憲泉甫馮祭酒開之等十餘人結
侶談蓺公年不先人而以直諒見憚不啻主盟即
以闇爲文字飲亦奉公約束唯謹不敢以狎進而
孝廉范牧之事最著牧之者范光祿公子也故負

雋才以游閒任俠聞當其意氣所向錢積立掃獨
不敢以溷公而牧之有感溺公終不能口舌爭乃
爲文以禱於神與之請絕牧之卒以情死則匍匐
數百里挂劍額號哀感行路其氣誼多類此公之
逐奴有弟自經死而訟富人李某者勢張甚富人
客念非主人莫抵奴㐌乃亟馳百金請解於公公
[illegible]其狀指白衆爲奮衙其金立白之官奴
冤又坐通圖稱快且高不憾於是公以文行爲明

經師君張給諫陳太史毘陵白光祿皆迎致家塾
從游者日進曰非文其式惟人其式云是時郡國
舉士多繇紹介進三歲大比名士有望輒歎者洒
公社中友陸君策何士抑至北雍魏科若掇太學
范爾孚數以此勸公北游且爲資斧乙酉中順天
鄉試丙戌舉於春官入奉大對
天子親擢第一人及第官翰林修撰海內雅附公
者皆以爲正人慶焉公以詞臣不事事惟清議可

以報國於歎懃循默坐耶大官者恥不屑也感慨
時事有所約結則寓言於館課中冀以動當塗至
所交若張宮諭元忭孟郎中秋深相引重二公之
殁含斂尸祝公有力焉李黃門沂論惟瑫觸
上怒杖之午門公哭而掖之手調湯藥日視諸邸
舍將發而公之橐錢空矣同官義之己丑分較南
宮甄别詳慎是歲滿考奉勅奉父母如其官尋持
節封鄭藩明年請告里居三載留連丘壑揚扢圖

史多清真[illegible]大夫羣議之皆爲之一變癸巳
還朝權戶部侍郎公之薦考海虞趙公晉少宰而與
銓以毀婚事訟於朝諸公咸謂宰以一惡少年而
望名卿大臣欲趙少宰求去益力屬公請之皆援
太原王公王公難其去公一日數四往反竟得請
趙少宰執手自快曰今日乃知朱阿游本爲負叢
傳聞東事起樞臣稍引游客在兵間都下客廣集
公謂此皆夸毗子終敗乃公事即鄉里絕勿與通

有朱生者踪跡尤譎善黠任者名公潛白甘侍御
奏遣歸雖任受怨不恤也會　皇太子出閣講學
詔以公充講官風儀肅穆音吐琅璈三公迭侍講
筵皆謂公得輔導體是年兼直六曹趙居理文官
誥勅乙未尋分較南宮丙申改右春坊右中允教
習詞林以科次先後敘遷惟首臚九年滿考者得
陞諭德不復需次公曰此汲長孺所謂後來居上
者也自之豫章張公得先三月遷中允豫章公以

[illegible]有[illegible]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公
原[illegible]以爲北闈副考官疏名上不得請公[illegible]
以[illegible]己亥　詔起原官兼纂修玉牒副總
裁庶子即家晉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復
轉左庶子是歲秋公應召入都復值講幄當是時
宮僚之起家者僅行之公直講廣三遷游歷華要
當事者誠儲重公公旅見而已未嘗請謁私室蓋
其生平自立不爲附麗云公既已負重名而自異

三入都益務簡遠權利之交不得一當公見謂道
狹矜莊自置竿牘不馳於外筐篚不布於庭泊如
也辛丑充同考官於是較禮闈三矣冬十月　冊
儲覃恩贈父爲宮庶母劉封宜人云公自承華首
闈首簡元僚積勛數載諸所存賚故例寢格不一
行至是國本既定議者僉謂講臣當有甄錄而公
迫不進時且未更金緋也人多爲快快者公歎曰
吾進不敢競退不敢援不知其他京師人歎生光

爲妖書構宮掖
天子震怒大索長安不得其主名時江夏郭少宗
伯以廷議與政府意自免去言者謂書出郭手扵
是立罷宗伯兄國子官而窮治其事先長郭宗伯
出春明以與臺給事公及是司隸即入扵公之第
批根有端矣公曰人有良心朝宥公論此豈士大
夫寒蟬首鼠時耶與一二同志請政府雪其枉語
甚切直無何罪人亦得事乃解華司理鋋以抗稅

璫下詔獄公數從圜扉中握手慰藉五載橐饘周
旋靡間後奉詔恩宥出拜公哭搶地不能起其九
友一生强半繫公自是海內正直節烈之士咸隱
隱有所恃以生氣矣壬寅晉詹事府少詹事兼侍
讀學士癸卯晉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掌翰林
院事詞林重院長地望清切勝扵公輒公念以孤
[illegible]
上異知致位九列若碌碌繞指愧無以報蹇蹇[illegible]

是盈襆捋亡所避危言危行砥柱百折絕不傍人
門戶辨晳可否不少貽韋在院鈞剔吏蠹抑絕僥
倖蓋公素所蓄積至此頼露焉甲辰會試天下舉
人　詔以公副考秋選庶吉士　詔以公教習公
雖爲庶常師猶供事文華不輟蓋後先爲講讀爲
侍班者八載嚴霜砭骨寒雨凝髭不敢一日遂懈
沐私兼以南宮之役勞瘁特甚清羸骨立又感時
觸事憂心如酲强自力竣計事而公遂不起矣卒

之日京師士大夫無問識不識無不悼之
天子輟朝議　詔銓部贈官大宗伯予　詔命冬
官卜兆域予全葬　詔遣行人周應期主窀穸禮
官　諭祭壇加二嗚呼可謂終始榮哀矣公孝友
篤至自其天性每念祿不逮養所至奉二尊人像
與俱伏臘與食悲涕交頤事兄姊最有恩禮兄姊
之子女字之不啻己出教養婚聘倚若外府季[illegible]
歸莫太學先場而最後太學遘佹誣坐殺人律當

為訟冤甚力卒出之尤急窮交不以生死貳念彭欽之以留康守中奇禍公與楊宮諭請公白之朱直指得釋欽之尋以侘傺歿公揖月廪贈其室以為常袁徽之既而從戎歿塞下公經紀其喪歸其骨至鄉人之羇於京躓於旅鏊鏊督綱功曹隸事暨落漑間關托寄一命者則不難輒請輒應也故老及見徐文貞者曰文貞在都下故如是然松有總賦之役曰櫃收終文貞之世不能去公甫登第

郎倡言罷之二十年來無破家役遂為吾郡百世利若京師創置會館所至如歸又其細者耳假公以年即擴子城均役法不難酬願而今則已矣傷哉公辰錄序云心事使人可知何用以為藏劍面目使人可信何用以為衷甲蓋自為傳神云而闕中楊宗伯咨部文云公雖為詞臣也而實勞臣雖死病也而實死職則以公久在講筵未及於易名之典為惜乎余與公居同里仕同官意氣論交宴

閒徵逐典型是儀肝膽洞盡乃窺公之大者在端居憂國提獎人倫以天下名教為己任李元禮陸敬輿而下非其志也蓋公眼有瞳心有秤不爲材故易親不沒關故難悅即以甘事公者能得公終不能得公信九原可作不昧斯語矣公於學無所不闚詩宗少陵文出入左馬好讀名臣奏議有集藏於家憶公嘗自言吾儕作事有妻子不知者安能效淺丈夫沾沾向人語故其錫黃石城及諸

孤按狀遺行不能十一予以所聞見參訂成狀如左雖挂漏實多第不敢為徵辭以負公耳公諱文獻字元徵海內稱為抑所先生卒年月子孫姻戚之詳行實具載

淮河漕三月議督江左諸郡以民夫應伯玉揚
御史某事陳會通淤塞之故請驛山左河濟人夫濬
嶧山左河津船復　祖宗朝淺鋪淺夫撈淺送漕
艘之制為冊議兗昌二郡計日遞行如驛遞即按
籍討其不共孫漕御史韙之漕艘飛至水次漕以
中興入　朝則　代藩方爭廢長鼎渭立少鼎莎
神祖下九列臺省雜議之伯玉謁葉少師語以故
事雖藩封事實王器事今　東朝方危疑而忍廢

藩內忠臣義士幾十年捐軀命以爭之　儲位驟
開廢長榜樣以生交構窺瞷之釁乎政府韙益決
立長伯玉再奉　命使　撤竣事報太君太君喜
曰吾不解官家事譬如厮養能衞少主者可不謂
忠乎此其合於恆緯急公者一也伯玉積資有年
及選官郎之期故緩其行以待公論而彼者秉其
某人某以門戶之附援縉紳主事伯玉沿海安□
年老十六又獨子特抗疏乞改南改南必乞閑曹

故不爭者得南祠　附之後為政府決顯
淮起用者策語甚切直不知有官之喧泠也入南
曹力浣前政弊尋轉南客署客署會有夷教一事
四署互推諉伯玉慨然鞫得情而逐之不窮治會
會沙者尋以門戶中伯玉竟以老官太君慰勞之
曰君雖以老人為念自沮喪也特議為儲貳也得
南署雖諭求也全活人不骫法也而以是獲譽乎
何恤若本以老人故乞南即寧去亦喪官不喪養

也兒弗動矣此其合於善養先廉養者一也太君
幼有至性當其笄總來歸哭姑楊太君哀感行路
已事繼姑如姑忘其嗃嗃翁孝客邸繼姑惑俗言
欲不令殮於宅太君號曰有不祥也者吾身之竟
與天公徒跣負以人太公憐其少弟太君從叟析
腴產授焉產失則更畀而自安磽瘠閭里以是多
稱之所遇卹三黨之乏歲無算千遠臧獲皆有恩
意吳氏之興非偶然也伯玉敦於舉子既奉

予舍而得雄太君含飴弄孫觀綵衣舞樂閒閒無
忽以痿痺減飯食伯玉手自嘗血草表箋請於上
帝願減己筭益太君紀有玄鶴下於庭太君病亦
已又一朞半而竟以絕襖化化之時敕家人各合
掌禪誦導淨土有夙本矣嗟乎管子有言生者父
母知者鮑叔世固有得之於殊方而失之於膝下
者以伯玉之文學經濟氣義忠讜百人亦見于太
亦見而同朝猶害其能太君何以卜其成於微襁

時哉非是母不生是子亦非是母不知是子其關
巽弘矣先是 令甲行人階八品未有封母者伯
玉抗疏請比五經博士加八品孺人封有 詔行
人母未及實封先得受 命服褧爲令遠
今上生辱恩諸使臣類以出者日受全封故太君
稱安人云其昌林居離索於伯玉有升堂拜母之
交自避太海曲過從遂稀太君嘗問家人日比某
周亨客何不聞有董子比余再還舊居而太君手

古矣故嗟傷拈筆敘次遺行以俟司世教者採擇

祭陸君鼎彝孝廉文

嗚呼鼎彝兄竟止於斯耶念余與兄望衡數武兼葭三益林居以來匪朝伊夕無奇不賞有疑必析酒鑪詩社花茵月席飲食衎衎笑言啞啞大志罔泼遞爲主客相訪徒步相迎岸幘謂我無勝托以肝膈自卄而苦時有彈射余之不佞兄亦莫逆或傳巷語或寛室謫塡膺抒憤彈冠忘儔說罷悲來

牢騷慰藉執友而市賈卜而宅兄有逸才厥名孔赫筆花匪夢腹笥爲薪百韻瀾汎千篇膾炙過方爲珪著員成璧談天之口佐以嗢噱北海尊罍太丘道閒輕舸浮家名園置驛立見鋒穎坐消柴柵蜚譽畢卿寄情歟伯任達風流人豪氣鬼守相諸侯過廬必式隱可烟霞生可竹帛世路悠悠徙跡鳳翮埋沒連璅摧殘六翮厭縮化素魁玄守自孤以五寸易此百尺樂志方始大期忽迫謝樹先彫陸嵬巘坼斬之血飢奪毁泉布邑喪國華神飛靈猿追惟疇曩形影相備三年爲聯千秋永隔寄叔不數贖身難百諒容可慰勝事陳迹送往事居余稚敢什酹酒霜天灑淚如霖聽此哀此來享而格

祭吳澈如年丈文

嗚呼陽羨延陵之間有子瞻之舊踪將置田宅以偕處亦依箕尾而告終豈宿盟之未昧而身後之有公不惟文章氣節磊砢坎壈之相似而生歿歌笑之地亦異世而相同蓋其剛腸疾惡任天下之清議而誠心質行足以挽末俗之澆風尸祝不忘者有君官之遺愛而汗青相照者有彈事之孤忠完若無瑕之玉剛爲百鍊之鋒蓋能爲蹇諤者不

必有公之經濟能爲正直者不必有公之冲融官屢蹶而氣益壯用未究而望益隆遁者息北山之勞悴依南岳之龍蓯朱萼白華方周旋於子舍而素車丹旐已即於谷堂之封人物渺然天不慭遺一个人琴俱喪余難贖以百身憶在壯歲同舉南宮宏詞之試角力爭雄余已自比於不材之木而公獨抗論謂不當以山苗而壓澗松既爲金而爲石亦願雲而願龍公所擊者權門之鷹犬即余所譽者當路之射工烟水五湖歲發王猷之興圖書千載時尋朱勔之踪豈意夏間之良覿遂爲終古之長悁嗟乎富貴壽考轉盻成空惟竹帛之可託垂令聞以無窮公所壽者先民之不朽而余所慟者良友之私悰感逝波於川上悵絕調於郢中對霜天而歌些或神理之可通

祭馮孝廉慎餘

孝廉甲族金友玉昆白眉挺起素業逾敦甯孝有
德既惠且温其貌坦坦其氣軒軒力行古道[illegible]
世屯不沽時譽不受人恩叔度千頃清之不渾元
龍百尺豪氣可吞寧龍失水羞虱處裩瀾翻筆縱
浩蕩詞源先民矩矱直闖其藩間關三刖終剖璞
璠士有百行獨沃其根斷指映母誠感厚坤寄室
廣坐真見癩痕屋漏不愧桃李無言憶昔定交方

當弱冠吹塤吹篪授餐授館兄於是時朱霞天半
于髯莫耶貴流玉瓚欣賞微言橫經問難味同草
木語不濟濃爲龍爲雲一始一亂星霜五易風期
不散兄本高亮眼白華紳彈冠結綬於我倍親余
無媚骨困於宵人君尤扼擘薦慰沉淪公車計偕
鶴鳴子和長安相見披肝見素方嗟落羽遠爲翔
鵬百身豈贖大招莫窮廣陵絕響西州㒒步惟是
令聞千秋永播爵酒陳詞人琴如覩

祭潘文學六潤文

嗟哀道喪友于誼缺一體之中自分楚越蕭戈有
伏於床第而禍多生於饔飧牝雞晨而鴞原愁鶺
刀角而荊花折小者至於鬩墻而大者可以喋血
矧我江南世家蓋百年而不鬮一田薛惟六潤之
三難與古人而爭埒觀其躬無常衣財無專鑰跡
墨盧以相附聲塤篪而不絕宛痌瘝之乃身而奇
瀛之弟屬雖父母之分均且自愧以爲小慈而況

細人之鬻舌至於怡色慈韡羅縩北堂依依烏哺
翩翩鳳行疾已沉而猶諱血有噴而必藏其諱也
欲以寬母氏之愁苦而其藏也恐以甚母氏之驚
惶則道路爲之心痒而史傳可以垂光若夫蘊氣
生風懷仁爲質神鋒遒上藻思斌郁脫統綺之紛
紛抱遺經而屹屹故當元氣摶而選舉豈惟掄高
賢而孤出然而名不掛選舉壽不過四十此又梟
源所欽恨而親知所於邑也其目誼切茂乎情敦

淡水感至行之可儀痛哲人之奄瘞敢抒哀誄以

薦裕芷

祭原道五任文

嗚呼觀心遽止於斯耶余與觀心雖宦游生别抗

手天涯數日作惡還泪臨岐千古一訣無重見期

目送丹旐秦淮之濱此時此恨行道悽其而妄能

寫余心之悲也耶嗚呼天道佑善從古致疑尚缺

忌完理或信之至如觀心兩者曷居惟爾才美吾

宗白首早服延教有聞於時性復孝友實儉與恭

規言矩行樹德務滋封公藹玉伯仲塤篪家乘以

壘汝譏以攜完才完行非汝其誰然而文憎命違

調與俗背方升而沉且成而毀竹箭猶類桂林終

蹶中遭家難百罹所萃十年痛定稍别息肩縮服

攻苦勤身忍嗜爾亦債憂千載不會若曰忌完而

缺有誠即不期願中壽可介即不中壽當死床第

雖死異鄉從中含殮此皆無之天道已陂宗族鄉

黨無不戲鼻嗚呼哀哉余與觀心宗誼尤睦事相

師友情則手足觀心事我實父而叔予倚觀心以

爲家督三十年餘形影相逐今歲夏五余病委篤汝疹汝禱目睫不屬我猶談虎汝爲賦鵩翛然夜臺百身何贖嗚呼哀哉惟汝之學自玄而釋始事禮旛終趣禪寂結侶名儒就情梵冊謂假數年樂邦可覬且念超然不渝易簀此爲完歸功豈唐擲天道無知更能鉄爾之眞宅也耶嗚呼哀哉乃若委蛇離憂世網所寄送往事居我不爾愧有肴在盂有酒在觶些辭以招精靈不寐

祭顧太史學海文 代

嗚呼哲人摧殞眞宰茫茫與善旣爽鵩讖亦荒偉彼太史鍾秀崑陽世濟其美以發其祥乃承簪組乃肯構堂凌蕩是誠孝恭是將用翼司馬聲著羔羊不有君子孰德於鄉旣修嬋節復擅靑緗蒲中鵠起日下鳳翔抽書秘閣覩草明光鳧負雛擢筆風霜超將還擧善刀而藏六月奮息斑稱風行播慕之餘板輿復御不以琴行先爲可去

帝念名儒命與丽制李府崇班金華講肄令聞令望復昌獲載曾幾何時勞侍從事崇護拂迹逃虛行意梅花之服千載之墟宅不盈畝門僅容車游心於淡反服之初南陵樂只東方晏如蛇忽當歲鵩乃集鵩士失砥礪國喪璠璵嗚呼哀哉器傾璧滯鬼瞰高明惟潤秉心把於未盈世祿刺試急流遺榮什九在林十一在庭宜憤畜取是蔚彼成忽剪長算報施詎平有涯者生不朽者名秉箕委贄

神遊太清逮人太觀修短曷擾嗚呼哀哉某官同僚友誼切鄉脊風流遐矣河山間之生芻一束侑以哀詞

華亭董其昌著　　家孫庭輯

題跋

隨筆

般若如淸凉池四面皆可入用人之謂也般若如大火聚四面不可入行法之謂也用人欲兼收一門則局行法欲畫一多門則亂

氣之守也靜而忽動可以採藥識之行也積而忽斷可以見性故道言曰一霎火燄飛真人自出現竺典曰狂心未歇歇即菩提

俠客爲知已者死動於氣義也非是則郭解之藉手何異於麥犬之吠人忠臣以大義滅親關於廟社也非是則逢萌之負心何異於哺梟之食母是以君子不受難酬之恩不樹難事之友

天人發真魔宮震動諸天欲善人熾盛以摧魔也人造業地藏愁悲菩薩欲地獄盡空乃自成佛也

庶官修名大臣捐名修名者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潛行密用如龍之養珠也捐名者橫心之所念而無是非橫口之所言而無利害獨往獨來如龍之行雨也

如來說法必先放光非是無以攝迷而入悟也故易曰潛龍弗用祖師印可旋爲掃迹非是且將執悟而成迷也故易曰亢龍有悔知潛之弗用則必有激發之大提董公所以說高祖也其說曰名其爲賊故師直而爲壯知亢之有悔則必有收斂之妙用子房所以招四皓也其說曰難以力爭故功遜而有成

甘草并上藥也而參苓以爲國老黛赭非殊綵也而丹碧以爲前茅今五品散局名位未極纓蓋猶輕有心足以思目足以識口足以辨行足以信者布列數人隨事訂定時乎左袒公卿而臺諫不疑

其為阿時乎左袒臺諫而公卿不疑其為激國是
自出人心自正矣
易戒童牛書稱鮮棄匹夫匹婦之是非不明其究
必有抑大人者愚夫愚婦之是非不明其究必有
侮聖人者宋人有言曰清議者國之所以立也重
則亟反覆則難圖矣
王者不治夷狄窮其則耗國聖人不為已甚盡法
則無民第國手不以後着為先着庸醫亦以活人

者殺人是之與非猶中國之與夷狄也有如烽火
初驚而發樊膺之策則聽葬夷之自相屠戮而一
熏所創乎黑白未剖而主調停之議則聽邪正之
自相玄黄而兩無所排乎孔子作春秋孟子闢楊
墨此魯連飛矢而魏勝濟師也卯大將更當何如
矣
張安道歐陽永叔子瞻輩人也子瞻以其譽而重
王荊公程伊川子瞻輩人也子瞻亦以其譽而重

作家之相譽勝於嗜人之相訾何則妒之屬蘇其
知之真也知薛道衡者惰煬也知駱賓王者武后
也若乃蚍蜉之撼無損泰天蒼蠅可惜等之飄尾
而已
知心畫師想成國土入在醉鄉有千日而不醒者
管中之天地也人在夢宅有千載而不寤者名中
之天地也關尹子曰至人不去天地去識
獨立不懼惟司馬君實與吾兄弟耳東坡之不容

於荊公也昔之君子惟舒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
隨吾不能隨耳東坡之不容於溫公也其此兩截
成一完人兵再鼓而氣不衰金百煉而色益瑩蓋
東坡筆舌之利自竺典中來禪宗之超得了元之
力甜其為縱橫之學者洛黨之口業也
金剛經四無相但我相空則人法諍相皆盡矣永
嘉集三料揀但法身徹則般若解脫皆真矣舉嚴
六相義但知真如總相則總別同異成壞皆融矣

曹溪四智但悟大圓鏡智則平等觀察所作皆轉
矣孟子之言巧力臨濟之言照用豈有二哉
曾子行恕當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諄諄痒懇
孰知三省者之為金剛劍乎南容慎言當無一語
傷時而羿奡之喻咄咄逼人孰知三緘者之為塗
毒鼓乎

禪悅

玄奘至五天竺國立唯識論所謂真故極成色等

語也所至建剎標與彼師淵論彼師義墮則自撤
標而退無敢難者玄奘於是為慈恩宗非直譯經
布藏川途歲月之勞已也唐文皇三藏序未弘厥
旨當時在廷諸臣皆承聆氏月露餘習內典有作
不過王簡栖頭陀碑文本色至裴休梁肅房融三
公乃始大暢斯旨黎文起八代莫能及也宋時
唯王荊公蘇端明黃魯直晁無咎張無盡深得禪
悅之味游於筆端凡稱白衣說法文字禪盡此矣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頭頭無取捨處處勿爭
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功并妙用運水與
搬柴此亦龐居士詩也惟吾自偶諧即臨濟所云
無位真人從面門出入識得此人乃真吾矣第恐
老龐亦覷不見

沒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明靈而妙所謂
事者非世緣之事相也正謂學道之際能發正知
見者耳人問古德作何所事答曰一事不為曰若

如是只閒坐也答曰若閒坐即為也孟子之言必
有事禪家之言無事正言若反

劉義慶世說新語可謂超夕秀於未振若傳燈錄
皆妙明心中吐出稱性之語以視世說何啻爝火
之與太陽許大丈人惜未有知此者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
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
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華嚴經六相義有成相壞相與此更相發所謂萬
法不動自位當其成即壞之緣如車然本輻所成
如器然本埏埴所成如室然本戶牖所成若衆緣
不合三者俱不得成然則成必假壞成相何存不
必待壞而後謂之壞也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有人問禪師曰子來就父爲甚父全不顧師曰始

成父子之恩問曰何以反成父子之恩師曰刀斧
斫不開了心性者一微俱微天眞自然若宋人所
云常存敬畏正與本地風光沒交涉何以故有作
止故血脉斷故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挫其銳
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乎似若存吾不知誰
之子象帝之先

和其光光生於明明不與之俱和也同其塵塵生
於根根不與之俱同也挫其銳非銳者終不可挫
解其紛非紛者終不可解此萬物之宗也永明所
拈佛語心爲宗莊子所標大宗師皆謂此宗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
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臨濟嘗曰汝諸人望上心不息望上心乃求佛求
法求僧之心我教中近所謂志也若何臨濟訶之

乃自性天眞不緣脩證但盡凡情別無聖解耳故
禪家有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之語
老氏又云絕聖棄智況旬欲欲得不知足皆在郊
之伏戎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
爲而無不爲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
事不足以取天下

無爲者非一無所爲乃爲其無爲者耳藥山自云

二事不爲其師曰若是則終日擗坐也可若閒坐
耶爲也正是損後語

偶書老子以禪旨爲疏解一二大都天命之性
原無三教修道之教乃有孔老釋耳識得此者
當着猛着

曹孝廉視余以所演西國天主教首利瑪竇年五
十餘曰已無五十餘年矣此佛家所謂是日已過
命亦隨減無常義耳須知更有不遷義在又須知

李長者所云一念三世無去來今我教中亦云大
時不齊毛孔根斷延促相離影現等倫實有此事
不得作言解也華嚴經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
無來亦無住如是了達三世事超諸方便成十力
李長者釋之曰十世古今始終不離當念當念即
永嘉所云一念者靈知之自性也不與衆緣作對
名爲一念相應惟此一念前後際斷
緣縣老人能知四百甲子桃源中人不知有漢晉
雖古詩云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但今日不思
昨日事安有過去可得冥心任運尚可想大時不
齊之意何况一念相應耶

趙州云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借
又不在言也宋人有十二時中莫欺自己之論此
亦吾教中不爲時使者

余始參竹篦子話久未有契一日於舟中卧念香
嚴擊竹因緣以手敲舟中張布帆竹瞥然有省自

此不疑從上老和尚舌頭千經萬論觸眼穿透是
乙酉年五月舟過武塘時也其年秋自金陵下第
歸忽現一念三世境界意識不行凡兩日半而後
乃知大學所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正
是悟境不可作述解也

中庸戒懼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既戒懼
矣即屬覩聞既不覩聞矣戒懼之所不到猶云觀
未發氣象既未發矣何容觀也余於戊子冬與唐

兄微袁伯修瞿洞觀吳觀我吳本如蕭玄圃同會
於龍華寺憨山禪師夜談余徵此義瞿着語云設
撈摸處撈摸余不肯某語曰沒撈摸處切忌撈摸
又復鼓中無鐘聲鐘中無鼓響鐘鼓不交彝何句
無前後偶瞿曰不礙余亦不肯其語曰不借是夕
唇愈諸君子初依法門未能了余此義即憨山禪
師亦兩存之不能商量究竟余謂諸公曰請記取
此語異時必自有會及袁伯修見李卓吾後自謂

十一

大微甲午入都與余復為禪悅之會時惟袁氏兄
弟蕭玄圃王衷白陶周望數相過從余重舉前義
伯修竟猶滇洋余語也李卓吾與余以戊戌春初
一見於都門外蘭若中略披數語即許可莫逆以
為眼前諸子惟君具正知見某某皆不爾也余至
[illegible]伯修[illegible]之際深悔所悟於往[illegible]用不[illegible]
愧其意云
逆純[illegible]念佛往生經云人欲聞一佛名號皆可解

歷諸苦伯脩能信得及亦是平生學道之力四大
將離能作是觀必非業力所可障覆也邇見袁中
郎手摘永明宗鏡錄與冥樞會要較勘精詳知其
眼目不同往時境界矣
陶周望以甲辰冬請告歸余過之金閶舟中詢其
近時所得曰亦尋家耳余曰兄學道有年家豈待
尋第如今日次吳豈不知家在越所謂到家罷問
程則未耳丁未春兩度作書要余為西湖之會有

十二

云兄勿以此會為易暮年兄弟一失此便不可知
蓋至明年而周望竟千古矣其書中語遂成讖良
可慨也
達觀禪師初至雲間余時為諸生與會於積慶方
丈越三日觀師過訪稽首請余為思大禪師大乘
止觀序曰王廷尉妙於文章陸宗伯深於禪理合
之雙美離之兩傷道人於子有厚望耳余自此始
沉酣內典參究宗乘後得密藏激揚稍有所契後

觀師留長安余以書招之曰馬上君子無佛性還浙東南雲水接引初機利根紹隆大法自是不復相聞癸卯冬大獄波及觀師搜其書此書不知何在余謂此足以報觀師矣昔人以三轉語報法乳恩有以也

只貴子眼正不貴子踐履右溈山語只貴眼正即六祖本來無一物宗旨也故曰傳佛心印若論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獨心那佛心矣

天地有日月之動靜故清寧不廢人身之升降闔闢皆在兩目故陰符經曰機在目黃庭經曰出日入月呼吸存左目日右目月闔爲乾闢爲坤一闔一闢謂之道聖人傳藥不傳火蓋來火候少人知參得左目右月之機可以擇藥然非身如槁木心如死灰者不免當面蹉過噫微矣三十年前身嘗驗之[illegible]

吾與子處於太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吾與子處於九淵之下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謂莊子書中無神仙口訣可乎天台止觀於數息以爲火動爲風仙家乃取此二相是以命根不斷至於華嚴所云一念普觀無量劫無去無來亦無住又超觀心遠矣二氏同異以此程之

東坡十六應真贊奇矣奇復化爲腐當錄方內朝夕習見舉揚者衆耳君公別行一道齒頰間自有峨眉秀色因屺師同參在文字禪中故發語特妙種種提唱宗風可拆果位人腳壓也

永明禪師料簡四句謂有禪有淨土無禪無淨土云云皆勸人修西方作往生公據也然修淨土者以妄想爲入門至於心路斷處義味嚼然則不能不退轉故有疑城以居之此宗說俱通行解相應者不動以祖師心收安養土如智者大師永明壽皆其昭然者也

諸禪師六度萬行未齊於諸聖惟心地與佛不殊

故曰盡大地是當人一隻眼又曰吾此門中惟論見地不論功行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也然普賢行願毘盧法性足目肯具是爲圓修不得以修與悟作兩重案也

淵明入白社聞鐘便歸是深於禪者古德有云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後千載惟東坡近之

昔有參禪老衲聞放下便穩四字輒有省漸近自然故是禪法

龐居士有家貲百萬皆以擲之湘流曰無累他人也余有偈曰家貲百萬擲湘流太華山邊撒石頭个是學人真膀樣閨中兒女漫悠悠古德謂閨閣中物捨不得即是禪病閨閣中物捨得即是悟迹如顏子之得一善是也拳拳服膺便是礙膺之物學人須活不得處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爲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昔人論舉業曰譬子選耳大慧教人參禪曰須中鈍榜狀元選佛猶云選官作上聲者非

東坡先生有偈曰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有老衲反之曰溪若是聲山是色無山無水好愁人宋人推黄山谷所得深於予瞻曰山谷真涅槃堂裡禪也

古人云清心不如省事養身莫若寡欲二語可謂玄禪二藏大總持門終身誦之立躋聖地

三昧猶言正思惟圭峯解云非正不正非思不思

今人以不起一念爲禪定者非宗旨也作有義事是惺悟心作無義事是散亂心心不散亂非枯木謂也故石霜語云休去歇去冷愀愀去寒崖枯木去古廟香罏去一念萬年去侍者指爲一色邊事雖舍利八斗不契石霜意去六祖對境心數起菩提作麼長皆正思惟之解也

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德山此語與中庸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意是同是異盍不

思不勉人人本具所謂性也聖人則性之耳若謂得不思不勉之物雖思勉亦是菩提豈惟思勉雖不得不中亦未嘗與不思不勉相違悖豈怕鬼裡走鬣有僧謝大慧竹篦子話曰覺子伯走鬣耶

張拙詩云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是六根終不可動也人生未有能不動六根者雖槁木死灰亦必有以使之安在不動耶不知石霜所云動者乃趣向真如之動也臨濟云一念馳求不

敬覺聖情凡問佛問法是爲動耳永嘉云心是根法是塵兩種猶如鏡上痕心境淨時光始現心法雙亡性即真與張拙詩下轉語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蓋以近而不可見者萬物之性也何以故萬物性離故若萬物之性果非離則聖人亦不能轉之矣萬物既空煩惱安得故禪家有法空人空之說

心地法門猶如下種宗家之語如彼天澤所謂一雨普潤月印千江諸修觀者皆非了義矣然如耳根圓通三真實則於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又與諸觀門有異蓋以逗此方之機恐他方耳根未必如是也今人但慕神通只在兩耳但不能心通反累三真實之靈根可歎也

初於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空滅此以上猶在生滅中備直至生滅

既滅寂滅現前方是那伽大定前是觀末句始是宗謂達摩爲觀音化身不虛也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般若無知論所破者知也永嘉證道歌有云一念者靈知之體是所立者知也心經云無智亦無得近於遮境經云轉識成智近於表陽明先生識此爲良知之說猶是宗門淺淺之談宗之者與闢之者俱未嘗深研法要也

蘇端明文章妙古今雖韓歐當却步良蹊韓歐皆未精內典而禪宗最盛於子瞻之時又有耆宿與相盤旋是以悟後言語六通四闢餘如無垢無盡雖深於禪悅而筆不及端明故其文少遜所謂般若有三有自性般若有觀照般若有文字般若蘇公可謂文字般若矣

晦翁嘗謂禪典都從子書翻出尚有列子未經翻出更當變幻不知謂何等語也吾觀內典有初中後發善心古德有初時山是山水是水向後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又向後山仍是山水仍是水及華法界觀理無礙事無礙如意自在事事無礙及佛國禪師十牛頌自尋牛見牛牧牛以至入壥垂手人牛不見等次第皆從列子心念利害口談是非其次三年心不敢念利害口不敢談是非又次三年心復念利害口復談是非不知我之為利害是非不知利害是非之非我同一關捩乃學人實歷悟境不待東京永平時佛法入中國有此葛藤也讀莊列書者皆當具此眼目無論莊列即韓非子亦有制於為虛是不虛語荀楊文中子書所絕無者若關尹子全是珠林玉屑必非周時著書即不去天地去識一語誰能湊泊并慈恩宗亦該之矣

五經論語之外子史文集所有議論不過及相沿遞改頭換面無甚精微之言鑿破混沌者而內典宗門之書間有之如僧至德山曰久嚮德山有龍潭及到德山潭既不見龍亦不現德山曰子親到龍潭又僧問世界與麼熱向何處避溈山曰鑊湯爐炭裏僧曰又與麼避溈山曰衆苦不能到又玄沙曰諸方皆說接物利生有三等人何法可度假如無眼人不能以拈椎豎拂度無耳人不能以種經說偈度無舌人不能知其所迷所悟又如何度若此三等人度不得佛法無靈驗也時有一僧出曰某甲有眼耳舌請師如何度此等言語皆非子

史諸集所有覺晉人玄談數淺無味矣正是蘇玉

屬文字得力處

昔年曾問啓藏禪師大悟大徹之人作何証驗藏公曰但問答之頃不動眉睫者即是少有擬議矜思即非真悟道者今世都無此人耳昔有僧叅禮禪德問之曰汝從何日發足僧答曰初一日發禪德曰初一初二尚有擬議否余每念今時人士各有字有號此字與號乃有生以後互相稱呼但

有呼即應不待思索此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者何異若問佛問法便不能爾雖復明了必費尋求或以叅叩所得者應或以記持所得者應所謂思而知慮而解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也衲子有見空劫以來自己者不能透脫即便據以爲無上菩提此永嘉所謂蘊納在心即爲受陰也若因而接物利生縱横拈喝如大火聚觸着便燒如金剛劍犯着便死永嘉所謂行用此理即爲行

陰也溈山爲仰山曰寂子捷道眞入陰界此語可畏而可懼已

大慧和尚在川勤會下機鋒横出川勤未深許可大慧不服勤曰待汝一場熱病方知吾不汝欺以後大慧游方果得熱病以平生悟頭對治無一得力者乃復拈[illegible]倒[illegible]叅寮始得了事川勤曰我當初看伺汝議論今罵我去也又玄沙云道人行徑如火消氷箭既離弦無反回勢天堂地獄之所

不攝縣有中陰所向自在夫七眞玄學耳猶云叅學之時殉則從他病死則從他死而宗門大老顧以悟道爲做熱病敵生死之具抑何不倫然如來以一大事出現一大事者生死是也人生無不可以偷心應惟八苦交煎四大將散一毫偷心用不着故曰見鑛不識金入鑪始知錯

孔門弟子之仁有月三至不知仁至之日境界何趙州曰諸人被十二時辰使老僧使得十二時

無論一月但以一日論將此身心如何安放如何趣向始爲使得也洞山在山四十年地神尋覓不得忽一日見厨下有棄飯曰施主之物何得作賤如此地神即現形作禮自通向來不見之故蓋一念着罪福相即爲鬼神覷見四十年中住寄行三昧可知倘修行無力掬揄不少矣此則不止三月不違己也趙州有十二時辰歌或亦禪和所托趙州呵佛罵祖直欲不挂一元字脚安得多許絡索

又宗家有不答話者曰出家人無補綫之隙安得與汝閒話又存日暫時不在如同死人方可爲惜寸陰者今人但以一日之内不犯十惡爲修行不知正落無記窠曰未爲無業也再讀曰予思日孜孜正是惜寸陰

或曰予言思日孜孜似矣但大修行人欲無事於死休去歇去冷湫湫去寒崖枯木去而終日孜孜得無近於躁耶非是心迹本之旨乎曰近來有一等宗徒但學隱濟語錄有云汝二念心疑處便是佛魔佛魔俱掃更有何事以此爲休歇不知能自信否若不能自信明劃後日大有事在安得撒手放下以爲千了百當漢以故二六時中有三等事一則研窮至理以悟爲則一則坐禪入定昏散日輕一則看經參論叢般若種難深淺不同各隨根器可以使得十二時也

覲師答問常有不經人道語余嘗問菩薩處胎受生之後還知前生爲誰如所云宿命通否師曰聖

人無我但受生之後前生所作術業發現宛然如一日安用自知爲張三李四許多我相又余時方應舉以用攻舉子業余問此於學道寧不相妨否師曰譬如好色人患思憶病此人二六時中寧麼着衣吃飯一切酬應否雖復着衣吃飯一切酬應其思憶病相續不斷即作意斷之其病益深李太白詩曰抽刀斷水水更流是也有患煩惱塵緣能障道者若爲掃除師曰如一男子有殺父讐懷憤

欲報拂拭純鉤畢生尋覓初聞張三二十年後知
此真譬本是李四便令張三直覓李四諸人欲掃
除煩惱正為未知真譬也此語與張拙斷除煩惱
重增病更覺透徹今紫栢老人集乃不見載知法
語所遺多矣
傳奇所載若渡蟻還金娶盲妻嫁宦女等事後人
豈無契同者而報應不必盡同亦有了不見報者
豈如詩文撰造謝朝華於已披啟孔子曰視其所

以言與之同事衆人能知也觀其所發言與之同
念鬼神能知也若突然兀然無依無欲與之同心
則非天不能知天且不違而況於鬼神又況於人
乎故曰察其所安雖然大聖人自待甚重曰知我
者其天乎彼天亦有不知者雖復不知曾不為怨
以故二帝三王之報有時而盡仲尼獨以萬世為
主論至於此則內典定業之說又落一層矣聊翁
解以為觀人之法要亦學人自修之法也自修者

[illegible]以此自勘
舉山有三偈至雲間傳其師形色天性三一雖自[illegible]
色既是天性請問形色壞時天性壞否若天性[illegible]
存則與形色是二非一何云形色天性若天性隨
形色而俱壞遂成斷滅難可了知余時會食拈一
藥曰此是形色天性又拈一餅曰此是形色天性
食以真如隨緣不變真如無一息不隨緣則形色
無一息不天性蓋四生六道之中剎那剎那無[illegible]
不住誰非形色但就四大各離一時分段之[illegible]為
形色已壞者無有是處古佛不云乎三昧[illegible]無相
何壞復何成華嚴六相義曰不動自位而為壞以
此推之吾人二六時中念起念滅皆屬形色不生
不滅者即起滅不停時大性也
華嚴寶鏡三昧云以有下劣寶几珍御以有驚異
[illegible]所謂衆生自安於下劣故曰奇哉衆生[illegible]
有[illegible]來智慧德相非實几珍御乎襯子既有悟[illegible]

便是我慢故曰三世諸佛不知有犂牛白牯却知有以拂其悟跡也洪覺範註解本此蓋是接物利人之鉗鎚要亦描寫本地風光通一線道耳何則以有下劣寶几珍御則不任下劣邊可知以有驚異犂牛白牯則不任尊貴邊可知故宗家有尊貴墮晉玄奘在西土立唯識義彼國諍論者各立剎竿互相詰難有義負墮即倒却剎竿墮之名尊貴以此

中峯語錄參高峯師師問日間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夢中作得主宰否中峯云作得主宰又問半醒半睡時作得主宰否中峯擬議即被訶斥以此更參乃有悟入吾不知中峯悟後半睡半覺時果能作得主宰否若作得主宰即是出識何能了事不見壇經所云汝當當下自知非自也靈光常顯現于玄門定觀經乃云唯滅動心不滅照心但凝空心不凝存心不知其所謂滅所謂疑所謂不滅所謂不疑者純是六識用事安得大乎契六祖知非之旨乎故曰菩提無是處是則非菩提世尊生時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地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煞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紫栢老人作雪山修道贊曰明星一點是非蜂起得兒孫溝瀆賣（有講學人以世尊一手指天等語為夸慢正是癡人前說夢）

事有古人精拙而後人特巧者亦有前人所易而後人特難者如岸水之變為桔槔井田之變為阡陌巧勝拙矣及參學事乃不然二祖以下南岳以上師家點化曾無多事一聞千悟得大解脫不可不謂之易不知何年始於參話頭着到其初以無義味語置於識田寄密根究如藉沒百萬財產必要百萬納官若無了日及得徹悟又將一千七百則葛藤[illegible]無疑始為穩坐如張商英自謂拈[illegible]話外無不明了覺率悅呵之曰此既有疑其餘安

得無疑而大慧每以麻三斤乾矢橛等話教人辦
三斤至誠心參取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即或不悟
亦可世世不墮惡趣生生不失人身此之爲難比
二祖南岳輕輕點綴便紹祖位者何啻百倍至大
慧之師川勤語錄則曰一千七百則公案但有一
悟入其餘不必盡有契同此之或難或易皆因往
劫般若種子有生有熟術業發現亦𨿽此方教體
有盛有衰臨濟一宗宋以後遂法堂草深也

古人以水喻性荷澤得法於曹溪拈出心體曰水
是名以濕爲體心是名以知爲體最爲片言居要
乃永嘉曰靈知王陽明曰良知聯翁亦曰虚靈不
昧其語似有淆訛若爲分析曰永嘉之所謂靈者
卽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迎之不見其首
隨之不見其尾了了常知故自言之不及非以能
思算能注想而爲靈陰符不神之神也若朱子之
虚靈不昧則謂其仁義禮智之所自出如見孺子

入井卽起惻隱聞呼蹴聲卽起羞惡動於善者機
觸陽明之良知則曰無善無惡者心之體有善有
惡者情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致良
知夫無善無惡者心之體近於禪矣而知善知惡
是良知與聯翁虛靈不昧何嘗相悖世有宗良知
而詆聯翁者外矣若以水喻陽明所謂良者清濁
未分之水乎聯翁所謂靈者清濁既分但取其清
以爲原初水乎雖然聯翁固逈異於禪陽明之禪

亦非張無盡張無垢之禪也爲其認定無善無惡
以爲心體卽與不垢不淨相似而與不生不滅猶
懸不見楞嚴經耳根圓通三眞實有常眞實乎佛
言常光現前祖言無記昏昧昭昭契本眞空的的
法華經去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乘惟此靈知輝
天蓋地亘古徹今豈無善無惡便稱了義至於知
善知惡更落第六識宗門轉識成智正轉此識爲
佛良知乘兼云法身般若解脫三者一念全具方

為一念相應此靈知之自性夫般若解脫亦有不著法身者而證道歌又云法身了卻無一物本原自性天真物何耶蓋心祖子豈可其語話也宗家有語者顯其無語之物有修者修其無修之初顏子竭才方見卓爾博文約禮孔子所以竭其才譬如明珠沉於海底必涸大海之波濤然後見之故潙山云以思無思之妙返思靈燄之無窮思盡還源立地處佛若有一毫一絲沾帶則謂之披帶鬧之借借[illegible]所用金剛王劍正謂此等孔子許顏淵曰知不善未嘗復行夫不善者豈謂身三口四等不善哉蓋謂係念三塗業因皆斷情生萬劫羈鎖是已他日又曰拳拳服膺是謂有得膺之物在故判為三月不違未見其止法華經云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止則罷參矣

昔有大德於如是我聞四字得悟此經觀自在自在二字便可單刀直入不必讀徧全篇又況六百卷大般若經也何以故自在即是法身見法身諸即是觀照般若六祖所謂大圓鏡智能出生妙觀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也永嘉料揀有般若法身解脫三者一時具足乃為徹悟惣之在法身中一了百了若有時在有時不在則非自在故曰放下便穩此又心經之心

自性三真實即在父母所生耳人人本具故世尊云奇哉衆生有如來智慧德相臨濟云汝等諸人

身在雲霄心在糞堆裏如彼老鴉此意可參也但想參時愈遠耳只謂此事太近文殊於楞嚴經儘力讚歎至維摩遂以默然為不二法門

永嘉以法身般若解脫分為三又曰法身覺了無一物蓋人人具有法身但不了覺耳此了覺即般若也吾人於展經須悟道只如是我聞四字余謂此經自在二字可作六百卷註解

須幻即離青山白雲離幻即覺白雲青山不可

即幻復誰名以爲幻也僧肇太虛游氣亂淸以爲
非幻也如意自在悉應忍形欲會個中意日午打
三更　題彌幻上人卷

雜紀

天啓四年秋河南撫臣程紹以傳國璽進其昌時
官禮部左侍郎故事進奉必繇禮部因捧表副使
張夢鯨先有摹榻絹本得此藏之家以爲家慶璽
重一百二十兩方各四寸面厚一寸二分螭鈕高

二寸八分進之日爲十一月十三　皇上御殿傳
觀廷臣受朝賀羣臣稱萬歲三舞蹈而出有詔賞
賚撫臣以下有差

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宰相事也戰必勝
攻必取大將事也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
此論之外者也有相則任將必得其人如李鄴侯
贊皇是也土木之變已是無相于忠肅之成功
無相以撓之若更有一人在忠肅之右即爲掣肘
又使有讒言事者旁撓之則社稷爲重君爲輕之
諱能善不惑不道之抨擊乎遼左之後無相無將
而又有言官豈不可爲熊中丞薛云遼左之亡必
亡於臺諫之手遂爲篤論矣此時雖有忠肅廣濟
乎

東坡在海外所至不容僦僧寮以居而與子過自
築屋三間僅庇職食嘗行吟草田間有老嫗向之
曰內翰一場富貴却都春夢也東坡然其言勝舞

歸至陽羨買宅又以還券不果蓋終其世無一椽
觀今之士大夫何如耶集志論故隱淪諸然閉口
便云良田廣宅去東坡遠矣

東坡守汝陰作擇勝亭以帷幕爲之世所未見也
銘畧曰鑿枘交設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張
我所欲往十夫可將與水升降除地布床又云豈
獨臨水無適不臧春朝花夕秋郊月場無腔而轎
攜翼而翔弟子由亦云吾兄郁仰塞剛立柔觀身

如傳有完郎休山磬水蟢習氣未瘳豈以吾好而
俾民憂潁泉甚清潁谷孔幽鳳有舉幄兩有赤油
罷舟罷車亦可相傚

岸公每歲入霅溪林谷山深處採茶加以焙製分
布好事家且日授火候委曲覺君談茶錄猶爲逗
漏陳徵君錫以嘉名進之果位而居居士重說偈
言要使喫趙州茶者洗佛圖澄腸胃不負授記因
緣也

絕學無爲者禪栖惟恐不深了斷生死者經行處
其不遠然修證雖殊勞逸自一在佛擔荅究竟此
游山耳奇峯上人以拾字紙爲生活忽謂余紙拾
已竟靈雲浯水是我無字處因爲書此

元李氏有古紙長二丈許光潤細膩相傳爲世諱
趙文敏書文敏不敢落筆但題其尾至文徵仲正
楷字一行升不知何時乃得書之

青囊中書九卷不言相宅乃卜筮前知之術門人
朱亥讀而爲火所焚今世所傳青囊僞可知矣

抱朴子云洪閎之諺曰子不夜行則安知道上有
夜行人今不得仙者安知山林閒羽客昇仙哉夫
草澤閒士以隱逸得志以經籍自娛不耀文彩不
揚聲名不修求進不營聞達人猶不能識之況仙
真者亦何急急令朝闕之徒知其所云爲哉

孔北海告擭劉玄德玄德喜過望曰孔北海亦知
有劉備耶曹公亂北海不興救因此劉皆人雖未

易動也

昔年見一書載崔鶯鶯有子七人客有言鳳凰一
壽九子者余以爲瑜然其書不知所出今日讀鄭
恒爲崔夫人埋志子六人曰頊珮瓘玘璿琬女一
適盧損恒字行甫崔七十有六而合祔此碑成化
間出於舊魏縣廢塚古之淇澳也碑立於大中十
二年嘗以命貞記歲月叅攷之

張東海題詩金山有西飛行日忙於我南去青山

淨笑人有一名公見而物色之曰此當爲海内名士東海在當時以氣節重其書學懷素名動四夷自吳中書家後出聲價稍減然行押書尤佳今見者少耳

余每聞吳中袁尚書之清德今年以僦居至一樓房居亭曰此樓不甚久曾爲袁尚書僦之每就樓上炊炊着處屋瓢無色其貧如此

袁尚書歸無視孫女以餓羅死尚書喜嘅平生不能屢每市覘爲晚餐可竟一斗有一門生魄以十金瓢作三封以一封置袖中乘月叩窮交之戶呼與偕步以袖中金贈之而别其貪狷類此然每携妓泛泊一日不能廢也

吾松前輩曹定菴以憲副歸里中家甚貧太守使人魄粟以斗爲數易貲前太守以粟至曹公不受作書曰老夫不食三日矣不敢虛賢府公之賜其介如此此公當不愧古人若蘇之袁安節則定菴

之流也

余與仲醇以建子之月發春申之浦去家百里泛宅淹旬隨風東西與雲朝暮集不請之友乘不繫之舟壺觴對引翰墨間作吳苑酣眞娘之墓荆蠻尋觀賛之踪罔已胸吞具區目瞪雲漢矣夫老至則衰倘來若寄既悟炊粱之夢可虛秉燭之遊居則一丘一壑惟求羊是羣出則千峯萬壑與汗漫爲侶茲余兩人敦此風好耳

呂梁懸瀑三千仞石骨出水上憶余童子時父老猶道之今不復爾東海揚塵殆非妄語

高郵夜泊堂隔堤大湖月色微瀰以爲城也至詰旦水也竺與化城無迺是乎

北固山在京口有米元章牓書天下第一江山寺名甘露寺在山下平岡逶迤里許鐵甕最勝處也辛卯五月四日余與陳從訓李將軍游眺

惠山寺余遊數次皆其門庭耳壬辰春與范爾孚

戴振之范爾正家姪原道共肩輿從石門而上路窄險孤絕無復游人捫蘿攀石涉其巔際太湖森茫三萬六千頃在决背間始知惠山之大全

吳中山有兩支一自大陽山起迴盡於天平金山皆爲獸形其山石帶土一自穹窿起迴盡於上方皆爲魚形其山土帶石蘇之勝在具區具區獨有七十二峯

搖城在府城東南越搖王居之今名大姚米元暉有大姚村圖說也

梅都官園梅聖俞晩年湖牽卜築滄浪之傍與蘇子美爲隣

石湖別墅在横山東宋范成大創因越來溪故城爲亭榭内有天鏡閣孝宗賜御書石湖二大字范號石湖居士以此

吾松之山機雲以古賢名爲名鍾賈羅余以居人姓爲名惟南幹北幹以山之形勢爲名鳳凰天馬以鳥獸爲名神山原名辰山在諸山之東南次於辰位今作神者訛也大都江山自開闢以來何有名字皆世諦流布相承踵耳詞人抉江山以爲境江山亦以詞人爲境齊魯青不了澄江淨如練是爲山水傳神寫照語也山水亦樂得之

吾郡九峯之間有小赤壁余頃過齊安至赤壁其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耳吾郡赤壁乃三四倍之山靈負屈莫爲解嘲昔時名人鹵莽如是因書赤壁

一正向來之謬然余以是并疑吾郡有小崑山未知去抵鵲村路幾許使余得鑿空游之或亦如小赤壁不須多遜也

澄鑒寺在中泖唐船子和尚載月釣魚處也近仲醇修葺之余爲題其門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其幽勝可知矣

客從黔粵來述點蒼陽朔之勝乃賦家未曾題品語也如高人韻士蔽居僻處遊絕人境而與姓不

到竹阜無書方之東南支山尺水便有點綴如石
澗虎丘云云者眞有幸有不幸矣第不知理名勘
柔亦復山靈所自幸否
三衢有爛柯山是王積薪遇仙處石梁亘空六月
不暑
武夷有大王峯峯極尊勝故名武夷君爲魏王子
騫曾會羣眞於此奏人間可哀之曲
武夷接笋峯奇絕爲天下名山最佳處余不能登

峯舟行仰視已在別一世界
普明塔在沙縣東山塔始建厤工余爲題曰普明
廣數十丈邑文學共成之而木有立石石有題字
水餓其半余意得之爲宋馬少游墓然何以在澗
流最深處而又以塔成忽踊出探之物理皆不可
曉
太田縣有七巖臨水山下皆平田秋氣未深樹彫
葉落衰柳依依

洞天巖在沙縣之西十里其山壁立多松樟其並
有長耳佛像水旱禱著靈跡其巖廣三几二揚高
三仞餘滴水不絕間人未之賞也余創而深索之
得宋人題字石刻十餘處皆南渡以後名手詩歌
五草巖中有流觴曲水縣令徐君與余欽竟日爾
盡此山幽致
曩於徐文貞公纂集中讀迂直先生集引因念郡
大夫修誌當採以傳而恨未覩其集也茲從其孫

見先生手書詩若文大雅平淡正始之音蕭陶南
村楊東里風流未遠不作鈎棘翻空習態而書法
亦近宋仲溫特間窓信筆不甚作意本色故可想
見也文貞公於近世名公之集鮮所許可顧以先
輩典型重先生而以先生之不用爲世道惜品藻
如此非今曖了所能知矣
世人以生時爲定命釋家則謂之定業定業唯具
宿命通者能知之吉凶禍福與善惡不應者果報

也與善惡相應者花報也花報在現世人人可以
理推果報在前生雖李虛中張果老亦窮於術吾
未知夏越龍著此書有裨於星平否雖然其言五
行生剋之變則幾矣世有明眼人必能賞之秘之
王弇山先生戒子弟勿攻詩恐為舉子業病耶弇
山舉子業無稱也王文恪瞿文懿聖於舉業皆不
能為詩乃近時詩人往往拾青紫如倪芥則何以
故豈往哲無兼材而時流多兼美乎蓋文章之竅

至今而始露其解粘去縛不主故常不落言筌者
皆詩法也假令王瞿而在必易其故轍否則拱手
入老經生隊矣余始識京山李宗文於童子科數
其早慧何詣不極去楚十餘年而王劾度傳其杜
曲集迫讀之不畢元白不沿王李解粘去縛超乘
而上所為文章法者其在耶稱詩又奚為舉子業
病乎宗文為本寧先生之小阮嘗為宗文傾秘寄
之藏極其才情之所如以昌其詩弇山為失言矣

昔王心齋先生居泰州為賈人居停主轂然不撒
人歸之如流水先生自悟忠信可以動衆獨目不
識字無如聖人道何也乃就塾中聽學究課童乘
久之又從縫掖為經生師者聽其解傳註豁然有
省先生乃自立難有聞其說者驚詫曰此非吾輩
所及越東有王陽明公者其指類是盍往辨證乎
先生以弟子禮見陽明既數日復疑之請陽明還
四拜禮陽明卻所請不稱師而今徐曰仁諸高足

與酬義先生乃更執弟子禮為陽明羽翼而是時
有會首鼎林公春者師事先生先生無所遜也今
吾鄉徐樂野亦起家居停以忠實心誠信於士大
夫雖未嘗高談性命名以宿什一而風雅能治生
而達生嘗夜行不休者可同日語哉余友陳太僕
高亮少許可顧心重君為之立傳斐然千言摹寫
神照蓋有名鉅所不能得之太僕者而君得之其
與林公之重王先生無以異也君今年八十所為

入千歲春八千歲秋者斯文在矣
作書與詩文同一關捩大抵傳與不傳在淡與不
淡耳極有人之致可以無所不能而淡之玄味必
繇天骨非鑽仰之力澄練之功所可強入蕭氏文
選正與淡相反者故曰六朝之靡又曰八代之衰
韓柳以前此秘未覩蘇子瞻曰筆勢崢嶸辭采絢
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猶未
得十分謂若可學而能耳畫史云若其氣韻必在

生知可為篤論矣余初釋褐時座師第一手諷余
學之謹於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但可下指一
著不合即終身無復合理余悟其語遂輟琴不學
嘗見麥府子有摹倣黃庭經及佛家學聖教序道
流學趙吳興者皆絕肖似轉似轉遠何則俗在骨
中推之不去又東施不捧心未必為人所憎厭也
唐宋文人著集至百卷者無數消滅殆盡而獨韓
柳歐蘇曾王江湖萬古歐虞褚薛之書各有門庭
學之不深亦得彷彿惟顏魯公行書了無定法此
其故殊可參尋每舉示人不得解者今為平仲書
勿覷靈心人也 題平仲字冊

玄宗幸蜀時曰此去劍門水綠山青鳥啼花落無
非助朕悲悼故知嬌詩之工獨鼓催花聽霓裳曲
時嬌詩乃如嚼蠟耳文生於情信然

白香山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素一時
歸東坡感其語以樊素竟棄香山去矣獨侍兒朝

雲與坡公終始故以自喜然又有嶺南之謫此輩
何幸得附蘇公以傳又豈止杜甫少游黃鸝野鴛
之論乎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有八漸偈深入禪悅不知何
以多為情語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風等閒度
蓋千古壯夫惜時之感魏武老驥伏櫪之句甚令
人擊碎唾壺豈關銅雀臺伎者耶知此可與讀琵
琶行矣又樂天有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

來一時歸此亦所謂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
落誰家刺當時棄人行徑所云又抱琵琶過別船
亦可爲琵琶行解也
東坡云詩人有寫物之工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他
木不可以當此林逋梅花詩疏影橫斜水清淺暗
香浮動月黃昏決非桃李詩皮日休白蓮詩無情
有恨何人見月冷風清欲墮時此必非紅蓮詩裴
璘詠白牡丹詩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

丹別有玉杯承露冷無人起就月中看
明月照積雪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澄江淨如
練[illegible]建章池塘生春草秋菊有佳色俱千古
奇句不必有所附麗文章妙境即能驚然齊隋以
還神氣都盡矣
東坡戒殺自謂經憂患之餘今有不罹世網而罹
危物命行刀途火塗逆溯滋味養悲心者尤可歎
也

于蕃贈余七言近體二章格調雄厚詞人之翹
楚著者中有牢愁語余亦觀其意然亦成詩讖矣
憶余丙申持節長沙有題畫寄友人陳徵君仲醇
詩云隨雁過衡嶽銜鷗下洞庭何如不出戶手把
離騷經蓋十年而余再游三湘事與境會若預爲
詠懷者又甲辰出山時有題畫一絕云徵書雖到
門猿鶴幸相恕緣知湘楚游故是離憂處及余行
部以法裁諸貴人楚善怨又有訑訑者余自解組

歸猶恨在陶令八十日之後二詩皆成詩讖余與
于蕃贈言而三人出處有定數何足逆計也于蕃
寓書於余謂以好收余書畫爲之癖夫富人欲殺
而清士好之特甚余則幸矣于蕃得無有詩人之
窮也乎
李道生枯蘭再花詩刻余不以爲花瑞直以爲詩
瑞韓書崖君家太白所云聲名從此大汩沒一朝
伸者此花爲魄兆乎大都詩人於下乘詩魔有所

不取即其枯境龍蛇之蟄於隆冬者禽氣守也醉
醴之醉以千日者酒力厚也太陰煉形五百年應
真入定一小劫榮可枯枯可再榮亦何常之有頹
其枯何若耳道生刳心去智而專力於詩今固枯
後再榮時吾安得以發國香通諸夢等常語綴其
後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概讀長
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初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

者不待參鳥窠禪後方能爲入漸偈 動靜交養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鄶而止爲之後者
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別搆一奇雖陳
言盡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騷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 秋聲賦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
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魯望祖
之曰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仗劍對樽酒恥爲
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別賦

王介甫金陵懷古詞東坡於壁上觀之歎曰此老
狐精也其推服如此米元章又稱荊公書絕似五
代楊少師蘇之詞米之書皆橫絕千古獨不敢傲
介甫此公若不作宰相豈至揜其長耶

宋人特工於詞曲蘇歐秦黃其最著者惟王半山
爲之風骨稜稜脫去艷冶態雖秀纖而嚴冷不得

以教壞人家男女相勸也

顧光祿公淸宇於前己卯歲造靑蓮舫余時與莫
廷韓徐孟孺宋安之輩常爲泛宅之游距今五十
年矣原之思其所處重爲修飾山陽聞笛人物聊
然獨百穀詞翰依依當日情踪宛然在眼題此志
慨

金陵春卿署中時有以松蘿茗相貽者平平耳
來山館得數尤物詢知爲閔汶水所蓄汶水家在

金陵與余相及海上之鷗舞而不下蓋知希爲貴
鮮游大人者昔陸羽以精茗事爲貴人所侮作毀
茶論如汝水者知其終不作此論矣

國之有是非猶中國夷狄不容並立必有膺懲夷
狄者而中國安必有排折邪說者而清議立若聽
其自相角而袖手旁觀以免於謗怨是夷狄中國
聽其自相屠戮而曰恐夷狄之怨也可乎

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屈英雄天下有事
則賢者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宋延清之奪袍
李景讓之舉杯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
矣土木之變于忠肅第一步司馬豈無公卿在其
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筭焉致或訕是其驗也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書品

唐人書皆習虞究轉藏鋒能留得筆住不直率流滑此是書家相傳秘訣微但書法即畫家用筆亦當得此意

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於法乎不然宋人自以其意爲書耳非能有古人之意也然趙子昂則矯宋之弊雖己意亦不用矣此必宋人所訶蓋爲法所轉也

唐人詩律與其書法頗似皆以穠麗爲主而古法稍遠矣余每謂晉書無門唐書無能學唐乃能入晉晉詩如其書雖陶元亮之古淡阮嗣宗之俊爽在書法中非虞褚可寫以其無門也因寫唐人詩及之

褚河南書如瑤臺嬋娟不勝綺靡乃其人以太節著所謂宋唐平鐵心石腸而賦情獨冶艷顏魯公碑書如其人所謂骨氣剛勁如端人正士凜不可犯也然世所重惟其行書如爭坐位祭侄蔡明遠劉太沖馬病鹿脯乞米諸帖最爲烜赫有名直接二王出唐人之上蓋以氣格勝磊磊砢砢不受羈束最是端人正士本色耳癡人前不得說夢說着如端人正士便作算子書安能使木佛放光照諸天世界耶

顏常山兄弟忠義大節惟褚河南不媿而魯公書法變勃奇宕不似登善瑤臺嬋娟姿媚自喜蓋書法本同工力但魯公以艱危增其氣耳又不知河南入長沙書後更如何也

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余觀之乃出於王僧虔耳但坡公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海岳書自率

更得之晚年一變遂有氷寒於水之奇書家未有
學古而不變者也
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猶
非篤論若米老所云大字如小字小字如大字則
以勢爲主差近筆法今榜書如米老之寶藏第一
山吳琚之天下第一江山皆趙承旨之上雖顏魯
公猶當讓席其得力乃在小行書時留意結構也
書家之結字畫家之皴法一了百了一差百差要

非俗子所解
余十七歲學書二十二歲學畫今五十七人矣有
謬稱許者余自較勘頗不似米顛作欺人語大都
書與文太史較各有短長文之精工具體吾所不
如至於古雅秀潤更進一籌矣與趙文敏較各有
短長行間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趙若臨倣歷代
趙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趙書因熟得俗態吾
書因生得秀色趙書無弗作意吾書往往率意當
吾作意趙書亦輸一籌第作意者少耳古人云右
軍臨池水盡黑假令耽之若是故當勝余於趙
亦然米老云吾書無一點右軍俗氣吾畫無一點
李成關仝俗氣然世終莫之許也政恐余所自評
猶類倩兒不覺醜耳
邢子愿侍御常爲余言右軍之後即以趙文敏爲
法精唐宋人皆旁出耳此非篤論文敏之書病在
無勢所學右軍猶在形骸之外右軍雄秀之氣文

敏無得焉何能接武山陰也雖然其可傳者自成
一家望而可知爲趙法非此則鮮于康里得益與
墨苑矣
古人作書必不作正局蓋以奇爲正此趙吳興所
以不入晉唐室也蘭亭非不正其縱宕用筆處無
跡可尋若形模相似轉去轉遠柳公權云筆正須
善學柳下惠者參之余學書三十九年見此意耳
今年遊白下見褚遂良西昇經結構遒好於黃庭

僕費外有筆思米元章以爲經生書又云是一種
好僞物余嘗以顧虎頭洛神圖易之主人遍欲朱
提力不能有遂落買人手如美人爲沙叱利擁去
夫書家以豪逸有氣能自結撰爲極則西昇雖後
媚恨其東於法故米漫仕不甚賞心若兒子輩能
學之亦可遺俗因作小楷書記之
行書十行不敢楷書一行米南宮語也時一爲之
〔□〕覺渟氣竟此紙凡十起對客信乎孫虔禮所云

神怡務閒之難也
蘇端明書古木竹石贈賀耘老欲好事家月給米
周賈者方與之余書畫浪得時名潤故人枯腸者
不少又吳了廣筆借余名姓行於四方余所至士
大夫輒以所收視余余心知其僞而不辨此以待
後世子雲又不知蘇公有此否也蘇公好爲人作
書但非佳筆精張牋素以佚便得乘興若求書
必不可得余亦不喜人求對面作書即勉應之亦

不能工又俗子自稱解書者不應也
昔阮居士手自題展日未知一生著得幾兩展余
自十七歲學書今七十二人矣未知一生紙費幾
何筆退幾何在禮部時高麗進貢使者詢知余生
堂上便請與事想筆跡亦傳流彼中又同年夏子
陽黃門使琉球歸追請余書以應琉球使人曰彼
國中所寶鄭白集故事不如諸夏或在此耳
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老杜語殊可

嘆又云惜哉功名迕徒見書畫傳似猶不免俗態
吾書無所不臨倣最得意在小楷書而懶於拈筆
但以行草行世亦多非作意書率爾酬應耳若
使當其合處便不能追踪晉魏斷不在唐人後乘
也
盧鴻字浩然亦曰鴻乙余題戲鴻堂帖曰飛冥鴻
謂高戲海書家妙將開鴻乙堂或免斥鷃笑用
事也嚴君平爲冥鴻鍾元常書如飛鴻戲海又米

劉次莊有戲魚堂帖而浩然亦有草堂園行於世
孫虔禮所稱書有五合余無感惠殉知之合而亦
無意遠勢局之乖身爲士大夫但以此爲悅生之事
雖讃毀非所問也
吾於書似可直接趙文敏第少生耳而子昂之熟
又不如吾有秀潤之氣惟不能多書以此讓吳興
一籌書則具體而微要亦三百年來一具眼人也
醉後磨墨一斗以三文錢雞毛筆書此篇迅疾如

颶風逐電畧無疑滯皆是顏尚書米漫仕書法得
來書家當有知者
憶余爲此書是甲辰冬時余初有楚中之命偃蹇
不欲出頗念山陽語可以自老書以見志今年秋
解綬歸來雖落彭澤八十日之後然再披此卷差
可不愧矣聞于蕃於余書有昌歜之嗜當書告墓
文以貽之
丙午除夜前二日憶雪不可得家有王右丞郭恕

先雪山須雪乃懸壁遊賞今年來之試也遂竟寫
雪賦一篇若上元無月當燃燭寫月賦
昔人以騶泰美新爲後人屢作此太玄賦又是辨
誣公案故書之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
筆皆縱橫斷續無倫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
爲作各體且多録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兼
用敬之道然余不好書名故書中稍有淡意此亦

自知之若前大作書不苟亦不免爲名使耳
文待詔每旦必書千文一卷余此卷先後七年纔
成堆墨成臼無望矣書道安得進乎
千文凡書四截先後作止筆墨間闊幾如寫一大
藏經今至延津始成之山中自恃多暇乃至不如
吏牘之餘余所愧于稽叔夜也
江右茸侍御雨以所藏鮮于伯幾書老杜茅屋秋
風歌見示余爲跋其後并臨一卷侍御頗許其相

貨不知余乃辟格爲之耳因識於此
隱居所謂此二人或即許先生也今閣帖中多訛書黄長睿米元章各有辨誤况王著憑秘殿做書摹版尤爲失真吾嘗謂古帖不足學學書必見真跡以此 陶隱居與梁武帝論書啓

此吳太學集余書而塡廓人石者以余不耐多書故也昔蔡君謨書晝錦記每一字輙書數十擇其洽者存之名爲百衲碑吾鄉陸文裕公書一紙嘗

雁十餘紙書家之不欲自見其瑕如此今余既多所存鮮所棄令太學得收其疵卒輙爲一軍則余實拙於匿瑕太學不能爲余護也然真締習之勤所期托吳太史之筆以不朽乃公者真孝子事矣
吳憲副養微行狀

不覺利欲之感情一語乃此篇提綱非此何以服禮法之士哉顏光祿詩云劉伶善閉關懷情滅聞見酒徒故不易承當也

弇州公嘗訶唐宋人文字如此篇索之四部藁中曾有一否王公且爾况蚍蜉撼大樹者哉 杜樊川晚晴賦

韓退之桃源行謂神仙渺茫子瞻祖其說謂漁父所見乃避秦之子孫世居武陵者右丞此詩真爲淵明誤矣然退之從子湘在仙籍子瞻一生好輕舉延年爲通人之一蔽何獨於武陵人致疑耶右丞作此詩時年十九及中歲好道晚年有白髮終難變黄金不可成之語當亦有味於韓蘇兩公之

持論矣

蔡忠惠公進小團茶至爲蘇文忠所譏謂與錢思公進姚黄花同失士氣然宋時君臣之際情意藹然猶見於此且君謨未嘗以貢茶干寵第以綴太平世界一段清事而已東坡書歐陽公滁州二記知其不肯書茶録余以蘇法書之爲公懺悔不則蟄龍詩何幾陷湯火有何罪過凡持論不大遠人情可也

張循王之孫鎡捨宅爲寺有發願文集米元章書爲之行於世今五百年矣寺廢復興則余友嚴中丞本如爲方伯時金湯之力徑山禪師慧空茲來住山募引同志爲四十八願衆生以錢刀爲腦髓音騎深山窮巖尚有銜花之鳥今雖通都大國猶如綠木之魚盍戛戛乎其難之然張公願力能感五百年後之宰官慧公願力何難信當世之長者慧公勉之

今日觀周密烟雲過眼録有陶隱居寫小楷黃庭外景經與大洞經此二經尚無石刻何論真蹟又有楊凝式書千文今皆無傳想見元末國初法書猶爲衰中之盛今東南惟晉陵唐氏姑蘇韓氏檇李項氏收藏差富亦漸爲好事者所攜此外寥寥無聞余行游天下往往地闊千里無一卷一帖可入眼者欲如米老之作寶章待訪録矣

羅大紘鶴林玉露談山居閒適之趣可以動悟疾恐稷稷之流以爲不情語耳余自出春明來十餘年日遊此境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不敢以貽貴人惟一丘一壑與吾同好者方爲拈出所謂一日清福上帝所靳吾輩不可不知足爲達者笑也

詩家以曹氏父子爲三祖若其文章之品惟陳王蕭選所載爲表爲書皆聲叶宮商體含風雅未有勢險節短若離若合如子桓此篇之蕭散縹緲可歌可舞闢晉人清言之端洗子雲艱深之習子建安能獨占八斗真難爲弟者矣

每至暮春禊日寫蘭亭敘一通今日舟次泖上簡篋中得烏絲唐牋但可作行楷遂書此序自正月至今兩都士大夫未得黜幽之期群飛刺天黑風簸蕩人人自危安知有黜陟不聞之適乎此時寫盤谷敘較勝蘭亭多矣

今日偶讀山谷老人題跋隨意書數則其推挹東坡千古交誼可想李伯時米元章皆被公於追論

元祐黨籍之日當時物論薄之人益以此重山谷世人以須臾富貴而賣友排賢至有助之羽翅而反戈相向者其於忠孝大節何有也丙辰二月之望偶筆書此一似詩讖是年八月二十日重題志慨

范希文岳陽樓記宋人猶以為傳奇文東坡醉白堂記一似韓白論耳文章家之重體如此若夫希文之先憂則不愧其自許矣宋之古文實蘇范公推尹師魯開之又以公書法絕類樂毅論雖文與書非所以重公在此道中未嘗不稱當行名家也

蔡忠惠公書此記凡一字數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今日得宋榻徐季海書洛州府君碑以其意為此如黃金鑄范少伯一鑄而就止以速成自喜不計工拙也 晝錦堂記

余曾書古詩十九首自鍾王以至蘇米各擬之為十九體山東許尚寶一本新安門生方胄子亦一本與此而三但此本不用各體似無忘羊岐路耳

朱陽舟次奉陳琪華館丈良覿談義與吳文肅家藏朱元章書離騷經世世珍之蓋李文正題爾爾余獨命之蔡元長然以沅蘭湘芷不當辱於姦相之筆明知非米而仍命之米正是權教非實語也琪華丈肯余言且謂蘇黃米蔡正是蔡元長今屬之君謨書譜中自其史家褒鉞聊記之

鯨鯢薦食海若震驚文中丞張公夙受圯橋之一卷親統越絕之六千築觀獻俘殺虎徵應公是以有此詩春容大雅則杜陵縛雞之篇鬱勃恢奇似昌黎驅鱷之作緩帶臨戎登高能賦殆兼之矣弁以拙書詳見圖跋 張中丞射虎行

此趙文敏為仇山村書者余得觀其真跡以意倣之後有鮮于太常跋云子昂此書深得北海筆意與其他應副人情者不同乃知古人以偶然欲書者為一合非云出自妙指縱橫皆合也

王右丞應制詩昌黎所云愉樂之詞難工者不爲
廟詩設也古人才大無所不宜耳

裴將軍舞劍張長史運筆吳道子畫變相魯公輩
人也因觀魯公真跡臨之

嘉水王尚書家藏顏魯公贈裴將軍詩余曾臨數
卷此其一也今爲伯應所收伯應自其尊公幕府
攜來所謂劍舞躍游電隨風縈且廻者且見之海
上册師何止公孫大娘渾脫舞可助書與余惡札
蓋自愧矣

右米元章行楷陰符經世無別刻惟晉陵唐君俞
有宋搨余友陳懿卜摹之入石米老自稱書課平
生不知幾十本顧於經文時有脫誤獨所謂三盜
既宜者改作既宜最佳此亦必有所自非能鑿空
信筆也

右李後主詞刻於淳熙秘閣續帖者後主傳燈錄
法七字世人罕能得之其詞淒惋眞亡國之音也
然在詞場中猶不失作南面王當得銜官周美成
秦少游輩耳

李後主書太白詩出於歐陽率更蔡京師之所題
徽宗書畫皆用此筆意余家有雪江歸棹圖楚公
跋正同要得散卓方可爲也

東坡大江東去詞舊名念奴嬌又改爲百字令後
即名赤壁詞余以胡浩然宋謙甫檃括二賦皆於
賦外旁出二十餘字故限字爲此於字無出入於
腔不無出入也然次闋可爲東坡傳神東坡取忌

不在口在筆文與可嘗規其作詩詩獄之後喜爲
詩益甚前賦以曹孟德比時宰故曰時宰欲殺之
時宰巳矣賦自千古常新耳

東坡此詞次闋自傷不如周瑜之遇主子美一飯
不忘君同意

燈床三百篇以花影爲亂最是達人大觀人間世
可歌可詠之事詎非花影何但觀燈 跋王觀察花影詩

唐子畏詩有曰杜曲梨花杯上雪灞陵芳草夢中
煙文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脂粉醉千場皆學
白香山子畏之才何須以解首矜詡其亦唐人所
謂今朝曠蕩恩無涯不免器小之誚

陳思王詩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隣恩愛苟不
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憂思成
疾疹無乃兒女仁可爲文通此賦轉語陸象望祖
之日丈夫非無淚不灑別離間仗劍對樽酒耻爲
游子顏亦是鐵中錚錚

小楷書不易工米元章亦但有行押嘗被命倣黃
庭作千文一本以進今觀其跡但以研媚飛動取
態耳邢子愿謂余曰右軍以後惟趙吳興得正衣
鉢唐宋皆不及也蓋謂楷書得黃庭樂毅論法吳
興爲多要亦有刻畫處余稍及吳興而出入子敬
同能不如獨勝余於吳興是已

余少時寫小楷刻畫世所傳黃庭經東方贊發見
晉唐人真跡乃知古人用筆之妙殊非石本所能
傳既折衷王子敬顧愷之自成一家因觀昔年書
月賦漫題

久不作蠅頭小楷偶然欲書爲竟此賦並都學女
史箴筆法今人罕見之不知吾所自也 雪賦

悲秋爲賦家鼻祖季子觀樂至韶而止爲之後者
不亦難乎歐陽公乃於宋玉之外別攄一奇雖陳
言畫去而典則森然良繇深於六經故可奴僕命
耳宋人猶有謂歐九不讀書者是何言與 秋聲賦

騷麗側理隱起界道因而用之雖黃素黃庭之織
成朱絲不是過也孫虔禮以紙墨相發爲書家一
合有以哉此書在處當以鸚鵡名館知是不辱居
然鳳德 書鸚鵡賦

仲宣登樓賦在依劉荊州之日余至荊州訪其遺
跡惟城樓刻此賦耳賦亦非古人名手所書不如
曹娥碑之有右軍北海筆也

徃余以黄慶樂毅真書爲人作牓署書每懸看輙不得佳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爲方丈者乃盡勢也題牓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事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

白太傅唐之達人出處之際大有淵明之槩讀長慶集足以動悟此賦是礽應省試之作已近聞道者不待參烏窠禪後方能爲八漸偈 動靜交相養賦

東坡書唐林夫惠硯云行至泗州見蔡景繁附唐林夫書信與余端硯一枚張遇墨半螺硯極佳但小而凸磨墨不甚便作硯者意待數百年後硯平乃便墨耳一硯猶須作數百年計而作事乃不爲明日計可不謂大惑耶 書硯銘

擊壤詩有云爭先徑路機關惡俯後語言滋味長白香山云此身不何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蔡明云舉世盡爲身後慮何人暫省事前空皆崔平

玉此銘之鼓吹也

西京十人便其顯者具史傳若勒鑿王陵亦必有一時功伐太史公不書則萬世不能舉故知汗馬奇勳必假柔翰而重又列侯百四十三人乃呂后朝陳曲逆所差次顏師古以第一至十八爲十八侯蹙項與劉韓彭最著以是呂后所收遂不齒及當時無一男子訟冤如唐時椎碎韓昌黎碑事亦可嘆也語至此惟范少伯堪以金鑄子房雖從赤

松游蚕落第三有噲後之耻矣 十八侯讚

右余庚子歲所臨閣帖凡得五卷一爲余門人魏滄明工部所請去其二卷爲東昌許周翰太守藏之今止存一卷又一卷不甚全亦爲友人分割漸散失盡矣此二謝書亦其餘也俞彥直以高麗紙徵余書屬趣裝多酬應不能輒暇因拾篋中書所謂神怡務閑所稱合作者以之塞請云

豐官陳奉常家藏米襄陽真跡感慨激昂自以世

然知已獨不憶于瞻所許沸標絕俗之詩佳妙矣
神之字乎蓋紹聖間時移事變禁蘇黄之跡米公
亦諱言知已交態如此何論綦天啓二楊小小物
色也獨其書韻逸中法度森嚴一爲倣之已巳武
林鄭孟陽訪余山中見此卷輒瞪目吽好謂米顛
之作以米家筆書之雅稱雙美收置篋中歸視識
者恐不免痴僻之誚 臨蕭閒堂帖

余見懷素一帖云少室中有神人藏書蔡中郎得

之古之成書欲後天地而出其掛重如此今人朝
學執筆夕已勒石余深鄙之淸臣以所藏余書摹
勒具見結習苦心此猶率意筆遂爲余行世余甚
懼也雖然余學書三十年不敢謂入古三昧而書
法至余亦復一變世有明眼人必能知其解者爲
書各體以副淸臣之請 酬古齋帖

蘇端明遇佳紙精筆横陳几案輒自作書不休有
從索書者輒怒不許近時祝希哲亦然余雖好書
都不自作書每勝日閒窓爲人所强而應者當勝
率意塗抹寧知後來盡用入石不得少藏其拙也
聊因觀書種續刻題此

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百萬貲吾皆籍
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捩子米元章云
如撑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其處蓋書家妙在
能合神在能離所以離者非歐虞褚薛名家伎倆
直要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耳那吒拆骨還

父拆肉還母若别無骨肉說甚虚空粉碎始露全
身晉唐以後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
在 兼葭帖

鍾太傅書余少而學之頗得形模後得從韓館師
借唐搨戎輅表臨寫始知鍾書自有入路蓋猶近
隸體不至如右軍以還姿態横溢極鳳翥鸞翔之
變也閣帖所收惟宣示表還示帖皆右軍之鍾書
非元常之鍾書但觀王世將宋儋諸跡有其意矣

辛卯冬因臨宣示表及之

單炳文論閣帖止皇象宣示王廙二表不及二王書其精鑒如此蓋懷素所云右軍真不如鍾之論也廙書大類宣示表

唐相褚河南臨禊帖白麻墨跡一卷曾入元文宗御府有天曆之寶及宣政紹興諸小璽宋景濂小楷題跋吾鄉張東海先生觀於曹涇楊氏之衍澤樓蓋雲間世家所藏也筆法飛舞神采奕奕可想

見右軍真本風流實爲希代之寶余得之吳太學每以勝日展玩輒爲心開至於手臨不一二卷止矣苦其難合也

柳誠懸書極力變右軍法蓋不欲與禊帖面目相似所謂神奇化爲臭腐故離之耳凡人學書以姿態取妍鮮能解此余於虞褚顏歐皆曾彷彿十一自學柳誠懸方悟用筆古淡處自今以往不得舍柳法而趣右軍也

此定武本項氏所藏唐摹刻石於北宋時者以諸摹較之有異趙子昂得獨孤東屏二本一作十三跋一作十七跋正是此種以藏鋒爲綱骨馭態勢論也丙寅中秋之望

蘭亭敘六朝時已有刻石余收開皇本是隋時刻者唐文皇因見刻本遂訪真跡於越僧辯才得之命湯普徹馮承素褚遂良歐陽詢各摹一本原與隋時本相似不知宋代何以獨稱定武爲歐陽詢

摹下真二等羣公聚訟緣此而起以至點畫波撇之間各加辯証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匯之爲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書點頭否也

蘭亭敘最重行間章法余臨書乃與原本有異知爲聚訟家所訶然陶九成藏禊帖考尚有以摹擬當之者故不必規規相襲今人去古日遠豈在行

數乎

趙文敏臨禊帖無慮數百本即余所見亦至夥矣余所臨生平不能終篇然使如文敏多書或有入處蓋文敏猶帶本家筆法學不純師余則欲絕肖此爲異耳

隨手書禊帖乃脫數字此不常臨寫所致藉令如吳興日數十紓卷豈有是耶書以志吾愧

因書蘭亭敘有脫誤再書一本正之都不臨帖乃以勢取之耳

蘭亭敘以行款爲重米元章得褚摹真跡割截成袖珍帖乃知續鳧截鶴者不爲害

米元章書多從褚登善悟入登善深於蘭亭爲唐賢秀穎第一此帖蓋其衣鉢也書授濟臣濟臣其寶之

此本發筆處是唐人戶戶相授筆訣也米海岳深得其意舟過崇德縣觀

定武禊帖惟賈秋壑所藏至百餘種今其客廖瑩中縮爲小本或云唐時褚河南已有之此本余已丑所書亦從館師韓宗伯借褚摹縮爲蠅頭體第非定武帖耳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聞之謂其書必不得工謂家云從門入者非是家珍也惟趙子昂臨本甚多世所傳十七跋十三跋是已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山谷語與東坡同意正在離

合之間守法不變即爲書家奴耳因臨此本及之

四月六日過俞彥直齋中晴窗暖新著重題

余書蘭亭皆以意背臨未嘗對古刻一似撫無絃琴者覺尤延之諸君子葛藤多事耳

此帖在淳熙秘閣續刻米元章所謂絕似蘭亭敘昔年見之南都曾記其筆法於米帖因字字臨書數而反正藏鋒裹鐵遒勁蕭遠庶幾爲之傳神已聞爲上海潘方伯所得又後歸王元美王以贈

余座師新安許文穆公文穆傳之少子曽若一武
弁借觀因轉售之今爲吳太學用卿所藏頃於吳
門出示余快余二十餘年積想遂臨此本云抑余
二十餘年時書此帖茲對真跡豁然有會蓋漸修
頓證非一朝夕假令當時力能致之不經苦心懸
念未必能真懐素有言豁焉心胸頓釋疑滯今日
之謂也時戊申十月十有三日舟行泖澱道中日
書蘭亭及此帖一過以官奴筆意書禊帖尤爲得

門而入

趙吳興之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官奴帖與丙舍
又一家眷屬也

書法雖貴藏鋒然不得以模糊爲藏鋒須有用筆
如太阿剸截之意蓋以勁利取勢以虛和取韻顏
魯公所謂以印印泥如錐畫沙是也細參玉潤帖
思過半矣

宋高宗於書取法最深觀其以蘭亭賜太子令寫
五百本更換一本即王履可知思陵運筆全在
潤帖中來學禊帖參取

右軍官奴帖事五斗米道上章語也己卯秋余過
留都見真跡蓋唐冷金箋摹者爲閣筆不書者三
年 官奴帖

右余近購王右軍行穰帖宣和譜載億東坡題跋
禊帖云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君家
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余家行穰十五字

當更得坡公推點耳彥直索余書因臨此帖贈之

古人用筆似踈實密如環無端余此書倣黃庭樂
毅頗得右軍遺法然所謂鳳翥鸞迴非所敢也嘗

王右軍有太師箴小楷今無傳帖余書以擬之示
束晳補亡意也

余此書學右軍黃庭樂毅而用其意不必相似
元章爲集古字已爲錢穆父所訶云須得勢乃
大進余亦能稍得法帖以爲非我所有生

騁身倣此帖既成具得其肉所乏神采亦不足異
也
文氏二王帖有洛神賦稱爲子敬非也此李龍眠
書宣和譜所云出入晉魏不虛耳又龍眠摹古則
用絹素洛神卷是絹本或唐人書李臨倣之乃彌
遒僞耶要須以十三行帖稱量之
大令洛神賦真跡元時猶在趙子昂家今雖宋搨
不復見矣今日寫此四行亦唐摹冷金舊迹余見
之稿李項氏遂師其意試朝鮮繭牋筆
趙文敏得宋思陵十三行於陳灝蓋賈似道所臧
先九行後四行以悅生印款之此子敬真蹟至我
朝惟存唐摹耳無論神采即形模已不相肖惟晉
陵唐太常家藏宋搨爲當今第一曾一見於長安
臨寫者刻恨趙吳興有此墨跡未盡其趣藍吳興
所必正洛神賦僞之深使我得之故當不啻也又
樂毅論乃扇書後人以爲右軍自書刻石梁世所

摹與唐摹字形各異淳熙秘閣續帖摹本也余嚴
鴻堂帖唐摹本也又有一本唐摹在長安李氏身
賜余驗亦文壽承嚴蓋貞觀中太宗命褚遂良雙
摹六本賜魏徵諸臣此六本自唐至今余獲及見
其二俱褚摹白麻紙真跡爲新都吳生所有余亦
不甚臨樂毅論每以大令十三行洛神賦爲宗極
耳
柳誠懸小書玄真護命經不如其所書陰符書偉
贊知誠懸用其筆意小加勁耳唐人書無不出於
二王但能脫去臨倣之迹故稱名家世人但學蘭
亭面誰得其皮與其骨凡臨書者不可不知此語
昔年見晉人畫女史箴云是虎頭筆分類題箴辭
於畫左方則大令書也大令書女史箴不聞所自
據孫過庭續書譜有云右軍太師箴豈即女史而
訛承於後人耶然其字結體全類十三行則又非
王右軍也賦日麗發與狄書遂復倣之不見真跡

聊以意取乃不似耳

鍾太傅書自晉渡江時止傳宣示表百餘年間妙蹟已絕寧知今世有索靖出師頌耶此書在雋李項子京家故是甲觀

謝惠連墨跡新都汪氏所藏余令人摹勒入鴻堂帖觀其字形用筆全是宋高宗書豈德壽學謝書耶余以己意書此二章未嘗規摹謝迹也

黃涪翁云大字無過瘞鶴銘小字無過遺教經今

世所傳遺教有唐經生手耳瘞鶴則陶隱居書山谷學之余爲縮爲小楷偶失此帖遂以黃庭筆法書之

昔人以瘞鶴爲陶隱居書謂與華陽帖相類然華陽是率更筆文氏停雲誤標之耳

懷仁眞跡在余家一紙餘未嘗展觀今乃臨石本政如漢元殺毛延壽

每以懷仁聖教序書有蹊徑不甚臨倣欲用虞永法爲之方於碑刻習氣有異此冊亦其一也若不能竟耳

古人摹書用硬黃自運用絹素此卷首有宋徽宗金書標字與內景經同一黃素知爲懷仁一筆自書無疑書苑所云雜取碑字右軍劇迹咸萃其中非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亦以書苑爲據恨其不見眞跡輒隨人言下轉耳

此書視陝本特爲姿媚唐時稱爲小王書若非懷

仁自運卽不當命之小王也吾家有表舍利塔碑云習王右軍書集之爲習正合余因此自信有會

右軍告墓表寶晉齋刻相傳爲智永集右軍書余曾臨智永千文眞跡知後人集智永爲之非右軍之舊跡也久矣此帖應于蕃敎書此遂有錯落豈直蘭亭臨本以僧權押字誤入行間爲曾不知老之將至而已耶

虞永興嘗自謂於道字有悟蓋於發筆處出鋒如

抽刀斷水正與顏太師錐畫沙屋漏痕同趣前人巧處殊應不傳學虞者輒成算子筆陣所訶以此余非能書能解之耳

虞永興正書惟夫子廟堂碑行於世至如龍馬圖贊乃以碑中字集成其文在柳州集非真虞迹也破邪論則唐人小楷與柳誠懸清淨經並是真筆一見之義與吳光禄家雖摹刻之鴻堂帖中未盡其法破邪論僞得八禍臨此

褚河南書此贊真跡在館師韓宗伯家余嘗借觀近於分隸非二王法褚書哀冊最佳千文孟法師碑皆不及也

壬辰九月過嘉禾所見有褚摹蘭亭徐季海少林詩顏魯公祭豪州伯父文趙文敏道德經小楷皆真墨也是日仲醇又借得王逸季虞永興汝南公主志適到余爲手摹之一

學李北海書五十五年矣初時專習頗爲近之自見米老運筆多有詆訶輒復忘其舊學然時一擬書亦不落吳興後也

李北海碑帖余見數本皆不全不可讀最後得此帖文義了然以大照禪師碑筆意參合臨之昔人評北海爲書中仙手至宋時米元章微有異論姜堯章趙子固亦踵之惟趙子昂以爲宗極蓋子雲太玄必俟後世子雲如此 倣北海娑羅樹碑

新安之溪上有吳太學家藏此詩真跡以爲杜甫

書余玩其用筆知是徐季海真書蔡君謨宗之雖方實圓雖勁實婉所未及顏魯公者在有筆墨蹊徑未脫歐虞褚薛姿態耳 書杜少陵謁玄元皇帝廟詩

右軍有撥鐙法傳於晉唐諸名家所謂口訣手授者南唐李後主猶傳此法余於徐季海三藏碑稱筆意當於內擫而筆取之正自覓解人不可得

辛亥六月將書方正學求忠書院記先臨碑數種以發筆思因以玉枕蘭亭法縮季海此碑

碑世官[illegible]公之手顏魯公爲禮部[illegible]書猶書衆官胡篚如近世之理誌非藉寺宗正敘爲孝慈不足其重如此國朝制誥乃使中書舍人爲之寫軸而書法一來沈度姜立剛何能傳後余兩掌制詞及先太史誥敕自書之忽有非書之論持節長沙封吉藩循誥之轄王程于遠不獲從魯公自書之例因臨顏帖爲之慨然

顏魯公受筆法於張長史嘗有錐畫沙印印泥之喻又謂之屋漏痕然其碑帖嚴整蠶頭鼠尾即不無錐沙印泥屋漏痕未之見也獨此碑落筆與放筆處和緩挺勁兼之余臨寫之次恍若有悟魯公囙自鍾王至虞陸皆口訣手授以至張長史信矣錐沙三喻皆喻藏鋒不知出鋒亦有之因出鋒之遒故成藏鋒之渾此碑是也東坡偃筆雖形類顏失在用筆矣其學王僧虔亦然 倣顏魯公書宋平碑側帖

余近來臨顏書因悟所謂折釵股屋漏痕者惟王有之魯公直入山陰之室絕去歐褚輕媚習氣東坡謂詩至於子美書至於魯公非虛語也顏書惟蔡明遠序尤爲沉古米海岳一生不能彷彿蓋亦爲學唐初褚公書稍乏骨氣耳燈下爲此都不對帖雖不至入格第神采璀璨即是不及古人處漸老漸熟乃造平淡米老猶隔塵敢自許逼眞乎題以志吾愧

魯公碑版中興頌最爲奇偉余在楚中祁陽令以搨本進因作歌刻石記之以其字形頗大臨成此卷便是九楷閒物不須扶蒸夜讀如山谷所云也

魯公祭季明文昔在殷尚書家其孫携至長安留余齋兩月無以酬直遂落賈人手不復可得矣魯公書惟行體最佳絕去唐人纖媚之氣余好之不減二王因臨書識之

因觀顏魯公田神功八關齋會記擬其筆意書此經未元章重顏行而不許顏與書故無楷行世亦

是鈌賜張長史郎官壁記乃狂草之祭甚也
余既書顏魯公送蔡明遠帖借米帖及楊少師余
浦散帖乞花帖洛陽帖遂欲焚硯今又作一觀如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本因南渡後想見汴京繁華
舊事故摩寫不遺餘巧若在汴京未必為此每落
筆時想二家神情風韻所及當更深也直恐珠還
之日仍添我懶耳

新都汪太學儒仲以宋搨爭坐位帖見示神采奕
奕字形較陝刻差肥余臨寫之次時有訛字乃知
是米海岳所臨書自記有臨爭坐帖在浙中此殆
其真跡

魯公行書在唐賢中獨脫去習氣蓋歐虞褚薛皆
有門庭平淡天真顏行第一伯攀年侄工於書徵
余為顏書真具眼者漫爾背臨以塞其請

顏清臣書深得蔡中郎石經遺意後之學顏者以
觚稜斬截為入門所謂不參活句者也余此書稍

附會男子學柳下惠之意

懷素自叙帖真跡嘉興項氏以六百金購之朱錦
衣家朱得之內府蓋嚴分宜物沒入大內後給侯
伯為月俸朱太尉希孝旋收之其初吳郡陸完所
藏也文待詔曾摹刻停雲館行於世余二十年前
在檇李獲見真本年來亦屢得懷素他草書鑒賞
之惟此為最本朝素書鮮得宗趣徐武功祝京兆
張南安莫方伯各有所入豐考功亦得一班然狂
怪怒張失其本矣余謂張旭之有懷素猶董源之
有巨然衣鉢相承無復餘恨皆以平淡天真為旨
人目之為狂乃不狂也久不作草今日臨文氏石
本因識之

蔡忠惠公書以學楊凝式者為勝於學顏蓋蔡書
多守定法學景度者乃不定法此卷其泉尤之尤
世[illegible]

白香山琵琶行以自寫羈臣怨士之緒以彼曠懷

深悟價悅豈馬淪落摩登伽女濕舊衫之豪也山
谷故是白太傅後身所作艷詞與琵琶行同致獨
為禪德所訶謂不止墮驢胎馬腹此書殆是未見
秀鐵面時所作耶原是吾鄉朱司成所藏山谷他
書學醉素獨此規摹章草以行楷意寫流艷語正
似香山以無情人落有情癡也

待訪錄有智永不全本千文余昔於宋光祿見永
師千文後有永師押字薛紹彭收藏印及是筆紹

彭書乃令稷欲以王維雪山易智永千文語也今
見第三卷

是日海上顧氏以米襄陽真跡見視余爲臨此太
都米家書與趙吳興各有門庭吳興臨米輒不能
似有以也吳興書易學米書不易學三公書品於
此辨矣題壯觀匙辭

陸儼山祭酒有題米海岳方圓庵記之前數行雖
缺不知何人補之今越中刻本乃全文也見淮海

米元章書沉着痛快直奪晉人之神少壯未能立
家一一規摹古帖及錢穆父訶其刻畫太甚當以
勢為主乃大俗脫盡本家筆自出機軸如禪家悟
後拆肉還母拆骨還父呵佛罵祖面目非故雖蘇
黃相見不無氣懾晚年自言無一點右軍俗氣良
有以也此爲樂圃書志道勁奔軼又是平生得意
筆太史公作信陵君傳蔡中郎爲陳仲弓志皆以

得意人不輕贊譽正似此書耳 樂圃帖

此卷陽關詩自余定爲米南宮筆意無疑蓋乙未
年於長安見之未爲飛鳧點破意欲購之空橐爲
窘不知何年落東明穆中翰手中翰余門下士曾
於丁巳之春不遠三千里走吳山鷹慰出此卷求
跋余正年矣又於新城王長公所見之面余本曾
在長安面後二十八年與此卷乍離乍合有緣
翰墨之戲

米海岳有壯觀詩真跡余刻於續戲鴻堂帖中亦真州詩竟與多景樓南北相望其露海岳庵皆一時風流所託未嘗以京口擬瀟湘楚山清曉圖於鐵甕城取之書畫故當超耳

米元章云稅融高坐兩行素書入神其前尚有四行未見此帖共六行然亦未全也

宋時有人以黃素織烏絲界道三丈成卷誠子孫相傳待書足名世者方以請書凡四傳而遇元章元章自任腕有羲之鬼不復讓也

觀米老論書亦可想見米家筆法顧其訶詆唐[illegible]終非篤論山谷評米書如仲路見孔子時氣象則米老未必服蓋米於前代書法盤旋甚深非蘇黃所及也

米海岳云少時未能立家但規摹法帖謂之集古字今觀九歌[illegible]然左方存伯時書畫太所稱集古時經營九歌者是也伯時孝經力追鍾法宣和書譜書謂伯時孝經不虛耳二帖皆節文

米襄陽自言書學曹孟德家時當有孟德書錄今襄陽書自楷額之外不可多見余得端州友臺愛其書蠅頭為小本大都近鍾太傅法亦復分隸意襄陽論書謂天下字被蘇黃寫壞自是不小

吳興書自米南宮外一步不窺京口北固山有天下第一江山勝書即其筆也始於都下見七言律詩一帖不欵名姓但有雲巒居士印偶閱經籍志雲巒集吳琚撰知為琚書已於新安白岳下山舍持勝翁書歸去來辭逼絕似米元章後有雲巒三篆字因得審定今藏余家此詩沒於焦山江中潤州守霍君為余拓墨本然已在若明若昧間不可摹摹矣

康里子山[illegible]書自趙承旨以後即及之[illegible]日一日寫得幾字曰承旨一日萬字子山日寫[illegible]

寫三萬字

米元章云吾書無一點王右軍俗氣乃其發[illegible]帖何珍重如是又云允文皇真跡使人氣懾不能臨寫真英雄欺人哉然自唐以來未有能過元章書者雖趙文敏亦於元章歎服曰今人去古遠矣

余嘗見趙文敏作米書三冊在吏部司務蔣衛義家頗得襄陽法今海內能爲襄陽書者絕少幸毋七夕後書於湖莊

學書不從臨古入必墮惡道蘇子瞻自謂懸帖壁間觀之所取得其大意今所流傳醉僧圖王會稽尺牘終不似真趙子昂欲補米元章海月賦落筆輒止曰今人去古遠矣皆爲臨學所困也二公猶爾況餘子乎朔學執筆暮夸其能書家通病止園此冊人巧天工悉敵觀止矣

曹娥碑真蹟卷有高宗跋是北宋物元文宗俞和九思鑒定御府書畫賜之以旌其勞趙承旨鑑

云如親見呂仙聞吹玉笛可以稱量天子之貴[illegible]在婁江王文肅公家靈飛六甲經鍾紹京書爲王真公主寫進御明皇有宋徽宗標題後有倪雲林虞伯生跋全倣黃庭經趙子昂師之十得其三耳海寧陳太常次公所藏

黃庭外景經真蹟此卷米見據友人云與內景經同一絹素同一筆法又有云是宋高宗臨者在吳江吳憲副家顧愷之女史箴不全本在嘉禾項氏

其書頗大今十三行洛神賦古勁可愛

行書蘭亭序褚河南臨澄心堂帋米元章跋在海寧陳家缺三行又蘭亭褚臨墨跡絹本王弇州家藏復歸新都汪太學有米元章小行楷跋今在廣陵

蘭亭唐摹第七本絹素奕奕無題跋亦似褚筆今在新都王氏書畫舫

大令東山松帖真跡送梨帖真跡皆曾見之今不

知歸何人右軍零落數字成者甚多不能殫述

顏魯公送劉太冲序綠箋書北京國學刻石真跡奇絕爲遼東李帥所藏其家圖書皆散今不知所在

顏魯公祭季明文真跡歸于伯機所藏跋云吾家藏第一天下藏第二在新都吳太學家停雲館所刻乃未臨余刻之鴻堂帖者是也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書品

昔人謂觀孫過庭書譜如食多骨魚得不償失欲草書難讀也因臨懷素帖并爲釋之

藏真書余所見有枯筍帖食魚帖天姥岑冬熱帖皆真跡以淡爲宗徒求之豪宕奇怪者皆不具眷

男子見者也顏平原云張長史雖天姿超逸妙絕古今而楷法精詳特爲真正吁素師之衣鉢學書者請以一瓣香供養之

余每臨懷素自敘帖皆以大令筆意求之黃長睿云米芾見閣帖書稍縱者輒命之旭旭素故自二王得筆一家眷屬也旭雖姿性顛逸超然不羈而楷法精詳特爲正真學狂草者從此進[illegible]

余嘗臨顏書今日臨柳公權楊少師帖以子昂書寄古者不欲自藏其拙所謂寡和之曲須爲和人養之

以楊少師韭花帖筆意書仲宣登樓賦亦兼用陶隱居華陽帖欲一洗婿艷之習耳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人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游仙詩日益習之

丁巳三月過京口訪張太學修羽出所藏楊少師

真跡賞玩彌日登舟擬之書此論因復補圖余見檇李黃履常中丞家王叔明樂志論圖分寸許既與盛懋田家樂相似要以摹寫隱逸之趣只在耕釣漁樵間近之中有不可描畫者孔顏之樂雖使長統未足與語

黃涪翁謂子瞻書當爲當代第一爲其挾以文章忠義之氣耳黃涪翁以蘇黃門遠謫瀕死不悔亦以文章節義之勢堅如金石深入骨髓莊生所云

以天合者迫窮賤患難相守者也東頗視此有餘愧矣此卷蘇詞黄詩皆本家筆茲論書法當以晉魏爲極則如連城圍璧者非文章忠義重耶戊午首春

蘇子瞻小楷如歸去來詩等皆贋筆又有滕王閣賦余聞而斥其贋及覽搨本不知何年俗子所托且系之以元章跋尤俗不獨黥我東坡也因書伯夷傳稍用蘇法及之

昨見項晦伯家有趙文敏書汲黯傳小楷特爲道媚與本家筆不類元人跋以爲文敏見唐人書此傳石刻因倣之乃軼唐而晉矣汲傳頗繁冗難竟故書伯夷傳不知視文敏書若何也

東坡先生書養生論真跡一卷是靖江東光祿所藏後爲河南俞中舍購去今吳中多雙鈎僞跡乃從我家鴻堂帖摹出無復筆態但存形似耳

東坡先生數書嵇叔夜養生論憂患之餘有意於道言如此他日又曰長生未能學且學長不死洪覺範妙覺禪師謂其多生般若種子深固又進於所謂養生者要以忠孝文章節義如公升天成佛俱是探囊取物其八識田中自具兩家種子循業發現不學而能也因書此論及之

東坡書歸去來詞與芽順山谷所謂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合之則雙美也

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

下士徐暘華爲黄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曰且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爲吾松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黄武間覽古懷賢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辭識之

余書坡公大江詞即以其筆法書此米元章謂東坡書字趙子固又云偃筆之病誤我蘇公然山谷有云子瞻書爲今代第一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自非書家所能爭長也

以坡公書法書坡公賦似臨蘭亭敘古來文與書
務者僅此賦與敘耳

山谷論人家子弟可百不能惟俗便不可醫子瞻
自是千載人觀其與李伯時王定國諸公賓會翰
墨自謂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即雪
浪以百二十千購之所至故無一棒也元龍百尺
樓下物政當愧死何置喙哉

東坡嘗書子由上清辭與秦少游絕句嘗亦有書

魯直之作今不傳耳此魯直書東坡詞雖出焦山
鶴銘而有北海有懷素又自有魯直昔人評蘇書
如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女子鬬勝此亦玉環飛
燕淡粧濃飾與西施鬬勝者也余於宋四家書差
平視山谷見此本乃展坐具禮拜知名不虛得嚴
甫拔出有功於涪翁多矣

襄陽書天馬賦余所見已四本一為擘窠大字後
題云為平海大師書後歸水丘公觀特為雄健在
嘉禾黃履常參政家一在新都吳氏後有黃子久
諸元人跋子久云展視之時有大星貫斗而墜其
聲如雷宋本余已摹取刻石吳本多林筆別自一
種米書然皆真跡也米賦材乃強弩之末而子瞻
稱其寶月賦以為知元章不盡乃曾無一本傳世
何也因背臨及之

米書此賦余見三本學擘窠大字僅有此本字字
皆可為榜署米公自言大字如小字以勢為主者

米元章好書所作天馬賦行草已見數本惟擘窠
大字卷在長安朱太保希孝家亦分宜物既入內
府而以代俸伯月俸者太保盡從諸貴購之後為
嵇李黃中丞所藏余嘗婁婁賞玩今又轉入金沙
于氏矣吳門有石刻乃文博士官江西時所摹於
真跡者余故為此卷米元章云小字如大字取勢
為主是也

往余在京師得古帖二十餘冊中有李伯時西園

雅集圖米元章書序余刻之鴻堂帖行於世此余所倣之書於便面者米家小楷不欲使一筆黃庭像贊二似太羹玄酒不復過而問矣

米南宮書溫成哀詞二百許字皆類登善哀册此銘亦哀册筆法也米無正書真行者爲正書耳

余以米海岳筆書蕪然山銘鐫石數年矣惜摹勒不精不足觀也任孫彥京爲余刻來仲樓帖遂命重摹雖差得其肉然較之往刻自是河漢

米海岳行草書傳於世間與晉人幾爭道馳矣顧其平生所自負者爲小楷貴重不肯多寫以故罕見其跡余游京師曾得縈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米南宮蠅頭題後甚似蘭亭筆法已丑四月又從唐完初獲借此千文臨成副本稍具優孟衣冠大都海岳此帖全倣褚河南哀册枯樹賦間入歐陽率更不使一實筆所謂無往不收蓋曲盡其趣恐真本既與余遠便欲忘其書意聊識之於尾紙

此余已丑所臨也今又十年所矣筆法似昔未有增長不知何年得入古人之室展卷太息不止耆道戊戌四月三日

秦太虛撰龍井記真稱蘇家勝友元章此碑絕得李括州三昧惜多殘缺余爲補之然聞趙吳興曾欲補米書數行一再易之皆不相似曰今人去古遠矣則余其有續貂之愧也夫

三十年前參米書在無一實筆自謂得訣不能常

習今猶故吾可愧也米云以勢爲主余病其欠淡淡乃天骨帶來非學可及内典所謂無師智畫家謂之氣韻也

此書陶詩運筆得米元章之髓非敢自譽書道本如是歷代皆迷耳

余嘗臨米襄陽書於蔡忠惠黃山谷趙文敏非所好也今日展法帖各臨尺牘一篇頗亦相似又及蘇文忠亦余所習也元人作書經以蘇文忠趙文

歛爲得二王法不及米沒仕其持論如此必有知
其解者
仲長統與羅景綸二論實山居之人所自究語余
深解其趣故時書之亦如歸去來詞以志吾樂也
余在梁溪見徐季海書道德經評者謂子瞻似之
非也子瞻多偃筆季海殺鋒正書欲透紙背安得
同論此書頗似之
仲長統此論所謂未聞巢由買山而隱者然薪火

熾然相將入火坑不必皆貪賤士蓋嗜欲不知足
往往十而九矣書以娛之亦不可少也
宋吳琚吳太后之弟書似米元章而俊峭過之世
傳吳琚蘭亭帖今京口北固天下第一江山六字
額乃琚筆也余得其書去來詞復失之友人以舉
得半本見翁時爲手臨幾成優孟抵掌
此勝翁大字石刻在嶺南者余收之爲小行書不
能多似也勝翁自謂書學曹孟德今世無孟德書
以勝翁書想像一二當如鍾太傅李直表韓昌黎
云右軍俗書趁姿媚漢季魏初定不爾也劉屏山
引石徂徠與石碏石慶等同作故實唐宋又爲文
皆推重本朝人物近世持論不用漢以後事者亦
陋矣 做朱文公書友石臺記
吾郡普照寺士衡宅也勝國時有碧溪上人與趙
子昂游得其所書文賦特爲精妙牟巘任士林諸
君子皆爲題詠不知何時流落好事家後爲項子

京所摹刻以較真跡無復遺恨余不學趙書偶然
臨寫亦畧相似初書二十許行頗離而去之後乃
悉從石本但助以神氣耳臨書要如李光弼入郭
子儀軍旌旗一變又如蘇張縱横同出於鬼谷不
爲其所籠罩雖肖似不足稱也
趙吳興書文賦雖姿媚横出未脫本家筆此晉人
文當以晉人書書之余愧未能也義陽吳光祿嵩
余褚登善千文遒緊綿密在鍾王之間因用其意

書士衡賦不類余平日筆余以不自立家故數數
退業如此得在此失亦在此賦云謝朝華於已披
啓夕秀於未振是余書旨也

客有持趙文敏書雪賦見視者余愛其筆法遒麗
有黃庭樂毅論風規未知後人誰爲競賞恐文徵
仲瞠乎若後矣遂自書一篇意欲與異趣令人望
而知爲吾家書也昔人云非惟恨吾不見古人亦
恨古人不見我又云恨右軍無臣法此則余何敢
言然世必有解之者

棗水王奉常家藏趙吳興詩帖致佳余從高仲舉
見之把玩移日舟行閑適漫臨一過余素不爲吳
興書畧得形模耳聞吳興臨米元章壯懷賦數行
輒復自廢余以俟他人覆醬瓿也

比丘誠杲得余此卷如解衣得珠且欲刻石經流
施余禪門冷落耆宿能舉揚宗旨者幾人哉[illegible]
日念如是經要一氣轉得五千四百卷乃爲奇特

得日本殘書智波羅密經彼國雖尚殺伐無不念
佛法僧者修羅一入華嚴即成菩薩不必赤縣神
州有大乘氣象也 心經

始余書華嚴普賢品及半卷會西陵李司徒孟白
開府天津以一札徵余小楷即以寄之孟白精心
內典既留半卷復趣余續成完帙余欲下筆不能
記憶過去所書當於何止當於何起往復四年遥
遥萬里終未免也今年春余北上已於書簏中簡

得華嚴合論有朱筆點記起至莞然自喜可應孟
白之教護藏書笥行過甓社湖朱水部官舍屬以
便舟寄至京邸而余以單車就道坐未煖席孟白
有陪京大司空之命更有申請且日即不能盈卷
可跋數語庶幾了義云余敬不敢食諾有願書完
卻寄抑是半卷亦帝網珠彌勒閣也何則真佛法
身猶若虛空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過去
何止當來何起一句染神歷劫不易海墨書之不

爲多芥子收之不爲少言語道斷心行處滅抽刀
割水接續相空故建立世界而稱成不動自位而
稱壞既不可得取爲取以待余未後句也
寫經必論書法書法可傳則誦讀受持者衆是爲
在處有佛塔廟也山谷老人得筆於瘞鶴銘又參
以楊凝式骨力其欹側之勢正欲破俗書姿媚昔
人云右軍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黃書宗旨
近之蓋見事蘇而弟蓄米自負不小此法華經七

卷是其本色合作余閱之十年始得快覩不啻解
衣得珠開花見佛毫穎發光入書家三昧
余嘗寫法華經七卷十三載始竣今已鐫海寧頗
費時日慨惰微也遜之墨卿以孝誠發願數月書
就又字字端楷雖細謹中有壽夫之勢與顏柳稍
帶作家習氣者殊絕眞以翰墨而作佛事何異拔
髓骨筆海墨淋漓可爲震旦法寶吾益愧矣吾[illegible]
愧矣

余自戊戌秋以高麗紙書法華經是年先成二卷
謂此全經當在一歲之內可圓滿因願今戊申矣
止四卷有奇也余亦冉冉老矣每歎勝緣難就日
月不居今見道寅此冊僅易寒暑皮紙骨筆報佛
恩報親恩覩應念而就可愧余惰幷爲讚歎希有
唐時法道之盛有寫法華經筆下出舍利無數者
見於顏魯公多寶塔碑米時宗風熾然掃蕩殊勝
一切相而禪師舍利猶相傳不絕頗惟當代鮮聞

此事蓋正念堅固爲法忘軀者實難其人耳如上
人以舌血爲墨寫出法華經知其舌端花衣裏珠
皆舍利也讚歎不已
少時讀顏魯公碑稱法師寫法華筆下落舍利以
百數及余寫法華十年不得一粒友人謂刻石流
通令見聞者發心何必舍利何非舍利然摹刻不
易成就先得普門品又與雲棲禪師書彌陀經爲
壽書成一月禪師遷化若有所待可當舍利一斛

實誌公摩石麒麟頂止與慧業文人受記無大饒益乃武林之雋從雲棲禪師游者師以慈善根力熏之往往以掩骼放生而作佛事金季真其著者有芝生於堂因屬余顏其堂而以昌歇之好石刻余書度其中余讀元微之集北峯蘭若有刻法華經七卷余亦書成此經倘刻石孤山可續唐事且於翰墨場結趣向大乘之緣亦有當於雲棲師者季真謂何

雲棲蓮池大師甲寅正月八日初度余以師純提淨土掃彼狂慧行在梵網志在觀經僧臘最高居然古佛乃書此經刻石流布以廣弘願亦祈大年自愧筆法弱劣不能如趙文敏之爲中峯書淨土一百八詩足傳耳

真如不變千佛即一不變隨緣一佛而千古佛所以有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也雖然地藏經云人命終時聞一佛名號一辟支佛名號皆得免苦當四大分散神識分飛一佛名號俱不能記憶自非平生串習安能於爾時得力所謂一句染神歷劫不易蔡居士道寅所以書寫受持念誦千佛名經也唐人以曲江題名爲千佛名經宋人以元祐黨碑爲千佛名經道寅以千佛名經爲千佛名經是同是別

佛言讀誦書寫諸經必兼廣爲人說法惟是剌血所書令誦者作支紙骨筆想作刀塗堪忍想作痛

非實相想是轉經一度即說法一度即身爲床坐以莊嚴護持未足多也何論錢貝小小捐舍不以成就藏經功德乎蘇州竹堂寺張安道血書楞伽宋景濂夙命感悟因緣在試以諗之諸檀度者

嘉興有濟舟和尚蚤歲不曾識字因口授禮觀音文經三歲忽發智慧於內外典豁然通曉腹爲笥筒辨若懸河晉陵唐薦德時就訪之與談濂洛關閩之學尤似夙悟大士冥加顯被之力不可誣也

濟有語行於世因書此文志之　書禮大士文
此余辛卯以庶常請告歸泊舟黃河船窓多暇所
書禪德偈頌之一也今三十二年矣曩時一以黃
素黃庭爲師每於廻鋒布勢着力後來稍率意酬
應不復能爾唐時劉長卿與王維同社大曆以後
列之中唐人之閱世自爲今古如此　書寶鏡三昧
有求黃山谷書者山谷荅云吾書何足以塞請當
書七佛偈結般若緣今鹽官陳光祿所刻孼窠書

是其一也四十年前達觀禪師數舉揚此偈中毘
舍浮佛偈自謂畢生參學已證一句半若癡心狂
慧之流必妄意四句偈豈有揀擇若爲有證未證
不知證者境界非未證者所知耳圓覺經云知幻
即離不作方便離幻即覺亦無漸次祖意教意原
無異同要須覿面相逢寂滅現前始得遜之璽卿
以此七偈刻石流通開人眼目奉薦太君冥福豈
止人天小果是偈所在現佛毋塔廟矣

以虞伯施廟堂碑法書此偈貞觀時楞嚴猶未經
翻譯永興破邪論亦世諦流布耳顏魯公頗事道
言李北海但作碑版懷素着袈裟犯飲酒戒草書
狂縱不足與寫經手較量功德唐世學書甚盛皆
不爲釋典所用梁蕭房融其書不稱惟裴休深於
內典兼臨池之能淳熙帖所刻是已至宋蘇黃兩
公大以翰墨爲佛事宋人書不及唐其深心般若
故當勝也余蚤歲習耳根圓通每書之幾所謂一

舉一回新者
白香山得法於鳥窠禪師其生平宦路升沉皆以
禪悅消融人不思議三昧此八偈名爲漸偈實頓
宗也蘇端明亦是樂天輩人筆鋒更峻利不知受
用處似香山何如耳
余在長安得趙伯駒畫老姥授陰符圖及游白岳
見趙子昂書陰符小楷並置篋中嘗欲摹爲之書
可能勉畫工絕不能摹也此經褚中令曾寫一百

五十本余平生只書此本然機在目三言余親驗
之蒲團不啻禪家所云日轉百千卷矣
此米海岳所書與李荃受之老姥者文少異褚河
南書一百五十本余見二本亦有異同唐世釋典
流通勝於道教故也人知其神而神不知句不神
所以神句讀者多失之昔有禪師誤讀楞嚴知見
立句知即無明本知見無句見斯涅槃或謂之曰
此經以四字成句奈何誤讀禪師云任他自合我

只依舊蓋悟處在此耳米老三盜既宜書作寘字
必有所據覺寘字勝宜字與不神之旨益親切也
誤書皆如此則善矣
余為庶常時以柳書書館閣試文但用碑帖小變
未見清靜經也此帖蘇門高子葉宋藏今歸義興
吳光祿丞澈如宋搨精妙下真跡一等耳
柳誠懸有小楷清靜經余摹於海上潘光祿刻之
鴻堂帖因摹手不稱未盡柳法今停雲館刻玄真

護命經亦柳書也以護命經參合嘉禾項希憲所
藏誠懸度人經真跡書法知其與顏尚書頡頏名
不虛傳矣
右鍾紹京書靈甲神經有宣和政和小璽宋徽宗
標識倪元鎮家藏有元鎮跋語筆法精妙廻廐藏
鋒得予敬神髓趙文敏正書實祖之余從真跡臨
寫數行鍾書世無傳本自可以意求耳
宋徽宗大觀年詔龍大淵等以內府所藏晉唐真

跡重加摹刻金石之工較淳化閣帖更勝閱世既
久日少日亡臨池之家得殘本斷章如優曇出現
王元美先生先購五卷已後補一卷及余又補首
卷尚有三六九卷須其完謀刻之石余友陳懿卜
若不能為河清之竢曰宋時官帖惟兩府大臣頒
賜一本蘇黃諸公已為希覯大觀既在官帖之下
刻石易為流通是人人傳庚嵩衣也余無以難之
因為題此

此帖少三六九卷徧訪之江以南不得陳居士從
江陰夏茂卿摹之遂成完璧茂卿好古精鑒書學
甚深帖爲朱湖孫氏所藏傳流有據誠海内書
家之一快也

宋人集閣帖何以不入顔平原而柳帖非一種當
是宋初尊顔者猶少至蘇黄諸公出始宗尚之如
子長史記晉魏以後皆不甚行而班掾最著古人
精神發露故有時節也

閣帖贋者居半自宋時已採集多舛黄長睿論之
詳矣然長睿非當門書家每以文字古今爲辨間
有淆訛余只以書理作斷案凡古人真跡必以態
勝此片言居要耳

古人書皆以奇宕爲主絶無平正等勻態自元人
遂失此法余欲集閣帖中最可見者作一書謂所
謂字如其人便不是書握筆便當念此自然超乘
而上

晉家好觀閣帖此正是病蓋王著輩絶不識晉唐
人筆意專得其形故多正局字須奇宕瀟灑時出
新致以奇爲正不主故常此趙吳興所未嘗夢見
者惟米癡能會其趣耳今當以王僧虔王徽之陶
隱居大令帖幾種爲宗餘俱不必學

黄長睿評張從申書出於北海趙子固又以北海
學子敬病在軟側若張從申即無此矣然從申書
實似北海之法華寺碑而北海出奇不窮故當勝

云余嘗謂右軍如龍北海如象世必有肯余之言
者

今年春正吳閶得王百谷所藏宋搨絳帖頃携以
自隨疑爲澧州帖觀其每數十行輒有武陵二字
又疑爲鼎帖及入常武署中繙閱第一卷以宋太
宗爲弁跋曰太宗皇帝御筆在絳州摹爲諸帖之
首後有款名曰鼎州提舉曰沅州判事當爲鼎帖
而武陵其附城邑也乃爲鼎帖特爲絳州二字所

誤而世人只知有絳帖遂誤名爲絳帖耳絳帖鼎
帖星鳳樓群玉黔江淳熙秘閣續帖世皆無傳至
有對面不識者余之具眼猶知床頭捉刀爲真魏
武耶誌此俟他日語百答了一公案也乙巳六月
七日舟次城陵磯時自常荆校士還武昌書

月儀帖書家所重米南宮一帖有云月儀只唐人
耳無晉人格轍余得蕭子雲出師頌觀其筆法猶
是漆書遺意不當以魏晉後變隸求之

月儀帖本出索靖後多散逸不傳此多唐人擬作
者筆法亦宗索靖其處和夭矯間有豹奴遺意大
都爲章草者必兼右軍乃合不則宋克輩耳

李北海爲文浩自書碑又有朝議郎王釗排文排
文諸碑所罕見徐嶠之徐浩父子擅臨池之能故
是唐之羲獻歐陽詢亦有歐陽通類徐氏然通小
劣於率更耳

范文正公道服贊伯夷頌文氏刻於停雲館帖故
是墨池傳賞其在范家子孫不啻大訓弘璧至於
歷代誥身世德焜燿皆可以想見遺謀懿行今子
孫起作求紹聞之志公之十八代孫必濬文學擇
其十一附刻於文正墨跡之後蓋自忠宣以來閱
世五百而手澤如新非大孝思不匱者不及此余
觀宋名賢題跋甚夥惟魯直猶存韓子瞻元章猶
似鉄陷韻余何幸得廁名於紙尾耶

文貞公以首揆還政歸里中去黑頭不遠猶日事

吟咏作白香山語絕肖而英氣勃鬱則有白傳之
達無其俚此冊所書詩厥孫中秘君得之故籠叢
演葉藏爲徐氏東序天球非文貞道叶貽厥能有
此家風乎爲跋其末簡以志崇慕　題實綸閣帖

余爲庶常時王文肅見余閣試卷曰公對策書學
率更今復類柳誠懸乎蓋文肅深於書者尤深於
唐碑晚年猶懸碑刻滿四壁特不欲以書名耳
王雖不沾沾論書乃服白一世鮮所許可其天骨

既爾秀絕而盤旋唐晉間工力兼至或以爲學蘇子瞻子瞻實不能盡辰玉也右軍靈和大令後軼於吳光啓此刻見之而傳以學憲之遺跡王方慶寶章錄千秋競爽矣 天全樓帖

余友陶周望論詩謂蘇子瞻絕類杜少陵餘人僅得其皮肉耳辰玉書絕類蘇子瞻所得者在形模之外臨意結構皆姿態橫溢秀色可飡尚寶遜之所刻諸帖是巳吳江道中緒閱一過如重聞廣陵

散也書以志慨 策裴堂帖

楊彥冲者余友楊彥履宮諭之弟孫常元章之叔兼許盡尤好余書常從余爲玄真釣舫之游所得余行楷甚具又時有摹本且十卷矣余既入長安而彥冲盡以入石念余書多贋本又懶役手腕以此爲馬文淵銅馬之式命之曰銅龍館帖云

臨帖如驟遇異人不必相其耳目手足頭面當觀其舉止笑語真精神流露處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也

此卷用筆蕭散而字形與筆法一正一偏所謂跡軍書如鳳翥鸞翔跡似奇而反正邇來學黃庭經聖教序者不得其解遂成一種俗書彼倚藉古人自謂合轍雜毒入心如油入麪帶累前代諸公不少余故爲拈出使知書家自有正法眼藏也

吾嘗遇異人傳内丹之訣與黃庭經中語如兩鏡相照了無疑惑若右軍黃庭欲拘欲縱若滅若沒

政是火候消停處人謂右軍書道經便有羽人飛仙氣象不虛耳此本摹搨逼真宋帖尤爲鐵中錚錚

黃庭經以師古齋刻爲第一乃遂良所臨也淳熙續帖亦有之

吳用卿得此卷余乍展三四行即定爲唐人臨右軍既閱竟中間於淵字皆有缺筆蓋高祖諱淵故虞褚諸公不敢觸耳小字難於寬展而有餘又以

蕭散古淡爲貴顧世人知者絶少能於此卷細叅
當知吾言不謬
黄庭經稍近鍾體與樂毅論東方朔像賛小異米
時所刻是吳通微摹本又經王著臨手已非右軍
本色惟米元章書史所載褚河南緑綾臨本致佳
耳
此榻當是褚本余曾於沈純甫司馬齋頭見之今
歸問卿收藏弇州先生所謂日臨一柬當作飛天

仙人者是在問卿矣
宋榻以小楷爲致難如米元章所謂行書十行不
敵真書一行江南惟義陽吳光禄得高子業所藏
於吾郡莫雲卿家獨少黄庭此十帖皆宋榻亦無
換鵞經意二家同一石故缺陷相類如此昭彦實
之更訪道經遂成合璧矣
黄素黄庭經陶穀跋以爲右軍換鵞書米芾跋以
爲六朝人書無虞褚習氣惟趙孟頫以爲飄飄有
仙氣乃楊許舊跡而張伯雨題吳興過泰論直以
爲學楊義和書吳興精鑒必有所據非臆語也按
真誥稱楊書祖效郗法力同二王述書賦亦云方
圓自我結搆遺名如舟楫之不繫混寵辱以若驚
其爲書家所重若此顧唐時止存帶名書六行今
此經行楷數千字神采奕然傳流有緒豈非墨池
奇遘耶元時在鮮于樞家余昔從舘師韓宗伯借
摹數行兹勒以冠諸帖楊在右軍後以是神仙之

跡不復係以時代耳 内景玉經帖
右楊義黄素黄庭經真跡趙文敏集有長歌逈其
所藏也楊書以郗氏爲師不學右軍父子然翩翩
有冲霄之度實自餐霞服炁中來非臨池工力所
能庶幾也米元章待訪録云六朝人書無虞褚習
氣余爲庶常時見之韓宗伯舘師曾摹刻入鴻堂
帖數行頗惜趙吳興何以都無臨本傳世也
内景經全在筆墨畦逕之外其爲六朝人得意書

無疑令人作書只信筆為波畫耳結構縱有古法未嘗空用筆也善用筆者清勁不善用筆者濃濁不獨連篇各體有分別一字中亦具此兩種不可不知也

潁上縣有井夜放白光如虹亘天縣令異之乃令人探井中得一石六銅器其石所刻黃庭經蘭亭記者宋欄也余得此本以較各帖所刻皆在其下當是米南宮所摹入石者其筆法頗似耳辛卯四

月舟泊徐州黃河岸書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蹟雖真而石本已剪去並行世間令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陸中郎懸重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為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錦師韓宗伯所傳宋內府稧帖多宋人題劉須溪為殷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子昂背臨蘭亭帖與石本無不肖似計所見亦及數十本矣余所書禊帖生平不能十本有奇又字形大小及行間布置皆有出入何況宋人聚訟於出鋒賊毫之間耶要以論書者政須具九方皐眼不在定法也

冢雞野鶩齊登俎春蚓秋蛇並入奩君家兩行十三字氣壓鄴侯三萬籤東坡題大令鴨頭帖余宋亦有行穰帖十五字乃右軍書亦當以此語足下

行穰九人還示應決不大都當佳此在宣和譜載有思陵金書右軍行穰帖字

右軍去郡之後有告墓帖既避王述遂終不出然蘭亭黃庭皆在爾時始出米芾所謂右軍妙跡去郡方佳甚矣稷冠為墨池一蠹也知此可知書道無論心正亦須神曠耳

快雪帖相傳為右軍正書今在真行之間米老亦有此疑米老有小楷跋語未知其論何如也

曹娥碑真跡宋高宗有跋元文宗以賜鑒書博士柯九思趙吳興再跋余爺師韓公得之長安有歷代題識宋高宗但題曰晉賢書曹娥碑絹黯墨渝僅可想見字形耳

趙吳興曾得洛神十三行於陳集賢灝自題此晉時麻牋思陵極力搜訪僅獲九行百七十六字故米友仁跋作九行宋末賈似道復得四行七十四字乃續於後刖於九行之跋不相屬遂以四行別

裝於後以悅生印及長字印款之今此本不知猶在人間否余所摹秀州項子京藏是宣和譜中所收吳興云更有唐人臨本後有柳公權跋亦神物也視世傳十三行宋搨何啻霄壤耶

今人學懷仁聖教序十七帖尤謬其自信不謬者去書道轉遠東坡書時有態特用偃筆不能挺筆故有墨豬之誚自元人後無能知趙吳興受病處者自余始發其膏肓在守法不變耳趙吳興過泰

論張伯雨以為學內景經實學樂毅論也匀圓如算子右軍所訶徐浩李邕不能免此唐玄宗鶺鴒頌遒勁處高出李北海張從申數等落筆便思破庸庸之習以聖教序為戒

大令辭中令帖書家不甚傳或出於米元章黃長睿之後耳觀其運筆則所謂鳳翥鸞翔似奇反正者深為漏泄家風必非唐以後諸人所能夢見也李北海似得其意

澄清堂宋人以為賀鑑手摹南唐李氏所刻余見五卷皆大王書出淳化帖之上本如賀八清真下視王著此閒可容數等真法帖之祖也余探其尤異者為一卷以殿戲鴻堂之末亦欲使宋元以後右軍再出耳

王獻之學書二十年嘗於村中遇老姥以所書字與之展轉得看遂得數百千此事與右軍書適相類見獻之述書狀有褚遂良摹本余見之

又言右軍得白雲先生傳授筆法此自神其說所謂楷成堆墨成臼乃白雲先生也

米元章與李瑋傳此謝公帖議十年不成後竟得之名所居曰寶晉謂右軍破羌與謝公書耳余刻之戲鴻堂

謝萬餪恨帖真跡在新安溪南吳氏虞永興之祖宗也

群玉堂帖所載虞世南天馬賛乃栁子厚文荊門行見李群玉集非李括州也詩亦不類開元及栁

公權詩皆謬豈集字爲之耶

此一種行楷自陶隱居瘞鶴銘出華陽隱居帖稍屬寒峭或歐陽信本學陶然皆在二王之外也　九歌

右率更令所書千文楊補之家藏本咸淳甲戌歲九月三日錢塘金應桂書家以分行布白謂之九宮元大作書經云黃庭有六分九宮曹娥有四分九宮是也今觀信本千文真有完字具於胸中若構成處蓋一一皆湊而成者米南宮評其真書到內史信本此本爲楊補之家藏勒其全文欲學書先定間架然投縱橫跌宕惟變所適也

信本有小楷九歌余得宋榻世無二本爲朱御醫以古硯易去二十餘年不復可踪跡矣若合此千文即是雌雄二劍

停雲館帖載朱陽帖以爲陶隱居書實歐陽信本行書也

歐陽通碑書比信本字形稍匾闊高自標置此千文後有通書是也

趙子昂跋定武蘭亭云昔人得古帖數行專心學之遂以名世余初不知爲何人及觀山谷題跋謂唐彥猷得歐陽率更真跡數行精思學之遂以名世乃知子昂所謂古人正唐彥猷耳想落筆時亦忘其姓名故也癸亥正月晦作歐陽信本書亦十之三未嘗習爲此也

歐陽公好論書自謂學古帖静中至樂此段則皆
修史碎語用筆亦自奕奕有顔平原遺意

羲陽吳光禄丞澈如寄褚登善千文示余披賞歎
日風雨如晦泓頴久廢朝來始見霽色偶然欲書
爲竟此卷觀者必訝爲余本家筆安在也

項玄度出示謝客真跡余昨展卷即命爲張旭卷
末亦豐考功䟦持謝書甚堅余謂玄度曰四聲定
於沈約狂草始於伯高謝客時無是也且東明二
詩乃庾開府步虚詞謝安得預書之乎玄度曰此
陶弘景所謂元常老骨更蒙榮造者矣遂爲䟦

長沙岳麓寺有李太和碑李江夏人其爲楚書碑
惟此而褚登善亦在潭乃無遺碑杜工部云賈傅
才未有褚公書絶倫今固寥寥也歐陽信本有楚
辭諸帖刻於長沙今亦失之

杜子美稱李北海碑杖纍四裔余行游天下見李
林岳麓諸碑皆宋以後重刻耳大照禪師碑乃唐
時硬黄雙鈎神采焕發結搆古雅宋時尚不聞其
名况見其跡乎余最嗜李書晚獲覩此遂摹勒上
石以公同好雖謂之唐榻可也

此碑文多不全獨此刻前後讀之皆有倫次當是
石未泐時拓本殊可寶藏歐陽公金石録每有不
以書家見收者况北海爲書中仙乎又云保母帖
辭中今帖太令實爲北海之濫觴今人知學北海
而不知追踪大令是以佻而無餘直而不致北海
曰似吾者俗學我者死不虚也趙吳興猶不免此
况餘子哉

李北海書荆門行刻於群玉堂帖余疑李北海在
太白集中者皆沉鬱高古無此流易及觀王建詩
有荆門行乃知宋人所集雲麾碑等石刻蒙之北
海池群玉堂帖有虞永興天馬贊亦見柳州集

杜子美作八哀詩於北海云干謁走其門碑版照
四裔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皐唳北海在當時特以

文名後乃爲書所掩

爭坐帖有陜刻字形已沒余家有宋搨精好因摹入石此顏書之烜赫者

顏魯公送劉太沖叙鬱屈瑰奇於二王法外別有異趣米元章謂如龍蛇生動見者目驚不虛也宋四家書派皆出魯公亦只爭坐帖一種耳未有學此叙者豈當時不甚流傳耶真跡在長安趙中舍士禎家以余借摹遂爲好事者賺去余凡一再見

不復見矣淳熙秘閣續帖亦有刻

昔顏平原鹿脯帖宋時在李觀察士衡家今爲辰玉所藏爭坐位帖在永興安師文家安氏析居分而爲二人多見其前段師文後乃并得之相繼入內府今前段至行香菩薩寺止爲項德新所藏

鹿脯帖真跡與宋搨本不類字形大小不倫乃其文亦小異宋搨政自不足據也十七帖清晏歲豐又所使有豐一鄉故自名處余不極解豐一鄉作何語及得高麗刻本乃云所出有異産讀之豁然因知王著但憑傲書入石耳猶憶辰玉初得此帖於秦陵公民基報余展玩如得連城辰玉書法爲此一變今日重觀於德偶齋感慨係之矣

顏清臣忠義大節唐代冠冕世人以其書傳蔡元長書法似米南宮以其人掩書兩傷雙美在人自擇耳

孫虔禮書譜絕類劉子玄史通之文唐時未有韓

柳變體大都如此所謂畫爲分數綴以妍辭月露風雲相沿六代蓋選學大行雖李杜不能獨創也至其論書則過筆陣圖遠矣

溯陰曲温飛卿書似平原書而遒媚有態米元章從此入門昔年殷司馬之孫持至長安留於案上兩月余以温庭筠温字頗漫疑是王黄華書黄華亦名庭筠字跡近米家父子故耳川中黄昭素謂此必曾入梁内府[illegible]温字遂磨去意或有之

杜牧之書張好好詩末有灑盡滿衿淚短歌聊一書字漫不可摹樊川此書深得六朝人風韻余所見顏柳以後若溫飛卿與牧之亦名家也

唐林緯乾書學顏平原蕭散古淡無虞褚輩妍媚之習五代時楊少師特近之

書家以險絕爲奇此竅惟魯公楊少師得之趙吳興弗解也今眼目爲吳興所遮障余得楊公遊仙詩日益習之

楊凝式書惟潭帖武陵帖有刻本深得顏魯公之神非歐虞輩所能夢見也

右錄東坡評語孫過庭云既得平正須追險絕書家以險絕爲功惟顏行與景度草得之景度好題寺壁不甚書縑素即宣和所收亦復寥寥蘇米皆學其書故推重如此

楊少師步虛詞帖即米老家藏大仙帖也其書騫翥簡淡一洗唐朝姿媚之習宋四大家皆出於此余每臨之未得一班

楊景度書自顏尚書懷素得筆而溢爲奇恠無五代衰薾之氣宋蘇黃米皆宗之書譜曰既得平正須追險絕景度之謂也

余意倣楊少師書書山陽此論雖不盡似畧得其破方爲圓削繁爲簡之意蓋與趙集賢書如井草丼遂之相反亦教外之別傳也

東坡先生居黃自謂多難畏事時猶禁其詩耳後

并其書禁之故宣和進御書畫凡有蘇黃題跋者皆割去靖康之變御府所藏盡爲金人輦之而北而先生墨跡流落人間居然獨完嗟乎誰謂善類竟可磨滅耶

東坡先生少學蘭亭故其姿媚似季海至酒酣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

玉局行書皆規摹徐季海此帖獨倣顏平原送明

蘭亭縱橫跌宕中合宮商非趙吳興所能夢見也

東坡居黃州寓定惠院之東小山上有海棠一株每歲盛開必攜酒召客醉於花下故作此長篇平生喜爲人書人間刻石者有五六本云某平生得意詩也

東坡作書於卷後餘數尺曰以待五百年後人作跋其高自標許如此

陳仲醇既摹子瞻南華妙高二帖他日復得蕭寺

聽琴詩各一篇余亦得三馬圖贊皆奇絕會勒石已竣藏之笥中仲醇曰君當書家抵鵲村耶

趙吳興大近唐人蘇長公天骨俊逸是晉宋間規格也學書者能辨此方可執筆臨摹不則紙成堆筆成冢終落狐禪耳

獅子捉象必全其力獅子捉兔亦全其力書家以尺牘見珍如顏魯公爭坐位二祭文皆是草草不經之筆正如捉兔其全力乃見耳吳興此東尤是率爾應酬不知所云竹石數軸猶復流傳何所余及見一二又無題跋佐證得此則士衡所謂合之雙美者也

邢太僕嘗謂余書直接右軍之派惟趙承旨難敵虞褚薛猶非冢嫡尺張伯雨跋子昂過秦三論曰後世誰知公落筆如風雨蓋子昂一日能書一萬字故也今觀此尺牘從閣帖二王牘中得筆且遺書馮海粟作家相見猶不浸應是最上一乘品格

也

右皆趙文敏閑窓信筆所書錫山安氏刻於家余素不學趙書以其結構微有習氣至於用筆用墨文敏所謂千古不易者不如是何以名喧宇宙也前人正自未可輕議

吳興此書學黃庭內景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爲善者機也成名以後隤然自放亦小有習氣於是覺書亂之鈍滯處與不少矣論二篇止勒其一 子昂過秦

論

文信國家書一紙具當時江西流離顛沛情事去家亡猶幸何時與蘭雖可焚香不可褻當與正氣詩作注脚

文太史自書所作七言律皆閑窓日課乃爾端謹如對客揮毫不以耗氣應想見前輩風流

枝指山人書吳中多贋本此書律詩二十首如綿裹鐵如印印泥方是本色真虎非裴將軍先射諸

彪也

詩不求工字不奇天真爛熳是吾師東海先生語也宜其名高一世

此卷具瑯琊太原兄弟手蹟如王方慶所進寶章録筆法遒媚自其餘事造次寒溫不離三昧可上石碑是爲難耳文肅公初入舘時書猶近率易漸久漸蒼以瘦硬兼姿態可知前輩名公學問日益不止書道也 題婁江四王手牘

辯顧禪師不惜渡海訪東坡於惠州東坡書淵明歸去來辭送之今扈師結屋東余與眉公草堂不隔咫步眉公爲書歸去來夷險不同翰墨並妙覺東坡涉世帶累方外之交眉公高且閒較東坡輸一步

家侄原正又字伯長廷評兄之冢子少有逸才臨池特妙此書當在年十八九時二十一夭矣書多臨摹之功與莫廷韓同時風骨高華已度驊騮前

其王子安之流耶閱之一過感慨無限

余侄原正少余一歲有異才同遊泮宮以詩翰相激揚猶如形影已復同學書不四五載遂以夭均此其遺迹也覧之如聽山陽笛廣陵散不勝淒斷

王文肅論文推歸太僕其於弇州公未嘗措意弇州公亦謂文肅不脫措大氣然文肅諸與疏筆雖迅利一力見直西稿部中無是也此爲蒲泉先生墓誌婉暢尖新描寫如畫宜其平視元美獨苦少

作文耳文如是亦似不能多作至於書法娟秀有米元章之致加以書古此文合當得公書公不爲書而子乘書之亦是公意中事不獨吳氏稱快爲家乘光已

周郎八歲書蘭亭曹娥端勁風逸有二王筆意雖紙成堆筆成冢者未能過也豈前身工力成此宿慧耶昔陸莊簡太宰嘗向一老學究勸之勸讀書究辭以無所復用太宰曰使他生童子時得力不相縣也余於周郎益信雖然此道一徃即詣久習逾遠百尺竿頭坐者要更進步雖三十四十年工力儘可消受周郎勉旃余則焚硯矣

東坡云詩至於杜書至於顔能事畢矣然如畫家評畫神品在逸品之下以其費盡工力失於自然而後神也眞誥云仙官皆有職事不如仙人之未列等級者爲游行自在書畫皆然即顔書最傳爲祭侄爭坐位藁乞米帖皆無矜莊天眞爛熳故楊

少師李西臺蘇黃蔡君謨皆宗之也素友工書請以此乘之

謝太傅六十五字眞跡後有米元章行楷百餘字米自貴其小楷云不輕爲人寫惟跋古帖與前賢墨跡用之所謂獅子捉象必全其力今在嘉禾項晦夫家若王右軍奉橘期小女修載等眞跡皆項氏之傳貴者

褚河南哀冊亦王元美物其冢孫以質於吳太學太學即其懿親索連城之價無應者王亦有趙子昂書枯樹賦精甚

徐浩道德經上卷在無錫華學士家黃花絹精薄乍見似紙素諦視知爲絹本余學鍾元常世傳蘇玉局學季海若以此卷品之全不相似以蘇用偃筆此卷皆正鋒下卷不知落何處若得半卷稱寫經月可補其缺此惟夢志之者

張長史宛陵帖有李建中蘇舜欽易簡三公題跋

鬱屈瑰偉氣杳歐虞長史雖以醉纈顛終無此精
魄然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吾師韓宗伯所藏
以為甲觀

楊凝式少師韭花帖宜和譜載正書今在嘉禾項
氏畧帶行體蕭散有致比楊少師他書欹側取態
者有殊然欹側取態故是少師佳處

米元章行書離騷宜興吳民部所藏民部乃吳文
肅公之冢孫其未第時嘶固不出示人近始裝潢

成冊米書鮮有二千余言璿璣夜光爛熳抵鵲真
海內奇觀方當今人摹眎米氏之書觀正於此

大慧禪師嘗以東坡諸提唱宗風洪覺範亦然因
其深入禪悅故文字光燄萬丈直掩韓歐此贊與
白太傅六漸偈並觀是轉一部大藏經也 書東坡六觀[illegible]
讚 [illegible]

唐碑多僧懷仁三藏聖教序行楷所謂小王體者
以暎徑易率雁碑皆祖之化身何啻千百億金剛
經亦其一也然臨池家藏者絕少新都吳周生
太學工書博古忽遇唐搨紙墨精好元和以後宋
中錫柳公權諸公序贊皆具周生不惜十五城購
之非鑒賞家求一見莫可得也會其祖翁老疾周
生兄弟侍湯藥巫醫鮮効周生發願刻石流通今
法寶附墨寶而行優曇觸眼信心堅固以此功德
廻向壽親諸天龍神必有護持者余感嘆而從臾
之此經時有文句小小異同不能歸一當以唐本

為正自晚唐至今晦迹千年始復出現時節因緣
之說為可証也

陶九成輟耕錄淳化帖譜支分甚多皆宋太宗時
王著所摹如火傳於薪皆凡火也惟南唐澄清堂
帖乃賀知章所摹又為閣帖之祖本輟耕錄亦載
之世無現者臨邑邢少卿有三卷吳用卿曾為余
搨兹得五卷右軍書觀其姿態横出神氣飛動宛
如臨池用筆閣帖遂無復位次信非仙手不及此

可謂劫灰之外火矣第不知尚有幾卷意止二王
手且珍此以俟吳潤生藏澄清堂帖跋

小楷宋搨高叔嗣家藏本歸之海虞楊憲副五川
楊之甥吾郡莫廷韓也廷韓得之深所珍惜余嘗
鑒賞題字已亦為甥潘光祿所有荊溪吳光祿徵
如購之傳流之序如此此帖則吳康虞別本較莫
本尚少蔡中郎石經王右軍筆陣圖柳公權清淨
經而黃庭之闕則同然海內更不多得吾家獨有

黃庭經樂毅論東方像贊曹娥碑四種宋搨加以
十三行洛神賦及米元章小字跋淤疏共六帖亦
冠絕海內云周生牧澄清堂帖五卷在閣帖之上
又得楷帖宋搨如許物聚所好信然信然當吾世
而見薛紹彭王晉卿清鑒風流何幸何幸

楷書以鍾王為極則鍾王書傳世者宣示表黃庭
樂毅論孝女碑止矣書家罕能窮其變惟寅臨摹
功力甚深諸體畢肖又自運機軸不至刻畫尤足
擅場海內書苑中更添一手矣

余每見貞惟寅為潤生臨古帖無一不肖似近代
少雙也此卷數種尤稱殉知之介

華亭董其昌著　　冢孫庭輯

題跋

畫旨

杜東原先生嘗云繪畫之事胸中造化吐露於筆端恍惚變幻象其物宜足以啓人之高志發人之浩氣晉唐之人以爲玩物適情無所關係若日觀黻皇猷彌綸治具至於圖史以存鑒戒豈無所關係哉陳后山云晩知詩畫眞有得却悔歳月來無多亦此意也

畫家六法一日氣韻生動氣韻不可學此生而知之自然天授然亦有學得處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成立鄞鄂隨手寫出皆爲山水傳神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可復見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者以目見者爲準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徐熙王筌崔順天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像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得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妙迹者價已千金矣何事求太古之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

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熟字須熟後生畫須熟外熟

畫平遠師趙大年重山疊嶂師江貫道皴法用董源麻皮皴及瀟湘圖點子皴樹用北苑子昂二家法石用大李將軍秋江待渡圖及郭忠恕雪景李成畫法有小幅水墨及着色青綠俱宜宗之集其大成自出機軸再四五年文沈二君不能獨步吾吳矣

朝起看雲氣變幻可收入筆端吾嘗行洞庭湖推

遙矚望儼然米家墨戲又米敷文居京口謂北固
諸山與海門連亙取其境爲瀟湘白雲卷故唐世
畫馬入神者曰天閑十萬匹皆畫譜也

士人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
如畫沙絕去甜俗蹊逕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
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
便是透網鱗也

古人自不可盡其伎倆元季高人皆隱於畫史如

黃公望莫知其所終或以仙去陶宗儀亦異人也
梅花道人吳仲圭自題其墓曰梅花和尚後值兵
起以和尚墓獨全檇里子之智與國朝沈啓南文
徵仲皆天下士而使不善畫亦是人物錚錚者此
氣韻不可學之說也

昔人評趙大年畫謂得胸中着千卷書更佳又大
年以宗室不得遠遊每得一新境輒目之曰又
是上陵回也不行萬里路不讀萬卷書看不得杜

詩畫道亦爾馬遠夏圭輩不及元季四大家觀王
叔明倪雲林姑蘇懷古詩可知矣

元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王叔明湖州人黃子久
衢州人吳仲圭武塘人惟倪元鎮無錫人耳江山
靈氣盛衰故有時國朝名士僅僅戴進爲武林人
已有浙派之目不知趙吳興亦浙人若浙派日就
澌滅不當以甜斜俗賴者係之彼中也

文人之畫自王右丞始其後董源巨然李成范寬

爲嫡子李龍眠王晉卿米南宮及虎兒皆從董巨
得來直至元四大家黃子久王叔明倪元鎮吳仲
圭皆其正傳吾朝文沈則又遠接衣鉢若馬夏及
李唐劉松年又是大李將軍之派非吾曹當學也

以徑之奇怪論則畫不如山水以筆墨之精妙論
則山水決不如畫東坡有詩曰論畫以形似見與
兒童鄰作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余曰此元畫也
晁以道詩云畫寫物外形要物形不改詩傳畫外

意貴有畫中態。余曰此宋畫也。

丁酉三月十五日余與仲醇在吳門韓宗伯家其子逢禧携示余顏書自身告徐季海書朱巨川告即海岳書史所載皆是雙玉又趙千里三生圖周文矩文會圖李龍眠白蓮社圖惟顧愷之作右軍家園景直酒肆壁上物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見之最多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

語似偏。然山水中當着意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墮。乃可稱生動之韻。

畫之道所謂宇宙在乎手者眼前無非生機故其人往往多壽至如刻畫細謹爲造物役者乃能損壽盖無生機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知命趙吳興止六十餘仇與趙雖格不同皆習者之流非以畫爲寄以畫爲樂者也寄樂於畫自黄公望始開此門庭耳

巨然學北苑元章學北苑黄子久學北苑倪迂學北苑一北苑耳而各各不相似他人爲之與臨本同若之何能傳世也

禪家有南北二宗唐時始分畫之南北二宗亦唐時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則李思訓父子着色山水流傳而爲宋之趙幹趙伯駒伯驌以至馬夏輩南宗則王摩詰始用渲淡一變鉤斫之法其傳爲張璪荆關董巨郭忠恕米家父子以至元之

四大家亦如六祖之後有馬駒雲門臨濟兒孫之盛而北宗矣要之摩詰所謂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者東坡贊吳道子王維畫壁亦云吾於維也無間然知言哉

荆浩河内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趣向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爲一家之體故關全北

畫事之世論判法山水為唐宋之冠畫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蹺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宋畫至董源巨然脫盡廉纖刻畫之習然惟寫江南山則相似若海岸圖必用大李將軍非方盤車縣綱必用李勝若郭河陽朱銳黃子久事畫海崖山王叔明專畫著雲景宋時宋迪專畫瀟湘各臨所見不得相混也

趙大年令穰平遠絕似右丞秀潤天成真宋之士大夫畫此一派又傳為倪雲林雖工緻不敵而蕭率著古勝矣今作平遠及扇頭小景一以此兩家為宗使人玩之不窮味外有味可也

趙大年平遠寫湖天渺茫之景極不俗然不耐多皴雖云學維而維畫正有細皴者乃於重山疊嶂有之趙未能盡其法也

趙令穰伯駒承旨三家合并雖妍而不甜董源米芾高克恭三家合并雖縱而有法兩家法門如鳥雙翼吾將老焉

元季四大家以黃公望為冠而王蒙倪瓚吳仲圭與之對壘此數公評畫必以高彥敬配趙文敏恐非耦也

張伯雨題元鎮畫云無畫史縱橫習氣余家有此幅又其自題獅子林圖云余與趙君善長商確作獅子林圖真得荊關遺意非王蒙輩所夢見也其

高自標置如此又顧謹中題倪畫云初以董源為宗及乎晚年畫益精詣而書法漫矣蓋倪迂書絕工緻晚年乃失之而聚精於畫一變古法以天真幽淡為宗要今所謂漸老漸熟者若不從北苑築基不容易到縱橫習氣即黃子久未能斷幽淡兩言則趙吳興猶遜迂翁其胸次自別也

黃大癡九十而貌如童顏米友仁八十餘神明不衰無疾而逝蓋畫中烟雲供養也

山之輪廓先定然後皴之今人從碎處積爲大山此最是病古人運大軸只三四大分合所以成章雖其中細碎處甚多要之取勢爲主吾有元人論米高二家山書正先得吾意

畫樹之竅只在多曲雖一枝一節無有可直者其向背俯仰全於曲中取之或曰然則諸家不有直幹乎曰樹雖直而生枝發節處必不都直也董北苑樹作勁挺之狀特曲處簡耳李營丘則千曲萬曲無復直筆矣

畫樹木各有分別如畫瀟湘圖意在荒遠滅沒即不當作大樹及近景叢木畫五岳亦然如畫園亭景可作楊柳梧竹及古檜青松若以園亭樹木移之山居便不稱矣若重山複嶂樹木又當直枝直榦多用攢點彼此相藉望之模糊鬱葱似入林有猿嘯虎嘷者乃稱至春夏秋冬風晴雨雪又不在言也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自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與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託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綃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即是一家眷屬耳

董北苑畫樹都有不作小樹者如秋山行旅是也

又有作小樹但只遠望之似樹其實憑點綴以成形者余謂此即米氏落茄之源委蓋小樹最要淋漓約畧簡於枝柯而繁於形影欲如文君之眉與黛色相參合則是高手也

枯樹最不可少時於茂林中間出乃見蒼秀樹雖檜栢楊柳椿槐要得鬱鬱森森其妙處在樹頭與四面參差一出一入一肥一瘦處古人以墨畫圈隨圈而點綴正爲此也

古人云有筆有墨筆墨二字人多不曉畫豈有無
筆墨者但有輪廓而無皴法即謂之無筆有皴法
而不分輕重向背明晦即謂之無墨古人云石分
三面此語是筆亦是墨可參之
遠山一起一伏則有勢疎林或高或下則有情此
畫訣也余蓋欲拈出以示人惜未有知其解者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
神脫真山水林泉清閒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

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即不知
名定是高手
宋人多寫垂柳又有點葉柳不難畫只要分枝頭
得勢耳點柳之妙在樹頭圓鋪處只以汁綠漬出
又要森蕭有迎風搖颺之思其枝須半明半暗又
春二月柳未垂條秋九月柳已衰颯俱不可混設
色亦須體此意也
盧鴻又名盧乙字浩然唐玄宗時隱於嵩山應詔
入長安見帝不拜宰相使人問之曰禮者忠信之
薄不欲以薄待君父耳除諫議大夫不受還山爲
構草堂有十景鴻皆自爲賦鴻又善書畫與王
右丞埒故世傳草堂圖多名人所轉相臨撫也
輞川粉本行世者橫卷耳余以卷中諸景收爲長
軸[illegible]伯時白蓮社圖然以輞川庄爲主
余[illegible]長安苑西草堂所臨郭恕先畫粉本也恨未
設色與點綴小樹然布置與真本相似

郭忠恕谿山行旅圖余得之長安節師韓宗伯見
而奇之謂此圖如滄海沉珠荊山韞玉卞和一出
真足絕凡余每歎服斯言乙巳春作此小幅如與
古人有合
余家有董源溪山圖墨法沉古今日鄂渚官舍寂
風作至齋閣蕭閒捉筆做之元畫不能將之行業
追憶其意他日取以相質不知離合何如也
余家有董源谿山行旅圖沈石田曾做之文待詔

所謂生平見北苑畫山得半幅即此圖也。今日在西郊袍珠樓遠眺城陰秀峯如簇川源蒼莽一片江南畫派借筆作此殊愧出藍

宋元名畫余所藏各家甚備惟燕文貴小景未見耳昨年於潘侍御翔公邸舍見溪山風雨圖行筆閑秀在惠崇巨然之間借觀旬日寫此圖以擬之

上元後三日友人以巨然松陰論古圖售於余者余懸之畫禪室合樂以享同觀者復秉燭掃二圖

厥明以示客客曰君於巨然禪幾於一宿覺矣

余寫此圖用李成寒林法李出於右丞故自變法超其師門禪家所稱見過於師方堪傳受者也

昨歲在西湖寫此圖今携至西湖展觀乃絕似兩峯六橋景界惟是積雨迷句烟霏不開與李營丘畫法無當須米家父子可爲傳神也

李成畫偏頭關在燕京吾邪乎家余在長安借臨今倣其意爲此

關仝畫爲倪迂之宗。余嘗見趙文敏和角圖倣關筆皆用横皴如疊糕坡乃知倪所自出也

余家有關仝秋林暮靄圖絹素已剝落獨存其風骨尚足掩映宋代名手數輩元季惟倪迂得其意。雖荒率墨戲非工細者所能庶幾也

右東坡先生題王晉卿畫晉卿亦有和歌詩特奇歷東坡爲再和之意當時晉卿必自畫二三本不獨爲王定國藏也今皆不傳亦無復副本在人間

雖王元美所自題家藏烟江圖亦自以爲與詩意無取知非真矣余從游於項氏見晉卿瀛山圖筆法似李營丘而設色似李思訓脫去畫史習氣惜項氏本不戒於火已歸人上晉卿跡遂同廣陵散矣今爲想像其意作烟江疊嶂圖於時秋也輒從秋景於所謂春風搖江天漠漠等語有所不論矣

雲山不始於米元章蓋自唐時王洽潑墨便已有其意董北苑好作烟景。烟雲變沒。即米畫也。余於

米芾瀟湘白雲圖悟墨戲三昧故以寫楚山王晉
卿寫武昌樊口景

米元章作畫一正畫家謬習觀其高自標置謂無
一點吳生習氣又云王維之跡殆如刻畫眞可一
笑蓋唐人畫法至宋乃暢至米家又變耳余雖不
學米畫恐流入率易茲一戲倣之猶不敢失董巨
意善學下惠頗不能當也

米元暉自謂墨戲足正千古畫史謬習雖右丞亦
在詆訶我有巨眼余以意爲之聊與高彥敬上下

非能盡米家父子之變也

余養痾山齋黃石公數襆被卅過爲消寥寂之況
偶出絹索畫余寫米家山燭下塗抹僅似其荒率
天眞耳六法未能備也

余在山中先後六年雖自閉遠毋苦筆墨徵索者
無寧日不能作鐵門限之也鄂渚官署雖依鳳山
之麓北望翠屏在眼松聲鳥語居然林樾又鮮過
客終日掩關得從夙好今年避暑無事遂作數圖
此幅則以許中舍携趙伯驌萬松金闕卷見示故
倣之耳

余家有趙伯駒春山讀書圖趙大年江鄉清夏圖
今年項晦甫復以趙千里鵲華秋色卷見貽余兼
採三趙筆意爲此圖然趙吳興已兼二子余所學
則吳興爲多也

國畫譜載尚書能畫者宋時有燕肅元有高克恭
在本朝余與嗣是若宋迪趙孟頫則宰相中烜赫

有名者

高彥敬尚書藏吾松上海誌元末避兵子孫世居
海上余曾祖母則尚書之雲孫女也今日詣竹岡
先塋宜三品贈誥念余仕路邅迴未及貤恩曾祖
父母長拜之次慙負高孺人在時摩頂懸記之語
且余好爲山水小景彼亦有因歸舟寫此付孫庭
收貯以見志勝國名手以趙吳興爲神品而雲林

以鷗波房山所稱許者或有與同此縣未見房山
真跡耳。余得大姚村圖乃高尚書真跡。烟雲淡蕩
格韻俱超果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也爲此圖以
倣之

余嘗見勝國時推房山鷗波居四家之右而吳興
每遇房山畫輙題品作勝語若讓伏不置者顧近
代賞鑒家或不謂然此縣未見高尚書真蹟耳今
年六月在吳門得其巨軸烟雲變滅神氣生動果

非子久山樵所能夢見因與道寅爲別訪之客安
草堂出精素求畫畫成此圖即高家法也觀者可
意想房山規模於百一乎

詩在大癡畫前畫在大癡詩外恰要二百餘年翻
身出世作怪沈啓南曾有此圖余以意爲之并書
六言絶[illegible]

[illegible]叔明畫從趙文敏風韻中來故酷似其舅又沈
溫唐宋諸名家而以董源王維爲宗故其縱逸多
姿又往往出文敏規格之外若使叔明專門師文
敏未必不爲文敏所掩也因畫叔明筆意及之

余爲仲醇摹雲林一幅題云仲醇悠悠忽忽土木
形骸絶似稽叔夜求之近代惟懶瓚得其半耳仲
醇好懶瓚畫以爲在子久山樵之上政是識韻人
了不可得余爲寫雲林山景一似呂安命駕

余頃馳車彭城不勝足音之懷又有火雲之苦廼
駁谷水塔上養痾三月而仲醇挾所藏本瘦鑪王

右軍月半帖真蹟吳道子觀音變相圖宋板華嚴
經尊宿語錄示余丈室中惟置一床相對而坐了
不蓄筆硯既雨窗靜閒吳門孫叔達以畫事屬余
紀遊爲寫迂翁筆意即長安遊子能有此適否

此倣倪高士筆也雲林畫法大都樹木似營丘寒
林山石宗關仝皴似北苑而各有變局學古人不
能變便是籬堵間物去之轉遠乃縣絶似耳

迂翁畫在勝國時可稱逸品昔人以逸品置神品

之上歷代推張志和可無愧色宋人中米襄陽在
蹊徑之外餘皆從陶鑄而來。元之能者雖多然稟
承宋法稍加蕭散耳。吳仲圭大有神氣獨雲林古
淡天然米癡後一人也

此倪元鎮畫余於海上顧氏見之書作歐陽信本
體畫作董北苑體亭中着兩人有小印雲林字皆
與他雲林畫不類今日姜神超以粉本見示遂臨
之

懿卜為余談劉沖倩鑑園之勝因作此圖郵寄余
將為山陰之遊他時以相質不知果有當否鑑河
一曲未聞有李白詩王維畫祇勝太白亦惟風流
季真之句不足以配天姥夢游篇也鑑園主人能
為余作楚詞題畫則甚善

渭川一竿發明王之夢及其千畝遂作素封竹亦
勝而俗此美箭種竹獨與淇園[illegible]周在義山之[illegible]
大都挾江山之勝與永和群賢翰墨風流橫絕海
內之稱名園者余尤意傾則以其為文安相國之
再傳家無厚業宛然師儉花不姚魏石不平泉喬
木萬株不河陽而僅寄情於此君以俎豆文安於
洛陽司馬問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是在
美箭矣宋趙伯駒為君實獨樂園圖李伯時自為
龍眠山庄圖而子由為題絕句如右丞輞川圖余
未暇過江覽小淇澳之榮因懿卜視圖書此若賦
詩寫景以待異日

延陵村在茅山之東有張從申碑從申唐大曆時
司直趙子固稱其書品在李北海之右玄靖天師
碑與延陵季子此碑皆在華陽筆法類徐浩三藏
法師碑延陵碑蕭定作也畧曰聽樂辨列國之興
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沒掛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
無欲之貞玄風可想至德如存云旁有四賢以祠
季子董永常昭與王素而四癸亥二月書於朱楊
舟次因命之延陵村圖并書此

宋人有溫公獨樂園圖仇寔甫有摹本蓋宋畫院界畫樓臺少有郭恕先趙伯駒之韻非余所習茲以黃非苑黃子久法寫岳陽樓圖欲其真率當彼巨麗耳

余與平原程黃門以使事過江南一日閣輿道上陂陀廻複峯巒孤秀下有平湖澄碧萬頃湖之外長江吞吐征帆點點與烏俱沒黃門曰此何山也余曰其齊山乎蓋以江涵秋水湖之果然

趙文敏黃鶴山樵皆有青弁圖余遊弁山維舟其下知二公之畫各能爲此山傳寫神照然山川靈氣無盡余於二公筆墨蹊徑外別攝一境未爲蛇足也

郭河陽論畫山有可望者有可遊者可居者可居則更勝矣[illegible]以其能[illegible]人起高隱之思也江南諸山[illegible]遊若可游者[illegible]山耳余歸將卜築老焉此圖所以志也[illegible]

范爾正新構草堂於雲隱蘭若之旁屬余顏其額余題之曰尋雲庄蓋取謝公詩所謂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不對芳樽酒還向青山郭者首夏自滸墅歸宿爾正山房因圖此幅乃學僧巨然與時存一清話耳

李思訓寫海外山董源寫江南山米元暉寫南徐山李唐寫中州山馬遠夏圭寫錢塘山趙吳興寫雲若山黃子久寫海虞山若夫方壺蓬閬必有羽人傳照余以意爲之未知似否

幽亭秀木古人嘗繪圖世無解其意者余爲下註腳曰亭下無俗物謂之幽木不臃腫經霜變紅黃葉者謂之秀昌黎云坐茂樹以終日當作嘉樹則四時皆宜霜松雪竹雖凝寒亦自堪對

簡文云會心處不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余過仲醇蕨寒齋中大不容斗而花竹娟秀魚鳥近人焚香啜茗有象

外之致此非所為會心不在遠者即寫而作圖此[illegible]
水作羅浮瀑山鳴于關鐘此太白詩何必右丞詩
中畫也畫中欲收鏗鏘不可得但舉山之響在定
境時有耳圓通正自覓解人不易

山下孤村遠村天邊獨樹高原此王右丞句也非
吾家北苑與高房山不能摹寫近時以來得其韻
饒者寥寥不聞余所以寫詩中有畫即畫中有詩
意此圖然非右丞

堂茂樹以終日聽清泉以自潔趙吳興嘗補圖所
謂大丈夫得志之樂未有圖之者余書昌黎全序
因為山水以弁之亦倣吳興畫境耳

柳塘漠漠香閣閣眼晝紋如水帳如烟客來睡起簾
無事捲起兩窗浪接天東坡先生絕句當是君[illegible]
時作趙伯駒與吳興趙文敏皆為圖之余此[illegible]
學千里畫法也[illegible]貫百餘里江上[illegible]
光入東坡詩境

赤日無聞人緑天有傲士種樹不幾株清凉總[illegible]
似此緑天菴詩也余夏日北窗坦腹展玩是圖
為臨之頗得清凉滋味

余之遊長沙也往返五千里雖江山映發蕩滌塵
土而落日空林長風駭浪越行路之艱犯垂堂之
誡者數矣古有風不出雨不出三十年不蓄雨具
者彼何人哉先是余之遊檇李也為圖崑山讀書
景小景尋為人奪去及是重倣巨然筆意以志余

慕余且倒衣從之不作波氏老也

余以至後三日與陳仲醇唐元徵張兼之同處谷
水至婁江信宿元徵先別余兩三人稍逗桃觀米
元章樂圃先生志王晉卿烟江疊嶂圖自後泊舟
吳山徧採諸勝意與所至輒弄筆墨凡為仲醇作
畫十餘幅歸已經月矣因識歲月

此余[illegible]為庶常請告家居多暇與顧中[illegible]
朱太學借畫臨倣之筆所謂粉本用貯奚囊者不

下數十幅遺散漸盡止存此耳自是蓄畫頗多臨
摹反不及前武帝既得相如平平耳非復讀賦詩
時塵幾遇之之意也
攤燭作畫正如隔簾看月隔水看花意在遠近之
間亦文章法也
晉陵道中望遠岫平林坡陀溪岸一一如畫秋色
正佳册行闇適隨意拈筆遂得十景
畫中詩惟右丞得之兼工者自古寥寥余雅意六
法而氣韻生動莫吾猶人獨所心醉大癡山水此
册皆有其意矣
米敷文題瀟湘圖云生平有名色袖珍卷爲翟伯
壽所豪欲黑於天而後歸之今不知安在余擬之
爲米家山已復雜元人法正可出入惟袖
畫家右丞如書家右軍世不多見余昔年於嘉興
項太學元汴所見雪江圖都不皴擦但有輪廓耳
及世所傳摹本若王叔明劍閣圖筆法類李中舍

疑非右丞畫格又余至長安得趙大年臨右丞湖
庄清夏圖亦不細皴稍似項氏所藏雪江卷而竊
意其未盡右丞之致。蓋大家神品。必於皴法有奇。
大年雖俊爽。不耐多皴。遂爲無筆。此得右丞一體
者也。最後復得郭忠恕輞川粉本。乃極細皴。相傳
真本在武林。既稱摹寫。當不甚遠。然余所見者庸
史本故不足以定其畫法矣惟京師楊高郵州將
處有趙吳興雪圖小幅頗用金粉閒遠清潤迥異
常作余一見定爲學王維或曰何以知是學維余
應之曰凡諸家皴法自唐及宋皆有門庭如禪燈
五家宗派使人聞片語單詞可定其爲何派兒孫
今文敏此圖行筆非僧繇非思訓非洪谷非關仝
乃知董巨李范皆所不攝非學維而何今年秋聞
金陵有王維江山霽雪一卷。爲馮宮庶所收。亟令
友人走武林索觀。宮庶珍之。自謂如頭目腦髓。以
余有右丞畫癖。勉應余請。清齋三日。始展閱一過。

宛然吳興小幅筆意也余用是自喜且右丞自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未嘗得觀其跡但以想心取之果得與眞肖合豈前身曾入右丞之室而親覽其磅礴之致故結習不昧乃爾耶庶子書云此卷是京師後宰門拆古屋於折竿中得之凡有三卷皆唐宋書畫也余又妄想彼二卷者安知非右軍蹟或虞褚諸名公臨晉帖耶倘得合劍還珠足辦吾兩事豈造物妬完耶畀余於此卷中消

受清福耶老子云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余且珍之以俟

王右丞江山雪霽卷

右丞山水入神品昔人所評雲峯石色迥出天機筆意縱橫參乎造化李唐一人而已宋米元章父子時代猶不甚遠故米老及見輞川雪圖數本之中惟一本眞餘皆臨摹數如刻畫且李營丘眞蹟同是北宋當時稱偽者凡三百本眞者僅二米元章作無李論況右丞蹟乎余在長安聞馮開之大成得摩詰江山霽雪圖走使金陵借觀馮公自謂寶此如頭目腦髓不遂余意函致邸舍發而橫陳几上齋戒以觀得未曾有又應馮公之教作題辭數百言大都謂右丞以前作者無所不工獨山水人情傳寫猶隔一塵自右丞始用皴法用渲運法若王右軍一變鍾體鳳翥鸞翔似奇反正右丞以後作者各出意造如王洽李思訓輩或潑墨瀾翻或設色娟麗顧蹊逕已具模擬不難此於書家歐

虞褚薛各得右軍之一體耳此雪霽卷已爲馮長公游黄山時所齎余往來於懷自以此生莫繇再覯頃於海虞嚴文靖家又見江干雪意卷與馮卷絕類而沈石田王守溪二詩亦同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何異漁父入桃源驂目動心書以志幸

王右丞江干雪意卷

王右丞詩云宿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余謂右丞雲峯石迹迥出天機筆思縱橫參乎造化唐以前

安得有此畫師也

宋時名手如巨然李范諸公皆有漁樂圖此起於烟波釣徒張志和蓋顏魯公贈志和詩而志和自爲畫此唐勝事後人蒙之多寓意漁隱耳元季尤多畫四大家皆在江南葭菼間習知漁釣之趣故也張志和畫漁翁夜傍西巖宿詩

五代時僧惠崇與宋初僧巨然皆工畫山水巨然畫米元章稱其平淡天真惠崇以右丞爲師又以精巧勝江南春卷爲最佳一似六度中禪一似西來禪皆畫家之神品也惠生博雅好古獲此奇跡惠公似得主人矣

此卷余以丁酉六月得於長安卷有文壽承題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圖也既展之既定爲瀟湘圖蓋宣和畫譜所載而以選詩爲境所謂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游耳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行瀟湘道中蒹葭漁網汀洲叢木茅庵樵逕晴巒遠堤一一如此圖令人不動步而重作湘江之客昔人乃有以畫爲假山水而以山水爲真畫者何顛倒見也董源畫世如星鳳此卷尤奇古荒率僧巨然於此還丹梅道人嘗其一臠者余何幸得臥游其間耶

余以丙申持節吉藩行瀟湘道中越明年得此北苑瀟湘圖乃爲重游湘江矣今年復以較士湖南秋日乘風積雨初霽因出此圖印以真境因知古人名不虛得余爲三游湘江矣忽忽已是十年事良可興感　書北苑瀟湘圖卷

余家有董源龍宿郊民圖不知所取何義大都簞壺迎師之意蓋宋藝祖下江南時所進御者畫甚奇者則諳矣

郭恕先樓閣山水可謂人巧極天工錯非李嵩輩所能夢見也此圖似金焦境界或疑不類余曰君曾見五代時金焦即當首肯耳

余在廣陵見司馬端衡畫山水細巧之極絕似李成多宋元題跋畫譜俱不載以此知古人之逃名乎弇洲嘗跋作張端衡後見陸放翁集始知其誤

跋畫最非易事

夏圭師李唐更加簡率如塑工所謂減塑者其意欲盡去模擬蹊逕而若滅若沒寓二米墨戲於筆端他人破觚爲員此則琢員爲觚耳

李成晴巒蕭寺文三橋售之項子京全法王維今歸余處細視之其名董羽也

營丘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礜下自成陰軒暢閒雅悠然遠眺道路深窈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散分曉凝坐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

趙令穰江鄉清夏卷筆意全倣右丞余從京邸得之日閱數過覺有所會趙與王晉卿皆脫去院體以李成郭熙王摩詰爲主然晉卿尚有畦逕不若大年之超軼絕塵也丙申七月三十日奉 旨持節封吉府渡錢塘次馬氏樓待潮多暇出此卷臨寫因題後

先是余過嘉興觀項氏所藏晉卿瀛山圖至武林觀高氏所藏郭恕先輞川圖二卷皆天下傳誦北宋名跡以視此卷不無退舍蓋瀛山圖筆細謹而無澹蕩之致輞川多不皴惟有拘染猶是南宋人手跡余在京師往來於懷至形夢寐及是獲披覿

再過始知營平所言百聞不如一見眞老將語也此卿以論畫耳頻是者更何限人須自具法眼勿隨人耳食也

此卷爲王越石以倪迂設色山水易去猶恐新都多收藏家轉入素封手不韻今又爲遜之璽卿所收得所歸矣第景純夢中之錦爲江令割截多盡且柰何

昔李伯時西園雅集圖有兩本一作於元豐間王晉卿都尉之第一作於元祐初安定郡王趙德麟之邸余從長安買得團扇上者米襄陽細楷極精但不知何本又別見仇英所摹文休承跋後者

朱趙千里設色桃源圖卷昔在庚寅見之都下後爲新都吳太學所購余無十五城之償惟有心豔及觀此仇英臨本精工之極眞千里後身雖文太史悉力爲之未必能勝語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信矣余後休承六十三年而余獲觀於東郡王長公所每觀唐人山水皴法皆如鐵線至於畫人物衣紋亦如之此秘自余逗漏從無拈出者休承雖解畫不解參此用筆訣也長公具眼又多蓄唐宋跡以余爲何如

米南宮襄陽人自言從瀟湘得畫境已卜居京口南徐江上諸山絕類三湘奇境墨戲長卷今在余家余洞庭觀秋湖暮雲良然因大悟米家山法

高房山多寫屋米家多草堂以此爲辨此圖瀟灑出塵非南宮不能作

米元暉作瀟湘白雲圖自題云夜雨初霽曉烟欲出其狀若此此卷余從項晦伯購之携以自隨至洞庭湖舟次斜陽蓬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一幅米家墨戲也自此每將暮輒捲簾看畫卷覺所將卷爲剩物矣湘江上奇雲大似郭河陽雪山其平展沙腳與墨瀋淋漓乃似米家父子耳古人語郭熙畫石如雲不虛也

米元暉又作海岳菴圖謂於瀟湘得畫境其次則京口諸山與湘山差類今海岳圖亦在行笈中元暉未嘗以洞庭北固之江山爲勝而以其雲物爲勝所謂天閑萬馬皆吾師也但不知雲物何以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繇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品高則閒

靜無他好縈故聊

此梵隆之筆蓋能眂高足如北苑之有巨然皆不讓於師者凡得四軸而有端平間一題偶實非端平間畫師所能措也

張擇端清明上河圖皆南宋時追摹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筆法纖細亦近李昭道惜骨力乏耳

余二十年見此圖於嘉興項氏以爲文敏一生得

意筆不減伯時蓮社圖每往來於懷今年長至日項晦伯以扁舟訪余携此卷示余則蓮社先在案上互相展視咄咄歎賞晦伯曰不可使延津之劍久判雌雄遂屬余藏之戲鴻堂

吳興此圖兼右丞北苑二家畫法有唐人之致去其纖有北宋之雄去其獷故曰師法捨短不如書家以肖似古人不能變體爲書奴也萬曆乙巳計三年䟦畫武昌公廨題　趙松雪鵲華秋色圖

趙集賢畫爲元人冠冕獨推重高彥敬如後生事名家而倪迂黃子久畫云雖不能夢見房山特有筆意則高尚書之品幾於吳興埒矣高乃一生學米有不及無過也

詩至少陵書至魯公畫至二米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獨高彥敬兼有衆長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游刃餘地運斤成風古今一人而已

梅花道人吳仲圭畫師巨然多假船子和尚以撥棹詩題之吳門王文恪家藏其漁樂圖入妙品本與盛子昭比門而居四方以金帛求子昭畫者甚衆而仲圭之門閴然妻子頗笑之仲圭曰二十年後不復爾果如其言盛雖工實有筆墨畦徑非若仲圭之蒼蒼莽莽有林下風氣所謂氣韻非耶此幅余爲庶常時見之長安邸中已歸雲間復見之顧中舍仲方所仲方諸所藏大癡畫盡歸於余

獨存此耳觀大癡老人自題亦是平生合作張伯
雨評云峯巒渾厚草木華滋以畫法論大癡非癡
豈精進頭陀而以釋巨然爲師者耶不虛也陸鏊容林
圖
畫家初以古人爲師後以造物爲師吾見黃子久
天池圖皆贋本昨年遊吳中山策笻石壁下快心
洞目狂叫曰黃石公黃石公同遊者不測余曰今
日遇吾師耳天池石壁圖

此吾松顧中舍名正誼之所藏也中舍持入長安
爲川中郭民部所賺顧舍人每向余惋惜忽忽二
十年客有遊蜀者得之歸江南舍人已千古矣楚
弓楚得以故復收之子久陽明洞天圖
黃子久有三教堂所至之處三教高流皆就之談
道機鋒電發其博學乃爲畫所掩耳
黃子久畫以余所見不下三十幅要之浮巒暖翠
爲第一

雲林生平不畫人物惟龍門僧一幅有之亦罕用
圖書惟荊蠻民一印者其畫遂名荊蠻民今藏余
家
雲林畫江東人以有無論清俗余所藏秋林圖有
詩云雲開見山高木落知風勁亭下不逢人夕陽
澹秋影其韻致超絕當在子久山樵之上
雲林山水早歲學北苑後乃自成一家圖繪寶鑑
以爲師馮覲覲關人耳雲林負氣節必不師其畫

梁溪華學士收藏法書名畫爲江南冠檇李項子
京後起與之鬬勝元季四大家無所不有惟倪迂
畫寥寥畫尤易致畫卷絕少項所藏師子林圖華
則鶴林圖耳文太史父子嘗欲兩家合併爲一卷
不相下師子林爲京口張修羽所收余數訪華文
伯於東皐亭出此見視如徐洪客一見唐文皇
心降神伏咄咄歎賞文伯覺余雅好便以見歸
同豪奪豈亦學米公點頭相許爲同官同味今其

文孫作米老捐硯山故事耶 倪迂鶴林圖
石田先生於勝國諸賢名蹟無不摹寫亦絕相似
或出其上獨倪迂一種淡墨自謂難學蓋先生老
筆密思於元鎮若淡若疏者異趣耳獨此幅蕭散
秀潤最爲逼古亦平生得意筆也
寫生與山水不能兼長惟黃安叔能之余所藏勘
書圖學李昇金盤鵓鴿學周昉皆有奪藍之手我
朝則沈啓南一人而已此冊寫生更勝山水間有

本色然皆眞虎也
相如之賦昔人稱爲勸百風一此冊子畏之畫似
楊希哲之詩似風又幾於罟矣若夫王嬙以女兵
柔虜薛濤以才媛妖賓不在亡國敗家之列當置
輕典否則不免重臺之誚 唐伯虎絕代名姝圖
子昂嘗有創爲即工者題畫卷有曰余嘗畫馬未
嘗畫羊子中強余爲此不知合作否此卷特爲精
妙故知氣韻必在天生非虛也

李思訓畫三魚甫完未施藻荇之類有客扣門出
看尋入失去畫魚使童子覓之乃風吹入池水拾
視之惟空紙耳後嘗戲畫數魚投池內經日夜終
不去
王酉室爲吾郡先輩名流蓋與錢鶴灘同時詞倡
甚有高韻余得其日紀數冊每遇書畫題詠隨手
記錄如周密烟雲過眼錄之類想見其人絕去俗
事山水畫亦老筆紛披似落南本色此寫生四種

拙中有巧非時師所能湊泊也後有孫漢陽周山
人宋君士各爲寫生似欲與爭席恐非野老所堪
然古質今妍各有獨詣未可抹殺前人草創之力
余不工花草畫以意定如此
江南顧大中嘗於南陵巡捕廳子上畫樊川南陵
水面詩意時大中未知名人莫加重後爲客竊去
乃共歎惋余曾見文徵仲畫此詩意題曰吾家有
趙榮祿倣趙伯駒小幅詩法妙絕聞一摹之殊愧

不似今余不復見徵仲筆去二趙可知矣
管夫人墨竹世多有之余見山廬繡佛圖亦工山
水今復見此佛像及小楷皆有法度雖文敏續書
數十行無能逹過也白石翁跋筆法不減浩翁畢
始當作無始或偶然筆誤耳
姚氏月華筆札之暇時及丹青花卉翎毛世所鮮
及嘗爲楊生畫芙蓉約畧濃淡生態逼真然聊復
自娛人不獲多見也

花品從泉香國中來臨風獨笑足令姚魏氣短便
有群芳競妬此品自絕　海棠
趙子固畫水仙欲與楊無咎梅花作敵子固南宋
人周草窓廖瑩中極重其品曾刺舟嚴陵灘下見
新月出水大笑云此文公所謂綠淨不可唾乃我
水仙出現也
昔見周貞前先生小景雲山十幅餘絕類米虎兒
高尚書及是又見行草書不減蘇玉局黃浩翁與
其詩得三絕曾游楚中以一瓣香薦於先生遺愛
祠少時讀先生論數十篇至今不忘如此前輩風
流今日殆盡良可興慨
錢舜舉山水師趙令穰人物師李伯時皆稱具體
趙文敏嘗從之問畫法宋進士不仕元者此卷得
李伯時筆或亦臨本蓋伯時畫阿羅漢粉本流傳
勝國時尚多也
右仇實父臨趙伯駒光武渡河圖眞於李伯時單

騎見虜與陳居中文姬歸漢二圖之間位置古雅
設色妍麗爲近代高手第一
道君皇帝以積墨寫石凡有六品後散文學士卜
米跋於海岳菴中不似人間拘勒法也然石田翁
則云畫石須用綠如寫大山則雋味有味漢陽先
生嗜石不減米顛生平畫石甚多獨此卷悉摹宣
和所藏宣和二生實石皆爲胡騎輦入黃沙白草
此石出漢陽不知傳流幾千百年信乎翰墨之權

眞堪與萬乘埒也

唐李德裕擇天下惟石聚之平泉别墅遺誡后昆曰有以平泉石輕予人者非佳子弟也内一醒酒石尤珍愛之醉則踞焉今漢陽之寶石似不少遜而畫石疑較勝唐詩云寒姿數片奇突兀曾作秋江秋水骨又云雪盡身還瘦雲生勢不孤此頗足以狀石

昔人評石之奇曰透曰漏曰瘦以知畫石之訣亦畫

此矣趙文敏常爲飛白石又常爲卷雲石又爲馬牙拘石此三種足盡石之變孫漢陽推其意爲此册若使米公見堪僕僕下拜

此羅漢畫水王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雲間時筆當爲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駒順風鴻非復晚歲枯木禪也詩文書畫少而工老而淡淡勝工不工亦何能淡東坡云筆勢峥嶸文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也觀此卷者當以意求之

衆生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余以菩薩爲毫生蓋從畫師指頭放光拈筆之時菩薩下生矣佛所云種種意生身我説皆心造以比耶南羽在余齋中寫大阿羅漢余因贈印章曰毫生館 丁南羽白描羅漢

余常與眉公論畫畫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稜鉤角是也暗者如雲横霧塞是也眉公胸中數具一丘壑雖草草潑墨而一種蒼老之氣豈落吳下之

畫師恬俗魔境耶同觀者修微王道人也

余以辛卯之秋游武夷曾爲雲窩二律詩獨未爲圖耳今見遜之此圖追踪子久烟雲奔放林巒深密實爲畫中之詩三十年前眼境重新坐收幔亭奇致數服數服 王遜之接笋峯圖

沈石田每作迂翁畫其師趙同魯見輒呼之曰又過矣又過矣蓋迂翁妙處實不可學啓南力勝於韻故相去猶隔一塵也遜之爲迂翁蕭疎簡貴如

此圖者假令啓南見之當咄咄歎賞

余以丙申冬得黄子久富春大嶺圖卷以丙寅秋得沈啓南倣癡翁富春卷相距三十一年二卷始合初閲白石翁有出藍之能乃多本家筆又雜以米家墨戲其肖似者過半不若遜之此圖氣韻位置遂欲亂真也丁卯夏五日雨窓觀長蘅鑒定因書此以志崇慕

李孝廉長蘅清修素心人也平生交有二孟陽一爲程孟陽善畫一爲鄒孟陽善鑒畫過於程蓋程以能畫故不受法縛而鄒孟陽居六橋三竺湖山間毎長蘅游屐所至必與之俱乘頹然微醉有意放筆時輒以紙墨應無論合作與否收貯如頭目腦髓果有以十五城易者知其必不爲割好也長蘅以山水擅長余所服膺乃其寫生又有別趣如此册者竹石花卉之類無所不備出入宋元逸氣飛動嗟嗟其人千古其技千古而孟陽爲慶卿之漸離其交道亦是千古可傳也

勝國時畫道獨盛於越中若趙吳興黄鶴山樵吳仲圭黄子久其尤卓然者至於今乃有浙畫之目鈍滯山川不少邇來又復鶩而事吳裝亦文沈之賸馥耳伯玉此册行筆破墨種種自超可謂刻俗入雅故當名家伯玉寒士然從項氏兄弟遊多見項子京所藏名畫遂爾有得吾友陳道醇特好之

畫家以神品爲宗極又有以逸品加於神品之上者曰失於自然而後神也此誠篤論恐護短者竄入其中士大夫當窮工極研師友造化能爲摩詰而後爲王洽之潑墨能爲營丘而後爲二米之雲山乃足關畫師之口而供賞音之耳目楊龍友生於貴竹獨破天荒所作台蕩等圖有宋人之骨力去其結有元人之風雅去其佻余許以爲出入巨然惠崇之間觀止矣龍友一日千里春秋甚富春見其止不知分手之後變化若何余書禪室中專

待溪藤一幅與摩詰同供養耳

王摩詰十九賦桃源行潘安仁三十作閑居賦孔彰今年三十為招隱詩志在林泉聲出金石其詩則取材於選格於唐淹有摩詰安仁之長而若置身於輞川莊河陽别業以終老無朝市慕者雖年三十而摩詰安仁晚歲躋踬涉世賦白首同所歸安得含塵綱之句叠分迷悟矣惟是詞之品雖懸畫師之習猶在其山水長卷不免乞靈於右丞然又出入荆關規模董巨細密而不傷骨奔放而不傷韻似未以輞川為竟者他時如常蘇州李聊古之大年詩畫更當何若以此少年之筆為券可也

黄叔明為松雪甥居吳興最近太湖屢游東西洞庭兩山嘗見其谿橋玩月圖又名具區林屋圖摹王右丞石穴嵌空樹枝刻畫為未變唐法也然之精於繪理自出筆意一洗黄鶴老人氣習蒼莽

秀潤君家顧長康真有種耶

李昭道一派為趙伯駒伯驌精工之極又有士氣後人仿之者得其工不能得其雅若元之丁野夫錢舜舉是已蓋五百年而有仇實父在昔文太史亟相推服太史於此一家畫不能不遜仇氏故作以賞鑒增價也實父作畫時耳不聞鼓吹闐駢之聲如隔壁釵釧■顧其術亦近苦矣行年五十方知此一派畫殊不可習譬之禪定積劫方成菩薩非如董巨米三家可一超直入如來地也

古人論畫以取物無疑為一合并十三科全備未能至此范寬山水神品猶借名手為人物故知畫長之難項孔彰此册乃兼美畢臻樹石屋宇花卉人物皆與宋人血戰就中山水又兼元人氣韻雖其天骨自合要亦功力深至所謂士氣作家俱備項子京有此文孫不負好古賞鑒百年食報之勝事矣

吾鄉朱文劉以韜鈐爲冠軍常待詔闕下仰書蘭
自給畫蘭深得文太史風韻今仕於閩獨不見其
寫九節蘭豈懷鄉結夢習此谷中草本耶且閩蘭
以海禁鮮至猶待將軍澄平海寇復還舊觀耳

古人左圖右書自虞舜時已有作繪彰施之論近
代白沙先生尤工畫梅講學家宗玩物喪志語幾
所謂殺風景漢玄水獨取濂洛新安絕句詩寫爲
入景一經點綴便自風流不減輞川龍眠諸名跡

以爲臥游其間無關浴沂悟境有進技者矣余好
古人畫至爲人攀入中山篋不免作此語護短玄
水觀之無俗不真即藝成道或以此有取於余也

吾郡畫家顧仲方中舍最著其游長安四方士大
夫求者填委幾欲作鐵門限以郡之得者如獲拱
璧今原之長公元慶躋其家風有出藍之能又以
精工佐其古雅如王氏之有羲獻奇矣奇矣

書有法帖尚可意求至於畫道必託縑素非木石
雕鐫所能傳者今宋元名筆一幀百金鑒定少訛
輙收贋本而淺學之流朝事執筆夕以自標或曰
此學范闊此學董巨殊可慚惶亦聞王安道之事
乎安道精於醫自謂天下少雙聞秦中有國醫不
遠千里爲之傭僕凡及三年莫窺其際一日忽佐
片言國醫駭之曰子非王安道乎相視而笑安道
遂縱游華山作圖四十幅而歸翰墨之事談何容
易也 林雪畫

歲在巳亥余北歸過汶上時于文定公以東平李
室名道坤者所作山水花卉冊見示託路大夫求
余跋北方畫學自李夫人創發亦書家之有李衛
奇矣奇矣山君花卉幾三十年乃開閨秀之能畫
史者一冊出又嘗著於武林之西湖初爲林天素
繼爲王友雲彼如北宗臥輪仍此如南宗慧能偶
或對境心不起或對境心數起皆菩提增長求汝
人相了不可得然天素秀絕吾見其止雲友澹宕

特饒骨韻假令嗣其才力殆未可量惜其身世猶
遠樹三匝非然明二三君子爲之金湯何自磨礪
作鏡余又惜于東阿雖度外憐才不違見獻花天
女聽其說法與余同耳　林下風蕭

趙承旨畫滚馬管夫人隔垣窺公作滚馬形自此
絕筆蓋傳神之妙能使生馬之神收入筆端杜工
部丹青引所謂花驄却在御榻上圉人太僕皆惆
悵也李伯時畫馬秀鐵訶呵之謂恐串習既久或

墮馬趣則子昂變形羔自可信吾邑顧太學家有
鐵聖繪此八駿圖雖于昂用筆不能辨亦當代一
絕余每勸太學令多繪大士像以助生天作佛之
因正如秀鐵訶說法耳

董北苑惜巨然樹以墨染雲氣有吐吞變滅之勢
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刪其繁複獨畫雲仍用
李將軍鉤筆如伯駒伯驌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
人去取故也

老米畫難於渾厚但用淡墨濃墨潑墨破墨積墨
焦墨盡得之矣

米元暉自題瀟湘圖有詩云山中宰相有仙骨坐
愛嶺頭生白雲壁張此畫定驚倒先請倩人扶着
君朱晦翁又題云閒雲無四時散漫此山谷幸乏
霖雨姿何妨媚幽獨余每有當其語畫成即以題
之庚戌春日寓於德清吳禮部之來青樓收西
湖之勝畫中所得不少余自閩中歸阻雨湖上日

望兩峯如潑墨畫每有所會輒爲拈筆成此長卷
凡半閱月雨霽開始別擕一境不復米氏父子可
伎倆矣因記其歲月於此

長興姚中丞家有黃子久臨蕭寺崖圖昔年曾訪
之如索靖觀碑今猶未盡其法聊以效顰耳

文太史本色畫極類趙承旨第微尖利耳同能不
如獨異無取絕竹似所謂魯男子學柳下惠

吳文仲爲米仲詔畫所藏石一卷仲詔走信三千

里硯余余爲定名曰此洞天靈談也蓋文仲以孫
知微畫火法爲此石傳寫神照而其蜿蜒垂垂者
當作水觀劍峯嶄嶭者當作金觀孤起林立者當
作木觀坡陀平夷者當作土觀宋御氏以石與金
木水火土而六謂石具五行之秀也仲韶所藏有
之矣昔人聞鏡可照二十里許者曰吾面如楪子
大安用是聞硯可呵之出水者曰一文錢一擔木
安用是此雖發於名賢之口未爲篤論物有尤物

如人有異人若夫蘇子瞻之仇池米元章之硯山
可抑其聲價與他山之石等則相取柤圭袞袞足
矣何必阜高將取長矛大戟足矣何必韓白哉豈
直石之不幸而已米蘇二公爲石兄作卞和泣意
不在石也仲韶豈有異耶元章洞天一品石有甘
露降其傍禮部張問於朝今仲韶在輦轂之下大
乙下觀百靈潛衛飫止甘露灑須彌而已 米仲詔奇石圖
畫圖與此卷余見之長安高郵楊州守家正合劍

竒也忽忽三十年又爲新都吳周生所得陳太常
所謂見詩者不能見其圖亦屬缺陷雖然以畫法
論恐右丞之蹟北宋猶如星鳳安能傳至近代絹
素如新哉後人得詩卷而擬作以配者周生可無
遺憾矣 吳周生藏王右丞奕棋圖

中弇山人稿五卷

〔明〕王士驌撰

明萬曆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中弇山人遺稿序

文人之以成一家言命今當世輝暎千古者雖其才實天縱而所以老其才而收其名者亦天成之耳蓋文人往往少年盛氣不耐事筆端即橫溢而多空語無涉世實境非遭患難摧殘寥落之已極然後㪅爲文章一寫胷中之

其才者也必賈誼禰衡楊脩曹植江淹窮而無年而未老其才者斯二者皆天也近代文章家其才大而名尊苞舉廣而雄霸久者無如王司寇元美其少逢家難陸伏累歲卒踰六袞位以座而文集其大成則人不可以無年於文不益信哉中弇山人者則其仲子王房仲也房仲白晳軒

不平不能窮工而極致也然
處人於患難中又往々不耐
憤或鬱々不得意遂自傷
其天年不及老其才竟其
志於文則所傳斷簡殘篇
亦復寥々惟負才觸禍放廢
之後而神情無僇發為文章
愈老愈熟斯可傳已古之
作者如司馬遷韓愈柳宗
元蘇軾所謂窮而有年以老

舉亭々物表氣甚銳而意
甚遠余所見其制義皆絶
去時文之格套而軼羣超乘
間為詩古文司寇每稱之即
起居家牘亦丹鉛賞譽今天
老其才以就何可量實遭摧
折脱身歸里局跡自寬以有
其年從容以著作自娛庸定
說痛江山風物草木蟲魚何所
不供其抽揚窮古極今聖矣僊

佛之所未發稗官百家之未備何者不託其鼓吹其所就又何可量乃盛年一跌并其身而俱盡故篋所藏僅僅止此吁斯亦足悲君之才矣茲刻乃君之門人張子崍等所裒拾以識不忘可謂君家矦芭張子出以示余余感張子之陳誼而重也君之才之年不勝人琴俱亡之慟後之覽者其無以茲集而槩君焉

五

萬曆戊申夏五

太子諭德秀水友人陳懿典撰

陳臣 懿典

青戊

六

遠上寒山石逕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

右高

杜牧之詩

徐有大先正

松谷 笑達

中弇山人稿目録

卷之一

詩

古體

樂府

卷之二

古詩

律詩

春仲同以新五兄酌仲來四六小齋
梅花下湯成四絕
邑從事髙生父七十賀以二絕
酌酒送蔡生
送真州王昇甫亡室游吳學成歸余
就試賦壯之
贈曹林上人
偶讀于鱗先生有連措風塵二字才
戲者聊為解嘲首句用先君子推

李語
簡交人
送杜士良
送定國朱師二首
竹枝詞吳歌也大夫觖其官政成而
君子美之醫生楊某述之以獻丁州
尊
贈妓
附偈一首

卷之三

文

楊氏敦族碑
明故大宗伯潯陽董公元配顧淑人
墓誌銘 代
汪本善行狀 代
勅建徐節婦湯氏祠記
定照庵記
伏牛山飯萬僧緣疏

代載祈嗣疏
薜蘼疏
貽兵備曹公晋廣東左轄序 代
贈州侯丁公考績序 代
贈大中丞蜀趙公赴内
名佐司空序 代
贈常鎮道彭公晋長蘆山東備兵副
鎮序
送李本建先生晋國子助錄序 代

送楚李本建先生國録序

送侯分教先生晉掌太原河曲學

序代

送王申伯歸閩序

送練川刁生薾考序

贈周生序

贈禹平野先生偕元配某孺人七十

序代

壽宮保大司馬楊公八十序代

壽沈憶先封翁七十序代

壽張母劉宜人六十序

壽王母章夫人六十序代

壽韓宗伯七十序代

壽比部某君七十序代

卷之四

文

徐母沈太孺人壽序

壽友人陸孟祥四十序

贈伍孝子父壽序

贈蔡太宜人壽序

水説壽畧川張君

張横渠易説序

初録宋義叙

自選戊己稿叙

四子行素編叙

閱藝隨録二集叙

閱藝隨録十八房選上集叙

閱藝隨録十八房選下集叙

中弇會藝叙

先正宦稿叙

續行素編叙

庚辛程墨選引

辛丑十八房選小引

約言叙

題吴長卿九疑堂草

王昇前稿叙

譚公亮蘊言叙
祭王夫人文
祭王夫人文代
祭洋翁凌尚書文
祭韓宗伯文
祭凌夫人文代
祭周母謙太安人辭
祭族伯母文
祭亡弟逸季文

補曹子念傳王穉登後
虎丘上人三載圓関頌有序
圓覺經十四頌有跋
玄墓寺募緣造鐘文
正統論
趙苞論
達磨贊
自像贊
揭

稟帖
十舞
雜著

卷之五
書
馮開之太史計七首
李本寧太史計四首
顧孟卿司馬計三首
王百穀先生計七首

與友人計五首
王宇泰計三首
殷無美計三首
周章南比部計三首
潘參軍計三首
江大中丞計二首
于中甫計二首
李本建計二首
吳伯霖計二首

陶逸刪
潘氏諸甥
顧五官
李謐
百長輿
瞿二官
錢功甫 計三首
游宗振
潘甥

潘參軍
上侍郎顧充庵
譚公亮
上魯川先生
上朱大理
吝沚司空
黄貞父 計二首
魏甥
翁逆士

屠長卿
楊景園
友人書
華氏二甥
李二酉

中弇山人稿目録卷之五終

鐫中弇山人稿卷之一

吴郡王士驌房仲甫著

詩古體　門人張　峽九服甫校

室有鼠　刺讒也

室有鼠既食我囷復毁我裀驅之濵矣毋逝我
鄰
室有鼠既飲我斝復穿我舍驅之野矣毋宅我
社
毋鄰是迯鄰其於爾憎毋社是憑社其於爾崩

室有鼠三章二章章五句一章章四句

出自北門　叔難也

出自北門車馬斯騫弓矢斯繁獵彼孤鳥縶之
於樊伯氏吹壎其殻則咽叶
出自北門車馬斯馳弓矢斯趯獵彼孤鳥縶之
以愚季氏吹篪其殻則噫

出自北門二章章七句

清露　勞者之歌也

清露湑湑言刈其黍凋凋非鳥来食我稀我
瘠矣爾之茹矣
清露瀼瀼言刈其粱狡狡䖘兎来食我稷我之
瘠矣爾之饗矣
何以祭鳥有客其筥予無惜罰畀其俟予餘紓
何以禦兎有級其𥜥予無惜爾攘其俟予餘養

清露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日之方中　憂時也

日之方中星孛於婁庶民是咻君子是偷誰濟
爲鴆

日之方中星孛于昴叶庶民是尤君子是游誰
適爲謀
瞻彼小星其占曰螯采其藿矣以歌以驅孰予
之倘昌其有瘳
瞻彼小星其占曰緱采其藿矣亦咨亦諏孰予
之鄙庶其有休
謂民則高惟下之悼謂民則𠪚惟上之諶天之
悼兮所可吊也民之諶兮不可瘵也

日之方中三章二章章五句二章章六句

一章章八句

彼狡童兮　悼武也

彼狡童兮莪而弁兮爾服倩兮爾容孌兮惟行之殿惟歸之先

彼狡童兮莪而弁兮爾服絢兮爾容媛兮惟出之言惟入之羨

彼狡童兮莪而弁兮爾服煥兮爾容嬿兮惟歌之選惟彝之賤

彼狡童兮胡匪紼兮而車軼兮爾公爾侯伊其帥兮

彼狡童兮胡匪幗兮而岸幘兮爾公爾侯伊其撫兮

彼狡童兮五章三章章六句　三章章五句

陟陂　畏讒也

陟彼陂兮我馬遲遲豈不爾惟其墻有莢寧無食爾飴

陟彼陂兮我馬抑抑豈不爾憶其室有棘寧無衣爾織

陟彼陂兮我馬迭迭豈不爾因其居有榛寧無與爾親

陟陂三章章五句

六月　自傷也

六月飛霜我心孔傷目之翳矣山澤行令之俯矣惟昔之昂

六月飛霜我心孔傷耳之塞矣宮商同鳴叶令之柔矣惟昔之劉

羨兮菲兮莫予是迷置兮冪兮莫予是栖伊其締兮誰為之觽兮

六月三章章六句

棲之華　有刺也

㲋之華勿剪勿抑言媚其室矧伊稷矣彧奇之棘閑其予恤

㲋之華勿采勿除言媚其妹矧伊稌矣彧奇之蕪閑其予鋤

有草有艸尚或溉之有鳥有鳥尚或睐之爾之妃矣奠之爰矣爾之匹矣莫之揖矣

菴之華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章八句

柳之宛矣　望友也

柳之宛矣風則偃之予之寒矣交則遠之
予之酒矣君子是酩予之扣矣君子是喝予之
谷矣君子是走
其走伊何匪去其節或盈其阜或肆其蹤
昔之行矣先之後之昔之坐矣附之附之昔予
是劉今予是垢
誰謂山高隻屣躡之誰謂河廣寀寀涉之

匪山是崩胡還其轍匪河是決胡焉其楫
鳥之不也亦可誘也交之厚也不可偶也
予之交也予之受也爾之醜也

柳之宛矣八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
一章章三句

呉風壽呉母徐太孺人　有序

王子曰國之有風也自閨門之化始也太
孺人育于徐呉人也婦于呉呉人也宜室
宜家有子有孫人咸頌之頌之者呉人也
姻婭之末是訓是行可被諸聲歌焉採之
者呉人也故稱呉風而歌以侑觴焉

涇之水○叙德也太孺人善為女善為婦
而君子美之也

涇之水其流滑長養其祥育德于徐允也淑人
女範兮有譽
涇之水其流濡受茲介福作嬪于呉允也淑人
嬪訓兮有字

涇之水二章章六句

陌有桑○紀盛也太孺人歸呉克脩厥德
而内外紀之也

陌有桑采之盈筐淑儀不愆爰執箕箒曰宜爾
父母是先是後
陌有桑采之盈筐令問不違爰脩脯膳曰宜爾
子孫是厚是惇
陌有桑采之盈筐淑令孔彰爰鼓琴瑟曰宜爾
室家以寧以謐

陌有桑三章章六句

伊彼陵兮匪其增矣伊彼陵兮匪其崩矣矧伊
人矣若或憑之矧伊人矣若或秉之
伊其憑之日月優游伊其秉之天地遐脩保祐
命之誰遣為儔吉覆綏之永宇于休
彼碩人兮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我有嘉賓○宴會之詩也令子能娛其親
且醇客而樂之也故采之以
亂馬
我有嘉賓連馬彭彭越既至止吹笙鼓簧樂只

君子視[illegible] 壽考不忘
我有嘉賓玉珮調調越既宴止伐鼓鳴鐘
君子德客孔昭壽考不忘
我有嘉賓三章章七句

樂府

秋胡行

日月晦冥聖人難為親日月晦冥聖人難為親
在昔盛世三恪咸賓惟殷有子惟周有臣泳言
是危匪云弗仁歌以言之聖人難為親
世道崎嶇君子難為容世道崎嶇君子難為容
秦關六國合橫離從瞻彼楚庭野草丰茸原既
放逐亦復傾宗歌以言之君子難為容
雲霧既收賢者易為功雲霧既收賢者易為功

田叔奉使溫如春風延焚獄詞梁王是庸詩亦
有云他石可攻歌以言之賢者易為功
大德可思小怨何易忘大德可思小怨何易忘
晉文輟沐呂郤以喪失纓楚士寔翼莊王我之
厚矣民胡不襄歌以言之小怨何易忘
冥心任運九州皆可居冥心任運九州皆可居
遽廬天地常遊化胥我師蒙叟蒙叟師摶三代
斯民共誰毀譽歌以言之九州皆可居
白日不遠王喬亦易招白日不遠王喬亦易招

我思真人来自烟霄食我瓊蕊娱我雲韶携手長嘯隨風遠翻歌以言之王喬亦易招

野田黄雀行上江明府

九月禾黍熟野田黄雀肥飲啄聊自適莽倉東西飛 一解

東郭饒鷹鸇西郭饒網羅網羅猶自可鷹鸇行擊我旁有弘農君依々自相顧 二解

何以解網羅爲我驅其囮何以衛鷹鸇置我笥間 三解

荆棘日以踈羽毛日以長豈不願乘風恩深未忍翔徘徊簾幕側雙環先榮光望々辭故里高飛畏履霜 四解

寄言見摶者旦暮空忓紆施德一何賢施怨一何愚我歌黄雀行千載以無渝 五解

善哉行

樂日以短悲日以長今夕何夕胡不舉觴 一解

麗畢之月霖雨其滂嗟兹下民悲彼蒼々 二解

修惡匪替脩德匪慶鄒人之子栖畏扵匡 三解

亦有僉壬珮環趨蹌用之誰行舍之誰藏 四解

無易爾行患集於衆無易爾言耳附於墻 五解

瓊芝可食玉液可漿逝者莫追惜此餘光 六解

西門行

出西門車翩々及時不飲酒陵谷易遷 一解

飲酒飲酒常嗚然何能爲人驅馳手足胝胼 二解

歌韓秦舞趙燕落日不肯待聖賢相周旋 三解

明晨復携友連鑣聽啼鴂爾聞鴂聲可嘗管弦鵑死啼一何不憐 四解

野人春來莫問年醒則步兮酣則眠野人春來莫問年醒則步兮酣則眠 五解

但恨生前飲酒猶未足寧必作老蠹魚臥屋庭而仰看青天文章身後事徒供達者涎 六解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河魚共悲悒非是泣枯魚行々畏相及

其二

枯魚過河泣轍魚慶烁霄爲語天將寒能得幾時濕

傷歌行

青月蕭關庭霜空寒鴈高耿耿不成眠停徙步
亭亭[illegible][illegible]杵聲絶惟聞孤婦號借問何再悲夫
婿戍[illegible][illegible]憶昔垂別時為郎製征袍有針手自
縫有綫手自綫傳言胡地冷素錦重緩緜徘徊
不忍別相對泣蕭騷同伍入門來吽聲何喧囂
[illegible][illegible]戀棲棲前驅遠旌旆望望分手去憂心流
水洛昨暮誰家子錦衣恣遊敖出户遥相訊云
[illegible]行兵曹陰山已喪師義士卧蓬蒿大帥饒智
計緊陷哭腥臊議定誇劉敬功成笑魏毛歸來

報天子燕然勿矢橐聖朝懋恩賚士卒沐餘膏
塞下增銀幣內府賜金刀生者懸魚袋沒者飽
[illegible]增一哭萬家泣何勞死後褒

豔歌何嘗行

關關黃鳥鳴翅在高樹顛三三兩兩共關嫘娟
誰家年少怒馬調弓弦發矢落晨星揚鞭逐晚
烟飄颻欲孤征同巢心自憐徘徊還相呼連
[illegible]不前欲來爭[illegible]避憂不爭棄捐寄語雙棲
恩愛空卷卷今日樂相樂萬歲期延年

放歌行

生不必上玉堂死不必歸故鄉造化作卷舒吾
師以行藏乾坤匪易位唐虞自粃糠安了千年
世遊心駕羲皇飲河止滿腹何事遊滄浪五[illegible]
披羊裘寧思佩金璫促步田野間許卑已入芒
耳熱歌擊缶恍如聽笙簧點點流螢來延與月
爭光我自實燕礪爾自貴琳瑯笑傲入山林落
日正蒼茫遥看牡印道牛羊空成行

析楊柳行

玄〻彰其威予奪〻何公取言失宰予聖聽豈
不聰 一解 四岳咸薦鯀靜言違治洪衆乱崇伯
子辭家終厥功 二解 屈子彝汨羅賢士一何窮
懷王死秦地猶不悟原忠至德稱周文見囚在
侯崇 三解 片雲起西山白日為之朦洛陽悲賈
誼會稽羨梁鴻 四解

君子行

莫貪君子歡莫受小人難君子防患躁不散小
人殘喪師在岸歎得士過壺餐消〻不止流歲

月成湯汗傾蓋巳知交談笑與我端文會鳴朝
陰鷗梟怒眼看燕勝和陽貨聖人迷自覺

鴻歌行

生世胡不辰雖有騏驥不逢皐歎韋甫遺越斷
髮文身栖栖魯衛再窮問津臨河長嘆車聲空
轔 一解 逃名者善賤好名者貪飢全吾真我思
古人恥為周民行歌采薇以槁其身亦有義氏
鷹揚渭濱 二解 楚工寶夜光璧入寶珉不易所
珍鼎俎非自負誰識有華良醫折肱莫如治手

龜時哉時哉惟日飲醇 三解 徬徨欲何之自惜
其頸東行西輪為嬰兒所弄或起或躓廣設城
郭遍樹荊榛瞻彼纍纍賢聖成塵 四解 且師儀
狄擊壤奏鈞左姬趙右姬秦不問春秋寧識亨
丞流水盈川落花沾土駕飛轍逐兩丸分餘光
向蒼旻寄身朝菌笑彼大椿造化變遷為樂聚
循

怨詩行

無才衆咸棄有才自難容歎處季孟間無着以
為宗虛冊聊不繫所慕在赤松我思父與子仗
劍稱晉共我思君與臣白首功未封我思兄與
弟斗粟寧堪舂大信豈忘約朝橫且暮艇至仁
匪無恩相親復相訟所以東陵子辭世甘為農
我歌竟此曲情深歌巳慵今日暫相樂別後勿
相逢

猛虎行

鄰富室不必肥任空谷不必饑偕虎巢空谷猶
勝鄰家宿

其二

愛不必美如姝怒不必醜如嫫嫫母自相親姝
女向外人

同聲歌

春日倉庚鳴相呼兩關關有女字楚雲自言任
巫山少小性嬌逸蕭蕭任踈頑君家陽臺側絲
蘿下相攀繫君紅羅襦佩君雙玉環十五入君
門始知為婦艱顰笑不敢專時時視君顏知君
賤麗色朱黛久成殺知君賤艷服衣袂多素間

鎸中弇山人稿卷之二

吴郡王士驌房仲甫著
門人張　崃九服甫校

古詩部

鳳凰篇上王相公

庭種雙梧桐鳳凰止其翼鷹鸇方肆威含光卿自匿南山有玄鳥遠来共馮翊朝出𣪍相和暮歸栖相淂偃仰塵世外迦陵若可即陽和忽云動鷙禽驕已華文德不終藏時為聖治𩠐羽儀向天逵山林盡改色天子為紀元公卿為上食簫韶舜虞庭功成思化域顧言念玄鳥舊巢洧荆棘深林梧葉凋惟餘三弱息大者羽毛就飛飛傍岩側小者尚咻啁野田飽禾稷中者獨𣱼苦舉翅已傾仆西家張罘罳東家調弓弋唧唧向我鳴中心愴然惻悽之以餘枝食之以餘穡毋令狂接輿慷慨歌鳳德

驥子篇上韓太史

日暮天氣佳牛羊闘平壤駑駟怯高岡篤𨒅未能上導者扣唧勒尾者縱箠杖朝飡一束蒭夕飽數莖莽荆棘薦霜露芊草續炊[illegible]行嘶嘶僅餘響道遇九方氏下車長[illegible]何足頋為言出駿駔爾父連金埒而子[illegible]相將解其縛易以駗一兩回首故危途落露正恍恍愛駿買其驚高情動人仰

雙鯉篇

望望東流水悠悠雙鯉魚問君何所寄一紙解圜書君子惜犨咲世人借毀譽鷹隼挾霜威睊視鵷鶵骨肉飽腸胃羽毛委泥塗春風布陽氣鳩目良已渝客從遠方来為我剖其符明命久不刊微言乃成誣寄𣪍謝雙鯉浮沈聊自娱

六君篇

足不出城市秉名不礙[illegible]人啇争言造化巧才嗟我不材何為爾自疑得附當門鈕自斷稱弇州子弇州先生觧生計蹊邊手植[illegible]年少那惜借餘光轍魚盡飽江湖水一朝零[illegible]歸山隧岐路鬚眉看自異遺名衆所争遺孫𥿻所棄挠法詭云無此心酷吏應須肉為餌滌倒

向人誰解騶虞有六君敦古義六君者誰非其位共吹清風滅炎熾交情不接杯酒歡意托不惜身名累原鳥乘風飛翩翩平兮隊兮代相推背為人所棄今為人所憐素者日以遠憐者日以新乞得一枕聊安眠我歌高歌六君篇欲歌不歌意茫然生乎何物寸心是千古長懸碧落天

韓宗伯世能

韓公廟廊姿綽有通人度緬懷老氏術履道守眞素典禮偶未安一去期主悟萬卧吳山顛二號安所慕鴻飛自冥冥寄心謝塵務以我托葭莩皇皇勤左顧不恤諛夫口危途逝川赴片言迴春光密語白日吐䃃砆何足珍毋乃為門祚

御息中所私知者惭其所

顧馬門養謙

還庭羽書急天地盈風塵桓桓廣陵公傾朝推虎臣驅車方西邁走馬忽東巡籌虜得上策受鉞軍威新拮据戎足門頻首思所親千里解圍

章空飛下青旻語深室合離罪重豈屈伸胡凡不厭躁相援不厭頻遇會自有時交情自有眞所以公升論去去復何陳

馮司成夢禎

携李文章藪高公淵大都羇接侍從臣俯仰異時趨托寄邀以遠黽勉師世儒置身意夷間素節了不渝任眞每獨往夫豈畏若濡一官仍避地雅意良可孚洒淒急故知昌言極窮孤俗倫感慨興交淡任榮枯談笑激清風私心溥東吳

寄言廷尉客削迹亦為徒

沈選部昌期

神皇示明聖吏權日以削爰求徵罪行所志在龍蠖溫顏接童豎勁節覩林壑惟餘徑寸心宿昔保然諾余生幸同閈交情極寥落豈意悲悴姿膺此根株托正論犯波流淺㝱源風薄三復披枝言九哀如可作似聞朝山望不守東山約泛泛鮮所歸就君乞終泊

江明府盈科

朱門開舉足還自疑倚徙尚不前閽人已見嗔公子方宴客珠履正纍纍車馬宿未通寠行迺何為自詭稱故人謁刺始一聲奚奴出馮陵但去不復吾一刺公子怒閽人弟受笞公子多積金庫藏皆珍奇祇供貴人麾不為貧兒施公子出穀伎妙舞自傲傲祇供貴人歡不許貧兒窺公子委粟帛四出求其雌祇供貴人徵不問貧兒隨賣槳豈上客平原故弘規為汰須及府柴華恐易衰

贈婦詩 計四首

春風落蔚花飛之墜籓幌予生胡不辰黙黙沾塵壤憶母長訣時孤兒未離襁形影自知憐朝夕多流涕之子既于婦卧起始成兩明智常履屯幽情堪晤賞鷯鳥方雙栖山林寄偃仰豈塵呼喔間遂爾罹羅網去去不復陳衣縠紛紛響 右叙離

其二

空谷生幽蘭其長尺有咫採之不盈㴩含情遊羅綺散朗王夫人神情都歆似挾劍辭故城車行一何駛玄語深悲歌離悉托清徵惟予嬰禍惟爾謙簪珥婉婉侍病姑為婦復為子英英立門户我在不得爾永夜未成眠披衣誦女史頎峽空谷蘭長嘆難自止 右述賢

其三

別日一何易會日一何難炑風送歸鴈傳予尚盤桓疾棹寄征衣幽州時已寒兩槳不能飛皇恩徒自寬咫尺更千里嶺屼阻關干空来復空返流水長淼漫慘澹閑雲夕徬彿面相看有淚滴唾壺應已盡成丹 右傷別

其四

我娓梁夫子倫然隱會稽携婦理田疇微雨足春犂感子性玄邈時歘托岩棲放棹入武陵為洋已復迷言歸懋城郭徘徊滄斐萋愛此徑寸陰而悲四郊羃蜘蹋羈紲間蹇蹇不成嘶矯首望雲路何時凌丹梯為待金雞躍相與開刀圭 右言志

贈江虛上人

天地有閑日獨歸瞿曇氏天地有閑人我[illegible]
虛子妙解契玄宗高情謙金紫禮佛誦梵音澄
花蔚蘭芷来客分餘鉢同参[illegible]緇雁道心對流
光禪臘隨長晷不問非昔非安知是今是笑彼
趍名者冏冏若趍市乞以臙餅枝為洒清涼水
相將入化城千生悟無始

寄屠長卿

之子念明蘂昔在吳江濱落落杯酒閒悠悠情
所親飄風從東来吹我時沾墐豈不恤春姿野蒿

自成茵離披委路隅我生胡匪辰白日下高春
窓前草燐燐咄嗟天地閒蝍蠋多苦辛顒首遥
相望明德崇烁旻托根既云齊霜露寧非均何
以慰遠思相將採白蘋採蘋須及時風波愁殺
人

初出海遇逋風返棹

扁舟横大江孤帆帶雲縹[illegible]影鏡中懸長流澂
清嘯南風微不競倏忽已[illegible]棹空指数峯青殘
霞下夕照来去自無心吾生寄漁釣

泊舟江滸步入僧室

結廬白雲外蕭然匪人境微風自南来日[illegible]
幡影夾道種長松小樓蔭銀杏片帆杳鄉關坐
久神逾静遥聞鍾磬發倚檻叢深省

留宿僧室晨起視雲色

月色臨丹宇清光滿高樓山僧供野蔬杯酒若
為酬一榻當風懸身世邈以遒鍾響出翠微曙
景起村謳凌空聊遲望佳氣鬱滄洲

別僧人入舟舉帆直指

津吏向途迎上客須明發行行辭上林来往[illegible]
人窻風勁舟逾迅片帆度趍忽浮雲淡白日烏
嶼時出沒余亦浮沉者那能不驚骨

海船抵岸步入通天門

舟行一何駛倏忽度滄洲安步向城隅俯視大
江流微風生夕波故邑天際浮居者日以行行
者日以休我思凌長空中有白玉楼

夜聽張生彈琵琶

卧病人事罕携樽舉三爵野色夜雲生孤峯闃

寄峭眺吹横南来遺音遠天嘹下右知音[illegible]
鼓乃清妙為寫明君詞皛皛月空照君意在[illegible]
山慚予匪同調曲終情自邀倚床理長嘯翅[illegible]
望東鄰歌笑聊相吊

古意

結交不在客嬌客會尚老結交不在心真心那
能保江上芙蓉花相看揺㛑草

其二

君心莫若山高山有時崩君心莫若海滄海還

成陵意氣結所私誰能辨淄澠

與友人夜過小飲有作

中歲寄心遠嬾併已成痼摠當午高眠起来白
日暮散髮咏凉天廣庭聊客歩良友四五人悠
然愜情素洗盞隨分酌坐久下清露斜月掛墻
頭銀河席間度俏行衆所指榮名道所惡却笑
行吟者毋乃為身誤

自言

素心與世違事事俱成錯俯仰天地間一枝[illegible]

世抱生計抱蕭儉雅韻在廣莫蓬蒿剪復長野
蔓屋且落嬾病遠車馬饑腸飽藜藿架書滿床
頭生平醉糟粕有酒故自佳無酒亦宜惡雞靡
中散琴自饒隱居藥對局了不諍忘機下烏鵲
忽聞鄰叟言少小重然諾

秣陵王孟起埜其友歌以美之

秦淮之月水上浮朱生一華冊青牧一朝醉死
金陵遊交情眼底空悠悠王孫意氣渡千林念
彼泉下心懷憂何以衣之鷫鸘裘何以束之白

玉鉤誰為道路阻且修片帆東来下石頭吴王
宮裏狐鼠留處士墳前松栢稠有家不必歸故
州有身不必問故丘擬向朱門謁五侯不如片
語王孫投吳兒腸薄盈戈矛為君慷慨歌齊謳
嗚呼高誼誰為儺春風吹嘘廻冥幽生乎寸心
寄觴幬明月常照鸚鵡洲

渡海易為顧卿世叔賦

朝渡海暮渡海鏡水長空歌款乃罔道易罔
難反覆人情善[illegible]留[illegible]崇明德[illegible]

閼少雄色有時鳥雀不敢度有時車馬來相逼
於今京海滿妖氛中有人兮臥白雲日月近涉
波上下乾坤遥向浪間分漢主臨軒思聖哲徵
書欲[illegible]陰山雪鐵騎晨風塞壘空胡笳夜雨邊
聲咽一戰虜塵靜再鼓狼煙滅歸未報
天子功成身已潔不道遼陽未解兵留作江南
萬里城夷中船主知姓名水底魚龍解送迎清
溟漁艇浮家宅急棹樓船舞旆旌嗟余此生塵
不偶潦倒驚惭弇州後骨痴猶自畏人憐輕舩

偏向洪波走西來紫氣尚憑陵溦藏一劍千兮
斗我歌問君飲君酒成敗雖關天地心[illegible]
呼明公手鯨鯢吞吐無不有濯足滄浪[illegible]

初度放歌

王生王生三十一生匪晨兮逢夏日家貧無印
金巨羅揮汗湯驅銀不律憶昔少年遊俠場月
明歌吹出吳閶泺醉夜叩[illegible]陵市曉來[illegible]
明光黑頭欲奪鳳凰池烏衣肯坐尚書郎一朝
失意家仍破行伴豺狼日高[illegible]

公發傷白眼私相賀自憐且長戈矛裹幾度啣
恨身不死風波欲盡秋水乎短髮聊蕭掛入齒
[illegible]把臂還堪入騣其泣者何嗟及意氣那從
[illegible]酒生功名恥向刀頭立有時自笑且自歌徘
徊起舞彩婆娑來日苦短去苦多曷不飲兮歎
奈何

崇義堂歌為侍萱張君有序

余坐法見羈學水老人時時過相慰藉
因談次盛誇其友張君侍萱之賢幾與

古人相上下余徵其行迺出所藏有大
篆文曰崇義則張君以顏其堂者也其
名則尊
天子所命也其字則周公瑕先生筆也有墨冊
一則張君傳也其文則徐太史公檢菴
韓太史公敬堂而章生仲玉勒之石以
不朽者也有名公所作贊數紙則皆為
張君頌德而侈其事者也余少且不解
文何敢繼諸公後惟是好德之念不能

巳已迎為崇義歌以贈之

世人好損不好盈富則濁兮貪婦[illegible]若予有富
亦有貧豈獨貧者全吾真君不見西京[illegible]于張
行登沈箕施德不欲言非緣性解子母法誠是
上善[illegible]其源散錢逐水流高誼薄雲屯修行走
公辨歌春動
前閭温温笑語自天來軒軒車馬喧衢門我歎
何人兮金玉滿都市一朝零落斯已矣慱得污
名揖人齒我歎貧先生釜甑畫成塵為癖辭却

九百粟鄰里鄉黨恩不沃誰知今日暮朱家新
活千人暮未足過君崇義里荆榛滿目成花苔
登君崇義堂鷹鸇歛翼化鳳凰我歌就君[illegible]
居願以千萬百萬卜鄰宅

杏花春雨歌題圖後贈古閩世醫盧[illegible]

南國南國風光早正月杏花飛滿道馬蹄亂[illegible]
城東陌金搗玉掌相傾倒千枝萬株參差開千
點萬點春雨來落花帶[illegible]已更好漸看綠[illegible]一株
許草惜花憶汙種花人[illegible]居楚越名在秦花[illegible]
花落成千古雨雨風風幾度春

瀛洲歌送徐二入燕

古言天地常向東南傾我言自有千山萬山相
支撐就中瀛洲更奇絕嵯峨欲補天地缺乾風
吹我入青雲上有神仙鳴玉玦為言龍伯一釣
連六鼇冊室忽就流水飄我昔乘龍向天訴上
帝聞之亦震怒昔何仰兮今何俯朝失權兮夕
為虜金符王簡空中飛爭看瓊琭甘露歷亂垂
瑤臺縹緲烟霞裏青天白日常如此龍伯安在

哉生今猶識神仙址闘君馬頭漸向西北道回
首東南風景依然好海濱春色偏不到中有人
兮尚潦倒嗚呼長歌送君兮青山老

紀遼東 四首

邊城月出角聲高春寒上錦袍一箭新傳試寶
刀走馬過臨洮

其二

二月旌旗出塞飛草色映戎衣天涯落月下重
圍前軍夜未歸

其三

大將登壇師奇鼓鼙朔氣動鯨鯢遼陽城外東雲

依舊烏蹄踏作泥

其四

太白旦一高遼海傍突騎下漁陽靜掃胡塵一劍

先學公第六郎

河魨謠

河魨貴貴于石東家西家爭會客河魨賤賤之

斗主人客人齊袖手世人好貴不好賤不看人

心看人面人面猶自可河魨能殺我吳兒吳兒

且莫譁江頭蘆荻行將花

其二

買河魨買得雄杯盤恒苦空買河魨買得雌

箸恒惡遲但教遲兮莫教遲不苦客人便苦儀

會買西施乳十千却是壽落百斛酒酬將自

說雌雄狼食那辨分皮同君不見買者飽

賣者飢欲死飽欲死莫惜臨飢欲死不入市

律詩

送徐文仲計偕北上

我有一樽酒送君千里行輕雲山色暮片月故

人情古道時驅馬上苑歆聞鶯獻策承明後春

風滿洛城

顧司馬座中贈羅山人子明

羨爾文章伯凄其大海濱一樽餘意氣雙屐厭

風塵貧病歸疑客詩名老借人長裾還可待天

子重元臣

午酹過李本建潘景升舟中同賦六韻

暮水連天碧雙星落上都雄心驚歲月客思滿

江湖吏隱還浮湛詩名定有無談深留去鷁坐

久下飢烏冠蓋遥分楚文章遠借吳碩言寡蓄

者相對盡胡盧

送王百穀入越謁故相袁公墓

落日平原騎蕭蕭擬報恩風塵堪自老故國幾

人存事業終歸土文章半在門松楸應有淚桃

李欲無言古渡心千折荒村酒一尊會昌泉石

好若箇盡銷魂

集送張伯夜遊燕得天字一律

送爾難為别交情袵自憐車塵芳草外杯酒彰門前客思滄江遠雄心落日懸論詩看白眼脫劍倚青天我夢三關道君歌六月篇風烟高晚角意氣着先鞭大將初驕虜書生摠事邉看來樽欲盡一鴈渡居延

劇談石司馬事有感

宿昔經綸志蹉跎素節違時危明主重坐起衆心歸關塞驅征馬乾坤動殺機嘯談銷壯氣羽檄羅重圍憂國心仍誤容才事已非偏收羈虜策不問破羌功少府空金帛天驕飽脆肥一官君寵固先跡舊恩希道與身俱繆名兼古共違盈庭公議薄絶漠奏章飛草色凌衆髮幽光上賜衣孤忠何所道千古絶音徽

王申伯歸既贈以數言而意猶未已也伏枕欲絶且謳且歌載得兒字韻之成律情見乎辭矣

申伯才名世間奇偶從天外尋華蘼寸心不托彼其子丈室堪容㝠馨兒何以贈之三秋賦慨其嘆矣六月馳執盃遙望意欲盡殘虹千尺駕前堤

其二

離歌初唱不勝悲況復傳經異昔時無恙雲山千里夢似怨霜鷄九烌期君疑何處驕荀奕我欲逢人說項斯幾醉清言當鼓吹任教闕越咲吳兎

偶成

幽居六月試秋衣傲殺當年燕子磯畏看西鄰荷漸老欣傳北舍稻初肥文從賣處知名賤身向閑時覺道非我欲長歌山色裏鍾聲遠帶夕陽微

其二

文章萬古道應微試學隨緣事事非夢到酣時仍說夢機須忘盡始知機家山作客誰青眼湖海逢人便赭衣憶得春風無限淚桃花原上鶺鴒肥

其三

十年淪落意蕭騷臭詩閑愁付爾曹世上風波
難白老眼前詩酒不成豪貧疎過客羞言謝賤
少浮名擬作逃剪却長空霜外翼故教野鳥笑
鳩巢

其四

一搏窮〻爲誰開總着逢人便自哀波世初深
充隱去爭名欲近入山來水涯作聖還成諍鷗
鳥無心祗浪猜坐上風塵緣對客何如高臥綠
雲苔

喜仲弟鄉薦渴珂宇

秋風一夜度鳴珂聞道中郎佩錦羅當年綠簡
予先謝舊日青氊仲執多吳地月明千里淚燕
山霜落萬家歌楚囚對飲誇門第數盞村醪已
半酡

春日園居　園據城中最勝處太史韓公
所假也

春色先歸野樹邊當壚稱子正高眠餘生自笑
青雲志落日狂歌白雪篇地僻偏宜招隱士時
高不問買山錢鄰家車騎空游冶寥落楊雄欲
草玄

以新五兄赴他宴遲西山梅花約賦此促
之

坐看春歸又幾旬西來爽氣鬬嶙峋無邊池草
都成夢不盡巖花半作茵白眼也知酩醉客青
山何意失騷人畫橋小艇渾無恙莫道婆娑畏
問津

贈張成叔

風指於今幾舊游知君搖落薊門秋風塵到處
誰青眼湖海逢人總白頭自許酬恩三獻策不
妨扶醉一登樓中原底事堪回首月滿江南張
翰舟

贈吳澤甫

雲橫秦嶺舊關河幾處風烟鬢巳皤把筆青山
堪自醉携琴流水若爲歌愁來作客乾坤小老
去逢人意氣多莫道壯遊消不盡知君曾度白

狼河

贈程仲權

與君相見即相傾握手詞壇舊有盟日下京
同病色雲高大陸異時情長途莫許詩囊費短
褐行誇酒債輕無奈故人憔悴盡烌風沙盡闔
閶城

楊都閫奉

詔募船功成賀以一律

樓船使者檄初傳幾片征帆畫月懸虎踞金陵

雄氣色龍蟠滄海破風烟還疑老將多奇計不
閫司農惜俸錢聖主即今勤左顧可容一借薊
門天

贈潘景升

憶昔雙鞴走帝都愁來天地一身孤含珠夜月
還辭楚掛劍春風欲到吳千里故人看聚散十
年宿草自榮枯平泉水石應無恙別有當壚酒
勝沽

雨夜同李本建潘景升小飲張幼于齊頭

贈以一律

先生高卧綠蘿烟屈指風塵幾十年素學季〻
延醉客輕袍冉冉美新泉談心共語文章並工
首還驚日月偏列卯杜門空有鍈諸生分俸慳
無錢甕頭酒熟黃昏雨林外歌殘碧暮天為道
王孫饒勝事可容分賦麗人篇

絕句

久候海口潘將軍二首

淮陽堪卧治況復是邊城細柳營添夜時聞鼓

吹聲

其二

東海烽烟息高城下夕陽行人聊借問長卧夜
郎王

有約不至二首

靜夜來遠聲清歌為誰發遥憶長門裏立盡堦
前月

其二

美人期何許春花冷玉顏不忍開簾看。霜月落

空庵

淚海慰盃御世叔所携只四種一先集一
新茶一家釀一扇詩不勝聊荷各佶以絕
句

携来億萬字字字凌長空海神應未識不遣石
尤風

右先集

春來茶始芽板折盈纖手啣盃問儈兒還甘酪
奴否

右新茶

江南賣酒舡風吹向江　月滿千山征人去
不息

右家釀

裁詩白團扇顏郎遮妾面非復舊時容羞與郎
相見

右扇詩

野望

遠樹含春色還應引故鄉自憐明鏡裏偏帶

倚霜

有寄二首

欲向愁中老吳兒解笑歌莫驚春色晚早已別
時多

其二

愁来強作歌愁多不成語為問故園梅含愁開
幾許

讀公亮稿二首

忘情何所思有情應共悲長歌倚寒月疑是淚

經時

其二

心事酒盃中家山明月裏潦倒覓知音含情託
流水

尋公亮不遇二首

細雨前溪急牛羊空下來遥憐新人態不為故
人開

其二

主人外長客客行皆不待明月弄歸舟空餘白

集在

偶過徐汝藴二首

山對幽篁粟談深問主人寸心千古事落日在

山彈

其二

獨坐夕陽外孤舟應未還相思〻不意歸夢[illegible]

青山

簡伯珪乞小喬

十五正韶華朝来巴破瓜侯門彈鋏者猶似說

無家

訝張子不至

草色夕陽裏春雲飛遠空逢人聊借問幾許居

尤風

雜詠

梅雨初晴後卧石聽泉流歸心將落日共寄遠

山頭

春仲同以新〻元酌仲来回丈小齋梅花

下陽成四絶

偶來花下坐客到不知迎何事須相告喚[illegible]

姓名

其二

東鄰上亞樓青山來入牖持盃傲主人青山在

吾手

其三

東風拂席過花逐酒盃飛争持花作籌誰復問

春歸

其四

年少解酣呼婆娑自一曳墻外度歌聲吹醒花

前酒

邑從事高生父七十賀以二絶

佳兒捧自老挙觴向翁壽春風早度簾吹醒醉

翁酒

其二

盈〻府中趨襢〻庭前稱賀客盡忘歸酒籌遙

不數

酌酒送蔡生

君自遠鶯啼初度闔閭城

其二

遮莫厭成箏遠遊春風無賴又歸舟途入湯洒
吳門淚為說王孫不解愁

竹枝詞吳歌也大夫能其官政成而君子
美之醫生楊某述之以獻丁州尊

風塵天地滿兵戎大海東來百雉雄遮莫江
十萬戶竹枝處處起春風

其二

車馬翩翩自昔時于今憔悴捷鞭遲排衙欲罷
渾無事取看兒童舞竹枝

其三

晴宜花實雨宜禾太守親看賽社過莫怪田家
饒樂事醉來看和竹枝歌

其四

謗道河陽樹樹花爭如婁子遍桑麻使君自課
催科拙日落城頭未放衙

其五

竹馬騎來解送迎漢廷誰右使君名龔黃莫道
袁雲度留住江南萬里城

贈妓

樓舡月色夜如霜一曲清歌趙五郎貪聽覓儂
第三柏不知行色在吳閶

偈附

宗師立法最高玄不出西方淨土間欲知念上
相枯者即是池中九品蓮

中弇山人稿卷之二終

爾後人咸正罔鈌咨爾造基之始厥惟艱哉爾
二三兄弟寔維一人親之弗恤罔其於予恤爾
其懲而毖後患一人是視衍先祀於勿替伊則
福汝否則厥行獨否則厥心遠伊則不福汝畢
反爵歌闋復於堂受胙享餕予陪位卒事就寢
耄言曰都德徵善咸罔不善德徵鹵睽罔不
鹵思汝厥先貽謀逌藏以勸於汝數世益光其
用弗革善承先業不大敗於道以興戎心維厥
哲嗣肯堂肯搆惴惴小心若臨於谷惟渙之是

虞用集群薰享於先祀事有虔致言有恪匪惟
爾宗良寔逌世師維天之祉其集於揚予謬齒
於賓與將典禮局以揚休命維追先之德成爾
之志割牲於神歷血於祗執耳以相周旋永申
誓辭毋以貴淩賤毋以賤害貴毋以富傲貧毋
以貧忮富毋以大泄小毋以小加大毋以尊難
卑毋以卑敵尊毋以親辟疏毋以疏間親毋以
貳故抗毋以參故向同德度義胥悉於逌心樂
不覲厥成者罰無赦吳德胥行胥悉於逌心坐
覲厥　者罰無赦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資尸相
籍不在　者若者罰無赦曲而內犯者懲之曲而
外犯者私之直而弗避於內者和之直而弗避
于外者翼之不禦侮若者罰無赦厥行修以帥
其或不修厥家立以輔其或不立肆予與汝對
揚爾祖之明訓尚其毋失德於以永世罔[illegible]
曰欽哉維余祖之靈不終遺小子賜承有[illegible]
徽子嘉言胡以徵先德敬藉成于子以終明訓
以淑我子若孫予曰俞欽哉庚其誌之眷念之

無斁

明故大宗伯潯陽董公元配顧淑人墓誌
銘　代

蓋顧淑人之歿也二十餘載而始獲安其宅[illegible]
其始塋葛山也以壙石裂弗克葬改卜青芝[illegible]
矣而以十日竣事嚴弗克誌且銘[illegible]
今大宗伯公歿矣其孫儀部君始[illegible]
草而泣於予之廬以通家子誼見屬予[illegible]
然托先太夫人之戚而義不[illegible]辭也

之拔行實淑人顧氏世為韶於潽潍至大王父
餘干彖以贄故踰百年而煙於處士君始任之
其執德秉志行義不顧有足多者而淑人寔其
仲女也以故稔其教服其則抗其法於昆弟而
明識好修幾與顧氏之賢子姓埒至是而處士
涓之鍾念淑人者可知也然淑人方且痛其母
丘之早逝而弗逮事也蔬糲是甘布素是御而
非躬所蠶所製者卻弗進也博綜女紅靡所不
辭而其治箴繡理絲枲自課尤苦處士君或勞

之輒曰女日夜失母儀之是虞而敢不自力也
則其識婦道馭內政素習固然而以之佐大宗
伯公也軋機杼聲以續伊吾而勵之讀[illegible]
利以饒資斧而助之賢設訓督法以主[illegible]
傳之理緯如矣旦而趨外以藥餌進者賜公[illegible]
也旦而趨內以飲饌進者二姑也[illegible]其
歡心無間言贈公雖疾篤乎至感動[illegible]
其懇惻婉至可服道義而予所最難之者則[illegible]
也而二母矣[illegible]而二姑矣善乎淑人之答大

伯公也曰張姑之寬和也而婦有以自容[illegible]
姑之嚴明也而婦賴以見察且吾以一心事二
姑庶幾其免於戾乎若是而又何難焉夫淑人
移其事父母者事舅姑出其習於家者相夫子
擢劃以更喪事為孝克勤以益家業為材寧不
當大食其報而竟以瘵不起於燕邸也其生也
以正德壬申之十月十二日至嘉靖　之
月　日始以大宗伯貴受孺人封迄甲寅之三
月二十有六日遂卒得壽曰　十　不可謂夭

得名曰孺人不可謂榮何以死式追其後也一
贈恭人再贈淑人子姓皆彬彬然緄緄然咸稱
淑人之餘澤而其衆慕者感恩者久而更新也
則淑人可以死矣可以誌矣抑予又有感焉夫
之篤生也誰其厚積而斬施之誰其從益而忽
尊之當淑人以行見貴于處士君遂重其所歸
不輕字而果得大宗伯公也亦云奇矣迺弗獲
克其賢而及享太宗伯公之祉以死矣而薄於
青烏氏致不朽之業久而缺如此大宗伯公之

利便洛陽不若豫章吾嘗游之習其風土矣民瘠而好嗇易家也伯氏毋以易其議則相與之吾仍孳居焉君素有心計能持其大壽至是益昔饒裕其出入之用毋錢日夜流不過晉其息而子自集受孳者爭走之伯氏心弗若也悉以推以等其盈而已君片錢尺帛未嘗自私以其間歸本四世喪一無頓于群從理壙墓滋封樹廣田厚新宮室意有所營咄嗟立辦潛川故著昔破於相者悉歸之謚王父時矣君雖以賈起

家然樂任俠慕古人當貧時就親知乞養至不能名一錢每以爲恨思欲得一當出納快意焉故稍稍用其餘以佐人之緩急不問報也破券而析券者數矣尤重文墨所交多知名士至有藉其貲以起者生不居其德而死尤卹其後者比比也爲人排難解紛不虞其後詬藂投衆矣不飽其欲而退義辭且藉甚而漸與伯氏異指矣會其宗人掌計者卒有所乾沒而浮資于伯者化於繪手稍不利伯氏一[illegible]

嗛之嘖有徵言君始慨然曰吾以事兄也而[illegible]求多乎哉或者以吾爲手產故不利於也[illegible]謙多受少薦取之以杜其隙伯氏卒用纖悉[illegible]以死始悔不如君策而曩所謂小弱弟者君卯而翼之迄于今居同室產同爰也真州鄭太學與君子振善時有婚姻之約無何鄭氏溺死遺孫煢然其族人意盟解耳相與搆而思逐之斬其祀㡳其產行靡矣君力爲直之於宮族人懾不敢動卒以女女之其字也悉視其弟同邑方

生聞風願交爲一日出數百金攜其幼子請於君曰余疾殆矣敢以相累君曰某某非君故人耶則泣曰余不能保其歲寒也願以鄭氏之義借一君領之卒爲撫其孤俟稍成立而後歸其槖引與同事一如其弟若婿也嘗客江淮間事畢甫解維有與而來者呼於崖君亟拏舟就之則其宗人也時方病疫甚危爭難之君不爲止與之偕行親湯藥毋害也其勇于行義不侵然諾篤族固交蓋天性云然余不難君之輕貸

若不及有百萬諸氏而莫數者節婦之獨食其報若是意其以難故重耶余請徵其難者嘗節婦之十九而孀分死矣而弗義死以有孤明德方且世大母沈孺人教也頎明德之生僅識之[illegible]字耳而翳之者且狺狺然則何所恃以守嘗[illegible]月從而悲曰吾不以身殉若父也緣若也天乎女今吾殉若也故明德不謁醫而育不擇師[illegible]成其育天也其成非天也節婦之教也明德何吾之聲夙冠諸士郎區區一第奚謙明德之[illegible]

由從事辟也非節婦望也迺節婦不薄其[illegible]而椎尸飧之是戒逮明德勤勞王役告成而[illegible]也受金帛之錫者屢矣人爭為節婦艷也迺節婦不榮其賜而惴惴於報稱之是危迨其後也以明德故而九京再光也貤贈皆如其官徐君有子矣節婦則又曰詎可以報若父矣而若何以報國故明德之望實益進而節婦之所以[illegible]明德賢者益不衰拮据治生也計家人可糊口止矣身且齋[illegible]欲使皆言[illegible]明德也故明德日自厲而有清白名揔內外之政訢訢[illegible]也不欲以私分明德奉公也故明德不必內恤而有強濟名絶去巾䉒素不事簪珥也其緋縡洗所得盡以供明德客故明德厚與賢豪長者遊而有好士名以其餘教其孫一若其所以教子者人人皆明德也推而宗而戚則又以[illegible]孫法者也以其身為的而率其婦從之戚若於訓郎娣娌間不望見節婦顏色而得私淑諸婦也猶師也徐氏成義門矣是宜祀諸家矣過其祠

者非獨賢者慕之而益其操不令者亦有所媿而不敢盡其非婦人女子爭步趨而恐後即賢士大夫進而益修其德退而嘿易其行者其所師者遠矣是宜祭諸社矣茲祠之成也其亦有風世意存乎一身而係徐氏之絶續一行而挽斯世之澆僥豈惟徐氏之子孫當世守之即余與諸人士實尸而祝焉節婦以明德貴法得稱宜人而其[illegible]若故獨稱節婦云

定照庵記

徃昔明徵君舍宅建棲霞刹黄龍庆巳至今二
公定始居之禪風大振學者雲趨人稱為北山
二聖云歷唐宋元以来衣鉢相傳代豎勿替定
照方岡枝葉光常照猗與盛矣延至我明嘉靖間
有雲巖禪師出焉生于楚襄郡棄家入京遍參
名知識得法東遊白下繼流欽師風素無聆法
兩俶焚香洗鉢執弟子禮者無慮千百人於是
大宗伯邢太史諸縉紳咸欲留師演教為大化
主而覺義興善住持清栢以棲霞請遂駐錫焉

屢登逕說法作大利益遠近奔赴若窮子之歸
父母以身係法門興廢者又數十年至是而師
之行益高德益重名益尊矣眾私念曰師之居
棲霞所居供養二聖吾師名德實給其食何不
奐是庵室少報洪恩相與卜一奧區面鍾山背
峋峨清泉出其下茂樹蔭其側遂為禪者三為
庵者二歷數時而庵成題其額曰定照而請記
于予予亦嘗受所教者安敢以不文辭扎傳其
定之照也照之令也夫定為照禁照為定用即
定之用則照即照之躰則定定而無定無定而
定照而無照無照而照定而無定則照罔顯見
無定而定則照躰湛如照而無照則定躰常容
無照而定則定用齊彰如是則亦定而亦照亦
照而亦定定而照則諸動相常自寂然照而定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北山二聖入定来千餘年
而生師闡弘道法其出定者耶入定也入而自
照出定也出而照天下定不離照照不離定縱
橫自在名曰如如放大光明三千大千世界當

悉於此庵中維摩丈室不是過也師方以耆碩
感諸檀越崇修三寶一衲一鉢之餘悉供養十
方緣隨願起功以德成即是庵之作于師何有
哉而諸弟子建立一念當為明徵君後身無疑
矣予思師以定力直接二聖之燈照度人無量
一燈既燃且分為百千萬燈以至笑數譬諭所
不能及予深為首座如敬華願也故為記之如
左

伏牛山飯萬僧緣疏

聖旨王世貞既操行未虧着回籍聽候别用依
該撫按衙門屢薦科道衙門會薦再起應天府
府尹隨陞南京刑部右侍郎俱以病辭去　及
南京吏部尚書袁洪愈特薦推補南京兵部右
侍郎赴任管事至萬曆十七年六月通計前副
都御史俸例應考滿以中間被論恐後妨礙先
移咨於吏部詢其應得與否該部查例相合爲
咨報可始離任上計途中聞報陞南京刑部尚
書即將南京吏部咨吉通咨到吏部續准吏部

咨題請　誥命及任子事蒙　聖恩准授臣國
子監讀書欽此已而御史黃仁榮論劾先臣以
爲局盪考滿先臣即上疏力辭復經吏部勘明
蒙　聖恩不准嗣是以後先臣感　皇上重恩
日夜思自驅策以補涓涯之報柰衰病百集漸
不能支三疏乞休始蒙　俞允歸時猶力疾草
一疏冀成初志而病勢漸篤迄不及上矣臨終
之時呼臣至榻前囑曰吾受　恩數世復叨重
任無纖毫報塞漸負至此何復徼非分　恩澤

以利私子孫臣流涕受命計先臣卒時九月於
茲矣顧臣之所以遲疑而不敢即陳情於
皇上者則以臣雖任子未入仕籍以草莽衰絰
之臣不當直陳　殿陛以犯越分之罪第念先
臣遺志不可負也先臣遺訓不可棄也廢之宜
否有銓部故事在臣不能知獨計先臣以此遭
言官論劾而臣且偃然居之於心安乎微先臣
言臣猶蹴踖避遜之不暇况辭榮守職之誠耳
熟于平時復致嚴於易簀而迺戀任子之榮茂

棄先臣之語亦何以自立于天地間耶是知臣
之廢一日不釋則先臣地下之寃一日不安先
臣一日不安則臣一日不可爲人此臣所以不
得不冒死哀鳴於　君父之前也本擬服闋叩
闕祈免柰自先臣卒後摧割方深形骸難屬嘔
血之疾大發數次近益委頓萬無生理一旦溘
若朝露使先臣抱未竟之恨臣負背親之名又
何面目以見先臣于地下也臣素愚不知　國
典曾有是例否但伏昔思之止覺耿耿於中不

[illegible]寂而照則諸動相常自寂然照而定則諸
睛相求不能昏北山二聖入定来千餘年而生
師[illegible]道法其出定者耶入定也入而自照出
定也出而照天下定不離照不離定縱横自在
名曰如如放大光明三千大千世界當悉於此
庵中維摩丈室不是過也師方以者碩感諸檀
越崇修三寶一衲一鉢之餘悉供養十方緣隨
願起功以德成即是庵之作于師何有哉而諸
弟子建立一念當為明徵君後身無疑矣予思

師以定力直接二聖之燈照度人無量一燈既
燃且分為百千萬燈以至筭數譬喻所不能及
予深為首座如敬華顔也故為記之如左

贈兵備曹公晋廣東左轄序 代

蓋當曹公時而備兵使者之任始分云先是備
兵使者所轄四郡財賦半天下其户口逾一行
省而煩劇不啻逾之自兩臺而外其以[illegible]相臨
相關者不下十数不得備兵不理而請有事乎
所相屬者不得備兵不[illegible]于[illegible]于文[illegible]給繹上
下[illegible]司而精覈之力奪於趨謁者踵接也故吾
[illegible]備兵首轄而不得獨有也吾州為備兵駐
[illegible]不得常有也當事者以為不便而談水利
[illegible]剖之其煩簡百也已而割糧儲事以委之
而煩者如故也則又中分其所轄而兩之雖轄
常[illegible]者不足以當我公之什三乎而公得以暇
精心於其職進所屬而誨之揚之則人人自淂
[illegible]時摘其闕逸而警之則又人人自失也談者
謂公之任不必分而治公材不待簡而後優而

為公屬者獨喜於公之力專而得以時事公也
為吾郡若屬者獨喜公之力八九在吾郡而得
以日事公也當公而鳩兵以自衛者徵兵以自
適者旁午于道矣而公悉心以處之時其緩急
而應之有諱而為郡邑虞者乎俾其長不分[illegible]
治軍而得一意治民者公之功也民載告荒分
兵載告飢矣司農責宿逋矣添新餉矣而公揭
筴以籌之設成法以稽之視其[illegible]而後置
之有征而郡邑不給者乎俾其長上不敢[illegible]

不傷民而靡以乏軍興坐者公之功也操殺最之推者氣使其下而驅用其捷靡不于公寄耳目公悉平心以調劑之期於不嚴法而止毋苛為郎公之屬鮮以不善事上官而失名舉者公之功也年少新進之士意矯世風而一切以屬供事思為名高則且爭于公窺意指為顧得公之和而氣自消也承公之裁而鋭自折也公又善保任之而毋使為人所持故公之屬莫不秉於法而鮮得罪于群臣百姓者公之功也蓋一

時郡邑之吏毋不廉者而公寔有以佐其廉毋不才者而公寔有以見其才是宜公之在事也吾依而公之去也若亡若失未有已也為公之郡邑屬者率鄉大夫留之而不得率傳士弟子留之而不得率父母留之而不得則公成行矣而守吾州者猶以諸所屬守令之命命之至以不已之思寄之不佞則何能為公重哉即無論不文且有所效矣何敢更為公屬執而獨其所私公者與公之屬俱無已也姑為之解曰先公

而備兵者兼四郡而有之而公之精專用之吾郡也已厚微矣是罔將公之而若安得久私之且習見秩備兵者自廣訪而下止矣而公且以右轄理之其秩高矣若與有無榮于是曰晉之而又安得以私固詘之其借秩以從事也屈指踰報政矣寧與夫傳舍其任而靡所事勞者又安得不逸之而故勞之私公而非所以為公也即私公而不令天下有之非所以為國也則又疑曰公之勤誠著矣公之秩誠高矣誠欲逸公

報公尊顯公而獨無填乎哉而胡仍以轄奪公也郎吾郡不足以久私公夫寧不可以畿輔重公者使故屬吏得終有公焉而柰何以廣右急也則又曲為之解曰以備兵有公者是以二郡私也以填有公者是猶以畿輔私也是詎以佐轄試公而以廣右奪吳夫亦曰藉以釋吳事焉而且內台也理部事摠臺綱使天下咸知有公而後足以報公矣公之屬且終有公矣夫若知任公者之為私公而不知奪公之為有公也僉

夸其名也其劾使人主大臣不必故為詘而言
路之體卒未嘗不伸公蓋能為臺者也余不佞
臺之自辱奉以周旋靡敢失墜一從兄之教而
公之師以故守法無害遍迺奉璽書按吳始得
真事公則見公之言于政矣政之大者兵交于
北而食於南則急在餉寇訌于彼而或窺於峽
則急在兵公筴之曰江南民力竭矣貧者困于
耕作富者若於征徭可念也即一切寬之而大
司農又竭矣於是乎上則請蠲請緩觸時之甚

忌不欲以一官易數十萬家而下則嚴侵漁之
禁重奸頑之罰使良者樂於輸而墨者無所上
下國與民兩便焉又筴之曰留京重地也吳數
郡財賦半天下可無衛乎衛之而取之額軍可
用乎衛之而取之募募必重餉餉仰之大司農
乎勒之民乎且也徵兵之符踵下矣即空東南
而能有益于東北乎則為之時其緩急而什焉
於伍更其號令而飭焉於將厚其殿最而督焉
甚且汰寓兵之意聯無餉之師而屹然為江南

保障者尤偉也大約公之御史也不為空言故
公之敭歷中外著之勳績者皆為寔事而其事
又皆以本之國勢參之人情迫而後應不得已
而後起初不曰若何而可以為名也者若何而
可以為功也者人各獻其謀人各盡其長虛以
受之故下不疑得不必其為同失不必其為異
令以待之故中不忌可言也不可行弗言也可
行也不可言弗行也沒身以處之故上不忤計
定而無所阻撓於先政成而無所雌黄於後朝

奏上而朝報可夕令下而夕趨事公真出而䟦
以臺重者哉以余所得刺舉四郡寔當公轄三
之一而劇不啻半之故常得從公後而有以窺
公之所以為御史矣有以徵兄之所以推重公
矣御史法得風聞言事而公且惟持大體責名
實事求可功求成靡敢艷于可喜可愕以儁國
家之紀矧今日者寄京輔之重揔軍民之柄一
身而係一境之安危一舉而勤百世之利害其
肯比於好事者難乎上難乎下而就不可徼是

圖以孝為利乩公翱翔藩臬也以御史法為名藩臣其填撫諸省也以御史法為名撫臣而今且以少司空召矣司空之事素簡少司空之權又分而獨當大工之煩且專有督寄焉廪人告罄矣材人訴賈矣役人他供矣則如之何夫不難於無兵之守無餉之兵而難于有制之工需次之役乎哉余且益緣是以信公之所以為御史矣

贈常鎮道彭公晋長憲山東備兵薊鎮序

日者島夷踐梁茫我屬國寔有戎心以內開也濱海郡邑震焉警日夕下若姑蘇之劉河雲間之吳淞胥入蹦要道而晋陵地雜湖海奸宄出沒京口控阨江海為金陵門户一餘皇內闖則陵寢是虞運餉愆期而以一備兵使者拮据其間即勿論上承弗給也下轄弗給也其材誠辨而二三父老直不專之是慮自有二公而民始惠然曰庶其有鳩乎迺二公者習於變而以常應也神于奇而以正應也練於卒而以閑應也惟是屬郡邑之長大有庇焉以安若治也且有廪焉以繳若政也而竟以一時奪之則爭視之投之不得則爭徵言以祖之以余之不敏而載屖從事者知余之習二公也二公之惠于吾郡者相若屬郡邑之德於二公相若即二公之去也一長轄一長憲又相若而獨于我彭公尤若不盡其思而寄之無已者何說也當公之奉璽書視四郡水利理儲政也則主雲間雖吾郡稱首轄乎而什不得公之三四也且未幾而分之

常鎮矣則主常鎮地相錯教相稔而什不得公之一二也孰與夫曹公專吾郡駐吾邑微發而暮期焉謦欬而室聞焉且久也故公之政遠也則愛公其遠而有未竟也則望公既去而念其所逮者則曰何以終不吾竟而與曹公俱奪也則甚思公思公而或者未知公也夫公也而數郡材乎哉無問公之器大不欲自見其用即其靜而暇遣羽檄星流而靡弗治也知公矣治二郡兵而兵餙矣無所事公矣北之薊障於燕南

之常鎮蔽於全吳吳之兵不飭則倭且弄我而
天下之咽喉危燕之兵不飭則虜且竊我而天
下之腹心危故吳急則走公於南燕急則走公
于北而謀者尤謂二郡寧可無公薊不可無公
况乎二郡且先有公也柰之何不以薊詳也吳
日者搃南北之任扼倭之衝習于南不任[illegible]
于北不任悍而倭折於我之正無所事虜折
於我之竒無所事突公且為天下籌焉柰之何
以二郡辱也故公治南而余知公之脩北也公

防倭而余知公之禦虜也蓋以靜得之今之世
其以鋭自用而附於捷也是以國市也使且快
一時少年之氣期偉功焉而易患于後則不然
姑曰吾惡夫鈍名也而不知今日之患非坐不
為傷于鈍者事至而徐功成而[illegible]猶可激而張
焉傷於鈍者至舉他人之事而代之自誤也舉
他日之事而迫之先蹶也其與戎也何日之有
以余所知公之政其以利害聞者什九輒罷也
夫豈不重言畏長慮也其以便宜下者緩而謀

舉也誰不奉行意指乎而寧以[illegible]受也所[illegible]
者[illegible]而事所謀更者若而條則[illegible]
如也易耳目矣作氣色矣而人不知也蓋公之
精深入于幾而以意符之以靜出之不入[illegible]
而要之集事得之惠安公素學為多郎介胄之
事軍旅之容又何足以南北難公也竊公之雅
意似不欲以材上人即逼而試之遇而時應之
亦必劑於和而消于壯余信其不為司馬公之
見軋公行矣余請受勝於屬郡邑之大夫昔之

二郡有公而可無虞倭矣今之薊有公而可無
虞虜矣

送李本建先生晉國子監録序 代

余不佞䕶守茲土蓋得與本建先生從事云余
師氏先生帥士相左右也而士風之澆淳主民
風之澆淳應若穀響焉則先生其尤有俾於余
哉以余所聞吳之士脆而人類好文多智伎郎
一藝皆喻天下而慱士弟子為最智相鬬也使
相角也不務寔用而諍虛聲豪不若於則滑不

良於循稍懲則譁攻馬而慱士弟子亦為最適余自下車後延見慱士弟子以文贄者彬彬也已一再試輙一再進其素負者翹然不為下而後翼者翩然逝也作之者誰先生也凡入余之室者以文什之八九而以事者百不一也間有之皆束於法傳於情不為斁焉即余意所右而不過督也偶左焉而毋與抗也誰其折之先生也蓋先生之師慱士弟子也長於文短于事而慱士弟子亦皆勇於筆怯於訟以故余所朝夕

質之所聞一售一不售雖以余之不敏不能謬而投其好枝而快其私術而收其譽而奉令承教五載於茲可幸無罪者則先生之教固篤也且以筆硯之役推之先生者靡弗辦也藝林之諍屬之先生者靡弗鮮也為余之僚若屬者藉先生之訓而可無訾于士也為先生之僚若者從先生之後而不懲于上也今先生之教成而晉為太學諸生師矣毋論故慱士弟子不忘素誼即余與二三君子能釋然于是行乎哉雖然語不云乎曲直異質規矩不易肥瘠分地鋤犁勿棄此善喻也先生以教茲士者而取為太學規當自無弗若以先生遺教而慱士弟子相守之亦自不至于弗類則又何有于不長師吾先生也世多為文人結習抗而不下其馴者必不令而為之師者主於揚則直驕之而使之莫可誰何主於詘則直以分臨制裁之而俾之不堪於是乎挾其材洩其忿傲其氣而不可制迺先生以威收其始以寬濟其終以若遠若近神其

用而卒使其心和意折以安於守土者三尺之執而莫之奸也此余與二三僚屬所藉於先生也匪獨弟子師且慱士師也先生雖行乎而余資其敎庶其曰終幸無罪矣

送李建先生國録序

今　天子紀元甲申之歲圖書之宿躔牛女分野于時太史奏文人聚於吳甫及期而明卿吳先生至伯玉汪先生至戚大將軍送李寧李先生至來王孫送我先司冦公奉常公迭主之余

甫弱冠下食執獲接坐聆風雅餘論獨心傃所謂李先生者竊指而言曰是齒且壯而材且老其代與乎公曰然若迺有弟曰某某者行將翶起掩吾曹矣未幾而諸耆宿相繼卒天下士爭走楚余私計公除當以先不朽事寄李寧先生浮盡交諸李忽中流言彼奇禍不遂行已而事稍緩浮繫郡邸獄微聞有所謂李先生者掌我州學事則李寧先生介弟也余疑曰彼李先生者迺肯師傅士弟子耶詢其治狀則曰是且以

師道自尊好立古教不便弟子不偶諸博士者則又疑李寧先生弟也間嘗與一二友人論文輙曰若甚似李先生余怪問之則曰李先生最難文者計吾黨所於其某某者什不一當也某某者百不一當也且誦其雌黃語以為徵則眞李寧先生弟也亟伏脩謁晤而胥恨相見晚也藉高華之地挾詞藻之林寄風流於淵中發慷慨於意表固宜吾黨不足以知先生也習莫舉之傃脩雖行之典馭桀驁之士而不任術當未信

之日而斬用情固宜從先生游者不足以知先生也父子兄弟之間自相師友足以夔宗千古凌厲一時而佐盟主以求諸侯侍侯君以[illegible]又詩壇敵唱文杜縱橫固宜蔡盧間夜郎三不足以嘗先生也計余與先生定交最晚而余之知先生先生之憐余亦最深嘗為余解曰若毋戚於廢而吾且安於閑也天之所以顧吾與若者不可知也人間世閑曹冷局不若當道鬼薪城旦不若布衣而以語於吾與若未必爾也天其

或者不終棄吾而姑置之俾從常調得以課士之暇文史為藉也天其或者大有造於子而故絕之使幽憤無所寄而大肆力于文章以為先公後也余默不敢當而未嘗不以此私相[illegible]今先生且以學錄行矣夫豈非博士弟子師朝吏治之是督以奪文史之好而先生者有不豫色然則如何夫迺薄學錄耶曰不薄於雜事而頗薄於流銓也則鄙粟士耶曰不鄙於一邑士而頗鄙天下士也則雖於務煩耶曰毋論先生

且行矣余將以晉士為君券而僚若屬爭進而
言曰君非獨有文篤行君子也是蓋賢而材焉
移茲土之敎以惠河曲不踰時且告成矣司銓
者且畀城民之寄與吾曹之長共課其難而亦
得獨有其易也余曰善余不敢以河曲之易數
賀君而責君之効也請以異日

送州幕朱君之汚池簿敘 代

明絜法理纖轄外者兩臺最重其次為藩道其
次為守令又其次為幕僚幕僚之體最瑣而其

寄最輕其居最不易於上非有相親之勢而臨
之則毋所弗承於下非有相使之權而委之則
毋所弗轄承之者以為非所急肆其喜怒而輕
易置之轄之者明知非上所急而僅貌之且啖
之郎身之者又有以窺見上下之意指而客之
市之寧獨不計身後名與歲月且屈指待去焉
考功吏且私課其分得于愆若干以為是償
貲爾飭已耳而下[illegible][illegible]侍矣即不然亦令之落
府老矣以故[illegible]例者亦不能有所立或有所
立而上且咲之下且誹之而不吾信傳曰居下
位弗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弗信乎友弗獲
乎上矣余不敏待罪雄州惟是二三君子朝夕
左右之以免于罪戾而朱君故領府司寔首遷
辱焉始聞君之風既見君之政矣其裁而決於
事圖而捷於機者可師也昔見君之面今見君
之心矣其材而不忮諝而不詭者可親也余郎
謬於知人則二三君子豈其一心而於君若飲
醇焉幾和衷矣友也其弗信矣夫毋寧謂上寔

無耳寢處是馮焉察廉靡不襃君者推能靡不
任君者夫當剌舉之治豈難於一幕而獨不上
下其口可謂弗獲乎君之令出而靡所反也君
之政成而靡所訾也不淑之民畏君而遁自戢
者不數其最著者吳之俗家於博徒習甚張君
以法襲其首而懲之健鬬者止訟焉探丸者息
警焉縱時有所未便且懾於君之得上而不敢
奸也治乎弗治乎以故上重君而下不以為亂
也下嚴君而上不以為侵也君惟自信人寧不

為君信而獲上則上重治民則下嚴君不以例自格而考功法能以例格君乎抑然君之行毋不修君之材毋不高其丰彩娩於少年而練達又似老成人將無所試不可者而從府屬潯州幕從州幕得邑簿是不將以例格君乎而非也故堅其行故暴其材故歷試之以使信於人而後可不為例格也君行矣夫豈無為若長若僚也者而率君之素以從事知其必信也其臺而下府而上為藩臬得以職臨君者綴繁於幾之

屬邑而君以一心承之當無弗獲其戶口之煩簡風俗之淳悍不識去州何若而君以成法劑之當亦無弗治余知汚池之政矣今而後將不以例為君格矣

送王申伯歸閩序

吳王子之客有善降乩筆者試之以卜疾輙為道人語以對於時叩者數人莫不飽其間而當吾申伯則始期之以抱奇必遇而終約之以自信尤深致意焉王子趣顧申伯而言曰是幻然者其天耶人耶其名古之人乎而托於時者耶亦既以奇命子而子亦且以奇自命矣將安乎奇抑而非古也詭乎奇哉而非時也子亦知奇之所始乎不足於中而後奇生焉非其過之謂也故宣尼氏之教曰過猶不及猶之為言為子貢言之也非其至也中寧獨不可過乎時之自謂奇君子之所謂過而余以為皆不及之罪也夫中寧有過乎抑窮天人之妙晉性命之原推五德之始終行萬物之生化而不踰乎矩也範圍

而不過曲成而不遺帝涉於三皇師麗乎周孔而不越乎恒也寧有過乎哉其下者一物之變一師之守若風胡之劍歐冶之金僚之丸倫之奕匠慶之鐻宋人之楮紀渻以鬪鷄鳴劉累以豢龍顯彼直以為畫其巧索其情要其至云耳郎文章小技乎而比偶之工辭令之綻開闔之神端倪之測間以罔擬功名拾青紫猶寄焉者也如也彼豈不由其造抑而責其效則長課其寔則短者無他焉中庸不可能也民鮮久矣說者曰

于經未古人之糟粕乎夫不糟粕不足以得古人矣且藉手以表章六經焉而又安在於奇也昔許與子飲醇和味太玄擧古聖賢立言之旨於其所取之不盈焉而何事於奇余是以知乙之奇皆其不及于中者也惟真不及于中而猶不甘焉不忍企焉不得已而詫於奇以自托奇可託乎哉能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奇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則奇夫不能言與不敢言者皆不及者之過於不及正可謂之中安可謂之奇也

然則所謂奇者亦言人之所不當言言人之所不必言而已必言人之不當言不必言而後謂之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若之以奇命子者其果天耶人耶豈古之人乎而猶習于時耶迺亡自信之語則深言之矣學已成譽已立而猶走數千里挾贄以相干焉不幾于不自信乎而申伯須曰惟自信也而後能走數千里謁先生其所偕謁先生固不受乎奇不安乎奇者不受時不安奇可謂自信矣王子曰善子果自信也亦信于中而已矣於其歸也書其語以貽之

送練州刀生滿考叙

國家之制捐數百千里之地以付之守令而各授簡僚吏以佐之如君臣之相臨也如師弟子之相習也吏之勢不敵守令而吏之權能制守令何也守令之司取之以文而任之以遠多闇其故寔謬其機宜不暗其風土以故一當事訊之吏則治自用則敗吏者不過其邑之編民其者亦不出鄰境其地與人既相習而熟于簿書

滑于事例其人與事又相習則守令之耳目勢不得不寄之吏一不當意則錯其事乖其辭以欺之於是乎守令之賢否出入于吏之手而吏亦操始重當道者復設為考績之法以課之為之選之制以錄之上者君屬縣佐劇邑紆青紫父母與科名抗而下者亦得以一職自效甚且有司喉舌牧大郡者而吏之任始貴其權益重貪者爭漁獵其間而黠者計獨擅其利多[illegible]以墨去故考黠者不數數焉幸而其任貴則[illegible]

一遇其人則化而為龍門仙吏綠水芙蓉庸
者望而不即雲翔而莫敢就特虛之留之以待
高賢而任之者亦且願終身一尉一監則人固
以位重耶位固以人重耶周生之位僅一吏耳
商販子不識一丁者而吏則爭謂吏貴都人士
稍解事者而吏則爭謂吏賤而人且從之是位
為之貴賤也者而非人能為之貴賤也者何也
彼固吏而吏者也若夫周生則能不為吏者卒
居與賓客游招致四方幾敵貴公子迺下而與隷

士伍且無忤出而對賢豪長者以俠氣當之小
所推讓眉宇間露英英風迺入而事俗吏吏以
禮不失尺寸退而自約其使多試于弓馬之間
鞭策追旋風挾矢落晨星弄其藝可以凌轢一
世迺進而束手于文薄之間且以勤捷闒仰而
縱談當世之故歷歷如掌道劉孟曾朱家雖千
載之上猶有生色迺俯而若拙若吶若不出諸
口故旅而揖者[illegible]趣者直目之為良吏而間
其家声識其才藝者亦或以不自貴咻之周生

且微然曰吏自為貴賤也吾不為吏貴賤也非
吏不我容也非我莫能吏也談者益不解而質
之[illegible]應曰周生非獨不為吏賤也迺以周生
[illegible]也周生即不自達而守其資衍其格又不
落驁駟后而頎俛首于吏吏始貴矣吳目賤吏
傺應村官選與諸武勇角逐于中原自堪收嘗
予冠軍之蹟世盡奇其人為出于偃蹇一小吏
奴而虜不羞僕馭黥而王不賤徒囚吏而將且
享為[illegible]而吏之貴且益貴矣周生其自污于吏

者耶其思自練其才而試之于吏者耶其悲吏
之失職而歆為之一震者耶抑或有為吏[illegible]
不為吏也者而不可解耶周生于余有姊氏之親
而[illegible]不[illegible]也其友人徐生為余道之故為之辭
其意而書之如左

贈萬平野先生偕元配其孺人七十叙代

當世腐時天地休明之運勃發而為文章而其
淳麗之氣猶有所蓄而未盡士生其間多以詩
自見無所間而不盡見其用者多不於其身於

其于孫見其用于身者其氣洩其器盈或俿得之俿失之而見其用于子孫者其德必隱而愈光其氣必藏而彌揚其年必引而愈長若壽之若留之而惟恐盡其用以余所聞萬平野先生蓋當其時真其人𢦏先生之材當偕其弟督學君而鳴者也用當偕世世父司公而顯者也而不盡爾也則淳龎之氣所蓄而未盡也迺先生之用一試之家矣而家人誦德再試之鄉矣而鄉誦義跡其行又若有不欲盡見以留之後者

身克正罔弗若于正倫克敦罔弗若於敦用簡在帝心帝命之曰其俾爾以嘉妃尚終相夫子先生寔敬承之琴瑟靜好夙夜敬忌毋或違言以相加而愆諐是遠惟閫闈弗忤於儀也帝命之曰其畀爾以冨厚尚終行其德先生寔敬承之自治若者靡敢逸也自奉若者靡敢奢也自積若者靡敢居也以義為壟斷焉視其所須而趍之觀先生之里無骼于土者無殍於犬者無受錢而阨于子者無餧於閭閈者無疲於津梁者其待而舉火者無宿飽也帝命之曰其畀以嘉于孫俾爾豐後先生寔敬承之字之用仁訓之用義董之用威時其詩書而詁譯焉約其師友而礲琢焉司其勤惰而最殿焉養其淑令而閑其非辟焉故為先生之子若孫者咸彬彬質有其文而其褎然於鄉薦者有声于太學者郡邑學者其容粹其行修其譚論卓然者不問而知為先生之子若孫也帝終命之曰其畀爾以求年俾爾戩穀受茲百福先生寔敬承之性

依于和不善諍心傳于厚不好薄身據於端不逐頗世所為短人而自長戚人而自欣者皆為伐生勿使也再窮于聽目窮于觀舌窮于味者勿御也凡此皆先生之所謂不滑其天以翼于弗替也凡此皆淳龎之氣所蓄而天不欲盡先生之用者也夫先生之行高天下而位不勝其行德高天下而名不滿其德僅以其不盡之用俟之子若孫世幾不知有先生而余僅以先生之弟督學君與余同成進士者而知有先生耳

又值以先生之孫為吾州侯之壻也而知先生七十耳先生之配某孺人亦七十耳其所樹立不幾于憂乎不知天不盡先生之用而完生寔啟承之不令世知有先生之所以為先生也不盡其用其用茲大天之篤先生者　蓋無已哉絳是吾州丁侯謬以余為知先生而徵之言以觴之夫割名隱德余何自而知先生也脫也不棄其用之旨於先生一二有當焉則請舉其觴而益敬承天之休命以留其用于子若孫行且見之矣

壽宮保大司馬楊公八十序代

嘗考星錄鉤訣曰含譽有光文人應南極得也老人應當我　世廟時太史奏壽星躔于牛女分野東三十六道之次占為吳貫三台八座台南極垣入東璧府參含譽占為大臣以故吾吳之淳麗其德俎豆其學歌舞其功出為名公卿歸為賢縉紳有天下之一二達尊如今之大司馬楊公者亦時時相望焉而其勳章奏拜璽書勳　聖天子頤問者指可屈也公其一也意者天寔開之而不能無私疑於令甲也國家登熙來號休養者幾三百年其布仁發政下逮氓黎者幾三百年法制可謂密矣而獨於養老之成規缺如也輔政者漸廣上之德意隨事益焉而猶未備也杖於鄉者不蒙爵帛之賜也杖於國者不習左右之養也杖於國者不聞三五之拜也蓋亦至　世廟時而采幣孟出於上方溫語時聞於下邑或走使者或命守臣君今日事世

豈知以壽為榮云迺讀其裁例者又何森然也文臣非二品以上不得二品非八十不得爵矣蓋矣而曾一玷吏議不得寄不預念老成迺過措與禮哉夫亦示難慎之義寓激勸之旨使知德不修名不舉雖位尊年及猶不堪辱　天子之命而志完行立無毀于時即老不任國事乎尚足以拜明賜而自異於一時之貴且壽者黜陟之餘意深遠也故以公之鄙公之才中外勤歷之寔出處重輕之望官庶僚則上有揚分政

貳則下有推翔詡於諸薦牘而稽核於考功真者以五十年間强補襆台之闕衮黼問道之選其藹其辰計且簡在帝心而必俟公之鄉有言邑有言郡有言監司有言兩臺使者有言而後下其事於所司徵其語果信協於例亦有言而後

勅有司奉明旨勞問如絜法如此予惜之者至而得之者之不易也惟其得之不易故得之者自以為榮世亦爭從而榮之詞章盈堂矣金幣盈門矣筐篚盈閭矣曰公卽不藉養左學

手而郡邑行且繼粟矣公勇退故不受車輪之聘而安里中坐致盛典光于徵矣一時文人之筆集於公之記室者幾與公之福德相映盛矣哉雖以余之不文靡以休抱我公而得藉手以附於輿誦者三其一則余所自効其私者也為公故頌公也再則受姻家申君職方請為公女故頌公也茲則受通家凌子金吾請為公女孫故頌公也記公之受知於上者三世祚福於鄉者三世其食報於後者不勝期而其稱千年觴者且以三世誼矣其頌公之嘉美者亦且以三世誼矣盛矣哉夫非以國家不易得之典而公獨得之故與然余不難公之貴不難公之賁而且壽而且獨難公之才之節齒爵以德重使天下之人益知

國家不易得之典為果榮焉而小臣庶大臣法爭自濯礪以當於令甲若有味乎勸懲之微旨者其有裨於盛典蓋深矣勤天應南極之占厥有由哉若夫華章腴詞褒功贊業張一時之盛則曩所稱世之文人滋含譽之

光射東壁之府者當言之矣凌子不以此語為迂而奏之公其為余更觴

壽憶先沈封翁七十叙代

夫造物者之于人甚矣哉其所當嗇者厥滋惟艱而所敦者百媢無已也然人寔敬承之曰予其善逆天休益惟衷之是眷卽不然而錫之逸則兢拙以周逸錫之樂則紛逮以周樂錫之耆艾則左右撓削以毋若於平格故世之稱有子而貴者貴于身而身恒弗享也卽享矣壽矣不

自命其休而以畜當之猶弗享也若造物之于
封翁可謂善媚矣封翁可謂善承矣封翁有子
而貴成進士出為名臣歸為世望而翁督之不
異為諸生時翁少豪於飲多従里人遊自翁之
貴而交日益進翁益拆節為故人交不異布衣
時故方進士公掌銓曹翁里居問候盈門矣筐
篚盈庭矣里中思得翁上事者踵為接矣而翁
且傲然不屑也日呼其酒徒與相唱和巧者冀
緣有所關白則醉於醇而止以為翁固無懷蓄

天之民耶迺其秉家政課童僕俾不暴於鄰制
奇羸劑豐約俾無資於世又何其井然也及進
士公意有所不可以微罪行靡不為翁色愠而
翁更歡然曰若始得為若翁子矣　聖天子方
過督諸郎署一不當而以吏事律治罪則奈何
茲薄懲也是聖天子顧念老翁而畀以子也因
顧問其幹令歲刈秫若干足供釀具與否隨與
其衆所稱故人者與進士公酌酒相賀他勿問
也蓋翁之所受者得全于天而翁之所寄者得

全于酒故其顏若渥丹唇若塗朱行年七十
神明之用不衰浮大白嚼大臠足敵年少不師
眞鑑不羨期術而任性以行符於自然望之者人
人自謂可親而一切榮辱得喪之致也消此翁
之所以長有其貴者也其不敏從常調謁選為
進士公門下士備桃李之末稔知公之所為事
翁者幸庇宇下宰婁子城司公棄梓之地又稔
知翁之所為承天休者雖壽耉康寧豈渠央哉
進士公之歸也緡錢尺帛不以歸私藏而以為

翁供具惟翁亦安於子之醻而靡有譴也歲時
伏臘為翁來者翁主之其以進士公來者公弗
敢主也悉以推翁故進士公毋私錢帛之是役
者而事翁可知也夫翁之所為承天休者如彼
而進士公之所以事翁者如此世之所稱壽寧
足以祝翁乎哉有翁而足以挽澆漓之風垂父
子之範遠趨競之習媿伎數之奸為若民者含
哺而遊宰若城者弦歌而治某當為婁子邑祝
翁矣

文友而師鉛槧者非夫人乎時使進士君以逆
友而奉周旋者非夫人乎嘗使進士君以退讓
友而靡敢軼越者非夫人乎壽人於進士君以
觴夫人則蹙然曰吾不能令若步先人之武而
尚青衿絲帶以傳友觴耶為之謙毋舉執爵者
咸不自得退而謀之於余余曰若而後知所以
觴夫人矣大凡人之受錫必有所不濟而後有
所獨至以奉常公之德與夫人之所以佐奉常
公者即皓首齊眉寧過食其報而或一奪之以

進士君之材重以夫人之教亦詎不捷致青雲
者茲且禮之而尚嗇之凡夫留不盡之福而予
介之壽者蓋無已也故問其貌則冊而童也發
黛而不班也問其起居則壯武而捷啖也問其
治家狀則課僕婢而手筭縹敵諸類也雖其歲
於前者冠而未翼耶服而未緣耶其從子若孫
琅玕尚楚然而是何未[illegible]然夫人緣是而筆
而悼而耆頤也[illegible]翁緣是而文繡刺繡
以加祝也莫[illegible]曰壯而殺若日益也孰

非其取之未盡者所留而受之未滿者所餘耶
君以是語觴夫人當為加三爵

壽宗伯韓公七袠序代

方今天子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下明詔與天下
更始當公七袠之辰云于時舉逸德修廢官百
工相賀於朝輕徭賦赦罪青萬民相賀於野而
公方以其時舉觴曰吾非為七十老翁觴也其
以七十翁故觴者弗受也公之甥某者迺退而
謀觴於余余曰古所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

下之樂而樂者公真其人耶余昔與公從事見
世之譴小奇賈退郎以傳名高也者而傚之惟
舉國家之大典禮宗伯之大職掌以自責吾心
而畜焉率其僚以從焉得其機矣有關其機而
不捷者公知不可遂以疾請告而未嘗以一歸
自得也闔門養重若無意於世者而邦邑之大
利害大廢舉靡不陳也所覆而翼者所剔而揚
者所宰而還者靡不竟也談及於內外之多虞
與禮之未定者靡不蹙首而咨也蓋至今日而

樂可知也海波似驚矣而外懼以內[illegible]
也天變可畏矣而罪已以承怒者仁愛也一二
孤臣次第入仕錄其始棄而終收者才進也一二
三耺事以漸具員其㓜懸而後填者政擧也窮
鄉下邑兒童父老爭願須臾毋死以俟德化之
成而憂國老臣且有以窺明天子之意指斤斤
然守列聖之法而莫或馳驅者豈至今日而樂
可知也子行矣第以余言觴公而進曰公之錫
於天者郁矣而不欲竟天之澤雖其語話謦咳

亦不復為有餘以貽後公之取於世者宏矣而
不欲竭世之精凡其飲食起處服御咸有以自
制者且也衆爭銳而獨持鈍衆爭先而獨待後
若執老氏之術以遊於時者公七十之前可觴
也故公之德慨而愈昌公之材練而彌高公之
福愈蓄而愈不盡異日者天之念老成群公讓
名實當天下之重爭想見其丰采而公徐叩其
囊底知以壽斯民於無窮余且婆娑與村老談
新事以自快公七十之後可觴也嗚呼造物之

妬人甚矣而於盛事尤愛惜之予以富貴[illegible]
奪之壽即予以壽矣而或以所不快者奪之[illegible]
富貴如公者幾何其康壽如公者幾何其[illegible]
始之詔為承平之世所不獲見者而公以七十
之辰親覩之公與天下共憂樂者也七十之辰
可觴也其誄曰幸甚得以公之言觴公余頌誄
曰幸甚得因子以言觴公

比部某君壽序 代

戚生其倦遊而歸為余譚比部君之賢也其行

古惠人也其政古良吏也其舉經術士也其藝
西京而下大曆而上也其操蔗其事慎其氣俟
者也其位不滿德而游於郎署也屢躓屢起而
守故郎以是見者也其年[illegible]宦[illegible]日也造物者
將畜予之先而奪予之後也其愛士也自學而
任少而壯相終始者也[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弗已也[illegible]
言以佐之弗已也非藉其[illegible]又非畏其[illegible]
蓋任天也余矍然而若余兄弇州先生之言也
子安得兩君子而[illegible]之夫弇州先生以德庇天

王子之交陸孟祥大者甫四十耳而于孟祥子
交者爭觴之弗以為越也又從而歌之弗以為
諛也惟孟祥亦自舉其觴和其歌也者而安之
弗以為謙也則四十果可壽乎曰四十不可為
壽也迺孟祥則靡不可壽也夫造物者之於人
甚矣傀而出傀而斬瘵而授之窮而奪之懸于
其形而躬之不仁發于其神而尸之是觀聞戕
府春英之採而莫化為實良焉四十寧不可為
壽于耶視之而全若期頤荒耋既又不可盡壽

也彼且窮愁赧其外機知樊其內日鬪以是日
焚其和而與性俱盡是之謂天之戮民耶不爾
而洄以齊出沒以齊入豊之則豊約之則約聚
治者之所托而披枝者之無所營亦猶然天之
涯于也而安可為壽也余輩與孟祥交厚者已
二十餘載不可謂不知孟祥而不知有孟祥之
四十也其知有四十也則孟祥自言之知孟祥
之四十而不以一觴一咏為孟祥壽者非友之
孟祥之豪於文[illegible]於進譚不下余輩而嘗介
以為疾也曰吾可得四十乎甫四十而疾且霍
然也曰四十可壽乎夫以四十為壽也孟祥其真
達生者耶以孟祥之才孟祥〻　亦詎不虞其偷
于歲而已得四十也天之所以篤孟祥者益奢
也而孟祥實善承之其疾也以為觀化而其疾
痊也以為終年行將盡削其窮與愁而與之恬
晝去其機與智而忘之以遠隤然任運嗒然喪
我而灑然若覺有所以胥其用而歸其甚焉甚
矣孟祥之善為壽也於時歌咏間作觥羽交酬

而王子獨揚觶而進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
惡盈而好謙世之以制舉家課効者寔安能斂
孟祥而孟祥儼然諸生也其所取于天者庶而
有以知其受益也使孟祥巧于取名詎不能揜
余輩而竟偃然退而伍也其所當于人者讓而
有以知其受好也匪獨達生也且能尊生則四
十可壽矣爭曰善請以子語先而各錄其歌以
終觴之

贈伍孝子父壽叙

黑自江賢侯之治吳也褒實行表忠孝以為世
勸而伍氏始重伍氏代有人至玉川子而益顯
顯以孝也顯以孝非玉川子志也以故望之者
頌上其於侯矣侯上其行於埜矣而玉川子謙
弗當也曰毋以父故顯也侯且錫之章服使得
得進公庭而玉川子謙弗御也曰毋以父故貴
也邑之賢士大夫俊其事相與歌之而玉川子
謙弗受也曰毋以父故名也耳孝子者爭歡親
釐嘆是式而玉川子謙弗見也曰毋以父故交

也匪惟遜遜退讓素性天然緣莫孺思一悶孝
轍念其所以孝者痛且淚潸潸而危且汗涔涔
矣茲歲仲夏之吉玉川子儼然具衣冠而謁翁
于室羅酒炙而進客於里出聲伎而娛賓主歡
堂其服則侯所命也是故當不有其貴也者其
客則爭以孝子來者也是故嘗不有其交也者
其歌則孝子詞也其堂非監司則守令所[illegible]
是故嘗不有其顯名也者而一旦有之翁安之
玉川子寧獨不諱孝也而亦以是壽親也是遂
而質其說于王子王子曰唯然固宜有之天之
壽翁也以玉川子故壽耶則世亦有玉川子者
子者而竟不翁若翁也天定與天奪定與天曰
壽之而或危之以彰玉川子之孝者矣不幸遇
之惟翁之壽也世世知有玉川子惟玉川子之志
也世知有玉川子之翁而因以知翁之壽也是
可壽也孝非玉川子志也以孝而壽玉川子志
也余兄一岐亦容之一也請觴翁而以余說解
之玉川子

贈蔡宜人壽叙

傳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作
封洫鑄刑書上下有章都鄙有則不謂能教乎
能食而不能教者我實驕之以速戾何慈母之
與有至讀子太叔言寬難莫如用猛而後信子
產之遺愛成言乎衆人之母也徐彼守令是以
民之父母而乃殘之即不然而或與咻之母
焉鮮不貽雚苻之伏也苻則爲衰之爲虞豈惟
有令聞令望之而而樂只君子致頌焉若今鉉

都蔡大夫之侯于吾州也是能為衆人母者
固大夫以知有太宜人也是能為大夫母
既成習之矣而寧恤一言以附于
后乎哉盖吾鄉之濵于海而稔于故長吏之
政也其俗非有最矯抗難使之氣而多儌倖自
是其尉吾不知有州司之貴者甚者都涉歷水
出沒舟船跡撤令無所下焉自大夫始下車而
布屬而耳目一新其强者以次受法朝夕惴惴
奠靡所失大夫意人爭歸嚴而大夫故自抑曰

是尚無以展吾母義方之教也其民非有甚黠
猾健于鬪者捷于訟者而好勝喜相角不肯下
大夫一見輙得其情而為平之棄直為壯其曲為
老片辭出不各拜首以退母久羇于市毋再滯
于庭人爭歸大夫神而大夫頗自抑曰吾尚無
以奉吾母明智之教也一二巨室不無剛而詭
上者餌而漁下者逓折于大夫咸靡敢肆其舍
入子私戒毋以事關入公庭間一指對如水雪
在負焉而大夫實[illegible]之無軒輊也人爭以大

[illegible]衆于事而大夫又自抑曰吾日習于吾母
不茹不吐之教而未有効也大夫政成矣素治
不庥所醞醸即不肖者小懲之大戒下庶宜無
焉盖大夫之法以寬而效乃疎人之畏法以畏
而效乃逸人爭以大夫為化于治而大夫又自
抑曰吾日習于吾母嚴以濟寬之教而未有一
二也故自大夫之去而被德者日親焉畏威者
日思焉歌者信而能者醉焉人始知有母矣人
始有大夫母矣以大夫之去而晋掌銓也不數

百里而遥膏澤旦暮下焉誰不司吾母之起居
以終惠吾鄉者又誰不司吾大夫母之起居以
卜吾母之終惠吾鄉者而况乎受載世之庇邪
異者毋問在殁焉如吳氏哉是宜其頌大宜人
之壽而思得一言以侑觴也詩不云乎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而即繼之曰樂只君子遐不黃耉
則為德于民者必得其壽矣又申之曰樂只君
子保艾爾後則有其壽者必豐其後矣詩之大
夫之為衆人母者盖太宜人之壽而以太宜人

之于鄉庇大夫而竟其用則豈惟吳子之私亦以吾一鄉之慶

水說壽嘐川張君

王子與客遊於吳溪之上飛觴促羽泝波隨流吳岸踞石坐而揚觶頓謂陳生曰爾亦知夫水之說乎是涓消者耶淙淙者耶可顯而味也可吸而嗽也而獨不見之湯湯之泚茫者耶怒濟成濤崩湃四出薄蝕星月沈冥天日陵岳振蕩湧波立壁其或風濤不驚萬里如鏡滙為平川

分彼餘潤桔槔轆轤歌聲互應淝泉時沃媚我田畯匪伊激之而怒號誰與安之自順彼涓消者之所飛伏而淙淙者之所變幻耶吾日與語偃息夫溪之旁渴飲乎石之液饑食乎泉之閭而目盡乎萬古之變少而壯壯而老老而復少而茲流如故也變而怒不盈也變而順不減也不變者其常耶變者其無常耶而變変者則未始無常耶孔子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智者樂仁者壽是山壽也予亦曰水壽也源深故也太乙之精液焉陰陽之氣磚焉星漢之流注焉其大者為江為河以節宣天地而其小者為[illegible]為洫以潤黍稷功者與天地參而不朽當與山貳也常也川竭山崩而陵谷易置者非常也不以茲損壽也是水之說也陳生起而請曰予之說水壽矣請以壽水者而為人壽溪之陽有嘐川張君者彼固得全於水者也其植本也長也其壽德也滋矣行義也若怒施仁也若順而灌分其波挹其澤者且世世弗絕也是宜有子若

孫振振然以文藝振其流而君又宜有此壽以久潤吾里也且君之自號曰嘐川予志在水矣予喜其與老氏之旨合也故從陳生之請而觴之

張橫渠易說叙

既自神聖不作易道中微卜筮家言其支衍也然當春秋盛時太史氏不失其職婦人女子皆識其義出入圖象之間變化動靜之會即符得之妙或設傳有符乎而旨具在有太古之風

馬京焦之志淫而流頗矣管郭之術奇而流禁
矣卜筮之用日神而卜筮之原日亡匪卜筮之
亡也所以用其卜筮者亡也王嗣輔氏以玄詣
之見破牵合之說獨成一家立于古之宗壯哉
得孔氏一跳翼而飛矣而或疑象数之源幾占
之用得其一未得其二者嗚呼宣尼已矣不夢
周公微斯人吾誰與歸故雖以宗儒之辭自云
追六經已絕之統黜漢唐為閏傳罪魏晉於空
言而終不能釋王氏之註立規陳矩其成為于

世者毋慮数十百家較其所得俱影響之間耳
周子之圖邵子之数門人託其傳出自陳希夷
恐未堪以戌亹亹之致與人思之諆也居安之
序誰能默成樂玩之辭庶幾擬議叔季之世丘
不與易乎褒而律之則程子之傳朱子之義張
子之說其最醇矣始于無文繼以憂患帝編未
絕所不敢言揔之泛濫宣尼氏之贊蔟明嗣輔
之遺蓋魯衛之政也
明興易道大尊刻於學宮蔚為諸經之冠習之
者取科名拾青紫輔世宰物代不乏人而僅窺
朱義之微甘守世說之謬間出新旨旋已離經
與談程傳且讓未遑佐以張說更自茫然不辨
其謂何耳三先生之學素云角立而子厚之易
獨湮沒于世余雖不敏敢忘表章竊倣其故本
叙而行之即不敢叅漢上奪耳食亦或可佐伊
川傳同志語曰新語百不當陳言一學者尚勉
旃哉若夫録張說以闕嗣輔之籓識十翼之用
悟畫畫于言外列象數于辭中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云爾

題初録宋纂序

易翼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則聖人之意終不
可見乎曰非書胡以盡言也非言胡以盡意也
書愈煩言愈多而聖人之意愈不可見者著書
立言者之罪也即如聖人之意具載論語後之
學者衍而為纂風下矣然試與二三子追弘正
之音味平實之旨格不尚詭語不扶玄震澤崑
陵諸公可為不盡意乎又進而與社二三子録

經義之始採太學之編脩詞立誠窮理盡性者宋之君臣師儒可爲不盡意乎嗚呼必如今之所謂立言者斯可言聖人之意終不可見耳奈之何嘗吾世而俾後之人取快於祖龍也勢極至而不反矣不得已而録宋義百首以行於世度其有鴆乎且以爲好古者印也且以爲我明諸公資也家藏幾千首而始刻什之一則如何以爲之兆也

題自選戊己藁

余自遭世難後輟筆五載名姓不入鉛槧之業久矣至戊己之歲復有問藝于余者余不之[illegible]也間有與之語者客亦弗能應也遂[illegible]歲文以代言計得百首而余且病矣前後[illegible]人所乞已十之六[illegible]評余文者不盡合也[illegible]曰才情之王筆機之穎今不如[illegible]也或曰格局之正辭理之實昔不[illegible]今也夫余亦何[illegible]然故彙時[illegible]耳余病日甚茲百首[illegible]絕筆[illegible]自惜爲題稍次其已行世者二十餘首而笥藏稿十五首合之得五十首以附于初録宋義之後評余文者其謂我何哉使余不死于病而此文不至爲絕筆恐載檢時復未滿也聊書此以識過

四子行素編序

記吾輩之始選行素編也辰玉爲政而李晉陽等以茂苑至李茂實等以練川至陳仲醇等以雲間至計兩郡可十數人其選廣行素編也亡弟逸季爲政而閩有李宗謙等浙有黃貞父等

雲間有董玄宰等晉陵有陳鶴塘等計三省可三十人而餘亦云盛矣未幾而諸君子各以所就去或仕或逸或事或死落落如曙星而吾輩兄弟亦自烱謝其他相若學相似交相終始者惟伯桐婁周辰玉衡家閩仲士騄耳而余至以斐稿不入士籍然與余是同結習未盡于此道不無自喜時作大迦葉起舞狀間從問藝者譚當日盛事[illegible]用前例選續行素編其人皆吾邑人也曰是且歌哭于斯國族于斯廣母

散其鼻虔也其鳥我鳴者與我齒者誕我遊嘗
俱窮罡之弗擇也曰是且廣振之卜要之席不
其言可不可知也編成矣伯栩氏與吉曰吾髮且
孫遺矣恐不堪與年少角也辰王氏來言曰吾
章文不雅不俗聊以自試耳非所為名也家仲
氏則意所作為未經筆削者恐以璞示也亦未
皆我余應之曰使余所選而獨以文也則或有
之余所選而重以人也且有所誌也則未敢闢
余也且讀伯栩之文何其齒之壯而筆之少也

若辰王之作雅者足以命世而俗者猶堪應世
名云乎我郎家仲之璞自消得十五城豈容以
十襲藏也惟余出入于執笑罵於談邇近于心
應為人營耳於是乎出其所輯授之剞劂以見
吾邑之盛而撿吾四人之作別為一編以見當
日相與之私威明絶鍔之痛安豐酒壚之嘆久
南月旦之評互有之而吾輩之刻行焉
三矣

客有問於王子者曰時藝之為義夏矣能使人
王子曰傳乎我而直以為科名藉耳而獨不從
之世乎我習靡則文輕習爭則文抗習厚則文
莊習醇則文和而獸不徵之人乎我拔者其辭
懈疑者其辭支直者其辭明溫者其辭平用未
始不一也即以明經釷于詩賦而當時省試之
章射策之語其傳者又幾何彼且若寄焉若托
焉倖得之而遂灑之惟恐其浼也用於是予詮
而乃以相詆也甘摩客曰若是則胡以傳已王

子曰其公餘乎非謂其練已也小試而小得失
奪之大試而大得失奪之進也狎而就之退也
絀而縈之一步一趨懸寸晷以為的欲左欲右
簡偶好以指校稍思自見則聲吠而譁焉一不
應彼益不吾信而吾亦且不自信能自信其所
是而不信其所非者不數人人亦不數見也至
自是之非而人非之是又毋論已若夫名既掛
于雲逵文已收於彀率此無利鈍之虞彼夫黜
陟之柄橫口所談無非金玉橫心所得揔屬雖

杭而弗下也利鈍之勢忍而弗籌也談咲之捉
旋而相角也臭味之同而相左也師勿語言
之必秉文之必當而各師其心各守其說至老
而不悔是亦足以名於世而不為虛其寔矣諸
君子之大具在也吾衰而行之宮唐岐奏濃淡分
粧能闇識而指為吾黨之文乎哉其不相師而
為文也所以為吾黨之文也名曰行素編則仍
吾黨之素也然昔之行素也以人而今之行素
也以文文之如何各言其所欲言者耳已

庚辛程墨選引

始余戊戌之歲選兩科程墨也饒於刺短於譽
而見者遂半為笑半為詈幾不容焉則玆選也
不可以已乎曰可已也而不可已也昔之文奇
正相為用者也今之文奇正相為衡者也辛[illegible]
正勝矣而余猶惧夫才儁之士以過自裁嫣[illegible]
之流以不及自托也過者猶其賢智而不及者
則其愚不肖者也過與中角過始不勝以過其
不及角過卒未嘗不勝也勢也過者勝余又恭
[illegible]奇正之變終誰執其衡也則玆選也又何可
已也余非敢以為世坊也而余且以為余誌[illegible]
誌[illegible]也雖然讀是選者知余之有所責矣

辛丑十八房選小引

[illegible]戊戌與辛丑諸君孰愈曰不知也問辛丑
諸君孰愈曰不知也又問姑應之曰予亦既已
選之矣然則優饒者而劣乏者可乎曰不可然
則貴簡者而賤繁者可乎曰不可玆選也其從
吾所好者什八其隨世所嗜者什二其人與文

相取文與選相和者什九其過褒以示風故抑
以立則者什一出入寄筆削之外月旦寓懺悔
之旨則予玆選意耳甚之得心應手者未滿于
味歌門調户選者也微憾於簡筆讀者毋致訝
云

約言叙

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顏淵氏曰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于是乎文恒游博約恒守[illegible]
乃予所衰者藝文也藝文文也命之曰約言之

謂以言約也且學者亦知博約之說乎約之為
証博之主也匪博之偶也博之收也匪博之乘
也嘗試與子窮其技而有所歸盡其機而返爾
存出乎一入乎百斯得之矣李之何縱橫家貴
博名法家崇約遂令博與約分宗甚則相角而
不相下寧博約二也文禮二乎請循其立教之
和博不可以為訓也要其流變之致以約失之
者鮮矣故予所選定其名曰約言

題吳長卿九疑堂草

吳長卿子之于文也盡其術矣而不足以勝
天盡其變矣而不足以得時若有未釋然者迺
奏其所業而卜居焉吾始自以為拙而遇不遇
半也既自以為工而遇不遇半也茲且不計其
工拙矣而更之不遇焉將處於工與拙之間故
或王子應之曰夫工與拙之間彼直以為非而
已矣且若自以為工於文而不工於時乎果其
工之而又奚之焉余未見夫工時者之不窮于
下而工文者之終有其拙也諺曰讓左遇右遷
㕁者遼柚此善喻也故善害者不以船易賈
攻陶者不以墮甑易冶若特以寄其牢騷不乎
之思而不畢其畫周圖孔之技云耳而獨不知
易之恒乎雷風上下之變也而命之曰恒何也
不變不足以為恒其恒也恒於變者也故象傳
曰君子以立不易方余因願吾子卤於浚恒而
不願吾子吝於頻巽也嗚呼若之文亦既工矣
長卿迺洿然曰命之矣而所未解者吾之文能
工於先生乎先生之工恒乎不恒乎先生之時
遇乎不乎余時無以應而第曰當進其業以問
之進者

王昂甫藁叙

讀昂甫窓作典以則貴而不蔺與法俱出與軌
俱入意其為膚立人也至讀昂父試卷縱橫歷
落珠璣燦爛能言其所欲言若時時用才不盡
者蓋有富家兒風焉合而後可以得昂甫矣方
昂父持其藝以贄余恂恂乎文弱士耳見者皆
為憐之近而覺其質方也因應而試其氣上也

[illegible]托興南容寄以遠然其涉世之故也豹
稽解嘲一唱三嘆其勞者之歌耶疾方正之不
容也作觝不觝痛言語之中傷也作穿窬其自
艾而重創也作内訟其息交以絶遊也作文上
言柳楊而可思音幽玄而可味而其軆悉正而
不誹哀而不傷風雅之交處季孟之閒乎使長
公而在必且置之清廟明堂賞之高山流水和
之陽春白雪而桓山吹笛橫樓設酒必不在定
國後也定國能詩長公亦能詩公亮能文予不

能文予何辭以謝公亮哉多公亮有定國之不
然而自多無長公之疑聊序其相與之素以歸
之云爾公亮姓譚諱應明為吾吳之虞人

祭王夫人文

維某年某月某日老伯母朱夫人卒其通家孫
子王某入而哭之有頓而泣於側者呼曰若何
以先我也有毀而誦於前者呼曰余胡縣以從
侍也出而淚交於堂噫交於衢爭曰若胡以不
余贖也越月而家始以戚為殤人始以哀為思
其得攖子弟之例號而陳詞曰嗚呼哀哉蓋自
曇陽子出而兩宗者稱通家首云其獲侍吾先
君子以侍吾伯父也猶吾父也獲從吾昆季以
友辰玉也猶吾兄也又獲侍吾母以侍吾伯母
也猶吾母也今伯母已矣思某之少也飲食之
摘育之豈其長也而故遠之一不肖也而遂翦
棄之有以知伯母之所以終卵而翼之提而挈
之者蓋無已也而胡天之不弔不遺余一母也
嗚呼哀哉伯母之行滿一鄉而伯母之名滿天

下盡人世所有之榮與夫不可脩之福且與其
身俱往矣其一人之失祐何足恤而獨不忍于
其額且毀者也以伯母之秉内政也而事有格
於外者乎奴有不軌於法者乎族有不良于行
者乎有侯積箸而盈者乎有一言不奉為訓一
事不爭為師者乎微太原所宗即吾瑯琊妯娌
閒是則是傚行且易悟矣及覩吾伯父及吾辰
玉也曾問一產乎曾賦一錢乎曾朴一隸乎寧
獨天性固然情以有所寄而益玄勤以有所資

而孟良淂之者自深也是宜頳者若毀
者若奪之乳公者以為邪國之珍而私者以為
王氏之哀也嗚呼哀哉記吾兩宗盛時吾伯母
以材德著而吾母獨以德著迺不兩載而盡失
之吾母之樹立尤覓然可哀焉而或以盛德故
不至泯墜若伯母則曇陽子且駕雲車俟之於
峨眉綿竹間相見時當握手歡若平生也然誒
及兩宗子弟則伯之安而吾母之戚矣嗚呼哀
哉

祭王夫人文代

嗚呼世之為婦若母者履坤則晦而遇坎則彰
其歿也綏福者多安而數奇者多傷迺夫人之
育於朱而女於王也則既已集祉之盛而應宗
之昌矣爰相夫子是敬是忌豈其有片語以相
加遺曰琴瑟之喈鳴而靡猜於孌季焉生令嗣
孝順不違先意是將用穀德徵雖頭角之嶄然
而嬰孺之慕依越有神女矣志不渝感彼應真
翶翔雲衢登鶴馭而上賓駐鸞車以齊驅至若
歷金門謁三后趋王階列班首披章服之煥煥
擁佩環之喁喁珠玉盈庭芝蘭爭妍含飴賦果
笑語偎娟一言而動千指之憂喜一身而係數
族之重輕者四十餘年而痛之者若夭若失愧
致疑于造物之忌盈而重憾于食報之未則何
故哉維是夫人獨秉家政而克寬克柔是訓是
行也則既已代若夫代若子而執其柄矣率彼
雅韻有夷甫之恬以夫人主之靡饘粥是虞而
戚孟之嚴卒彼好德有希文之仁以夫人主之

母行義是儉而戚孟之淳則家不可無夫人也
凡民有喪蒲伏救之瑣瑣姻婭寔惟就之左右
以其鄰嘘味以其親則鄰不可無夫人也嗚呼
哀哉夫人逝矣泰山墜矣雖令閨虛貽而彰德
求棗維家之珍維鄉之彝凡頌經綸之功者悲
機杼之風無聞棲禮讓之儀者懷俎豆之教不
嗣况如其等素依日月之餘光分江海之殘滴
俯孤賤而下交仰閭閻而非敵嗟母氏之劬勞
庶朝夕以時覲死者安卧于九京而生者稄方

夫半璧能無望靈几而覩警睹毀容而心戚哉
恨不百其身以逭桒榆之輙續松栢之齡而德
誦蕪詞陳修脯薦之冥冥又何以蔭德之宇下
而竊壺內之儀刑庶幾夫人之亡者身而不亡
者靈

祭洋翁凌尚書文

嗚呼哀哉翁吾翁也而何以死哉翁之頹老而
益童其飲啖步武無異少壯時即耆顛不艾焉
且所謂窮有庇焉而日夕禱者子姓之外寧惟

余一人而翁何以死哉說者以為翁勁于喜功
名倘用不祥忌乎夫蠻夷猾夏我實靖之翁蓋
曰安民哉而或侈焉則師習然也翁猶稱持律
者翁何憾說者又以為翁競於文力抗衆議卒
齎志以沒乎夫昆弟煩言誰克終訟翁蓋曰無
咎哉而或稍詘焉則士風然也翁特當禍始耳
翁何憾然則翁之所以死者誠自顧其無不可
可死耳是故死之日而絕不問家事翁之達也
頂絕粒以待翁之神也若其心之有怵然而神
必怱然亦安能于死生之際留若覓去若公而
乘化以盡也翁可以死迺天下何可遂無翁吾
輩何可遂無翁而翁何以死哉翁之用不盡于
時翁之材則已一試于廣而民夷帖然寧以至
今自郎無論天下西北之虜訌而闌入我內地
後之數臣驕我東諸侯一貴酋弗順而馭之者
遂失上策焉誰不思翁也者其任督撫之責而
或然蹶焉誰不法翁也者邦之大夫士庶有所
疑而考掌故焉誰不翁是咨也者而翁奈何以

死也此天下之公悲也若所愛其短而憐其孫
者無甚其所取而哺之者亦無甚其自其以蚩
搆罪而翁之援可知也援而弗効耶罪不代之
注也援而効耶罪不代之賀也甚且舉所忌而
莫言者昌爲舉所卻而難處者劑焉將尺寸是
望焉而肌骨是依焉而翁柰何以死也此余一
人之私痛也嗚呼哀哉翁吾翁也而何以死哉
翁固死矣然自有死而不死者在但翁死而吾
之生亦死也吾又何以生哉故不獨入而爲公

道兮闢内則而逈光既[illegible]兮[illegible]
蒸嘗乃祖夫子兮續伊吾機杼纍挹壹[illegible]
[illegible]柔以弛張夷膏沐之濫觴兮解陸離而弗御
習縞紵之澣濯兮卻絢艷而若柜飫藜藿而無
射兮曾莫滋盈乎匕箸資斧啟陳以漸振兮夫
子即夭矯而騰翥左翼日兢乎無佚兮褒賢覲
捧乎天語維熊羆兮入夢異冠裳兮首貂服金
紫兮戲逐丸珠玉兮燎罶伊人間之景福始屆
兮將海上之青鸞可招忽朝華其易披兮夕逐

委乎丘蒿霜露既睎乎中峯隆月巾飾空施兮
繐帳自飄胡天之不恤兮權于予奪之間而曷
知其真生不能長享兮五鼎死能分上官兮八
珍嗟冠帔之屢更兮而詎邀其音塵痛骨肉之
羽化兮而問葳于土濜攬吳山之秀色兮挹滄
海之雄聚傾鵠鶬几筵兮叩鷃鷀于堂廡三吳
故人兮爭歎豪賢而擁前途漁陽老將兮兢唧
宿德而備後伍盼美旒兮頓瘏如王山之將崩
望輛車兮慘澹[illegible]也昔列子弟

千宇下兮令慚父毋于茲府肆蘋潦之可羞兮
庶九京其或吐亂曰神之遊兮冊臺乘白雲兮
莫來神之栖兮玄室化龍下兮蛻骨神之降兮
儼有紛聽環珮兮襍聲神之歸兮闃無色膽君
熹兮彷彿栖者反始之魄兮而遊者無不之之
魂歸者安爾之兆兮而降者歆其之誠也耶

祭周毋謝太安人辭

萬曆紀元之三十年太歲在丑比部周君毋謝
太安人卒先是比部君友吳郡王士驌負罪抱

疾日夕卧弇中饋問都絕有浮格而來者則比
部緘也其大旨不以徘徊郎署十王載賢勞為
需而以太安人、七十有七之強勝自慶且曰仲
春有使命矣淂奉太安人歸矣為訂弇中之約
甚堅驌方數日以客而命一再至矣比部歸逦
奉太安人之喪矣嗚呼異哉孰使之康而期厥
是望耶孰奪之年而悼髦斯逝耶昔也忠孝[illegible]
傳淂而讀之有以信周氏之遺教深也茲也[illegible]
德有錄淂而讀之有以知太安人之順道者也

哀感之次欽挹弥宏敬陳其辭百拜以致侯君
曰維太安人兮予於謝女於周立德兮不出不
柔修行兮婦女母休食報兮百福是遝勤儉將
以供舅姑兮無乏甘旨脫簪珥以相夫子兮無
謝乎壘耻課耕織以哺孫子兮金富于書史是
曰至富母寧待粟盈囊裘蔽篋而後躋乎人之
君子為紀善公之嗣婦兮追誼門之遺芳作承
德君之配兮頌孝子之佐車安比部君之母兮
間廡吏之義方是曰最貴母寧藉賜几杖贈龍

衮而後稱乎世之明光章章內行傳宗里兮而
式穀式師肅肅家政貽後嗣兮而克守克依四
顯令德耀女史兮而勿忘勿遠是曰上壽母寧
又垂耆艾肩娲姚而後命乎時之大歸翔也遑
七降八勇于少小不可謂夭孺人安人章服繼
薦不可謂賤分祿食官十有五辰不可謂貧孝
思雖始受福既京士驕也仰止齒牙是芬不亦
不歆匪誄匪銘布之几筵神其降歆

祭族伯母文

嗚呼哀哉自吾王氏之盛也每歲畢祫祀合同
姓於家學而享其餕餘焉褒而進者若干人知
其伯若叔也厲而列者若干人知其昆若季也
隨而後者若干人知其姪若孫也旅而退旋而
悄焉蓋至於先宮保之不祿而吾以流言見藉
也奔走禦侮吾始得而有吾兄矣飢寒撫字吾
始得而有吾伯母矣嗚呼哀哉吾兄一小吏耳
且非吾有朝夕素也以吾宗祊寧無有力力於
吾兄者寧無親於吾兄者而母誠其子以裕尤

弟危其兄以速禍擠而胥遠猶恐波焉其上者
付之微歎耳而吾兄險阻間關呴呴以相恤者
再易歲而一日焉匪獨其慈愛天性固然蓋曰
吾伯母之命也嗚呼哀哉吾伯母之痛吾也蓋
不啻如母也吾伯母之憐而令吾兄以周旋也
蓋不啻如子也吾有以知吾伯母之心矣蓋無
時而不望吾之後也使為之母者皆吾伯母為
之子者皆吾兄則死灰未必不可復燃而吾伯
母之心亦庶幾焉今吾伯母死矣而吾氣然以

因服哭也吾懼吾伯母之不享也嗚呼哀哉吾
是以哭於吾之次而僅以吾文生之哭也非文
也文非所以哭吾伯母者也吾以吾之心而已
吾以吾伯母之心而已嗚呼哀哉

祭亡弟逸季文

維丁酉歲之正月余丁內艱與弟日以愁相對
者二季而弟告病余得其病起狀深憂之間以
詰醫者不盡合計未有以奪也無何余以告事
繫郡邸獄甫得間而接劇報矣鼠行東歸䕶一

訣視含殮畢僅一哭亟校死執事者如在夢寐
間耳至旬月驚魄稍定思彼此浪生於世幾三
十年毋一事不堪長慟者迺始數其一二以祭
曰嗚呼哀哉我先少保公之澤也不替百葉矣
其稱嗣者昦立而三耳余先中蜚禍折其一而
弟復有今日以損其二也胡弗蓄其後而以尊
足存耶天耶人耶天既不靳於弟而奪予之於
矣而胡俾其所取於世者不能滿其材之什五
不能償其志之什一竟化為蘩英之落也窮神
[illegible]人[illegible]聖賢之真鈔心得[illegible]數升人之口片語
之[illegible]妾亦紙貴鄉言方執戟登壇者莫不讓盟
而[illegible]以紳衿緩帶終也[illegible]一前廠刑範箕服家
言則奇忍千雲快詞斷玉時時有貴介風氣假
之歲月足拾珠璣而竟不令一扶東壁之墜也
[illegible]其報為德於不可測供索而不厭至應
從而[illegible]頻依然見三弇遺風寧不足以及後
乃必有藉而後不餒也嗚呼哀哉天耶人耶憶
弟之生也後於余一歲耳弟事事見推而余實

事事不如弟迺余不死而弟死也天耶人耶其
齠齔而侍也余撞而弟文余呆而弟黠以故爭
宴笑得先少保公歡者相什伯也此余之不如
弟者一也長而搆藝也俱以跌奇不諧世耳余
遂抱奇以卒歲而弟能善用其奇以收之不遇
當其一遇當其九而世知有逸季且附以知有
房仲也此余之不如弟者二也世知有余二人
矣耳而且目之其走余者不數人人亦不數偕
而走弟者日軌焉日軌輔未艾也殆見而畧之

身外塵心遶內根未息貪欲安閑自名清靜穡
困既謬吾界匪遥良可危也慧静上人厭塵勞
之易迷覺心境之當攝污泥裏穡以青蓮火宅
中湧以甘露長安雖閑哉國宴熱荊棘林中大
刃下那厥且三年間知息有之當親悟心境之
一切沒階級內建大功緣無言語中發獅子吼
定力中熏慧光自吐發明蕭外正是薦身時功
行既完圓關此日尻在同流咸增精進聊爲一
頌以勗其後云爾

佛說一切法　爲攝一切根　加被與羣品
大海之所攝　頓漸元非兩　分別有故二
一尚不可得　餘二即非眞　所以[illegible]子
方便合衆法　一大乘圓教　無法[illegible]受
斷截諸衆派　函蓋滿乾坤　十方諸[illegible]空
鄰無所分別　分別或缺陷　圓義便負墜
今我慧輪師　開闔妙自攝　有[illegible]開
開閑元自一　一法好自圓　爲汝說圓法
坐禪方成佛　聊以覓說心　即境了不住

是則名爲圓　習中緊尋地　借以心看[illegible]
覓心不可得　是則名爲圓　心境而不著
境不離心境　不異亦不離　是則名爲圓
順逆了非我　逡無順逆者　非我亦非人
是則名爲圓　閑內元無我　我外逡無閑
我閑兩不住　是則名爲圓　閑內盡一切
閑外誰非我　人我了不見　是則名爲圓
[illegible]非我　閑者逡自誰　閑閑不可得
是則名爲圓　閑時誰爲始　閑時亦非終

始終不可得　是則名爲圓　慧輪解惺目
血經遶功德　功德了無受　是則名爲圓
[illegible]藝語　造偈證聖諦　聖諦亦不爲
是則名爲圓　我說圓法已　慧輪源證念
歷諸污染地　伏汝清靜洗　一切小乘法
惟汝一圓攝　我昔諸衆生　悉歸大乘教

圓覺經十四頌

大光明藏第一

氣吞宇宙露真機家破人亡說向誰歷劫烏樓

丈夫怡難將螢火爇須彌單刀直入猶然能撫
一路進早是遲今日醉眠秋色裏金英陶菊清
伊誰
大地衆生共此疑分明點破不相欺片雲遮斷
三千界一縷高掛五須彌無明焰盡吹初熱不
炎金成大未遲莫道空花常着眼覺来明月在
伊誰

彌勒菩薩章第六

五性修行欲未除輪廻根本愛為基花開碧岫

山粧面月印寒潭水畫眉劍樹刀山隨念靜鑊
爐湯炭豈思惟婬坊酒肆尋彌勒滿目青黃更
伊誰
兩過蔓草未曾除三徑荒蕪迷故基不斷愛根
忘鼻孔尚餘捨念失鬚眉成刀猛下非他力慧
劍勤施止自惟金井轆轤聲已斷休論老漢說
伊誰

清淨慧菩薩章第七

須斷皆差選佛場覓心無處是心安天堂地獄

休分別智慧愚癡摠一般迷去真如成儱侗悟
來佛性是顢頇蘆花深處端然坐堪笑時人把
釣竿
不涉程途也大難權施階級任渠安迷時覺悟
還成兩悟後同迷是一般般若緣深須[illegible]運善
提種熟也顢頇燈光月色功齊照罷釣[illegible]來失
却竿

威德自在菩薩章第八

一鏃三關更不留大城高指是歸休東西南北

無人到坐臥經行得自由掉鼓旣能開幻衆築
壇須是拜公侯從茲觸處從渠也不是寃家不
聚頭
為說三門方便留鸎啼寂寂坐来休空花覺處
難成翳幻境亡時始自由莫問東西行異類憑
教黑白說伊侯天山一戰成功日碧眼胡僧瞎
點頭

辯音菩薩章第九

交羅貫網赴無追不動干戈也大難二十五輪

閑指註兒孫千古謾流傳浮雲片片[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草漫漫掩逝川從此瞿曇標月指依前流落在
西乾
枯花微笑正數宣漏泄春光似有緣無字真人
空指字不傳妙法暗流傳雲光掩日齊歸嶺水
色連天盡赴川會得瞿曇末後句漫隨東土說
西乾
總頌第十四
花發靈枝刼外春千差一色晦凋林寒岩枯木

秋光斷古殿殘燈夜影沉青字[illegible][illegible]正眼藏
羅帳裏合如音千年松下無人到[illegible][illegible]羚羊不
可尋
壺中天地一般春忽聽鶯聲出上林不動松風
香未老常懸月影夜將沉三關直入空中色四
病齊祛刼外音圓覺妙輪應自轉蘆花深處莫
相尋
跋
主子曰天下之道一而已矣何世人之好爭
也三教爭矣而惡庸也則儒弗勝而之二氏
二氏又爭矣而惡有也則道弗勝而之釋釋
又自相爭矣而苦功也則教弗勝而之宗宗
之獨勝勢也而有時乎弗勝者為宗者之罪
也原夫瞿曇氏住世四十九年所說法無量
末後一句親囑摩訶迦葉要以破除執心直
顯真諦教中之宗非離教之宗也自拈花一
笑受記別傳漏逗風光收捨不住雖復皮膚
落盡而狼藉亦自非少加以正法既遠人思

自便厭三期之未滿頓度剎那畏萬行之難
圓直趨覺境足沾塵土口兩天華朝襲瑜伽
暮馳棒喝欲令菩薩失地聲聞奪位良以難
矣使繩墨之士沒齒見仇精忌之流尋聲致
駁指兒孫之不了笑祖父之遺殃辟之褰跛
之乘自云千里康莊未越忽復顛踣遂謂跬
驥虛閙泰豆誑語豈不悲哉驌以幽居之暇
矢志求合讀圓覺經恍然若悟曰此教之要
旨宗之正訣也又讀真歇十四頌瞿然自失

或問曰有天下者虞夏之際皆禪也商周之際皆兵也何晚季之世名以兵始而以禪終乎譎夫實而有其名猶賢乎曰此後世之誤也兵何異乎湯武非聖人有諸然不以兵故䘏也漢之[illegible]光於湯武矣哉明之驅胡元軼於漢矣兵何譎乎譎而之禪其曹馬之家法乎禪可襲乎且非獨惡其假也迺其名亦弗正何也唐虞之禪邈矣後世猶有異議焉桀之何弊云者欲高於湯武也隋之亡亡

於宇文化及也云於王世充也唐之王何譎焉而以恭帝為也唐不立恭帝不成篡也故明乎建統之誼者毋襲禪讓之跡可也

或問曰世之論正統者一焉耳必偏伯焉迺閏[illegible]子以秦隋元為閏而以晉宋附之何居曰此法乎閏之義而置焉者也閏全氣之餘也氣有剛柔而無所不貫秦隋元純乎剛者也故一折則不再振晉雜氣也宋純乎柔也故既萎而僅延得其全蓋所以皆混一也乘其餘蓋所以一之而弗能守也若夫南北分爭三方鼎峙各乘[illegible]度占地之運分野所纏彼凶而此吉塗塹[illegible]朔共而慕分天地間之全氣有所不受則三王以降之統於此乎分而胡以稱閏焉迺猶借符命更服色以詫一世嗚呼此夜郎王之所自負也

趙苞論

世之論者以趙苞殺母而破賊為不孝王子曰苞之智則短矣其守焉長也太守守土之臣也

鮮卑之志鈔焉耳是可唉而却也彼且挾其所質以易郡則安得與之而安得不死之情也不多方以悞之設奇以奪之僞紓以緩之而遲戰爾脫也智窮力畢而母之質如故也郡之擊如故也則弗得弗戰戰不勝則死忠也戰勝則死孝也苞何深譏焉或者以徐元直方之夫元直不純乎玄德臣也苞純乎漢臣也元直去一主而歸一主也苞救中國而之夷者也元直一人焉耳苞也郡從之何方乎苞之戰也吾悲之

其死也吾悲之必如固始焉以父與宗而毋爲
不能爲之解矣

達磨贊

達磨面壁一趦直入住世九年無法可說留與
兒孫千補百衲遺像莊嚴自矜自式

像贊

翛然其貌也揚淵然其神也藏望而知其爲弇
州公之中郎爾其奉杖屨而後先于白雲之鄉

揭

伊昔王氏世篤忠貞惟我少保歇歷中外考績
受蔭有兄有弟猥以及驪閉户讀書進退皆爲
得策謏事養毋尺寸自謂無愆豈期倭[illegible]震驚
家門倡義忠信獲罪有如今日者憶昔家[illegible]
士騏之始事而環海之巨室響應也當道者倚
之爲長城好事者目之爲驥尾而二三無賴亦
乘機而衣食其中甚者供其花柳之費[illegible]
貲而施々然號於人曰此某士大夫之所[illegible]
此某豪士之所贈也知者笑之見者[illegible]

者疑而駭之矣趙州平等貧士也若何以輕裘
肥馬嬉於豪富少年王蘊空逃僧也若何以有
室有家側于貴介公子胡忠賤僕也若何以出
入舟輿侯門上客器小而溢分踰而危于是乎
胡忠得罪於公庭而見逐于驪矣王蘊空見忌
于奴客而以他罪被擒矣趙州平等亦憂讒畏
疑而削迹矣驪華方酌酒私賀以爲讒慝悉去
可以安枕無虞不意王蘊空欲緩須臾之死而
招攀遍于名家丁趙深中匿帖之冤而風波延

於善類閩浙無根之謗既啟其端金壇他故之
遞復逢其違故驪不免耳被逮之日業以叛黨
聞矣然自信曰心事對之天日行事質之鄉評
不軌之謀誰爲告倡亂之蹟孰是見知此不辨
而自白者也已果然承訊之時業以妖妄問矣
又自信曰讀父經傳不蓄禁書株守青[illegible]
異術酬釀之詞未嘗掛于齒上狂肆之[illegible]
落于腕間此一問而可辨者也已而果然而未
之[illegible]竟以寓藏律坐徒矣復以放縱知[illegible]坐

反矣夫所云窩藏者藏何人耶以為王嘗空[illegible]
于斤耶則其流寓太倉也或目有主之[illegible]
無與也萬口難掩也以為施冲楊彩[illegible]
冲楊彩訪之似非盜也其以他罪繫本邑[illegible]
可証也非窩者已定窩之罪而指盜者尚無[illegible]
之實即欲以蘊空見染而事發於他省案[illegible]於
歲年難乎其甘心矣所云故縱者縱何事耶欲
打何官欲劫何庫欲放何獄欲殺何人首告何
在失事何所行之者不問而縱之者懸坐亦是

理乎所云知情者知何情耶歷帖称盜顙是仇
家所為城市驚奔且去他訛所致情尚未真知
於何有況其事在數百里外而晏然之邑無名
之人竟附不舉之例能無詞乎又其異者諸人
聚首多者不過二三次何謀之易同諸人暫交
遊者不過一二何黨之易入道途偶值豈能懸
逆便云輕舟往來揭債稱貸自是常事便云百
[illegible]竊妄希封拜信有罪矣彼參大夫班定遠
[illegible]乘時以自見者亦可罪乎散財結客固可疑

矣彼劉司空祖車騎傾身而下士者亦可疑乎
他如均事而生死殊同情而安危異獲福者昂
昂而受冤者纍纍又非驕之所敢適也凡此諸
冤歷歷易辨而或吝於事大之難任或諉於成
案之莫更遷延至今漸入鬼趣人孰無子弟之
恤而先少保未寒已不能庇無辜之犢人孰無
恩澤之徼而先少保何罪一旦削其生前之功
數世鄉宗存歿都惟仁人長者念之

又

某奉身無狀誤干罪戾坐削先人中外之勳也
迺不即死而欲徼惠於上人曰靡其憫而𢌿之
何顏之與有自惟神明在事民莫不翹首跂足
以須德化而不及今白見其冤一旦失之呂其
有瘳焉用敢獻情而或賜之鳩則死且不朽儻
以為戮亦死且不朽越有五載身幽名滅不知
所從維是綱紀之卒曰瑩隆之罪用懲不令誰
其從首殺無赦傳之重典敬問其辭則曰爾黨
惟包藏禍心且有他志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某

稟其自去歲橫染蜚語柄衡者任耳作目承旨
者以白易皂法行之始威嚴殊絶而以孤居無
援之軀膺之勢若千鈞之下一卵即有洞察深
冤者亦相顧錯愕不敢發分坐死耳而
恩臺獨持正論守寬覈之説直忤上官之意觸
同列之諱而弗忌焉于是當道始知有正法有
後議而不得不以事付之公訐其一二假虎威
以快意者亦有所掣而不盡其喙莫二之恩一
也然未幾而蒲伏句曲矣未幾而係累古潤矣

隨所竚足無日不與獄吏伍或處劉於悍卒或
徵逐於餓犯蓋木索之餘生踝繭未復而又歸
死冢郡矣胥徒之猛俘囚之戾什伯他邑而欲
以婁囚婁解之軀應更分死耳而
恩臺援之于死地授之以輕獄慰喻之旨温温
在人耳也侵擾之禁凛凛刺入骨也凡彼下人
爭相勸相戒以無犯蓋如鄰馬經歲忘亡蓋如
家爲莫二之恩再也又其甚者狼狽殘軀瘦病
易陵自恨既不欲生思親又每欲絶魂揺揺而

莫泊氣奄奄而吾詎同[illegible][illegible]九僅卧而一扶掖
同病者朝呻吟而多槀厝[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日僅余旦夕
又分死耳而
恩臺數希有之仁施難布之澤狥必不然之請
縱未必然之囚非有相信之素而舉未成之獄
方奉旨勘問者靡之無疑焉感恩既切知已又
深莫二之恩三也則夫去歲以前之身先尚書
之身也去歲以後之身
恩臺之身也自今以前之日報劉之日也自今

以後之日盡節之日也茲先尚書以是月二十
六日就窆矣報劉之日短矣既制於法而不敢
與于哭泣之哀朓也終格於制而不獲與于臨
穴之訣則先尚書三子也而二矣某雖生也而
死矣生既無眉目以立于人間即死亦何顏面
以從遊于地下無適非恩臺三思生之仁念乎
是用不自揣量[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于處[illegible]之下乞立效
自之期使得自[illegible]其嗚嗚之私有越是者罪死
不赦某[illegible]不敢稍缺時刻以負 恩臺之恩萬

一不勝衰亦必不敢自顏首丘而當與尸赴湖以正　恩臺之法惟恩臺得之柰不幸日濵于死非人也而　恩臺與之以為人淇不孝生前先尚書之續非子也而恩臺與之以為子絕盡所以孝言無所從之冀徼惠于死生使天下知有仁如　恩臺者與天下共報之耳至痛傷心不知所云無任哀祈隕越之至

十辯

蓋聞五刑之屬謀叛為先古戒無將今嚴不軌

其在法律也同赦而於天地也莫容污其宮殘其室未正厥辜斬爾祀覆爾宗始稱其報以二三野史尚釋耒耜而譚忠良即一介窮儒且指青史而詈叛逆矧夫世承簪履迹非孤寒當清寧之日無端興窺伺之心行負利之途忽干名莫大之禍匪病狂喪心何事遐尔縱睚酬藝語豈夢如斯請詳情而熟管焉念驕蔭藉高華家傳忠孝遠祖效誠於晉室秉義瘁親近宗宣力於

皇朝危身奉國曾祖故兵部右侍郎公伯祖故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贈兵部尚書今侍父故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公世負共沐恩光並叨榮寵門户所寄巳得今兵部主事士騏餘業之流復生今負寃罪人士驌驦生十九歲而為諸生又三載而任胄子自頂至踵孰非國家天覆地載之恩由暮及朝常思臣子粉骨碎身之報自先人一旦背棄而母氏七載沈痾勞苦交加疾病愈作氣息綿屬湯藥相親惟是

先志難遣擬上辭蔭之疏而太宰見尼遂匿叩闕之章始極意詞篇專心筆硯過望秋闈忝苑更為祖宗之光豈期夏雪冬雷鬬成門户之累鈇鉞威嚴之下不知所云囹圄蘇醒之餘難解其故青天白日忽聞鬼魅之言國定民安訾起干戈之事當思國家不負於我而豈生此異心不知我輩何罪於天而遭遘此異變雖寸心無愧可以對日月於天而負垢寃深何以見先人於地幾欲刎頸見志剜心自明恐生為未白之

罪人則死為不明之寃鬼用是偷生朝夕苟活
飽康恩對神明冀逢電照
夷狄內侵賊盗四起則編民習戰或奸宄生心
方今邊境無塵皇畲一統游䰟之匪賊底定震
疊蕩之自歸若欲平地生波譬如見影而捕
明月無瑕起雾猶夫持梃而撼泰山雖三尺之
童且[illegible]其不可而謂有心之士倏造彼瀰天此
不待辯者一也
叛逆之賊禍亂之生或刑罰莫逃或飢寒無措

或失職而怨望或結客而報仇驕素庇先人之
宇下寧麗嚴刑即守先世之田廬可供衣食外
無公憤內無私寃進可步武而取科名退可循
資而登仕路有何不得已必欲棄萬全之安豈
其無素何遽至尋萬死之險此不待辯者一也
天生異人必有異相非蛇行而虎步即蜂目而
豺聲驕賊質輕柔稟形清弱手僅堪把筆或能
綴四部之編腕不任彎弓雖望續三邊之績有
何奇表可以動人憑甚殊形足堪是恃豈以彼

大変遽由此微軀此一見而可辯者一也
堅強形質堪耐風寒精捍身軀或便弓馬驕少
嬰疾病長更痓羸十六成勞二十加劇吐血未
止藥餌難離飲饌之類長不嘗一生命之憂
恒不遑傾刻而以易畫之病體為難就之狂畲
此一見而可辯者一也
子弟志氣不倫英公垂無後之戒家奴肆暴于
法灌夫貽赤族之誅驕素習詩書曾登庠序未
嘗侍宅第而為害鄉閭豈至壞門墻而干上臺

閭巷頭數韋悉是舊奴黃口幾人皆由家產入
無不肖之目出鮮無賴之輩而忽變出異常事
[illegible]滅族此一問而可辯者一也
若親一體臣子一心犯上將何以事親忠臣必
出於孝子驕侍母疾而連月不寐盈頭之白髮
知[illegible]遺父變而無夜呼天割臂之傷痕尚在為
子則孝行為臣遽肆逆謀豈昨是而今忽非
何前恭而後竟踞此一問而可辯者一也
天資狡猾或[illegible]而生奸賦受凶頑多以好

或曰淮陰而擅齊也天下其三乎曰是固不能當漢也奚三乎爲漢敵者籍焉耳

王子曰善哉酈生之說也說行而死危哉蒯生之說也說不行而生說難哉

王子曰孰謂噲也而椎埋者流乎諫覇上諫排闥明乎有大臣風焉論功參蕭曹矣

王子曰孰謂鄼侯智乎請苑焉買田宅者遲其客說者也

或曰鄼侯之不修其郤而平陽代也量哉曰是

固高祖之所寄也智矣不知其量也

王子曰惠文之間何多奇也陸生主和朱虛主斷酈寄主譎難乎爲呂矣

王子曰酈氏之安漢也功大者二焉微商諸將危矣刼哉可錄焉誰賣也

王子曰辟陽究之危也淮南誅之奚赦焉比於昭不法矣昭之罪浮焉可也

王子曰孝文之[illegible]氏哉屈其尊於將矣屈其愛於相矣

或曰錯之爲漢也危哉微盎不終也曰錯之危錯之忠也盎之訐盎之殘也

或曰盎不得爲厚也不得爲直乎曰直焉以行其媢也擇而後犯餂而故危吾無取焉耳

王子曰絳侯之功也而囚條侯之功也而死文景真少恩哉非然固高之家法也

王子漢武之神仙以巫蠱終焉征伐也以望思終焉不遠矣

或曰相武者難乎曰非武難相也武無相也弘

乎慶乎負焉耳

或問卜式曰小人哉而君子也武能用之矣或曰汲長孺之愛其君也深哉曰愛矣無補焉耳

或曰數奇哉李將軍之不侯也曰驍焉不衞霍數也嗣陵焉故掩之

王子曰孰謂胡無人哉秺侯之識博陸之式也斬弄兒焉斷於頸矣

王子曰權可居乎霍光以居權族權可去乎曹爽以去權亡

王子曰陋哉魏相之所以族霍氏者其無辭於
也以許

王子曰魏弱翁之相也才丙少卿之相也德政
之有也人秦越也

王子曰趙才吏也蓋清吏也韓賢吏也犯矣哉
死之徒也

王子曰疏傅饒於退者也蕭傅饒於進者也進
者難乎上哉徵恭顯乎不終矣

王子曰黃潁川薛馮翊器矣夫王於守拙於相

王子曰董子之說經也詭事以符經劉子之論
享也離經以合事

王子曰武宣之治也吏吏治也元成之治也儒
儒不治也儒迂不吏若乎

王子曰劉向京房以經危者也忠而亂經匡衡
谷永以經貴者也佞而亂國

王子曰任房而疏詐知章而章戮元成不君矣
難乎為臣

王子曰孔光善居進者也之賢而賢之莽而莽
有亡漢功焉

或曰王氏之慕焉何怨諸曰有相翼焉有儒左
焉君子以為緩

聖公之結客也何壯也紓父也何智也其王也
又何狹也器乎溢焉耳

聖公之誅伯升也忮哉亦其略也謹厚者迺王
矣

恭之讐祿也報更始也鯉之仇恭也報更始也
難言哉祿行義而不終者也恭守節而弗克者
也

伯升劉季也文叔劉仲也伯俠而死季俠而王
仲農而農叔農而王王常哉

鉅鹿之戰也亡秦昆陽之戰也亡新離𨚗宿將
也尋邑市將也不敵也項武將也劉文將也尤
不敵也

伯升而無死也文叔其以王終乎更始之去偪
也翼文叔而之帝也

徐宣以全主見賞子密以弒主獲封漢於降人

乎優矣

王子曰晉無桓劉無晉矣晉有桓劉無晉矣先乎桓者孰乎晉故危先乎劉者玄乎晉故亡

王子曰導不成乎敦弟也玄成乎溫子也敦以身溫以宗奚其智

或曰高歡之出其君不已甚乎曰甚执然君亦自出焉其之泰也寧歡也

王子曰隋文之篡周也捷於莽矣有尉遲迥焉梗外有趙王招焉梗內內不競矣迥足抗焉耄

矣王讓乎微执節焉耳

王子曰齊文宣之狂而虐也不歲矣齊武成之闇而虐也不夕矣有相焉有將焉惰死無相矣光死無將矣此其後亡者也

王子曰唐之高唐之睿也中人执其君也胥以子也然睿智於高矣宋之安也隱之死也二君成之

或曰唐非太宗也不唐也非玄也唐寧章执誰立焉曰立玄立宋猶之乎隱也宋成立焉危乎

玄执

王子曰鄭侯之於田統武侯之於東吳也武侯不能得之先主而鄭侯能得之德宗

王子曰戾園之敗也富民取相建寧之死也鄭侯辭爵君臣父子之間微乎微乎

王子曰留侯於漢鄭侯於唐神执得之於君臣也易得之於父子也難

或曰奄寺之亡漢唐亦漢唐之自亡也曰亡奄寺者亡漢唐者也進乎亂乎宜誅爾

或曰蘇綽賢人也治幾於道曰無當执沐猴而冠焉周其衰矣賢於莽焉耳

或曰漢唐之季也以奄寺終焉曰漢也挾天子以威天下唐也挾天子以威天子有英君焉漢可斜也唐不可斜也

王子曰晉之亡也以將宋之亡也以相將權外故亡晉相權內故亡宋〻亦自亡

中弇山人稿卷之四終

吳郡王士驌房仲甫著

門人張　崍九服甫校

書部

馮開之太史書

其再拜起居開之先生無恙也前教云一再拜道鄙郡交知似集意獨以不兄僕為恨考僕匪人也胡以得此於先生顧僕之故見元生豈下先生之欲見僕哉疾寔為之謂之何也僕始計御其口於四方而身受羈不可繼欲取快於筆硯

而勢多警予不可繼欲卒事於教授而名甚微道甚迂不可且膏肓成矣是將一旦殪然先生胡以策之闢之為戚君不磷褻剞科義索僕近稿甚迫病夫囊之巳久計未世奉酬謹藉手於二三子以對休命此亦就其中嶄然者不識於巨眼時有當否其一為金子濟之彙曾以姓名入鄞筒誓樞衣登先生之堂者其一為王子中伯故閩中奇士也學成歸哀其鄉思當中原旗鼓俱不日獻贊矣其一為張子九服則起潛先生之元孫能世家言者即置之集中或不能[illegible]吹諸家均於古道有其意矣持書者為戴丁[illegible]鄉從詩場入社學亦志士也幸各進而教之[illegible]稍涼病粗起僕巳擬為數日賓矣不盡其哉拜

又

昨致書計不至浮沉也書中所道姓名王子之翰者果成行矣暑月長途屆期三戰而必欲見馮先生始入閩也壯哉馮先生固多他客且埴應客而僕以為不可不一見王予也請為言王

予之所可見者王予年少有雋才受奇多僻舉止踈狂可喜門下縱不乏若輩獨其解細君之珮走江湖之險而從馮先生者可念也謂先生不得次謁僕僕何足道意必以僕為可一當馮先生者尤可念也先生試思八閩通人建旗鼓當中原寧無人焉而此子一新其耳目不欲當吾世而失馮先生何壯哉而可不令之虛而往寔而歸也馮先生即聽僕言當一見之見之而不赦其踈狂之罪者若弗克見也此子歸矣歸

且以馮先生工其鄉人僕與有先焉先生豈有
意乎若閩備兵使者包公督學使者沈公皆先
生之鄉人也此子先名寔堪陶鑄矣不當令作
置書郵耶或者曰博士弟子以例格此子不應
以例格也即不然別為延譽而使閩中人士知
王子之翰果見馮先生者可也此子志甚高欲
見馮先生之志甚苦故不惜齒頰爲先生道之
且爲先生廣成人之美意也惟垂亮焉

又

開之先生足下一再過吳門不有王生也似聞
執事者以為訝傳之自底不磷及輪上人者耳
幾熱矣僕顧自念病骨犹然不堪長者齒牙餘
論天寔爲之謂之何哉昨始強起半謝床褥得
馮先生之耗即拄醫者馳片帆則行旌遠矣或
云尚留金沙或云已歸杭心寔悸嘗廉所終泊
恐不復侍左右謹因門人戴長卿郵致鄙私庶
垂亮焉此子貧甚多㝡風李本寧先生兒子畜
之得寄籍仁和補博士弟子朝夕是虞而師長

中謗口意其家不貧督過無已李爲言當事者
此子師僕僕爲供啖師李先生李先生爲供具
請以兹例裁之冀不至河漢耳不過損足下之
一言而足爲貧士解圍惟亟圖之同行者爲金
生際之則素望門下未敢進者僕已折柬再爲
贊矣計旦夕叩閽言念高誼僕欲以明歲敍累
足下然非金生意病中不勝縷縷知彼此飽熱
勝耳不盡

又

辱門下數載交其不傷門下知人明者幾於通
毋鄙夷而猶顧念之也門下之誼益高驕之顏
益厚矣疇昔之役即二三兄弟爭胥遠矣而門
下相對如平時梁溪握手耳語剌剌尚稱故人
哉所不以一緘書上記室者執筆時往往神傷
不繼耳聞之門下任成均行事在夷貞間而於
較藝尤精以法眼應世當自不錯遂令門下士
奪錦標自是君家故事不足奇然足冲旺矣火
宗伯任次當在門下而索之擬牘了不可得當

山大學生詛留耶課士之作定復拔療不識昔令方外人一吐寸簖否其柁此道自分不濟曰一旦爲黑風漂墮羅刹鬼國毎一念之若馬伏波策杖佇足聞金鼓聲狀也茲以洪庇得息肩設館一二執經之士差堪朝夕非獨以糊余口竟是長策而宿習既深迦葉起舞政自不能不爾此得之門下明賜者而敢不聞之門下乎比偶之暇欲稱其家兒思登作者之堂而既少蹊徑又畏掇拾了無所長時一理故業廼之神宗差

不落寞柁圓覺一經微有所解借以已意追和大德儻謂不謬玄旨希爲印數語其端惟我初機不向旁門摸索所得多矣先集已畢業應先薦之門下及不腆侑緘併望叱入別啓云云統祈鑒亮

又

武丘載集年少規人以一大老翁婆娑其間殊自不異玄言賞要津津齒頰間可味也坐是病夫相對竟疲談[illegible][illegible]劇衎後始辨作受耳何物老翁能令人致死耶政由宦態都盡山水緣深佐以惠風時時襲人故自不能不爾爾未識日來況味得如昨乎欲一聞之開我眉頭若僕桃簟時親百無堪向左右道者惟二三執經生差進其佳者至能作我輩言或不寂寂耳然小有致便思道焉先生僕意欲小吝亦覺無以易之柰何賈生鍾麟去固去長醉心吾黨談節甫金和布衣自喜風氣道上此以文贄者得占筆削一謀野足了也戴長卿振先風流踈洒文如其

人王孟延崇嘏沉毅雍和筆多勁斷此以身贄者且與門下得稱故矣能用僕眼見乎長卿方見窘可教計必不惜餘沫分惠當自不難獨孟延一拜丰儀夏寐入侍簽資求益殊費老翁精神須過爲周旋得竟此道勿令思里中人也本寧長憲受計僕湖上無主不復能力疾相從儻涉吳門不妨一洒見命觴陶萬狀莫竟欲言

又

病夫孟浪遂作武陵客君不得焉先生此行當

主相對不從人間世致語勤太史東行童矣諸
物姤人出處成間先生不復尋海上盟而我宗
宗衣鉢求棄計海日無光何物小子足動客星
遂使盛事隻千古無兩豈不恨哉濟南凋謝宗
梁先驅先子云遠汪吳繼逝翹首乾坤曙星落
落操不律之士用其所長有韻之文終身濡首
或一堪鄶莒小國之賦至燕許手筆便自邈然
其上者奇俊則傷神豊艷則傷骨工調則無意
入理則無聲婢學夫人舉止不似識者律之悉

驢鳴犬吠耳先生一身遂成碩果主齊盟者非
先生而誰菰蘆間孤生耳目自封不識當吾世
而有敢為夜郎王否昔走吳今走楚克相先生
左提右挈以相周旋若遼倈諸子之於何李也
伊其人乎夫文士結習代以名爭故何李之好
鮮克有終而濟南既亡談者亦互有同異迺先
集敘言盛千載之推致畢文場之揚扢又何以
得此於先生也嗚呼人心不古習異成同鄉黨
不識字年少胥攻濟南以搖先子至欲使歸太

僕徐宗伯據上坐而耳食之徒畏[illegible][illegible]之[illegible]
傴宋儒之藏拙黨而和之若不揎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流悠悠之舌未卜所止在先子則為知己在天
肖則為感恩昔先子功於濟南今先生功於先
子寔功於濟南先子也功於文章也大矣忍不
肖妄為文章之大者莫如史天下不可無史史
必不可無先生而當年設局遂以資官處之擇
制舉義有名者分之世獨有先生而不使之得
當焉夫先生是嘗借鳳凰池一席地者而竟以

材見擠他可知矣史亦可知矣以故天璽遂停
史局祝融氏老大解事祖龍炬後堪稱二快雖
然碩有進也先子素有意而以曇陽子奪之後
緣不肖從吏始染指而復以年奪之遂成終古
遺恨先生材既合力又壯不乘時了一段公案
則如何脫不以為迂而卒任焉某請抱遺書以
從來教所云似若竊先子之後而深惜某之無
罪者則非鄙意也文章九命首徵無後即如近
日李千里二子化為異物娶婦仰給廪人足為

流涕嗣先子者已有伯兄使非季弟死不肖刑
便是無命且也某即不遺謗謗不過一老胄子
上之不過一輕薄進士耳孰如今者仕進路迷
功名心折動輙藉口先人以文命自解而專意
筆硯妄志箕裘或不至落金銀車後天之遇某
亦自非薄獨身朧而不久留性懶而不耐策以
此恨恨耳閭門請罪求并廢棄茲者敢從本建
先生遊而遂得大叔且先拜大教大奇大奇大且
悔晚矣先集先及奉常集自有主者僅各得一以

獻容續布不一

又

驌再頓首言先君故人落落如晨星其實知僕
者惟先生其實憐僕者亦惟先生以先生而不
能使其身一日安內職甚且不安外局當由僕
為之崇耶先生上下寄世道寄文運一僕何足
道然一徐按臺推愛便承受不起薄命之人又
重自疑矣以故甘享沈痼伏枕待盡而手教先
頒佐以厚貺病眼頓洗弟愳加不報傷先生之
意云何使者辱臨值新院行部此公似非相知
者計毋以慰先生意耳儻未就法猶思策餘骨
一叩謝謹此復

又

日者文章耆宿與世道俱盡惟門下一人尚成
碩果猶復見忌若中原諸子年少時異哉閑[illegible]
局居世所不爭竟不見容未識何以處門下[illegible]
門下自處孰牛耳成後進紀一代時事標千古
空名則恢乎有餘地矣彼亦能相妬耶某劇病

中聞此舉錯與戴生長卿相對一慟行復自痛
耳[illegible]楚水多波歸棹可睨吳山有靈一分杖屨
之跡何如先子原草黯然無色罪人復為病魔
所嬈知文脉不禄矣儻未即死或能尾戴生後
執筆硯役先附候與居不次

顧益卿司馬書

非歲兩渡海把猶子之愛歸時無可為道者[illegible]
向先子原上一慟令知有故人耳猥兄來以
事不及相聞問得毋見訝乎渠[illegible]

好生活留之兒孫尚堪成市頗勝負郎十[illegible]
尊生斋頭善自治生賢郎輩應受用不盡[illegible]
勿恤先人手胝亦當日夕供養退筆差不[illegible]
寄語賢甥當追恨渠家公不解事也雖復苦恼
中亦爲破眉頭否因讀短氣語殊不快急走家
從萊婦作計李不辱命生平頗慣緩急慚勿以
爲意耳先集剞工欠捷僅得其二茲以一償景
升而以上一記室恐長途乏伴不及妝嚴迫令充
左右第景色未佳兩意尚滛武林道中舟車分

劳深顛遲宿草之駕昨晤長公亦同此議筆生
之誼不妨更卜也葦質巳發未走燕之騎踵為
接矣儻藉手於九鼎新獲一安寢地所不執凡枝
以真衣鉢者有如日和偈一冊附去能早作梵
言相引乎則了公之是徼不一

又

日者從戚君平頭奴知先生帰也行李得無恙
平袁相公墓草當爲生色矣屠長卿作何狀渠
不諱技客轄定未堪東道主耶靈鷲諸峯不[illegible]

駐行旌亦曾為訂後盟否亦肯為某一問訊[illegible]
[illegible]力正宏時時夢雲棲老人也長夏科頭[illegible]
每一捉筆輙爾神往念狼狽日以次第受[illegible]
拂拭各爲一章用紀其事雖不足於辭貴有其
意耳詎不當聞之左右而心揺揺[illegible]恐緑鄙
拙蒙君子高風僭録一通痛斬剪[illegible]素心不
朽雖死猶生脫直謂不良於事而今[illegible]迹也則
未敢聞命

又

憶昔歲𢖍爲僕言大兄病狀甚危也巳遡微傳
兩兄變事傷哉茲力扶疾西出欲一哭兩兄燕
伺起居不腆敝賻非例也恨不堪躬叩几筵而
以尺一思坐致長者惟曲赦之不盡

又

敬戕門人王我賓有嘉者武陵上也半客太原
以敎授為業茲欲持僕書以謁門下復欲持門
下書以謁吴潭州僕意其願太奢頗難之然此
手力學幾成磊落可采堪借王先生齒牙且此

行非有他特以寓公毋不問地主法耳儻遂成之則吳子幸甚僕亦幸甚

與友人書

僕與足下蹤跡落落而一種丈夫氣早自相許政不可解亦不必解入獄来見過者俱作世情語惟對足下劇談便成世外境界乃承訊以北行見為宗旨吳自足下能辨之何待僕舌端說且家門之痛不忍出口委藉之辭未堪入耳所坐無名當道已從容律爰書載議直是虛應故

事悠悠世路亦復何憑惟日持酒盃遊醉鄉聽造物小兒待僕以傀儡耳足下輕裝謁帝都披一裘從一僕戴風雪凌苦寒壯氣足下頃令棘底生色遥想行旌自吳遠矣

又

日使僕侍病毋而強稱子者非公乎使僕留病軀而尚稱人者非公乎則柰何用餞倒部詔送僕不得一送行旌也惟是知己之私不敢自祖道者星馳而西冀謦咳朝夕庶其且也方舟稍渡便足令故巠生色敢百泥首以請望賜開焉面竟不次

又

自過從門下毋不盛作主客相對但侄何人迺[illegible]長者周旋惟貪侍宴咲分珠璣之餘沫故不自揣量時獻其醜冀左右不督過耳然歸璣且感且愧涕泗靡不沾臆也茲泊船水滸恐以短刺復辱司閽特令奴子代叩卜居定承天寺不得不仰庇明命乞箇一閑役為之介紹餘不

盡

又

昨以卜居事漫乞主事者則已儼然辱假館焉隨謝舊主囊襆叩扉頓改觀矣身非古人迺賜以古人之室雖自恤其敢忘門下德所不自鼎以鷄肋故業者寧止羞見門下將毋為伯虎生所咲若薪水之資不無借二三同志則徐圖之命當在望矣拙詩一章聊志鄙感幸覽教焉

與友人

幽繫二載知已遂絶然足下踈狂雅態自是一人我憂也吳門枝屐之跡何甚寥落耶向亡友王失之而已向徐娘處得之温柔鄉足下酣甚與不審邇時齒頰間亦及楚囚王生否僕亦時不經識目應未辦與故敢以此驕足下足下能無噱乎偶此以事帛行貴邑泊舟烟雨不敢造謁足下又不敢自匿於足下謹以尺素相問說也念同盟之誼而扁舟見訪破我岑寂焉則自足下佳致也而非故因所望也

與宗人

僕自彼違以來宗從踈越恨不速待以謝門戶之辱幸天未見絶公論漸明計歸死坟墓有日追思先少保公之餘烈何以從之九京在吾家賢令共持此衰宗耳方羈長洲有吾族舊奴歸金者與一友相識因來依附為之扶持出獄聞此奴應分授家私緣有事逃為渠兄弟所懷今既得出合照所受者以授之渠父既在左右望向督責之而托知事幹為料理自可息渠爭訟此是小小家事勿致煩官幸甚囹圄中人何能強與人事但憐其理直不得不為之一白耳

王宇泰書

弟疾幾殆矣春仲時庇吾兄之手得不即死而復以未獲朝夕二三於醫然多祖所定法不敢大異其能服補劑不厄於咽者則拜明賜百也嗣後欲奉身以從而痊時輒止危時輒悔小人執傳者云兄亦善病不識果否我輩所仗以畢此生者真無咎耳適聞左右政坐不善攝養寧

和緩別當有法耶謹因遣奴子致子伯母氏之賵附問起居并詢過婁子之期先惡喪事則以卒歲非病骨不任主者所敢徼也口占不次

又

弟病素不便見客得兄至談遂不能已已坐是覺小盡頭岑岑至今作憒狀也悪態適復不大作而精神覺短畏忌覺多總屬不可解事其去來似非藥石所主峻補善攝差可旦夕耳明眾人計其終竟何如所云九方并三稜望以授來

侍候服後再申狀也寒暑中人執笑疾[illegible]
之私不竟

又

間者藥餌鈌如緣過危兄誠未獲七香之益入秋来病復陡作宛似客歲人耳政擬料理前方不識可收後効否尊先人身後大事儻相公見委第雖孱當旦夕効頌即以屬之仲醇兄暫吏之責不敢不任之毋煩遠念也伏枕口占復不次

殷無美書

某孱劣無狀敗素業也門下不剪棄之而時賜拂拭誼深九京矣廼時時過鄙邑存念備至不敢以囚服望見顔色寧用罪人法寔私恫焉所視為循夫而終卵翼之古人哉憶郎獄中為渠治見賣渠大似中山狼何足道至能得門下姓名徼家駕部數語則伎倆神矣茲具顛末上聞計必用老吏故事橐撲此猿一快俠客腸也不爾且虎而冠柰何門下意氣自許落落照人其之私望無慮日月素從先君子期之而以一[illegible]須溷廼公為也生平狭衷介介獨恶是耳[illegible]之身百不足為門下道惟垂亮焉

又

酒歸拜手教恍如面談也先君子墓木拱矣誰當此而猶軫念故誼乎且又未施德也坐令吴子輩愧死矣中山狼匪獨能噬不肖且剽恀家駕部即奉左右處分柰不嚴法何當刻印時吏胥爭歆欝之不肖強奪其喙而又飼焉而旋背

之僮不為縣令夫婦爾行且為居間者寒心矣第以欺得家駕部言而終嘆嘖不肯吐渠意欲何為微止恨且憎寔深危焉儻門下能痛懲之而不肖猶再督者非夷也目光時時在斗拱上須旆來以酒澆之緬思酬飲日解衣拜首坐嘉樹下忽躍起追辟客相對隗峨作真人想不謂今日廼借此狼一再鬪也

又

高軒每過輙當某[illegible]成避客深矣日者從南

游閣塔言雲罪也則已胥征如何如何其心折
危途家靡費稍所與朝夕者先人遺册所恃以
游予口則一二執經生耳儻不鄙棄而共佛成
之冀毋恤餘光似聞左右革新游戲制科業比
來宦途結習未盡者多落此種三昧不識可悉
制以相示乎阿堵借事計料理謹令奴子伏聽
處分此白

周章南比部

不佞弟不祥人也傷先君之緒毋顏面以對知

已十載所受窮世誰偶竟不敢走尺素入春明
門何長安貴人思自白見雖厚我如親享者亦
復以例格計惟抱窮愁歿世耳嗟乎此後有當
今日而尚稱故人者哉蘭書之佐副啓所怪為
病之軀差爾神王謹扶掖拜嘉擢節為期當掃
門以俟使者先此走盟不一

又

載戢先君子遺集久落人間殊自不少為之後
者何如人耶將[illegible]致散漸愧入地稍起耶為銓

[illegible]入集所委稍尊大人逸事敢不如命羅若沽
[illegible]生表徵有可疑弟不揣欲俟面詳定冀毋為
[illegible]二[illegible]言對使完璧辱在相知故敢伏枕有言
[illegible]心蓄結萬狀每置筆舌輒作惡邪先集
事亦百不忍道不識得須臾毋死倘故人一傾
倒否

又

入春來兩拜手教門下之茶苦至矣弇山泉石
忽隱笑盟夢思如何私欲有言者門下之情畫

闌惡殆不減弟恐非所以康在天之靈也人誰
毋死得如尊先太安人乎故弟僭布蕪詞羨長
哀短胥為奏之不識能一參孝思否所委大
人遺文事幸不辱命緣使者立索僅告成事而
已君養浩先生表定為年少輩且首鄒公言亦
屬不經敢終已之他日當遂事之罪伏枕辨若
不次

潘參軍書

君家妹時時欲挾王郎歸寧也況數千里之[illegible]

則足下之餘愛將有非常徼焉而竟奪之機之
之不偶僕自捐定矣其思借齒牙之末而然既
灰之木者則自足下謬澤僕之分不爾也謹因
中翰王公之驛致此區區不腆將誠伏惟撿入
令妹囑華致聲并附聞

江大中丞書

驕數載以來負罪不敢出抱疾不能出公府追
呼時以需稽見督胙聞尊太夫人之變亟趨走
與執紼之次而問津湖上宿疾頓舉臥對風雨

不復能明叩几筵奏子弟之誼時時思自力竟
狼藉而止固知不祥人舉動法政應爾僅令僕
子代薦鄙私隨倒興居罪戾曷任庶憐而稍存
之

又

驕之望門下深矣思見門下渴矣郎徼此役猶
冀走鄙鎮地一吐素衷俾得以屋烏自活茲苦
墨數武竟苦阻脩天實為之謂之何哉且也鄙
僕陳詞匪所以慶太夫人也故不成奏潦倒罪

人匪敢稱門下客也故不甚執手病狀雖惡皆尊
事有意耳前聞門下見念之旨雖不獲見自療
渴飢弟不識此垂死之身得終拜賜耶不腆
何紈質賈所餘不任左右其叱入之不盡

于中甫書

弟之奔老伯母喪也緩不及期執事者不督而
責之館毋亦以素誼哀其疾志成辛耳茲復屆大
祥侍使者之命郎朝夕走與執紼之末猶曰庶
其免於戾乎而病大作困甚殭起復臥將繼侍

先慈游於九京是禱煢煢衰骨又莫為攝僅以
一奚奴布萬一之私如何如何家伯子期[illegible]
日常先殯故攏弟郎不獲死尚虞哭泣之闕未
能供是懼而何敢過徼左右惟深垂亮焉伏枕
口占不一

又

兄行時以尺一相易念弟之所為病者且[illegible]
恨非弟不得聞此言非兄不能為此言然可謂
之愛弟未可謂之知弟也身是爾浮中人悲歎

不忍便別至於去住故自分明我輩惡時每有
解何若返如兄款弟真自作孽亦奚可耶念寧
則心死心死則身活弟不願有之所以冒兄耳
是日就宇泰兄索藥走筆偶及之數歎聞兄
爽不宣

李本建書

日者門下幸過臣羅雀生色矣且也有肝鬲言
[illegible]次之先生在事其從僕無鳩鄞州大人賦
情特甚當由君家屋上烏耶所督壽言不堪鄙

莒小國賦而歆令之奸齊楚盟厚詆君子索然
氣盡耳雖饒敬禮定文之望而愛莫助之則如
何敬問公暇何日當卜夜也不盡

又

僕困甚晚乃受知門下意稍遠也吳閶分袂離
似脩然歸即病矣病狀甚惡不忍見亦不忍言
[illegible]待止驛遠餘幾[illegible]至[illegible]以父師之誼
當世一人如賢兄本寧老伯者近在一木既不
能走布颿相問訊復不敢走尺一陳九京之感

惟驚聞道路之口始托門人戴生賜致[illegible]
下視僕以為何如人哉臥榻相親曾城座主
處遼曠名姓杳然不入建德之門久矣[illegible]
及親知輩紛紛踏春明未遑達空函座右冀勿
訝也太學優賢之地曹務多餘計城南名勝杖
履當滿恨秦淮煙月朱門深鎖墨綬不堪解矣
一咲近聞司成頗饒督過諸生足械何日可脫
長干腹枵何日可飽惟達者陰相之耳結紅粉
之緣亦一便也門人朱生用周為王峯首士才

氣貫吳郡遭主司再刖足猶不肯棘城外望思
從衆劇戲而此途甚狹計毋可以白戰奪者欲
畜之門下不識可為地乎渠已數而復致書不佞
云天下人望惟李先生昆季力字不能進一士
僕誼不可辭且貪相闊遂伏[illegible]授儻以薄分
廣為致力使此子得藉手拜莫[illegible]令之有所効
於門下必不敢君薄也享迫矣惟遠教之餘惟
再盡

吳伯霖書 計二首

自度而手教再至矣足下才情絶倫能一執於
正便足千古主至道之盟者非足下而誰大氐
夙染既深從外入者難從中出者易而流俗一
宗惟真具大力量人始得少分相應如僕者尤
水車薪何益也行矣足下勉之勉之來簡字字
針砭讀之神王去花已見尚如尊諭機山之莅
方在佇想此道儘可商確俟僕病稍可便卜晤
期也僕於此地創一社每季一會為十日之談
共持文三十首相正原自私約不能他及而足

下謬於知人以僕為帰敢卒爾上聞如有意者
不妨俯入也書賈射利欲得僕續選頗殷而病
未能應其何以復尊命三十題附去不一

顧晉伯書

曩者互為主客僕儉不相當也然胥成享矣弇
山之盟其可寒乎試謄文奏之水石間應飛纓
耳不佞寔執是役而斆賦未集其何以供命茲
操小舟祖李本建似當謁諸君子洒宵佂了宿
債恐為罪首也若月自佳望為除之達夫沈子
道之不一

又

容歲厚我毋緣叩謝怪数月來不得起居大
歲脩日益也從吾遊者一再酧弇中便能為我
輩語晉伯聞之能無熱中乎病久似須何年歸
作尤羗堪起此種惟出金陵後湖者佳權在吾君
可構也晉伯居常念僕病儻命一泒孫度郎旦
夕堪享天醫供矣惟不佞家鄭是祝

喬伯珪書

聞者家累蝟集病魔為難頃首順受猶惧不給
安能為國事計為許司馬公名為不肖地為足
下藉手云云尚未錯意何以塞稚意乎且有周
先生足下云勝我者即有言小巫見大巫索然
氣盡耳然許司馬有人於不肖之側而以片郵
簡致者不敢不應也按君為錫邑諸君子所中
甚皙過我曹郎鄉里眉目亦自轢旋亭無意長
安門一席地況奉有當道旨矣從足下後似是
長策而迂僻之性棍孩之擷對與世忤雖萬開

府殷殷相顧尚在遠近之間豈辨長短[illegible]
人㩁落下哉尤可自驗者長驅用衆困倭登山
人以為奇僕以為拙白衣抗論鮮不快心撤兵
是譎而僕獨與相左以此用世可乎不可乎近
如趙相公一蹶頗合鄙意而方敗罷兵是何異
致我守雖固彼勝生心僕遂謂昔不可戰今不
可款種種乖謬可乎不可乎幸僕不出出必不
合自取困耳足下此行須直任事不當如平日
議論不當如平日行徑自古英雄豪傑無夾帶

成功者時清則反用權時危則反用正此今日
第一義世人所不解獨以進足下思之思之足
下欲出則當便出事政有得做政好做見許司
馬公亦可以鄙言語之

又

孫兄其白伯圭足下海內之士俱以予輩為口
實俱耳食談笑者有日矣寥落如僕政索怎人
亦不可得時從九京卜知己更有誰合憐讀鮑
焦徐衍越石父[illegible]異哉伯圭
廼置身網罝之外高翔遠視大[illegible]
諷僕用伯圭故智漫應之曰各自[illegible]
僕寧能為伯圭者伯圭善屈伸多以[illegible]自容僕
可以木強人周旋乎哉自伯圭分携[illegible]之說
人百其舌鮮衣怒馬僅同兒戲僕意伯圭即不
無河朔少年風亦何至以一劍自喜縱有之亦
欲令人可識示人易啗耳然吾輩舉動深則起
畏佻則起輕惟伯圭善調劑之昔許允之婦能
全二子於猜忌時其明識可師也若不材之間

僕請以此進伯圭所不可解者僕與伯圭仝日
破家而伯圭行義不乏且能以其餘佐賈僕閉
戶謝客供帳都薄更分一兩生月俸錢而猶苦
不贍當由計然莢愜耶抑為兒鄉榆耶吏胥追
呼之患伯圭不可得諾而公亮後不可與語僕
久獨當之然令伯圭得自撓不落奴度中僕且
丼矣太原相公家已受弔矣計相見匪遥先此
通問孟秋之十有二日孫兄其稽顙白

繆當時書

不孝畸人也一二知交俱不敢先露破筆時便知有足下竟未脩贄他可知矣而損足下之顧者至再肝膈之語字字可思不孝胡以得此於足下哉緣追先慈大事不獲卒拜教言痛伏而歸苦塊受唁而使者又辱矣何足下之善為人者毋已也存歿之感筆舌匪盡王緜甫若歡與執紼之次其行色定後足下爾時或載貢鄙私耳病迷不悉惟亮之

又

閻閭一談匪直見兄面抑且見兄心矣或譽或規揭過愛我也命之哉嗣後時時望德音竟杳然耳緜甫典來定室於虞居於婁隣於兄大便宜事且弟得緣是與兄日夕即尺一可郵致也快哉兄聞之乎渠延以文事謁弟私謂應屬兄主之走泗相聞幸悉大國之賦以病口占不次緜甫迫欲得顧朗仲兄文須為轉乞俾弟得藉手以懺悔是惠

譚老書

惟是不肖不獲敬承先人之緒以有今日乞三拜命之辱矣所不片紙郵致與居者則以奔走公役故毋寧謂我寔忘一老棄故誼哉八十之翁百惟是愛使下走欣聞故人問也寔者顧是禱矣中金一兩佐晚食之費匪幣也不悉

譚公亮

敬問公亮足下挾麗人歷傳舍囤人毋乃勞乎門庭高峻使俗物不能一窺直是公亮得計但座中無王生亦是缺陷世界何不令一黃頭指

示津處俾婆娑其間也逼呼暫息稍得酬枕而病魔相嬈厭厭將作九泉下人時欲借公亮談舌一資起色耳奈何公亮方削迹飽龜茲國樂不願從病夫遊伴皺眉也王生方伏枕無何公亮他日當沃十斛酒以罰舊逋未償希復留意

王禹甫書

憶作從不佞遊冊子匪戒於兹爰袞其襆今猶耿耿也迺數日語不能當一襲錦俾如挾纊則奈何閻藝隨錄二集成戲題數言於端今以相

寄可鄙致秉氏第視之文重乎人重乎當一咲
耳

又

冉甫別後僕病種種作悪至今未有起色推得
冉甫一第差破眉峯耳吾門中稱善讀書者故
應是冉甫但願冉甫進之鄉進士不足道也冬
仲劇望僕有語欲悉歸季思習易此復

又

冉甫或名時名多先冉甫者不逦賀也茲戰春

官不捷則堪賀耳冉甫年事方茂酬首三載誰
復敢先冉甫者冉甫應飽斯語必不至河漢也
冉甫此時當歸定省之暇當首尋舊遊從長卧
人理素業顧有迫欲聞之冉甫不待也走泗間
冉甫未定否比邑有思欲得佳壻者門地既喬
族具亦不薄僕權以冉甫名晉矣即冉甫雅上
不合問素封第立身之始讀書資斧應早作計
者何詩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媒則僕請任
之又曰必告父母計兩尊人得此必欲遂成之
也更賀冉甫自是得為瑯琊春屬矣一咲

袁坤儀書

袁先生今日之耆宿也先於僕再三矣匪人哉
敢自外乎思欲向白蓮社中聆德音惟是病故
緣未熟耳逦復以筆硯名見借其何以荅明旨
所有二十餘作未経世人彈射者聊供筆削或
謂僕才盡大不敵年少時併以此取定袁先生
伏枕口布不竟什一

王申伯

自申伯別去僕便病甚病中甚念申伯亦甚望
申伯得一闈徵書為之短氣同一社中止真州
王子出頴耳此于才不甚長獨以真讀書得之
申伯當益自信也尺一娓娓盡寂寞之致英是
世態申伯始一嘗之然故不足損壯游志爾吾
鄉王分憲令始成行僕假之為致書鄭巳屬之
善視申伯矣然政外之交申伯其謹之道路阻
脩音問寥絶勉晉業自愛有真能讀易者不妨
指示僕令旗鼓相當也不盡

又

僕邇得申伯尺一二也僅一荅簡便令雙洪喬母致怪耶叙致亹亹隔千里如面談知申伯誠情甚矣僕病乏起色且就病時嘗先慈大事𢘽覺狼狽遂令王僉憲行懵然食約當思所以償之嗟乎申伯僕意中人也獨後先所致簡竊有未滿者以申伯之材謝他好一意開修郎歲月問人爭求申伯知何至申伯嘆知希邪昜之場之僕必不敢惜齒牙顧不足重申伯耳力疾奉復語竟不次

上朱公

不肖罪劣無狀不師家則動踰尺度致陷詈告耳自剪棄素矣猶幸而有高誼不忘先君子屋烏之庇如閣下者之死而致生之嚋昔之歲[illegible]閣下過聽家駕部兄之緩頰而卵翼焉其不[illegible]於當道之手者幾何不肖固非人哉即不敢[illegible]張稱獨柰何不嘗墨以布萬一也盖有[illegible]追思練川握手僉[illegible]席閣下每每作青眼[illegible]

向有芹嗜焉不意先君子之骨未寒而一旦[illegible]狽卒佳吏議家窮天盡地所必無之事以為門戶僇坐傷閣下知人之明而猶強顏強人天地間厚矣故一水之隔日盈盈焉心推[illegible]不敢跡不祥名姓於司閽而惟屛絶之日惧邇積怆則頓一自吐也敢徼惠於父兄之素誼而以尺函為贄容泊小舟河滸以俟命別牘所懇不虞按劍則閣下之故德驕之耳幸賜裁援焉

又

侄無似屛迹作楚囚態人事都絶唯是老伯父兄之誼重以次骨恩威寧敢襲常視思自外得襄大事神愁焉欲飛頸附執紼之次司閽者習當日鬚眉計不為儐价揖退柰直指始下車隸馭坐當戶足踝如縶通家子無代將義且亦無可代者遥憶靈輀唯有擣心自摧耳謹令奴子仰白哀咎之私且欲令侍御者少節臨穴之慟情切意亂不識云何

韓太史書

不肖姪伏枕期月動起幸度前替以老母病危
鼠行歸侍昨復以老伯惠厚泥首闕人適左右
他駕不獲望見顏色緣羈因偶迫慮為人所綜
故不敢久伺耳撫臺舊疏許時寂寂按君新駁
殊爾驚心渠大旨從寬而中二語迺云招內引例
似未妥當此專為姪發者盖同招諸人俱依律
擬罪獨姪一人引例遣戍若依正律僅得鬼薪
城旦舂耳此老伯所以平日相借者而非姪所
敢望也若除此款或至他虞敢問老伯何以斷

之側聞按君推屋烏之愛欲免姪於行伍然須
俟下官易擬故特行此駁且也新制引例故入
者訣科參究矣兩道未諭此意或至不測敢問
老伯何以達之兩道復如前法委之四府府中
曾未有為姪一白者雖孫公之神明可恃而其
下用可虞敢問老伯何以探之姪闇甚恃老伯
以生輒敢披誠仰請可生而虞死大愚得隴而望
蜀大貪恃老伯之見憐素不欲以戍卒終姪故
敢乘其機而研研然求開示之如左

上王相公書

小姪蒙老伯之庇得不至葬骨崇所上以羈困
得跳歸故鄉侍病母湯藥一月夕秋分毫皆明
賜也聞之左右當撫臺疏上時老伯為色憂及
下部輟色喜此非父兄之誼何以得之但部覆
杳然又何故也樓院近日已行駁矣渠欵從緩
而獨二語於姪似謂未妥者夫新奉明旨引例
故入者有禁私計亦疑不安但一依律姪僅當
得徒姪也何微而敢是望若附別律便多可虞

不識老伯何以策我二三當道鎮日夜伺德音
以為蓍蔡儻老伯視為有生梲而肯惠然致生
之使不易而之重者非獨生姪實生病母也進
之而得隸輪作畢役之後自可閉戶料理先世
鉛槧不令糊其口於四方死之日乞一穴於故
壠之側則非獨安姪實安亡父也此是次骨之
懇冀不以望蜀為罪脫當道有齒及茲事幸賜
明教以慰鮒魚

戢孚如吏部書

請閒曹自便也雖高卧草玄自足千古而其之
私懼孔多矣凡其數年間身屢危幾蹈人世所
無之禍而不自析者匪獨恃臺在亭毋亦寔賴
直道留人公論定久耶如執事拙宦自諉而天
曹上考聖心簡在差得自雄耳顧撫字之報幾
何而稽天之謗踵至仁如執事而敢目之為嚴
淡如執事而敢目之為競不令之徒不法之口
公然為政深文所中一二大臣幾不自安而選
柄中移誰適為從可謂有直道乎可謂有公論

乎㓜吾者素憎多口鮮援當世而欲使不可知
之天挽必可知之人斯已蹶矣聞命以來喘息
莫保觸藩此身進退維谷欲就左右劇談以澆
胷中壘塊而行旌飛度閱旬莫追屈指行李止
有數日糧恐涉江時不無資斧之累是用慨然
東逝乞假治裝道間維揚寫膺當事者以例見裁
重其罪戾先拜送一洞倘中都私不腆先人之
幣不敢服謹上司笥先人之書不能讀謹上司
記先人之器不敢用謹上司醖臨緘神馳曷勝
悚息瞻望之至

曹林上人書

弟兩度叩閔值錫履他適當由晤緣未熟耶正
法既遥擔荷者少屈指師承當在座下傳聞病
魔相嬈意欲叵測豈衣鉢所傳造物見妬會須
歸命大藥王為教自愛毋使祝予之嘆勤勤
達師也紛紛之舌不足畫滿憶昨有所聞欲借
攻王而忽向維摩大士丈室中一狀領過黯然
自止他日須相與結修社此輩羇耳大阿羅漢

不現神力適向長者乞一團焦作隱計哉道人
緣薄未能化衆生就擅功德聊爾先進柴斧之
資當為續上也海虞友生誓撥草瞻風弟不妨
指示曹溪一條路但枒發心菩薩不堪問疾疲
上人津梁耳力疾口占不次

楊都閫書

分袂既遥雅懷在念私從麾下問訊興居健飯
為慰妖氛已靖樓船將軍功告成矣不識幕府
曾上計否即不言功亦十世利也憶昔事曾為

乞憐將軍素無安所得餘資冀劉[illegible]以營[illegible]一
者絮絮謹負罪上白不次

錢大尹書

令君先生門下憶昔盃履交錯爾汝相歡如昨
也嗣後出處暌違縈因道隔夢思雖近望若江
河每與尊大人握手道故猶易世耳東弁雖多
黍離之痛而鄙人貪於得鄰不謂小山未堪扶
棲竟再卜矣似聞遂江之政夏絕一時不識啖
醉紅鄉嚮西施否將背一念故人耶閣中故多

才士而王子之翰其儔也能走數千里謁不佞
以文義相賞名實素茂而披襟一語便誓摳衣
有千古之志大奇大奇茲且辭不佞歸就里中
兒逐鹿矣時時口連江君不置敢特進之門下
得備藥籠中物當採棲李之標奪吳楚之幟雖
復一介可以榮得士不宜令我輩失此青眼也
脫廣為延譽如洪閣縣劉侯官若烁風霜翼行
一日千里耳空函閒候迫于爲士之私冀勿訝
也故成待報良晤非遥弥重千萬毋以中饋為
念

麗參吾書

不佞輩旅蘆中人也且姓名隸爰書久知素矣
間以先君子故從長者游微聞有所謂麗先生
者忠計碩畫朗朗射人第私誦昌言似不便於
當事者心竊危之果有過命矣使先生不安於
朝者世道之不幸而使海隅得暫有先生者不
佞輩之幸也計幽囚堪長世耳婳喬子伯圭先
拜賜矣渠頌先生之誼非復古人所有意者伯

珪自以才愛憐而更認及不佞何耶拜教之餘
不勝驚絕伯珪既爰忘其醜而先生復過聽伯
珪坐使德音弃之葑菲傷先生知人之明伯珪
罪也不佞當泥首門下為世謝先生之下士而
沒歲沉痾生色未卜深用缺然脫再塵車馬責
益大耳敢不以垂死之身為知己死惟先生亮
焉感荷之私伯珪或能道之不一

顧涇陽[illegible]書

向進謁門下[illegible]不靳賜之坐隅得聆至教每

叨厚詩緬思雅懷令人不能已已入京之傷何時當發時事孔艱廟堂束手計今日所急在用人之人耳老丈此行定能為國家建大策決大計不孝謹拭目以俟河魚為灾未獲飛一小棹遠逐行旌敬遣家奴代致不腆唯叱納焉

高景逸書

老丈之行也弟不獲飛棹相追少罄鄙私後過貴邑始知之令人悒鬱無已未審邇来動定當復何似於學問上更有得力處可以相勗否念

弟榮榮此身為鄉黨剥射不敢望從諸君子之後試其駑下而嫠婦之恤時有什八所冀老丈列諫臺居言職建萬世之計為天下一大快使弟得與一二知已呼酒相賀則幸甚矣時事艱危當路者束手無策不經事年少奏牒紛紜毫無所裨盡堪付之祖龍吳中久困之地加以重歛人心愁憤似有隱憂不知催科政最未必稱良何若而欲得此責也老丈儻得閒能以利害開之當宁乎平生所學今始見一班日慎一日

訣為矇瞽之誦謹因顧涇陽公之便不盡所言

潘藩伯書

客歲病劇旦夕侍先慈地下不能當大事以為大人憂靡所歸死惟是吊唁之辱法當百泥首以謝而憊不任行謹令黃頭賁尺一先致鄙私他日得庇躬拜濡罪且為奇石一奏頌詞差自寬耳不腆侑緘毋麾是禱

王僉憲書

僕久灰計不復燃矣吾黨中寔見憐者毋如門

下僕尚有耳亦時時聞之然深動門下之慈而未敢過損門下之齒頰者日有厚望耳法當口致竟以病謝意如僕者不必用面受憐耶天填數從抵上行李之次知不以倒絕也閩中門人王之瀚借欲近貴人肯從格外一見青眼乎敢借託室鄉付尺一毋以為褻而浮沉之則幸甚

史金吾書

不肖被禍數載閉門謝客即親誼如門下不得

未敢言引玉也先集以畢工容當續致不一

謝少廉書

金陵握手家亭分袂今猶耿耿也所不能以一簡書走少廉左右者則惟是喪禍自天手腕[illegible]脫倒不將當日眉目向人逦少廉猶然酢粃樓度新曲饒長者交郵筒滿天下竟不令一鴈飛墜吳門弟知棄矣先君子墓木拱矣景升始以絮酒来僕用是督過景升更爾見賞白首復成傾蓋耳兹歆以景升新倒邀少廉寧并之乎微先

君子幾不得之景升而逦望僕得之少廉也又重自咲矣家季素與少廉交誼故不薄而一旦化為異物計深威明之痛渠所了先集在少廉法當有之在僕法亦當令少廉有之而僅以空緘寄少廉景升能言之矣種種闊思俟少廉見問後續致不盡

徐汝廉書

憶昨向公亮邸中飲君酒飽君談咲一大快也形神雖復落落堪入夢矣左袒紫陽深為吐氣此老訓詁自應千古新書生慣饒攻玉能丹一佐壘守乎虞山著作定當不乏計比隅餘伎足供皷吹不識肯割以見餉否公亮固是可兒而於此跂頗多吝色恐足下劍氣空射斗牛敢茂先眉目向豐城埋處拂拭一上僕亦以謀士多勞者之歌延津雙龍當令遂合耳僕知足下足下未必知僕然僕亦竒自知也若詣足下方内人僕是方外人不應共作計請置一市司平之僕十寧不當足下一慎勿令尺郵空筒往返也

僕不日晤公亮須便卜晤足下期嚮白

程仲權書

僕緣景升得交仲權然知仲權故不以景升也與仲權交有兩景升矣大快哉僕與仲權俱客而仲權能作主僕且以貴人故至不能作客如何如何欲從仲權歧卜而舟子以風便告遂奪我賢主人客知罪矣清風微業布謝似可無恙而意中有一仲權恨不作石尤使僕有辭於潘將軍舟子　也新詩裁製楚楚神情歆絕何物

女郎得之僕生平幽思當不減仲權而不能為仲權詩直傖父耳長夏作客苦望自愛解裝日與挾女郎訪僕於旅盧間也

陸楚生書

孤其白宿昔從先君子㳺者足下遂成碩果碩不能時時有所割以繼餉一貧老翁母廼誚醻德凉哉偶聞足下善貪皷腹誇噉藿食廿狀也差自慰耳兹忽来告飢就謙仁祖索食令人短氣旋減數日饘糜資相饋恨不堪一夕醉如何

天漸凉早晩可過享清談供養也其載稽額白

張孟儒書

僕與足下再世交也足下善為将軍後有素風而僕以儒家子坐令配伍當受別将指麾大是怪事間從孟鄉司馬座中聞足下作本色語時令人奕奕風擧僕間以家鷄參之亦不落寞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計聞之當為一啟槩耳司馬公大是真心人會應得渠力足下試評之風流意氣可不減先司冦否入郡時便過訪足下

[illegible]相雜也不盡

寄達夫書

[illegible]下子固將種也文筆甚健悍自不居人[illegible]少姿態耳僕雖病意中時時有達夫尊君方壯善建功名計定省當不急曷不歸從王子游了筆硯債乎病夫衣鉢尚堪拾也最奇者病久知糜矣忽醫王入我夢指以一刀圭出自[illegible]察者為佳兹錄其狀相聞僕之此生寄達夫手知必相為悉力也旦夕在望馹使飛度為禱

無寄語尊君割膝前之愛如何

王我賓書

僕病来得死有一二執經者強相料理時時誦我賓當来比聞有武林人甚快适僅得我賓尺一且知太原之遊為之索然踈於相親計我賓[illegible]謬於相師也僕安能挽我賓之行色或能促我賓之歸計耳作客時望我賓加意筆硯生活若下語處肯用第二念何渠不為第一流耶僕[illegible]意乃爾法當以此進我賓長途珍重

汪雲卿書

日者長卿時時謂僕言雲卿也今始得之眞快士哉千里授贄可念也卧病武林尤可念也雲似不歌雲卿歸能強起借一帆過弇中乎長卿方辦留計便為司教者所迫當由雲卿詛之耶計長卿此来應相為破眉頭也遡望不盡

賈夢生書

夢生貧俠具為往来所悉視其行卷似未能取償者緣是習氣難化耳所賀資具八九易牋易

工且濟之館穀已定夢生歆来德不孤矣長卿有成言於陸孟修得夢生消息便棄去柰何與長卿仝行者王孟延僕恃夢生貞正故不禁其志耳夢生須識得此意長卿相左右也生白無恙

真州諸生書

擬早起了筆硯債不意疾發大憒憒當由昨對客小盃耶計吾兩當来簡書可時致差自寬耳諸子此行僕驚信半頗聞至占之途中幸不寂寂僕毋以爲虞惟毋忘弇中是冀

王孟延書

孟延定以何時行武林書應作否風雨姤入近行色自不惡所望自課甚力云何孟延固志士僕過慮耳第言之寧使孟延竊笑爲兒女態也此問

沈認卿書

王于二兄至僕病不任主相對時恨孟修先發認卿不借大牢落耳字泰兄云僕可毋死然須

贊金甚迫其真者惟太素公子饒之惟認卿兄可索之乞爲弟作檀度行何如不論者劉認卿所有堪給也緣病故強營先慈大歸處柰未經君家師目心猶怦然望於便時一致不盡

胡梓材書

僕病正委頓得来文讀之差自神王何子之善化廼爾守此便足應世少一簣之始未見其止也當恒芬我齒頰間畢不堪久作眼目耳稿中已爲行二矣此役

陶逸則書

日来從交人索逸則興居狀知既醉以酒矣今中蔛色大佳坐無主人不妨嘯歌也逸則新文名噪弟耳能毋飽弟目耶病夫似應不急政自急耳㴱手坐索宜有以應之

潘氏諸舅書

初夏時先尊君大人賓来覺精神湛王堪搘映年少退與君家妹私相賀也俄以疾告矣俄以訃聞矣傳者俱為驚痛況弟情屬密慼誼庇宇

下而能膺此以故傷絕之餘郎計奔命雖家弟歆同行猶遲之柰何宿恙綿縩朝夕若危日復一日代之不可俟之不瘥家弟行亦復不能同矣慚負天地罪人哉僅屬奴手走薦鄙私千古之誼未貢萬一異日者得不即死從先大人於九京當叩筵陳哀訾相與把臂一慟後謝沒世之罪耳君家妹殊不堪行役亦請為後圖知以弟疾故見恤也慰藉之語非弟所敢晉庶以承德業自愛不一

顧五官書

吴門揮手音問踈絕念尊兄大人則念兄下不肖弟政坐病欲死耳片帆一水便成阻修非人哉得徼見許乎若燕私時肯數及薦罪者是猶齒及弟也死且不朽因人之疾劇於烁閘於嵩故能遣一介候尊兄大人則以候足下日来起居狀庶令弟得聞之如參譚笑間慱一快也徃緘数種希入不宣

李謐書

足下来書何善自下也僕於此道未敢自謂有得而意頗好之思欲以謬拙易世二三執經者且或合或離又重自笑矣不謂病中迺得足下文品參古人材具雄一時而兢兢以繩尺相從其於僕猶應响也讀之且皷且舞倦眼為快行便當與世共之佐以時㨾不妨得手惟闡益處竟如何耳似聞之君家宗雋自相師友不拙可令僕目境得廣乎適在道中毋以藉手空言奉酬勉之自愛

決計以為一辭而不可再釋者止此耳外而詢
諸同事及事外者若大若小莫不有辭不以為
怪為快而深識者亦識其欲之暴虐之過兄處
朝提鄉閭閭日棲公卿士庶其意旨當亦乃爾
耶宗之行也上其罪狀姑定而姑委之今事構
盡歸之御史矣日持繡斧而来治吳者非兄之
鄉人耶兄得無意乎如朱之舊牘弟且將戴介
鏊編卒伍不獲首丘以分賜壠之一坏脫也得
如部院明教而推行御史鹿君之致語也則豈

唯鬼薪城旦舂是保郎且有意外冀焉兄豈一無
意乎或委曲以伸其私或直顯以紓其理或公
於而昌言或專辨而微語茲時茲人不可失也
兄果有意乎非弟之所敢請亦無俟乎弟請而不
待不請者因人之態也幸毋羞而置之

又

客歲方見因時道路傳者謂虬君子首禍[illegible]
當道語亦爾爾弟獨不以為然也已而叢起中
甫比部矣其鄉人之被禍者徵之尤倍[illegible]

以為然也夫一再見而歡若平生未[illegible]
唯恐不測焉即中下猶邪爾況二三君子[illegible]
意氣人哉但虬君子棲遲異境遠跡吳門而中
甫偃卧金沙信素求絕其一二起居得之交人
者又致嫌言以不相諒為弟大疚則謂交道[illegible]
何弟亦不無少快焉而釋然者輙佐之矣虬君
子信心為行信口為言不問利害以耳為目弟
素知之即中甫自是桑梓情深膺受語切以故
于諸人或稍戒隙而不虞其中禍于弟也且弟

與諸君子面約也則願身勉其難者以厚交矣
雖死若生何辭怨之與有而獨不願諸君子之
自處于薄也弟訪知忍於獄中而弟作經歲之
因無一酒之報孟修訊鄉不聞趨援隨而雖黃
小人之腹不能度君子之心聊此介介爾因人
暫解縛便如在天上人間世事盡付之夢化而
偶于知己及之倘尚有謂弟未識然者冀齒[illegible]
以解

游宗振書

怪坎坷之身久絶花柳因緣何嘗動第相念當
巾作昔日眉目見待幸為我激曰烏衣郎何堪
與白氏談笑也見報當道事機切中情實第政
不辭所以只得隨緣任運暫解牽縛風波中将
静閑相對較是便宜一着兄何以政之情事種
種筆札不盡

上魯門先生書

魯門先生足下某不肖妄謂世人僭講學以立
名援憂時以攻世其真為道愛國者不過二三

君子如
足下其一也　足下之念日深裏日虚愛日博
或進之廊廡或推之廟堂故凡遊足下之門者
皆有求於足下者也若其非無求於足下者而
有說焉方今坐臯比握麈尾深譚跖蹠之士尚
不足柱天下之口而某欵以負詬之身呻吟緩
步其間斷不可也若望人求我于形骸之外而
收之又萬萬無是也舍此而談經濟更矛盾矣
塵世之所能用者[illegible]迹武夫及噉名便跪
迹耳其於此數種全無一長而欲舉手以[illegible]
衡不能也若卑其所見而不為高論則嘗事且
不能待之而某避忌得之嘗事又萬萬無是也
其之自料審矣謀嚴則虞蒙囹圄稍寬則鼠伏
田里一二書生執經問難對人輒誇獄中授書
可不問身外事而猶不能不有求於足下者知
足下深也足下入留都矣其請與足下約儻以
先人為可念不肖為可哀則名收之立効賓於
之歸田其死且不朽不然而以藥籠為可備不

肖為可用則白衣侍末議備下問使得罄其對
菲亦死且不朽若誤責之以戎行是重其罪也
例之以同罪是某再中禍也寧惟不足下之德
惟尊亮之至留都守禦之策團練之方若何而
不損民餉若何而不畏盗構計左右所素講者
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神乎微乎是
在加之意而已二十有四恭載稽顙上

上朱大理書

自練邑論心留京握手[illegible]宗暑矣門下之位

原缺第七七葉　原缺第七八葉

昔歲之變掌故化為烏有甚且去其[illegible]
溲飽蠹魚供耗鼠因歸時曾一睨視[illegible]
矣說郛一書故為家伯子所藏索之始知散落
友人手何以仰謝明命門户衰微不能保先世
之手澤興念至此筆隨神落矣且也祈請之私
非筆簡所罄續叩不日先此上凟

與黃貞父書

湖上之別幾成隔世言念足下文酒逍遥依依
徹旦弟雖竟因服乎夢到飛來茀幾峰猶能神

旺也使弟得掛管君作博士家言或可為足下
鼓吹而竟以武犯禁奇哉異日看[illegible]馳雙
蹄膝行向弁闕下取氣亦足文場一話柄也顧
其事權無在賢鄉嗚呼足下能為窮交解帶乎
諛茂秦走燕晉出盧次楩不過為倒一遊客恨
弟非吝靡不能叢夢耳脫也得[illegible]手而[illegible]故服
為亦安能犇〻居妻子城與諸[illegible]哉欲乾
足下乞湖上一席地以漁釣自給未知佳山水
水間可容此不祥人否柰檻猿籠烏山野之性

未可便得而家人產日削不得不[illegible]
毋權者因甚遂為居人所食計左右亦能得之
敢以檢校事相干使無揭貲猶[illegible]賜也他時
買山卜鄰胥之先此上訂久病之軀口占不次

又

讀足下教何智之短也僕與足下文字定交豈
顧世態哉雖溲未見若朝夕矣足下扁舟泊妻
子城友人坐間似不應有僕但問此中何如耳
世無作者自吾輩兩三人外頗戊驢鳴犬吠而

僕溲取厭造物忽斷此緣足下猶以昔日面目
見向援為扼腕叙致淒楚令人神飛他日足下
獨步中原肯借齒牙餘論使後世知有王生於
我厚矣奴子歸道所以用情者深至惟左右終
援之不勝俯緘希入不盡

上魏舅書

闊濶尊嚴僅浹月夕一望見顏色未展甥舅之
敬頓爾別去罪也如何老母[illegible]奄故產讓征里
舅者利歸錢氏欲令二表兄一染指望為委曲

弟及宿振二子猶拜明賜也不爾將奉病母之
命齊僧前直耳詩絃時不無紛紜先此上聞

與劉進士書

昔足下與祇園時以狂飲相對僕與足下皆燕
雀也願與僕躡湖山盃酒問勞則足下已化為
黃鵠矣僕猶然呴呴也今則足下更化為鳳凰
而僕遂失其故吾下授網羅矣其不遂乎鼎鑊
者當由諸故人噓沫力也迺其執刀匕而死生
之者權在里中貴人足下肯為魯朱家乎是庇

其骨肉賜之羽毛也僕之自分法机肉矣而少
年一種踈態猶劇自憐玆漸為饘粥所餌幾盡
矣而貴邑買人復攫而奪之什一之利寄之親
友者子母俱成烏有僕客也不能較敢以告之
執事者儻為料理此亦足下厚僕之始也餘情
非筆札所竟

上屠長卿書

先大夫長卿先生故人也為文以不朽我先大
夫甚厚即其一二兄弟皆行[illegible]之[illegible]

令紼輀生色奈羈囚罪人不能涉境泥首而僅
從閭闔門一盃酒相勞若其非人哉先生固善
病爾時復扶病強對愁人非楙菱生數韵幾落
寞矣每與曹五兄商確風雅輙為先生絕倒聞
佇駕湖山恨不能追杖屨之後謹令奴子問訊
興居冀屑耳視高踪以洗腸穢侑緘菲極草撿
存之

楊景園書

自足下建議開幕義士景從雖糧餉未充別利

相軋而投麾下捫腹執鞭毋敢二者信誼之効
也孤不敏偶以葭莩之末得棲清光而親友謬
謂知愛得操觚綴責以吹噓孤緩不惜齒牙餘
論恐傷足下知人之明其不類者謹以謝却矣
若在孤為不可辭在左右為可收録者有二人
焉一為表兄高士威此欲日侍戎行思附驥尾
者一為友人陸士章此欲得名色自榮者高則
其誠可托陸則才藝可膺請以備藥籠中一味
計當不負任使惟采納焉春風多厲經畫為勞

頗言自愛不次

與友人論文

僕久疎筆硯偶從諸君後遊戲一二故非此中人以技養隨後爾爾滑尊稿讀之政如小巫見大巫便自羞澁不出矣足下文字情理無到骨內消當僕何敢置喙第其思況者調或未響格大者机或不流閑詞冷語不敵法言遠致高情時掩世習雖期舍筏未滿師心則僕所進於足下者耳貴鄉作者大都借面吊衣賈兒闘富大

雅之風邈焉不作癈象變音權在足下勉之勉之僕方問津吴門握手之期未卜聊布一言手左右不盡

與華氏二甥書

孫不佞蒙世大懟幾為厲鬼雖賴屋烏之愛得保丘隴然意氣蕭索奄奄如泉下人每讀富貴他人合之語涙冷然下耳計足下進脩當仍ㄩ盖不識可一相聞谿国聠否虎丘深處開士慧輪一時名流為建善財亭居之工材之費什有八九欲以一二藉資左右極知輕舌不堪負荷頗第毋令澆雪見誚於我厚矣空緘脩候執書資為罪不一

與李二酉書

久不聞足下問殊相念也眼底故人俱後零落𨻶課数生濡菅詞場聊以送日興到操觚使自稱從爾晴悵不盡足下見之柰造物小兒眾窄更欲相姤不使花酒供享飲数酌輙病行謙之矣足下方對名姬聽新㪚和霓裳第三舞肯一

夢王生耶春来饒雨拂水當益奇枝屧之跡得無為山人所訝僕方買棹代足下捲拙耳個中人絮絮叢亦時為點綴而貪狠未了復出一景欲令我輩逐天水後大自可笑須王子止之該且持謁足下矣渠韋武視廻爾如何相見匪遥先此附候

卷之五終